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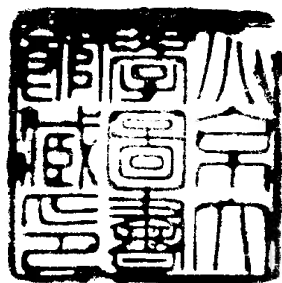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0/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五七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二)

〔明〕湛若水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

..... 一

梅國前集四十一卷(存二十四卷)

〔明〕劉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二五一

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二)

〔明〕湛若水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

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甘泉集三

十二卷》提要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和州重修儒學記

嘉靖四年秋和州守分宜易君鸞鳴和以進士來蒞治乃謁孔子廟省學宮考圖書則喟然曰是果足以基教化乎仰惟夫子之道無往不在而吾和亦爲畿內周南首化之地矧伊諸賢載在圖誌宋則范堯夫以新法左遷游定夫以御史來守元則馬澤張克忠國朝則陳奇劉隆江公才咸有關創我則弗嗣其何以稱士民之望而廣聖天子德意於是乃詢之諸生學之址則若何曰基之隘陋如彼閣之未完如彼門若墻則如彼明倫堂則如彼又詢諸生教之興則若何曰浮屠淫祠是溺回回甚焉於是毀淫祠盡其材以修學之隘陋而拓其前之地修尊經閣以迄前守之工修其門暨墻之傾毀者以示諸生瞻望率由之的坊牌於明倫二門之中以新仰止學正區君言於甘泉子甘泉子曰侯之修學如是而已乎曰未也遇絕回回之教示之秉彜收養蒙士以開維新之化矣曰然則侯之修學如是而已乎區君曰蓋將求復之古也我不知於古之修如何甘泉子曰太上修心其次修意其次修行其次修政政也者救弊輔

教者也故修心則天下無爲修意則天下不應修行則天下砥礪修政則天下畏服是故心弊然後修意意弊然後修行行弊然後修政曰若和之士鄙夷而俗陋故士不好學而寡舉其可以修之乎哉曰四海異人而同心華夷殊俗而同性彼前哲之治化旣彰彰如此豈無心無作之者今易侯革回同撒棺親膚之習而俗爲之一變起童生詠歌習禮之教而學爲之興者又何心哉蓋因人心之所固有而覺之故其從之也勃然耳矣况由是推而盡之心事交修德業合一下可以取舉上可以入聖政化而行行化而意意化而心心正而治化畢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八

二

矣此之謂大修聞今有新督學御史鄭君啓範洛書者聖篤志學至則蒞民而大振作之必有以畢吾說者姑記其端因區君以復易侯刻之以俟焉

新修靖江縣儒學記

維嘉靖乙酉吳興韋君商臣希尹自大理評事以言謫承于常州之靖江旣至謁廟造學訝其殿廡堂舍之圯隘問之諸生前曰屢白諸督學巡撫諸公屢可而縣吏屢以嫌尼上下二十餘載以弊至于是韋君怵然曰天下事皆避嫌若是不盡廢乎若作于民不費于官納爾材毋納爾金任以人不與以已則又何嫌乃復謀于易

令易令曰吾方有事子其圖之韋君乃白于督學撫巡以常推劉君體觀來相宜於時帑藏僅有三百緡耳韋君乃召父老氓庶咸造于庭誓之曰今教基已墜化之不行風俗薄惡子弟怙頑寇盜充斥豈惟長民者之羞抑亦爾民之憂爾於爾之鄉有願出材若梁棟柱者否有則聽吾將有大褒於是旣月而出梁棟若柱者至矣又曰於爾之鄉有願出材若椽桷暨椳者否有則聽吾將有餘褒於是暨旬而出椽桷若椳者至矣又曰於爾之鄉有願出灰瓦磚石者否有則聽吾將有量褒於是旣月而出灰瓦磚石者至矣又曰於爾因繆之有願役力助修者否有則聽吾將貸其情輕者於時而有趨事赴工者至矣由是材以工僦工以材成人以能役力以時任地以貲拓始事于丁亥二月韋遷而易尹繼之易去而番禹鄭尹超又繼之至是大成之殿巍然矣明倫之堂奐然矣兩廡兩齋翼然矣戟門泮橋儼然泓然矣凡師生之署館名宦鄉賢之祠倉庫射圃碑亭會膳之堂翕然矣韋鄭二君皆遊於甘泉子甘泉子聞之喟然嘆曰昔夫子言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靖江在海島之間三代之化所不及蓋禹貢揚州所謂島夷者歟韋君學夫子之道鄭君盡愷悌之德言出而民樂趨之以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八

三

成教化之基乃知忠信篤敬可行者至是爲有驗矣使其父老氓庶由是心而擴充之各率其子弟之秀以從事於忠信篤敬而祭於人倫入乎大道則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學與中州鄒魯之文物何異焉是固學之所以爲學也鄭君又申韋君之請請記于右以諭邑之人士俾永爲訓耳泉子笑曰昔夫子嘗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蓋憤世之濁而樂海之清也當時子路諸賢且喜而從之靖江之士浮生于海中泛泛若桴槎然今數千年自成化以來吾夫子之靈乃安于是而門弟子皆從焉亦當時乘桴之志矣乎諸父老氓庶今幸生太平之時遭二君之賢宣上化理以遵孔氏與昔時異又幸鍾海之清淑而猶不率子弟之秀從其令尹之教以造夫子道是無惻隱之心非人矣其於爾樂於從事助修之初心何如可以及其本矣予故記之以諭邑之人士俾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弟者知所以學

重修梧州府蒼梧學記

重修梧州府蒼梧縣二學何以有記記功也何爲乎記功也昭總督兩廣中丞南川陶公之立教示法也其泉子口古之教學者居業必有常教示法必有警教常教莫如倫理警教莫如兵刑兵刑者聖人所以禁暴亂示

勸懲感人心以納於教化倫理之極也是故昔者明王之立學也旣教之以倫理矣尤必讀法於斯聽訟於斯獻馘於斯多方警戒以動其心是故觀訟獄者則是非之心昭昭而不可欺矣觀殺罰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油然而生矣論功賞則辭讓之心藹然而生矣故曰感人心以納於教化彝倫之極也中丞公其亦猶行古之道乎先是西山之盜充斥乎東西流剽於鄉邑陷高州城殺其守臣劫其府庫天子震怒及中丞公始下車首承明威恭行天討武將倡厥勇文臣運厥謀鼓行而西直擣其穴凡俘斬首若干天子嘉之錫之鏐幣以彰公功於是西山平百粵寧公廼召梧州太守劉君士奇貳守舒君栢曰予前建嶺表書院以教多士然而書院非古也古者獻俘聽訟讀法於學校所以明立教法也今府縣二學具陋並圯風雨上穿濕滂下浸旣罔以妥先師之靈安諸生之學卽如今獻馘聽決其何以廣視于衆壯大觀而警人心也乃劉君舒君任其事分守萬君潮分巡張君鵠贊厥猷因前總督中丞韓公永熙之合基中丞鄧公宗器之輦工砬石而新之左爲郡庠而以邑庠右附之中同爲文廟廟掖兩廡廡前爲門門外數尋爲泮池池瀕櫺星門庠各爲明倫堂堂各有

翼 齋舍前各爲大門綠垣庖庫舍宇各各備具大門同爲磚道道之東坊曰黃甲其西坊曰青雲前曰仰聖景賢夫同爲文廟聖一也同爲磚道入聖之途一也二坊鼎立示舉業德業心事合一以進踐迹而入室也始工於癸巳初夏迄工於冬季公與諸羣從落成之喟曰此非獻誠聽訟感人心立教化之地乎於是諸生咸來觀聽人人警省以興起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心以達之於倫理夫然後知中丞公立教示法之深意其所關係非尋常小小興作無補於勸懲之數者君子曰陶公修學諸生修心蓋有感應之機相發而交成耳泉文集 卷之八 記

溧水縣重修儒學門記

鳳林子王子旣以進士治溧水登厥吏民于庭乃晉曰昔者帝舜之聖猶詢四岳以闢四門矧予蔽弗達其可弗詢于汝衆厥春之朝乃闢乃東門迎春于東郊省乃東作惟是東方之民隱生弗生汝皆達之厥夏之朝乃闢乃南門遂迎夏于南郊省乃南訛惟是南方之民隱長弗長汝皆達之暨厥秋其闢爾西門遂迎秋于西郊

省乃西成惟是歲之順細民情利否皆汝達之爰及冬日其闢爾玄門遂迎冬于北郊惟是朔易民或號寒厥藏弗藏汝皆達之於是旣得民情撫其饑寒荒歉有濟思若恒性乃可與教王子曰夫教民必自士始矣古之學所以養士明倫以爲民始也是故飲射讀法必於斯聽訟獻馘必於斯惟茲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我弗敢知子貢猶稱得門而入者或寡今有門傾圯實惟宗廟百官之累惟升之羞且多士之於聖域也又何由而入乎乃蒞學召諸生造于庭曰嗟爾多士聖人之學得非全其四德以達諸天乎曰唯唯又曰諸生欲達諸天則必欲居廣居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廣居無門則其蔽也泥仁則必欲行大道而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大道無門則其蔽也泥義則必欲立正位而乃無門可乎曰不可正位無門則其蔽也泥禮則必欲達大觀而無門可乎曰不可大觀無門則其蔽也泥智是故君子者春則遊仁門以應天之元夏則遊禮門以應天之亨秋則由義門以應天之利冬則由智門以應天之貞夫仁義禮智之門其致一也而有二乎哉於是捐財鳩工越月門成多士之出入是門者念升之功服尹之訓民乃作德而咸嘆曰聖師孔子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今吾等

由是門而不知其道乃造于王子曰昔者子貢嘆得門之寡我則弗有知敢問先生之語致一之道者何居王子曰諸生莫我徵信幸有甘泉子者方正敦原先我以得其門蓋往請訓焉甘泉子曰吾何言矣吾何言矣諸生豈不聞夫子之道一以貫之乎是故致一之門也諸生由是而之焉升堂入室以居仁義中正之奧矣是故一德存存眾妙之門

廣德州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廣德州儒學尊經閣前大成殿後范文正祠左王太史廟右集賢館而中居尊經也迤玄妙觀于東郊而閣

其泉文集

卷之八

八

其址崇正也東郭子鄒子三十五年篤志聖賢之學以抗疏出翰林來判廣德于時遠近之士執經而考德者咸集焉鄒子乃構材鳩工凡六月而閣成居六經於其上而習諸生於其下凡為閣三間六楹而列二翼于前為燕居會之以門為復何書院諸生有進曰敢問尊經之道何如東郭子曰吾無言焉今有辟雍甘泉子者知聖學也諸生盍往問焉遂俾方施兩生以來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經也者徑也所由以入聖人之徑也或曰警也以警覺乎我也傳說曰學于古訓夫學覺也警覺之謂也是故六經皆証我心者也故能以覺吾心易

以証吾心之時也書以証吾心之中也詩以証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証吾心之是非也禮樂以証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則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學於易而心之時以覺是能尊易矣學於書而心之中以覺是能尊書矣學於詩而心之性情以覺是能尊詩矣學於春秋禮樂而心之是非和序以覺是能尊春秋禮樂矣覺斯存之矣是故能開聰明擴良知非六經能外益之聰明良知也我自有之彼但能開之擴之而已也如夢者醉者呼而覺之非呼者外與之覺也知覺彼固有之也呼者但能覺之而已也故曰六經覺我者也今之謂聰明知覺

其泉文集

卷之八

九

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也今之忘其本而徒誦六經者展轉喪志於醉夢者之類也不呼而覺之類也者孔子不能也喪志於醉夢之類也者孔子不為也是故中行若鮮矣是故天下能尊經者鮮矣兩生曰何居曰弗或過焉則或不及焉過則助不及則忘忘則忽助則侮侮與忽可謂之尊經也乎曰然則如之何曰觀之於勿忘勿助之間焉尊之至矣兩生遂拜而受之歸以告東郭子饒諸石以詔多士

五經館記

甘泉子曰五經之道其致一也易為其致一也五經皆

發於心者也故能以養心今天天下之物凡得天地之元氣以生者皆能以養元氣何則元氣也者中氣也天地之與人物一也凡天地之物之氣是故皆能以養人之氣夫飲食之道欲以養氣也非徒以查滓實諸其腹爾也故五經之道聖人之心之精也今舍聖人精一之心而惟言語之記誦焉僧之舍天地生物之元氣而惟其查滓以實腹其可以養生乎哉或者曰是則然矣然必五經具然後聖人之精可以養心也曰子以謂百物具然後可以養生乎吾聞古有餌一物而可以養生者矣而在多乎哉後世之品物必務多焉多則雜雜則氣漓氣漓則年不能長矣是故昔者伏羲出而畫卦其時易始肇而且未備也而何有乎書然而伏羲之道具矣堯舜禹湯文武繼作而後書備矣而何有乎詩春秋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矣及孔子作而後有詩春秋也而何有乎禮樂然而孔子之道具矣禮樂不全之經也夫數聖人者之道無二也而謂數聖人必待五經備而後可以爲聖學乎哉蓋天地之百物物同此元氣也聖人之五經經皆言此理也天地無二氣聖人無二理是故知天下古今此理之無二可以與言經矣知聖人之經之精以養心可以與治經矣其於道也亦思

過半矣從吾遊以講聖賢之學者有東莞任生柱其治舞陽也民安吏治乃白方伯于君創五經館以教邑之多士以承于君之德余聞而喜之爲之言治經之道以爲多士訓

重修明誠書院席光亭記

明誠書院席光亭曷修之也修道教也增城令尹何君良所天祿重修之以奠白沙先生之神也爲石座者一爲木龕者一修也孰創諸其門人甘泉子湛若水在翰林時買置書院于西郭之巷爲間者五爲層者三而創席光亭於其上將以妥先師之靈也創也曷在焉在鳳凰之西麓增城中之形勝最焉故登新亭也城外之羣山一目可盡之矣或曰何謂席光曰揭先生之詩語也先生病篤矣猶欲遊羅浮以過增城之墟下鳳凰之嶺以居焉其詩曰借我一席光故其亭曰席光之亭亭爲楹者二亭後有室者一由其右可達菊坡亭菊坡者宋理宗題右相崔公與之之號也故其門曰借光之門曰敢問席光之義甘泉子曰夫先生之明德之光卽六合之光先生之明德之光之席盡六合而卷之故是光也蘊之而不可見克之而不可窮是席也卷之而退藏於密放之而彌六合卽堯之光也被四表格上下卽此

光也自光自席自席自光人人有自足天同其高明地同其廣大日月同其照臨誰嗇誰豐誰豐誰嗇是故斯物也無有剩欠者無有相借者亦無有相借之者先生所謂借一席之光者就衆人言之耳矣適良所君蒞增之五月吏清民安遂理教基既碣明倫之頌及聞席光之義勃然興起曰自有此堂此亭誰聞此義請記于石以告多士使自有自得之學非由外借我也則先生引而未發之指可以默識于千載之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祁門神交精舍記

甘泉文集

卷之八

十二

祁門謝氏惟仁既與族之老少關全交之館甘泉子銘之既十稔矣交道之興勃焉矣嘉靖壬子之臘謝氏三子者慎德也堂也知遠也輕四千里之途而來訪甘泉子于天關甘泉子與之語而說焉喟然嘆曰其進矣其進矣夫交也者交夫道也所以紀綱人倫化之本也予昔之所銘者執德機矣今之所進者化德機矣吾聞之改德改玉今祁門之風勃焉而興宜進之全交爲神交館曰精舍精舍創于緝功山其基謝鉉所置其費則四方同志所共成以爲會講之所中有詠歸樓六楹樓下卽今所謂神交精舍堂曰神交堂樓前兩廡齋房各四

楹爲路亭一曰朋來敢問神交之義歸告惟仁以布告于同交之士甘泉子曰易曰天地交而爲泰也上下交而德業成也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不同何以天地人物之交其感應如桴鼓影響哉神也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萬物而萬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之臭豈有跡哉神之所爲也是故神之感也不以世隔故孔子夢周公不以地隔故高宗夢傳說舜夢拜乎丞故神也者本諸身徵諸庶民建之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神之交乎聖而不知之謂神神者氣之精也心之靈也天地萬物之良能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神之所爲也至矣何則人者天地之心也心者天地之神也天地以神而成化聖人以神而化天下故相觀而善相禪以神也交之至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神交之至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神之所感天神降人鬼格鳥獸舞鳳凰儀而況於人乎而况於師友之交乎故天地之道神而已聖人之道存神而已矣大則孔子鑄顏回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使之欲罷不能小則如蜾蠃祝螟蛉之子曰爾似我爾似我久則化之矣皆交之神也甘泉子曰豈惟聖人哉雖東西南北四海

甘泉文集

卷之八

十三

有人焉不相與同此心同此神也是故神也者放之東海而東海準放之西海而西海準放之南海北海而南海北海準以其同也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豈有一體刺之而不知痛擊之而不知動者知此則知感應之機神交之義矣其道也深乎爲神交精舍記

重修南岳甘泉書院記

惟天作地藏神耀其章乃不愛寶人謀具良乃嘉靖甲辰之冬甘泉子積四十年之念乃登南岳於天柱之峯南臺之下得廢地一方於紫雲之洞材仍舊貫田置其冲乃開大門乃設儀門乃圖心性之堂以爲講地乃立

甘泉文集

卷之八

十四

息存之堂以爲寢室乃肇先師之祠以係景仰不六旬而成今三月二十日又築祝聖之臺於紫雲之巔以尊朝廷不三日而成迄今十三年人曰書院將廢矣以白督府汪中丞於贛上周潭公曰吾前過而廢焉知之矣卽寓書于石屏胡兵憲兵憲乃曰吾境內公共之地吾事也公其歸焉吾自爲之乃命陳大使相地獻圖焉石屏公乃按圖而指授之曰自寧而卑從上而下厥和惟敘乃指曰治彼於是匠石氏拾級而上而祝聖之臺以成又指曰乃修彼於是木灰瓦匠氏新白沙先生之祠而前益以捲蓬焉拜謁有地而尊師之祠乃成又指曰

而修彼於是息存之堂以成又指曰而修彼亦如之增其灰瓦彩畫則止毋修其財又指曰而飾彼於是絲匠氏因新加之坊牌而飾之而兵憲所題書院之門而儀以成又指曰乃增彼簷仍舊獨加其上二尺有五寸於是石川何憲副所題衡岳達尊之門以成又指大門儀門之中曰汝授彼乃以井田分授道士明寶明勝明遠明科應玄應濟應初萬真八人各分一區合力公田而歲寓米於廣東天關簡請高士曹上舍恭爲田畯以督其事又指曰汝墻彼於是土匠氏築墻圍敬義進修二齋之後中分其間以處諸生而兩齋成甘泉子喟然嘆曰豈不韙哉山谷詩有曰古人冷淡今人笑不圖於此見周潭中丞石屏憲副之興廢舉墜不勞官民而倏然成事與天下後世斯文之脈共之若有神助焉乃爲之記以告天下後世永勿替夫過龍門者當思神禹之功諸生居學於此其能勿思乎昔者召公相宅周公成勤畢公盛德克勤小物汪胡二公者非其人歟觀其小大任將至矣遂記于石

神交亭記

池陽高士有古源李子者謝太學隱居小丘山十餘年不出志聖賢之道聞甘泉子而慕焉然而未嘗識面耳

泉亦未嘗識其面而知之賢而敬之曰神交矣或曰面不相識何謂神交其泉子曰夫人皆識面者而謂上下千萬年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何面目而若相知之深焉神交也故孔子夢周公高宗夢傳說舜夢拜乎承黃帝夢遊華胥見堯美壻皆心也神也神也皆心之所爲也故心之神也交通也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萬物而萬物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感而通之一氣也氣也者通宇宙而一皆也是故一體也一體故氣氣相通痛癢相關不交而交矣嘉靖丙申八月其泉子過池陽登九華之山古源子出迓焉其泉文集卷之十八記

記可兩忘矣
尋樂齋記
寶潭子鍾子叔輝所居之齋曰尋樂造西樵求言於其泉翁曰星也有慕焉昔者二程子受學於周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其泉子曰樂則無事無事故樂有事非真樂矣或曰樂道乎曰謂孔顏樂道知道可樂則非孔顏吾聞其語矣曰所尋者何有要乎曰尋尋則非孔顏矣然則不尋乎曰尋也然則尋之矣乎曰不尋也其諸異乎人之尋之也不尋之尋也尋不尋之間乃至尋也自有其樂也樂自有見也聞之人有墜簪者終日苦心以求之而不得存心而不過尋而不尋乃忽然見簪之橫於吾前是不尋之尋者得之也此孔顏之學也有徵乎曰有孔顏之學傳於孟軻氏孟軻氏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夫勿忘勿助有事勿正之間乃吾所謂不尋之尋也故尋而不尋不尋而尋天則天靈參前倚衡樂吾天真其樂其深渾然不知其在前乎在衡乎抑在鍾子之齋否乎子其自有之自求之自得之難以問人人亦難言寶潭子居雲谷數月與齋若相忘勿忘勿助之間忽然若有得之者

惺翁亭記

中丞泰和羅子與甘泉子雅也一日造新泉精舍曰吾病夫世之人昏昏惺惺如醉如夢緣是失其本心而莫之覺也自號惺翁有亭曰惺翁之亭欲因亭以覺我欲因亭以惺我惟子詔之甘泉子曰夫亭也外則翼然而中則廓然寂然夫亭何醉何夢何昏何惺何覺何惺惟人自醉自夢自昏自惺惟子自覺惟子自惺於人何有於亭何因或因曰請與子商惺惺之義可乎曰可曰儒曰惺惺釋亦曰惺惺然則儒釋之惺惺有別乎曰有釋謂惺惺者心故知心而不知性儒所惺惺者性故通乎心性而知是以別曰何謂知心不知性曰惺惺者心也虛甘泉文集 卷之六 記 九

默識堂記

甘泉子既九十四伏生言語支離之年因自號默翁益友吉陽何公開府於洪州走价於穗城就禹山而問焉曰我有默識之堂敢問默識何識价三問而以三默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默則自識識不可言嗟夫默識聖人之本教而君子之至學也記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文王默識之道同於天文王沒道在孔子故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蓋以天自處此孔門之本教也子貢疑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後道在顏子故明道程氏曰惟顏子便默識默識不待啓啓不待語故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子貢之高明猶待於啓啓而復問至於晚年乃識性與天道則無此疑矣築場獨居必有以深識者矣記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故無聲無臭散而爲三千三百識乎識乎子思沒道在孟子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蓋發默識之功也周濂溪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程明道曰勿忘勿助之間緣無絲毫人力此其存之之法孟子之道在周程周程沒默識之道在白沙故語子日用間

隨處體認天理何患不到聖賢佳處陽明王公扣予曰天理何如應之曰天理何應廓然太公陽明曰唯唯初無不同也後門人互失其傳或疑之曰有僧三年不言其聲如雷而不足與於道言於識者何居曰默而不識也彼自寂滅其識也本心自有識如鏡自有明自能照物而彼則覆鏡而蔽明也非鏡本體然也乃誘之曰鏡本無明心本無識其不自欺乎故聖人終日學生釋者終日學歿聖人終身教爲人釋者終身教爲鬼此默而識不識之分明乎儒釋之辨是故知歿生人鬼之故其於道也思過半矣佛曰應無所任而生其心何居曰生

尊泉文集

卷之十八

二

心似矣心生不識猶不生也天理民彝終不可滅滅則歿矣吉陽中丞以默識名其堂其深得默識之學矣哉中丞其自默自識自信自得穆穆自天寂然不動廓然感通天下一人矣且報桃岡督學蔣道林吾黨明府羅念山識其大者必其於道自有契也

玩爻軒記

沃洲子呂子寓書於甘泉翁曰光洵也往歲自侍御乞告還家結廬丘園與二三子講所聞于夫子素業於其中淮聖人之大道惟易爲至大易之精意惟爻畫爲至故扁其軒曰玩爻列諸爻於其上而日玩焉以求得聖

之精惟夫子不以遠遺惠記示教焉甘泉翁曰嗟乎卿夫聖人之大道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有四象而後有八卦有八卦而後有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而後有三百八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爻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上古民之初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相忘於大道之中無所趨避及乎風氣漸開大道既失聖人憂之定以八卦使知趨避其時玩八卦足矣及乎八卦失而後聖人益之定之以六十四卦其時玩六十四卦足矣六十四卦失而後益之以三百八十四爻辭辭又失焉則聖人之大易終泯滅而不可見是故善學易者謂玩辭不如玩爻玩爻不如玩六十四卦玩六十四卦不如玩八卦玩八卦不如玩四象玩四象不如玩兩儀玩兩儀不如玩太極太極者大道也大道行則吉凶悔吝亡而廓然大公易道在我玩又不必言矣是故太上玩道其次玩書其次玩辭沃洲子篤志聖學潛心大易將不玩其下者乎超乎畫前而與大道相忘於卦爻形象之外乎忘助皆寂樂玩同天優而游諸天爻與俱沃洲子其以吾言與二三子商之

鶴園二少樓記

二少樓者先子因甘泉翁並稱二少而名其樓以爲二

少麗澤之樓也二少者爲誰少汾洗子與其友少明盧子也二少講習相契如二澤相麗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蘭斯馨如金斯堅其二少之謂乎少汾子曰桂奇也於少明夢陽也居相近也義相得也請翁記二少之樓爲二人勵焉耳泉翁曰既相得於心又何假於言雖然則亦有間可言矣二少云相近相觀如甲乙然甲而萬一有或論篤色莊乎近不可欺於乙也乙而萬一有或面從後言乎近不可掩於甲也朝而乙爲某事善甲則夕聞之矣雖欲不爲善不可得也夕而甲爲某事未善朝則乙聞之矣雖欲爲不善不可得也甲將爲善則必曰此必乙聞之乎吾何爲善乎良友則必果乙將爲不善則曰甲得無聞之乎吾何顏面以見吾良友則必不果然則二少交相推致以入於聖賢之道雖名曰二少之樓可也曰子言聖賢之道請聞焉曰夫道一而已矣夫二少一以居爲道一以仕爲道蘊而爲大中至正之極發而爲仕止久速之時一也仕者謂居者曰何以贈我則曰願子止仕久速之宜惟其時毋冒利于非幾以胥溺于私居者謂仕者曰何以處我則曰願子力底于中正之歸毋自盡爾知以荒于嬉二少交勵成盛德而生大業遇則爲太公之功

非泉文集

卷之十八記

主

不遇則爲伯夷之節是謂天下之大老雖名曰二老樓可也二少云乎哉余謹書于石以俟

親民堂記

親民堂者廣德州守夏侯視事之堂也侯始至衆造于庭告曰今堂庶楹傾欹六房朽危風雨莫能自庇而况能以庇人民哉敢以工請侯曰吾始蒞茲士民未受吾庇而圖以自庇非吾所安也且工之興也烏乎資於是鄉宦王君瑤等十人進曰盍役諸民乎侯曰勞民力以自庇吾不爲也財之用也烏乎出於是舉人監生員外漢漢渭潘應魁等五十四人進曰盍財諸官乎侯曰

非泉文集

卷之十八記

主

傷官財以自庇吾不爲也不傷財不害民義約而利博其庶矣乎於是治民施志遠等三十有八人跪而進曰自我侯蒞茲節財省役禁頑止訟勸農興教期月而政和民以寧字侯惠我民甚厚而侯聽政無所猥視事於進思堂民其安乎乃翕然起義各捐貲市材給工役一舉而庶務以集惟父母其念之侯曰若是其庶矣廼餽衆工匠氏以斷削陶氏以埏埴石氏以琢礪經畫定其度稽覈嚴其限其制恢弘倍于初焉中堂高若干尺縱七楹橫四楹扁曰親民左右六房高若干尺各八楹吏廨總四十八楹起工於某年某月某日迄工於某年某

月某日州治渙然一新或曰堂易名乎親民甘泉子曰夫親民者親民也親於民也經曰百姓不親記曰在親民是故天地民物一體者也一體故親故能親民民斯親之矣一體之感應也今夫拔一毛而莫不知痛焉刺一膚而莫不知痛焉者何也一體故也有形之氣之同人可知也無形之氣之同人不可得而知也知無形之氣之體之同斯知痛癢相關矣斯痼瘕乃身矣斯視民如傷矣夏侯從我於兩京者其必知之深矣乎然則民何以親曰施六政斯親之矣故吏政修而可以親民之秀矣戶政修而可以親民之生矣禮政修而可以親民

其泉文集

卷之八

五

之性矣兵政修而可以親民以無患矣刑政修而可以親民以無刑民協于中矣工政修而可以親民以材用不竭若于上下草木矣是故六政行而萬民安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敢問親民之心何加焉曰自侯不傷財之心而推之也自侯不害民之心而推之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能與斯心加諸彼而已矣諸生某某遂請書以歸刻石于堂垂諸不朽俟名臣字某號弘齋鄉進士江右貴溪人

潮州改創濂溪先生祠記

濂溪周子之學渾淪而已矣何則聖門之學渾淪而已

矣是故仲尼顏子之其樂漆雕開之吾斯省謂斯也大斯大頭腦也太極一圖渾淪具體之中而兩儀四時五氣布焉如天地之廣大高明而日月星辰繫焉四嶽河漢載焉時曰萬物宇宙渾淪同一氣就中有粲然即一爲萬理外此以索萬捨身別求臂迹川及鳶魚昭昭已明示見之即渾化是名爲上智蓋謂元公也後之人其逐小者如徒指日月星辰曰天盡是矣指四嶽河漢曰地盡是矣其務大者又如徒指廣大高明曰天地盡是矣是離而二之得爲天地之大全也乎夫何一時高第於太極圖易通未見稱說而明道仁者渾然與天地

其泉文集

卷之八

五

萬物爲一體伊川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又深有脗合焉何也豈不師其言而師其意乎至於承孟子之後舍濂溪而言明道豈以明道闢異端之功而濂溪則未之數數爾也耶皆未可知也吾師白沙先生特達神契深知而宗尚之故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斯理也干涉甚大無內外無始終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理會此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故祝文曰嗟維大道一合一分分爲支離合爲渾淪維此渾淪維師獨真回流而源一者無欲今侍御白崖王公奉命兩廣巡歷遠覽尊信於千載之下乃東巡至潮清寧事竣

金山之麓爲府治之雄左瞰長江右環疊障檄府去淫
巫之像遷爲濂溪之祠先行分巡尤若瑛採輿論舉行
之乃行同知劉君奈知縣顏君嘉會徹舊更新再闢月
而功成於是元公肖像儼然金山之上凡爲堂若干楹
爲室若干楹爲左右廡若干楹大門若干楹白厓侍御
作興斯文之功於是爲大大在復渾淪之學也宜特書
于石以告潮之人以覺來裔且爲作迎送神曲俾歌之
薦歲事焉曰神之來今九江乎九疑浩無極兮神巨測
思鞭青鳥兮騎尾箕前豐隆兮導雨旗神馳肅兮金山
汪威靈降兮陟階墀薦香芹兮海錯牲犧靡嘉旨兮
非泉文集 卷之十八 三

泰州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諭人者以其異域善孰與以其鄉族善曰善鄉鄉爲近
示人者以其言善孰與以其象善曰善象象爲切近則
人習服切則人易知人習服故易從人易知故有親有
親則感易從則化是故異域使人敬鄉族使人信言則
入人耳象則入人心故先王之法鄉大夫令而司徒之

教行魏象立而司寇之治法昭今夫號於人曰必若而
鄉某君子乎必若而鄉某義士乎則聞者莫不悅相語
曰彼固非遠引乃云吾鄉某也某也誠義士君子也斯
不亦以鄉而近習服而易從乎今夫斷木而像之折椽
而屋之肅乎若有著乎其風神儼乎若有見乎其容聲
則過者莫不敬畏相語曰彼乃吾鄉之義士也君子也
吾等可自棄爲不義歟爲小人歟斯不亦以象而切易
知而親乎南昌王君公弼臣以進士來守泰州召士氓
咸造于庭曰吾守茲土實兼教養凡爾士庶盡同于予
善盡稽于爾鄉之先哲若爾安定胡先生者與孫明復
石守道藏修泰山其義行篤于躬化于家孚于而鄉教
授于蘇湖振歷代詞華之沉迷復往古敦朴之實行師
教升于國學聲實達于朝廷式法播于天下一時多士
靡然從之爲之一變不問可知其爲安定門人若是者
爾之士庶其亦有意乎有則吾爲爾祠而新之皆欣欣
然應曰諾乃白于撫按卜城東南之隙地以州之贖金
撤官之閒屋而顧鉞之義助半焉凡三月而落成爲堂
者三楹外爲大門內爲寢室視堂之數勿有殺焉前臨
大池後館諸生傍亭顏學亭週之池水使士講聖賢之
學於其間選胡氏子弟二人寄學習禮捐官田五十畝

供其祀事而復其徭焉於是士皆懽悅過其祠者皆相語曰吾等兵防水利農算之學有若安定治事齋之教乎五經異論文藝理勝之學有若安定經義齋之教乎又語曰吾等於行義有若安定馴馴雅飭之化乎於是王君聞之曰安定之學豈但若是已乎乃遣其門弟林春王棟之京問其泉子其泉子曰嘻善如王子之問也善如王子之問也安定之學之教人失其真傳也而貳於孔子久矣豈直今也哉夫孔門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理也四科之列惟顏閔雍叅諸人得其宗餘則因材成就者耳而謂有四焉豈聖人無類之教哉若安定先生當聲賦浮華之極毅然而起欲思有以變化以開濂洛之傳必其精神心術之微有不言而信者行乎其間觀其顏學之試道德仁義之教有足徵者至於經義治事之科條乃其因材而成者耳以爲先生之道盡在是矣豈不惑哉夫聖人之學心學也故經義所以明其心也治事所以明其心之用以達諸事者也體用一原也而可以貳乎哉此或先生立教之本意而人失其傳矣乎若非人失其傳則先生之學之教荒矣予幸得於百世之下故爲其鄉人士推言之庶幾不終貳於先生之教焉王君曰命之矣幸爲記諸石

年泉文集

卷之八

記

復于是陳侍御言扁鵲之毛侍御鳳請典祀之黃僉憲昭申董之劉憲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以守之魏太守廷楫先後贊襄之祠以地主寺以祠存復舊也汪公曰事已不可無記記必於湛子或謂觀吏部霍進士韜亦曰必於湛子若水曰義也吾其可辭郭太保總戎助曰子其無辭焉吾謹有供麗性之碑鳴呼茲非忠簡公六美之實先得乎人心之同然而能起人心於百世之下不期同而同然者乎祠成公像儼然臨之在上於是奸邪之臣觀之將愧其忠薄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其義懦怯于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剝之吏觀之將愧其惠貪進而無耻者觀之將愧其廉而後之忍心於廢興者觀之將愧修復之諸君子也愧之何如修之而已然則是祠也其立教之本歟因爲迎送神祠三章俾歲祀而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盡神曰悵靈臺兮多修服六美兮孰儔燦雲漢兮以爲章招箕尾兮與同遊緬容嫺兮多姱永貞則兮服休靈不來兮余愁悵獨立兮中洲一靈之來兮駕玄武乘北風兮下土先朱鳥兮前驅右蒼龍兮驂白虎薦溪毛兮玄尊明德馨兮簋簠呼天吳兮總干紛江靈兮起舞日宵宵兮西沉雲冥冥兮霾陰四無畔兮莫抗靈胡去

年泉文集

卷之八

記

遺賢張帳獨立今客與羗神往今形存倚神往今玄武
兩膠兮入桓門瞻雲錦兮悅象將天游兮莫子遺言
慨莫聞兮予顧馬夷鼓兮填填三

洪氏金村祖祠會堂記

婺源覺山子洪子大巡于廣造朱明洞而問焉天理之
學則嘗聞之矣其道宜奚先其泉子曰莫先於孝愛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莫
非天之理人之道也曰吾嘗聞先生舉合食之禮四孟
則大宗合于大宗之廟每月則合小宗于小宗之廟朔
望則合兄弟于室豈謂是歟曰然蓋天人之理通幽明
耳泉文集 卷之八 記 三

之故是故學莫先於此矣洪子曰垣也重有感焉吾宗
自經綸公唐德宗時宣歙觀察使始遷而顯自吾祖良
三公儒吾考宜三公輝乃中散而振祖安節婦余母余
內助外教以垣也兄坤也均也弟士也夫立之難也肆
垣也兄弟議復祖居於宜德山下而新趾於七星墩
之前二地適中兄弟往來之便乃爲正寢以奠四代之
時祭典禮也又爲別祠以致一祖三公之特祭義起也
一祖經綸公以始遷也以德也二公良三公宜三公以起
廢也以功也中室一始祠也祀以冬至左右室二公先
祖也祀以清明禮也又於祠堂蕭牆之前爲堂三間左

右兩廊如堂之數會宗族合食於斯教子弟講習於斯
惟先生其垂訓之作之以生其孝愛之心焉其泉子喟
然嘆曰善哉吾子亦猶行古之道矣吾子將營宮室必
先立祖廟以教孝也必爲塾於閭門之外以教愛也孝
以事先則誠愛以睦族則順誠以交鬼神於幽順以行
禮樂於明誠以交於鬼神故饗順以行夫禮樂故化饗
則祖考格而百福臻焉化則子弟賢而家道昌焉故君
子入乎祖祠也登降拜獻儼若祖先之臨焉而繼養之
心油然而生矣能勿孝乎出乎會堂也食飲宴語翁如
同氣之合焉而友悌之情藹然而形矣能勿愛乎是故
耳泉文集 卷之八 記 三

碧江趙氏祠堂記

惟趙氏遠爲帝裔商臣之後曰崇解者自閩之連江爲
福州兵馬鈐轄遷知南寧卒贈知軍兵鈐轄議大夫遂
家廣東是爲廣東之始祖其子必持始尉新興召拜戶
部侍郎朝散大夫克弘宗功益昌其業傳良衛友符宗
達凡三葉宗達四子印三絕惟仲瑞肇遷碧江是爲碧
江之始祖三子士志士慧士昌曰士志者九齡而孤長
而克家恢復亡業肇建流光堂祠二大夫右有雍睦左

信廟庫光先裕後可謂有功於是裔孫族會而議之曰
我祖不祧其惟二姑二別二功乎所謂先王未之有而
可義起者矣乃於流光後益爲寢室者三朝議公居中
室朝散公附東室躋仲瑀公附西室是爲大宗又於寢
室之後益創一堂爲室者三其中室則曰士昌者居之
其東室則曰士慧者居之其西室則曰士昌者居之是
爲小宗宜分而合明一本也自崇禎而上分不可得而
推也自士志士慧士昌而上義不可得而祧也故祠朝
議以始也以貴也祠朝散以貴也以功也祠仲瑀以始
也以權也伯仲某絕而叔仲瑀繼也祠士志士慧士昌
于別室報功也明別也以系諸宗也故曰義不可得而
祧也若夫禮則吾能言之也古之祀始祖者以生物之
初有其神而無其人有其人者皆禮之變則朝議獨何
疑焉觀文武世室皆以義起則朝散仲瑀又何疑焉士
志士慧士昌爲嫡別之始以統三宗之裔禮也又何疑
焉故以始者謂之禮以權者謂之義以功者謂之孝以
系宗者謂之仁故履斯堂者禮義仁孝之心沛然而生
矣故同爲一門則同氣之義見矣由小宗則肢分之義
見矣由大宗則一體之義見矣爲子孫者敢不敬乎敢
不愛乎其裔孫鄉進士善爲與族兄善爲善練來謁記

甘泉文集

卷之十人記

三

又五年庠生曰善和者始請入石

李氏祠堂記

甘泉子曰以吾觀於祠祀而知家道之易易也王道其
基矣乎祠祀之道天性也祠嗣也繼也故曰祭繼養也
父祖之養不逮矣故曰祭繼養也故人物之祭天性也
懶則祭魚焉鷹則祭鳥焉鳥則反哺焉報本也吾嘸夫
今之人反于天之性矣自若人之購父之祭由也而養
之道衰自若人之盜親之財烹鷄于室而不少饋也而
養之道喪自若人不視祖之修墳祠而在家不知也而
養之道亡於家國易賴哉是故繼養之道行則仁孝流
通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成矣事父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天地明祭神明章矣通乎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王道成矣曰繼養之義則
旣聞命矣廟之制奈何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十二
官師一三二一皆同龕古之制也而四代之服之祭無
以異有功德則加焉耳祭之道奈何曰先事于堂謂之
陽饗後事于室謂之陰饗古之禮也考亭括之以闔門
噫歎禮之宜也古之祭有堂事室事明日有僎尸謂之
繹祭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故高宗彤日書猶病之曰用
尸占乎曰古也尸告有告飽不拜子孫非天性也猶之

甘泉文集

卷之十人記

三

僞也不若齋三日乃見所爲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優乎若有見其容聲嘒乎若有
聞乎其嘆息之聲之誠也廣城之祠廟者有之亦寡矣
而李氏父子右坡義宰乃能率子弟某某舉之其賢矣
哉乃進而問曰繼養之義陰陽之饜則吾旣得聞命矣
其奠主之位則如何曰自西而東非禮也古之合祀於
室者太祖之主主與東向而羣主以祖尊次之自西而
東禮也今非合祀尊祖則亦然無謂矣如以義起則始
遷之祖始分之祖皆不祧以聯族人與四廟之主皆面
南以次而南位其宗子嗣入廟別子爲始分之祖則別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八

三

廟宗子服盡而尊者未盡則別立祧主廟行事又盡則
瘞諸墓焉斯其善矣若夫嫡庶淆亂神必不歆非禮也
亦何取於祠廟哉作李氏祠堂記

績溪縣尹東洲李君生祠記

甘泉子曰生祠非古也其衰世之志矣乎古之任官也
尚德後世之任官也尚力故古之守令也將以子民後
世之守令也將以盜民子民者多故其感也衆民將曰
夫皆我父母也父母奚擇焉故不知父母之爲恩矣盜
民者多故其感也獨民將曰夫皆我盜也父母何去我
焉夫然後知父母之恩之深矣是故有民盜者在民將

曰時盜易去諸計之已幾日幾月幾年矣其久割我矣
其去也民將相率逐盜焉且擲之石且掃之迹備備焉
惟恐其復來爾也有民父母者至民將曰父母曷其來
募計之僅幾月幾日幾時矣不久惠我矣其去也民將
相率攀之轅焉且脫之靴且留之衣且肖之像而繼之
養焉陽陽焉悅若其尚在邇也此生祠之所由起乎吾
徙茂名有東洲李子邦直汝司始由東陽移尹于績溪
績溪巖邑也汝司蒞之一月而政清二月而吏治三月
而民安踰年而民樂樂而歌之曰疇盜我衣李母蠶之
疇盜我食李父植之昔也頑關父母我教之比其遷去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八

三

爲尚書郎以貳僕卿也士民言曰夫衣我食我以安戢
我者罔極之恩等也其可忘相與追思之追思之而不
見則相與瞻望之瞻望之不及則肖其像形妥之屋楹
儼乎若有見乎其面貌優乎若有接乎其容聲且俾我
土我民之子子孫孫永承不忘也邑許氏金太學生時
潤者皆尚義士也以告於甘泉子請記于祠之石焉甘
泉子曰嘻世無汝司汝司乃名非時之幸嗟哉汝司政
其有成學其有徵非斯文之慶歟遂爲記之以告來裔

績溪縣志

稽勳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紙木屏始也稽勳司舊無亭碑有亭碑自今始也何始爾元禮劉子具之武城王子肇之蜀郡高子繼之南海吳子山東李子贊之而亭碑成碑成而題名備何備乎題名爾將沿名以責實也何名乎責實爾將俾後之人觀其名曰某也善某也不善某也以和而成某也以不和而敗是故將爲善爲和思貽後人之名則必力將爲不善而乖思貽後人之羞則必不力咸於題名有賴焉是故不賞而人知勸不罰而人知懲者題名之謂矣其賴也博矣哉曰然則名曰稽勳何勳矣職長司勳曰郎中也員外郎也主事也掌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具卽用而體存是故一本也他日諸君子皆將如王武城之遷文選如劉元禮之遷太僕又如往時諸公之遷遷爲卿爲佐爲公爲保以致天下之用未必不自今之三稽蘊蓄焉發之也諸君遂請鑒其語于莘芳中庭之碑俾來者得以稽焉

南京刑部廣東司題名記

惟皇建極稽古立官班政又民爰有刑部奠掌邦禁以弼五教厥尹尚書厥貳侍郎古謂之大司寇肇十三司厥尹郎中厥貳員外郎主事古謂之小司寇匪惟具官惟以交正書曰百僚師師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是故參伍以極其變錯綜以盡其能夫然後相師而和衷也夫和衷者治之極也是故郎中曰可殺員外郎曰可勿殺主事又曰可殺夫如是而殺殺斯不濫矣郎中曰可勿宥員外郎曰可宥主事又曰可宥如是而宥宥斯不縱矣然則今之分理非古也夫人之情易偏而好惡是非難乎其衷其今易分理而又不有協同和衷之心非古也夫人之情難乎獨任而易偏以私者有五呂刑曰五過之疵惟官惟貨惟內惟來惟反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夫官以言乎其勢也或怯其勢而屈法或嫌其勢而過法皆非也貨以言乎其財富也或貪其賄而屈法或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嫌其富而過法皆非也內以言其女謁也來以言其請託也反以言乎其報復也以謁請而屈法也因非也因其謁請而加之怒焉亦非也豈無下情不能以自達者乎以復怨而加法非也嫌以報復之迹而姑縱焉亦非也寧無公平正大之體乎夫是五者人情之偏私也使參人參之伍人伍之則雖有偏私焉者寡矣雖有不公不平不中不正焉者寡矣南京刑部廣東司與諸司異所轄兼京畿之地其官者貨者內者來者交者莫不成有易爲物奪其情尤易偏私而難乎中正也獨其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其傳已久久則難變一變而復之古

東文集

卷之十八

七

上也僚案之間公聽而廣詢焉次也郎中所鞠之事有疑焉必以謀及員外郎謀及主事主事所鞠之事有疑焉必以講諸員外郎講諸郎中惟生惟殺惟以理不以我焉是亦猶之古耳矣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今郎中蕭君漳員外郎劉君汝輓主事田君汝成盧君應禎始也郎中自戴誠迄漳凡五十四人其員外郎自陳良善迄汝輓凡七十五人主事自龔衡隆迄應禎凡一百七人列而名之將以求其實也將以俾後之人指曰某郎中賢某郎中則否某員外郎賢某員外郎則否某主事賢某主事則否某也協和以成其政寧不起企慕之心

乎某也偏執以敗其官寧不起儆戒之心乎然則題名之設將以治其心而達諸理也心正而理達交正而和衷夫然後能無五者之疵斯可以佐天子以奉行天討而配天德矣豈曰小補之哉四子曰請記諸石以告來者

新建點視營務公署記

皇明建極北都上遊以御四方乃肇京營大小聯絡如人一身血脉百體以胥保維以胥號應若曰詰爾戎兵視勢重輕內重外輕者王外重內輕者荒兵之輕重視乃攸習弱可使強柔可使剛么麼狼兵敵莫敢櫻官婦

東文集

卷之十八

早

教行孫兵以張是故令行習熟而志一也故團營之設也主之以司馬參之以侯伯蒞之以太監察之以科道科道之察劾所以振其弛作其惰以一其志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而俾勿壞者也昔在天順時則易之惟月其在成化時則易之惟牛載逮夫嘉靖乙酉詔自今必科道有風力者乃任必受璽書乃以行事必三歲乃易必視戎務之興廢以爲殿最於是任益重法益嚴而密矣諸皆實自我聖明始制而輔臣楊公一清肇議者逮給事中史君立模去王君汝梅繼之與御史王君繼禮謀曰苟善其事矣不專其人不可也專其人矣不嚴其地

不可也有其地矣不邇而親不可也乃爲請以咸宜坊大順聖寺之廢地實邇團營十里改爲公署中爲廳事幾楹廳事後爲堂幾楹前爲儀門門前爲東西房者幾楹取僦值以爲薪茗之供又東爲退思堂者幾楹堂旁亦爲東西房者各幾楹蓋將貯籍於斯申號令於斯譏勤惰於斯行刑賞於斯會軍政於斯逮王君汝梅遷而王君準繼之乃又與王君繼禮謀曰其事善矣其人專矣其地嚴而親矣不可以無權乃請給關防以爲符信庶令可行而弊可革夫然後法制具備未幾王君準去而魏君良弼繼之夫自王侍御之拜命也其歷更黃門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聖

者四由史君而二王君而魏君乃今始志同道合而營事乃振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其然乎誠使十營隊士之志如二君焉則士志一矣誠使諸營將領之心如二君焉則裨領之志一矣誠使六軍之帥之心如二君焉則大將之志一矣夫然則聯絡貫通如人之一身本支之相應疾於呼吸大兵其有不強京師其有不重者乎此科道振揚之功所以爲大也二君請予記之以告後之君子蒞此堂者其尚有感於斯云

新會縣重修子城記

正德丙子三月甲子新邑尹臨桂徐侯建夫復子城越

二月告成延濠一千七百丈高八丈城山水各因其地爲外濠爲內馬道爲門爲舖爲水閘稱之凡用牡蠣之事若干木石之事若干是役也費出而官不與功成而民不勞初侯蒞邑之三年覽地圖而嘆曰嗟乎美哉山河之勝北有圭峯南有崖山東有江門西有金牛後連高涼廣右之區前通邊陲海島之舶故有備則爲我之險矣無備則爲賊之衝矣文學諸生林紹光等進曰昔我方伯陶公魯方承是邑懲西賊焚擄之慘圖諸白沙先生而子城肇建民再賴以拒賊明公其有意於復乎侯謂劉大行文瑞曰今子城古之郭也郭以輔城城以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聖

輔民故郭不修斯無城矣城不固斯無民矣無民者謂之虐無城者謂之危危與虐其何以爲民之父母吾將復焉或曰其遺址久奪于豪右則若之何曰豪右之奪利其地也棄城與賊妻子不保其何地之利或曰其瀕江狃于市民則若之何侯曰市民之安之逐其利也棄城與賊身且不保其何利之狃是故一令而民從矣於是鄭戶曹銘曰保障有衆其在茲乎施縣尹用曰萬世之防其在茲乎余侍御敬曰侯之功德其在茲乎故無輔城則舉城外之民而棄之矣侯之保民如子也其在茲乎史若水聞之曰諸君之說誠然矣而輔城之外之

民其將何所賴不亦舉而棄之乎故吾聞之大夫以四境爲郭諸侯以四隣爲郭天子以四夷爲郭以四夷爲郭者天下無棄民矣以四隣爲郭者舉國無棄民矣以四境爲郭者邑內無棄民矣是故君子忠信以爲金湯禮以爲雉堞義以爲樓櫓道德以爲關鑰與民修之與民守之固而勿壞是之謂無棄民之道也李推官江與余鄭諸君曰盛事也不可以不紀守千戶所苑君忠曰紀之將以告嗣守茲土者僉謀諸葉貢士尚疊來謁文明年季夏新水周君濟速邑人何杞以鐫事請遂著于石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聖

韶州府翁源縣創建預備倉記

預備倉者翁源縣尹之所創建也翁源爲韶巖邑尹能遵行積谷之令且至萬石謂谷必有貯貯必有倉乃度府館廢址及陰陽學隙地橫縱若干丈創爲是倉其中仍爲府館爲廳事爲廂房爲庖湑凡若干楹而府館不失其舊其中爲倉之廩者三間間深一丈二尺廣稱之東西爲廩者一十八間間深若干廣亦如之前爲門樓三間而翼以二廩于其傍一以貯紙價之米一以貯官吏之俸經始於嘉靖乙未十一月落成於丙申正月曾縣尹極莅焉王主簿贊之於是邑士夫鍾尹韻吳耆

民瓊等咸請誦縣官之功以上播郡侯之美極曰非縣官能致然也乃我郡鄭侯之功之德也侯起江山由進士秋官來守于韶闡明經館修古小學使屬邑六各爲預備倉以積谷而教養兼備縣官何有焉鄭太守驩曰非府官能致然也乃我聖天子之德也凡播告之修行于天下州郡州郡謹奉承之以致于邑俾置困倉務儲積惟多寡以爲賢否凡以救民荒重民教也守臣何有焉曾尹極舊從甘泉子遊走書以告甘泉子曰不亦善夫惟政匪敝于時敝于人故君明其義臣能其事則政舉矣令匪齊于人齊于人人故上宣其志下播其實則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聖

令行矣嗟夫井田廢天下無善法矣富者益驕以淫貧者益濫以亂天下無善治矣故井田不復王道之疚也惟其疚以圖其善因其時以救其弊修其法不詭於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常平預備之設其王道之遺意乎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則政事成而化舉焉富民將曰彼皆天之民也貧蹙乃爾吾何可獨富而仁之心油然而生矣貧民將曰公府之給農氓之力也吾何可以徒餽而義之心油然而生矣仁義興而道德一風俗同是故其善教達焉公不知惠民不知病相忘於怨庸而其善治臻焉故行一物而四善皆得預

備倉之謂也若從鍾尹耆民之請立石以記一邑之善以風四方夫豈不可於是乎書

蓮洞書館贍田倉記

甘泉子丙申南歸既創蓮洞書館於義眉山修甘泉館於古甘泉洞又爲朱明書館於羅浮山與大科書院在西樵之巔煙霞之洞者爲四館以爲他日歸休之地將必通敘四時而往居之乃週而復始以畢吾年以成吾志以淑吾人然而四館者獨蓮花在義眉之巔孤絕如在天上視下諸山水如培塿如綫縷學者往往艱於負累會有議者見郭外阮唐廖蔣四村之間有荒埔無主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聖

者可墾爲田乃因諸生之請命仲子東之與諸生白縣大夫文君章曰昔者蓮洞之創多公之力蓋圖斯以爲裕贍來學長久之計曰宜墾之則爲翳陂爲流蓄流行圳引圳入埔治浦爲塍平而爲田先白縣出稅畝若干頃而凡先時民占爲園無稅者闢之卑隰而爲湖者塞之凡爲田約十餘頃以其附郭也歲收租穀可千餘石熟之可三千餘石凡乃工金一千五百有奇蓋陂開屢起而屢圯屢圯而屢更之故其費也博而吾一二十年俸入之囊罄於此矣厥惟艱哉乃築贍倉於白石之墟爲贍者二層層爲屋者五間有廊有廳凡歲贍田之人

必有貯之而歲館長二人與子若孫主之乃山誓言曰凡館之屋宇木植磚瓦之壞而不以此葺之者有如此誓又曰如屋宇不足以處諸生而不以此增創之者有如此誓又曰凡生徒不審其兼習二業爲古之德行道藝而冒詐以來居斯屋食斯穀者有如此誓其懶惰者及不爲舉子業而以虛名爲浮誇無實得者不館不穀而其館谷之者必審克之人月米四斗爲穀八斗必歲之新穀已登而舊穀未盡乃許子若孫分其修理稅役之餘焉若新米入者無羨餘者而先時以冒分者有如此誓曰此乃自犯於不仁不孝之罪也不仁則得罪於天不孝則得罪於父得罪於天與父者非子也非人也於乎其尚念吾始爲之艱而敬守之以勿替哉允若斯乃其館長乃若子若孫亦與有休光焉是用爲記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聖

遊西樵記

弘治己未秋予與張博之鄧順之趙景鳳約遊西樵而五羊李子長者聞之偕李天秩先候予鄧氏未及而賦詩而去比予至鄧氏而諸與約者皆無在矣獨與鄧誠之順之鴻張三君者乘月泛舟而西及旦抵山麓遂同三君者由斜徑攀躋而上登絕巘履崇崖如乘雲步空中下視可憐又扶向上而過所謂翳門關者關之內有

滾滾然流石上泉夾兩山之間山迴泉折注爲石潭潭深淵若不可測相傳嘗有好事者登綫下之莫知其云逾潭之西又行數十步得瀑布泉飛流映空自以絕觀矣諸君曰未也又却行西北轉數百步過山家數處有石泉泠泠觸目皆可念又前則呀然而谷豁然而洞居人或散或聚咸植鋤來觀鱗鱗若有驚駭者將夕遂止于寶峯寺宿焉明日又來所謂錦巖者觀之其中惡濁曖昧不可入遂觀小巖有泉由巖端粉飛而下卽又穿林而東行二里許得一谷焉中虛而旁圍有三泉遠其側二十二峯倚其後予嘆曰此卜居之勝處也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壘

順之鴻張遂往觀之徜徉而不能去者久之噫亦奇矣予自少時已聞羅浮西樵之勝而談羅浮者多奇偉恠誕之稱令人緬思其境如在天上而西樵獨無與焉丙辰春予與嘉魚李世卿遊羅浮登飛雲縱觀夫所謂黃龍朱明之勝而西樵之景殆或倍之又况予之所得於西樵者十未能一二也耶吾以是知天下之山水勝者不必名名者不必勝高者不必高而深者不必深也惟吾耳目之所得精神之所通而未始有窮焉由是以往殆將與夫造物者遊於無極則夫天地之間高深上下之妙莫非吾之所有而與之相爲無窮也又豈但如西

樵而已耶八月二十六日其泉居士湛某書

靜觀堂記

山西西磐子張子太宰之堂曰靜觀寓書於西樵其泉子欲其泉子引其義而申之也其泉子曰嘻斯義也蓋出於程伯子伯子之義足矣至矣八十二衰翁夫復何言雖然聖賢之言義與也吾懼夫人之惑於靜而失其真也吾懼夫學者誤而觀於虛無寂滅之中而害道也能勿言乎且吾感夫西磐子相信之篤也昔鍾期歿伯牙爲之破琴以天下無如鍾期知音也使天下有一人獨知音如鍾期者伯牙不爲張琴乎吾言矣夫謂靜觀者以言乎定靜之時而觀也靜坐之時而觀也靜坐而定焉心中無事之時而觀也心之輟轉其何觀矣斯其靜也非動靜之靜對動而言之者也夫謂寂卽觀矣何以靜何以觀靜則不觀觀則非靜矣夫謂觀卽動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復也者一陽初動之時也非動則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而萬物之情不可得而觀矣夫復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動而非動靜而非靜夫是之謂神夫是之謂幾天地萬物之至妙至妙者也顏氏之子其庶幾乎知幾其神乎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念之最先者乎乾知大始其顏氏之子之

其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壘

動觀乎顏氏必孔子之學無傳焉故曰天喪予天喪予千載之下程伯子其幾矣西磐子其觀之或曰易觀爾其泉子曰觀以不觀無在而無不在動靜之際有無之機勿忘勿助之間觀之至也記之寓西磐子以爲何如

弘齋記

邵武諸生曾守約溥名其齋曰弘問於其泉子其泉子曰知天地萬物一體之義則知弘矣子能與我心性之圖乎崑山陸廷評伯載齋亦名其齋曰弘問於其泉子其泉子曰知天地萬物分殊之義則知弘矣子能與我心性之圖乎陸子惑曰曾生問弘之道而子告之以一

其泉文集

卷之八

記

體齋也問則幸告之以分殊焉何居其泉子曰噫道之蔽也久矣人知大之爲弘也而不知小之爲弘矣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發育峻極而洋洋也者渾一體以爲大也三千三百優優也者合分殊以爲大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盡弘之道焉且而以洋洋者爲弘乎而謂優優者非弘乎謂天之高明爲弘乎地之博厚非弘乎謂高明之覆物爲弘乎而博厚之載物非弘乎謂虛爲弘乎而實非弘乎夫君子之學智崇而禮卑至虛而至實崇象天卑法地崇故虛虛故至大之德由焉卑故

實實故至廣之業成焉非實無以成其虛非卑無以成其崇非業無以充其德非廣無以周其大子盡學諸天地乎曰然則何以合於心性之圖歟曰觀大圈小圈之象則知天地之合德而弘之道盡之矣陸子請曰願先生記之置于齋壁

鈍齋記

其泉子喟然嘆曰天下道二利鈍而已矣連城縣博陳仲文問曰人有惡鈍而好利者磨刃之鋒礪鎗之鋒以爲利則何如曰利乎利者與心皆利矣曰人有惡利而好鈍者截錐之末去矢之鏃以爲鈍則何如曰鈍乎鈍

其泉文集

卷之八

記

者與心皆鈍矣曰然則利者其果無鈍矣乎曰有時而鈍戕斧天下之至利也物有破之矣物有缺之矣曰鈍者其果無利矣乎曰有時而利鍾杵天下之至鈍也杵能貫石曰之堅矣鍾能使鐵性之革矣是故大點或癡大辯或愚大朴或智大魯或真賢有所不足愚有所有餘鈍也者沌也混沌全其天也木訥近乎仁也性成于天天不能使之工能工之者人也是故鈍者生於天者也利者作於人者也利者失之鈍者得之利者賊之鈍者存之母散爾朴毋分爾源毋汨爾天毋鑿爾混沌其庶矣今夫物之初萌也屯屯爾及其發也秀而實其利

孰大焉至於人也亦然其初生也蠢蠢爾及其長也神發而智其利孰大焉是故鈍者利之本也君子之學友其本而已反其本者約其情泐其心渾其性故能與天地相似盛德大業至矣仲文曰可以銘吾齋矣夫鈍失求之野吾將以自勵且告連城者

浩齋記

太湖之墟有陸浩齋先生者其子澄游于陽明舉進士爲郎秋官以推崇浩齋故浩齋爲封君澄造于其泉子曰惟我家君割股以愈親行確而貌肅蓋取諸至剛不利已平物我蓋取諸至大其名齋也以浩以養浩也蓋耳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至

取諸孟氏今茲行年七十有五而志力不衰惟吾子其明孟氏之學以詔于我父子吾子其惠許焉惟吾父子之幸有承學而齋則亦有耿光其泉子曰夫先生居於斯思於斯養於斯其廣大與其流行與是亦孟而已矣夫心無一物則浩無一物不體則浩是故知無物與無物不體者可與語性矣可與語性斯可與知學矣知學斯可與廣大流行矣元靜曰請聞其說曰惟無物也是以大生焉惟無物不體也是以廣生焉惟無物而無物不體也是以流行生焉先生苟自孝愛其親之心克之無弗用愛焉斯亦無物不體耳矣其至廣與自其不利

已之心而克之不已焉斯亦無物耳矣其至大與以是心而克之存存不息其流行與是故至廣配地至大配天流行配造化至大配天其盛德乎至廣配地其大業乎流行配造化其悠久不息乎生盛德者存乎仁成子體諸天地侔諸造化以成德業于無疆存神至矣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故養而無害則至大至剛以直而道義出矣其存神之至乎

寶善堂記

寶善堂者甌寧李氏燕翼貽謀之堂也巖叟府君埜之耳泉文集 卷之十八 記 至

堂四其在建安之徐忘有爲善堂有繼善堂在鄭墩者有樂善堂視寶善之義其致一也寶善堂在甌寧之高陽里高陽蓋古元凱之里或曰以志善也巖叟府君楊子桄翠屏府君治之成化丙午暮春乃卽工堂後負古冲之山前俯翠屏之嶂凡堂之基爲尋二十有四橫縮稱之凡爲中堂聯室爲檻者五廂以兩翼寢室如堂之制而小復以兩廂小稱之厥南爲書樓樓外爲圃厥北爲廩廩外爲園綵以周墉厥西爲門門外爲溪溪帶乎前是故中以象中也五以象常也以象倫也廂度兩兩以象陰陽也以象剛柔也廩以養也書以教也翠屏屏

也屏外誘也古冲冲漢也皆實善之紀也翠屏府君有子曰默以進士選吉士授駕部主事府君召之曰來爾默爾知夫實乎默趨而問焉曰世之實金也孰與善曰金而奪也善則固自有之人不可得而奪也世之實玉也孰與善曰玉可無也可毀也善則天下不可得而毀也不可一日無也曰來爾默爾居是堂爾無念爾祖之德乎鄉閭之貧而樂以施與其仁爾宜實償貸之艱焚券不取其義爾宜實外侮之加遜避不校其禮爾宜寶輯鄧賊之黨而玉石不混其智爾宜寶駕部默時言以問於其泉子其泉子曰夫嚴叟作之翠屏述之既命之

其泉文集

卷之十人記

五

矣時言請益曰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姻親睦族家之寶也君仁而臣敬賢用而民安國之寶也時言請其再曰善者道之聚也心者善之端也記曰可欲之謂善學求其可欲焉至矣時言請其三曰無可欲者善之本心也心之體也語曰明善於未可欲之前焉至矣盡矣明於未可欲而後見夫真可欲者見可欲者而存存焉道義出矣時言曰默也請拜受以記之

燕翼堂記

燕翼堂者江都火某貽孫謀之堂也謀生於憂憂生於愛夫父母之於孫子愛之至則憂之深憂之深則謀之

憂其饑則貽之食憂其寒則貽之衣憂其貧則貽之財憂其愚則貽之教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者也然而綺紈之家貴富之室或乘之以侈靡以不能永終近則數年遠或數十年破碎其室家而淪溺其子孫者往往而是豈天之付予固有所乘除而不可常耶抑祖考之所以謀其子孫者有或不臧耶火氏之子太學生二人其伯曰坤其仲曰增皆從其泉子遊而問焉謀曷謂臧天曷能常其泉子曰惟謀靡臧臧於有德惟天靡常常于其人曷謂德曰慈曰孝曰友曰恭曰義曰順六者皆人之所受於天者也受於天而能不失焉天斯常之矣

其泉文集

卷之十人記

五

故為父謀莫善於慈為子謀莫善於孝為兄謀莫善於友為弟謀莫善於恭為夫謀莫善於義為婦謀莫善於順是故慈行而後能父孝行而後能子友行而後能兄恭行而後能弟義行而後能夫順行而後能婦六善行而後能有家是故父子兄弟夫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降百祥樂且無殃故能保天之良貴享富有之大業是以長守富貴也燕翼將孰大焉於是二子請記之于堂以無忘先子之遺訓

樵雲記

其泉子既退居於瀛洲之濱則與漁者侶久之又去而

隱於西樵之洞則與樵者侶或曰子於漁樵也則奚擇焉甘泉子遽然曰吾何擇吾爲漁乎爲樵乎吾將擇樵矣或曰子之擇於樵也何居甘泉子曰吾何擇乎哉吾擇仁也而得吾心焉斯已矣或曰然則漁者之非心歟甘泉子曰吾戚焉夫漁也者魚也漁魚也今夫魚喜則躍漁躍則喜喜得也利殺也克是心也則焉往而不爲殺焉往而不爲利故吾疑自古無仁者矣然則聖人之制網罟非歟曰兵戈之設戒暴也義也而因以殺人仁乎故禹之泣罪湯之祝網網罟之設聖人以制義也而因以爲利可乎夫樵也者樵也樵樵也木樵則蘇斧斤耳泉文集

卷之十

五

李氏

琴川記

琴川子生於琴川長於琴川得琴川之道遂號琴川以問記於甘泉子甘泉子憐乎其未知琴川也不敢言者吾載琴川子復問焉曰琴也何居川也何如琴川子曰吾常熟故琴川也橫然如琴故琴以言其形也川以言其弦也曰何居曰某川謂宮某川謂商某川謂角某川謂徵某川謂羽甘泉子曰善哉若琴川子者他日可與相天下而和人民矣吾不知琴吾居甘泉之洞泉叟也蓋嘗有得於泉之音推是其亦可以契琴川之義乎有甘泉文集

卷之十

五

有相也攫之深而釋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忘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甘泉子曰語云大絃急者小絃絕蓋善喻也是故五絃和平大小識職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內以養德上以輔極民風其易物順其則政事不忒八方宣和四時順歷天下化中四靈來格治之至也琴川子灑然曰若是其博請藏之用告夫爲理者

敬止園記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藝

敬止者繁桑梓而非止桑梓誠也蓋取諸詩武緣人李廷澤旣謝北山丞歸課二子藝園命之曰嗟爾小子瓊璧璧智及一年而不藝穀可乎曰否智及十年而不藝木可乎曰否智及百年而不藝人可乎曰否曰人徒知穀而不知木知木而不知人可謂智乎曰否谷爾瓊璧必樹吾桑與梓母敢弗敬必樹吾登母敢弗敬必樹吾柑若橘母敢弗敬必樹吾棠棣母敢弗敬必樹吾竹以松毋敢弗敬廷澤之述十年矣木且漸漸矣璧瓊履其園撫其木慨曰夫觀手澤而不思其親其人乎承親之遺而不能繼其孝乎故吾見桑梓必思所衣被我也材

萬松記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

美

萬松子隱居於餘姚四明之山樹萬松以自寄孤松先生過詫焉曰何哉汪子之務博矣萬松子曰吾樂焉吾以萬聲鳴鳴供吾耳以萬色蒼蒼供吾目以萬陰森森供吾身以萬材魁魁遺吾子孫吾以觀萬物之象不可乎孤松先生者居於無名之鄉撫孤松而盤桓萬松子友詰焉曰何哉吾子之務約矣孤松先生曰吾樂焉吾以一聲養吾耳以一色養吾目以一枝自蔭以一材自負以當太一之數不可乎他日胥以告於赤松子而折衷焉曰嗚呼孤松而知務約而不知一聲有萬聲成之也一色有萬色成之也一蔭有萬葉也一材有萬枝也何約之務嗚呼萬松而知務博而不知萬聲一聲也萬

色一色也萬蔭一蔭也萬材同根也何博之務汪氏之
二子惇叔厚克章叔憲皆舉進士與甘泉子遊叔憲以
告焉甘泉子曰憲爾胡爲乎萬一之辯也胡爲乎萬一
之合也先子蓋命之矣萬一同原也可以知學矣夫松
木德之中正也五德具焉故其好生似仁其後彫似義
其條理似禮其不生污下似智其脂化爲茯苓琥珀似
神二子其學諸松焉則先子爲不朽矣其爲我語諸叔
厚也萬松子名瑚字廷美後封爲大夫然而非秦制也

犬乳猫記

甘泉子世居增城之野甘泉都甲午春家有猫犬先後
同時而生子者犬之子四長也猫之子二幼也母猫常
去不乳其子子來求乳則掌其子而去之不得食則一
子饑以爪焉其一獨存犬見是猫子之無乳悲鳴而呶
嚶也就而乳之以左手枕其首以右手抱之而乳焉日
月率以爲常愛之如已出焉犬之子與猫之子羣然而
食羣然而走羣然而臥忘乎其孰爲犬孰爲猫也婦者
男者愚者曰嫉哉犬也不專其子而乳猫之子也智者
曰仁慈哉犬也不私其子而猫之子乳也至於母猫與
其子同氣而分者乃反若甚嫉妬焉其子瀕於饑且死
而不動其心焉忍哉猫也愚者知者乃莫知惡之又何

也後四年甘泉子以便歸省墓家人告其事如此甘泉
子曰嘻異哉計其時是爲南都禮部宅猫相乳之前一
年也是爲乳猫歿予產之池爲義猫塚之前二年也猫
相乳猶爲同類也而犬猫異類也猶有如此者其諸異
於義猫也遠矣不可不書之表之爲天下後世女子丈
夫同類之爲慈者勸爲妬者戒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甘泉文集

卷之十八終

李

章疏

初入朝豫戒遊逸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事
臣久以險艱退廢山澤恭遇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
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觀講官進講之時聖容淵穆
聖聽專精臣豈勝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
事臣竊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做則存故廢
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此人情之所必有者孟軻曰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言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一

人主不可一日不親賢講學以豫戒之也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狂達矣乃繫於一念之微可
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
者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
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
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世夫殄世極矣其起
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首陳殷
三宗周文王之無逸而享年有永其後嗣王生則逸逸

欲愈甚而享年愈促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
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親
逸遊田之事與觀逸遊田之事與則耽樂之心勝耽樂
則下絕於民上逆乎天夫天民逸矣其弗訓弗順乃生
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竊謂陛下今雖未
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
間者臣願聖明以深居靜思爲本以溫習等求爲業以
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體認
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卽爲禁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二

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
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之賢時賜召問
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
侍左右以責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
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
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
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以經義勸
聖學以德業裨人主故不容默默記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是臣愚之心也伏乞聖明留意覽臣所奏
根本重事存省座隅爲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至願

緣係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事理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嘉靖元年六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遊逸
召問大臣并擇內臣中老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
道了

再論聖學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為推經傳明聖學以體羣
情事臣謂聖學之大莫過於求仁仁者以人物為一體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曰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
主之惟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股肱耳目通之喘息
呼吸惟喉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故心思不宰則狂元氣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三

不調則病股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惑喉舌不通則
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解
體五者有一焉必亡且至扁鵲所望之而走者也故夫
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燮理陰陽猶身之元
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股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
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董仲舒曰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諸
一體之義乎今夫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
於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者而有弗愛弗養焉是之
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於解體也蓋未之思耳矣故夫

人君者務在以身體乎羣物慎所以愛養之者伏惟陛下
下天錫睿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如一身及
身而求之知吾身之心思不可以一時不宰也則必思
所以正其心以主羣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元
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於內閣老臣必思所以時召
問論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疎闊也知吾身之股肱耳目
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於九卿百執事必思所以體
悉禮遇推心委任不宜如是外遠也知吾身之喉舌不
可以一時不通也則於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
不宜或有沮塞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時不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四

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
宜如是蠲貸不一也臣前日陳乞已蒙聖旨這本所言
豫戒遊逸召問大臣并擇內臣中老成忠厚的給侍左
右朕已知道了欽此欽遵臣惟戒遊逸一節想蒙 皇
上躬蹈其召問大臣選擇老成等事未見施行臣是以
復進一體之說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
愛養之道慮解體之患憇扁鵲之走立大公以普天下
宮中府中視為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
頌為至仁之君與神堯準臣豈勝願望之至緣係推經
傳明聖學以體羣情事理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嘉靖

元年七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聖旨知道了

元年八月初二日進講後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申明講章要旨以勸聖學事夫聖學莫大乎知要知要則可以該博古之帝王神聖豈在多聞博記乎哉堯授舜止曰執中舜授禹止曰精一湯曰一德文王曰敬止武王曰敬義皆極要約臣於本月初二日經筵進講大學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一章其言雖多不過止本慎德二字臣所講章其詞雖多不過止在體認天理四字至爲簡易易行夫體認天理卽所謂慎德也大學一書之指全在於此與前所言帝王之學同一揆也故臣講至此抑揚其詞以致懇切之意臣又惟經筵至重自宋以還人多誦爲故事臣獨以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言以宣意意以致誠誠以感格故臣於進講之前七日齋戒蓋致微誠以上達於宸衷也伏望皇上於深官大庭靜居動應隨處存心體認天理常若有見私欲不萌此卽兼格致誠正之功所謂君正莫不正帝王事業盡在是矣緣係申明講章要旨以勸聖學事理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乞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上下一心同濟聖治事

臣近觀進退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聖政之缺皆蒙聖德包容未見釋改至論近幸猶然優閒未見憂悔夫是二者蓋未知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痛切而猛省也臣得以近事明之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大舟也治亂安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夫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人爲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爲邦本猶夫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在柁之弛張柁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夫人孰不欲安而終不免於自溺者蓋有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而鮮不先溺有如先朝之跡而不知鑿也可謂智乎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不問輔導知學之臣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而已故一正君心而萬化具理此理也諺云同行同命君臣上下以之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

不克終近習漸爲蒙蔽天戒屢見不實修省科道大臣
交章未或舉行臣恐如舟之枕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
蠱惑上心不引以聲色則引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
近幸奪法司之獄刑賞僭差紀綱廢弛是皆所謂同舟
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例者大臣見斥則將
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百僚視之人懷危心是猶
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天下萬民誰與
匡濟哉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危也伏乞陛下察
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科道百僚以輔理致
治戒論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鑿舟以自溺則內外

非泉文集

卷之十九

七

臣庶咸有濟于無涯此臣之聖願也臣非糾劾之官然
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有所見不敢不陳具本親齋以聞
乞謹天戒急親賢疏

翰林院侍讀臣湛若水謹奏爲懇乞謹天戒急親賢以
濟否屯以安大業事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屢
矣當斯之時科道因老臣棄其不親賢之至如此以今
視昔可不爲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及以事臣
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其職然而聖學修而
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
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陛下

登極下詔時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
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
年間天地變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
召所致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賢不
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宜
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彖曰否
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人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
之元氣之劑即急親賢是也或以爲不急之務此槩非

非泉文集

卷之十九

八

知言者臣嘗以爲一舉而五事皆得者在此耳所謂五
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
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乃備惟我祖宗列
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陛下今日尤爲當務之急也
夫古之帝王君臣一德其所能使天下從治者亦惟親
賢以風之蓋非家喻而戶曉之難也其爲道至約而其
爲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及天
下又何屯否之有陛下誠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爲
之統領求在館在朝在野之賢明先王之學者俾侍直

於文華殿每日朝罷如期御殿霽色解嚴與羣賢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爲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以至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致家國天下之治人無異學學無異本往復咨詢口傳神受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爲一志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勤蒸亦可以感格無際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

耳泉文集

卷之五十九

九

親賢以濟否屯以安大業事理爲此具本親齋以聞

途中進申明學規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湛若水謹奏爲應詔陳言申明學規以廣聖教事臣惟大學賢關之地祭酒風教之首苟非德行道藝卓爲儒宗則無以造就賢才以輔聖治顧臣何人可以堪此拜命以來夙夜兢惕懼不克稱以負大矣茫乎若涉淵水罔知津涯俛乎若適遠途罔知要路且行且思求得其道及取監誌反覆讀之乃見聖祖神宗睿諭良規浩浩乎其渾然示人約矣秩秩乎其燦然示人博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言乎教學之事備矣諸所見行有不容贅至於聖諭淵深不無未發之蘊良規寔久容有玩弛之虞臣伏覩求言之詔敢陳一得之愚謹條六事上聞一曰推聖學以明道術二曰示大公以孚生徒三曰立隣朋以勵德業四曰視生徒以恤病苦五曰慎陞降等以立勸懲六曰署長材以備器使盡皆修廢舉陞降亦或因舊爲新輒敢冒昧上陳期于有徵可信用臻皇極敷言之效如蒙乞勅該部議行本監令師生有所欽承仰副聖明成賢至意天下幸甚緣係應詔陳言申明學規以廣聖教事理未敢擅便具本令義男湛京親齋謹具

耳泉文集

卷之五十九

十

奏聞伏候勅旨

計開

一推聖學以明道術

臣伏觀洪武十五年二月 聖祖勅諭國學師徒有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一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臣仰見 聖祖之學與堯舜之精一孔子之博約傳說告高宗學古知行之說異世同符蓋學也者知也操持也者行也知以覺之行以恒之聖學無餘蘊矣又本年六月新建國學成勅入學生有曰致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復仲尼耳泉文集 卷之十九 尊職 十一

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蒼生今師徒皆至若不勅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臣又仰見大哉皇言實開一代道學之源而 太宗文皇帝幸學勅諭亦稱太祖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臣竊惟 聖祖之所謂道學者其志在於謙柔恭謹其道在於人倫物理其實在於孝弟忠信其用在於開物成務其蘊在於聖經賢傳其踐履在於誠敬篤實由鄉人而可至聖人之道乎易明白非有索隱行怪高遠難稽離於日用之常以爲道也近時士異其習道德不一而風俗不同辭華之士類嘗守禮之人雖有

後輩萌蘖之時生不能勝夫風雨之摧折殊不知祖宗之重遠學如此蓋遠宗先王非道不學非道莫用之盛心也臣今論學恐或無徵不信請得以同司業率監丞博士六堂教官令諸生欽服聖訓以道學爲標的以知行爲功夫以文藝爲華彩以事業爲結果如樹木之有本根而華實乃成則所養所用皆君子賢才昌而天下安矣

一示大公以孚生徒

臣伏觀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英宗皇帝勅諭北京國子監祭酒有曰南北諸生貧富不齊入監或一月或數月或一年二年卽得撥諸司辦事亦有遂出身者利之能移人也有坐監十餘年貧不得出身使之艱難嗟怨其寧忍乎又與諸司交通凡辦事者一人有闕干求撥補簡帖動致一二十紙則有勢力者終得之借曰爲勢所逼何不執以奏師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勵學者又曰撥歷事者必依資次不許攬越辦事者亦須公當不許徇私但有私相囑託輒便聽從不奏聞者必罪不恕臣謹因聖諭而推之撥歷一事爲務雖小似無關於師道而師道之行不行於此焉係夫師道之不行由於生徒心志之不孚奔競之不息夫心志不孚則言語不

信言語不信則教訓不行奔競不息則禮讓不興禮讓不興則教化不浹二者師道之疚也其故由於祭酒撥壓自專而未嘗示之以大公之法也故人得以私干之士得以私疑之此心志不孚而奔競之所由起也臣請於撥歷之時祭酒同司業召監丞博士六堂教官會集公所公同序撥先於諸生到監之日不徒序於壁而祭酒可業以至六堂教官又人各書簿以憑至日序撥如有請託干求者各官即密書于各簿本名之下監丞又明書于紀過之簿以為罰甚則欽依勅諭執奏是所謂示以大公之法也如此則心志孚奔競息而教化行矣

耳泉文集

卷之九 雜論

七

一立隣朋以勵德業

臣竊惟生員坐堂講習有相親薰陶之義已有定規退或放逸常情有所不免臣更欲於各生居同號舍者簪立比隣十人為朋置為簿籍必使退堂之後出入相友德業相師作事相法容止相觀進退相度疾病相恤有無相濟過失相規一人過惡發露九人連坐罰跪一人為善卓異九人連賞如此則進有公堂退有私居無非漸摩夾持之益若久行之士習當有變化

一視生徒以恤病苦

臣伏觀洪武十八年我 聖祖頒降勅諭內一款饑疾

生員其罪當坐親教之師金文徵誣言祭酒餓死祭酒本提大綱生員有疾親教之師必當存問飲食必知於典簿疾重者以文上告藥餌尤經有司失於存問飲食藥餌不節或有傷生者罪坐親教臣仰見 聖祖愛養諸生之盛典而尤欲寬貸崇重祭酒之盛心也竊惟民胞物與痛癢相關况祭酒於諸生恩義兼重豈敢托於不知故公堂坐受請問跪拜義分之嚴也退而開諭委曲疾病存問恩禮之盡也二者並行而不悖然後師徒交孚而教訓可行臣欲欽依聖諭生員有疾令親教先往問之甚則祭酒司業當臨視之軫其飲食節其醫藥

耳泉文集

卷之九 雜論

七

一慎升第以立勸懲

臣伏觀洪武十六年學規內一款定生員三等高下定六堂師範高下又曰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正廣業堂一年之上文理條暢者許陞修造誠心堂坐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又以坐堂實日多寡而陞外此又有積分之法至為精密臣竊惟為師長者所以激勵人心鼓舞士風不可無進退抑揚以寓勸懲此 聖祖所立三等之法也近來雖

有季考專以文藝而勤惰賢愚混而不分臣欲於已撥六堂者雖不能一旦更張而於諸生或季考其文藝以驗其心之精粗或於其坐堂疎數以察其學之勤惰或廉其行義觀其動止聽其講論以定人之賢否而遞陞之其上等者堂長友長侍直有缺亦同司業博士六堂教官公推選之而其撥歷遲速一依敘壁先後次第如此則聖祖之良規不廢而人心亦可勸懲士風庶乎可鼓動矣

一署材長以備器使

臣竊謂孔門之教同志於仁四科之賢因性成就故宋儒胡瑗教授亦分經義治事齋隨其材而造之也其教之必以德行道藝爲本不必悖時反古舉業德業合爲一事凡其讀書作文就上收歛隨處體認不至喪志以此立心涵養德性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出之於言詞皆是一貫此所謂二業合一之說也及其成也人各有長如四科之品其法每三歲各學之長副會府州縣之正官卽其所長而考核之爲二等之法曰德行材能某長某事如德行則指爲孝弟忠信之實材能則別其水利兵農之長署於各名之下如今內外官府考語之制以上於提學提學官又集一等之長而考核之各署

東泉文集

卷之十九 序

五

其德行材能如各學之制及有中舉歲貢卽以所署名下行能連達於禮部禮部以下兩監其舉人監生之在兩監一年者祭酒司業據提學之所署又會監丞六堂之官而考核之各署其德行材能如提學府州縣之制及有中會試者卽前所署名下行能連達之吏部吏部考其德行材能與監學應者隨其材德而器用之不以枉其實雖終身遷秩而所署隨之如脚色之制署不當實賄而容私後有敗露者坐其署主若所署有功德顯卓者亦連賞之如是則所用必所養所養必所用用得其賢賢得其用此不違今日科舉之制而兼德行道藝

東泉文集

卷之十九 序

六

進天德王道第一疏并頌賦

禮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頌文廣敬天以隆至治事臣前得觀永和錄中載聖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臣於伏讀之餘宛然如聞虞廷勅天之歌有周無逸之訓豈勝欣躍有感於心不能已於言謹爲文一篇

名曰聖王躬肇農桑頌又前擬作西苑賦二篇不自知其冒妄之罪也臣仰觀聖製之懿具備衆美然皆本於敬天之一念故結句亦歸之於敬天焉大哉皇言一哉皇心可謂至矣臣所以謂衆美皆本於敬天者何也萬善同出一原也天也者道之大原也蓋無往而非天也所以謂無往而非天者天無所不覆也天無所不貫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宋儒程顥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天地之氣乃吾氣也是故喘息呼吸皆天也性情形體皆天也好惡用舍皆天也食息起居皆天也民天之民也賢天之秀也工天之工也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是觀之自心性存養而出王游衍而視聽好惡而典禮命討何往而非事天之實乎仰惟 皇上稽古制作分郊祀以專其事精禮樂以致其饗親製文以通其誠敬天可謂至矣皇上之心必且至誠無息故日御經筵召問大臣誠祀祖考敬事兩宮肇興內教親勸農桑君臣同遊凡若

其泉文集

卷之九 章疏

七

此者皆天德王道之事然皆本於敬天一念之端發之也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顥曰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惟在 皇上擴充以至其極與天爲一則天德純存而王道大行治化益盛中庸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是文王與天爲一也臣於頌賦中因躬勸農桑之事推之於政治之善而皆本自敬天之誠伏惟 皇上俯覽而留神焉天下幸甚謹將前頌賦繕寫裝潢隨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八月十二日進十四日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愛頌賦俱增入史館禮部知道

進天德王道第二疏

禮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申明天德王道之要以裨聖治事臣聞天下之事必有其本得其本則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臣前於本年八月十二日進 聖王躬肇農桑頌其中已具天德王道之端然而未竟其說臣請再爲 陛下申言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人莫如我敬王也語曰雖不能爾至心尚慕之臣之

志亦若此而已耳蓋天德王道乃堯舜之道也臣幸夙昔聞之於師友得之於遺經四十年於此茲幸恭遇陛下賈堯舜之資有堯舜之志安得不披瀝肝膽具以所學陳於陛下之前然有時焉不敢以易言也懼誠意之未至而未有言前之信也故自臣至京所以積誠意而冀於感孚者二年有餘矣乃今於陛下典禮告成虛心求學之時此臣所以因前既啓之端而復竟其說也謹按有宋大儒明道先生程顥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言真可謂萬世帝王之法也孔子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臣請以樹喻焉今夫樹之爲物也有生意然後有本根有本根然後有幹有枝葉有花實故有生意是有其根矣而無幹枝花實者未之有也無生意是無根矣而有幹枝花實者亦未之有也是故王道者幹枝花實之類也天德也者本根之類也慎獨也者本根生意之類也是故古之明王必先務本而盛德大業於此而生焉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昔者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將告之以政而必推本於學焉何也蓋學與政一道也夫九經卽政也孔子將告哀公以九經而必先之以達道又先之

以達德又先之以修身而知天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何耶蓋九經者王道之大端也達道達德修身以知天而行之一者所以謹獨而立天德也然則天德爲王道之本而謹獨又爲天德之本斷可知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夫心也者天德也生意根本之類也政也者王道也幹枝花實之類也至其下文又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是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仁義禮智天德也擴之至於足以保四海焉王道備矣是故由惻隱之心而充之則凡省刑薄斂惠鮮懷保而天下之仁政行矣由羞惡之心而充之則凡納諫悔過去讒遠佞而天下之義政行矣由辭讓之心而充之則凡謙光受善敬老尊賢而天下之禮政行矣由是非之心而充之則凡內以領惡而全好外

以爵德而討罪而天下大智之政行矣然則天下大政之出於心而大道之發於天德帝王之術在養心以崇德以爲萬事萬化之本斷可知矣由是言之則乍見怵惕惻隱之心無所爲之心也乃真心也純正之心也其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心有所爲之心也乃僞心也雜霸之心也故王霸之道又於此焉判矣是故帝王之學在審其初而定志焉爾恭惟 陛下繼統以來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爲必可法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爲必可與毅然以復古爲已任制禮作樂興廢舉墜王道之事已漸舉行何待臣愚之言哉然臣嘗聞之道無終窮學無止足程明道先生有言曰太山高矣太山之上已不屬太山堯舜事業也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蓋言道體無窮而學不可止足也仰惟 陛下聰明睿智洞見淵源進道不息之心無有窮已賢矣而必至聖聖矣而必至王王矣而必至帝帝矣而必至皇何有止極此臣所以於聖治方升未已之時尤願 陛下進進於學以爲之本所謂學者卽謹獨是也非止於記誦講說之間而學問思辨篤行所以進乎此者也所謂獨者已所獨知之理也卽天理也卽天德也察見此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戒慎恐懼而敬以存養之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主

進君臣同遊雅詩疏

今有諸已終日乾乾深宮必於是大庭必於是靜居必於是臨政必於是隨處體認天理而力行之無頃刻而或離焉日積月累則將月異而歲不同心純乎天道詣乎天則天德日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天下莫不丕應俟志凡古先帝王之政治無一而不悉舉而王道大備矣臣無任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九月初十日進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主

禮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君臣同遊雅詩以彰聖德以弘大業事曰嘗讀易至泰卦未嘗不三復而爲之嘆息也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爲泰是以萬物遂焉君德下接故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爲泰是以德業成焉是故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而道之否與泰者無他親疎之間而已耳今夫人之相孚也家人之情異於隣隣人之情異於鄉何則親疎遠近異同之勢使之然也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古之帝王前有丞後有疑左有輔右有弼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習近善養之謂也帝舜曰臣哉隣哉隣哉

臣哉隣也者近也蓋言臣當親近也又曰臣作股肱耳目言臣當相成爲一體非但隣焉而已也是故有都俞吁咈相可否之義焉商王高宗得傳說於板築之間而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輔也者言如車輔之相依以相成也是故有鹽梅麴蘖相交修之義焉堯舜殷宗君臣同遊其道有如此者可以爲萬世君臣法矣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賈生曰胡越之子生而同聲及其長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何則其習使之然

東坡文集

卷之九

五

也故習與善人居之不能不善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是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故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習養之用大矣哉我聖祖之心卽堯舜殷宗之心也知帝王之道必近人以學而後盛德大業以成故有君臣同遊之訓以垂範于無窮仰惟我皇上聖本生知德由天縱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下諭修復祖宗君臣同遊之典隨在召見大臣又開西苑新仁壽宮建無逸殿陶風亭祭告落成賜

文武三品以上大臣坐宴又命輔臣坐講逮于講官皆得與坐宴焉君臣同遊之典一旦復祖宗之舊直推斯世於唐虞三代之上則夫召問之際所以講求弼直交修之道必有取法乎古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徇物急先務也夫本始者末終之一貫也先務者庶物之大端也所宜先焉者也皇上問辨而講求者必有超出乎百代遠追乎堯舜皆天下之大智先王之大學而非近世帝王之所謂學矣臣幸遇明時叨蒙餘澤快觀盛事忭忭不能自已情發乎詞作雅詩二章將以彰聖德弘大

東坡文集

卷之九

五

業傳盛事於無窮伏乞俯賜電覽而留神焉謹繕寫一通隨本親齋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九月二十三日進 二十八日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詩增入史館該衙門知道

奉詔進講章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奉明旨進講章以効愚忠事臣近於前本部尚書今大學士李處得觀御札西苑無逸殿講七月詩無逸書命未講并不與講文臣部官亦各進講章一篇封來欽此或疑之曰此謂九卿之侍講筵與宴者臣等不宜作臣非之曰夫野人食芹

而美負日而殖猶思上獻下和獻璞至三則其足而不
悔何則愛君之心激於中而不能自已也書曰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惟良顯哉今臣固非野人之比忝禮臣之
貳舊從講官之後今奉撰進之命無則足之辱抱謀猷
一得之愚少懷芹璞之美顧乃自外而不以入告得無
有愧於如野人者故敢質諸本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夏
言謹撰尚書無逸篇首二節講章一道上進自周公曰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
人之依此二節乃無逸一篇之大指其義盡括於此矣

其東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五

其後引殷三宗周太王王季文王之事乃發明乎此而
已矣故臣撰此二節則無逸一書之指焉盡之矣夫無
逸者無懈惰荒寧之謂即敬也所也者猶言乎居也所
無逸者猶言乎居敬也猶召誥之言乎王敬所所也起
居食息動靜語默無時不居於此焉堯舜禹湯以來歷
代帝王之學相傳心法之要盡在是矣其知稼穡艱難
知小人之依乃其由中而發勤民之實心見於行事者
耳是故有此無逸之學然後有此勤民之事若無此實
學則亦無此實心無此實心亦無此實事矣故下文引
殷三宗周文王之勤恤于民者由其有嚴恭寅畏不敢

荒寧不侮鰥寡之心微柔懿恭之德以爲之本也仰惟
皇上下諭輔臣有曰這無逸殿之作雖以勤農亦以勤
學之意在其中大哉皇言一哉皇心也夫以勤農必勤
學以爲之本深契無逸一書之指矣然臣又竊有區區
愚忠者敬爲 皇上陳之夫帝王之學心學也非徒講
說之間爾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
謂舜曰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也濂溪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
德行行之爲事業是故讀書問辨蓋爲畜德感心以開
決其知見而措諸事業焉耳故說者陳之聽者感焉以
其東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五

衙門知道

進聖學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發明聖訓以一聖學之
功事臣前於十月內所陳王道天德本於慎獨若非他
也卽聖訓所謂敬一是也臣聞帝王之學一貫而已矣
一貫者非他也心事合一之謂也故一則無事矣一則

易簡而天下之理盡矣堯之授舜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精則一矣一則中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同此一條貫而已耳故孔子告曾子子貢一則曰吾道一以貫之二則曰予一以貫之及其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亦一貫也由是觀之論語二十篇之中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事合一之學也仰惟 皇上天縱生知默契道體繼天立極作民君師御製敬一箴垂示遠邇所以惠教天下後世者至矣臣自在南京以至於今常口誦心惟而佩服焉凡至士大夫之家有懸于堂壁者過則必趨坐則避席未嘗敢背焉誠信之

耳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毛

不忽卽敬以體認夫天理孟子勿忘勿助之謂也夫忘則不及助則過焉皆非所謂存心不忽也宋儒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乃正當處謝顯道亦曰既勿忘又勿助恁時節天理見矣然則二子之言真足以發孟氏之指而孟氏之言真足以擴千古聖人言敬未發之蘊而我皇上實深脗合焉夫一者天理也敬者勿忘勿助以體認乎天理令有諸已焉者也是故敬一箴有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則敬一之相爲功用已章章乎明矣故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耳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毛

地準斯之謂大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夫然後前聖一貫之指心事合一之學而我皇上敬一之功用可盡也臣雖陋儒不足以仰測聖蘊徒以一得之見少發明之誠如以管窺天而忘其愚陋也不敢自隱謹以上塵天聽雖然禹益皋陶周召伊傅之爲臣所以望其君其君之所以望其臣者未嘗以賢聖相自足也故禹告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傳說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王悅不艱夫悅者知而信之之深也有諸已之謂也美大聖神駿駿乎不可遏矣伏願皇上以聖訓所見信道體之無窮學緝熙而不已而究夫盛德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无

大業之蘊致唐虞三代太平之治天下幸甚萬世幸甚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知道了

勸收斂精神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仰體聖心陳愚忠圖國本以敦化理事竊惟 皇上幼起名藩繼承大統聖德盛大超越百王孜孜圖治十年于茲矣而皇儲未建國本未立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心日夜念此至切也天下之臣之心念此至切也天下之民之心念此至切也聖母之心念此至切也 聖宗列聖在天之靈念此至

切也 皇上體聖母之心慰 祖宗列聖之靈思宗社

之重遵祖宗故事祈聖嗣于神明以答天下臣民之望皇上之心亦念此至切也輸其誠敬致竭精禋丹心上享而又命臣等暨百執事同致虔誠格于神天休徵不應其速也如響兆祥之幾可立至矣臣聞天地之化裁者培之故雨露之施惟氣至而萌芽者得焉夫內外交修則神人協應理之必然者也 皇上求諸神者既至又當修於在已者以爲交相協應之本所謂修乎在已者收斂精神是也夫二氣儲精而神生焉夫精神者天歛之以生物地歛之以成物聖人歛之以生盛德而成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无

大業帝得之以爲帝王得之以爲王人物得之以爲生育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解之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專一翕聚以爲發生遂成之本天地之道然也五行二氣藏於冬也故春得之以爲生夏得之以爲長秋得之以爲成故閉藏者所以爲生長收成之本四時之運然也夫天地四時且然而况於聖人乎而况於萬物乎是則天地四時之所以爲天地四時帝王之所以爲帝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萬物之所以爲生遂在收斂精神而已耳夫精神者歛之

則全用之則散故曰多視五色則精神散於五色耳多聽五聲則精神散於五聲心多役於百爲則精神散於百爲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慎之以保惜其精神焉而不敢散故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帝舜之制作圖治也但示以欲爲之志而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於臣而使翼爲明聽焉大舜不有勞役以散其精神保養而愛惜之以爲出治之本化育之原是亦體天地四時專一翕聚閉藏之道萬物發育之理也仰惟 皇上德配帝王道合天地而制禮作樂孜孜不倦以新一代之治垂百王之法甚盛心也臣愚竊慮聖心淵微精神恐有過用而呈嗣未立臣愚誠不勝人馬心故不避斧鉞陳其收斂精神之說誠願聖明凝心定慮端莊靜一凡於邊豆之類付之有司不役精於耳目不勞神於思爲翕聚完養深根固蒂以爲生育之本夫既求諸神而又內修諸已則神人協應而兆祥斯至前星斯耀亦可以立本敦化以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後 聖母之心可遂 祖宗列聖之靈可慰天下

臣民之願足矣臣不勝願望懇切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之嘉靖十年十二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聖旨這所言朝廷已知爾既欲朕收斂精神更不必煩擾該衙門知道

進古文小學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古文小學以效愚忠事臣聞小學者大學之本而作聖之基也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古之君子重之而聖王務焉夫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卽經之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皆大人之事也小學者小子之事也卽朱子序文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

隆師親友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皆小子之職小子可以服行而習之者也若今所傳朱子小學之書立教明倫敬身三篇與前序所言不同或雜以後世之文涉乎大人之事如明倫篇君臣夫婦類非小子之職亦非小子可以服行而習之者乃仰思我 聖祖文皇帝欽定五經四書性理五倫諸書而朱子小學不與焉意者必有卓見於此乎臣不自揣於居山時常依朱子序文本意采其散見於禮記者輯爲古小學一書首之以蒙養次而灑掃而應對而進退而事親敬長而隆師

親友而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皆古文也因為之集訓此書既成私竊自語昔野人食芹而美曾思上獻况夫八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臣子苟有所見聞而不以達于君父者豈理哉茲者恭聞前星兆祥皇儲將誕而臣舊輯前書有蒙養育胎教之道有接子見子之禮有輔養太子之法其餘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諸篇則通乎天子元子眾子之事皆得以教習于王宮之小學者乃喟曰此千載一時也况臣叨貳禮官義不可不以上聞億蒙聖明垂覽采納而行之謹於胎教之始以篤生夫形容端正過人之才接之於初

年泉文集 卷之十九 三

生之日懸弧矢射上下四方以啓其宇宙之志三月見于南郊以示其敬天之誠稍長則輔導於聖功養正之際率以此書條件教而習之而又道之教誨傳之德義係其身體凡預養之者無所不至焉則所謂少成若天性性成諸天由是基帝王之盛德而生帝王之大業永丕丕之基於億萬年端在乎此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哲命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信乎哲命在初太子正而天下正矣臣不勝所祝恐懼之至謹將前所輯古文小學書一部三冊繕寫裝演隨本親齋謹具奏聞 嘉靖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進奉聖旨覽所進小

學具見忠愛書留覽禮部知道

三乞歸田疏

奏爲陳情乞恩致仕以全晚節事臣嘗聞之進賢能退不肖者明主之大道進以禮退以義者人臣之大節大臣與新進之士同禮而異義同禮也故其進必以正異義也故其退必以時竊惟臣之義前有不忍遽退而猶遲遲以退者三今有所宜必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三何謂前有不忍遽退而遲遲以退者乎前此親友或有謂臣者曰用舍行藏孔孟家法今子雖居大位食厚祿然當可爲之時而不遂一有所爲焉則子何不早日退去乎臣應之曰烏得爲此背君之言且今之時與孔孟之時不同孔孟之時在列國猶且皇皇汲汲畏天悲人其去父母猶曰遲遲吾行今天下一統億兆一君去則背君無義是猶去父母而將入於彘狄矣况我聖明登極以來一以人言而起臣廢復翰林院編修經筵講官再陞臣爲本院侍讀三陞臣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四陞臣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五轉臣爲禮部右侍郎六陞臣爲本部左侍郎七陞臣爲南京禮部尚書八陞臣爲今職九不准臣引年致仕十則臣考滿例七十不引復矣猶蒙聖恩着臣復職十一不准臣以人言乞休其可謂舍

年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三

臣而不用臣乎此臣所以前有不忍遽退而猶遲遲者一也前此或有謂臣者曰子在 孝廟武廟兩朝曾十有九年家食若將終身焉矣今何爲濡滯不去是貪生慕祿也是于澤也臣應之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此千載一時也臣自少讀書史見有英明特出之君則恨不生於其時而與輔成其治今幸伏遇 聖明乾剛獨斷雷厲風行興禮作樂釐正千古之謬超越百代之王誠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聖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宋儒程頤言於哲宗曰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可臣卽陳期月之事斯理也臣嘗憾宋朝不能一問而承行焉今幸天縱聖明足以優爲之而一時賢相足以輔成之臣猶幸望其清光而助其下風此臣所以前有不忍遽退而猶遲遲者二也臣又聞之古有爲知己死者誠見天下知己之難故不靳一死也况於君父至尊至親者乎臣嘗進聖學格物通一百卷矣則蒙聖旨覽所編集足見用心書留覽欽此又嘗進天德王道疏矣則蒙聖旨覽奏足見純正有本之學朕知了欽此又嘗進古小學測九卷其間首言輔養太子之道則蒙聖旨覽所進小學具見忠愛書留覽禮部知道欽此

耳泉文集

卷之九 章疏

三

又中外恭傳聖德不棄遺乎舊臣顧問屢下及乎踈遠是臣之孤立無所因援亦與受照於日月之明而仰荷乎天地之德尤宜感恩而思報異於尋常萬萬者也諸葛亮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有感於知遇也臣雖已老不堪鞭策然其未死之心亦若此而已矣此臣所以前有不忍遽退而猶遲遲者三也何謂今有所宜必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乎夫人情之好惡在於異同人事之禍福原於好惡昔人有言道學二字宋朝之人假以擊去善類者也顧臣何人敢冒此名聖明何朝可起此事蓋緣臣自少言語拙訥則有似乎寡默不善戲謔則有類於矜莊遂蒙妄加以道學之名而放達之士或疾之如讐臣非不知觸時忌諱則凶則窮追逐時好則吉則通也蓋臣之稟性大有不能然者及臣爲祭酒不肖隨時但以收班撥歷循秩陞官則爲推 祖宗監規而發明之名曰聖謨衍以教人學周公仲尼之道如聖祖垂訓諸生云者臣不肖隨俗學將仁義禮智等名言止以供作文字則曰從古聖賢名言皆教人隨處體認天理功夫也則欲監生講明而見於體行不過日用常道而已矣臣悲爲俗學者教人以舉業非祖宗以道德成賢之意而談聖學者又專教人德業而棄祖宗以舉業與

耳泉文集

卷之九 章疏

三

賢之法臣則兼教之以德業舉業合一進修其書名曰
二業合一訓卽古先王德行道藝之遺意焉使所養卽
所用凡若此者類非竊冥難知之說也及臣陞任南京
右侍郎則舊日生徒猶來就問臣性又不能拒人則有
類於自立門戶而進學之名好爲人師之名遂不可辭
唐韓愈所謂衆且妄推之者如此臣之本意實非敢冒
此名也臣陞南京禮部尚書至則署於門曰絕口不言
底事閉門深謝諸生蓋避此忌諱也緣臣之性質既不
能和光同塵臣之德薄又不能卓自韜晦以招尤謗古
言三人成虎三報投杵臣竊懼焉此臣今所以宜必退

其泉文集

卷之十九 雜議

三

而不可以不退者一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蒙
聖明知遇踴勉十有六年殊無分寸之勞可裨聖治捫
心反已尸位素餐死有餘愧此臣今所以宜必退而不
可以不退者二也古之壯而仕老而休禮也今臣年七
十有二矣蒲柳無復茂之質老馬非識路之材又素有
痰疾往往復發發而且劇劇則欲絕而復平今狐狸之
微尚知首丘古之高人必思歸山枕石而歿臣非敢以
高人自比然亦每以狐歿自念興言及此自棄明時不
勝嗚咽此臣今所以宜必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三也伏
乞聖明以天地生成之德普日月照臨之明洞見羣隱

軫念孤縱以臣所陳前三者察臣平昔倦倦不忍自棄
之情以臣所陳後三者察臣今所以宜必退區區不得
自己之情特敕吏部令臣致仕放歸田里歌頌皇休臣
實不勝感慨之至不勝恐懼之至緣係陳情乞恩致仕
以全晚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家人某齎捧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請復快船月糧以除幫甲國苦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湛若水等謹題爲懇乞天恩憐憫船
差緊急查照舊例關支月糧以蘇軍餘困苦事本部車
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南京通政使司連狀據南

其泉文集

卷之十九 雜議

三

京錦衣等四十衛快船軍餘李春等連名告稱先年衛
所差撥駕送快船每船一隻隨船餘丁一十四名舊例
每名每月支糧米五斗不分出差在外回塢聽差常川
關支至嘉靖十年蒙本部奏准將各衙門進貢船隻省
併每年用船二百餘隻空閑三年方輪一差議將在地
無差年分隨船餘丁退出回衛聽差月糧通行住支遇
差方與關支比來修建陵宮運送水石琉璃磚瓦等料
取載涇王宮眷及欽差往來官員乘座并增添起運軍
阜軍器胖襖等件今年二月奉欽依各船俱赴河南
輝府地方駐泊聽候不用回還迎送 聖母梓宮及

建顯陵運送包金白塔等土城磚琉璃磚瓦節年額
起運用船數多其月糧止是出差照限關支船回在場
看守脩造俱各無糧負累困苦日不聊生乞賜垂憐船
差緊急查照舊例將月糧議處關支庶免逃竄等情送
司查得南京江淮濟川二衛原額大小馬船八百一十
七隻內除漂流無存及奏革廣西失船外額大小馬船
三百一十七隻每船小甲一名隨船水夫一十九名與
正軍相同每月支米一石又有原籍工食銀兩尚可支
特應役及查南京錦衣等四十衛原籍快船七百八十
三隻每船小甲一名係正軍者月支米一石係餘丁者

山東文集

卷之九

五斗隨船餘丁一十名舊例每名每月支米五斗長差
在京聽守者以十二箇月違限給行糧六箇月短差以
八箇月違限給行糧四箇月每名每月該行糧三斗俱
折銀預支若限外不回者將限外應支月糧扣收送部
以爲修船支用嘉靖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奉本部送准
兵部咨爲計處快船糧差以節冗費事該本部尚書王
廷相題前事該兵部覆議看得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
題稱先年用船無度差遣頻繁各船餘丁逐月關支月
糧米近該本部備將各衙門進貢船隻可以省併事宜
題奉欽依定額每歲用船二百餘隻計快船七百八十

三隻空閑三年方輪一差其船差回在場將駕快船丁
一十四名退出回衛聽差月糧通行任支遇有差撥方
將餘丁補足月糧行糧行南京戶部關支若限外不回
照舊扣收賣銀解部收貯脩船嘉靖十年三月初十日
該兵部左侍郎陳洪謨具題本月十二日奉聖旨是欽
此除欽遵施行外今據快船軍餘李春等告稱差遣頻
繁受累困苦在場看守聽差修造全無月糧支給乞要
查照舊例關支相應議處呈乞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
等查得大明會典洪武初置江淮濟川二衛馬船及南
京錦衣等衛快船以備水軍征進之用既建北京遂專

山東文集

卷之九

四

以運送郊廟香幣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及聽差遣觀此
則初用習爲水戰後用差以裝載其用均也卽今兼半
差遣其勤苦均也但馬船設有各省每歲解來工食及
船料銀兩而快船則無有馬船甲夫尚照舊支有月糧
而快船則無有焉是二樣船隻苦樂不均也快船小甲
當苦不過其勢不得不儘城中之餘丁稍有衣飯者計
之其名爲幫甲於是十年一次審編之例起矣審幫之
際其法先從該衛而起於是本管指揮等官互相因緣
爲奸如稍富者賣放取錢入已其貧者無錢則報之應
幫都城居民小軍多是將編之人不問貧富不分應幫

與免幫皆受騷擾困苦人受困苦則必皆有逃離之心
人有逃離避苦之心則所恃以守都城者何人也此甚
非國家根本之地所利者也雖以本部該司屢經嚴察
犯必重治然法外遺奸難保必無臣等深憂過計體察
人情看得嘉靖十年尚書王廷相因見差少閑多奉省
財用爲國至意彼一時也今計差遣頻繁數倍於前幫
甲累甚人用愁苦如在倒懸此一時也伏乞 皇上因
時通變以宜人民軫念今古時異勢殊而馬快二船差
遣旣一苦樂宜均重念祖宗設立馬快二船之深意如
養軍者不惜千日之費或煩其一日之用亦不以其無
章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四
一日之用而廢其千日之養特救吏部再加詳議復請
聖裁乾斷爲復快船舊例月糧同於馬船一視同仁人
各得所矣然議者或以未差夫甲坐糜糧食爲嫌合無
於未差之時准照舊例於南京戶部支取月糧換折銀
兩積貯司庫不使一時坐食浪費候該差輪到卽以庫
中所積本船月糧折銀分別遠近差遣定數支給亦無
浪用矣除免幫甲之害以少舒其困苦若無差船壞亦
察其成造折造之大小中修於官價外或有不足亦以
此銀給與補助則公私兩得費節適中小甲不苦而幫
甲可免流患可息都賊軍餘父母妻子感戴 皇上之

恩於無窮而宗祖根本之地永固矣雖前本部尚書王
廷相建議爲國惜財之意亦在其中矣臣等亦知所小
費者朝廷之財用然又以所大得者朝廷之人心散財
以得人朝廷之大益也故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
民說無疆則爲大益而非損矣收養人心固根本以永
億萬年無疆之休莫大於是留都之人幸甚天下幸甚
緣係懇乞天恩憐憫船差緊急查照舊例關支月糧以
蘇軍餘困苦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冠帶
舍人潘章齋捧謹題請旨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甘泉文集

卷之十九 章疏

四

滄耳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講章

經筵講章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罔窮天祿

永終

嘉靖一年四月
初四日進講

這是虞書大禹謨帝舜將傳位於禹先告他的言語民
是天下百姓元后是人君戴是奉戴的意思欽卽是敬
慎字解做謹字可願凡可願欲的皆是善事上文既告
他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至此又告他說百姓

并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在下自生自養未必知人君是可愛然可愛的豈不是
君人君在上自尊自貴未必知那民是可畏的然可畏
的豈不是民益百姓每全仰賴人君去管治他纔得相
安相養若非人君則强的便凌那弱的衆的便暴那寡
的都不得安生了這便是衆非元后何戴以此看來君
豈非可愛至於人君全倚靠那百姓去護衛他纔得安
富尊榮若非百姓則城池誰與他守社稷誰與他保都
不能安享了這便是后非衆罔與守邦以此看來民豈
非可畏夫居民相須如此豈可忽畧故又曰欽哉言不
可不敬也益人君所居的位乃是天位這個天位

不常當敬謹保守他不可一念不謹不可一事不謹蓋
人君的心卽人民的心人民的心卽上天之心所賴以
合天人通上下只在這一心之敬如人君度量心上過
得的百姓的心也便喜歡凡人心所願欲的勾當這便
是善這箇善端要在敬以修之存於心發於政都是這
箇善念擴充的出來事事停當便事事合人心夫心有
或一些不善則生於心害於政便殃及於下四海的百
姓至於困窮過活不得寒的不得衣饑的不得食饑寒
切身禮義不顧民心離天心去人君所享的天祿一絕
不可復續了這是何故民心一散不可復合天心一去

并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不可復留到這時節君不見其可愛而民愈見其可畏
也臣惟人君以九重之尊臨兆民之卑鮮不輕視其民
以爲不足恤者然嘗觀之天人之際甚可懼也得乎民
之心則得天之心而天位安失乎民之心則失天之心
而天位危蓋天民一理上下無間其得失存亡之機繫
乎人君一心之敬否故敬者乃聖學之要而政治保邦
之本也爲人君者可不加之意哉仰惟 皇上起自藩
邸誕膺曆數亦如舜傳位於禹者念天下財盡民窮降
寬貸之詔亦由一念可願之端所發也尤願聖敬益加
批此善端達於政事每與一念發一令必使吾心民心

皆可願欲而從行則民心得而天位永無疆之休與舜禹匹矣臣不勝至願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這是虞書皋陶謨篇史臣記皋陶告帝舜的言語明是顯明那有善的人畏是刑威那為惡的人威字與畏字同上卽是天下卽是民敬是心無所慢有土謂有民社者指人君說皋陶陳安民之謨於帝舜上文旣言典禮命討出於天此又申言民卽是天之所在以勉其不可不敬說道天理顯然若有聞見天之聰明何曾有個耳

其泉文集

卷之十 論章

二

目蓋百姓每耳目卽是天之耳目而視聽無不聰明其五典五禮良知良能皆出於天這便是天之聰明寓於民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福善禍淫斷不僭差天之明畏何曾有個好惡蓋百姓每好惡卽是天的好惡而秉彙自有良心其五服五刑公是公非皆由於天這便是天之明畏寓於民所以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至高在上民至卑在下上下都似不相關一般但天人同是一氣人是天地之精天無心人民之心便是上天之心民心之所在卽是天理之所在此氣此理通達無間有民社爲人君的可不知所以敬其民以敬天哉

必要兢兢業業常存敬畏凡在典禮寅恭和衷不敢荒淫怠忽凡在刑賞懲勉政事不敢肆意好惡其敬如此則民安而天心在是矣是君心之敬合天民而一之者也皋陶陳安民之謨而歸於敬之一字可謂至切要矣臣嘗考之有虞之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可謂敬天聰明之至矣谷大臣誅四凶可謂敬天明威之至矣然皋陶陳謨於帝舜之前猶若是其諄切如嚴師友在一堂之上者何耶蓋帝舜不知己之已聖而忘樂善之誠故皋陶不以舜之至聖而忘敬謹之規此有虞之治所以後世莫及也伏望 皇上志帝舜之治體皋陶之言如帝舜容納禹皋陶之言者其敬民之心如敬天在宮在廷念念不忘若天監臨視聽言動一循乎天理好惡刑賞不拂乎民心則聖敬日躋治效馴致而天變可消矣伏惟聖明留意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這是書無逸篇中周公告成王的言語這二節是一篇之大指所其無逸又是知稼穡之本故欲知稼穡艱難知小人之依者由於平素有所其無逸之學乃能久而不變也嗚呼是嘆辭君子謂人君所者居止之名古人

居室亦有謂之所者今官制與民間亦皆有此稱言常居處於此也人之動靜食息起居語默莫不在是故謂之所與召誥王敬作所之所同即所謂居敬是也逸者懈惰荒寧之謂無逸則無懈惰荒寧而敬心存矣敬者聖學之要而帝王相傳之心法也堯之欽明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日濟文王之敬止武王之不泄不忘我皇上敬一箴所謂存其心而不忽皆是也自古千聖千賢皆在此處用功體認天理皆是這箇大頭腦更無別箇頭腦人君以敬爲所不敢有懈惰荒寧之心至於動靜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如居所然

車東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五

受的元氣須得天地之氣纔方養得這元氣五穀亦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土得五行之中氣故比他物尤能養人一日不穀食便死了這便是小民所依以生的人君能從事於無逸之學則人心不疚天理常存學有緝熙于光明故能知幾如神獨觀萬化之原洞察天下之民隱先知衆人之所不能知而於小民農畝稼穡之事許多艱難辛苦的情狀無不先知先覺而在已的勤敬之心愈益篤切這勤敬之心日履安地便是至逸其不知艱難而放逸者乃日履危地所謂安其危利其災實非真逸也非謂先知勤勞而後即可以安逸於位也故先王有言堯舜只是兢兢業業過了此生豈有先勞後逸之理夫如此乃是能深知這稼穡是小民所依以生蓋無此則小民不生小民不生則大人無養上下無養則禮義廉耻亡滅而人道息矣其所繫豈是細故由是合而觀之欲知小人之依者必真知稼穡之艱難欲知稼穡之艱難者必實用力於無逸之學乃能真知而行之不息也故篇末又言殷三宗及文王茲四人迪哲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殷王中宗治民祗懼也必原於嚴恭寅畏以爲之本高宗之爰暨小人嘉靖殷邦也原於不敢荒寧之心以爲之本太

車東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六

甲知小人之依而保惠之也必原於不敢侮鰥寡之心以爲之本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而懷保小民也必原於徽柔懿恭之德太王季克自抑畏之心發之蓋所謂治民祗懼所謂嘉靖無怨所謂保惠皆知艱難知小人之依之類也所謂嚴恭寅畏所謂不敢荒寧所謂徽柔懿恭克自抑畏皆所其無逸之學也則夫帝王愛民之政必自修己之學始矣漢唐之君有初焚錦繡焚雉頭裘毀瓊宮瑤室亦豈不知勤儉艱難其後多有漸不克終而奢侈放逸過甚者此其故何邪以其無殷三宗周太王季文王無逸之學以爲之本也仰惟 皇上聖由天縱勤儉天成既汲汲於民事而於學問又拳拳焉近諭輔臣有曰這無逸殿之作雖以寓勸農之意而勤學亦在其中臣竊惟聖諭所謂勸農者卽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聖諭所謂勤學者卽書言所其無逸之學也於勸農之事必務勤學以爲之本使德業日進而勤儉不忘深契無逸一書之大指而與殷三宗文王太王季之心同一揆矣伏望 皇上於勤學之際必一以所其無逸之學自力終日乾乾而不息則天理日見動靜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焉真可謂之所其無逸如此非但知小人之依而於其痛癢欣戚無不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講章

七

相關如一人之身而兼所愛兼所養各得其所天下太和萬物咸若可比隆於三宗文王之治矣天下幸甚

九華山甘泉書院講章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這一章書是論語二十篇中聖人示人最痛切的說話君子大人之稱小人細民之稱儒者學士之稱此同一儒字卽分別君子小人之歸世間衣儒衣冠儒冠言儒言行儒行皆似是同一箇儒者豈知儒之中又大有君子小人之別嘗讀之至此不能不令人警惕蓋此立心之初便是生處路頭便是內外岐徑便是君子小人之分愈驚愈遠便如水火水炭之相反故術不可不辨其初所謂術者非他也乃心術也所謂心術者非他也乃一念之邪正也方其立心正時則便真切真切則便由中出由中出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謂集義所生之學所謂由仁義行之學所謂大人之學此便爲君子矣何也爲君子儒則其術不得不爲君子也方其立心邪時則便作偽作偽則便徇外徇外必信行必果不惟義所在此孟子所謂義襲而取學所謂行仁義之學夫子他章所謂硜硜然小人之如此便爲小人矣何也爲小人儒則其術不得不爲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講章

八

小人也世間人見這言行必信果之儒誰不道他爲君子之人誰不道他爲聖人之徒雖此人亦豈不以君子聖人之徒自居而不疑也然而卒爲小人之歸而不自知人亦不知之者其心術都已一齊壞了也由是推之世間學者同讀聖人之書同爲君子之談同訾小人之非然畢竟君子之儒以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者皆集義所生由仁義行之類也若夫小人之儒剽竊聖人之言爲記誦爲詞章以取科第以干利祿者皆義襲而取行仁義之類也一得志則揚揚於閭里侈然以君子自安若使此人一旦覺悟豈

其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九

不自哀自傷自痛其身爲小人之歸乎今夫常人聞人詈已爲小人其心豈無羞耻而不肯受之者及其爲小人之儒爲小人之歸乃恬而不覺不耻者何也其心術先爲之惑如醉如夢終其身而不悟也哀哉昔在孔門弟子惟德行之科如顏閔曾冉之徒爲君子之儒決不至爲小人矣至於文學言語政事之科而不本於德行者如游夏之倫難保其不出入於君子小人之間故夫子告之以此實下頂門一鍼打開生死路頭欲人猛省早辨其學術也爾諸生雖或聰明過人恐未及游夏於爲學立心之始可不自決擇辨之於早而察之於微乎

江生進問曰何謂立正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正念見矣何謂立邪心曰或助或忘則邪念生矣然則今之欲爲君子儒者何如曰二業合一心事無間卽古所謂德行道藝之儒是爲君子耳矣夫爲君子者不出乎一念內外之間豈不易簡豈爲煩難諸生何讓而不爲君子

泗州兩學講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其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十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予奉上命祭告祖陵來至泗州時予同館欽差巡撫中丞柳泉馬先生方有事于鳳陽託兵備憲副李君宗樞

理刑王政陳君禎以兩學諸生留予稍待其返且令諸生得請教焉既三日州別駕詹君寬肝胎尹耿君朝用兩學司教率諸生請予謁先師孔子廟庭畢升明倫堂令生員馮世亨講大學首章予顧謂諸君曰予來至是邦幸得與諸君及諸生會講于是必先講明此心然後可以講書否則徒理會文義墮於巧言令色之歸是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如何謂心學萬事萬物莫非心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如何謂天地之心人與天地同一氣人之一呼一吸與天地之氣相通爲一氣便見是天地人合一處且如我越宣聖數千

年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十一

詞知其德行又知其他日施之爲事業亦必如此今與諸生講明此爲學大段之意方可以講此章之義此一章凡六節首言大學之道大學卽是國學人生十五入大學教以大人之學何謂大人這箇大人卽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的大人大人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物我體用全具的人故大人之學爲說明德不足又說親民說明德親民而不足故又說止於至善明德卽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未嘗昧人自昧之耳常存此不昧昧爽丕顯使無一毫私蔽這便是明明德明明德則體具矣未及言用故又言親民這親字卽百姓不親之親親則見得與物同體便痛癢相關養之教之之心自不能已便視之如傷便痼瘵乃身是謂在親民明德親民體用具矣的於何處下手故又言在止於至善至善卽天理純粹便是明德親民體用一原皆在於此此三言者皆是一事非有三事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之意故明道先生云明德親民不分人已自是成德事蓋指至善也是至善乃明德親民之奧是乃一章之大頭腦處下文只說止至善的工夫更不必說明德親民所謂格物者卽此物也知止是知至善之理到至處惟其知之深是以能定靜安慮得而行之至所謂知行並進者

年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十一

也譬如識寶者自能求之知芻豢之味者自欲食之有不能自己者矣故知之功最先最切最大這一段知行並進之功乃止至善之功也下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人知上文止至善及下格物乃爲本始先務之急以承上止至善之說起下格物之說也其下兩節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逆推本直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馴其效至天下平可見推來推去皆在格物上致力爲聖學一大頭腦見首節止至善之爲獨到之地也格物卽止至善也其後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節末古本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修身

甘泉文集

卷之二十 諸章

十三

申格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以爲格物也伊川先生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涵養寡欲皆兼行義非獨徒知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此意正與古本大學以修身說格物之意同爾馮生依傳註講說得亦是但於應試之外不可不求深切爲已用力工夫凡聖賢之言句句皆心中的話句句皆是切已道理此一章就是聖人心學工夫爾諸生讀之聽之須是切已思省精神命脈皆在於此豁然有悟非但悟聖人之心便是自悟爾本心悟得爾本心卽自得爾天理卽便如

此存存不舍終日乾乾涵養將去久則有諸已便是謂之信由是充實便是謂之美充實而有光輝便是謂之大大而化之便是謂之聖聖而不可知則不可言到了聖人還是這元初天地人同然之心更無別心若讀書不求自得其心而以記誦爲詞章謀利祿之計這箇心便是穿窬之心與天地之心不相似矣夫人與天地同心同體參贊位育與天地配而乃至於自棄自暴至於與穿窬爲伍豈不可哀哉爾諸生當自勇猛思省當自決擇勿以予言爲迂予以與諸生卽有同體之愛欲立欲達故不覺其言之切也於是諸生聞之人人喜色又

甘泉文集

卷之二十 諸章

十四

揚州府縣學講章

甘泉子奉祭告于泗州歸途出于維揚督學聞人北江侍御詮巡轅徐芝南侍御九臯先後使迂于道旣至三日謁先師孔子廟庭府縣二學師生咸請升堂時一學諸生以次進講甘泉子旣各爲是正王君惟賢高君簡恐諸生聽聞不審乃請講章以爲居業服習之地辭焉不獲因遂述所相告之意以成章焉

府學諸生周顯榮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旣畢先

生語之曰此章言詞雖若散渙不一其實只是一段功夫其指只以立重爲本重者是內重而見乎外輕之重主內而言卽此心是也威是威儀學是學問所得的道理固是堅定之意心者威儀之符進學之地故言君子不重則心皆無實故以言乎外則不莊不敬安有容儀是不威也以言乎內則或存或忘安能堅定是不固也何謂不威何謂不固譬如種穀無實地則安能苗秀安能發達是不威之類也不但不苗秀發達而已且將朝生夕瘁安能植立安能不拔是不固之類也不威不固是以不可不求重內之功立重之功在忠信耳故又言

此章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五

至忠信何謂忠信中心之謂忠實心之謂信人之心不實由其不中心若中時何有不實何以爲中既勿忘又勿助勿忘勿助之間心便中正是謂之忠心中時何有不實是謂之信時時念念如此是謂之主人能忠信則內重內重則外便威內便固然此箇忠信實心實德人固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但人自蔽失耳雖則蔽失此心此理固自常在但當去其害忠信者而忠信自復矣何謂害忠信者外則人損內則已過受益來損則已益過已益過則友益來損而此心此理之存焉者寡矣故戒以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於改夫毋友不如己

者則善柔便佞之人遠而直亮多聞之士至矣所以薰陶涵養忠信之心者深矣過則勿憚於改則邪僻之念不啻於聰明言之失不形於動靜則忠信固有之善油然而生矣夫子他章又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易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內外人已夾持則忠信立直上達天德天德者天理也天理存則我大而物小我重如大山而物輕如鴻毛夫重既立則威儀發於外德性堅於內古之人其威則周旋中禮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動正皆由中出其學則確乎不可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用此道也此章只是立

此章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六

重一段工夫無許多頭緒爾諸生所宜自求自勵以自重又古稱江淮之間揚州以南風氣疾剽而輕清故其人多飛揚而浮動維揚志亦曰土俗輕揚故名揚州賢者出乎風聲氣習之外固多不爲之拘然亦不可不自觀省則此章重之一字實爲對病之藥也

九華山中華書堂講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這章書全在爲字上是聖人分別古今學者之心術而示人以立心之始的說話夫古今同此一天地也同此天地則同此人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性而何有古今

學者之別乎蓋天地人物無古今而學者自有古今此心此性無古今而爲己爲人者自有古今聖人之學心學也劈初只看其立心立志何如耳一念所志頃刻之間合下聖愚便別古今便別爲己爲人便別其終所成亦必如此譬如樹藝者樹以五穀之種則其萌其穗其實無非五穀之美樹以莠稗之種則其萌其穗其實亦無非莠稗之惡自有不可掩者亦有不可易者是故學者之要莫先乎決擇於立志之初初志既審如識寶者之愛寶日自親切日進日新將有欲己之而不能自己雖不期成而自成者矣何謂初志其初一念爲學之志

耳泉文集

卷之二十 論章

七

也一念之初便有爲己爲人之別便有義利公私之判何謂義何謂公古之學者爲己是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人倫者盡爲人之道也盡爲人之道者盡己也心己之心也性己之性也學問思辨篤行皆以存己之心養己之性是無所爲而爲心又不爲人而存性又不爲人而養這便是古之學者爲己何謂利何謂私今之學者爲人是也三代而下經綏教弛道喪學絕失了古人爲學本意雖亦從事於學問思辨篤行而不知所行者何事故或流而爲詞章以媒爵祿而不知詞章爵祿何與於己之心不過要得意揚揚欲人觀美耳或

流而爲功利以誇時人而不知隨世功名何益於己之性不過沾沾自足欲人稱頌耳是有所爲而爲既以爲人觀美又以爲人稱頌這便是今之學者爲人夫苟志於爲己則念念在己有天下而不與這便是立誠誠立則遯世無悶人不知而不愠可與聖人同歸矣夫苟志於爲人則念念外慕人之與奪僅如毫毛而必動心自夫安能無悶安得不愠這便是小人便與禽狄禽獸同歸矣雖同乎人之心性失其所以爲人之道也豈是其智弗若人哉乃其自失之耳宋儒程子又爲推廣此章之義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與此實相表裏

耳泉文集

卷之二十 論章

八

蓋學有爲己之實心則己之性盡而能盡人物之性人物之性皆在己性分內事了其仕也自不能以不爲人矣學有爲人之私心則凡所以損人害物以益己者無不爲之其仕也自不能以不爲己矣夫爲己爲人皆是一爲字但其萌於一念邪正之間耳一念之機甚微極而至於古今聖愚得失存亡若天淵之相懸絕豈非大可畏耶夫人莫不有一生耳苟不蚤自決擇而勇爲之至於爲小人爲禽狄禽獸之歸臨歿時平生之爲人者泯而天地之性於己者定未有不悔者然悔之亦晚矣與言及此不覺爲之垂涕飲泣也夫惟學貴專於爲己

而已已立而人歸焉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然後人已
兩盡而天人協應二者皆得而無復悔尤矣惟諸君其
共商確焉

會華書院講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
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

這章書是孟子備舉天理之全體大用欲人切已體認
的說話何謂切已人心人路皆是切於人之身者其中
哀哉二字最是切於人心猛省處其曰求放心最是切

甘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九

於人之用力處今太守陸大夫同貳守任君節推米若
創作此書院時予過此與諸賢共論此作聖之學正合
孟子此章之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全體義
者大用性之而成聖體之而成賢會而通之而成身故
仁義者天地之大德聖學之極功舍是則無可致力於
學者矣何謂仁也仁非甚遠難知即人之心也惻隱之
心人心也好生之心人心也人心之理生生不息此便
是仁故仁即人之本心也何謂義也義非甚高難行即
人之路也以心制事由體達用身之所在義亦在焉所
以爲人倫之綱維庶物之裁制出入必於斯往來必於

斯行乎萬事萬變之間人雖欲頃刻違之而不可得此
便是義也故義即人之正路也在心爲仁天理之全體
也在事爲義天理之大用也人或頃刻心無所裁制則
天理滅而義忘義忘便是曰亡其路而弗由人或頃刻
心無所存主則天理滅而仁亡仁亡便是自放其心而
不知求內則失心外則失路失心失路自喪其所以爲
人之道冥冥然居則不安俶倻然行則不前豈非大可
哀哉夫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隨之蓋嘆其可哀之甚
欲人知可哀而自哀苟知其可哀而自哀未有不痛哭
流涕自省自艾而不能自己者矣若自哀自求反身而
甘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二十

誠則樂莫大矣何憚而不爲乎然心又爲事之本失其
路由失其心故又推本於心而言之以爲人之本心根
於性命非若雞犬之爲外物者然今之人有雞犬放則
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愛外物之至輕而忘夫身心
之至重者豈爲難知哉弗思之甚矣耳然求放心者學
問而已矣何謂學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是學
問所從事於斯者無他求放心之道在此而已矣知以
開其心行以拓其心知行並進覺其明去其蔽而放心
自存存其心即所以存其性成性存存而道義出萬化
行是學問者非求放心之道乎心存而義出居無不安

行無不利是向之可哀者今則反爲大樂矣或謂求放心卽學問之道或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則未有不至於以心求心累其天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心愈放愈遠矣此章卽孔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指明道先生亦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欲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吾雖老矣願與諸賢共勉之

韶州明經館講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井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王

這章書是孟子直指人之良心真切處欲人擴充之以成其德的說話此一章血脈都在這良字與達字此達字卽他章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之達卽乍見孺子入井章擴充之義皆是指出人這一點初心真心就這一點心擴充之孟子說學皆是如此不但此一章爲然昔者吾友陽明先生論學亦只以此良知作一個題目欲人易知易能亦是喫緊爲人的盛心但學石起脫的固有間亦多有不知孟子本意全在達字上

連其師之意亦昧了卽作一場容易見成的道理看去便以常知常覺靈靈明明爲良知不待學與慮不消得讀書學問路上三尺童子皆能之豈不悞了故吾常推與陽明一體相關之義每每與說破則陽明之說便好了此章言天下之事皆待學而能待慮而知惟有一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乃爲良知良能何以謂之良乃天然自有之知能不用絲毫人力皆出於天者也其待學而知待慮而能者由於人者也何以謂之良知良能只看他孩提之童與其長無不知有愛親敬兄者便是其良知良能處這個愛親敬兄之良心似小而係於仁義之盛德甚大蓋仁本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親親卽仁也義本於敬敬莫先於敬長故敬長卽義也夫以其愛敬之一念而便可以爲仁義之大德何邪又不是見成的又不是人人能如此的雖童子亦有時打罵他父母者及有時紆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甚至又有愛己之親而殺人之親敬己之兄而殺人之兄者愛親敬兄此知此能豈便爲仁義亦在乎達之天下而已矣必學問思辨以開其知篤行以恒其知知行並進涵養以擴充之由一念良知良能之愛敬以達於無所不愛敬愛其親以及人之親而天下無不愛之親則念念皆仁仁之

井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王

豈可充滿而仁覆乎天下矣敬其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無不敬之兄則念念皆義義之量可充滿而義覆乎天下矣此則愛敬之極功仁義之全體而窮理盡性之爭皆達之功也不能達之則愛敬之體微仁義之量其爲不仁不義者多矣又安得爲良知良能古之人以天下無性外之物故老老長長幼幼與及人之老及人之長及人之幼皆作已性分內事故良知良能必達之天下而後爲仁義也若以良知良能爲成性達之爲無功則天下如何有不孝不弟不慈之人乎且所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甘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三

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者何謂耶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皆由善自達之之所致耳夫人之初生莫不有一念之良知良能達之則爲仁爲義不能達之則爲不仁不義不仁不義則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子則入於禽獸之歸矣甚爲可懼可

其係於人道之大與今世之爲文章節氣求富貴

不相干涉吾南歸過韶謁先哲張余二先生祠

君德夫請誦明經館講明此學諸君同有此言

同有此志者可不猛自思省以求不負太守作

人盛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一章書人多以論語開卷第一章爲淺近而忽之殊不知作聖之事已具爲論語二十篇之大頭腦處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豈不可惜所謂作聖之事已具者始而成已中而成物終而成德物我同體上達天德聖人之道備矣學字解做覺字從見爲覺從子爲學其實一也屬知中庸學問思辨之事是也習字從羽從日解如鳥數飛屬行中庸篤行之事是也程子云學者將以行

甘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三

之也最爲明切不具知行不足以言聖學本章之字及所學所說皆指天理而言這天理混然在宇宙內又渾然在性分內無聖無愚無古無今都是這個充塞流行人人具有不須假借於人人亦不能假借於我何以言學言習蓋雖人人具有爲氣拘欲蔽便似不見了便似失了殊不知本體自在能知覺而存習之則自有得如寶爲塵泥所沒日月爲雲霧所蔽一旦雲霧消塵泥去日月寶光自見矣故聖人之教必使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開其知察見夫天理之真又必使篤行以拓其所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之間必於是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以時習之有如鳥之數飛而不能已也所謂學而時習真知而實行之者如此由是而積之之久浩浩其天如雲霧消而日月明人人快覩塵泥去而珠寶光人人樂觀如何不說這說字卽孟子理義之悅我心如芻豢之悅我口况天理者天之所以與我我固有之自學自習自性自存而自得自悅非如珠寶日月芻豢之在外者故於身外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則自說矣說則與天地人已合一同體陸象山曰宇宙內事卽已性分內事中庸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故未能

甘泉文集

卷之三十 講章

三五

成德矣成德者君子之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愚嘗謂君子觀其所說樂不愠而其性可知矣此一章真聖人喫緊爲人處與大學之明德親民以至於至善中庸之戒懼慎獨致中和以至於位育皆同條共貫其要只在隨處體認天理爲始終聖學人已之貫也今發源同志諸君共立福山書院爲講習之地時余謁文公闕里而過焉相與誦法斯言察識而力行之今日藏修於家以成已卽他時見用於朝廷而成物爲達天德以輔王道之功用此固君子之事也

天泉書堂講章

甘泉文集

卷之三十 講章

三五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這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心學之法而造夫性天之妙的說話何謂心學此章盡心存心是大頭腦而性天與命不外是矣此個心卽天地之心人之一呼一吸便通於天干涉甚大惟人自私自小了始與天地不相合故孟子此三段將許大天與性命都在心上用功此正聖賢心學至約而至博至微而至大至緊關處何謂心人之神明是也何謂性心之生理是也何謂天心性之一

原是也何謂盡心知性知天蓋心之本體本自廣大本
自高明惟有一分私欲私意則心體欠了一分至於十
分則全無了故廣大之體反爲狹小高明之體反爲卑
暗而心非其心矣欲盡之則何如忘則失之不及固不
盡助則失之過亦不盡惟勿忘勿助之間中正正則
廣大高明之體完完全全若明鏡之刮垢復其本體光
明圓滿無一毫翳缺處而心可盡矣心既盡則其生理
活潑潑地躍如卓爾參前倚衡而性之本體自然呈露
非知性而何夫心也性也天也一體而無二者也心盡
而性見性見而天不外是矣天其有不知乎大學至知
其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二十七

能事天行之至矣不過存吾心焉豈難乎哉何也卽心
卽性卽性卽天不必更求性天也蓋孟子此章惟兩段
言之其實一段工夫卽盡卽存非今日盡明日乃存也
卽知卽行知行並進非今日知明日行也何謂歿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前二節乃知行並進修身之
功也君子以此知性養性知天事天俛焉日有孜孜不
知老之將至斃而後已何暇計歿壽以貳其心乎至是
則天性在我我卽是天命不在天而在我立矣視前知
天事天猶是已與天二物相對有不侔矣世間人遇富
貴則淫遇貧賤患難便變移何况歿生命何曾立或謂
此章首節言聖人之事次節言賢人之事第三節言因
知勉行之事則應之曰審如是則聖人之學有知而無
行賢人之學有行而無知無知則所存所養者何物况
立命非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明道先生曰纔窮理便盡性盡
性便至命至命者立命之謂也此孟子示人以作聖之
功其要只在體認天理直上達天德蓋體認便兼知行
並進功夫今休寧同志諸君共立天泉書院爲文會講
習之地時余過而講焉故發此聖學始終之要與諸君
共商之共勉之

斗山書堂講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絀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絀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七篇皆是過人欲存天理天理存則人欲自消的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講章

三

意思而此章乃開卷第一義深陳利害之原尤爲痛切乃聖學大關鍵真實功夫處當戰國之時功利之說壞人心術入人骨髓自家固有莫大之功自然之利都不知了千方百計只要求能利其國如梁惠王者然不特一惠王也招得孟子到來謂此老素有賢名必是能利吾國者故以利國之計爲問被孟子窺破他心術渾身病痛都在這利上便下手落他頂門一鍼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覆手報他一鍼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益中求活如盧醫扁鵲能視垣一方人返魂起死的手段也但只如此說了又恐惠王卒難

覺悟無入頭處孟子又善誘開導得人故又言王若言利則大夫士庶人化之皆爭言利上利乎下下利乎上相利則相征相征則相絀爭奪之禍紛起而不可救遏皆自王利之一言啓之也利中必然之害有如此者何取而冒爲之乎若夫王好仁義則大夫士庶亦化之而爭爲仁義自不遺後其君父卽爲君父之利矣仁是本心之德之愛愛莫先於愛親親乃生我者爲一體同氣之分故愛之最先未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義是本心之宜之敬敬莫先於敬君君乃治我者爲父母之宗子故敬之最先未有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是則許多安富尊榮的大功大利皆自王仁義之一念教之也仁義中自然之利有如此者何憚而不爲之乎雖然此猶爲第二義孟子姑就惠王畧下言之耳設使當時惠王能繼其指再問之曰願聞利何以有此害仁義何以有此利則將應之曰人只有一個心曷嘗有義利兩個心來但一念得其正時則爲仁義之心一念不得其正時則爲功利之心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在軀殼上起念頭仁義之心生於物我之同體在本體上起念頭物我同體則痛癢相關焉得不急先君父物我相形則利已害人利害相攻賊滅無倫焉得不至弑奪此又義利得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講章

三

失吉商之機禍福之門也。惠王聞之，未必不悟其本心。達天德以行王道，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其自然之功利孰大哉？惜乎其不能問終於危亡而不悟也。噫，斯理也。孟子蓋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孔子，故大學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利義之分，其初萌於一念之微，其終於爲君子小人，如水火冰炭相戾，德之存亡，家國之廢興，天下之安危，民生之利病，係焉可不謹哉？今日爲學，只在體認天理爲千古聖賢心法之要。這個天理，卽是仁義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完完全全。

車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三

人人固有只爲利欲爲心之賊，必按伏此賊，乃有進步處。而生理自不可遏，所謂人欲之殘賊者，今之累心於科舉爵祿者是也。學者誠篤志於德業，則舉業不期好而自好。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苟事科舉處爵祿而無計功謀利之心，則賊我者反以助我。惡人反爲良善德澤，至於利濟天下，功及生民，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余過新安，同志諸君請至斗山書院講問此學。余謂聖人之學，孔子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孟子七篇之義皆在此。章固生歟？路頭學者立志之初，終身吉商之決也。諸君其

早自擇術以無負朝廷養賢致用之意。

獨岡書院講章東莞學生何宦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固夫子示門弟子以爲學之的。顏子之樂，卽夫子之樂。而孔門之學在此，而已孔門之學只在求仁求此而已。仁存則性盡，性盡則自樂，非樂他物。非樂簞瓢陋巷，非在他求自樂其樂也。此個樂，南面王之樂不足以過之。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自有此樂，故簞食瓢飲在陋巷不能改之，也不能改者不能奪之也。古

車泉文集

卷之二十 講章

三

人有云：不受天損易，簞瓢陋巷天之所損也。惟自有其樂，則天損亦不能奪之也。何居？以其機在我而不在天也。天能與我以樂而不能奪我之樂也。故夫子稱之如曰：賢哉終日。賢哉嘆之不足，又重而嘆之，所以深致意而示門弟子以其學之的也。濂溪得其宗旨，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蓋示二程以初下手處，不得不如此說耳。要之樂亦無處尋之，何方惟勿忘勿助之間而心自存，心存而樂斯得不待尋而樂亦無處無時不在矣。若謂以簞瓢陋巷爲可樂處，奚啻千里謂此樂爲有形影而想像以尋之，奚啻千里。

甘泉洞講章海康縣門生王如賓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舊說以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然聖人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將使人以中庸爲虛器而不肯爲也細詳上下文義始知以三者之難而有能之者矣若中庸之道至易至簡之理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而乃不可能曰中庸不可能也反說之詞上文言民鮮能久矣曰鮮者非絕無之詞也言人自少能耳非謂不可能也下文言惟聖者能之曰聖者能之則非中庸果不可能也夫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講章

五

衆人不能而聖者能之則實非中庸之疾也爲之者之疾也夫謂之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平常之理也試問此偏此倚此過此不及與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是誰爲之者人爲之也非中庸之疾可知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是誰偏之也是誰易之也人爲之也非中庸之疾斷可識矣以三者之可能明中庸之易能而嘆人之自不能也挾泰山以超北海曰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折枝曰不能非不能也不爲也嘆人之於中庸直不肯爲耳此民之所以鮮能而唯聖者能之也孔門所謂中庸卽吾之所謂天理體認天理之

學至易至簡途之人頃刻知而爲之立地可以超聖但憾學者不肯爲與爲之者不得其門耳若有人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天理自見天理自流行何不可能之有今爾諸生幸遇大巡洪覺山侍御來作興此學不可不强勉精進慎毋曰中庸不可能也勉之勉之

天華精舍講章潮州府門生林大植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仁者知者二者字皆指人言此與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同皆偏言之仁知聖人欲形容仁

甘泉文集

卷之十 講章

五

知之情狀功用必如此說欲學者深體會之得其情狀究其精蘊則仁知全體具於一心而一貫之道在我矣是欲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偏陰偏陽者非道也動靜合一之謂神而偏動偏靜者非神也樂壽皆得之謂有德而偏樂偏壽者非德也蓋仁知難言仁以厚重爲體仁之體不可見可見者山是故擬仁之情狀於山觀乎山則仁之情狀可見矣知以流動爲體知之體不可見可見者水是故擬知之情狀於水觀乎水則知之情狀可見矣擬諸山水而不足故又言知者動以見知者之樂水以其動也求知於動則知之情狀得矣又言仁者靜

以見仁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求仁於靜則仁之情狀得矣擬諸動靜而不足故又言知者樂變動不居不習無不利何樂如之得其樂則知者之功用著矣又言仁者壽與生俱生斃而後已何壽如之得其壽則仁者之功用著矣聖人反覆叮嚀擬諸形容類其物宜狀其性情功用不過欲人察見仁知之體合一體認這個天理會其全體大用耳吾恐爾諸生滯於言語見聞各以性質之偏而求之遠矣偏動者求知於水於動於樂而不知其已陷於一偏之動偏靜者求仁於山於靜於壽而不知其已陷於一偏之靜此便是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與百姓日用不知者同而君子之道鮮矣故今特與諸生說破諸生其各善體認各以仁知體認又合於仁知未分之前體認乃爲體認天理之功學之至也其勉之哉

白沙書院講章門生何所學吳廣李萬樹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使吾講說亦不過如此然吾却曉得賢輩深曉恐未必如我何也蓋自覺少年看書與今講說不大異只是後

甘泉文集

卷之十

三

來意思深長超然自得處不同了孟子此章示人最爲深切求在我求在外同一求字只此念頭萌動便有內外之辨便是善惡之辨便是君子小人之辨便是中國彝狄之辨便是聖人與禽獸之辨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得失係於求與不求是求有得之之益此何以故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得失不係於求是求無得之之益此何以故求在人者也何爲在我者其機在我也何爲在外者其機在人也諸生試看在外者是何物又看在我者是何物其機是何如知在我者是何物則知其機真在我是何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萬物而萬物忽然在彼忽然在此有時在千里之外有時在方寸之中有時在千百世之上有時在千百世之下有時寂然不動有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時而忘有時而助長有時勿忘勿助之間此等是誰爲之皆我之機爲之既是我自爲之何讓而不求於內而甘求於外何讓不求於爲善而甘爲過何讓而不爲君子而甘爲小人何讓而不爲中國而甘爲彝狄何讓而不爲聖人而甘爲禽獸乎何讓而不求其可求者而甘心役役而終身以求其不可求者終身逐逐而不知返乎諸生其深思之

天關精舍講章番禺學生李公秀

甘泉文集

卷之十

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講亦是但須善自體貼善自涵養令有諸已耳古人論事必有源委必有頭腦必有歸宿處頭腦是主本歸宿是功用如中庸哀公問政他人即告以九經便了聖人則本之以修身之學而推之於天人之道中間是政如此章本說新民不徒說新民必本之以自新之功而推之於天命之格中間是新民此便有源有委首引盤銘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易所謂日新之謂盛德

東萊文集

卷之十

七

從苟字上新新不已天德之純發而為康誥之作新民即論語所謂動之以禮從作字上化生生無窮王道之純積而為大雅之天命維新即書所謂功格於皇天夫自身而民自民而天至矣盡矣而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故極又是何物極即至善也即天理也這箇天理貫物我天人而一者故又推用極用至善也存天理也天理得而物我與天之道盡於此矣此又何以故此理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者也諸生有能一自體認天理而用極焉天人之蘊盡於此矣

天關精舍講章門生余涵羅一道林樑梁喬幹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吾子以有心無心說王霸最是有心者有所為而為無心者無所為而為公私義利之辨也孟子此章分別王霸之辨最為切至言王霸而先以民言之者君如形民如影君如聲民如響觀影響則知形聲自有不可掩者霸者之民如何便驩虞如也驩虞是喜的氣象蓋霸者之政必有所以使之喜者是霸者之有心也有心即有

東萊文集

卷之十

七

所為而為即私也王者之民如何便皞皞如也皞皞是廣大自得無喜無怒的氣象王者之政必無所使之喜怒者是即王者之無心也無心即無所為而為即公也是王者如天與天合德故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也殺之是王者刑政刑政因民之心因天之理而為之是謂天討人將曰眾棄之也天殺之也故不以為怨利之是王者井田農桑養民之政因民之利而利之因天地之利而利之人將曰天地自然之利也吾自耕自鑿之也故不以為功民日遷善是王者之善教蓋因民之性而導之因天敘天秩而為之人將曰吾復吾天也吾養吾性

也故不知其教是誰之所爲如天地之生物成物而物忘乎天地之生成也夫王者不怨不庸不識不知無所喜怒蓋以王道如天故不令人喜怒以致民之皞皞如此也此是王道必有天德而後可行王道天德是大本王道是大用故又言君子過化存神之妙所謂天德也大本也又言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化所謂王道也大用也此君子卽指王者言過化則其心無所留滯存神則其迹不可測度此天德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謂生殺變化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非如霸者但小小補之而已也此王道也有

東坡文集

卷之五

堯

天德乃可語王道何也天下萬事皆有根本舍天德而言王道皆苟而已矣故又探本而言之也此個天德人具有惟聖賢存之故孔孟有此天德故開口便說王道但當時人君不能用之耳顏子有此天德故簞瓢陋巷一貧簞之子耳乃放膽來問爲邦便以王佐自待何等自任爾諸生各自省所性者何性所學者何學所自期待者何如人今爾同時翕然以趨赴大巡作新之政必其自期待皆有孔顏孟子之志學孔顏孟子之學存天之性成天之德也天德在我則日用云爲無非王道形之於身行之於家播之於鄉里朋友是亦爲政矣

其爲爲政他日出而爲縣爲郡爲諸司百職爲科道翰院爲九卿爲輔相無非佐朝廷以行王道者窮居講習藏器待時嗚呼勉之

天關精舍講章廣州府學生員楊佐梁有譽王漸遠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章意指極爲要約而天下之至博者存焉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便是主一便無絲毫人力便是自然乃敬也先儒未曾說破明道先生云中庸只無聲無臭總括

東坡文集

卷之五

堯

了多少何用一言今只請一敬字便總括了多少天下國家萬民萬化之事諸生豈不聞篤恭而天下平之理乎只消道修己以敬一句便總括了多少天下國家平治之事諸生又豈不知中庸盡其性則能盡人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乎蓋性者天地萬物同體者也盡則皆盡人物之性未盡則己性分事尚未盡人物之性天地化育已於盡己性上都有了故安人安百姓已於修己以敬上都有了若顏曾之徒聞此修己以敬之一言便徹首徹尾都悟了子路不知而少之故復疑問而夫子不得已告之以修己安人安人亦在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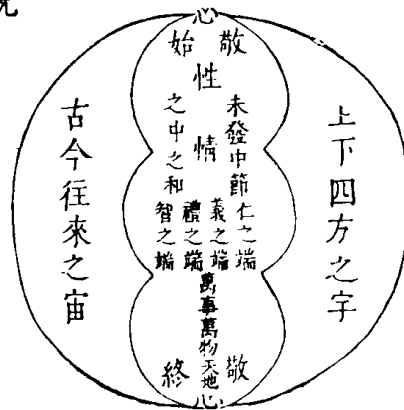
已以敬之蘊內推出來言人則已盡之矣子路不知已
 是多了又從而少之故又疑問而夫子又不得已告之
 以修已以安百姓安百姓亦在修已安人之蘊內推出
 來夫子又見子路屢少之恐驚於高遠故言修已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欲其友求諸近知要約也使知修
 已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是一串事蓋堯自親九族以
 至黎民於變時雍皆本於克明峻德故知九族黎民都
 已於明峻德上總括了然堯之心豈能保天下之大無
 一民之未變者乎舜自四門穆穆以至黎民敏德皆本
 於玄德克艱故知四門黎民都已於玄德克艱上總括
 了然舜之心豈能必天下之大無一民之未敏德者乎
 其心猶有愧耻者故常於已德上兢兢業業儆戒無虞
 不敢荒寧過了一生爾諸生果有必為聖人之志切於
 敬上理會敬立則已修而人與百姓之安皆在內矣云
 修已以敬者非是修已外別求敬亦非是於敬外別求
 安人與百姓也此即孔門一貫之指二十篇之中皆是
 此指但未說出一貫字後儒便謂獨以一貫告曾子子
 貢者惑矣諸生可善體認

湛耳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湛耳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心性圖



心性圖說

湛耳泉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
 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
 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
 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
 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
 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
 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
 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
 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
 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

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四勿總箴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二

四勿總箴 有序

井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予以四箴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教後世學者至矣使其知合觀並用之功則善焉如其不然或有分崩離析之患而昧精一易簡之學矣予爲此懼推程氏之意以達孔顏之指爲作四勿總箴庶學者知合內外之道以不貳乎一貫之教焉

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能知太始事雖惟四勿之則一如精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知幾顏復不遠百世之

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實四勿毋貳爾思

此二圖乃聖學功夫至切至要至簡至易處總而言之不過只是隨處體認天理雖言與象二圖各有不同然實相表裏實相發明蓋心性圖專明道體而所謂敬所謂心則功夫存乎其中矣四勿總箴圖專明功夫而所謂高明所謂廣大則道體存乎其中矣此所謂相表裏相發明通一無二之實也只是一段道體只是一段功夫非有兩段三段道體功夫無內外無大小無始終無包貫之分一而已矣然則二圖何以有圖有說有箴歟曰圖以象見箴說以言形學者觀其圖焉斯過半矣是故上智以圖悟其次以言悟其次雖有言而不悟有言而不悟士斯爲下矣

自然堂銘 有序

夫堂何以名自然也夫自然者聖人之中路也聖人所以順天地萬物之化而執夫天然自有之中也夫路一而已矣學者欲學聖人不先知聖人之中路其可至乎先師白沙先生云學以自然爲宗當時聞者或疑焉若水服膺是訓垂四十年矣乃今信之益篤蓋先生自然之說本於明道明覺自然之說無絲毫人力之說明道無絲毫人力之說本於孟子勿忘勿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助之說孟子勿忘勿助之說本於夫子無意必固我之教說者乃謂老莊明自然惑甚矣史氏恭甫作新泉精舍之前堂既成名曰自然水敬爲序而銘之俾學者庶有覺焉銘曰

有堂恢恢在彼新泉自然其名哲人維言或曰老莊無亦其禪曰彼二氏私智煩難焉睹本體焉知自然曰自然者何以云然夫自然者自然而吾且不能知其然吾又何以知其所以然問之天地天地不言而蒼然墮然問之萬物萬物熙然怡然不言而其意已傳或失則少或失則多或過不及如自然何仰維宣聖不學之大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川上之嘆不舍晝夜天時在上水土在下倬彼先覺大公有廓自喜自怒自哀自樂天機之動無適無莫知天所爲絕無絲毫人力是謂自然其觀於天地也天自爲高地自爲卑乾動坤靜巽風震雷澤流山峙止坎明離四時寒暑自適其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自無爲是謂自然其觀於萬物也化者自化生者自生色者自色形者自形自動自植自飛自潛自爲自戾天魚自躍淵不犯手段是謂自然是何以然莫知其然其然莫知人孰與之孰其王張孰其綱維孰商量之孰安排之天地人物神之所爲曰神所爲何以思惟吾

何以握其機勿忘勿助無爲而爲有事於斯若或見之其神知幾其行不疑窮天地而問後超萬物而無前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闔一闢一語一默各止其極莫見其迹莫知其然是謂自然百爾諸賢哲哉勉旃

南京司禮太監何公覲銘

南京司禮太監何公名某吾廣人也文房貯有佳硯焉請甘泉子銘之銘曰

方其外平其中爲藝之宮靜而從容以出王言以代天工其用無窮

中丞何公吉陽生生亭銘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甘泉翁亭曰觀我生新創之門曰生生中丞吉陽公之亭亦曰生生萬里不期而同喜而銘之

嗟何曰生天地大德何曰生生天德不息何以曰人爲帝之則天地之心其生也直雞雛觀仁譬曰切脈人具此理慈愛隱惻薙草復青宿核茂植萌芽發榮火然泉達四時發藏一陽剝復山川流峙朔晦盈昃不常不易超出六合天機可握毫期倦言親到乃識

天關合爨鐘銘

扣之隆隆月西日東聲聞無窮繼爾餐饔百口攸同是爲天關鼎食之鐘

吳藤川七十七年來天關拜執弟子禮其泉子異之辭不獲以南嶽方竹杖併銘贈之

嗟藤川子七十七禩外節中通授此君子此君通明自知中路自行自到不復回顧不知日之將暮步高一步允矣高蹈

南安太守岩潭子王子初蒞任即新儀門平川郭黃門請爲作頌刻石警衆焉

堂堂南安翼翼儀門天監攸存高高綽楔亭亭棖臬神司監別維侯臨蒞茶壘控制疇敢載僞閱人維多絡繹經過維爾誰何維吏維官維軍維氓維聽五申苞苴之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雜著

六

藏譏夫之倡神盭其頡湛泉本處泉名灑翰誰儔鐵漢立國

楨幹

立心篇

或問曰心不同乎曰否曰立心有異乎曰然然則心有內乎曰心無內而有靜心有外乎曰心無外而有動既曰有靜靜而不弛斯不亦內矣乎既曰有動動而不迄斯不亦外矣乎故動者外之機其流也爲人靜者內之機其實也爲已故爲人者務外之謂也爲已者務內之謂也務外者妄動之謂也務內者主靜之謂也動靜之機內外人已之間也然則如之何曰動乎動而不離於

靜故不流靜乎靜而不離於動故能實藏心於晦發而愈明神之貞也役志於明久而滋晦神在外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求放心篇

其泉子曰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雜著

七

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始終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况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告二王子

開州二王子從其泉子遊正德辛未戶曹崇慶德徵以

言謫肇慶驛丞進士漆公濟尹沁水其泉子曰曰嗚呼德徵爾惟辯急爾其佩帶爾其深毋或膚爾其大毋或細爾之端溪其尚思乎惟端有石琢之爲硯爾之弗琢均之瓦礫其勿浮于華惟其實勿躁于爲惟其靜靜以養實萬化是出爾毋或弗安于厥司毋或弗度士大吏以樂其天嗚呼公濟爾惟緩爾其佩弦其惟弘弗惟放其惟恭勿惟蕙爾之澤土尚勿易于民直惟矢有鏃尚勿憚于強俗惟金可革其念之哉毋或恒于大艱毋或狃于小利靖恭以思領其煩支立誠以格民乃作極

答問贈嚴生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八

嚴生見其泉子於小禺之峒初罔有問言再見乃再因楊生有問言於其泉子曰生行矣而之京矣將觀光于太學矣其泉子曰子行乎而之京師矣乎曰然行必水乎曰然行且陸乎曰然且水且陸乎曰然水乎易以曰舟陸乎易以曰車其泉子曰方榜人發歌舟師奏行蒿者執篙楫者恭楫三江九河千流萬派毫釐千里胡越乃懸迴橈換轉斷在瞬息其時易以曰柁方車師發軔驟服齊行六馬風發五御且興九衢三义多岐亡羊毫釐千里胡越乃懸迴輻輳輪斷在瞬息其時易以曰以轡曰六轡具矣柁其張矣其道易以曰以人立人之道

其要易以曰以師其泉子嘆曰長年三老舟之師也王良造父車之師也德行道藝人之師也人知求舟車之師而不知求其師也可謂智乎嚴生行矣知行之道矣夫道人之路也義者道之宜也禮人之帆輪也文藝人之華飾也誠敬人之舟車也心其人之柁轡也一乃心立乃誠敬由乃道義修乃文藝以行乎康莊之塗嚴生其行矣至太學趨爾二師而問之

告王子

侍郤王子公濟出守平陽問治民之道其泉子曰身問

御郡之要其泉子曰家未達曰今夫人之於其身也無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九

不兼愛也身之於其家也無不並理也是故視民如身則心無不愛矣視郡如家則事無不理矣曰曷謂視郡如家曰誠使爲守者見屬吏之臧否則曰此吾家男女臧獲之才不才也見歲計之豐歉則曰此吾家衆之疾生攸繫也見禮讓未洽於境則曰吾家道未正見邊患未弭則曰寇入我室民有犯罪則曰同室有鬪城寨不治則曰修我牆屋此之謂視郡如家然而事不理者未之有也曰曷謂視民如身曰誠使爲守者於民之啼饑曰吾之饑也於民之號寒曰吾之寒也於民之疾苦無告曰吾之病瘵切身也此之謂視民如身然而愛不周

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之道體人已合家國而一之故能兼愛而並理兼愛之謂仁並理之謂義仁義皆得之謂德嗚呼公濟若昔令沁乃訓佩弦克柔以剛乃濟厥中仁義兼進學以從政雖措諸天下其可也而况於理政乎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辟面盎背論

論曰人有所不能不形於外者其天機之所不能已也夫天機之發森不可遏其凡可以遏之而又可以形之者大抵皆人爲也非天機也惟天機之根於心雖欲遏之而不可藏也雖欲形之而不可顯也不可顯不可藏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十

則顯與藏皆天而人不得而預焉惟人無所不至而天終不容僞智巧可以欺乎人而不可欺乎天故色莊以爲德足恭以爲禮若可以欺世而盜名由君子而觀之其發於天機者自別也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當自仁義禮智之根於吾心者求之夫水土之積也不厚則其生物也不能蕃其植根之不深則其發於莖葉也不能茂玉在石而輝珠藏淵而媚亦獨胡爲而然哉夫物固有以爲之機者矣而况於人乎而况於君子有德者乎蓋嘗觀詩人之言而知周公之德矣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赤舄亦何預於周公之德而詩

人以是稱之蓋其誠於中形於外和順其心發於面目暢於四肢蓋自有不可掩者其天機之不能已乎夫二五精英得其秀者爲人而得其粹者爲性故天有元而人則有仁天有利而人則有義天有亨而人則有禮天有貞而人則有智仁義禮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也得於天者天之機也非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則非天矣此所以寂而能感靜而能動內而能外隱而能彰之樞機也君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以存天之機而不以人力參之也本體自然不犯手段積以歲月忽不自知其機之在我則其睟於面盎於背皆機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十一

之發所不能已而寂不能以不感靜不能以不動內不能以不外隱不能以不彰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子思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者皆此物也故自夫人而觀之冰雪以爲清春風以爲和良玉以爲潤雨露以爲澤人徒見若人之睟於面也而不知其所以睟者非若人爲之也如深山大澤之爲豐如坤德載物之爲厚如日月之爲盈如江河之爲溢人徒知若人之盎於背也而不知其所以盎者非若人爲之也非若人爲之其天之機乎世之人莫知其機之在我乃至謂堯舜非性生仁義禮智爲僞爲於是乎動以人而不以天人者勝而天

者泯其根本日以蹙滅其枝葉日以凋瘵則雖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周情孔貌堯舜趨無亦作僞心勞日拙耳所謂人無所不至而天不容僞智巧可以欺乎人而不可以欺乎天而辟面蓋背其天機之不容已者卒莫之爲也是故欽明文思堯之所以如日如雲也祇台德先禹之所以聲律身度也緝熙敬止文王之所以穆穆也溫良恭儉讓孔子之所以申申而夭夭也公孫碩膚周公之所以赤舄几几也如使天或可以欺而人或可以僞則步趨或可以爲堯重腫或可以爲舜貌似或可以爲孔子折節謙恭或可以爲周公而天機非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十三

責志論

知內外輕重之勢始可與言志矣輕重勢也內外輕重之機也勢無兩重亦無兩輕物無兩大亦無兩勝無兩重也其必有輕者矣無兩輕也其必有重者矣無兩大也其必有小者矣無兩勝也其必有負者矣故君子於外之重因以見內之輕於物之太固以見我之小於氣習之勝因以見吾志之不兢此程子發責志之說於學

者極有警也志也者其內也氣也習也者其外也知內外之勢則知輕重之勢知輕重之勢則知大小之勢知大小之勢則知勝負之勢而志自不容於不篤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而人爲大人之爲大以其有是性也有是心也有是心也不能無是氣也不能無是形也有是形也不能無外物者觸之人之心不能無所之有所不能不動於氣氣有邪有正不能不累於形形之累不能不觸於物物之觸其漸也不能無成心此志之所由生而氣與習之所不能無也然志與氣習二者常相爲輕重大小勝負之勢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氣者體之充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有志則氣不足言矣習不足言矣其動於氣誘於習均之無志者矣而况於勝而奪之者乎木之枯也根壞之絲之染也體柔之夫人必自弱而後物勝之必自放而後物奪之也古之志士常令內恒重而外恒輕我恒大而物恒小理恒勝而欲自消故氣莫能動而習莫能干故曰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小者不能奪則物亦不能交而引之矣惟聖人者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夫出乎其類則氣全中正拔乎其萃則習自我成賢者覺其偏而化之知其陋而變焉甚矣氣習之移人賢者

不能自免顧立志何如耳或曰耳之動於聲目之動於色氣使然也非志之罪也齊人之多詐楚人之多悍習使然也非志之罪也是大不然夫天地之生人與是心也所以御是形也非以御於形也君子所以變其習也非以變於習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之志可以動天地而通神明而况其奪乎而况於氣習乎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帥吾志而往可立至也今日欲之粵明日欲之燕其誰能我禦今夫心之能役其形甚淺近易知也形之有手足口鼻又淺近易知也欲手持則持欲足行則行而氣不能使吾心之不欲也齊人之子欲楚語則楚楚人之子欲齊語則齊而習不能使吾心之不欲也故觀於此可以通志之說矣如使心不能御其形志不能帥其氣而受變於習焉乃諉曰氣習使然非我志之罪也則夫手刃殺人者曰是氣使然非我志之罪也習而為盜者曰是習使然非我志之罪也其可乎然而知人之不可殺而不暴其氣知盜之不可為而不誘其習者何也凡以其志之有定也古之人有顏子者大賢人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是有志也能不勝於氣者也則曰顏何人也予何人也顏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亦無志人矣必責之責之不至於顏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古

不止也古之人有舜禹大聖人也舜之於瞽瞍禹之於鯀不奪於習者也是有志者也則曰舜禹何人也予何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亦為無志人矣必責之責之又從而責之不至於舜禹不止可也故為仁不如顏子孝不如舜勤儉不如禹猶未免動於氣誘於習不可以言志也故內重而外自輕矣我大而物自小矣理勝而欲自退聽矣是以希賢亦賢矣希聖亦聖矣為王亦王矣為帝亦帝矣是皆有志者為之也故知內外輕重之勢其知所以責其志乎天地間固有至重至大而可自勝者君子之於志當何志先王有言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一志立而氣習亡道我在而聖可幾矣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孔門傳授心法論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心出於天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有內外非心也非心也者不足以合天也是故或失則內焉或失則外焉或失則過焉或失則不及焉內與外離而不全有存焉者寡矣過與不及背馳而愈遠則禽獸彘犬之禍至矣雖聖人之心同天故能中天地普萬物包宇宙而極其至賢者希之衆人離之有所過則有所不及焉不有所甚過則有所甚不及焉過生於偏

內不及生於偏外甚過生於過甚不及生於不及甚不及而外則墨氏之兼愛也甚過而內則楊氏之爲我也爲我無君兼愛無父無君禽獸也夫楊氏學義墨氏學仁而至於禽獸者豈其本心然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心法不可不講也夫無內外者心之本體與物一也內則離物離物則高高則虛虛則寂滅窈冥之說興後之釋老則楊氏之流也外則滯物滯物則卑卑則暗暗則功利刑名之說興後之管商則墨氏之流也夫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與人俱生者也性也者與心俱生者也人生則心生心生則性生故性之爲義從心生者也夫心至靜而應至動而神至寂而虛至感而通至遠而不可禦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中外非二也人者天之生理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性者心之生理也道者性之生理也天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性不能不生成道故道與天地同用性與天地同體心與天地同神人與天地同塞心也者其天人之主而性道之門也故心不可以不存也一存而四者立矣故能爲天地立心心法者存其心之法也夫心自我有之

自我存之師不能以授之於弟子弟子不能以受之於其師孰傳而孰受之故傳者非傳心也傳心之法也夫中庸何爲者也程子曰孔門心法也其始也須臾不離道至約矣不睹不聞戒懼至矣隱微愼獨純其精矣大本達道中和一矣其卒也闇然日章不外慕矣澹簡以溫近自微矣內省無惡潛伏昭矣不動不言敬信恒矣不顯篤恭懷明德矣無聲無臭天道彰矣若是乎主於內而離物者矣豈其心之本體也乎然而求之不見其過也其中也夫婦能知人倫備矣天地鳶魚上下察矣體物不遺鬼神盛矣五達九經天下政矣盡人盡物化育參矣博厚高明覆載成矣三千三百萬物育矣制禮作樂文同度矣天時水土不害悖矣經綸化育浩其天矣若是乎主於外而滯物者矣豈其心之本體也乎然而求之不見其不及也子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賢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曰此中庸之指乎無過不及其中庸之心法乎心包乎萬物之外事物行乎心之中內外合矣此其法也故無內無外無過無不及無助無忘則一矣曰心自有而自存之何有於法曰夫公輸子不授人以規矩則方圓不傳師曠不授人以六律則五音不傳夫六律五音之法也規矩方圓之法

也昔者孔子論仁論敬禁意必固我非語內而遺外也
論政論治論事君親論天地鬼神禮樂事物非語外而
遺內也及謂師也過商也不及過猶不及曰吾道一以
貫之而後內外之合一而心法見矣噫此中庸之本指
乎斯理也子思得諸孔子孔子得諸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得諸成湯成湯得諸禹禹受諸舜舜受諸堯曰允執
厥中舜亦曰允執厥中中其心之法也其授禹曰惟精
惟一精其無過不及也一其至也無過不及所以歸於
一至也是又執中之法也其在成湯亦曰執中文武周
公亦曰建極極亦中也子思傳之孟軻軻亦曰楊子取
中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七

爲我墨子取兼愛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
者之心其通於法乎夫八聖二賢相授一法其在茲乎
其在茲乎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合
內外之道也大哉中庸斯其至矣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論

觀聖人所以普天下之化益亦可以知一本矣道一本
也而惑者二之故離離故離離者亂之所由生也一
故合合故純純者治之所由生也故曰純三之道也道

也乎治治不外乎道恭敬者所以致道而成天下之治
也以予觀於中庸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本之於不睹不
聞而用至於三千三百自三千三百而歸之於無聲無
臭至易簡也夫無聲無臭不睹不聞則篤恭之謂也三
千三百則平治之謂也道中庸者至此焉盡矣是故爲
此言者其有憂乎憂語用者之離夫體也憂語本者之
離夫用而本非其本於天者本於天者性也故本諸
性而道其焉本諸體而用全焉本諸中而和生焉修道
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故一本也惟一也故能貫天下
之幾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幾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
此是故可與知篤恭平治之道體用顯微一原而無間
矣難者曰然則斯道也與老氏之無爲自定無欲清淨
者奚以異曰君子之道本諸性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
也今夫山水自根而幹而枝一氣之貫也截水之枝而
取其根曰木可乎老氏之清淨無爲是也其諸異乎中
庸之道也是故所謂恭者非釋老之離人絕物歟灰稿
木以爲恭也離人絕物歟灰稿木以爲恭者截木之枝
而取其根之類也所謂恭者自心而意而身而家而國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七

而天下而篤之也篤之也者緝熙敬止之謂也敬立而動靜混矣動靜混而體用一矣體用一而道行乎其中矣道行乎其中而天下化成矣天下化成可大之業也篤恭可久之德也是故敬也者兼包萬物而無外曲成萬物而無遺德普而化業成而無方德其本也業其用也其致一也夫治無內外道無動靜敬亦無內外無動靜無內外無動靜所以立敬體道而成治也無動靜是以至大生焉是以至廣成焉普至大者其敬乎成至廣者其治乎至大者德至廣者業盛德大業其致一也是故聖人知崇而禮卑崇法天卑法地天包乎地知兼乎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十

善有耻而無窮怨則於變時雍熙皞之治臻矣故大賞與天地同春大罰與天地同秋大惠與天地同德大樂與天地同和聖人所以享無爲之治者用此道也夫於變時雍熙皞之治與天地同流匪難致也在喜怒哀樂情性之間也喜怒哀樂之正匪在乎他也一念篤恭之致也故曰一此聖人所以無爲而治也若曰吾篤恭於此而天下自平語體而遺用語內而遺外乃釋老離人絕物清淨化民之說非聖人之所謂無爲也故曰二蓋嘗考諸中庸矣曰戒懼慎獨也曰大本達道也曰時中也曰好問好察執中也曰擇善服膺也曰造端察天地也曰忠恕也曰素位而行也曰達道達德知之成功而一也曰好學力行知耻也曰明善誠身也曰學問思辨篤行也曰自成自道也曰至誠不息也純亦不已也曰尊德性道問學也曰溥博淵泉也立大本也曰不愧屋漏不動不言而敬信爲是皆篤恭之類也然而天下平由之矣曰修道致中和而位育也曰文武周公之孝而制禮也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曰悠遠博厚而高明也曰禮儀威儀也曰議禮制度考文也曰民敬信悅而尊親也曰經綸大經也皆平天下之類也然而篤恭本之矣本末體用一以貫之此中庸之所以爲至乎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十一

用兵之法教戒爲先論

論曰民可素教而不可教使之爲戰教使之爲戰是利於戰而法驅之法驅之故人不戰不戰爲將而使人不敢不戰亦危矣若夫主於愛民而素教之是其義欲使之知方人而知方則知親愛之道於其所親愛者而敵見加焉故人自樂與之戰而莫禦爲將而使人樂戰而莫禦斯無敵矣此義利王霸之辨而吳子用兵教戒之說吾不能無議也難者曰且吳子兵法之先於教戒亦已明矣而子乃疵之曰霸無乃已過乎曰夫吳子者且不得爲霸也強焉爾矣詐焉爾矣昔者管子之以其君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霸也作內政遂鄉十五皆戰士也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教之是也其所以教之者非也蓋彼猶爲戰也第假此焉爾矣此所以爲霸也而况於不出此者乎今夫爲吳子之言者以爲兵取勝而已矣誠使如起之法一人教十焉十人教百焉百人教千焉千人教萬焉萬人教三軍焉是三軍之士萬統於千也千統於百也百統於十也十統於一人也一人也者將之謂也夫三軍之士統於將將士相聯而莫之解也其教之也鼓而進之金而退之圓而方之方而圓之坐而起之起而坐之行而止之止而行之左而右之右而左之前而後

之後而前之分而合之合而分之結而解之解而結之人習其變士盡其能而不可已也故能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根而榦榦而枝而不可拔也縮伸分合如身之於臂臂之於指而不可亂也其分定也此韓信之兵待之所以多多益善也何霸強之疵且聖人者蓋亦有之矣孔子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其亦何以異於是曰是不然以不教民戰是教之在先也非教以戰也教民而後可卽戎也非教以卽戎也此義利之所以辨也孟軻氏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可使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此孟子教民之意也曰然則武王不愆于六步七步而止齊四伐五伐六伐而止齊其誓亦曰不攻于左右不恭命汝則孥戮非教戒乎曰武王教之於素矣至是臨事而懼乃申嚴之也且爲吳子之說者皆以爲其法是特矣然而特強者凡遇強於我者則廢矣特詐者凡遇詐於我者則廢矣是故權詐之兵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夫惟仁義之兵斯無敵於天下矣然則仁義之兵不教戒矣乎曰教戒於素所以爲仁義也昔者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周官之制內而鄉遂都鄙外而方伯連帥丘井

立而兵農一天子歲三田以供賓祭所以教孝弟也因而節之以教人也親執路鼓以臨之教之坐作進退之節而寓禮讓疾徐之儀上下有等然而衆知尊君親上之義矣老少之倫然而衆知孝親敬長之義矣間并有親然而衆知睦隣恤衆之義矣不用命有刑然而衆知生歿榮辱之義矣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彼其教戒之者有素定也夫上以孝弟忠信教其下而下不以孝弟忠信自爲者非人也以孝弟忠信自爲一旦有事而不相歿者非人也故其民也居則爲比閭族黨之人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其卿大夫也居則爲六卿之長出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則爲六師之帥此仁義之兵所以不勞而無敵於天下也諸葛武侯亦示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益有以識此矣今以素教之民與夫教戰之民其心之所樂而強從者爲何如哉彼倒戈離心之旅與同德無敵之師其所樂所強固亦有間矣此又義利安危之辨也

治權論

或問治天下孰爲大曰權爲大權曷爲大曰權也者道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大用也惟聖人爲能執天下之衡而權之以重輕乎天下之事以合

乎道也曷謂權曰猶之稱錘也以從衡也以稱物平施以應天下之變者也曰權孰爲大曰禮樂征伐爲大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曰然則今聖天子一制一作釐正百王是謂禮樂自天子出矣是誠有道之世也曰是則然矣非聖天子聰明睿智古之神聖者其孰能與於此曰然則征伐之權何以謂自天子出矣則應之者曰天子有征無戰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討者出令以聲其罪於天下而巳不伐之而與之交戰也征者正也討而正之而已也如中國諸侯頑民有暴亂則天子討而正之則巳使其隣國連帥與其司寇自誅伐之則巳也而我中朝聖人坐治之而已也如外國有篡逆則天子討而正之則巳使其國人與其臣民自合攻之誅之則巳也而我中國聖人坐定之而已也或曰然則亦有伐乎曰然誠有之非是之謂也如北虜犯我北邊則北邊守臣北伐之西羌犯我西邊則西邊守臣西伐之而禦之而使之遠遁則巳矣不好大喜功而遠逐其利也或曰若朝鮮安南則禮義之國也彼則來有朝貢我則往有封詔如之何而勿正也則應之者曰然獨者安南國王與其後裔爲其臣陳嵩及莫登庸父子後先篡害據而奪之國拒其餘裔於南海之濱絕其貢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道黎氏遣其臣出萬峽航海而來告變矣。聖天子聞之赫然斯怒矣。發大號命大臣將往征之矣。其時內外之臣有或言不宜伐者。問之則曰古者明王不治獫狁羈縻之而已。以不治治之而已。則應之者曰非是之謂也。古者天子不伐獫狁征討之而已。以不伐伐之而已。曰曷謂以不伐伐之。征討之而已。則應之者曰征也者正也。討也者討也。問也。討問其罪於其國。使人得而誅之。是謂以義狄攻獫狁。而以不伐伐之也。以不伐伐之者。是謂不伐之伐也。軍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戰之戰也。以我討詞直也。故討詞爲上。伐次之。戰又次之。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是也。焉得而知之乎。焉得而治之乎。或曰我聖祖戒後世勿伐安南矣。是不宜伐也。則應之者曰非是之謂也。夫戒不伐安南者。聖祖嘉其國王陳日烱率先倡義歸順也。抑謂無罪而伐之。或利其土地而郡縣之。將隨征隨下。隨叛無益。徒損者也。非謂討罪弔民以安其子孫。黎庶者。及不可也。且今莫登庸父子敢行篡逆。據我天朝世封之國。不討正之。則大權廢弛矣。或曰黎氏其先亦篡其主陳氏。而有其國。先朝恤人民之糜爛。而因以封之。今莫氏篡黎氏。一間耳。以逆篡逆。可不必伐也。則應之者曰黎氏篡陳氏。已經先朝一時權宜恩宥之矣。累封之矣。累封之則名義正矣。乃今因其被篡而曰不治之。又追咎之。何以異於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者乎。恐非所以教華夷也。是使四夷化之。篡篡無已也。其可乎。或曰其國崎嶇。有山嵐之翳。有富良江之險。有懸兵深入之虞。有饋餉不繼之慮。如之何可征之矣。則應之者曰先朝曾三征而三下之矣。而郡縣之矣。且今非必伐之之謂也。但討之之謂已也。正之之謂已也。使彼不得以自安。不能以一日自立於華夷而已也。使其國人人得而誅之而已也。我兵不深入焉。夫何虞以逸待勞。夫何崎嶇。我餉平易。夫何險。我不費斗糧。夫

何饋餉之慮或曰漢棄珠厓後人高之何必討也則應之者曰棄之可也等之如北虜西羌可也今安南禮義之國也朝貢封詔之通也而可棄之而可如是乎且安南黎氏貢道已久且阻絕於莫氏航海而來告變矣聖天子已赫然斯怒矣而顧可如是乎且設使朝鮮之人或效其尤焉而來告來聞焉固亦可以如是處之乎可以爲常乎臣有以知聖天子高天下之見獨觀乎萬化之原未必如是也聖天子恭行天地之道者也必不如是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天子之所以行大權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无

以奉承乎父天母地之道者也故前者聖天子初聞莫氏之篡逆赫然斯怒命征伐之者義也繼而念彼叛逆者莫氏一人也若征伐而先爲之魚肉者一國億萬之人民也且討而不伐者古天子之禮也是以遲遲焉今也因頒尊天之詔于天下且命大臣文臣捧詔于朝鮮以及安南以往諭其國豈不曰彼猶從在上天覆幬之內者也曷忍棄之使知皇天上帝之爲尊而不可犯也猶冀其什一百一千一萬一有悔改焉或有不終自外於天地而反正焉以毋傷我人民也仁也否則將爲萬全之策所謂以言語代斧鉞者以行焉亦什一百一

千一萬一而無遺算不費我中國斗糧不折我中國一兵不疲我中國一卒而可以一舉而永定焉以大惠一國之人民於無窮者焉是又聖天子神武不殺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必將敕諭捧詔大臣文臣往諭之若曰爾莫氏父子篡放我天朝封裔犯我紀綱脅我人民據我土地盜我府庫窺我名器我聖天子赫然斯怒出命討爾之罪命諸侯臣會兵伐爾以征爾篡爾逆以告于皇天上帝而恭命焉正天下之大義也然猶緩兵以需爾庶幾爾有悔禍乎而我得以保恤我一國之人民乎或曰爾莫氏庶幾有卑辭以歸順矣其意若曰黎氏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无

哀微而讓國于我莫氏國人共推戴于我莫氏我莫氏不敢受乃舉其人民土地以歸天朝天朝其斷焉嗚呼詞似順矣其信乎其詭乎黎氏何以有航海之告篡乎何以黎氏無讓表乎若有之知果黎氏爲之乎抑莫氏詭爲之乎永樂宣德年間之詐屢可知也今我聖天子至明至誠不逆爾詐不億爾不信命我大臣文臣捧詔以諭黎氏之國聞黎氏被爾莫氏逐之于海外矣今爾莫氏誠自悔罪宜銜璧輿禩面縛繫頸而來必自預求爾舊主之嫡裔與餘裔奉之以來俯伏受詔復其舊仁返我封國正我紀綱安我人民歸我土地宗我府庫

躬我名器如是者爾乃真悔禍矣信矣非詐矣我

聖天子必恤我人民取爾悔悟必將命我大臣受爾壁解爾而縛去爾頸組焚爾輿視待爾父子以不灰置爾于海濱一區百里之地使食之世世以禦魑魅爾身爾子爾孫得生已多矣凡有無窮之食乎於是乃又諭之曰彼黎氏亦不能守信地有不保國社稷之罪削降爲土府州存輿地數百里奉其先祀而其倍臣之有功抗賊者及有忠義不從叛者數十人名酌其重輕大小而分之以上地小不過百里大不過二三百里使世世守之世世富貴以君長于茲土天子不有爾寸土不利爾匹民不賦爾稅敵焉如古之要荒之小邑者然如今之田州諸土官永順諸宣慰者然若州有大不率者天子必命連諸州之衆以討平之立其賢者則已以安爾人民俾不相篡奪不已毒痛爾生民以違我中國之化也此又聖天子體天地好生之至仁者也若莫氏猶不能然而徒虛飾卑辭是詐也僞也非信也非真悔禍也蓋將飾爾詐僞以欺我矣墮我于計中矣冀因而受封于爾如黎氏初篡之故智然矣以欺我人民矯我上帝蔑視我國體陰弛我大權往者爾既負滔天之罪今又愈益倍焉爾之罪遂大不追矣爾其思之一出于天一入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于淵出入之間不能以髮爾其思之夫然後命之諸侯臣戒我鋒警耀我武備威臨于其邊焉則已勿伐焉以待其變焉則已或曰請聞分地之義何謂也則應之者曰乃不聞賈誼治安之策乎衆建諸侯以分其力今亦衆建君長以分其力小則易制永永不能生大變焉此萬世惠民之利也夫何疑或曰莫氏若不悔禍如前之云則如之何我聖天子必將如初命命將出師而伐之乎抑已乎則將應之者曰若懸兵深入以犯不測之險疲我將士敝我甲兵費我芻糧是謂窮兵黷武也是謂逐外以耗內也漢武西南夷之征可鑑也我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聖天子神武不殺必不如是也所謂征伐自天子出者非謂天子自伐之也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也討而不伐也莫氏若欲詭辭以攘其國若不悔如前之爲則二臣必將完壁以歸報于聖天子聖天子必將數莫氏十惡如嘉靖十六年文武大臣會請欽奉成命者如永樂年間數陳叔明二十惡而榜暴之者以聲罪于其國之臣民而勿伐焉且告之曰黎氏爾世主也莫氏爾世讐也我天朝聖天子爾之大君也爾之大父母也上天命之凡內外君長有罪必討而正之無赦天之道也爾宜體上天不外爾蠻夷之心體我聖天子不忍棄爾

人民之心不忍糜爛爾赤子之心不忍使爾人民赤子
爲魚肉而我爲刀俎之心前年命將將命出師以討爾
莫氏之罪將出雲南之蒙目廣東之欽州廣西之憑祥
及閩廣之海舶四路並入滅爾無難矣復軫念之書云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夫叛逆作禍者一莫氏也大兵四
路而入必有腹背受戮先當其禍者乃一國億萬之人
民也人民天之人民也天子之赤子也故徐徐然緩兵
以需焉今莫氏又爲卑辭以誘我使我墮其計而授之
封以定其篡焉其大詐人不俊如此蓋自昔慣習之矣
於是天人共憤矣明神共誅矣彼不顧其子孫將無遺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之人皆謀莫氏者也皆莫氏敵也皆欲滅莫氏而分其
地者也莫氏子然孤立將安施其詐乎不數月之間莫
氏父子之頭可懸於長安矣雖以此待之三年五年十
年可也我無因逆封之之理彼無一朝自安之勢我有
討辭而彼無憑恃其機在我而不在彼彼忙而我不忙
我無患而彼有患我長逸而彼長勞如是者則我國體
日昌黎氏之氣亦日張而其兵力日集國人皆曰天子
曾討之莫氏矣吾何以從之如是者則莫氏之氣日衰
黨與日將反戈焉是猶我授之戈也特假手于彼人民
也如是者持之以歲月之久通國將自生變也是我坐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加兵繼而天果假手于黎季犛以滅之此 聖祖討罪
不伐而羹狄伐羹狄之大驗也然其時猶未懸賞以地
耳猶未下諭臣民合攻陰擒之令耳且感應於默默之
中如此況今明示以春秋人人得誅亂賊之法有不翁
然響應去禍就福者乎抑季犛猶爲非善耳特天假之
手不可誣也縱使一時罪人未卽就擒彼已負天討之
罪名於天下國人皆不與焉彼將無以自立中國之大
權亦在我而不自失矣若我聽其詭辭而因以授之封
是自我與定其篡是中國之大權自假與人彼將得以
自齒於諸夷之間是猶借寇以兵而齎盜以糧我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聖天子仁義並用必不如是舛也是故一陰一陽殺生
弛張天之道也一柔一剛舒翕昭章地之道也一仁一
義恩威偕行聖人之道也陰陽剛柔合德仁義中正變
化三才之道也或曰斯討詞也將焉達諸其國之臣民
乎則應之者曰 聖天子正正之詞堂堂之道由廣西
之憑祥廣東之欽州雲南之蒙目諸路而達之其國之
有司其國之有司以達於逆莫氏必將傳達於黎氏暨
其遺臣民矣有未盡達者則如之何曰乃不聞魯仲連
聊城之事乎我之有司必將騰黃萬數繫矢而射之其
境其境人得之必欣欣然以相告焉皆將以莫氏爲奇

貴矣莫氏回顧左右之僞臣與國人皆其敵國由是一
國皆離心解體矣或曰莫氏既有卑辭因而授之順且
無患不亦可乎則應之者曰吁是患之大者也是不可
之大者也且莫氏詭辭也詐計也詭辭詐計以欺我也
欲欺我皇天上帝也欲欺我堂堂天朝欲以欺詐攘而
有之也使我一墮其計焉是我則助惡也我則中國而
羹狄也我則大權因以日弛如火銷膏不自覺其日損
也四夷八蠻漸以效尤而不知其如風之微漸不可長
也唐藩鎮之事可鑑也或曰昔安南黎利之篡陳氏也
宣德之間亦曾宥之矣因封之矣今循行國家故事何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爲不可則將應之者曰我 聖天子恭行天討事天明
事地察以追蹤二帝三王之道也若祖宗一時權變故
事寧肯以爲常法乎如天命天討何我 聖天子釐王
百王之謬多矣宜不其然夫仁至義盡聖人所以體天
地之道也其孰能之哉我 聖皇蓋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不殺者

淵淵其淵講義

子思子作中庸至此上文旣言天下至誠經綸大經立
大本知化育此則屢形容以贊其妙也不但肫肫而又
淵淵焉而又浩浩焉所謂淵淵其淵者豈非其淵以言

乎其靜深也以言乎其有本也以一人之深本爲天下之深之本有不可測其如淵乎其至誠之德原諸性也仁義禮智根諸心也以一人之心性爲天下之心之性有不可窮其淵以之乎故夫有百尋之淵有千尋之淵其淵也非但如之而已所性與之同其深而不可測也有萬尋之淵有億尋之淵其淵也非但擬之而已性源與之其深同而無窮也由是觀之百千萬億有形之淵可盡可窮而心性本體無盡無形之不可窮也是則子思子雖極其形容而終有不可形容者自非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終莫可以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以言之也

平勃王諸呂無所不可議

呂后背高帝約而王諸呂在廷小大之臣皆知其不可而平勃曰無所不可何也曰不可以不可也大臣之義當畧小以圖大爲國家萬全之計不然諸呂之事雖五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謂平勃之賢而反不知乎高帝臨終謂安劉必勃夫當時王灌諸公尚無恙而勇敢則過於勃而安劉之事卒以許勃蓋重從容以解紛者不如勃也若平勃者亦知乎呂后之爲人嘗醢彭越虜戚夫人雖以高帝惠帝之意猶忍違之傷之其驚悍自恣而不可回逆之者不灰則廢若王陵先逆則先廢平勃之則又廢勃逆之則又廢勛舊大臣皆以廢去則他日諸呂之亂誰與圖之故度其不能止后之王諸呂則寧始從容以善其後可也舊史謂平勃何以知已之成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愚又以爲不然夫不知已之後歟與疆爭而速廢歟而無益成敗之數二公之賢其講之孰矣一日平勃去朝廷則太后之所以私諸呂諸呂之所以覬漢室者豈特王而已哉故奮烈擊搏大臣雖不如新進之銳而從容鎮靜以安社稷者惟大臣爲能故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彼無愧詞胷中必有定也陵無以應宜哉吾乃今而後知高帝之善知人也

雋不疑斷獄

有乘黃犢車者自謂爲衛太子雋不疑叱縛之引劓贖之事爲斷昭帝霍光嘉之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處事應機不異於古人矣胡氏謂據稱兵與父兵戰正使不歿而父宥之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當以此下令成獄而議刑不必引春秋愚謂此直當辨其真僞不當論其是非也夫太子自經史已書之而歸來望思之臺思子之宮至是九年矣太子之歿天下有不知乎夫

華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以昭帝之明年十四而能辨上官之詐豈以此而不能辨乎何也若夫太子之是非諸公皆非不易之論也夫太子者天子之貳所以承宗廟立國本故其職居則監國出則護軍而充以邪小誣殺太子搖國本辱宗廟太子大義自處何如也與夫劓贖之事有間矣孔子曰孝子小杖受大杖逃申生稱爲恭而不得爲孝故爲太子者度不能自見於武帝發兵誅充誅已卽上書請矯制之罪以自明可也故不避充之誣以陷父於不義不孝也不諫充以自免以安國家不義也不上書以自明不智也臣竊以孝太子有之而智不能以自明亦卒歸於

不孝不義而已矣及壺關三老田千秋之說帝大悟而族充充之罪得而太子之冤白矣使太子無歿而歸來帝將明其冤布告天下復其位焉耳然則胡氏謂其與父兵戰何也武帝時在甘泉也與兵戰也非與父戰也充時持太子急未及奏聞未有帝詔也太子以兵自衛也以兵自衛者豈倒戈聽人戕已乎則亦不義不孝而已若果眞太子不疑當何以處之曰先帝罪人斯得太子無罪罪在逃父而去太子之位先詔未有復焉先帝以詔立今帝矣太子宜就藩臣之位也若雋不疑之說彼將詰曰先帝之族江充何也將應之曰爲其誣也彼將曰爲其誣也則吾何罪焉又將何以應之哉然而斯人之僞羣公皆莫之辨何也

復王南渠公服色議

昨承貴札下問以禮部所議服色者此誠區區鄙見而非無稽之言也本諸禮也本諸三朝聖諭錄而爲之言者也本諸人情而爲之言者也禮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解之者曰主喪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緣經也文公家禮亦從之未葬不得卽吉服行吉禮夫吉服者大紅錦繡之類也吉禮者謂冠婚之類也來諭謂 聖上既

已易吉朝臣亦從而易者此必因吉事必有明命之
易也若夫南都則未有旨也來諭謂不易則似正君之
非者非也若猶服縗乃謂之不易今二十七日之後已
脫縗而服青衣矣未可謂之不易也但臣子之情未忍
衣錦繡與大紅爾非不易也非正君之非也未嘗有非
也來諭謂 聖上奉遺詔遵舊章者謂釋縗服爾也非
謂不可以衣淺淡服爾也今吾與禮部所議乃淺淡服
也非謂縗也何足以謂正君之非且 聖上惟臨朝時
及慶賀時服吉服爾若退居之時吾意 聖上孝心純
篤必亦淺淡服爾也或麻衣爾也未可知也謹按三朝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四

聖諭錄內一欵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
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
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明且易服士奇謂震
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上於
皇考乃遽卽吉乎時黃淮同楊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
厲聲忿楊曰朝廷每事被爾拘衆尚書蹇義從旁解之
曰渠言當理國家事豈應徧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且
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脩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
且上素冠麻衣麻徑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議朝退上
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
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
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
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
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欽此觀於此則
今日 聖母梓宮尚在殯適與之事體相同今又恭遇
睿宗獻皇帝山陵方改葬已奉有明旨矣亦宜依古禮
喪服傳改葬總解者曰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服葬畢
三月而除又况 聖母梓宮在殯而謂今止青衣木等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聖
帶爾猶未總也乃又爲不可乎夫以楊蹇諸臣議奏素
衣冠黑角帶且以爲未當且以爲薄况卽衣錦繡乎錦
繡服之於朝猶心有未安而况非朝也服之於道路燕
會之間乎夫禮稱情而爲之爾矣心安焉則爲之爾矣
昔明道先生遇有國哀至滿之日同官欲於未晚而釋
服明道先生曰是猶爲二十六日半爾也諸公易之某
非至夜不敢釋也僕於此服色之事亦云是故禮稱情
安心而從厚焉已爾而况此本非爲過乎惟諸執事同
之

天下有違尊三議

言曰人有通天下之望必其福德之純全者爲之何也
將言爵齒德三達尊而係之天下何其重也或者二三
而分之以朝廷鄉黨焉則輕矣何其不似軻氏之言也
衆皆信之達者疑焉君子於此不容以不辨也蓋福也
者齒爵之謂也德也者自得之謂也自得而德盛則爵
齒在其中矣何也有其德則齒爵重於泰山無其德則
齒爵輕於鴻毛知輕重之勢則知尊卑之義矣夫天下
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固也而分之以在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何其不似孟氏之言也何則係以天下
則非黨不足言也係之朝廷則爵固莫如焉足以辨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望

軻氏何爲以德榮之爵齒爲三達尊也軻氏急於辨時
君以一而慢二言之也待知者於千百世之後明之也
蓋天地之間德爵齒三者而已以爵言之士而上有大
夫有公侯有伯子男皆所謂爵也而卿相王侯則爵之
尊者也以齒言之自六十而七十而八十以上皆所謂
齒也而七八九十則齒之尊者也以德言之自一善可
稱以至於萬善俱全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化而不
可知皆謂之德也而萬善俱全大化聖神則德之尊者
也是故爵有其德則尊無其德則貴爲王侯貴爲卿相
不免爲空空之鄙夫耳壽有是德則尊無是德則壽躋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望

師服議

錢鏐年如李耳亦不免與螻蟻草木而同活耳惟有德
之大人乎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不違而況於齒爵乎記曰大德受命德而爵者以之
經曰天壽平格德而齒者以之記曰天之尊爵曰仁者
壽無爵而貴無齒而壽德行如顏閔者以之

或問師有服乎曰有有徵乎曰有記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師之義至與君父等師而無
覺自絕於君父也可乎曰師卽師而服之乎曰否有

一事之師有一字之師有一藝之師有三人行必有我師之師卽師而服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可乎夫師之道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師全而傳之以成父母所生之全故曰夫子於我有罔極之恩恩生於情情者服之所由起也曰是則然矣然則師之服何以不經見於禮曰師服難制也今夫以一事之師一字之師三人行之師與傳之德義之師成我與生我等者之師其可以槩制乎惟成我與生我者等之師恩莫大焉情莫重焉故恩不得不發乎情情不得不服之以三年之服或曰心喪而無服可乎曰心喪無服猶不喪也服者稱情而文者也

華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四

荅稱門生議

或問曰古今之所謂門生者宜何稱矣甘泉子曰門生也者門之生也如七十子之在孔門是也又問曰如太學之士於祭酒司業六堂監丞之司也又問曰其傳道解惑受業者是也如游楊之立雪程門也曰知貢舉者宜何稱矣曰此朝廷之命也貢舉非其人則有罪故曰坐主曰聞五經之考官亦稱門生曰非也糊名易書足不及門凡有關通者朝廷有常罪何門生之有今之仕進者於知貢舉者始進之日則四拜於其門故忌者謂曰今三百進士皆其門生矣稍遷官則忘之若不識面於糊名易書則終身稱生焉可謂惑矣人情道義之薄

華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行內外守備段正祈禱禮儀文移

南京兵部爲祈禱雨澤事准參贊機務本部尚書湛杏武庫清吏司於本月初九日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前事隨抄到告文一道內開所告止有雲雨風雷之神境內山川之神南京都城隍之神續准內外守備視文內又加娑婆釋迦文佛於昊天玉皇上帝之神上又並列於雲雨風雷境內山川都城隍之神之前

右此禮文不同恐與南京禮部原發告文有碍又釋迦文佛固非儒者所宜祝告而昊天上帝則惟天子乃得祝之殊非人臣所敢僭告之瀆也已不敢僉名以問於南京禮部據右侍郎崔 回帖云本部手本該司發告文並無二神之號宜亟改正否則貽笑於人等因竊謂禮儀未當神恐不歆何以祈澤深爲未便宜從改正合咨本部轉行內外守備衙門煩爲查照改正宜於露臺上特設三神香案行禮不必拜於佛前以致褻瀆不專永爲定規等因准此合用手本前去欽差南京內守備司禮監太監潘 等欽差南京守備太子太保魏國公

書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聖

徐 等煩爲知會施行

書甘泉山書院翻刻神禹碑後

余來爲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于嶽麓之地中卽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以見遺者快觀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別而碑石復剝落雖習於古篆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旣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別有所考據而題及考韓昌黎岫嶠山詩云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鳳

泊竿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忝嗟涕漣漣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盛洪之荊州記云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於山卽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蓋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所謂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鳳泊竿虎螭悉如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

書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聖

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卽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秘文秘跡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藏久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千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視二公之不獲見而悲詫涕洟者顧不幸歟雖然又安知此非非我國家休嘉之治而文明之運益當大啓以復三代之隆乎則又匪特余之私幸已也門下太學生新會容璫孝感之士也見而悅焉因請精謁而翻刻之合二碑爲一幅置于維揚甘泉山書院仰宸樓下之中堂使來學者得共觀焉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觀古聖人之

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已耶夫天地之文虫鳥之篆伏羲之畫因象而得意焉亦何有於文字哉

跋程生所藏白沙先生真跡後

此石翁先師詩一卷乃真筆也其五十六年間之所爲乎初太學生程生爵者篤學士也僑居留都北門之橋一夜夢謁翁於大科書院後二日其鄰繆氏者偶出此半卷示之爵因思夢中事玩而愛之其人因以贈焉又與繆之姪贖其卷後之半遂爲完璧以告其泉子嘆曰此非爵也一念之誠召之乎其夢乎真乎其感應之理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哭

微矣夫至寶之在天地間分合聚散有時若有神明司之者非偶然也若神禹岫巉碑篆偶一見於道人而隱及昌黎韓子求之不得見而悲後埋沒千載今復見於予予摹而刻之碑其一隱一見係天地間大數也石翁神禹之徒也其真跡湮沒分割於繆氏者數十年一朝復合於程氏之子實而藏之與神禹碑皆天固將顯之於無窮矣謹書其左方以歸程氏

跋文相國真蹟

太史曰余聞之上將折衝千里怪文信國以彼才智獨出勤王動輒被執如捕籠雖然何也豈忠貞勇智各有

所長耶讀至空坑所遺知者書卽掩卷流涕不忍復觀之矣汪東之持其墨跡過余書此以歸之

跋范文正公家書墨跡後

范文正公一代偉人也今讀其書觀其手跡想見其人如高山大林虎豹蹲踞可望而不可卽如深淵巨澤龍蛇出沒而不可測又如青天白日照耀萬物而不可欺此所以立朝廷鎮西夏人人敬信而畏之也此無他故誠而已矣誠斯明明斯威威斯重重則不動而信威則不殺而畏明則不察而敬其誠之所爲乎識者謂其自先憂後樂中發之夫先憂後樂以天下爲一心聖人之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哭

學也能盡之者其惟至誠乎其次勉焉若公者雖曰未學吾不信矣公之裔孫彥奎能慎守其家學者謁予跋其後

跋春秋正傳所采証修後魯史舊文

右自獲麟而後至孔子卒凡二十五條皆魯史舊文孔子所未筆於經者也杜預云弟子欲存孔子卒故錄以續修經之後今觀其文辭書法與經何異由是言之則經爲因魯史舊文而筆之孔子未嘗有所損益而義則竊取焉斷乎而無疑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後之儒者乃以爲一字卽存褒

敗皆經聖人之手所筆是以創爲義例之說而聖經始晦其達聖人灑然之心始遠矣世之君子或爲舊說所惑而不信吾今本孟子之心以求春秋之指者盍亦請觀於此修後之舊文乎

跋何子達鴻進士所藏石翁墨跡

此吾師石翁病革時筆以付水者也失之於水得之於何子明翁傳予予傳何子也何子其慎之哉齊人失之楚人得之乃失也齊人失之齊人得之乃不失也况斯文一脈者哉字畫模糊目廢精存神之所爲也黃雲山人謂水也梅月雪月則吾豈敢斬纏而歸葫蘆無藤矣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以江門爲歸內我也嗚呼非夫子吾誰與歸敬書于左方以歸于達于達其珍重之哉

跋周氏家藏先師石翁初年墨跡後

此吾師石翁初年墨跡而周生榮未所藏也時已得晉人筆意而起然不拘拘於形似善學晉者也今觀其筆勢如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及乎晚年造詣自然曰熙熙穆穆故其詩曰氤氲覺初沐夫書而至於初沐氤氲熙熙穆穆焉則超聖入神而手筆皆喪矣此與勿忘勿助之間同一天機俱要入入神會耳因書以歸周氏使知因書入道以得夫自然之學焉不徒役耳目於翰墨

之間而玩物喪志也

跋李味泉家藏石翁手帖後

此數幅皆白沙先生真跡也其精神猶感人於千載之下其首一幅與何庭矩所謂頂門鍼也鍼下而不動是無生理矣何庭矩其天資悍銳人也予昔見之於番山當其棄去舉業不就文場有脫履名利之勢白沙先生亦高之而推之於聖賢之域然而非其器矣一日與林緝熙同坐函丈緝熙聞言會意翁喜之好向之語庭矩恫焉謂翁之於緝熙只多我一各舉耳途怨翁畔去拜遊方頭陀楊曉爲師翁惡其害教語番禺高知縣瑤逐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五

五

頭陀庭矩益生怨故其詩有曰我在樂盈禁錮中言逐其邪師也乃作書誇翁名曰存羊錄謂翁空頭學問言徒有頭而無四肢譬有體無用也又謂顏曾閔冉不得聖人之傳而得真傳由求耳黃進士若雨云庭矩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知謀之末乃敢大言非古賢哲謂周程張朱宋諸生可誅於是處士橫議之風起此庭矩背師之實也誠孝劉都闢大勳者遂與之拜絕交焉既而又以地理自雄同門謝天錫苦節其貧人也然惑於庭矩之言止田十畝易銀三十兩與市地師云非吉還之庭矩不償此庭矩賣友一也使矩也而稍靈受

此頂門之鍼豈至流之至此極哉夫背師賣友之人非聖從邪之學不知者與受人惑者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冒置鄉賢祠若遇高明君子處之又不知當何如記曰惟仁人放流之逆之四夷不與同中國况可汚鄉賢之流哉使背師之人不得與師同牢而血食可也予久嫉之因李味泉以所藏石翁手帖示予首讀規庭矩一帖感慨於幽明之際不能不爲之掩卷太息因書所聞于後以歸味泉或待觀風者采焉

鄭世迪畫與予小影題曰吟風弄月而歸爲贊之有若舞雩六七人共有若無爲有若迎送風月無邊何

東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三

自贊陳光祿所傳侍坐真影

樹半遮簷堂依曲樹習禮傳道天關佳處默翁無言南崖篤志自古其難師傳相遇遇不在言禪神無意流形天地觀象得心亦復如是

廣州程貳守所藏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像贊

逃釋逃黃匪徇匪狂爲知之良文武弛張目其鳳凰鐵其肝腸間然其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叶茲非陽明先生之相叶而中峯大夫程子之藏

先聖孔夫子像贊

高天下於無者必以夫子爲卑顯天下於有者又以夫子爲微乃夫子之矩大中正而不可踰非循循以復之不疾以不徐又何以見乎夫子之卓爾於有無高卑顯微之間之幾哉有來瞻依其諦思之

嘉靖戊戌九月十二日湛若水謹題勒石

李文溪像贊

予昔於妹婿庠生李達元得觀其祖忠簡公文溪先生遺像又謁海珠新祠又得瞻拜廟貌締觀三匝若有感焉敬贊曰

夫何若目之營然憂世志也若冠之莪然撐天墜也若笏之奮然擊佞史也若綬之縈然縋賊壘也若愷悌之藹然贍民惠也若視之瞠然從師義也若神之淵然文思致也此非文溪先生之行義文藝之卓然流光於百世也乎

程中峯貳守尊樂圖贊

於穆大夫尊樂是圖樂有形歟樂可圖乎不曰樂天不曰樂地尊之地天其樂卽是維天茫茫維地無疆不如置之反尊一腔不尊而尊尊之勿深勿忘勿助地呈天臨爾峯號中忘助皆空卓爾躍如其樂颯颯

謙誓

惟歲甲戌孟冬湛子顧子翟子董子孫子張子爲
讌集惟時在于外則易子陸子徐子嚴子惟茲
館人事不于常恒于乖日月不于居恒于趨道義不有
于孤斷于資其自今至于後月旦之日肇置文會會置
酒其勿侈于食奢于義侈于食則有罰肉食魚
食不愆于五品品不愆于三愆則有常罰果不愆于三
品四品爲器者八愆于八則有常罰惟羹惟菜不愆于
六器愆則有罰非痛疾其勿以故愆愆則有罰惟酒無
算不及亂惟其量疑議母比惟其義計其身不計于人
面規曰某過某過則改母有後言言篤于好五越有

東文集

卷二十一

書

相罰其敬之哉

還朴約

告鄉里諸賢請共還朴俗待客止三菓兩菜三湯兩割
殺止五品肉菜一品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子孫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約言

門人嘗節取書集中語爲約言三

序曰學以盡性爲紀性自盡也人無所與焉言何爲哉
言以示所從也示之而復懼乎其忘且惑於是始有過
於詳而不自知焉者矣是故愛道則多言愍人無所於
歸則多言人有適長安而迷方者其知者語之疊疊焉
使人而毅然往直抵其止彼此俱頽然適漠然忘矣或
者其蹉踣無定嚮而吾之所以願爲指南者復不置則
言雖再三奚辭哉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望之至也
自漢迄宋論學者代不熄然六經聖賢本旨爲羣言所
障亦多士習至于今堅信不可破甘泉先生思欲覽宣
元義解舊蔽使人人迴心而返正途故其所爲說曲而
核直而辨窮源探本浩演宏博人罕所際極亦惟曰道
未明吾無所用其佚也而二三門人則慮夫世之口耳
者或耽眩游移若入貝市莫知所投止其弊將至以虛
輪空廬誤其終是故約言作焉且夫何言非道也何道
非約也有可約則必有可除之者矣余過增江造先生
之廬語終日弗能已復夜談于江門釣臺當是時有告
夜分者卽不憚誰謂可約哉故言者漁之荃餌也未曷
不厭其多得卽忘之學者能循先生之教獨觀統領金

聲而玉振之則雖併指約言爲疣喘無責也若徒厭苦繁說取快於簡辭是猶無病之人服藥過多而病而復投藥以已之也得不重爲元氣累哉故莫若約之無所得亦不甚滴其初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是書之作者所從也夫亦不得已也夫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廬陵黃如桂撰

或有問於水曰子之於易必取經自爲經而不以孔子傳分附之者何也曰所以全經也當孔子作傳之時本自爲十篇也當義文周公作經之時未有傳也分傳附經漢儒支離附會之陋也吁弊也久矣然則子

耳果文集

卷二十二 詩言

二

之必主解傳而不解經者何也夫十傳已解經矣而又先竊取以爲之解說則又何取於十傳乎是猶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蓋後人因漢儒分傳附經之訛而未知古易一經十傳之大體也然則各卦之爻也德也才也可以不釋乎曰此三道者多見於孔子之傳矣其或有未及者則於本傳之下而附測焉斯已矣

夫易之全經何爲者也學易之要於此乎始焉者也夫學易之要有三一曰學卦畫二曰學彖辭三曰學爻辭夫是三者三聖之與也伏羲之卦畫以象教者也

文王之彖辭周公之爻辭以言教者也夫易之道莫深於象而言次之學易之要亦莫切於象而言次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外之意惟於象焉盡之矣是故君子之學易也觀其卦畫焉而其生生之象陰陽剛柔同異善惡之情斯得之矣觀其彖辭焉思過半矣以槩乎六十四卦休咎吉凶之故斯得之矣觀其爻辭焉以究極乎三百八十四爻休咎吉凶之蘊斯得之矣當其觀伏羲卦畫之時如未嘗見文王之彖辭也必求伏羲之易於卦畫之中焉而見之若不假乎彖也當其觀文王彖辭之時如未嘗見周公之爻辭也必求文王之易於彖辭之中焉而見之若不假乎爻也當其觀周公卦爻之時如未嘗見孔子之十傳也必求周公之易於爻辭之中焉而見之若不假乎傳也夫然後卦畫與辭各致其極交相明也夫然後知夫子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而韋編之三絕所以深究乎此而已矣夫然後讀孔子之十傳而知其弘指奧義不過發揮乎此而已矣然後知三聖人之蘊如是而已矣夫與未學伏羲卦畫自然之象而先讀文王周公彖爻之言未究文王周公彖爻之言而先附益以孔子十傳之文舍本而

耳果文集

卷二十二 詩言

三

求其末者不亦異乎

大學於止至善格物之義其三致意矣故知止而定靜
安慮以言止至善之功備矣推原於本始而極於格
物止至善之義其切至矣其簡易矣其至約而博矣
以言大學之道盡矣

大學之於誠意何其言之悉備矣曰凡學之功皆意也
是故本之於慎獨係之於身心用之於知行驗之於
恂慄威儀及之於沒世約之於敬止而化之乎無情
之辭君子是以知本也意之功用廣矣大矣

井泉文集

卷二十二 論言

四

之神明也四私有一焉則蔽蔽故失其所以為神明
矣故不正不正故不在心也者所以神明其百體者
也故心不在則視聽食味之職廢而百體不仁矣
絜矩也者何也格物也矩也者物也矩在乎心而絜之
乎人也徒善弗政聖人者有以見天下之同心而繼
之以一天下之政以盡其心故大恕行焉天地變化
草木蕃

以予觀於大學而知王道之本於心也是故極之於大
道本之以絜矩發之以好惡體之以忠信先之以慎
德感之以好仁幾之以義利其諸一人之心矣一人

之心其諸千萬人之心矣是故人以治之財以養之
老老長長幼幼而天下治矣中和致而位育成乎其
中矣格物之用廣矣大矣

聖人嘆中庸之不可能憂道之心其益切至矣乎是故
惟強者能之以其有力也唯聖者能之以其無所用
力也有力者賢人之學無所用力者聖神之德

有恒士之末品也今亦無之此聖人所以歎也自有恒
而視聖人相去遠矣欲學者進有恒而為善人進善
人而為君子進君子而為聖人不可自畫自棄也噫
世之以有恒而自聖者則有之矣

井泉文集

卷二十二 論言

五

詩可以興興也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故可以動
神人動天地動鳥獸志之動用大矣

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行也者存之之謂也言存道
也存道則不願外矣願外遠人也得者得自我也道
無往而不在

意身心感應國家天下事而理義出焉故謂之物

人徒以神之幽不如人之明也而不知神之知也幽而
遠人之知也明而近是故知神明之知遠聰明正直
而不可欺如祖考百神之在則一物不交一念不生
而誠敬全矣

君臣朋友其義同也盡分而言分盡而止無取必也有取必之心則過矣疏與辱自取焉耳又曰友道盡而後則止不止則辱矣友道未盡而未可止止斯虧矣可怒在物而已無與焉故不遷不善則知不遠而復過於心不過於事故不貳皆於幾而致力焉其軌知大始學之至乎

聖人之志老安少懷朋友信之也盡乎天下矣與天地同大與四時同流

其爲氣配義與道配者合一之謂也非以此合彼爲有助之謂也言有助則二矣蓋其浩然者卽氣卽道義

非泉文集

卷三十一 約言

六

非道非義何以浩然而不浩然何有道義故曰無是餒也道義者氣之中正者也氣之不中不正則索然而餒集義所生可以見理氣之合一也

人者天地之心而氣者天地之氣充也者非但體之充也充之而天地塞焉也直者正也正者中也中正者勿忘勿助之謂氣自浩然直養之而已無害之而已也非有所加之也

仁政者致道之具所以達其心之蘊以行於天下致中和之規矩六律也致其禮樂之道而天地塞焉者也

是故天地好生之心得日月繼其明以暴暵之得雨

露以繼潤之得風雷以繼鼓動之而生生化化於無窮矣

君子之求師友所以傳道也其可苟乎哉是故立其誠敬必先之以辭既善其辭矣又將之以贊辭以明志贊以行禮所以致誠敬也誠敬致矣定其交而後求是故初筮則告也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符節以言其驗用也揆以言其度體也然則心一而已矣道一而已矣

仲尼不爲己甚不違乎天則也人之性分天地之中所謂天之則也聖人盡性者也易曰範圍天地而不過

非泉文集

卷三十一 約言

七

其惟聖人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道也者路也勿忘勿助必有事焉中正之路也得其路而造者或寡矣造之不深深造而不以中正之路不自得也自得也者自然得自我也左右逢源卽本本卽道也

故也者其已然者也其迹也利也者其自然者也其理也知其已然之迹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乃其自然之理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何足以論天下之性也何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途皆嚶嚶然曰性善性善是但知其故而已而不

知其故之故乃順利而出於自然者也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是自然之理也自然者天之理也是所謂利之本也故論性者驗之以其故本之以其利夫然後可以盡天下之性言其故而不本其利非善言性者也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不知聖人制曆本乎天運之自然而徒求其已然之迹是所謂則故而巳之類也

聖人之學存心焉義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豈有二乎豈有迹乎其理一也存之而愛心生焉仁也有之

皇泉文集

卷二十二 論言

八

而敬心生焉禮也故心一也在仁爲仁在禮爲禮非有二也發而後仁禮之迹可見也

書曰合止祝故是終以木音也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祝故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紀綱也鼓以革者一句始終之紀綱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一字始終之紀綱以與絲竹匏土衆音同作而先後之者也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也熟之者熟之也熟之者力也而至於無所容力焉熟之至也勿忘勿助渾而化醇熟之力而無所容其力也

聞之曰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是故六十四卦以終焉其深矣

萬物皆備於我物我同體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同體也同體故義親義親故道生書曰百姓不親大

學曰在親民親也者同體之義仁之謂也過化存神也化則不留神則無迹天德也上下與天地同流生殺變化如天之無所不覆如地之無所不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王道也天德者王道之本

皇陶但知有法士之道然也舜但知有父子之道然也

皇泉文集

卷二十二 論言

九

是故皇陶大舜同道而易地則皆然

合而言之則仁與人之名混而道之名見矣合也者以人與仁本自合一於身也人身卽仁仁未嘗離乎人何合之云以離者而言合也仁存於人性復於己蘊於中而發於外全其體而應於用率其性而達於道親親仁民而愛物道之謂也道非他也卽人之仁之心而自達之於事也

恭仁之著也寬仁之量也信仁之果也敏仁之力也惠仁之愛也五者存其心故可行行於天下言心體全也是故心存而理得

士惻茲多口多口生於不同也惻于羣小憂心悄悄憂其何以未孚於人此孔子之心也

聖遠言湮後世有鄉原者世且以聖人目之矣又孰知其不能逃孔孟之誅乎

建國親侯天子比侯侯比於民通天下之人物爲一身痛癢相關如水地之不可以相離比之用廣矣大矣順德也者人之所得根於其心天然自有之理與心俱生者也根於心故其生色也晬於面盎於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充實而光輝順之至也皆根之深爲之也若夫記問義襲之學不本於心猶無根之木其能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約言

十

高大矣乎

夫人之善根於心有警而後發於外無所警則昏昏者心之所由歿也有所警則惺惺者善之所由生也恐懼動於外善根生於中如草木之萌芽爲雷霆之所鼓風雨之所潤而生也是善根生歿之幾係於警與不警而已

夫正者天地之正氣也夫正氣則處變而自失矣舜之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者以其正氣塞乎天地之間與天地爲量故也

師貴壯不貴老三年則老矣有高宗之齊聖仁勇以結

之雖三年乃久也非老也無高宗之齊聖仁勇以結之則壯鏡之氣漸消月異而歲不同況三年乎其衰憊也宜矣

未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何也節也者消長變化之機以致乎中者也知變化之機則知未濟之極必當有變濟其未濟以濟時艱上不止於飲酒下不至於濡首既濟以無虞而溺於驕盈未濟以無事而溺於自放君子小人所濡不同其不知之病一而已矣
鼓缶之歌大耋之嗟惟其人之自處何如歿生之際幽明之故非明天下之大道其孰能知之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一 約言

十一

人處蹇難必有所警發有所警發必覺覺則道心生矣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及身修德之謂也

四爻由隱僻之道漢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君皆由有以奪其心也愚謂爲人君者至於其心爲人所奪而獲之亦可哀矣

天道常運而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常活不滯者人心之本體動乎自然者也四十不動者不失其心之本體而能不動乎勢利者也是故知常動之體然後能不動乎勢利當大任而不惑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一念之善幾則存之見一念之惡幾則去之去存皆作也見之真而守之至何俟終日俟終日則不力矣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未遠則流澤未泯也然而斯道之流行於宇宙有不以時聞者矣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居近則聲教相親也然而斯道之充塞乎天地有不以地聞者矣何謂不以時與地聞而無有乎爾也宇宙一而已矣天地一而已矣是故道一而已矣記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以天理之在人心者與天同一也五百歲之下豈無乎爾者乎

甘泉文集

卷十二 約言

十三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費則顯微皆費隱則體用皆隱故一也不可兩言之也其曰造端夫婦則顯微皆造也其曰察乎天地則體用皆察也如曰吾求其費而隱在其中則造夫婦之用察天地之用斯為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亦可謂之造與察乎

禎祥也妖孽也蒼龜也四體也其前知者歟曰非也四者其已著者也其見也動也衆人之所已知者非前知也至誠則不賴於此而感通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幽明也前後也一理者也感而通之無間也程子云人有病後而能念杜詩者蓋平生未見杜詩

者也其病者之心虛靜而知之也故康節病革而知諸公之議後事也董五經之知伊川之至也皆無所緣而知也皆是之類也而況至誠者乎若賴四者而後知非先知也非如神也故曰知幾其神乎言不倚於物也曰其言前知者何也曰聖人不貴前知也言之以贊至誠之妙之神也曰志氣如神也曰疏通知遠也其此之謂乎

顏子不違如愚之學與夫子無言之教一也默而示之默而識之得聖人之學者其惟顏子

禮也者理也體也與道為體者也以天之品秩而言謂

甘泉文集

卷十二 約言

十三

之理以相接之體而言謂之禮以通行而言謂之道用和之禮先王之道一也孰先有焉孰後學焉本立而文生素具而絢形或者以文與本為二以禮與道為二吁學之支離也久矣

人太廟毋事問何以為禮也禮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入廟問禮斯不亦為禮乎禮也者敬也或曰雖知亦問然則聖人亦偽問者歟曰非也禮樂名物夫子雖嘗學之至是乃驗其實也

二代之治惟隨時以順民風不先時而開之不後時而違之夫子從周從時而已也

宰我在言語之科戰栗之一言足以喪邦矣是故舍德行之學非聖人之學

禘自既灌而往夫子何以不觀也夫子不欲觀禘以魯禘之非禮也灌祭之始也既灌而往焉祭之始終也舉始終而不欲觀也或問禘之說而曰不知聖人之感深矣或謂既灌而往誠敬不足觀夫禮之本既非矣何取於誠敬

道也者路也以言乎其事也用也仁也者仁也以言乎其心也體也無其心則無其事無其本則無其用是故苟去富貴而徒取貧賤者天下有之矣末之難矣原憲高柴是也處富貴貧賤而各得其道仕止久速之惟時天下一人而已矣故君子不可以去仁至終食造次顛沛之不違而必於是焉所以存其心之仁而達之於富貴貧賤去處之間然踐之而其心不能灑然不足以與於道者衆矣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而後富貴貧賤處之一能化而齊大者仁之謂也

聖人無假言夫子何以有浮海之歎而不果去也義可以去可以無去也聖人之心無可無不可也何謂可以去去一國可也避色焉避人焉避地焉可也何謂

可以無去去一世也浮海是也不可也安知天下無賢君乎無可爲之國乎是故魯不可行則之齊齊不可行則之陳之蔡之楚不忍有忘天下之心也何以爲成章也狂者成乎其狂狷者成乎其狷成則不易友也裁也者變化之也狂者化狷狷者化狂狂狷相化而各至乎中矣

閔子之不爲費宰有三義焉何謂三義費私邑也爲私臣一不義也不命於公朝而命於私家二不義也季氏不臣仕則失已三不義也此閔子所以辭也向使遇明君公舉以仕於公朝閔子又何義之辭焉

耳泉文集 卷三十二 論言 五
三以天下讓三者固也以有也天下之讓讓之大也泰伯居長不立逃之荊蠻以固讓其國於季歷是天下之大讓也舜謂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天下之功能也泰伯有天下之讓德亦猶是也揖讓者三人可得而見之稱之也泰伯逃而讓焉讓泯於無迹故無得而知之稱之此所以爲德之至也若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則非所以爲太王矣夫太王之德猶能棄國而避狄豈謂其去商滅之世尚遠一日天命未絕君臣之分猶不可犯如文王隔之三世猶能以其天下之二服事

殷而謂太王乃於三世之前遽有翦商之志乎泰伯
遽逆知其有天下於三世之前而先以天下讓乎向
使文王有三分之二而未取武王無續緒之功而遂
歿則周之有天下亦未可知也若謂泰伯之德足以
朝諸侯有天下則季札之德不亦足以有天下乎如
天命之未改何

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同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
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

帥之於三軍二也志之於人一也故二可奪而一不可
奪

非泉文集

卷三十一 雜言

七

先進禮樂野人也存之於野人也禮樂失而有求野之
思也後進禮樂君子也壞之於君子也禮樂失而有
傷時之慨也傷時之君子壞之也何謂時之君子也
時之士大夫也君子於文王周公之時文質嘗彬彬
矣自國都而化之郊野猶是彬彬矣及其文之過而
禮樂壞也亦自國都始君子壞之而野人質朴而未
變猶夫昔之彬彬也此夫子所以猶幸其存之於野
人也

夫子於顏淵之歿何以慟也門人視之慟從者視之慟
而實未嘗慟也何以言有慟乎也疑其詞以問之實

無慟也慟者哀傷之過也聖人情性之正哀而不傷
謂哀傷之過非聖人之心也然則何以謂非夫人之
為慟而誰為也以言其若有慟乎則宜斯人之為慟
也而聖人情性之正實非慟也諸子記者皆不足以
知聖人之心之性情之正未嘗踰矩也

幾先天者知在物先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
開必先觀吾存息箴息息歸真息存則神存也

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

管仲者可以歿可以無歿歿傷義也何也子糾以戰而
歿仲赴其難與之同歿可也桓公既立而魯殺子糾

非泉文集

卷三十二 雜言

七

曰魯殺之也仲歿不及糾難可以無歿而志存澤物
乏仁故夫子以其澤物之功而知其仁

聖人道德之中正也微生畝者為固而過中者也故視

聖人之中為佞又焉知自世俗之為佞而不及中者

不視聖人之中為固矣乎

先王之世其待人也以年故人之自待也以年故分定
而不惑也後世教弛故少年相競於僥倖之中而風

俗壞

教者為類而設也猶醫者為病而設也教也者變其
而復諸一一則無類也

勿忘勿助思不出位如明鑑止水萬象畢照是善思也
天下何思何慮

孔顏明道無言如愚如坭塑人正須必有事焉乃可
三戒非特爲血氣血氣者人欲之根也戒之者卽是心
學卽是養志志者天理之根也戒之者所以存天理
遏人欲立志以帥氣則凡血氣之欲皆化爲義理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能踐其形故不外氣質
而性存焉非如佛老必絕妻子離人倫喪耳目然後
爲性也

顏子心齋則是坐忘則非顏子矣聖人之學心學也心
甘泉文集 卷二十二 約言 大

只是一箇心豈有四樣以其常主於內以應萬事則
謂之有以其無意必固我則謂之無謂無私心也心
存豈無得以其心本無物故謂之虛以其洞見本體
則謂之見惟終日存存則心常主宰無物而虛則見
心之本體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且莫理會川上及無聲無臭之妙只且去下慎獨功夫
則自見無聲無臭之妙川上之體矣
人心可以一時不通乎通原於虛虛原於一
天理不難見亦不易見須是切已實用必有事焉勿正
功夫乃可活潑潑地不然亦虛見耳

王者之造士如天之造物薰陶其氣質涵養其德性而
不知爲之者也是故春以樂秋以禮夏以詩冬以書
陰陽變化之運天之道也故其成也勃焉

無言者聖人之至教也何以爲至教也語道體也言之
感人也淺心之感人也深是故聖人以默教學者以
默識聖人無言之教所以體天也天不言而四時百
物無非教也天心之形見者也吾無行而不與無非
心也聖人之形見者也故無言之教聖人實言也以
爲假托者非也

皆王道也治山澤制田里教樹畜謹農時申孝弟也教
甘泉文集 卷二十二 約言 十九

所以養其生遂其性使不負戴不饑寒錯綜言之皆
王道也先之以無憾得其心也後之以王道極其效
也交互言之以著王道之全孰先始焉孰後成焉何
言乎全也全也者舉天時地利人事而甄陶之合天
地人之心盡之矣

子以格物意心身皆至何居曰夫人之接物也意心身
精神具在矣是心身之功盡於格物矣曰理於未接
物之時可以預格之乎曰有之可欲之善而已廓然
太公而已然接物而後義生義生而後格致有所措
焉理無定體隨感而應隨家國天下之事物而感通

之其理始著故意心身皆於家國天下之物理隨處體認而至之也曰體認屬知乎兼行乎曰知行非二也知而弗去行也故體認有體貼之義焉有察識之義焉其知止定靜安慮此知行並進乃其功也

古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確實用功是以成材今之人未行先言這一點誠實意思已先發了如草木之花先發必先萎無足怪也

夫質者先地之順陰之爲也直者先天之健陽之爲也是故質本乎形報鬼而行地直發乎氣施神而乘天學也者合天地而一之故三是故學則天地位矣鬼

井泉文集

卷二十二 約言

二

神彰矣天地鬼神猶然而況於人乎

問三忠之爲忠也何爲也哉曰三忠則何爲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夫三忠者不自知其爲忠不自欺其心而已焉者也知其爲忠而爲之則非三忠矣夫三忠者自盡自心自存自性知殺身而不知成仁知捨生而不知取義焉者也殷有三仁焉曰人自靖自獻于先王若三忠者亦知自靖而不知自獻於先王者也自盡自忠於人何與焉是則三忠也已

忠恕卽是一貫一貫懸其虛名忠恕道其實理言夫子之所謂一者乃忠恕也被曾子一口道着了故知忠

恕乃貫天下之道而謂一貫之道妙而難言而借忠恕易見者明之非也嘗細看論語中所言的說話章章皆是一貫道理皆是內外心事物體用動靜合一但此只是於曾子子貢處發出以啓其間耳微開其端無竟其說令人悟所謂一者何物曾子卽時不待問而唯之說道一是忠恕子貢便不能問故又不能悟以其無曾子功夫也

文王視民如傷如傷已也人已一體者也書曰痼癘乃身視人猶已之心也望道而未之見如未見也道體無窮者也如傷未見文王之心學也

井泉文集

卷二十二 約言

三

自若人聞喪而若無玄服而黑圍乘馬馳馳謁于東西也而計聞之禮壞自若人及城半里而違家讌語以終日而後入也而望家則哭之禮壞自若人大飲而剗齒易服以就宴而莫之恤也而居喪之禮壞夫禮之壞也久矣

心體流行着一動字不得着一靜字亦不得只順其自然行所無事爲是

知而行之神也行而不知物也物則不化神妙萬物也所云氣機之運恐未是天理天理何形只廓然太公見之

大則佛亦有之豈得爲聖賢功夫所謂句句是然而不
同然當理會

先王之教樂以宣之禮以翕之以應寒暑樂以盪之禮
以潤之以應風雨所以法天之道以施萬物德之盛
也

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忠者盡其心智者見其幾盡心
近而見幾遠也

時有古今道無古今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劉

文靖詩云皇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
本直宜細玩著龜千古在人心嘆息深矣

井泉文集

卷二十二 約言

三

湛井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天關語通錄

同門先後所錄及憶師說
卷問者俱附入故無次

問物有內外否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渾然燦然
一體耳格是感應時事不着不離恰好處是格

曾惟馨論喜怒哀樂不可見處爲中中節可見處爲和

先生曰以可見處爲和便淺中其主宰渾淪者也則

主宰之流行無間於心事者可見乃其標迹耳道理最

難言少不似便破碎

爲學如用兵須先立家計定規模然後得寸卽我之寸

得尺卽我之尺不然浪戰遊兵耳家計規模志聖志道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一

是也

學不見進還是前途無歸宿之心有歸宿之心其功自
不可已如銳志富貴功名者誰促使然耶惜乎其非類

也習心卽慾心過與不及皆慾也非此外更有慾在

問性近習遠曰性以理言言天道習以心言言人道善

惡在心不在性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知性之所以爲心則性不足辨矣諸家豈

不亦言習乎言習而所爲習不同謂之天道人道性學

不可

諺云河豚可食性命難捨先生聞之曰卽此可以知性

命矣有身卽有性命生之謂性生理之具於心乃性也
孔惺之難子路子羔畢竟誰是先生曰就時事論之子
羔爲近蓋輒承祖母之命自立及蒞贖入而輒已奔魯
矣子路之入將又何爲而但云食焉不避其難斯亦淺
矣子羔所謂不及莫踐其難是也至若夫子之正名蘇
子由之說近之

問性相近與三品之說曰三品之說亦自近中翻來是
乃過與不及之漸也但未知所爲一者耳繼善成性原
於一故曰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總之一者未離也

方純仁問學曰覺覺有小大言覺便知廓然與天地同

年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二

闢物我流通言學便知物我一體爲大人之學故朋來

而樂

先生常云學時習者乃參前倚衡真覺之體流行充塞無時無事可容息處不是逐時逐事

有心而無意有悟而無誠佛學豈真悟者須從獨體透
露乃真悟也此博文知幾實學悟中存養次之以意誠
意遠矣

潘洋問理氣之說自孟子周程而後鮮有能明之者先
生推明合一之學曰氣之中正者道也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而偏陰偏陽者非道陽明先生亦曰理者氣之條
理氣者理之運用夫然後理氣合一之說章明於天下
矣如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枯槁雖無氣而有理則是

天下有性外之物洋竊疑之先生曰此却看得是如曰
理氣爲二請於氣之外更尋個理出來而世儒猶不信
陽明二句近之亦似稍分了

洪侍御論史及實錄所載白沙先生事先生曰史吾素
不甚信之吾於武城取二三策在孟子時已有此言

蹶者趨者是氣與浩然之氣有主客之分否曰人之氣
卽天地之氣謂有主客者非是只暴與善養異耳蓋血
氣之精靈爲志善持志卽是無暴也故有事勿忘勿助
否則雖節氣猶不免爲暴矣

今日爲學須是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

年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三

之心始得若或一面爲學一面怕人贊毀幾時能設脫
得此身出來

或論岳飛班師事先生曰弟恐違詔後將士解體耳要
之社稷爲重若能真見得則雖執閫外之義矢心滅賊
束身待罪以明其心可也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須是自家心上打量得過始能幹得此事

渭厓霍公與先生言事每每議不相同遂至變色而罷
先生處之澄然若無事者人頗難之先生曰此亦未有
難事直是本體合當如是見得後則無事矣吾平生覺
得惟有此處得力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學者事若在大賢以上則直以已之心達之天下爾矣易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赤子之心有未發之中在爲其未涉於意也誠一無偽乃和之脈絡耳要不足以盡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不知賢輩講學畢竟成何物事喜怒哀樂中和位育好惡絜矩用人理財不成此物事終是虛談後無根前無果只講中間一段連講亦不是

致知窮理於事物上尋求固不是外事物上尋求亦不是蓋此心原與天地萬物同體亦與天地萬物同大洋洋乎優優乎隨感而發育擴充之耳原無內外心事之

車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四

判意必固我忘天地萬物自在不爾便是成念之學非盡性也

兩廣徭僮中間良善耕種者卽與平民無異未可因其出掠槩以大征之法施之惟有立巡檢土官分界約束爲百世之利此以夷治夷之道也

渭厓言監國疏頗切直覺山問此事終當如何曰此公言事多就利害處說利害有時不然其說便不行人臣告君還以敷明義理爲正故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呂仲木每言明道話頭亦有高處難盡信得曰此便是仲木信不及處

一陰一陽則便是中故謂之道文公乃謂一陰一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似覺多了然則爻之不中不正者如何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故吉凶悔吝皆易也但以其偏陰偏陽不可謂之中正非易之全體故難以語道比如犬之性牛之性天地間自是有此許多物事然以其偏了謂之天地之全體則不可

當時處大同事如何曰以予觀之到遣大臣勘處以後便不免有幾分遷就無全善之策大段此事全在卻永盡殺關廂居民一着幹得不是失了許多大事體使城中良民疑有屠城之舉叛將亦以此言疑良民之心爲其

車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守城益堅當時若卽究正卻永之罪以安城中良民之心諭以利害禍福使知征討之意城中豈無知逆順者守之彌月卽良民自能執叛將求受賞則不難破矣只爲朝議不一許多浮言便自打動得來

天下事自有至簡至易道理幹來不費手段始得然惟大智者能知而用之

後世以來有志國家事亦只是半截上做起所以與古不似

峻之論孔明取劉璋事先生曰只爲孔明急於興復故遂不暇他顧耳若謂全不該取恐亦未是何者興復大

義也劉焉盜據漢土於義自是當討孔明亦不得以小信妨大義但其處置未當便成襲取所以君子不爲又曰以孔明之才使其不以利害動心取劉璋亦其能事不必如此舉措

水火木金在乾兌離震爲陽在坤艮坎巽爲陰爲先天然否先生曰此以八卦由微而著言五行生成之次原本始也而變化之爲用自在其中若以伏羲卦爲先天文王卦爲後天乃亦世儒沿襲之說先天後天之義原不在此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歿已葬使人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諸錄

六

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可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歿壻亦知之莫是古有此禮否先生曰三年亦易過耳此處終有可疑

周學心講可欲之謂善先生曰亦是如此可欲猶今可口之可也然真見善於未可欲之前乃真知所爲可欲者在凡人則爲良心在正子則謂之端倪知有諸已則此端倪常露無隱見時矣俱在幾上美大聖神功夫俱在知幾充實上化不可知卽充實熟耳未發則爲可欲之性既發則爲可欲之善

先生所議大禮初與諸公之見大畧亦同及其後來覺得未安不敢復守前說實以三年名分已定故耳先生嘗曰聖明因心之孝何所不可諸公爲宰執者只宜請朝廷斷之非天子不議禮臣下不敢議奉而行之不至有後來大害事無限矣只謂天子無宗於吾心終有未然謂之宗廟已是宗了

今上初年讀范浚心箴問閣下功夫何處下手閣下對以還須看程子四勿箴先生聞之嘆曰朝廷真有堯舜之志只爲吾輩不知學便以一句引開去了當時只合就拈出本篇誠敬二字是功夫以對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諸錄

七

或問先生以知幾爲德而存義爲業何如先生曰此自是聖門成法夫曰德業合一矣而必曰始之以德何也曰此聖門實學也蓋德者乃得於天之生理非得生理業安從出其猶木之根乎生理根於天而幹枝花實具焉是德之成也故易曰復德之本

莊子云有畛而後有是非非無窮故其爲道也曰因是曰無適曰接而生時於心似矣然其言生也因乎外而不由乎內其言心也又原無治心之功不足以精義而時措是亦未徹而求時夜之說也

善無定在如行路然須先知一之路徑乃能隨感而慎

釋之精義入神屈伸變化此豈意念可擬議而有者如明鏡之照物然切磋琢磨都是刮垢還光功夫垢去而光自在也故明意念忘而神自在也故精擇去不善而善自在也故得一

顏子拳拳服膺本體幾於一矣幾於一故過不貳

人言伯奇去拳事口可言手不可取也先生曰至此亦無善理矣象曰求殺舜而不得此是聖人盛德達權事惟有泰伯伯夷季札之心庶幾也自歿其隘矣

或言坐忘曰不若動靜兩忘有內境則有外境夫何忘諸公論安南事先生曰道理便難如此執着說祖宗時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八

例在不征之國者祇爲陳氏有先歸正耳設使陳氏有罪亦當別論況易姓乎後來黎氏以詐得立又詐殺國中使臣當時朝廷誅之便宜處置永無後日之患講國者一併放却以事體觀之還似未是何者天子天下仁義之主也然則於羈縻之義何如曰來則封之去則不問亦以其無罪及無告變者則爾若有罪來告豈可全置不問得若然則亦何以謂之羈縻但以彝狄征彝狄須自有其道不是疲中國以事之故吾前疏主於討而不伐者以此曰然則莫登庸繫組跣足以降則又何如曰待之以不伐足矣若封之王則未安也顧諸公所以

處之者何如若謂黎氏得罪中國假手莫登庸以誅之其罪須當薄論此則不然在宣宗時已有成命

釋氏幻出身性一切善惡罪福無任是得上截否如之曰非也先生云自有此氣充塞以來色色皆真只可言無聲臭不可言幻幻則併理無之又何上截之有幻既無根又從何地有幻得來恐又更出如幻上矣

風俗之偏卽氣質之蔽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此豈可以法制歲月致者是以古之人無不學今之司徒其失職久矣夫子三年期月想亦從此處入手不然還是俗吏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九

慎獨二字無論遠近終始知行博約身心家國天下都是滾作一段更無可間斷離析處不可須臾離總在此一處下落乃中庸一書總括也

或嘆程朱理學傳而邵蔡數學至今寥寥弗講也然乎曰非也先師嘗云天地間一氣而已矣一極而已矣理安在哉數又安在哉自一而五而十而爲大衍之五十義畫之禹疇之參錯變易有定算而無定遇有吉凶悔吝之名而無理數之分是故聖人以一爲宰以數之流行爲用以幾之遇爲理數合一之功因時消息人與天地渾渾然相安於道而無怨尤畔援之念蓋理數不二

而宰之存乎人也自邵蔡有數之學出而後天下又多一岐矣蔡依九六二五而邵之元會運世因於六十四卦是非有無不可知置之不講可也天之曆數在爾躬其數也亦但以行與事決之蓋亦未之講也

或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艮卦上下敵應不相與於六十四卦中能自率性爲最善然否曰乾坤而下何莫而非率性也此論在艮之時位艮陽在上爲上之主猶知止定靜而各得所自安華嚴千言萬語只以性法真空妙悟爲秘密而不知止者斯亦蕩然無着矣或謂唐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詩錄

十

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荆公晚年常喜誦之不知諸葛彼時誠當如何曰汝弟思之曰以帝室之胄感三顧之勤王室隕危能忍坐視自念不得不爲斯世斯民一出夕陽非所論矣曰既情不可解如此其出也於義便爲是當或謂諸葛出處正而未遇時者似亦非定論也伊尹五就桀亦曷有許多算計來理如此數亦如此

方西樵公與洪子論正統一事直欲以我明接漢唐而齊宋於晉洪子復之曰此亦但據其治亂之迹似之若論得國之正豈直晉爲不然哉直以我明接漢可也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見知聞知誠非偶然有宋諸儒卓乎堯舜禹湯周孔之道豈晉所可彷彿而有之者以此推之仍當以漢唐宋作三代立議爲是公曰如此則統由下正而非由乎上矣曰非也卽下之道化以見上之治亂云耳公終不以爲然間嘗質諸先生先生曰此皆人自爲意見者仍以白沙先生天命之說爲當一事而兩見異焉吾人心體之廣狹可識矣知此亦便知讀春秋之法

謗人不倦何預默識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

先生曰先師云道以自然爲宗不論學困利勉俱此一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詩錄

十一

路自然上更不可添一物惟默而識之連默識亦無可着念處子絕四君子行其所無事

志尹學顏其志其學安在曰在仁仁與天地萬物同體不遷怒貳過成仁也得之偏全在人

周榮穗有季伯無子鑒本族承繼者多失祭掃且以已非長子故臨終遺命不用繼子承服止以其財產貯建祖父之祠田爲祭田而伯附之庶幾祖父之祠有所成而伯之祀亦永不絕有餘則推之以贍子孫之有志於學者自以爲一舉三得故臨喪祭奠俱三房子姪同之已三年矣在今議者或以爲外者不可無後不必承命

但繼其祀可也或以爲附之祖祠則伯雖無後實永
有後且遺命義所當從未知二者以何說爲當先生曰
聖人制禮必本人情繼嗣立後則禮有之矣以其立廟
捐田而入廟附祖則禮所未有也其附祖者殤耳不立
嗣則絕其後且喪不可無主朋友歿無所歸則於我殯
爲之服總三月此喪不可無後主一也祭之時則祀者
何稱稱以某祔是以殤之禮處之不得正祭之享二也
二者皆非人情之當天理之至故聖人弗爲也莫若成
歿者之志以其田三分或二分之一入祖祠而以其餘
爲立後庶得天理人情之正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七

潘汝濟問聖門之學勿忘勿助之訓盡之矣立志由是
察識由是操存由是今之不由此路而自謂有見者非
想像則偏見且如伊尹聖之任豈是見得不大只被他
擔任得緊些便一向逐在天地萬物上想那高明廣大
之體不能不爲之累便稍與天地不相似天地之體廓
然大公物來順應初學雖未敢遽以此自居要之合下
便當以此爲則先生曰勿忘勿助之間正如規矩一般
欲爲方圓者必於規矩欲見中道者必於勿忘勿助之
間千聖千賢皆是此路此路乃中也今之謂不用勿忘
勿助而可以見道者乃未知學又焉見道伊尹伯夷柳

下惠蓋不知此路是以知之未至若知勿忘勿助之間
便與天地相似矣

洋近見先生有全放下之說甚是活法今人有心心意
意逐在事物欲周旋天下事者彼亦自以爲得殊不知
此心高明廣大之體既爲所累事至物來反有不能周
旋者不若全然放下使此心常高常明常廣大隨感
而應自然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得
與不得都無一事正猶一燭停停在中四面皆照若移
照一處則有所不照者如何先生曰非全放下終難湊
泊前輩有此說白沙先師亦嘗道之此與勿忘勿助二
勿字同纔放下便天理呈露燭照之喻亦切堯之欽明
文思與光被四表同一根燭楊子雲明哲煌煌旁燭無
疆亦說得好恐未知明哲之體耳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七

先生嘗云只用藥氣以培養吾之元氣而不用藥渣大
意是欲學者用古人之意以感發吾意而不用其辭卽
是不求記不求解之理洋嘗見陽明先生尊經閣記以
產業庫藏喻六經之實以各狀數目喻六經之文而先
生又以爲說得淺些莫不是以陽明先生之意但論考
索之知而懲其病不若使今日讀書者虛心切已神意
相授當自有感發處先生曰讀書神意感發之說最是

濂溪亦云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之不用聖人之訓大抵自恣

汝濟謂晦翁曰斯民卽三代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不得枉其是非之實果如其言使斯民非直道而行則便可以枉其是非之實恐非聖人本意先生曰聖人正不如此聖人實未嘗有所毀譽人之心大中至正卽三代之民之心三代之民之心卽天地之心欲人知識得此心耳

林廷俊問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象山却謂其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十四

伊川後來失却此意先生曰伊川所見畢竟與明道不同恐亦不是後來失之學者合下便當以明道爲則此則更無初終與愚不肖

陽明知卽是行行卽是知不能無病至於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其說卽近也大抵知行終始只是一理一功夫如點一燭相似知則是初燃也只爲後來學者做得却別所以便着許多見解要之不是知行本體

庚子科場策問有以劉因出處爲疑者祇爲其不合作渡江一賦先生曰渡江賦還是哀宋之亡細看來可見靜修出處頗亦合道謂其無所見則不可謂其非夷元

而不仕者則淺矣

知得知喪知存知亡都是見在道理以見在觀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其聖人嘆時不遇之心否曰若如此見解却有甚益求志達道體用之全也蓋能隱居求志又能行義達道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可不可的體段如顏子龍德中正惟可以與此若夫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視諸夷齊沮溺諸賢不入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豈不是誠然却還有些意思在便不能如聖人之時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皜皜乎不可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十五

尚已道之本體如是先生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方是皜皜純體

孟子彼一時此一時不知此時何以又合有怨尤能不動心否先生曰不怨不尤者聖人之心學也心學易分彼此稍涉怨尤便是動心又安得爲心學孟子菴據豫與不豫而言彼當去齊之時不及致詳耳不豫公而怨尤私不豫大而怨尤小其迹相似而其情則不同

味爽丕顯是一日根脚味爽清則日晝夜氣俱易爲力以理人重之

白沙先生於諸儒中最信濂溪無欲一章常語以示學

者詩云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信之至矣不知二程初嘗授學却乃不甚及此何耶學非明通公溥不足以言無欲而又何疑也

或曰四時行百物生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不以已與更有何事曰只爲不以已與處爲難體認天理循天理之自然是不以已與事至善何形而可以已與也止仁止孝止慈止敬止信如水之流行隨物灌溉各足非謂有所止也有所止則物而不化達於善而中離矣與佛氏無住之意同而實非

象山揣摩人情億料事變自謂有得然却是有意未必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六

先覺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誠意何以便得至此曰知幾其神乎倏而感倏而應還須從慎獨中有之故曰誠於中形於外更無有掩蔽之者豈不迅速與日月合明鬼神合告幽便是此等道理不爾便作其欠看不謂之自慊亦不謂之格物非格物則所知所誠何事

學者審幾正是大公順應功夫不是觸物起念支離二段三段終身只一段滾成

既不易乎世又不戚乎各方是超出風塵漢子逐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方是透出毀譽關大人會中嘗嘆言

之先生曰龍德而隱自是龍德自家安身立命處於風塵毀譽無干亦不是於世情上了勾着些意思便不是顏子龍德學問

瓊崖黎岐劫殺官民包圍城舍驕縱已甚洪侍御請廷命總督蔡公平之侍御問以善後之策先生曰此寇人以爲難故使之縱橫至此以予觀之今日只是勦殺他一番恐猶未爲難事須是懲創之後更有處置方能遠久可誅可撫可遷可捕可保可守在臨時量事體爲之大抵海南却被此黎盤據於中居民環列四表正猶積陰在腹毒而不化今日必須抉去其毒養以陽和使風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七

氣漸開陰鬼自屏此陽長陰消自然之理

或論厓山大忠祠記先生曰此古今一大感慨也錢塘南渡已知其漸必至於此國君守社稷宗廟奉天命爲生民主如知必不可以有爲只宜執義盡分效死勿去以答謝天人而乃塗殘民命艱關遷匿航海而後死焉亦過矣此吾人所不忍言者取其忠焉可也

溫公通鑑不爲無用文公猶惜其徒費一生精力何如曰溫公學力亦止到得如此故其一生功業其所成就亦如是通鑑與綱目俱陳述往事如春秋國史在知者各自觀之何如

內省不疚是從心體全覺上議取不在意念故無惡於志蓋言慎獨也故嘗謂一切學問俱從志到不然縱得之義其耳

今日強暴蜂起民不聊生只是紀綱不立善惡未明或謂先生因陳惟濬良知之說作遵道錄以後始覺有偏外立門戶意先生曰一向只是如此謂有偏外立門戶者人見其如此耳只是合內外之道俟後世定論耳古之稱禪師者所在必有數千百人聽法一時之盛皆自以爲覺矣殊不知自具眼觀之師弟相迷載胥及溺乃自以爲是終身迷惑而不知反程子曰傳燈錄幾千人敢道無一人覺者若有一人覺者臨歿須求一尺帛裹頭而歿矣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九

士夫以請墓誌來諸生有難之者先生曰自韓昌黎已不免謾墓中之誚當時必有所據耳若如賢輩之意必充類至於絕物乃已

學須是能問能思不能問便是不曾用功不善思便欲廢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豈可廢得

楊龜山之出人多謂其不能大有救正覺山曾於朱明洞論及此事先生曰某也何敢望楊龜山龜山出處當時疑議之亦多然去王氏配享一事亦不負一出也但

人疑其爲蔡京所薦若某則未嘗有是事也何疑雖有天德王道大葬治權等疏迄無成功耳

君爲輕社稷爲重社稷爲輕民爲重孟子當時告齊王行王政及滕公策薛之問直是此意公天下俱從仁義命脈上說來區區善謀國者見不及此

有白刃在前而不避且安心爲之者只是見得是處既見後則古人用字俱是實說如萬物皆備於我明於庶物不過乎物爲物不貳在格物物字皆以理言有物有則

白沙先生謂林緝熙曰此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九

得此櫛柄入手更有何事只此數句理一分殊都在其中理一分殊只是一理更無二理夫子川上之嘆便以一句道盡曷曾如是費力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此就緝熙工夫學力而言是周匝說話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天人一感應而已矣未感則不存而存已感則存而不存人之感應於元神中猶人呼吸於元氣中精一博約自是人心感應開闔不容已事不是聖門別作一殼率與人知新於文歸根於一吾子患不歸根耳出息不入萬緣入息不落陰府此亦善喻

諸生講論正統之說先生曰此是閑說話若要着落仍當以白沙先生之言爲是爲天下一日之主統天下便是正統善惡則存乎人國祚長短得國是非有不可推處

先生爲南吏部大宰將求去然猶欲修其宅焉人或疑而問之曰爾以爲爾之一體性分之在天地宇宙間爲有人已前後古今之別矣乎古之人有使於他國明日遂行而猶修完其舍館以去者又有將掣軍而去然猶修飾其營壘而行者然則岳武穆諸人皆非與

理無動靜時有動靜如何曰理無動靜而有流行因時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而有動靜流行者感應之機耳粗譬之車然機動則動機靜則靜總此一車而機之動靜由人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總此一理而機之感應由心光明者心之至正明達也

問入門須先見光景否曰此所謂目注也初學不妨有之但見道之功在審幾其歸宿其真悟虛見與真悟頗似故有虛見者遂以審幾爲鈍根其病道不小深造自得連透悟亦忘又何容見幾卽文也博文卽無虛見中無可見無功夫夫在文禮上以文禮俱有則可持循故也博文約禮自是平正周匝猶之知味而食食而

飽博文爲約禮工夫知味而未必食食而未必飽也觀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言爲仁可見慈湖陽明聰明敏絕過高處不妨其爲自得後學由之未免生病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內外始終兼括

良知爲學問規矩然否曰規矩天則也謂天良知爲自然之矩可也然而學問規矩其敬乎敬立而良知在矣蓋致之謂也以敬爲道則不可求道而不以敬則不足以得之修己以敬敬以直內此聖門不易之法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何故有弗然者曰此亦自天地生之心言耳既生之後二氣紛擾其有不然者雖天地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亦無如之何故不得不寄禍福之權於人人乃代天者天命天討行所無事過此而察察焉非天矣於人曰苛政易至善而言物何也曰道有變故曰父父有等故曰物言物者因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等言之其卽至善也知物之卽至善而後吾之修身可無不善之動矣

窮理盡性以至命運是一氣滾做一氣滾成自其處富貴貧賤患難之各當而言謂之窮理自其各當之出乎本體而言謂之盡性自其理性之出於人而實非人之所能爲謂之至命命其原也蓋人未生無可言既生則理性與富貴貧賤患難一體耳曷爲理曷爲性又曷爲

命又曷爲富貴貧賤患難渾然宇宙一氣故也窮盡之
要惟有能知命行法流通爲一而理性得矣與程子窮
理便盡性至命反覆觀之益見功夫渾合無先後別處
問心卽理如何曰心之神心之生生乃理也存其心養
其性其心三月不違仁以心爲理是慈湖之蔽也

道之不明不行也過與不及而已知之過則其行不方
而禮爲弗卑行之過則其知不員而智爲弗崇然則游
夏之徒其過乎不及乎曰游夏之徒求中未悟而失之
不及者然等之愚不肖則非矣非見之難而真知爲難
知其要也體認天理而真知之則四者之病下矣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諸錄

三

食色之根可去乎曰先生之根何可去也其過與不及
之間耳形色天性連不着相之說亦不是

改過一也而仁與不仁分焉在念之化未化耳由巧不
由力慈湖所謂天然之勇亦是也

人心道心二心乎如之曰嘗問之師云經固言二心也
非人無以寓道非道無以體人人心者後天成性合形
氣而言者也道心者先天繼善不落形氣而虛靈自如
萬劫不滅者也有形氣則有知覺故可以精可以一不
落形氣而虛靈不盡於知覺乃所以爲精一者精一之
至形氣化焉純一而中見矣是精一之歸宿也非中則

精一者何物哉故舜授禹重中也書問人心大而道心
微何待大哉故先生復以人道二義訂語於此

無我便是道否先生曰如其然而能致虛矣虛中有
物須物來精義順應乃見道蓋理一而分殊也

毀譽得喪死生利害必外之而後此心可一乎先生曰
然而猶二之也夫莫非命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法之
流變亦命也是故行法卽命在是一之道也

洪子曰先生嘗云道無時無窮盡替未允若卽舜所不
能動心忍性以增益之是疾風迅雷時事與存心養性
事天文武火云耳又曰有一毫與天不似聖人皆以爲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諸錄

三

過故五十學易與天同流補過也然此自是聖人之過
惟聖人知之若在學者只洗心退藏當自日有所見
未發之中其根乎和其榦枝花實也無非中也而云已
發有未發在斯亦岐矣

以念遣念謂之妄念然則何以能爲念也先生曰此予
每每示學者勿忘勿助之功正此處夫勿忘勿助大公
順應法也息而生生動靜無間不必助而遣念不必忘
而無念然則念有未當時如何曰纔覺便化何遣之有
化卽克念遣亦爲罔念也

言得其當則言爲時雨而聽者易入行得其當則行如

流水而受者無難

如之曰人之恒道本無本虛本約也致之而虛則爲君子爲聖人不致而不失其恒也則猶有作聖根基在故夫子獨致詳焉先生曰子可謂知有實地可進步矣君子聖人不待言善人有善而無惡有恒者有善有惡而不能不掩其善惡使其知友而致之視善人之進也猶易爲力難乎有恒言有盈泰三者害之故存之難也知耻近乎勇人不可以無耻四端中羞惡最重

聰明聖智乃達天德故人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淺深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所謂定性書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詩錄

三

靜亦定動亦定有何了期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未嘗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

人情有以仇爲恩者有以恩爲仇者如人被邪魔所迷惑或入深山大谷中或入惡穢坑裡其時鮮不以彼邪魔爲恩有人喚而醒之者未必不反以爲仇蓋心迷惑不知故也如柳子厚所記李赤被鬼迷引入洞廁惡人救之之事是也使其一旦覺知豈不可歎明道出入釋

老後大覺悟友力攻之方爲善覺爲大勇其終身迷惑不知反者溺廁中鬼耳

克道患病能於此用功而不以病心否此學造次顛沛必於是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今遇此病疾正顛沛患難之時宜於此着力則雖病而心不爲之累卽是進步處也全放下卽是着力功夫

周道通前此溺其舊見舊聞乃立說是德性之知而非聞見之知殊不知日墮於聞見而不覺也昨有書來辨猶終執迷吾末如之何矣不知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何耶易之多識前言往行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詩錄

三

以畜其德乃大畜之學也而反指爲覺之事豈不惑甚矣乎僻說之害人有如此蓋人之聰明得於天故曰天聰明人人皆同但生而蒙長而無師友則愚故須多聞多見以開發吾之天聰明何分別之有近時倡爲此說乃敢於非古聖賢而自高充其極不至於蔑棄六藉離絕學問不已也卽今日一語亦不宜有矣可歎可歎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神精接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原不在聞見上

理只是一個理而謂之天理者明其爲自然不由安排耳象山從而非之淺矣

大凡先論心術然後可講學術心術不好的人難講學術講得是亦虛言無用如不好的田地雖有美種亦將奚施

憤樂何以同體曰非樂何憤憤則滿腔生意充發故樂然則栖栖擊磬其憤乎曰非憤則沮溺是矣無可不可樂也

夫子志學矣何以謂之生知曰夫子非言生知也自志學以至不踰矩有進步無回步蓋其志也便是聖人生知之志自孩提知能遂知達之天下故不禦賢輩惟於志上着落是造聖根基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道心惟微觀中庸尚綱一章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知中庸一書內省無惡不言動而敬信以至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微功妙用非語效驗也

男女飲食其慾乎凡欲皆性也非慾也其欲動而爲過與不及則慾也故君子惟中之爲學

吾見知諸君制行儘好儘是難得但更於心上貫通合一持養令可變化氣質士可賢賢可聖聖可神矣若少間斷恐亦不免於意必固我之私而不自覺耳聖人於克伐怨欲不行而許其難不許其仁者何故此非可以口舌強聒人惟濯去舊見乃有新得耳

道通謂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心事合一持養吾以爲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憧憧憤憤便是意必固我

今之學者只怕說着一虛字張子曰虛者仁之原先師白沙先生與予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元受道又語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予謂太虛中都是實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

曾記先師白沙舉格言云致之一處何事不辨

先師舉莊子亦有格言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又云凝字當是疑字之悞言與神一般也說着凝於神則二矣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記吾初遊江門時在楚雲臺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便有意思後以問先師先師曰恐生病乃知先師不欲人靜坐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不可隨人救偏救得東邊西邊又偏救西邊亦然不若只與中立曾記白沙先生爲賀克恭黃門許多年不悟因書勸之讀佛蓋伊川所言謹禮不透好令讀莊列之意克恭之子友生疑辨人之指爲禪大抵類此故立教不可稍有救偏之術救一偏是又起一偏也惟中正乃救偏之極致

良知事小不可不理會觀小兒無不知愛親敬兄因是

常理然亦有時喜怒不得其正時恃愛打詈其父母終兄之質而奪之食豈可全倚靠他見成的故古人在胎中始生至孩提以往皆有教有學以擴充之孟子曰不過提出人之初心一點真切處欲人卽此涵養擴充之耳故下文曰達之天下學問思辨篤行皆是涵養擴充功夫今說致良知以爲是是非非人人皆有知其是則極力行之知其非則極力去之而途中童子皆能豈不害道子等慎之若云致良知亦用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吾敢不服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道通說吾見人便與人講伯通必待人問乃講曰勸誘而不輕傳若遇知者吾不得不爲道通若尋常遇人吾不得不爲伯通

先師舉程子語云最可畏是便做直要猛勇

先師舉明道學者須先識本一段曰汝曾知得否是明道最緊關處文公乃疑其話頭太高又曰無絲毫人力施爲要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煉金康節之學何其勇耶

程明道曰勿忘勿助之間乃正當處也謝上蔡曰旣勿忘又勿助當恁時天理見矣白沙先生曰舞雩三三兩兩當在勿忘勿助之間前後若合符節何也只有此條

是中正路也更無別路

孟伯通說道通疑恭甫所餽百米不宜受過矣朋友之餽不可受何者宜受宜受而不受不宜求者又求之是惑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寂而感未着於迹故微是大行伯通曰道通今辭官而歸恐無以白於父兄鄉黨而解其惑且止非議也請子一言以爲贈吾語之曰冷煖自知進退自裁自求自得自信自樂何與他人

曾子躬耕而食漢之高人如孺徐子非其力不食許魯齊教學者先治生皆是實事而謂夫子不欲人耕不耕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不治生而凍餒父母妻子則害道之大者

周道通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舖着在便有以心爲天理之患以知覺爲性之病不可不仔細體察平舖二字無病

牧民者如牧牛羊矣牧牛羊者只令不夫其芻不擾其羣而已矣天下之亂只因上人生之

古人以同處切磋比之磨齒不齊若皆雷同豈能磨得物事出來但恐學者無至虛至公之心只爲人守門戶其害道甚大且如浮屠氏以有外生爲事尚有南北之分而其徒乃爲刺客之行可知能真知自求性命者致

虛之難也

色取仁卽是行違亦堂堂之意縱得之亦義襲云耳蓋不知參前倚衡之體也若知之則自求自行便歇不得如知味者便欲食之豈肯居之不疑

明道先生云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窮理是大頭腦後儒錯着作知止了殊不知窮者知行皆至也

黃綸問或謂堯舜作者之聖孔子述者之聖若夫述作夫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述恐亦非夫子不能先天開物後天成務固自有這般神聖不可差等亦不必言時合如此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三

精一是一段工夫夫至當歸一中之的也夷惠只爲精處差了連惟一處亦不是學豈易言哉吾嘗謂中庸學問思辨皆致知之功其功極多者以此

應接歷不過者卽親師友簡編時亦必有走作而不自知此是一套事能則皆能吾伯通謂及應時或磨不過只病在與人忠處尚欠主忠信之功未加耳

易道吉凶悔吝生乎動其動以數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今只於橫員二圖取之如何曰順以生物逆以自生圖固有至理只如此亦有何益極深研幾極數知來知來卽於藏往數極而反得之就如蓍歸奇卦從下從一從

少皆逾數意也故學易全在洗心退藏於密連山歸藏或其容有取焉

周公思兼三王乃是繼羣聖之心學四事者卽四聖之心學非止上四條事

韓昌黎上宰相之書大顛之友亦細故耳論者乃謂王河汾賢者而昌黎爲文人之雄其待韓者恐太削矣先生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宰相之書大顛之友亦豈細故昌黎有文河汾有行皆窺大槩言於聖學皆未有見至潮州失志到見大顛便失錯了

好善言非樂善忘已者不能許大神禹孟子直於好惡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三

上斷盡禹之爲聖性情而已矣

伊川王司馬文正之喪東坡譏其父在不宜學喪禮此東坡之偏見也

天無心氣有數坑卒遇着白起便是命命着數也

盧守益問昔友云何思何慮乃聖人地步非吾輩始入路頭予竊謂繁辭本旨只要除去閑思雜慮惟順理感應自然此正切要功夫聖人與學者原只一樣但有生熟若如昔友所云乃是踵伊川答上蔡發得太早之說無異霖雨旣霽却指閑雲爲神化也如何先生曰賢說却是

太虛之涵萬象以其不與萬象也若與萬象則非太虛矣又焉能涵心不與書史故能合一合一則不求記而自記不求工而自工矣

盧守益謂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東萊公云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此亦自觀所思所得者何如不然又似虛狂人子或語者之說

或問正心誠意各有功夫如何曰先言正修齊治平而歸之誠意則誠意即誠修正齊治平之意而意非小心非大必如此言者見大學全體耳先言正修誠意而歸之以格物則誠意即誠修正齊治平之意之理而意非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師錄

三

虛幾物非粗迹必如此言者見大學有實功耳晚學或言意而不言知言良知或言知而不言物言物為求外皆一偏正異之見誠無不善無間隔亦無出入至無而有至近而神井泉翁以無欲近思釋之莫失白沙先生本意否曰只為當時以白沙先生為禪學故有此解一主道體以至功夫耳井泉翁亦嘗云在天無聲無臭在人無意無必又曰不離日用常行之間而有焉飛魚躍之妙至無至近於吾人功夫亦須有着落無欲近思乃着落處也試為之何知始得不落虛見鍾生問戒懼曰既無親聞安有功夫可言一身渾然管

攝在志惟於乾乾自強志上得之終日終身不敢自以爲是亦不敢自以爲足天明夫行不怠不忽黃微君曰循性而導之謂學此言亦有味豈有外性而能以人力使之然者設使之斯又於戒懼上添一物矣

戊子歲除召各部同志飲于新泉共論大道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爲聖道之志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既而語羅民止周克道曰忠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爲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不正之心爲之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師錄

三

問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史過曰考中度衷中也故中心爲中最可玩味中心則實矣會中講知及之一章郭平川曰知及及字立根之說甚好先生亦嘗如此說立根即便生理仁理惟在培養擴充爲守非此外別有仁守一道莊蒞動禮皆此根發用求盡仁耳蓋此是大人之學明德作新民許大功夫都在此中不獨區區一規矩制度之間爾矣擇善用中惟以語舜顏而不及他諸君試思之何在默識有物否是靜時得否曰識有何物亦有何時大公

順應冥會而已不是息心除妄念只緣無事可謫量無事謫量近似心豈可息者息而無息得之存心如致知如是緝熙退藏於密亦是別無玄妙

是非天下之公論是非不論人已若見已之是是猶以見障也見則狹是則止

方時素謂當下是即是終身是處先生曰恐難如此說當下安知便是是豈有定只當下便須求真路耳真路無差是終身進步成是處不管是一只管學學至是自至龍溪嘗於會中談說佛學頗詳其言曰人在世間四大假合而成如夢鏡如幻相如水上泡如日中影如草頭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露如空裡電倏忽無常終歸變滅惟本覺無爲真性萬劫常存大修行人作如是觀即有爲而證無爲爲出世法若外有爲而別求無爲是二乘見解非究竟法也若以究竟而言佛性如如原無所有既無所有又將焉存有爲無爲同歸一見見出萬劫滅在見下又曰上根之人上報父母之恩下樂妻孥之養無欲憂世一切平等即姪慈癡爲戒定慧爲出世法所謂實也其別立戒門只爲下根衆生父子恩重夫婦情深恐其牽纏相續不斷故以棄遺倫理爲教權法也其實其權上根下根利鈍雖殊而要主於無爲以求出世是則所謂灰機者一

日復慨然曰一念不涉塵勞即超凡界一念不涉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夫一念而超三界也噫斯人不可復作矣與大衆相別十餘年來所作何務念念與世界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脫況色界乎衆皆置之惕然悵悔郭子曰予嘗聞諸師矣胡爲乎而有斯言也其亦象山之有慈湖與西大假合而生其視天下無一物爲得真者斯其所謂如如者亦妄耳一念超三界原佛氏宗旨而乃嘆斯人之不可復作過矣

或問武王夷齊之於紂究竟當以何者爲是曰皆是也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武王君道主於救民伯夷臣道主於明義故皆得稱曰仁其亦萬物一體者乎曰非一體其誰諫之武王得其全故首出庶物夷齊見其偏故無成而代終

滿腔子是心正心誠意致知通乎百體方是格物不然猶有我

不立文字而唯於喝杖下猛然一覺不知所覺何物

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一部論語原爲未悟者說此謂相師之道若爲明者即刺語矣蓋鼓率者法也困人材質而引之入者權法也故得魚忘筌然否郭子曰此言只爲滯泥聞見者恐所云明者未必真

得魚耳未得魚而諉以爲剩語亦便是侮聖言之類先
上云入耳警心劉師泉嘗謂博約是打門磚顏子未肯
沒如此道

八州之要此事全是無中生有有一毫查滓之物用不
着螻螻轉丸丸中一點虛白乃是螻螻精神會聚所成
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螻螻化去心死神活
所謂脫胎也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
達機竅只去後天查滓上求造化可謂愚矣云云郭子
曰螻螻脫胎乃天地中一物造化借此以喻吾人變化
之功吾人之真精幾希是也養生家當亦別有自然作
東文集 卷二十三 論錄 三
用凡此皆傷門縱得之亦晦翁所謂逆天理者今須一
意聖途不可自悞悞人爲玄談者借口一言爲不智矣
先生見窓扇開闔因風不定語諸子曰人之動靜由外
感激不由中出也亦由是耳可知不可不先自立也
善體本一成於性而起於意則二矣故擇善止至善幾
善惡俱從繼善之初得來至後天便難爲功
行著習察由仁義行之學益知幾而存義也
孟子得傳於子思而不及無聲臭之說何居曰無聲臭
之說卽聖智神化無可無不可之說然而不至於化何
也曰終是有所見在願學孔子見未化也

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哉雖佛老
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成之亦不是性外突
來物事無形安有影

七情各循其則不可有有所之心有所愛則必有所憂
未有無因而至者

諸君會聚各以所見問辨如風雷雲雨之動滿盈只見
風雷雲雨不見生意到不如天宇廓清時雨時陽萬物
應感而生天何言哉觀孔門師弟問答如顏子終日只
省觀其在已者故如愚亦足以發是生發其自省而自
足者卽默識學脈若只於言語上尋求便不能

東文集 卷二十三 論錄 三

或云有善有惡爲二無善無惡爲不二法門如何曰謂
不着有善惡之見則可旣云繼之者善無善無惡終是
寂相吾儒自有不二法門正以其能善善而惡惡耳
少汾講屯六二九五之義先生曰女子貞不字卽利居
貞之貞蓋屯以震初一陽爲主二貞得初以濟而後君
臣可合然在女子則貞若九五陽德大人而亦貞焉則
非矣湯武是也

二氏豈非欲爲物各付物順應之學者但於吾人不無
有虛實內外之別耳其本在仁其幾在精義
易隨時位者也如大畜六四得位六五居中而在其

故能自枯自積而有喜慶不必以陽制陰爲說

或謂吾儒出則浴神而未能入則復命如何曰浴神復命二字亦好然不若顯仁藏用爲當非仁用則復命者寂矣

羅一中問如何是慎獨功夫曰獨卽性命有何形容慎則此心之真知真行以體之與性命合一亦有何形容陽明於獨下添一知字予初欲抹之添以獨知之理字今皆覺是贅了此可默識少有路頭蹊徑與中和位育便不相似末章疊疊只爲此二字究竟也切要切要無過去無將來無見在心是三昧否曰猶吾儒之退藏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惡爲密亦昧也

立與不惑同是不蔽於欲然不免有毅然暢然之分至此心體員融明達無間辨邪正別真妄一切思惟擬議查滓俱忘此天人之介猶禪家所謂慧門關者故予每驗立進不惑爲難孟子知言不動心明道存久自明庶幾近之非所可想度也

初念未可爲准舍初念言體認又是脫根學問

博文約禮何以不語諸子而獨語顏子蓋諸子多以其趨向意識各自爲用雖語之恐亦無進步處如語子路

好學而竟不問是也好學豈易言哉故曰知德謫子總於知上進步無力故不悟知豈易言哉知崇如天故言博博幾通也德也既知之便須坦然見之善行如地承天生物各順所生以成天能禮也業是也是皆磋磨吾此心之體以求見道乃知至行至渾淪一貫之學以博約分分殊理一亦非也於分殊見耳

聶雙江有歸寂豫養之說其言曰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夫人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中節是宋人握苗之故也故必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云云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三

先生曰此亦想自先師靜見端倪之說來然非有定本也天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之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之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資稟方便以入入則得之俱與握助無干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弊故古來聖聖相授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爲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

或問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熟之而已矣瓜脫蒂蟬脫殼豈容欲速氣一刻不至不能強化速化之言妄也觀物

之變化必至其時言何容易

或云山澤通氣少男與少女也故曰君子室慾乾坤二卦陽四下之初爲益陽三上之六爲損乃陰陽之交也故益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曾惟馨曰乾坤三陽三陰是亦於乾坤象上往來得之近世黃楚望嘆象學之不傳卽此亦是推求一法先生嘗夢六十四卦皆乾坤損益大義卽此推求又是長一格也

養金於沙試金於火

學須江漢以濯拖泥帶水不得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早

慎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

中是湛然廓然無事時和是湛然廓然有事時此二語却好然非一見可到不涉聲臭見聞還在慎獨上得力君子之待小人如虎狼鷹犬然在識其性而各御之有道此仁義之用也若參以己之好惡斯拂之矣

皇極治亂卦數起泰然否曰告凶悔吝生乎動三王迭建起泰亦必由生人動處取之是有此理

精粗本末一理也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是子夏篤實語本之則無如之

何未免猶有二本之見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是大舜以人之聞見爲我之本體然否曰以人聞見爲我本體似猶未盡惟於善與人同上體之斯知沛然矣故稱大

或問陽九百六之厄曰此太乙說也天下之事不過九六而已其神巡行八卦察往彰來而觀曆運遠近之期在上爲外卦爲君道法乎天而爲陽乾元用九故曰陽九十年乃行一宮八十年乃行一竟此考治陽九之灾年也在下爲內卦爲臣道法乎地而爲陰坤元用六故曰陰六三十六年乃行一宮二百八十八年而行一竟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望

此考治陰六之厄年也若宋癸丑聞杜鵑而康節云云自有他道至誠前知其理又別故皆不言

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可見立命在我故曰不由乎我更由乎誰然天地鬼神人物氣機一耳若二之便有竊弄意思操之以數由此病也

學不得頭腦縱饒用功難免泥水洗塊之誚

如之曰先生語予以復禮之功甚切其言曰仁道難言禮是有機竅可循處其真復處卽是禮易一陽爲復爻不違復爲仁也仁與非仁在復上辨別

公孫丑登天之問與顏子高堅前後之嘆同否曰顏子

欲見夫子道之體而不得其方故誘之以博約公孫丑徒見孟子道之用而不得其本故告之以不發而躍如引而不發則是孳孳可及處卽是高美躍如自得處此學之發率規矩也發率規矩可以言傳而其不可言傳者在學者自得之但不知丑後來所至如何

聖人無死地子在回何敢死是顏淵信得夫子及處良知是未發之中否曰所不觀不聞是未發之中良知其神機之顯見者耳雖云天然妙用還是照處神發知矣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是平實語

吾之體認天理易知簡能不求直截而未嘗不直截也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聖

陽明之門乃以頗少直截爲疑卽此是偏觀天地四時之化可見求直截恐反不直截得處卽是病處也

象山謂不成徐行後長便是堯舜徐行後長與溫恭克讓只在達與不達間耳

道在庸言庸行之間而今無事時懸思當面時錯過要之總是無慥慥之心

薛中離云虛氣能使人弗食虛見能使人弗用功先生曰惟隨處體認天理虛見自無

象山以懲忿窒慾爲非學彼豈不知無欲自然之體者而其爲說或亦慈湖不動意之病原也

由仁義行默識著察此聖學發率也安勉雖殊塗徑則一論者乃以此路歸之聖人而考索矜持爲賢人之事此便是兩箇塗徑此諸子所以不得其宗者何謂之勉乃別名謂之賢耳中庸不可以不知天知行九經總是此一字括之

鄉實曰人須大着眼力看破便有幾分功夫轉身自輕先生每舉大波以蕩之等語濡濡沫沫不是勾手事

或言去朋黨之難先生曰我不爲黨誰爲黨者天下國家只作一般看來以善養人爲上辨賢否次之至於辨時已不能無迹矣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聖

思不出位是正位凝命正位居體之位不止就物各付物說致中也

人與物皆已也須通得人已方能正已故格物

中離云君子謁然皆春惟當任而後有秋殺之行無秋殺之心先生曰此意最好但秋殺亦是太化流行有行無心似猶二之莫若言有秋殺之行未嘗存秋殺之心有聖學之省察有賢人之省察聖學猶苗田之去草也志於道故其省察以道賢人不過時事上檢點而已去草於草地何由乾淨此是諸君津要處

康節心源無累萬物包羅自是內聖外王體段只緣其

主之以數痛癢弗眞故明道謂其悠悠不仁先生曰此却得康節要領故學在立誠然康節亦未嘗不言誠也

先輩嘗以楊朱子房比之須知所誠何事耳

所惡於上是良知是矩無以使下是致知是潔矩如何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矩豈易得者眞知眞惡毋以使時還是從上君子得來大道其理忠信其心也無起無滅心體也離心起意卽爲妄有起而後有滅然否先生曰心爲活物常靜而常動意欲其機竅耳不起不滅不若常寂常感離心起意誠意未嘗離心也非誠意卽離心矣

車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聖

象山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便是是一障陽明謂慈湖得兄無聲無臭學脈而未能忘見又便是無聲無臭障耳故莫若體天理爲無弊天理無一可住亦無聲無臭可言

弼唐麗子曰知止定靜安卽精一之謂慮得斯中矣此格物之事千聖一途隨在合轍或曰良知誠意之說先生終弗之何也曰人心與天地萬物一體大人之學只爲了此天地萬物之事天體無雜故衡運爲生成之本學者須於萬物感應時磨礪切磋得此心體清明良知生而意念徹喫苦許久方見甜味今合下便安得良知致之於意乎竊恐認妄爲眞難免乎弊矣

或謂坤之敬義不如乾之自強不息何如曰無非敬義也乾則知至而行至坤則致知而守之於行耳至如程子所言乾道坤道亦互見者也

功夫雖由感見然凡言博約忠恕卽一貫全體若各以一事言便支離

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了故曰格物物卽爲物不二之物至善是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亦不是一正念頭便了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靜時雖無可言苟非其衷亦猶人飽悶者當無事時亦覺有不自然充暢處可知動靜一體功夫有無自不可假也

車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聖

其言也詎何以便得爲仁曰許大生意醞釀此中如開發收藏各以其時不然便散漫了

或言魏鶴山督師未及施設而罷真西山參大政亦未有所建明而卒才德兼全之難如此曰道一而已矣才德安可二之勇可使智可使辨可使如古之英雄達士恢奇捍闔勝算億中以巨眼觀之蓋亦未離乎伎倆意識而已不得謂之才才從性生伎倆意識猶從軀殼魄爽發也好惡潔矩盡人盡物排大難解大紛展大猷絲絲入扣斯之謂才也卽德性矣眞魏德性雖不可知事

有遇不遇未可便以成敗歸斷或曰韓范豪傑而不聖賢魏真聖賢而不豪傑也曰此亦未免成敗之見象山嘗喜其說豪傑聖賢形迹疑似非真知恐亦未易識此理一耳時素問何謂惟幾心上功夫惟康事上功夫先生曰等之精一然精則知險以行行而阻則不一知通乎阻則康行矣故惟一故曰利用安身得力全在知止上不是二路亦非一知路頭便已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爲則有限之者故與曾點不與三子此孟子善藏其用處曰此好論道理如此然道理無爲而無不爲若說人有不爲便與曾點氣象不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四

似孟子從不動心得之其所不爲則又自有說耳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今豈無用心於民者但恐用心而非盡心爲民而非親民親民則痛癢相關盡心則物我同體若夫達敏果藝未免有我存焉故不以爲仁只主於敬便是爲善惟近謂是未接物時靜功先生曰善體無動靜主敬工夫亦無動靜未接物時善無可言只可言敬耳若言靜功更於何處又有動功得來

古稱太平之世亦只是到得八九分處夫人之於應世也亦然必欲盡如已意則悔吝生矣

或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學者之用功處在

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大其所可見即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有無一體

氣質變化有要否先生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杳泮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軌道也如鷄抱卵亦然

集義所生是從仁上來故生告子以仁爲內故義襲櫃苗助長而稿亡

或問有過須眼下斬截無終日終身改過之理曰固須是有此志但習染既深如磨鏡然自初刮磨以至於員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四

光俱改過實地非既復而又過過而又改也故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其次莊敬以持養之

堯舜之中乃通宇宙萬物一體學脈知行博約格物窮矩俱從此路方是仁體自不容有虧欠偏倚處

庸言庸行而曰所以動天地須知所動何在故慥慥

陳烈讀書苦無記性至讀孟子求放心章始悟其故遂靜坐一百日乃能一覽無遺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

所得仍須以不求記爲善點

不顧毀譽未必真是豪傑然顧毀譽而不能有爲又却爲豪傑所囿惟能潛能飛者得之

人有此性自然有此喜怒哀惡之欲欲亦性也何故有不善者曰等之水火然水火非不善也其收攝在心其蕩而熾之亦在心非性與欲之罪也故孟子不言性惡而言陷溺其心至於慾則有心而爲惡矣

有翼而飛者物也神龍之變化則不然然龍猶物也

人不先覺還是心有所向故爲傍觀所乘而不能察

知天事天修身之功盡矣而又何言乎立命也先生嘗

云凡人自私自利有不得其正處都是壽夭得喪上起

念惟能見破此着不逆於境不貳於心命我立而性大

流行此實功要約亦實功之極致蓋天在我命在我命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三 詩錄

兗

有天壽而我之天無天壽是天壽不足爲吾命也故曰

無人而不自得自得處卽是立

禹之才未必過於鯀比族順水性只在人情物理上分

別武王伐紂周公使管叔亦人情物理也

貴賤壽夭非性然亦不在性外蓋自流行主宰而無形

質郭郭者爲性爲仁義禮智自流行凝結而有形質郭

郭者爲貴賤壽夭之命而仁義禮智之性行焉然而皆

氣也故性命二字虛虛實實可以隨在往來善觀之

曾子隨事精察晦翁意其病在事子然隨事擬議從心

亦是忠恕如心之學故子嘗謂曾子平日章章皆是心

學一貫功夫但未透識此體故夫子呼而啓之卽以一

唯而悟子貢便不能然以其未有曾子功夫也

雜卦從上下經雜而置之始乾終夬自是夫子之易乾

學也

或言未怒之先鑑空衡平旣怒之後水消霧釋然則方

怒之時鑑已不空而水霧塞否曰喜怒在彼而已不與

如斯而已矣又何霧塞之有忘怒觀理不是着相亦不

是平等法也

會中每言無聲臭學脈先生曰初學固當知有此然到

此地位非內省以上至篤恭恐猶有查滓在故中庸末

章始贊言之今惟有戒慎所不覩聞功夫不爾還涉虛

兗

見

人之才智聰慧相馳倍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

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別若地氣耳天無形地

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君子學求端於天

學貴日新君輩須於日間對境時自取證驗平日偏處

今覺不偏急處今覺不急緩處今覺不緩乃是貼身實

進步若只以虛悟做成學問觸發原根依然是舊人却

不負良師友此等切勿以凡近放過也

心體無放其有放者意耳存之卽在非外有所求也然

聖門自三月不違仁外能實存心者有幾師之過商之不及子路之六言六蔽皆放之類也故學問有道不是只一切直截

事當大機會時不進卽必退務須明辨勇決以大義裁之不可因循畏怯自取敗壞

問仁以爲已任先生曰今人只爲一切累得身子重了安能勝任要勝任須是先減擔減盡則可誠盡心知性盡人物之性

先生嘗云於吾言無所不說便是若決江河體段故擇乎中庸得一善便得與舜大智同稱不知今之學者果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能如此好學否總之見善不見人已昨云有善與天下共爲之有過與天下共改之庶幾近是

纔覺是復纔覺便翕聚得住不致流散是姤知復不知姤則根不固知姤不知復則機不員如何曰姤復無端閑往閑來旣知此意惟有知幾存義是正當也然而知姤卽知復矣顏子之博約似之謂從虛靜閑裕中轉也聖學自顏子諸賢而下如子張由夏輩終是從資質上依傍搭襯做去而不知研幾先天之學故不與於知德先生以勿助勿忘爲至教而陽明公畧之洗子曰如用兵法韜畧奇正各於便熟處用之皆可以克敵勿忘勿

助乃先生不可衝突破潰之正法陽明公則務以奇勝矣

聽言觀書有得恐還是軀殼意氣上相契不是神接神接則實得根生而德畜矣此在自察知之

先生云朋友在相觀而善其觀曷以先生曰如入珠貝之肆奇珍異玩於我何干又不是有物可取之於已惟是以神接之則色色皆我有也若決江河爲上三人行必有我師其次之矣神精是仁神接是會友輔仁

滿腔子是良知然否曰此亦講良知者搭在已意上說蓋滿腔子是良心耳心體猶天然體清則照則知良不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清則不照則知不良故聖門言知天事天而必先之以盡心存心蓋心爲神明舍也而云滿腔子是良知惟其知滿腔也故卒無以易其良知之見空空無知安有此問如何能得此心不動曰不可少有所着少有所着則雖一得一失亦有撼之者矣或曰不須更涉安排只一良知便是不動根本先生曰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豈可輕易說過孟子不動心全在知言無暴其氣上顏淵克己何以請問其目夫目亦機竅猶招之關鍵眼目也四勿何以先視曰此亦有說陰符經云心生於物而必於物機在目益目尤迅速也但目不能勿必有勿

之者而云機在目勿與禮俱非矣凡百物一切妍媸寓目自有常則惟循其則而不以已與爲得若作奸作惡皆非禮也

問剛克柔克功夫各有偏重如何曰既知後只在體認天理中正上克化若謂各有偏重便懂懂

吾之體認天理乃本體明覺自然無漏處過於防檢掃除反生撓亂虛以存中之體幾以暢中之用而或者不察又遂以此爲妄念是明心之見也

古者占吉凶於無心求吾天然之本心也以聖人之心猶恐未盡合於天然故用占卜以驗之而今乃但以一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至

已之知見自爲是而不之察欲與神鬼合其吉凶難矣或言莊周著立文字皆矯激論世之言未嘗不以聖門爲正先生曰東坡亦云莊子未嘗譏如雜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豈不知得但既言自然而乃過爲鼓舞奇絕之句晦翁所謂一大秀才文字曲終奏雅云耳論世安足云先生因講君子儒曰天下之道陽一而陰二君子所由惟德行一路故爲陽爲大小人之儒功藝行義凡種種不一皆足以自安然終不免爲小道陰小也陰則各小則陋君子弗尚也

體認天理其體中否先生曰吾只有一虛心在耳心虛而中見猶心虛而占筮神落意識離虛體便涉成念之學故予體認天理必以勿忘勿助自然爲至

神深藏則衆欲難攻凡易得搖奪者只是淺耳

心有在則有所不在天地人物一氣渾渾耳其流行真虛處是誠流行真實處是物虛實一也故不誠無物一息不誠便與天地之氣不通是死心

或言莊佛功夫浪漫無着是否先生曰莊佛自有莊佛着落其廢心廢意廢知廢行又併仁義廢之許多幻見皆欲做個自然功夫故以因是爲仁義視告子又放出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至

一步矣蓋古今學術病痛只有二等偏內偏外偏仁偏義皆過不及之類也

學聚問辨學覺也惟覺則理聚寬其知覺之體也

曾孟似尚觀夫子之標的去做顏子合下直是自做

心地寬平精神奮發功夫殺密知是三者自無迫塞疎

脫輕揚之病

知通乎意心身家國天下爲格物與程子至其理之說如何曰理一而已矣理又何所不通也非理則所知者弗准矣且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便着一道字儒與異端之別在此論實用不論解釋也

尺蠖之屈以求申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不論有事無事人須常存此意則神全而義易精此一致百慮先天之知也若但以知爲用不惟其中已淺又或誤以非幾人爲爲著察而非天爲自然之學人惟知有知而不知心之嘗攝著元神心有知覺而神不止於知覺也故以吾省察存養體認之言爲贅

乾其天下之至健乎至健之氣具於心而爲志志不可奪可奪非志也志不可息可息亦非志也

坐中有懼思慮之多者先生曰心本活物不必防閑太過但得使之有路可循如流水或淮或泗各循其道久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之自無汎濫之患不患慮多惟患志氣未得歸一

老子鄉原一途耳鄉原似多一媚字

許亮問於吾言無不悅而何顏苦孔卓也曰仰鑽瞻忽竭才於無所用如登峻絕而不可及豈不是苦孔子因而示以博我約我之功引至於自家原有坦然之路無險無阻安得不躍然喜其循循善誘而能竭吾之才時雨之化蓋由苦中得之諸子不聞以未有苦功也

謂靜爲學則不可謂靜爲非學亦不可在見與未見耳徐易謂讀書時心如明鏡照之而已如何先生曰而已字亦有病在明者則如鏡照物學者觀書仍是磨鏡功

夫也

問止繼論年否曰禮只論昭穆無長幼之文然得年歲相當於人情更便耳

昔之入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莫皆迷暗否曰自性空罪福無住而以生滅滅矣寂滅爲樂波羅密多到彼岸爲主語此皆及情玩世漸入機幻淫詞不可致詰知言君子安入之入之者皆迷暗也

陽明以理障爲懼故只從心所知然天理又有何障此矩亦豈可遽能從心者佛不見身知是佛知即心心即理須疑似辨之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也既云依摩訶般若大智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又云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理障之見也無卓錫之地方是了事之人更有何說矣

卿實曰吾人有虛見佛學亦有虛見水底芙蓉勝花赤花不浸落水不卅雨下沒相干使大師聞之又當在喝杖例矣佛本求見性而後又更失之其流然也

何吉陽論明心見性之說卿實因舉佛語詰之曰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已已物不二謂真一夫是以有本爲宗而德人知之

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以無本爲宗而道人知之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蓋心有而性無也吾儒則以一語反之曰心虛而性實安所參乎吉陽曰然也吾意亦只謂天地渾融未有許分別耳陽明公何以能使思仇馴暴皆入彀中曰固是知人善使亦須假以財權鼓舞振動如紅爐煅煉溶液中更無頑鐵在仁體不涉小術

四皓魯兩生得爲潛龍否曰四皓當別論魯兩生其人

牟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五

固天下士也世無孔子龍德可易言哉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樂行憂違行則安富尊榮違則孝弟忠信不是見世不足與有爲遂能深卷而不爲便了蓋龍德君德也乾坤坎離爲上經之用兌震巽艮爲下經之用乾坤坎離之體正兌震巽艮之體偏惟其偏也故所用之卦止居下篇不居上篇就下篇言之止居始不居終乾坤坎離所用之卦則貫上下該始終而包其全矣故既未濟終焉又曰上經以乾坤坎離爲主下經以震巽艮兌爲主乾坤坎離本體之卦居於上經其體之分出上經者用於內也分出下經者用於外也震巽艮兌本於下經

其體之分出下經者用於內也分出上經者用於外也用於內爲主用於外爲客是故乾坤坎離之分體在上經爲主在下經爲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爲主在上經爲客恐亦有至理存否曰上下經之分非始於夫子而夫子十傳序卦未嘗及之其亦備易中之一義耳天地人物彼此一氣耳氣之精粹卽中也氣無人我故中混人我而致中則存乎心此在心爲理非有內外可言也

會中述黃徵君憲與七子講業一章曰循其習之謂情宰其情之謂性因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

牟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五

而飾巧也鄒衍虞卿慎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嗽然虛其術以立一家言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以納於道雖商鞅秦儀公孫衍申不害不出於縱則入於橫不出於刑則入於名馳其詞濫說以顯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辨慧博聞之士使其游孔子之門則孔子必不拒蓋辨慧者考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秦儀無縱橫而韓商無刑名云云是猶有聖門弘雅之度受道之器此所以爲憲與季札子產與孔顏並論墨翟列禦寇莊周與思軻並稱此固弗深論也

心之體卽是易體心之幾卽是爻變故用易全在九六而學問之功全在幾之變處非變無功也

儒佛天壽不二同否曰佛不生不歿無相而無情廢志暴氣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儒無生無歿不着相而有物是持志無暴氣故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爲仁須能由己是乾道故非禮可勿

無所任而生其心無任似是亦是病惟明道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爲常人本無心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此等無任話頭都好只是究竟不來

知過而能內自訟此箇功夫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喝

車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誰知此勇元不動慈湖此詩自好但若以不能絕意爲過是自成一大過又恐有人爲鑄錯也

天下萬事萬化盡於九六其流著而不居者盡於緯星緯星五行之氣天地人物混混然顧在人所感接何如耳觀變玩占亦是以當下忽然所感接者便爲造化之初生吉凶而成大業故君子慎動慎其初也

誠意而不知格物則誠意無頭腦格物而不知誠意則格物無徑途故大學推言誠意至於格物則知行並而大學之功備要之總是格物上一併成了

惡外物是自私而求靜也故不能廓然而大公自私者

必用智故其動也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明覺自然之體

卽定體也只是病動亦定靜亦定定有何形不爲而爲不定而定乃定也是故動靜一於自然只是一方忿懣四者不有所於心是天德親愛五者不有所於身是王道許大業只在好惡一念上此格物最約處諸君不得長進多是因循之病此病不生不歿若無大故然不待經歷寒暑發作已知爲歿症矣先師云爲人多病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

會中講誠意一章先生曰此亦知箇頭腦何謂頭腦下文所謂獨卽至善之物本是也子張之色取仁原憲之

車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不行皆不知頭腦之故故雖與厭然異而好惡不由中出非由仁義行之學也故格物而後知至意誠

或嘗同志中有世情未盡脫然者先生語之曰如止於世情上論是非是亦世情之見恐未得究竟還在仁體理一分殊上自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實用處

顏子何以其三月不違三月之後又或違之曰此孔顏師弟印證微密處非常情可知違與不違化與未化之間拳拳服膺還是有迹可指授處如天地之於萬物造化淺深授之與受之者脈脈然不可假焉誠之至也錢緒山謂下學上達如登梯然登一級卽虛明一級先

生曰然全在下學上下學卽是學其上達者是一時事時素問了心之說心可了否先生曰此理無窮亦無物有何可了只當了吾之私心耳了私心須大知識大志願不是憧憧

先生嘗遊南臺寺有一僧坐禪三年始出關召扣之曰爾坐禪三年必有所見乎僧曰見爾亦不是曰爾禪家戒定慧到大慧時豈無所見曰小僧亦未到慧處先生曰六祖初到廣東光孝寺見二僧爭辨風動幡動爾如何說曰亦只人心動先生曰此當時六祖之說然則設使心不動則風幡亦不動乎使吾答之曰風幡自相其果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卒

感動一生扣問曰有物各付物而不與意

終日講經未嘗道着一字然則聞者亦未嘗聽着一字矣此有何理也

諸君學不長進昔人譬如馱子挨磨不得開眼若開眼安肯如此盤旋前路無窮一日千里自有所至

先賢所說路徑雖殊古今只此一條中正大路若真實求至自然不得不歸於一不行安有路可言畢竟是富家門下索溫存也

天地萬物皆我分内小小心胸何足充拓先師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要在變化氣質隘者不足言矣曾

子弘毅合下便欲明明德於天下有對斯有形有形斯有譬大人無對故好惡不作如天之於萬物

問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當以何說爲是曰朱楓林之說亦只就圖粗言之耳其言圓圖自乾一至震四自巽五至坤八皆自南而北自上而下爲順方圖自乾一之八卦至坤八之八卦皆自北而南自下而上爲逆逆數者謂畫卦自下而上也蓋天地之運不順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行所以生物逆而生所以自生夫易之極數知來皆生數也於語言圖象外得之

其果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卒

空

易卦變舊說有以一卦自二三卦來者朱楓林因晦翁惟十辟卦與彖傳合十辟卦者漢儒以一陽復一陰姤二陽臨二陰遯以至六陽乾六陰坤爲十二辟卦乾坤純陽純陰無變故十辟也其亦因卦畫已成而推言之文公知非作易本旨而又每引入卦解何也吾於古易測俱所未取

武周豈不知韶之盡善而顧以美自安蓋一代有一代治化如元氣流行於春夏秋冬邵子所謂皇道帝德王功似也想亦其時天時人事自合如此非所可強假者武周之樂不及於虞盡美未盡善惟夫子知之聞韶忘

味而夫子以告顏淵自是夫子元氣作用造命手亦惟顏子可與語之無其德而有其樂如幽王淮上鐘鼓畢竟虛文何用

古冬至日在斗今冬至日在箕然則一陽之復亦在箕矣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此必不易蓋日在箕而後一陽之復方應於子耳其於分至之中氣可考也春秋乃當時良史之筆與易詩書禮樂一般夫子述而不作只從善惡可為鑒戒者揭出如日星然與刪詩書贊周易一般惟字語有一二未明亮如天王狩於河陽齊仲孫來之類畧與更調而已而後儒以為作而穿鑿破碎失之矣近見劉永之荅梁孟敬書儘有見與吾正傳頗合可取觀之有得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空

天道寒暑節故能致中氣以成歲功人道辭受進退節故能體中教以成德業蓋幾之交也功在豫

戒慎所不觀聞是全體無畦畛無知覺而知覺之理在慎獨是感應有畦畛有知覺而知覺之理著先生曰如以畦畛言則獨與不觀聞二矣感應處又安得入微子思不言獨知而止下一獨字極有意思譬人以一全體之身有事持行是此身及其息也依舊是此身在所不觀聞對人與事言謂之獨耳夫子言一貫曾思言獨乃

爾

一條論良知云良知無盡藏致知功夫亦無盡藏四面空虛百八竿頭更進一步不知何處着脚曰空虛處即是着脚處先生嘗有言曰下學上達是聖門着脚不着脚功夫今云着空虛即以空虛礙矣又將何處可進一條論耳順云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闔闢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玄通觀其千二百功德五十而知天命與太虛同體故能以虛應世此處更無巧法惟是始終一志消盡前塵分別影事耳自聰明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無揀擇所謂不思而得者先生嘗云此是聖化功夫難以意度既云與太虛同體而又云消盡前塵分別影事即將消到何處恐是神理路絕空空惟有虛寂在嘗謂自知天命始終惟了一天字蓋知天命猶有箇知未離乎人耳順則離人而天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而知從耳順過此以往則不必復驗從心所欲莫非天則神功也自十五至此只一學字無盡一條論三教云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撻撻一聲泰山足真性既立胎息已忘而其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空

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知愛知敬不學不慮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前看心是佛頓悟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以求還虛之學良知二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為精流行為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蓋二氏從未有欲時見聖人從人有欲時指出云云夫人未生初生一而已矣吾儒亦豈有一絲掛而胎息繫者其於未有欲時及有欲時指出亦一而已矣但吾儒見其全二氏見其偏若良知範圍三教之宗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是又混入二氏範圍之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五

內而更過之以此為學問頭腦似非陽明公致良知之旨其惟曰孟子指出不學不慮之知能是使人知用功超出思慮之要訣此語却是

一條論內典空假中三輪觀法云靜即空觀動即假觀動靜交即中觀夫三觀究竟一空觀而已矣觀豈有假者假則空與中俱非矣大公順應安有此

一條論顏子云顏子由乎不啓之扁達乎無轍之途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尚有一可尋顏子則併一忘之先生曰一者何物何尋何忘而亦何有何無恐此又說壞了三子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何曾肯放却顏子

沒而聖人之學遂亡其亡蓋不在此擇善得一有識悟有真悟真悟入微拳拳服膺乃聖門戒恐自然原非把着此所當知耳

一條論靜功云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象山見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然靜坐行持甚難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如欲靜坐須從調息上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有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心息相依水火自交息息歸根入道之初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六

機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功夫即於靜中指出機竅今可行持此機竅非身心腑臟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以默識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域又曰息之一字範圍三教之宗釋氏謂之反息老子謂之踵息蒙莊氏謂之六月息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一息通於千古至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與諸息同夫諸諸息固同矣然各所見自有大小偏全日夜所息功夫全在養上觀息存箴則息亦養也勿忘勿助是也先生嘗云即此是綿綿密密即此是細細醞釀今云棲心無

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以默識乃是習靜歸寂一路
爲二氏宗旨而乃以之參同於三教且云愚昧得之立
可躋聖則吾有所未敢惟調息爲入道初機如善用之
庶於靜功有所持循耳

一條論生歿云有任生歿者有超生歿者生歿事大無
常迅速佛氏以生歿爲大事吾儒亦未嘗不以此爲大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歿生之說歿生如晝夜知晝則知
夜矣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歿之
根毀譽得喪一則生歿一矣何謂任曰列子云五情苦
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況久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卷

生乎應緣而生是謂原始緣盡而歿是謂反終忘機委
順我無容心焉何謂超退以爲進冲以爲盈行無緣之
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局之鑰啓乎無轍之途生而無
生生不知樂歿而無歿不知悲一以爲卮言一以爲
懸解若夫良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
生本無歿以退爲進者乾之用九無首也以冲爲盈者
滿損謙益天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謂無緣之慈
聰明睿知以達天德是謂不殺之武無局鑰可守無轍
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爲用譬之明鏡照物妍媸黑
白白起自滅往來於光明中而明鏡之體未嘗有所留

蓋物象往來者生歿之因虛明洞徹無所留礙者超生
歿之本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夫歿生有命實理也
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實功也任與超俱非予所可知
所可知者朝聞夕歿存順沒寧不求于生歿之外而自
有處生歿之法法未有二念也知處生歿則處毀譽一
切可識矣任則棄天超則違天是爲天壽之二張子曰
知歿而不亡朝聞夕歿可矣是歸根與天地同息釋氏
以生爲妄歸爲累而超度之故二也

一條論陽明公之學云或議陽明公之學亦從慈嶺借
路過來此言似是而非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論學

卷

亦自不借吾儒之路昔香嚴童子問馮山從來意馮山
曰我說自我的不干你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証悟始
禮謝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
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自
不借吾儒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
得夫吾人借路之弊則誠有之然此路自是古今公共
之路得到歸宿卽亦我之路矣陽明公慈嶺之借斯亦
何害今日未堪欺老衲昔人取善及陶漁千里毫釐其
所証悟去取在觀者當自識之
一條論睡法云睡有安樂法是於靜中得之時醒而醒

時寐而寐其醒也陽嘘其寐也陽藏濁氣弗侵元神不動與天同體蓋坎離各得其位陰陽之用也故安樂有息無睡法者是人生而靜以上得之無醒無寐知而習習而忘其醒也忘情其寐也忘形無見聞無吐納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一點思慮元氣元神綿綿含抱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一闔一闢自然無爲與大空同體此蓋坎離合而爲乾純陽之用也故有息無睡夫安樂者常理也有息無睡不若以能睡爲息故君子言有息法有睡法而不言無睡法

一條論生歿輪迴云人之有生歿輪迴念與識爲之崇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諸錄

七

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歿根因此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歿先生嘗曰此心只有而不有爲當故其詩一念正時便是惺要知念處也無情而以無念無知爲古今通理非所敢言也至誠矣何以不能動物曰誠合內外通人我根心生色暢四肢發事業而輩只可謂篤行云耳安得謂誠

王仲時講修德凝道歸宿處如之曰嘗聞先師與鍾叔輝云修德乃所以凝道洋洋優優皆道也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以下皆道問學事也其功全在溫故知新知行上蓋德性天之所與我者豈敢不尊尊猶家尊主也終日終身只問學一大事有何二事分別溫而不怠知矣而弗去則敦崇矣禮卽知新之實用也夫何二諸君於先人成法講貫成習以是發之言論見諸行事事得而境順遂以爲仁爲己有而不自知其非雖自反亦不能辨惟須于喜怒哀樂感應時驗之語云不哭孩兒豈不會抱雖之羹狄不可棄能行五者於天下聖門爲仁之功如此仁無順逆其功於順逆見耳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諸錄

七

佛豈畏歿者其意實欲超歿生於鴻濛無始之際以上同於大空其餘拂情種種皆勢所自至者謂之從軀殼起念恐未然知者過之而卽知是行此其病源也無地道斯亦不有於天矣晦翁存心致知之功能善合一用之無病而今矯而又一之曰知卽心心卽理謂之無家之子亦可蓋心猶家也知與誠家之實用也至誠聰明睿智學者擇善固執以爲誠修齊治平位育都從此處而獨以知卽心可乎告子以不得勿求之功爲仁義佛老以罔象恍惚無中

生有之功而游於仁義皆賢智之過也今吾門之言性言仁義似矣不知於勿忘勿助自然主敬處如何須將千古聖門言敬字如欽明文思敬修可願聖敬日躋緝熙敬止王敬作所修已以敬不動而敬諸類逐一絲合得透方爲中道而立若以一得便下視千古爲不知學此或中人以上語耳

范甯曰君子之於道也沒身而已矣心體無窮道無窮愈涵蓄則愈廣大愈磨礪則愈精細自良知之說出而一時學士喜經捷而樂用者遂將千古聖人精一時中博約竭才喫緊學脈一切視爲贅癭無能付之厲後寒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主

灰爲斯道一厄豈不深可慨哉夫良知良能當時亦只指出初生本然自然者使人知自求而自得之非謂不必學固利勉而知也彼何不曰行道之人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而云孩提之童意可推矣會友有倡此言於師席者先生默然已而曰子其欲以手援之也

呂仲木諸公每以王臣之義律子陵之過然否先生嘗云吾亦有此意及後思之隱約生平既有師友分際乃且引與同臥而勢位泯然兩忘之矣又何論於帝腹雖云狂奴而中清中權如其子朝鮮不臣之類天地間容亦有此等道理諫議之處誠非其倫恐當時亦非光武

本意在人着眼目何如人生三事師友道喪久矣猶幸見有此也

洪子實質先生云性命無定論有天氣有地氣渾乎一氣而已矣其氣之流行賦予而有則者地氣也性也其流行賦予而或不可以一律齊者天氣也命也天氣可變而地氣不可變循其不可變者而以變者通之於聲色臭味安逸以全其仁義禮智天道之性以此修身卽以此俟命不是懸空有箇性有箇命亦不是懸空又有至命的事先生曰天氣地氣之說亦近似有之然形色天性虛虛實實不可細爲分別惟體天理中正則天氣地氣性命二者具在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主

戒慎所不睹不聞乃誠意功夫不落意處卽致知格物之謂非渾淪無入手者故下文以慎獨言無論內外始終此心收攝自在不着絲毫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首尾只還一箇天命二字

如之謂學術得之在不疑功夫用之要在疑故須常常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居之不疑終難見過自訟先生曰不疑誠非矣然今云又要在疑恐又及累虛明之體惟一意慮以下人而審幾於感應自有不疑之疑也

謂善人全無功夫不可其中亦自有一種用力處但不

可以入聖耳可欲猶可口之可欲之善感於念而未
必其由於知不知則其善也猶之溜光然安得謂之有
諸已蓋真知之斯有之矣此善人入室作聖之端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幾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故學問全在
志願是乾道

百世之下只論人品不論貴賤雖堯舜許大事業今亦
只於人品上觀之故學無貴賤人品亦無貴賤在自立
身而已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是不見知而悔生者悔則行藏
由人不悔則行藏以義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主

與知與能是造端夫婦處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造端
夫婦實學故慥慥察乎天地

楊氏爲我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自爲牛馬自爲馬而
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

問日新盛德曰用功只在日新若盛德其馴至耳如抱
赤子然乳哺之飲食之日長日大彼安知之心有限量
德無限量如川滄河海心之限量也川滄不如河海之
淵泉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而人不可有限量之心耳堯
舜千鎰文王八百鎰愈盛愈無窮陽明曾說如此
無意於天下國家終流於無君無君亦無父矣有意於

天下國家終流於無父無父亦無君矣無天下國家是
無世界離天下國家亦無學問惟能於仁上求之自不
能外天下國家以爲仁

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此愛者曰既有仁體施即其用
耳未至於仁方有施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非謂
仁愛中又更着一箇恕字恕是如心覺功夫有着落耳
人品還他人品學問還他學問溫公韓范諸公人品非
不高只學問未真耳故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
聖人而不豪傑也楊雄只是學問不真人品亦不高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主

汪子烈問人所不見是獨否洪子曰此非獨也先生常
云慎獨之功須於人所不見致之乃是自慊無自欺與
所不覩聞之體無起滅間斷對人言言不見是感應時
事

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善知惡真
知也卽真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

字似又加一轉身致與格二矣

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若
足以興是興天下以仁天地生育之
天下以仁天地閉藏之道也非大哉聖
舒如是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哲
以保其身

辭受成生可知矣此之謂疑道爲實學

陶魯由廣新會承討賊馴撫兩廣聲稱隆重或實以所能先生曰白沙先生稱其治民如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卒以取勝此猶非其至者其至者乃得之白沙先生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之一語而佩服之遂爲人所敬慕如此蓋事功可以才辨而得人者必有所本也

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詩不可章解句釋只可吟詠明道於詩只添一二字吟哦上下以得其性情之正蓋得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圭

其性情之正養吾性情之正所謂畜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止爲畜也故吾於詩不加解說只爲一正小序小序者古人作詩之意也得此意而吟咏古人之意自見善學詩者也

凡詩多當時詩人所作未必一是本人作也關雎文王正家之始后妃始歸時也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文王正家之中后妃居家時也桃夭芣苢漢廣汝墳麟趾文王正家及國之終后妃化行時也若以關雎爲后妃不妬求淑女以事文王則考於古諸侯一娶九女同時俱歸無復如後世之選媵妾然也似不宜待后妃始

歸乃爲文王求妾媵也又不宜詩人未敘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也且言君子好逋逋者匹配也妾媵不敢專夕抱衾與稠果可以爲文王之匹配乎又孔子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不淫者豈爲后妃不淫乎周南朱子之說皆可惟兎置不宜以得人之盛雜於其間乃亦其時被文王后妃之化女之嫁者詠之樂得賢才之人幸已有所依也如此便見歸一

卷耳后妃以文王不在思之而作此詩皆託言也首一章託言女之采卷耳而思君子則不能采而真其筐思之切矣所謂發乎情也二三四章託言已欲乘馬升高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圭

望君子而山高馬病不可登蓋婦不出柵不直言之而託馬之病亦詩人溫柔敦厚之意既不可望則酌酒自慰而不永傷懷歸乎正矣所謂止乎禮義也

草蟲婦人感時物草蟲阜螽蕨薇之生而思夫既見則止乎禮義小序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是也

何彼穠矣夫子敘詩不應以平王時詩挿人在召南之中傳舊說爲是

以鈞用絲綸比婚用禮聘追稱其得正始之道也真有騶虞出極是朱傳以仁心自然真所謂騶虞未受或曰騶虞田官亦通嘆息以美之也

苗葭五犯非謂生物之多乃於草生春田之際忽然得騁虞文王仁敬之瑞應可嘆美

栢舟小序謂衛仁人不遇於君而作必有所本而詩意亦似朱子泥於後篇相類故以爲婦人詩然臣與婦一道也

今觀詩詞汎舟遨遊皆男子事孟子引憂心二句亦言孔子之事則小序爲是

刺時者刺時之淫風蓋由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國人化之而然若關雎則文王有道后妃有德之所化也

小序伯兮刺時者非謂鄭不當伐也但禮天子討而不伐方伯連帥不能舉此義而天子以親伐焉皆非禮矣

況又過時而不反乎憂不但爲夫而已

詩人託其室家念其夫行役之勞作此詩以刺時序云君子者婦人稱夫之詞也刺過時耳天子討而不伐

渭厓云凡詩之存淫奔皆聖人撥亂反正垂世立教之微旨所以著明人君修身齊家之化也若曰列之樂宮

以時肄焉則非也愚謂非存淫奔乃刺淫奔也

惟皇建極協和上下化厥兆民阜成萬物必用聲樂本諸人心以神感應是故吹聲以驗於人候氣以驗於天實黍以驗於地有不合者乃氣未和黍不中也合天地

人而協之律呂斯正樂本乃立

古樂經傳經主於度數傳以明義理周禮非純書故爲其所可信者然皆論用樂之事不及制六律正五聲之法豈可作經亦非正傳

周禮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上文旣云合樂致鬼神此下又言分樂可疑又祭祀享何異也

以書經觀之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則此分奏十二律者恐非況言先妣不言先考何也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人鬼尚用九變則上六變八變可疑及十二律旋相爲宮又恐非

特陰竹之管可以致人鬼也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凡詩皆有賦比興不得與風雅頌並爲六

詩是僞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欽圃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近暑必具諸音豈獨籥章乎

友人校勘語錄畢語之曰凡錄中所記師友往復問答無非知行精一博約之事精則知一知一則翕然歸一

以行服膺勿失其功似大約則猶有克化就中意其功

似細妥之體認天理以變化氣質調理性情乃其協一處嘗記先生語一友云汝所言知甚宏遠却是一肚人參氣暴然發作不是汝原知上來夫曰以自然功夫合自然本體是矣然今之所謂良知者謂本體也而乃遂以良知直達爲渾淪自得之學而以體認自然功夫爲求之於外併古人知行精一博約遷就而並置之斯亦淺之乎爲言矣於吾之性情氣質有何得益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易曰尺蠖之屈以求申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渾淪自得之說可造而不可言者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

牛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五

化醇其升降往來消息如人呼吸一氣渾然粹然無可間然者今之所爲知行精一博約其於心體性情也亦猶是爾矣只見細縕不見心體性情之有先後內外是渾淪自得之說可造而不可言者也吾又安得而言之未至於先輩者又安得而言之噫至矣乎千聖之成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周程以來未之有改也夫安得而易之

附山斗會中述先生語意

或言心意知物先生則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者心之神達其知之善於意心

身家國天下得所止者物之格而陽明公以爲無善無惡是心體有善有惡是意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斯其謂人之知無不良者似與物格而后知至之旨有礙因述先生所嘗語意質之先生嘗曰人生覺有二初其賜予一初也脫胎亦一初也賦予之初繼於天者只可言善不可言心故親義序別信五達道者有其理而無知覺成性之後心氣始凝故智仁勇三達德者有知覺之體而無見聞惟其無見聞也始生之初德猶善也不學不慮良知良能發於心而不落於心斯無有不善者過此以往聞見日移習染日積天然之良

牛泉文集

卷二十三 語錄

六

其能有存焉者鮮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盡乎人道所以還天道盡乎知仁勇之知所以還天然之良知理同而功異雖聖人亦在入道之科自少至老惟有學利困勉功夫可言耳不言功夫而言人人自有良知自致於人倫日用之間其不誤已誤人矣乎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斯無惡於智矣道本自然功本自然何病於心而亦何病於知也不學不慮與爲之而非不學不慮者病耳

或有問者曰如子之言也不其有二知乎曰非也中庸言不可以不知天天然之知雖謂之德不落於心不由

於知行故言天猶先天之謂也智仁勇之知雖謂之天

得之自心得之而為知行故言人猶後天之謂也其心

一其德與知一言天言良者特其標的焉耳夫子之謂

習固習之知行以求至也先生嘗論功夫本體有云戒

懼所不觀聞着念非是不着念亦非是惟有勿忘勿助

循吾中念明察而洗刷之雖未必即是亦即所不觀聞

之脈絡日深日密久久漸自有泰合處習之為道亦猶

是耳或乃又訾之曰以心求心是為心病以知求知是

為知病以心知求理是為理病少涉體察便屬知外一

有稽求輒成外照內外二而學於是乎難言矣苟不至

井泉文集

卷三十五 語錄

全

德至道不凝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以言乎智仁

勇之德皆吾心固有之知行也固有性中先天自若故

謂之良今之言良者非生知即水面之清未着根之萌

芽如無欲害人無穿窬人皆有不忍之類苟不克之不

足以保妻子奚賴哉故曰好學近乎智蓋必反歸之吾

心之知行從知止致虛中識取庶幾乎近之猶近裏着

已之近也古聖傳心不傳知其知之固有道矣洪峻之

甫識

湛井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湛井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楊子折衷

序曰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

之也知言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言其苦節行人

之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

詭異與視近必疎履常反畧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

之而因彘以訓中若夫操紫亂朱鼓偽喪真此不待教

而放之矣昔魏尚淳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

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

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

井泉文集

卷十四 楊子折衷

上

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詡章益無忌憚苟不當

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崇尚之者

乃陋程朱已朽之物鍾為道靈彼何人哉整庵公關陸

楊之謬謂崖之於陸井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不

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銑嘗觀楊氏之書其言一曰心

即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挾三者之

非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為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

盡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圓中窾外其方盈寸心之舍也

神明居之圓徹靈覺斯之謂心以酒一理而應萬事此

之無形上與太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為一體理即性

也喜怒哀樂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爲道其共由之謂心卽道可乎人之閑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溷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岐皆心也無志曷爲志以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爲朽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于口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惟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遇事不亂聞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思以

東文集 卷十四 楊子新集 三

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哲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慧之教然也湛子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知在乎順則無聲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縱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康哉豫矣欽哉之衷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穆穆之容固篤學者拾級升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匪聚行潦乃其凌高獵遠暗億襲取傾左陷右等非實地譬之卽空而見花不食而覺飽是病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籍典以

博識自功相之寃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民之政發慮攝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爲取舍逐取舍爲喜怒斯其卽心是道者邪充其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楊子之無意其諸自道乎蓋無誠意也嘉靖己亥十二月丙寅相臺崔銑書

慈湖立命全在心之精神一句元非孔子之言乃異教宗指也不起而爲意便是寂滅楊集至道在心矣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與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爲昏

東文集 卷十四 楊子新集 三

以聖賢之格言文自己之邪說所謂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若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者此類也且其言止不言動言寂不言感言清明而不言清明之體大道之實無間於清濁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不知何故豈得爲知道乎且謂所學者何事所習者何事爲何而能悅其文自有先後而乃合學時習悅而言之亦異於聖人之言矣獨日至月至先得我心之同然又不知所至者何事何物又以至爲止也亦引入彼之說也

心自生生而但以變動爲言是亦佛家擊磬以警動人心宗指何足以知聖人之心使慈湖在當時聞之則止

於警動其心而已又豈如荷簣者擊磬聲中知孔子不
忘天下之心楊集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
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雨露形無
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
心之思慮日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日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皆擊磬之音也

若如此說不俟清之正之然則易大學謂之洗謂之正
皆非矣是敢非古聖人之言也夫不欲動意故不信誠
意之說正心之說程明道謂韓持國曰道不在克卻不
是持國事持國佛者也故其道何用克之說與慈湖同
夫道心誠無克矣然不有人心乎洗之正之蓋謂人心
耳東文集 卷二十四 楊子新表 四

惟危發以盡道也明心即道然則人心亦道矣
謂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是也思非心意乎又
恐是索隱爾楊集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思非永也永非
而思也者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日思者思夫不可得
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
謂此也

時者道之別名一句近之但又以時為此為是而混同
於若不在時之時又云過改即止而卒歸於無起意而
不知聖人之戒毋意謂妄意也誠意之意謂本意也慈
湖於名義看皆不精品題皆未當而妄以已意改聖人
之名理又謂上古言時不言道二典三謨之前無書可

考何以見其不言道言道後世所以不明者即舜言道
心所以明道未見其為不明也大抵慈湖只主張指心
為道而不知天命之謂性性者在心率性之謂道道者
路之名發於事為道豈可混也大抵是禪之宗指陷溺
學者豈不可惜楊集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時咨若時
各惟日昃舜命禹若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
世去古遠不可不日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
也道不可不思不可各舜曰若不在耶此時即後世所
謂道而不日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
明廣大無際時範圍天地於言萬物知也孔子生
於秦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
無容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學者起意他求則
戒之曰毋意又曰哀榮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
乎可求

未知止為止之理即為至善其所言止亦禪宗戒定慧
之定乃虛定也虛止也知止最深知止即得是到頭之
知行有許多節次者言其自然之勢也楊集禹告舜曰
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奚獨舜心太甲本心
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敬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
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
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
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
以意為之故有四者之序

絕四之說先得我心同然然四者既絕即廓然大公天
理流行矣不知天理流行猶是寂滅猶是死的四絕
虛寂種種之說已辨在前慈湖主張不動意不用思及
不懼至於周公仰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說不去

了又云即思非思即懼非懼即謀非謀是遁詞也惟有

中思出謀成懼最的當楊集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

也心可言而不可思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為

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

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

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

物大小善惡往來差錯雖有而實無日月之先

彷彿渺茫真昧氣象皆是想像中來乃幻意也而以為

得不亦誤乎楊集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

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抱玉龍出沒天矯于萬

峯羣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

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光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

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雲聲於於其鳴其

音甚清朗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

耳泉文集卷二十四 楊子折衷 六

心不用尋亦自常放此覓心了不得之說楊集此道元

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御

翻成外若吾心底用尋

事親事長之心不得其中正即非道思量討愁即五祖

纔商量着便不中用楊集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

去莫

顏子三月後只念頭稍有不善便覺便了無形亦何謂

小失非如雪花著水有形跡也楊集回心三月不違仁

雪花輕若水空

冥不復着滴雨

父召急趨時若心不存不中不正亦百姓日用不知行

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何云便是道且有時如此未必

人人時時如此所以要學成之楊集有心切勿去外

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何似

盡思量卻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測與

此時令勒承認狀

不識子思孟子亦不識孔子矣其言詞氣狂妄自恣所

存可知一二十年所謂覺者都被慈湖惑了楊集大哉

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不見乃真見不

聞乃真聞子夏難曰敢不承實莫之承終於昏誤認

有子為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之臨臨濯之暴

之覺之覺即濯即暴無不子思孟子亦近之極乎

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滿天下指其非

者何其少哉後學何時了安得大家專主孔聖言

徒知援儒入墨而不知將孔子說壞了孔子豈過哀越

耳泉文集卷二十四 楊子折衷 七

禮而不自知者蓋以慈湖說聖人矣蓋聖人之哀顏子

乃性情之正之常門人不及者視之以為慟耳其實待

諸子一般豈有厚薄觀請車為櫛一事可知楊集少讀

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

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為

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至於不知其為

象山陸先生問學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

明虛靈妙用此應無不可者及後若姚氏喪哀慟切

痛不可云喻既久累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

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

知正合無思無為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

益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

正是禪宗楊集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惟其無意無我故壺放明無所不通而被四表格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

之微亦意也而乃以已意遂指喜起熙以爲幾此卽
花豎拳之意楊集蕭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爲能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爲幾幾微也勸之微也是爲感動是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畧言而不可詳言欲知此幾卽元首之起裁是也卽

服膺之喜哉是也卽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爲正
爲中爲和爲樂爲治爲熙爲穀爲飲爲善爲一阜陶
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者此也所謂
晏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
謂叢脞所謂情所謂
謂驕者非此也

百姓日用不知本謂行習而不著察者也乃以不知爲
何也在道卽不須言率在人則安得不率性者心之
生理故性字從心從生謂性卽心心卽道道卽聖存心
養性心性二言爲孟子之疵可謂混而無別試看中庸
三言何如是未知孔門之學者

中庸和二字雖分而言之而未嘗不一也爲學者立
教也故曰謂之中謂之和欲其養中以發乎和何嘗不

一以分爲起意則皆寂滅矣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我無能焉豈不言能乎道無所能何以又言不學而能以能爲用意爲非道真禪學也

哭舊館人而脫驂事好事者爲之也聖人禮義之中正以其心中正之極故不過其則也且孔子哭顏子比於

舊館人其情義之厚薄何如耶觀孔子不以車賻顏子則其不以駟賻舊館人可知矣用財自有一定不易之

慈湖遂以爲聖人不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是聖人乃茫茫蕩蕩猖狂自恣的人又

二云脫驂之過如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豈足以爲孔子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
駟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駟脫駟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
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卽如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
之妙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可也天地變
化何大何小小大之論因人而遇施孔子曰無可無
不可此誠有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
識之旨孔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
觀脫駟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孔子必以爲輕重失
倫已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喻孔子之心往
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如謂孔
子鼓琴見猫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之音此
則訛妄矣如謂堯舜腰北面朝舜孔子曰殆哉此則
訛妄矣脫駟之事非訛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孔子
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可也脫駟之
遇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日用不識不知純統篇
臨不知老至遇於一哀而脫駟天道之變也不可度

思知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寡觀之陋矣

慈湖言道心未嘗不常明惟蔽故昏是也但欲震動變

化如雷如風霆則未免有禪者杖喝警動之意言自然

而實非自然也楊集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

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為雲象皆列聖勤拳啓謨後

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足以為道心變化之

哀樂相生一語便見皆非孔子之言哀樂生於心隨感

而應豈有哀生樂樂生哀之理不可見聞謂道體也若

用則何嘗不可見聞楊集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之至焉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日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井泉文集卷二十四 楊子折衷 十

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聖謨切如是

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無說之

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玉之不可鑄或強為之

說則曰其相生有義焉噫意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義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

即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聞即

以爲必可見哭笑必有聲人以爲必可聞而孔子則

曰不可見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即無形無形

即形聲即無聲無聲即聲正不必作意以離之也據

實而論不見其爲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

諸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詳諄止絕之曰毋意而況

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於離間正實之言反駁怪以爲

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胸中之意說則自明自信矣

孔子閒居一段亦從他說只內中以天地萬物皆吾之

體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以體用二字對說便不是

謂天地萬物同體可也而以爲體用之體則天地萬物

獨無用乎宮商節奏獨無體乎又謂缺畝之中雖未嘗

有兩君相見之禮金聲之樂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

不日奏乎前此便見怪的話即此僧雖不言其聲如雷

之訓天地間有只是有無只是無何必如此說

易字指得甚廣在人心之動靜變化亦是在天地之日

月萬物變化亦是在卦畫之奇偶變化亦是此易與天

地準易字指書爾若指道何必言準易言仰觀俯察亦

聖人見天地之易而畫卦爾至於形而上下之疑益未

知道器同形

孟子必有事焉要知所事者何事孔子下一之字正欲

人求所謂之所習者何事若不知此事而習是道家所

謂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鑪也時習與易不

習之習不同易直方大是成德者故不習無不利也由

時習可以至此何其察之不精耶時習者不免有意意

是好意至於不習無不利則可以無意矣然意豈能終

無無則外人矣楊集子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多疑所習

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矣惟其

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易不習之習易

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

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

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不言

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後乎復爲也

陡然語及何思何慮而不知同歸一致之實是禪而已

矣謂發憤非起意好謀非動心正如禪謂終日食飯未嘗咬破一粒粟終日穿衣未嘗掛一條絲豈有此理聖人之學雖憤雖謀無非誠意之發勿忘勿助之間乃終日動意而未嘗動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以常覺常明言仁何啻千里又言仁如果核之無思無爲自能發生果核無知之物人心有知之物安可比而同之以心如果核是以心比槁木灰矣殊不知人心以生理爲仁果核以生意爲仁

不言理而言物便是實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自是實理舍物而言理便是虛理與人倫不關涉此釋氏所

井泉文集

卷二十四 楊子折衷

七

以棄人倫得罪於聖人也慈湖謂有物則格而去之則亦又起一意此釋氏所以必要去絕根塵是又起一根塵硬把着爲徒勞非易簡自然之學也

釋氏之無適莫與聖人之無適莫不同釋氏之無適莫無主也聖人之無適莫有主也何謂主天理渾然廓然大公也故能因物順應義之與比釋氏去理障只是空空地故不能順應只是一切不動便了差之毫釐何啻千里聖人是生的無適莫釋氏是死的無適莫

言只是言不言只是不言知只是知不知只是不知今如此說道辭也釋云此僧不言其聲如雷

楊集汝古問
孔子云空如

也其意當何如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鄰大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

不遇明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節不言不言節言知節不知不知明知

釋者不禮君王父母違悖人倫皆有根因豈一旦便至此蓋因以空無爲道但有這些秉彜不可滅者萌動便以爲動意便以爲理障及習之之久焉得不至於此慈湖可謂惡影而行日下矣戒之戒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楊集先生曰釋欲多

昏誤誤讀楚綱取紅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

聖賢之學同條共貫都在天理上用功其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一也精一與德不過此心此性爾

井泉文集

卷二十四 楊子折衷

七

有二哉慈湖專取罔覺二字以附己意禪者多開口便言精一而不知舜言惟精惟一是知行功夫

言氣卽道便不是氣得其中正發於事物卽道卽義非二物也配者合一之名非以二物相配也在心爲道在事爲義言非疵也

孟子卽氣言道發千古未發之蘊以曩小今大爲意則自可欲之善以至美大聖神者皆意矣擴充四端以保四海皆意矣非謂曩小而今大也本大也而人自小之今養之復其本體爾

不用思爲恐此患終不免惟不知從事於勿忘勿助之

問豈得中正之路說靜便不是終是說夢

周子言誠則自精神則自應幾則自微誠神幾非三事只是一物必三言而後盡慈湖看錯了便疑周子以自高此非私意乎元亨利貞分通復此類言之以曉人爾易繫辭如此者甚多其實一理也何害道之有而又以物之精粗十百千萬爲人意之分別皆虛無之宗指日夜精思橫渠或未免於樞苗助長矣慈湖謂吾心自善自明自神自不動自無體則更不用功不亦或至於不芸苗而忘者乎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一言最害道之甚乃出於孔叢子

井泉文集

卷二十四 楊子新表

十四

慈湖取之以爲終身獨到之地又以此惑學者非徒誤已又以誤人誇耀不盡豈有道者氣象豈默識之學大類檀經諸禪籍辭氣自不覺發出來楊集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謂賢鳥率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論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與我同志者

大臣務引君以當道當道者中正之路中正則仁矣慈湖引君以虛明無體無思無爲果中正之路乎果體仁之實乎兢兢業業非誠意又何以爲功也改過不吝非成湯之大聖不能此未可責之安石安石

只初學術之差遂以爲是安望其改過故知非乃能改

過也慈湖以虛無之學自信而於古聖賢之言亦且不信矣改過之言談何容易若寧宗誤聽其言只空蕩蕩地其害豈小於安石也故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如此見解立地卽見何難之有只是虛見耳非實見也如夢升天耳非實升天也乃達磨之學慈湖不知不覺發露出來與聖賢所謂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自別所謂句句合然而不同者也楊集某之行年二十有八秋入夜寢僕以燈至其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某方及視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畧無縫罅時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衆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

井泉文集

卷二十四 楊子新表

十五

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唐曰發育萬物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達磨謂佛汝問我卽是汝我心我答汝卽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卽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急改過改卽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妙矣楊集某曰吾聞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規步步從風生雲起何何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規步步從風生雲起何何若龍吟鳳鳴其間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信不得而自知人又安符而詰我

慈湖道師數語妄想耳殊動意之甚也其學有所受矣

安得滑稽如馮夷娶婦者此卽慈湖所謂非聖之書也
何其信之深乎此乃道家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之
說荒唐之語也慈湖何不請入水試之不明理如此而
謂精神卽聖可乎異端害道吾所未解者也或謂之喻
言庶近之揚集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
能居有一丈大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
應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鱉鼃鼃不能居也意者
難濟也丈夫不以指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手
有遺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
人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指吾軀於流
而吾不取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
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某謂此
儒未表裏而明之者
其矣大道之不明也

東泉文集

卷二十四 陽子折衷

七

水嘗謂戴記孔子閒居諸篇只可作傳看不可作經作
傳學者自擇猶可也慈湖一槩信之誤矣何其擇之不
精語之不詳耶蓋聖人一言而可以盡者卽止未嘗因
人而生出許多支辭五至三無五起皆非聖人之言慈
湖信之惑矣以心志解至又非本義也至於有思感無
思感等說又適辭也又云心無本體是又未識心也至
於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之說此本於詩言志志詩不是一
事今以爲二至誤矣其體未有因詩而至者也哀樂
相生之言蓋本於樂極生哀之說然未有哀反生樂者
也哀樂皆生於心當其未發未生以何者爲樂何者爲

哀知其謬矣所謂視之聽之二句得聖人之指然未知
所謂之者是何物此解不抱不問之道體不可見聞者
也今以解哀樂不可見聞全虛無了

水謂樂未作禮未行服未定則不可謂之禮樂喪服矣
至於無聲卽聲聲卽無聲無體卽體體卽無體無服卽
服服卽無服之說愈遁而支矣

詩言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明有無虛實一體也
今一切說虛無可乎又說聖人以無聲破學者定見是
聖人已墮在一偏何以救人救人惟在中正耳聖人無
二語謂心卽是服則設有一人喪親而不爲服者曰吾

東泉文集

卷二十四 陽子折衷

七

服在心矣可乎至於天地日月四時禮樂人道氣志有
無皆一定不可易之名設有狂人指天謂爲地則亦可
姑從而謂天爲地乎至於哀樂未生誠無名矣又何以
謂之相生乎又云知則不知則知知則昏亂不知
則清明而無不知則孟子所謂良知皆非耶而又援孔
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以歸附其說益遠矣其四方有
敗先衆而知恐亦蜀山人之前知非聖人之前知也又
云五起加焉而六損焉而四皆可若非聖人之言則易
言煩言則可以損益得若聖人之言則如兀子之有四
脚缺一不可蓋此類非聖人之言故無聲禮樂等語重

見擇之不精矣

耳泉文集

卷二十四

陽子部東

大

未嘗有此言也未嘗道心之精神謂聖之語也學者慎

甘泉文集

卷三

楊子折衷

无

集 57—159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非老子問答附

蕭時中問曰孟子闢楊氏以其爲我害義而無君闢墨氏以其兼愛害仁而無父觀老子之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是害先聖道德仁義禮之道矣若此書果作於老聃之手則在孟子之前而孟子必闢之矣然孟子未嘗見闢今夫子斷然以爲衰世好事者之爲而非聃之作亦謂是歟

此書如此等言流傳充塞仁義所害非小子之言是也

甘泉文集 卷二十五 非老子

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子者可見老子在周時只是一箇老實人其時此書人未僞作孟子從何闢之益可以見此書之僞矣楊墨只學仁義而差者便推其弊至於無父無君爲禽獸之歸況老子之薄仁義者乎其孟子未闢可見未有此書也

張子房最深於老子之學者然先儒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張南軒曰張良有儒者氣象斯言得無過乎

張良亦只得老子之餘緒以自周其身爾於儒術殊未有得安得有儒者氣象言之過矣

洗桂奇問師翁非老子云慘刻少恩愚謂老子未必至此學老子者其流禍將至於慘刻少恩申韓是也猶象山之學非禪學象山者必禪也

老子爲周柱下史想是吏隱的人其言論風指不傳於世豈苦今老子書詞氣虛誇離遁也吾非老子不是非老聃也乃非老子書也書中已有慘刻少恩之意矣太史公論申韓之弊皆原於道德之意矣吾今非此書又以爲非聃作却爲老聃刷去數千言冤枉了也

老子明自然與吾儒明覺自然之學固大不同然亦一傑然之士使其得孔門爲之依歸當不在顏曾下

甘泉文集

非老子

也孔夫子亦及與之同時竟未聞語之以學何耶

夫子論語無一言及老子可知與老子不相遇後儒附會孔子問禮於老聃今老子書云禮者忠信之薄老子薄禮而云孔子問禮妄也其所謂無爲所謂自然非聖人之所謂自然無爲也若看得破許爾具一隻眼又其私意橫於胸中雖遇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桂奇問朱子非嚴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之說是矣又謂老子有老子之體用孟子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云云竊恐未然

體用一原何分體用文公果有此言未見的當若謂老子之體用非吾儒之真用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乃作意之說本體固如是乎何以有用

老子無爲之教其教者行則君相皆無爲百官庶職皆無爲百姓皆化而無爲而禮樂刑政皆廢土田貢賦皆廢足以亂亡天下西晉及梁武是也其漢又當征戰之久肝腦塗地民有不堪一得老氏之緒餘民得安堵一時小康耳亦安得爲有用

先儒謂孟子不排老子以老子便是楊氏排楊氏卽所以排老子也果然否老子四大其一稱王似與楊

其泉文集

卷二十五

非老子

三

氏無君不同何如

孟子不排老氏老子之書未出也楊朱偏於爲我然尚老實不如老子書之言之有心不可同語

何濠問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自謂斯言足以廣天地聖人之仁而不知斯言反爲天地聖人之病夫君子之立言也將以信後也以不仁而加諸天地與聖人其不駭天下後世之聽也鮮矣故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

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自其一念不忍之仁

流出也老子旣以民物爲芻狗則親親亦芻狗耶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婦皆視之芻狗其亦不仁少恩也甚矣又何以爲道德

老子曰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欲賞善而懼僞之生欲賞忠而懼詐之起執此之畏則爲逆天下之詐而廢天下之是非天下之忠且善者日遠矣不思所以燭天下之詐而欲廢天下之是非陋矣乃曰大道甚夷而民好還彼豈自知其失足以還而舍天下之甚夷者乎

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覺最爲的當

其泉文集

卷二十五

非老子

四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爲此言者是以其身居天下之至安而坐觀天下之至危莫之仁以拯也是故君子未嘗樂以其身試天下之危禍然成仁取義亦惟其時焉爲之要之進退勇怯不任乎已任乎時老子此段亦權謀之說曹操每對陣便有不欲戰之意竟以此取勝其亦深得於老子者也

五刑五用謂之天討非天之自爲討也王者代天行殺一無私以制其用而已老子恐司罰之致刑也乃以司殺付之於天而且休之以代匠斲之咎思以止殺而反以濫乎殺者也君子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

蓋以其末流之弊言之

未說末流之弊卽此是弊

老以無爲治天下莫亦楊朱不拔一毛否

楊之不拔一毛以天下人物各自足也老實無作意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可爲貪得者之戒其言亦有不可廢者

此亦足以儆世俗之愚人然聖人之戒知足非爲常足

設也

治人天莫如嗇世儒猶有取之然否

耳泉文集

卷二十五 老子

五

非聖人盛德極天下之仁敬不足以事天治民而以嗇言之見亦陋矣固知老子書非聃之言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此猶有反古之思

生今反古結繩而治是亂天下也是不識時也老子只

不識時便不識道

其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聲

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便是楊子學之原處否

太古則然隨時着道也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逮夫

身卽此爲害仁之漸老與楊之不知時一也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詩

四言

翩翩者棣三章贈潘希召之弟歸辰陽

翩翩者棣花萼相及夫我不見兄弟異邑兄弟異邑相

送于南涕淚以泣

翩翩者棣花萼相成夫我不如兄弟異京兄弟異京相

送于野涕淚沾纓

翩翩者棣花萼曄曄庇茲本根永以爲恆言撫其根言

采其花道遠莫致擲之長嗟

耳泉文集

卷三十六 詩

一

習古齋

習之習之古自我作習乎自然學而不學化功在手天

機可握誤筆成蠅運斤去壘

平南遣興

漁淵水深采芝雲迷寄懷雲水抗志高棲嚴霜隕木歸

鴻背飛天寒日短途長行遲歲云暮矣我心則悲神遊

八極身圖兩儀宇宙爲旅萬物爲徒

敬止

風雲自天龍蛇起陸君子敬止淵淵穆穆

睨睨二章章六句

睨睨念發生也興起黃鳥有懷音問遂及德音終

思盡簪

睨睨黃鳥遺音千山懷我良朋聲聞其先我之思矣矧

茲德音

黃鳥睨睨響傳千岑懷我好友弗思德音我之憂矣矧

彼盡簪

圯橋進履

進履之心可以授道惜哉師傳未聞何與

希夷睡圖

不醒是夢醒亦是夢既同是夢長年何用

其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二

示諸學者

心無一物天理見前何爲天理本體自然廓乎渾兮四

時行焉勿忘勿助聖則同天

昔我三章章六句

昔我感今昔也中貞不尤歸之於斯道之命焉

昔我視爾兄弟不猶今爾既立視我如讐雖則如讐我

心不尤

事我之心轉而他人凡今之人薄如秋雲雖如秋雲我

心貞珉

既操我戈今入我室匪則入室道命不一其不一我

心中實

五言古詩

九章贈別并序

九章贈陽明山人王伯安也山人爲天德王道之

學不偶於時以言見譴故首之以窈窕窈窕比也

然而譴矣終不忘乎愛君故次之以遲遲譴而去

也其友惜之故次之以黃鳥惜之非但已也爰友

心期故次之以北風道路所經不無弔古之懷故

次之以行行行必有贈與處故次之以我有贈非

空言也必本乎道義故次之以皇天皇天明無爲

其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三

也無爲則虛明自生無朋從之思而道義出矣故

次之以窮索窮索非窮索也無思而無不思也無

爲立矣虛明生矣道義出矣然後能與天地爲一

體宇宙爲一家感而通之將無間乎離合雖哀而

不傷也故次之以天地終焉於摩山人將索我於

形骸之外者言語焉乎哉丁卯閏正月朔日

窈窕者誰子絕代亮無雙不諳小姑娘性以直終見傷雖

則終見傷中情容何妨誰爲別鵲吟此世多慨慷

遲遲別帝都遲遲胡乃爾臣軀易棄捐臣心詎能死天

王會聖明帝閣亦孔邇援琴不成聲掩袂淚橫側

黃鳥亦有友空谷遺之音相呼上喬木意氣感人深君
今脫網罟遺我在遠林自我初識君道義日與尊一身
當三益誓必以同襟生別各萬里言之傷我心
北風吹湖船帆挂南嶽樹祝融下玉壇却立問來去知
君有僊骨相期事輕舉胡爲凌風波恐爲蛟龍取君若
訪五峯願留共君住

行行過湘浦舉首望九疑若見重華墓爲我三拜之三
拜之不足稽首重致辭都俞事久濶嗟予將安歸

我有三尺木囊拈久不彈一朝遇知音爲君初上絃上
絃合清響未彈意先傳贈君別鶴操報我以孤鸞

其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四

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
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
窮索不窮索窮索終役役若惟不窮索是物爲我隔大
明無遺照虛室亦生白至哉虛明體君子成諸默
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離別何怨嗟浮
雲去不停遊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

別後與趙元默言懷四首

子房報韓心毛公捧檄意衷曲誰能亮舉世皆非是聖
哲明幾先衆人視成事濁水出磨泥一朝迴神異士志
各有定肯爲俗下比

嚶嚶嗟斷金悠悠結同心苟不固膠漆亦未深杯
酒出肺腑按劍起知音朝爲魚水懼暮爲商與參同學
張陳子干戈竟相侵去去請息交鷗盟蚤當尋鐘期或
未歟吾且囊吾琴

桃李默不言流鶯語春風語默各有性此理誰能窮羈
勒不由人聖人有天工豈無神化術能使蛇爲龍

閑處有真忙忙處有真閑始知真閑忙不在閑忙間在
人有萬變此心無往還往還在通塞坐與事物關無適
無不適物物有至神嗟彼遊心子求之蓬萊山

戊辰臘廿七日夜夢王伯安兄

其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五

四時有去來逐客久不至天運尚可量人事誰能計昨
夜夢見之彷彿精神契語久聲彌低畫地示予字滅沒
不可辯了了得其意言別何勿勿路遠會難繼合歡詎
知夢是夢聊足慰借如平生魂亢爽不可致念之生悲
悽遠旦不能寐

贈寇子之南都三首

有序

山西寇子惇賦質敦厚益其所謂忠信如孔子者
予嘗欲進之于廣大而未能於其之南都大理也
不能以忘情情見乎辭

一鸞或兩鸞嚶嚶若求善意氣正相感忽值時節變時

節日已變若行日已遠一隔如參商咫尺不相見相見不盡情相思難嗣聲

燁燁璞中玉重儼連城賞戒之在雕琢勿爲人所欺君身有至寶靈瑩無瑕疵去去求名工無爲強鑿之敗甲與枯草尚可決吾疑

形下下影響形上上神奇智愚一以達慎哉此毫釐上下匪一體何由知彰微修之在敬義人力非天機請勿信我語親見乃不疑

秋懷三首寄王廬陵陽明子

秋月缺復圓客行久不還不還歲亦暮念子屢長歎歎

其果文集

卷二十六

六

罷繼以歌歌竟淚如泉何時得會晤所懷萬一宣

涉園採桃李持以贈所知非貴桃李顏不言自成蹊豈無蘭桂好質以香自虧默默半豎子心期浩無涯

封書寄燕鴈鴈不過衡陽封書寄江魚魚沉江水長江水亦有竭封書永不滅耿耿無由宣心緒自中結

冥鵬

冥鵬將圖南去以六月息試問何太遲物以久而積冥鵬起扶搖九萬一朝極試問何太速風積有餘力嗟彼蜩蛄徒檜榆聊自適檜榆不崇朝孰辨垂天翼

舟泊梁家庄環括與應原忠語

萬物宇宙間混淪同一氣亢寒與流行其體實無二就中有粲然卽一爲萬理外此以索萬舍身別求管邇川及鳶魚昭昭已明示我心苟不蔽安能出于是知止乃有定動靜原非異見之卽渾化是名爲大智其次在敬養敬有爲心累勿忘以勿助其機極簡易嗟彼世間儒憧憧起私意自然本無爲廓之配天地

謁徐高士墓二章章十句

萬謁東都李羣公青雲器耿耿陳賓心時違勢自躋哲人方龍蛇沉寘西江汜下榻豈無論栖栖欲奚俟載誦厦木言時之用大矣

其果文集

卷二十

詩

七

嚴陵臥扶漢段生偃藩魏古來素業流沮溺乃救世我拜墓中人伊人骨已蛻我拜墓前木此木棟梁器載感厦木言時之用大矣

明月吟三章

南安

舉首望明月明月沉海中舉手招白雲白雲遊太空白雲不可結明月不可縫攬袂長嘆息星火忽已終安得飛仙子借我一蒼龍

明月出海東照入我懷中兩手捧懷笑浮雲生我臂移枕見遠山開牕得清風適意非有期至道未有從蓬萊隔弱水無力誰能杭

仰看明月燦燦姮娥居我欲跳身入飛空騎蟾蜍歸
來啓靈府中有明月珠珮之當明月圓光滿人區願掃
浮雲翳本來無外須

曲江吟

張文

曲江江水長欲濟川無梁美人不可卽風度安可量飛
鳥擇高枝鳴鳳在朝陽黃堂世已遠千載空翱翔

謁石翁墓二首

哲人久已逝山水有遺光履地益懷人況此埋玉鄉登
山勿採松栢之忍技傷臨水勿汲源汲之流不長
夫君有嘉惠贈我雲錦裳中繡自然字服之永不忘忍

牛泉文集

卷二十六

八

着君遺物爲人作新粧酬酒矢心曲敬進南豐香

贈人遊南雍

逆子涉江去永采南澗芹永承又何爲歲暮寄懷人懷
人自不遠歲暮行當返

孝思詩

盧生篤孝弟終身念母慈綿綿衣上線見母不見衣笑
語與居處優乎見容止行道以立身大孝在吾子

北都白嚴寄陽明子

玉臺有名果成之三千春當其未成時凡品不足珍持
以贈世人滿口父見噴白壁按劍起青蠅止棘頻聖人

誠囊括明香貴保身雲龍會有時應感豈無因不惜知
音寡所惜不能琴

三婦辭

大婦厭糟糠中婦足粳梁小婦何綽約裝金調玉漿愁
樂各未終微日落陰岡

畫

一鵲宿高枝三鵲鳴且飛三鵲若得志一鵲若無爲一
鵲養奇超九萬君得知

附渡北行夜阻風山旗坑寄懷陳睡鄉馬懷瑞諸同

旦從故人讌灑落坐高軒一爲風水別中阻荒洲喘起

牛泉文集

卷二十六

九

視迷四野相憶夜漫漫青蠅附馬尾利鈍故隨人貞女
託所天憂樂由夫君總爲物所誤中立無纏牽纏牽累
千里萬事理固然因茲悟至道與君同勉旃

示諸生兼告同志

聖人亦人爲諸子早辨志持此忠信資何遠不可至堯
舜稱大聖其道孝弟耳孝弟誰不然鮮或見天理天理
天所爲超然絕人僞夫誰能舉之聰明與睿智茲理何
由臻執事自敬始

酬方吏部石泉與烟霞同板築

石泉在樵東烟霞在樵西同家宇宙內況復同藩籬若

欲散沉鬱登高以眺遐方子於斯時不棄來烟霞若欲
翁發散入谷聽潏潏灌子於斯時不厭過石泉春暮方
發育石泉頗幽獨萬水與千山烟霞堪寓目秋冬美朝
嗽烟霞頗高寒髡髮與炙背石泉宜借眠遠泉爲盤阻
誰復爭子所伏虎與盤龍皆石名呵禁乎不可諸子遊大
科亦須從大路村名有或非吾徒攻之以石鼓左右盤石擊之則鳴

題直菴

世有好直者直行悲窮途直視不仰天直立不俯躬若
有用直者如繩無曲木如絃有高音如矢利於鏃或有
徒直者心不藏絲毫與人無可否於物忘卑高我直異
井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十
於是用一而化二生理本不回修之敬爲地

送楊士德還潮

送子翳門關上上官山渡自渡還自濟千聖同大道下
樵苦不難上樵苦不早有形豈不滯出入更奴主短景
倏如流永懷歲將暮且莫笑楊朱楊朱泣岐路

贈四川王公子敬之

嗟予語敬之敬之當聽予敬亦無不在語子敬讀書當
其未讀時天君自儼如及其對書冊萬象涵太虛是謂
以我觀勿以此喪志舍之求放心離物以爲二學問與
思辨古訓乃其地無在無不在事事亦如是

與韶守 有序

嘉靖元年春北上過韶與太守周子語及先朝抗
疏事俯仰今昔共成悲歡遂與謁舜祠弔文獻墓
賦此

里奚非智士官奇爲忠臣何期數載下共沐新王恩入
疆問賢守高宴具前陳憂餘發孤笑痛定說酸辛晴祠
拜舜日憤惋弔荒墳願持精一學獻之重瞳君

題画二首

吾聞青精烏鳴則有大水列之在旌旗爲世智者耻
鵠鵠學人言翻能避羅網人迷禍福途徒居萬物上

井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十一

贈唐京兆得命送母還鄉 名鳳儀

翩翩一朱鳥毓德祝融丘羽映五雲色將母來神州亦
有遊子衣慈母手中線何如京兆君日日侍親膳天子
至仁孝詔許扶親歸親歡日不足皇命有程期直知歸
榮歡勿言別時苦我歌北山詩子爲綵衣舞

題東湖書院 爲吳獻臣中丞也 不就 大司空之權然辭歸

中丞謝司空書院開湖渚靜觀山下泉因知水來處湛
然涵太虛餘波欲東注湖光入簾明照見先生語逝者
其如斯自然本無作一畫起於無六經皆我註自我
自觀自感還我悟寄語湖外人湖源爾富沂

予友方子思道棄湖廣憲命逃歸三衢山築室以居
號通吏窩奇題數語

通吏不通吏通吏莫通心通吏更身潔通心心不神不
神乃滯物天理自微滅兀兀此窩中無言自超越我則
何所通八方皆表關

爲黃理夫壽親

得道彭祖先失道殤子後得失在一念修短何足較江
南八百仙仙可祝壽何如握莫窮天地共不朽

題心漁爲錢洪甫乃尊

有心不在漁縱漁亦無心所以直釣子心與寒潭深無

井泉文集

卷二十六

十三

心亦無絃吾以忘吾琴

題鄒山人江湖詩舫因以贈之

鄒子談天來隨身帶詩舫何如坐星槎浩蕩銀漢廣吟
弄天嬰懷敲推地勞攘天地我虛舟陰陽盪雙槳忘言
本無詩超詣天機上

治官舍後小圃種蔬大吟

先哲家爲山予獨愛坦夷後園積土丘剗高平其低我
無治平術倣井理蔬畦縱橫稱疏畝南北方東西以茲
如我心周正無斜欹抱甕有代功桔槔遂忘機老夫自
退食隨意行杖藜非徒見生意亦且調燮之培灌自時

若雨暘不可期懷彼灌園翁食力無怙怙利澤苟公溥
何必拔園葵豈無廢地力而沈暴殄爲理蔬不愧高理
蔬不愧卑不熟知時鐘舉箸思氓疲天下尚多山崎嶇
不可犁安得盡經理井授無流離豈止無流離禮義生
天彝四方措兵刑馨香格神祇始知農圃事是爲太平
基泉叟癸巳冬理蔬作此詩

送巡按虞侍御還朝

繡衣乘馬驄人好馬亦好問俗來周南不踐春郊草春
草春來生春去愁凋零願言繫其馬使君且莫行

福山素心亭詩有序

井泉文集

卷二十六

主

婺源福山之勝山有總壘洞有自然岩其餘名勝
有泉曰洗心泉方生純仁及瓘與諸同志治之爲
講學之地泉上有亭予名之曰素心亭夫心之自
然是以總壘故洗心則心素矣素心則無所用洗
矣因寄題示諸同心者

福山福何如百順之謂福左剛山而右柔山陰陽合其
德天一以生水水泉應心澄是名爲洗心是心亦何形
無形亦無滓素心無可洗吾將攜素琴爲君鼓於此
題春菴

求春春菴中春了無可覓逍遙坐靈臺生意益充塞問

春從何來來處亦無跡化為方寸丹可起天下瘼

贈謝生顯歸祁門

吾聞謝上蔡克己最精明自謂知本體王翁長惺惺如何習危墜未去十年於忘助兩勿問天理自己呈真機一入手驕客何由生歸哉謝氏子九萬慎程鵬

題李仲謙昆仲程門立雪圖

亭亭高明家廓然似吾廬吾廬夫何如天下之廣居入門對兩生無乃游揚歟聞有立雪賢雪深三尺餘伊川不可作舉世無師儒兩生侍立門又如濂溪徒聞有吟卉姿清風滿八區世無無極翁誰傳大極乎太極在予

甘泉文集

卷十六

詩

心風雪皆真吾收之還靈府請君卷此圖

婺源五嶺詩

有序

甘泉子之北也過婺源抵休寧經五嶺焉曰芙蓉

曰對鏡曰羊隊曰德勝曰新嶺愛其名而賦之

春山繡芙蓉閃爍入青空我來乘雲車縹緲行空中芙蓉臨對鏡鏡光花愈勝木見本來面更須學山靜靜坐看羊隊羊化石空在石吾甚愛之勿使羊踐壞德勝非人力而乃見天則是德何必勝日用常飲食新嶺德勝前問新何以然盛德乃日新春花自年年

宿斗山書院詩

有序

斗山書院者歙諸學子所建為文會之地也且以

俟非泉子謁文公廟庭於婺源過而講焉郡侯三

石馮子實作興之為作此詩於壁以詔來者

頻年瞻北極今夜宿斗山縹緲入飛磴超然出人寰羣峯繞列宿宛在天中間居中以應外比如我心然經緯皆文章後地與先天山鳥不盡宣山花不盡妍惟以友求心聖功收大全

宿和州香泉書院題壁兼寄州守魯君承恩

卓午辭和川暨暮宿香泉秉燭尋名勝冒雨凌寒烟烟

鍾魯叟

香泉問何如溫溫如暮春因動

五

洛沂想鮮見洛沂人何以鮮其人洛法人莫傳一洛淨毛骨再洛清心神三洛日月光天地與偕新天地既已新入世無妖氛

登嶧山感懷

吾昔讀禹貢夢寐懷嶧山今我履真境親見勝陳編古來窮理人誥道亦復然歸來束六籍向北坐九年山陽窺孤桐孤桐已無樹雖有千年鳳未知棲泊處琴瑟非愛身太和沒六呂惟有桐上月古今自來去巖花非可愛愛之在吾心是知真愛處不在叢花林愛花無甚淺秣花無甚深問花莫問道問我深深吟

顏垣帶嶧山門是紀子郭有德不在險胡乃大去國孤
狎穴姬瓏猿鳥悲日落樂極哀忽生淒風滿廖廓

題黃中丞公求放心軒

水也不揣自少有志於聖賢之心學悲世儒或失
於求心因作求放心篇世之君子惡而擯之者一
也疑而議之者又一也知而敬之者又一也敬而
信之者又一也其上焉者也如安厓黃中丞之相
信尤篤作軒以志之者百無一二焉水也於損議
之餘益以見安厓公之難而敬之信之豈但如公
之見敬信於區區求心之說哉作崎嶇篇

甘泉文集 卷十六

七

崎嶇歷荆棘危途度百千道遇安厓公愛我求心篇問
安爲安厓不吝心坦然求心不求心安安無所先君看
石頭路險滑不扶顛

送莊西峯還江浦

峩峩定山尊蒼蒼出雲裏望之不可卽盈盈隔江水何
以愛此山愛此山中雲泠泠不成雨念之徒傷神定山
不可見得見西峯子愛之若定山聊以慰予意之子度
江去渺然一葉杭登高賦將歸予以寫不忘

送符生士亨還南昌三章

十年別于兩千里憶子心子心既已見慰我一何深

出門多路岐行行慎所之古人千里謬所差在毫釐
江風送子來新月迎子歸風月同自然吟弄亦奚爲
贈九山湯子還古岡

聖人訓三益直諒與多聞予友九山子何詎非其倫同
業因伯氏識君弱冠前古心稱古服言動夙駢馴亦同
江門游亦釣楚雲春予昨歸沙堤訪我鐵江濱今秋攜
公孫陳會來浴新泉雲何以養其直絲毫了不存何以
養其諒心口無間然何以養多聞畜德歸淵泉行矣各
努力相約朱明天

五言絕句

甘泉文集 卷十六

七

題嘉善寺住持僧大智畫

入山是天樵出山是人樵如何不息擔洗足看溪流
讀劉可大內翰題雲軒霍君卷次韻

我屋堪全華君軒半臥雲酒醒雲散後開卷忽逢君
贈吳世英分教宜興

夜甕分江水春茶煮楚雲爲君澆舌本六籍細條分
爲永順彭宣慰題征邊錄

誰家重生子血化劍芒腥因讀征邊錄千秋憾武成
斗潭八景

我本望洋客觀瀾得小圩源頭雲鎖斷山下看何如

右圩上觀瀾

且莫渡河去風吹水倒流隔沙人不喚空老濟川舟

右沙頭喚渡

釣璜不釣月釣月不釣璜夜來得月處釣絲俱已忘

右後溪釣月

耕隴恐破雲雲破成離披縱然耕破罷猶得補山衣

右南隴耕雲

竹林園翠響虛室和琴聲絲已不如竹風戛自然鳴

右竹屋鳴琴

何處柳壇好柳壇風景多爽聲動前浦驚鷗飛渡河

東坡文集

卷十一

詩

右柳壇對奕

古剎雲長封絕頂出雲外君欲看白雲更上九層剎

右禪剎雲封

書窓映雪時書聲已聞世留眼看光風窓前雪初霽

右書窓雪霽

不博驛二首

絕島生修篁無風自相拂有果不知名碧枝映丹實

千軍金鼓震十里羽儀趨是我曾無事春風鳥調雛

畫

羣雀下啄泥仰喚竹間侶竹亦有嘉實若爲相贈許

奇題服雲二首

白雲滿空山山在白雲裡心若似雲閒與君同睡此

西樵亦西華同睡不同情他時轉睡法不是五龍精

大同春吟四首

我道本大同從人自分別舉首問太虛太虛亦何說

宇宙同胞裏身居太一家清平有麟鳳狡獪起猥蛇

誆誆夸毗子東家復西家尋常家計事豈足向人誇

天道玄同是羣分自作家春詩拈未出春信已開花

送江西周節推佐理重慶

周君骭體姿方正不合俗不信行路難仍上瞿塘曲

東坡文集

卷十一

詩

舊作送戴君赴京公事畢還家

觀國歸來日華胥夢已空此中難着句把酒送飛鴻

代簡寄對山狀元

太白歸眠日雲山以爲徒可憐遷史筆不爲世芟蕪

贈易栗夫歸安成

是形有聚散本心無來去如何夜半心又掛安成樹

代簡寄王漢陂

漢陂名勝在不久杜陵詩雲山想眉宇何似玉堂時

十六日宿句容上橋南巷

施基
陶小示周生

蝸室亦自安華堂亦自安同來寄四大睡醒在南庵

問庵僉憲馬君宗孔求題園中樓亭

天德本自崇爲人自卑之倚樓會先後便是久生機

右崇德樓

亭子悠然好况當崇德前悠然真境得何必見南山

右悠然亭

寶瓶應北斗北斗不酌酒若酌入瓶中可以獻萬壽

右北斗調元

河泗爭流處水流心不流自流他自止吾與止流休

右河泗環流

官源五景爲洪侍御峻之

耳泉文集

卷十六

二十

高士昔乘鹿還同鹿性馴遺田千載下更有遠遺人

右洪鹿田

王龍何處是烟火兩三椽靜臥知龍德他時或躍淵

右王龍山

源泉官谷裏泉亦未忘官澤物司雲雨西風卷却乾

右官谷泉

天井無人汲汲之愁太勤忘助中間看天人此處分

右天井峯

何所有白石映黃芝坐來潭底影照見本來誰

右黃芝潭

題馬雪坡卷

信步北城坡忘却坡上雪不知孟浩然尋梅有何說

朴水漁舟

漁者樂水淺魚性樂水深魚漁各有欲虛舟本無心

五言律詩

西雲梅花盛開用元默西雲韻

梅花清太極雪月與通靈老樹從心折春風就手迎映

溪流不競脫蒂了無聲驚起羅浮夢憑軒見八溟

趙元默得一鶴將至西雲隨卽病歎詩以悼之

空山無一侶託契九臯君引吭輕寥廓長鳴意絕羣世

耳泉文集

卷十六

王

有三生血吾無一返魂敢言屋烏愛未必主人嗔

奉題東山草堂爲劉時雍少師

正屬蒼生望東山復此亭簷虛湖與迥景勝岳全輕三

逕沿溪關千峰就榻迎不留廊廟老乞與草堂榮

贈錢公溥地官正卽奉詔歸省

公溥思親疏文興作伴歸幾年同絳帳到日兩萊衣日

決冥冥翼心懸獵獵旂焚籠有羈鳥爭得羨羣飛

六言

畫

山靄參差屋樹江煙滅沒風舠一笑漁魚得失危機共

在波濤

曉發僕山驛至不禮驛

冠屨不倫之分珪璋特達之尊秉節會成周禮曳裾歸去王門

市橋道中四首

春草氣蒸行李朝花露滴征衣悵望平原雨濕欲尋舊路雲迷

樹杪鳩鳴雨霽稻畦秧送風涼欲採楚襟香草已辭越橐難將

雲去竹間露墜風來草際波生忽逐黃牛別壠驚飛白

耳泉文集

卷二十六

圭

驚一行

斷橋兩涯流水孤村一帶平無鄉夢初驚喚渡每懷想

見乘桴

題沈羅江司空畫菜

誰能筆底生春老眼觸處皆仁生意可留些看無然咬盡菜根

曉枕偶成六言六首

正寫引年一疏夢寐中夜思歸心逐南翔賓鴈插翅不能奮飛

陽鳥水落南征欲託陽鳥寄聲先掃烟霞荒徑陽鳥難

予不能烟霞

鐵江新築釣臺長竿待予歸來若出九井之瑣世人無

然見鐵江沙

欲鞭九龍上天九龍藏而不雲雲龍不期而會雷雨之

動如神九龍洞

精舍甫成寄懷覺山侍御

講堂一悟天開上起亭雲高臺臺下三千弟子夢想覺

山歸來

示學六言贈六安潘汝中黃門

隨處體認天理六字千聖周行萬里一心感應虛靈中

耳泉文集

卷二十六

圭

正觀生

七言古詩

東牧爲同年王君坊外舅翁題

牧牛四方亦無着牧牛東原愛朝曦西北幽昧不可居

南方離火殘牛羣善牧牛者隨牛意牛不能言臆自申

手攀扶萊折牛筆蹊人之田卽鞭之若然不蹊亦不鞭

此牛與我同無爲文人牧牛從養性行往坐臥吾無疑

馴致曰牛露迥迥勿令關傷扶萊枝扶桑枝傷亦未惡

扶桑日出無尤輝

我所思三章有斤爲

我所思爲知已也白雲悠悠有觸于懷咨嗟不足

託于長言

我所思今在河西一人獨往百人迷天寒古道行人稀
我若言之天亦悲江流東去西日微願回中天照我私
朝宗日夜無停時

我所思今在龍場何年龍臥今遺芳潛者勿用用者傷
孔顏當之亦則藏思君思君白髮長乘彼白雲歸故鄉
我所思今陽明麓空山無人又多木大驚春雲鷄升屋
泉鳴琴兮山鳥歌山人負暄與鳴犢嗟此樂今樂無殃
我不歸來君趾獨

甘泉文集

卷十六

五

題華山希夷睡圖

陳橋數萬之擾擾不供墮驢之一笑宋家四百之歷年
不足開着之一覺五龍睡法不可傳虛以待之無所先
一闔一闢皆自然此輩豈是作夢人引筇卓地脫笠頂
天自有天地爲衾枕何須更買山錢落花啼鳥春無
窮欲畫此夢須夢中

張子部惠予漿水玉石硯予視之隱有雲氣梅榦雙
雙侵雲月色照耀走筆歌謝之

張君惠我漿水硯煙水微浮雲一片又如月色照梅梢
但色光茫月不見一翰兩翰干青天學拳根着萬千年

學文須學石間秀美在其中人得傳

贈侍御鈍菴何君陞任德安府太守詩

何使君何使君人稱有脚之陽春陽春到處物皆欣二
方遺愛六碑存按轡馳馬無生塵剖符帝命乘朱輪德
安用德不用罰千里牧芻無鬪羣坐使閭閻風俗淳循
良之政爲一新爾時德民吁嘆我何父何母使君仁

留題鷄鳴寺桂菴僧房二首

其僧甚貧
賣藥爲生

無樹菩提月色空菴前古桂發秋風鳥窺椅井天泉湧
十日禪床借睡儂

古時貧僧無袴着今時僧貧還賣藥却嗔病者來打門

甘泉文集

卷十六

五

桂花無語僧前落

陽明贈方吏部歸樵四首金山出示次韻

西樵絕壁迴無依雲鎖千峯鳥道微居士往來誰是伴
翳門關外一僧歸

太虛萬事片雲浮若有神明與道謀請君更看羲皇上
曾有元初一畫不

一念正時便是惺要知念處也無情無情知見真知見
到了參前卽性靈

曾許西樵作主人卜居雲外與天隣此山正在江門路
來往尋常不問津

過橫州吊秦少游二絕句

辭章漢魏風同遠
翰蘇黃許共能對
客揮毫還意氣
海棠花下臥烟藤

往卜鄰驛山間絕句

野桃得意爲誰穠
水際翩翩弄影紅
可惜不栽玄圃上
却同灌莽倚春風

江山景物元同我
鳥啼花枝故異音
我欲題詩愁鳥訝
我詩還作越聲吟

予從安南回取道訪西樵時方叔賢適還五羊趙元
默有偶他出鄧順之先期偶至用陽明子舊韻四

井泉文集

卷十六

五

首前二首戲呈叔賢後二首兼柬鄧趙二君并寓卜
築之意云

當時猿鶴許相依
煙霧連山隱少微
空谷獨留猿鶴在
巖扉長待主人歸

心許回程取道浮
聞君經始入山謀
白雲出岫無踪跡
莫去人間作雨不

欲將木石同枯槁
不問獼猴有世情
信息獨慚非正叔
憑誰先報與山靈

千秋雲谷還歸我
三三羊裘作近隣
莫種桃花臨水岸
引人來問武陵津

萬竹尹先生爲人孝謹有似萬石君建故詩表之

竹石元來不必分
竹精神是石精神
若教萬竹論封爵
可配當年萬石君

贈本縣丞黃君之任

拜職都門冰雪初
袖中三尺本由儒
憑誰寄與朱明府
莫遣哦松紙尾書

送劉仲德分教感恩

烏石崖西一室清
先生白首坐窮經
莫言稽古全無力
靜擁瓊壺看蜃生

送鄭劉二生分教

井泉文集

卷十六

五

兩兩青衿及我門
今朝各領一毡寒
臨竹分付虞廷意
敷教還應在敬寬

送周道原易掌教之和州詩

周君道原有志于學
以乙榜掌教和州
司言於予
予以心性圖贈之

金陵見月送周郎
心如月圓性如光
我將心性託明月
隨子去照和川陽

張羅峯閣老手書
賢外送魚之作倚韻奉和

爨理由來在相門
益中潛躍化機存
枯鱗涸轍知多少
一併煩公達聖尊

為霍武學請送劉都閣

樓船蕭鼓動秋清
劍氣寒光下紫冥
想得將軍經界外
時時騎馬看潮生

白下一臺留雨花
天花吹散萬人家
長江不洗臺城恨
縱有清修亦亂華

我昔與客登東山
謝墩王墩荒草間
無端更說爭墩事
新法如何得解顏

清人愛殺梅花水
水弄梅花清殺人
我有清詩傳不盡
更憑雪月寫精神

蔣山雞埠跨城隅
雙瞰成均滙後湖
忠節下公同廟食
井泉文集

昭明文藝亦如無
除夕癸巳

身經六十八除夕
除去為勞天亦深
還有病根除未去
膏肓泉石更憂心

左任憑翼舞仙胎
疑是天門折翼來
池邊雙鶴其一折翼
世間或有胡盧血
只倩何人為取裁

黃楊古色老無皮
枝葉猶能蔭北墀
輪與鶴鶴低穩膝
月明清影對公移

遊茅山途中
焦山山外臨無地
地上人家水上洲
人世不聞夫子嘆

海懷真見一浮浮

七里橋南一水通
不知遵曲入無窮
野花兩岸無人采
我艇中流兩岸中

明道先生此脯龍
佛頭光放一齊空
我來剪棘披雲上
要探驪龍第一宮

金壇二尹李潛崖
九臯黃門迓予沈
瀆同登茅山兼
示同遊諸生

沈瀆橋邊逢故人
酒船邀我無何濱
從前欲說風濤事
風濤風濤難重陳

風濤風濤難重陳
風濤風濤難重陳
風濤風濤難重陳
風濤風濤難重陳

井泉文集
卷十六
周璋王仁
劉吳劉顯
忘詩賦倚杖茅山共看雲
訪劉秋卿梅國書院

樓外堂前沼引溪
樓中克棟青雲齊
半年恭默開羣籍
學禮無窮但學詩

長江雜詠
駐漿燃燈大勝關
此關人道是天關
勝心已化江流遠
超出人間第一關

右大勝關

九山翠色入雲齊
一角青天為爾低
即欲撥雲問天路
雲深天路恐無蹤

右將入九華

山遠如城是化城城中佛子但知耕高低心地田塍在
未許町畦起妄爭

右化城寺

不見高人新建公舊遊腳跡已成空當時吟弄人何在
明月清風只自同

右訪陽明書院

無相心期期亦無此心直與天爲徒從前欲問天何似
無相參前卽是吾

右無相寺心期亭

耳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三十

失心失路可哀人忽悟翻哀在自身痛癢自身自知得
何如鷄犬又鄉鄰講孟子東放心章故申其義

湛然坐到廓然時不着纖毫着一絲誰今未識虛明體
更拜延平一問之書院後一亭名曰湛然

右初會講于會華書院

快目明眸坐大觀我觀大塊目無全有時化作鴻毛洒
又化鴻蒙未判前

右從石太守熊同府飲大觀亭

時人喚爾小姑山吾作中流砥柱看何物女兒能此健
山頭只欠丈夫冠

右姑山

人道先生是逸民不知二姓卽無君當時若作楊朱學
彭澤如何來屈身

彭澤如何是屈身折腰不爲督郵人區區劉宋皆郵吏
松雪蕭廬恨未論

右彭澤謁靖節先生祠

訪廬山白鹿洞

如何瀑布不飛津秋後山枯山亦貧縱有真龍能作雨
真龍亦自解全身

朱陸當年此講聞曉然義利一時分要知義利真消息

耳泉文集

卷二十六 詩

三十

物我心生勝火焚

過南安峽江下灘多石

積雨冥冥溪漲高春風下峽雙鳴橈莫道下灘容易在
下灘篙比上灘牢

七言律詩

題陳郎中哀輓卷并跋尾一首

國朝人才所共惜郎中以事貶謫南

附成事體骨所在具衣冠

菊坡鄉里許誰倫聖祖龍飛第一人天造英雄多伏附成事體骨所在具衣冠
先生明哲不謀身譴嚴日遠心空赤戰苦雲深箭不神
若與睢陽留宇宙寓真何必更招魂

公以韋布至春官必有以過人者未幾即以謫去
何哉然當草昧危疑之秋能保腰領而去不智者
能之乎余不及公之處城陷而關繫與被執而不
屈者皆不可謂不勇也智以周身非輕死者也
勇以就義非愛身者也則公之始終可互見矣此
卷所作皆當世所謂名公鉅人予小子何敢客喙
獨其中招魂一節余固已嘗疑於離騷夫與草木
同腐者精氣遊散故必有招魂之說若夫忠義之
士其氣浩然塞于天地之間生而非來死而非往
直與星辰河嶽上下同流而無不在者固不待平

井泉文集

卷十六

主

招也故余詩特發前人所未發云

時遊羅浮馬上又呈元默前韻

白鶴僊人跨鶴來洞門逸道謾何誰舊傳瑤笛無吹處
近得雲衣自剪裁風引鐘聲來隔嶺鳥騰花影度荒苔
中巖一訣堪留意盡與丹山領却回

馬上望羅浮

影到東溟青不了天來南極迥無前百年意緒長依寺
一路歌聲欲徹天紫翠封雲迷古洞風光隨馬舞吟鞭
約君大石樓前月對景無詩只醉眠

新春試筆

癸亥

新歲題詩發興新新梅枝上太撩人三元日子周天日
一十六回弘治表天上經綸知有自人間竺木小隨身
強顏欲索慈顏笑毛義終慙捧檄頻

遊白鹿洞

十畝堂開舊典刑詩成白鹿也來聽羣山靡靡水爭出
獨樹荒荒鳥自鳴烟散香爐浮俎豆苔生漱石上蘚
廢與獨有人心在五百年來拜後生

用韻奉答學士毛白齋先生

卽看几几儀形外也到休休樂善時陋識豈能酬遠孝
高情兼已拜新詩逢人只說真公學知已長懷鮑

井泉文集

卷十六

主

裁得尺書憑寄與天空日短鴈來遲

次韻荅東所張先生

共將簑笠謝冠纓中歲猶污一第名金馬有官藏曼倩
成都無地隱君平耶鄺我了人間夢聲譽君歸使者旌
亦恐垂崖久閒散時方秣火得無情

遊羅浮

聞訝一夜動幽懷直踏飛雲萬丈崖翠靄蒼雲白日暝
虹橋有路青天來三月二月春之半千山萬山花正開
咲問仙源杳何許雲濤浩浩不堪裁

次韻送順之赴試

昨宵斜影照君床定領秋闈第一香不盡乾坤間事業
且將文字小榆揚雲龍有會開金榜風雨無妨護錦囊
臥病煙霞獨惆悵送君無語到行藏

次韻奉贈宗伯毛三江致仕

手翊飛龍起在田策勳三讓尚皇然廣論大禮羣公獨
宜漢高標一羽偏累疏許歸天子聖滿城都嘆大夫賢
也應多謝經旬病行李春光欲暮天

次前韻酬萬治齋司馬

名鑑

看花騎馬也曾同中歲行藏付釣筒世事幾回棋局裏
家山長在夢魂中我無奇計禪王道君有新詩似國風

東泉文集

卷二十六詩

三首

筆戰降旗真欲樹揮戈無用紫髯翁

次韻劉毅齋諸公遊東山

將晴欲雨此何山我亦半醒半醉間泥滑未須愁晚暮
崖高猶擬直追攀到窮真境都無事了悟浮生始覺閒
聞說上方花更好莫教不采竟空還

次韻賀敬庵李宗伯受玉帶之賜

瑞光一帶下中宸二月既望天王春共看比德同無類
始信朝廷實有人榮耀未論稽古力贊襄直作行虞臣
重華協帝今皇是禮樂千年又一新

次九日送酒韻酬和未齋函谷兼呈北川二首

雲液珊瑚落夜槽鬱金香動更葡萄樽前南海心同遠
脚底雲龍步欲高古今醉眼還醒眼賢聖清醪定濁醪
會得南山真意在胸中何病不如陶

曾聽吳姬壓酒槽江南八月熟葡萄川翁走送情非淺
未老由來興本高響宴青雲非我句愁隨黃菊泛誰醪
若將詩酒來相擬公是詩陶又酒陶

奉和桂洲公試天文醫生之作

經濟無能合固窮校能猶自對兒童身依北極星辰外
志在西山藥物叢西樵山也璣琯何由窺造化頂門無術起
疲癯真聞聖主頻宵肝肉食如何報鼎鐘

東泉文集

卷十六詩

五首

三月二十一日遊祈澤寺卽席用舊韻示劉盛

陳謝方二王諸生

小寺尋春草路微春花春日靜相暉好花到眼愁應破
眞賞於人天不違風日深林啼鳥過晴光滿院遊絲飛
當時風浴緣何事只領春香兩袖歸

喜覺山洪大巡來訪朱明洞天遂講于青霞洞次來

韻答之

錢橋偶掛桐江綫豈有聲光答世賢乍驚雲外行驄馬
再爲城中開洞天地判天開無此事吟風弄月是誰船
聖途量亦無多路都在賢人一着鞭

送少司成魯振之先生謝病携其子姪歸竟陵十六韻

蓮北先生還洞庭登高饒送秋風生乞歸感激承天寵
正去遭逢是地平當日論才稱子敬魯他年司業配源
明蘇暫收六館春風座便數三湘日月程馭處元方隨
侍樂行邊小阮對談清人懷豈但欣三舍放眼猶堪望
八絃回首北辰天上近歸途南斗馬前橫未應泉石高
育重要見丹砂藥裹成肯許朱陵尊懶墮已聞多士引
陽城越吟曾是如莊舄著術還須似長卿衡嶽夜爐煨
玉芋竟陵秋溜煮雲英月明江上收筒釣水滿湖南采
甘泉文集 卷十六 詩 三

頌

蛇虎頌 有序

予既從李氏買九龍洞又西登鷄冠頂得虎巖焉
傳聞九龍舊有大蛇虎巖舊有猛虎今皆去之其
亦仁也因為作頌
猗靈乎虎無爭幽人之所虎也不爭夫何世之情不如
彼虎之靈

吁仁乎蛇無噍居士之家蛇也不噍夫何世之人不如
彼蛇之仁

九龍頌 有序

疇昔之夜夢從烟霞洞後復得一洞甚紆遂歎惟
不可名狀中有古碑文字非人世所見者其左有
一人家夢中嘆息以為奇偉之觀及與尹萬竹攜
陳龔二生往遊之宛如夢中所見因頌之為二章
一龍乘雲九龍在田一龍全身九龍潛淵龍德之潛其
潛正中吁嗟乎龍
一龍將雨九龍處處一龍來宇九龍避所龍德之讓其
讓正中吁嗟乎龍
甘泉文集 卷十六 頌 三

歌

登圭峯歌

山羅列兮青青泉紛飛兮冷冷人與鳳高翔兮世孰得
而為繒

富良歌

王申正月二十
六日安南作

乘玉節兮坐王子舟披霞纓兮雲裘擊蘭漿兮泛中流
馮夷舞兮蛟人游草萋兮荒洲悵獨立兮容與望五雲
兮神州

烟霞樂歌

烟霞之虛兮與子廣君兮烟霞之極兮與子安宅兮歸來歸來兮樂以棲遲樵之雲兮可以興雨優哉優哉樂與子處

送梁職方入西樵

元厓子掉頭不肯住郎署乘風直入烟霞去梁伯駕一身與之若比翼追蹤躡影憑高翥翥門牢關守九虎扣之不開日將暮徘徊四顧獨誰語山高雲深不知處從天倒下非凡步二人一吟平生歡攜手高歌謝雲馭

王士招侍御乃尊壽圖詩

名以族

靈椿年年長丹桂日日芳兩樹相映交輝光有庇有鹿

耳泉文集

卷二十六

三

遊其傍地呈神芝何煌煌天錫齡鶴來翔翔誰開此圖稱壽觴地瑞不如天瑞天瑞不如人瑞之為家國之休祥通徹三極壽無疆祿養善養垂顯揚青驄繡斧誰家郎

翰院觀蓮歌和夏桂洲宗伯次韻席虛山翰長

濂溪愛蓮非愛蓮天機漏泄聖學傳耶溪新粧紅十里紛紛開落同葭葦盤坡東畔玉堂東池蓮倒映天光中般外直還中通君子之賞清興同頓令退藏心已洗何必區區色香相旖旎下有靈根如磨泥不染淤泥出泚空閒無物不惹塵此花卽物如入神入神當是花

之聖真識還他春陵人遠欄賞名四方彥瀛洲學士清譙移時歌鼓相喧闐回首生姿一顧盼酒徒歷歷皆詩豪筆端浩浩生波濤揮灑繩床客如堵殺盡山中萬兔豪酒闌客散文章伯此花自媚寧瀟索重來嘉會在何時花餘歲晚仍吟賞

贈大司成呂涇野先生之京詩

有序

奉常高陵涇野呂子以帝心簡在遷國子祭酒衆

稱得人咸有贈文予以久禁文字於其行也不能

爲情因爲詩十有五韻於乎予所望於涇野子者

曷有涯哉

耳泉文集

卷二十六

三

攬轡卽長途立馬鳳城隅踟躕問贈言贈言足聞歟吾聞虛受人所以實若虛君看大海水萬壑皆爭趨又看大空廣萬物皆含敷大禹拜昌言舜善與人俱夫子三人行商也亦起予我生之初似太虛我生之後形骸拘昔爲天上雲今爲井中魚聖途萬里遠君乘千里駒追風與逐電凌厲信所如璧水照心圓皐比擁高居三千青衿子六館春風初豈無起予者溫故維新圖敦學貴知新不盡世師模贈林美中司教之漳浦美中昔相從於大科今相見於南宮

大科此明月金陵此明月漳浦此明月萬古此明月廣文端默忘種時見月相思幾圓缺

何鈍菴侍御將以考滿便歸敘別離家者十有四年矣予離家十五年矣時予將引年求歸勃焉感懷不勝故山之念贈以是詩

君來十四年我年十五經君業三留碑通泰六令皆我

言無一微君因考最歸而我猶滯形引年乞骸骨天高

宜下聽將心託明月先已隨君行君行見月明千萬憶

老兄更爲老見道爲道老兄情我情似羈鳥驚聽林風

聲梅嶺之綠陰海珠之深清白雪飛雲之光榮二科

井泉文集卷二十六 學

大科九龍之舊盟欲歸乞歸事竟成無邊風月

無人爭高坐大睡了餘生耳尖寵辱不足驚爾爾君行

我長往健足高步雖老矣猶能供四海九州名山大川

之征營

武夷風月代券付洪子歌

覺山洪峻之侍御將別嶺南曰石翁謂達磨傳衣

爲信江門釣臺亦衣鉢也既以付公敢援此例願

乞武夷風月以爲衣鉢之信詩以代券云

武夷風月與人同光霽之體無彼我無終窮宇宙克塞

流行大通風月閱人知多少人不見風月之始終堯舜

亦在光被中回視浮雲點太空千古此明月萬古此清風風來無跡月去無踪口不可授神可融回也卓爾未由從武夷風月匪衣鉢以付洪子得其宗得之衣鉢亦無有老拳槌碎還穹窿辛丑夏四月三日井泉居士湛若水書于胥江舟中

辭

招隱

雲下山兮水潺潺遊子去兮何時還白雲朝出今暮來

歸遊子去兮何時悵不返兮愁予胡爲兮淹留歸來

兮人間不可以久遊烟霞爲家兮白雲蒙頭膏火煎熬

井泉文集卷二十六 學

兮火消膏歸來歸來龍泉可圖

薤歌辭

薤歌者井泉子所作以俾東所張先生之辭也東

所生年六十智性超謂往來白沙之門二三十年

未嘗問學自謂獨打合同至謂三教同道一時師

友無足以易君之見也及其出處大致世亦莫易

之其志尚矣

薤歌胡爲兮薤露漸漸朝陽東升兮忽其以晞朝陽中

天兮忽西垂江流浩浩兮西日微日微兮水蒼蒼冬復

春兮薤葉長佳人去兮不返思不返兮可忘悵靈修兮

孔臧貯此麗服兮修文章思超絕兮極高明思堯舜與
徒兮殊途同行嗟三百禩兮黃道蕪蕪孰奮志帥兮揚
旌袍鼓時不競兮鼓不鳴鼓不鳴兮風折其旌匪天爲
之兮曷歸咎微乘大化兮上寥廓掛元極兮參寂寞從
先哲兮旋唯諾謂石翁也紛下上兮極商確莫殊獲兮合同
悵多遺兮毋然畫畫

山水圖

山濛濛兮多雲混遠近兮不分入修林兮無人鳥不見
兮聲聞欲驅蹇兮何之悵攬轡兮延緣延緣兮踟躕念
懷人兮遠墟

井泉文集

卷二十六

里

龍州詩

龍之山不興雨雲山中之人不可以論鳥用如城砭高
旻祇可以障南氛
龍之水亦流東荆水陽之氓不可以情鳥用如壑流深
溟惟可以洗甲兵

湛甘泉先

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續詩

四言

卽席送陳梓卿歸省攜姪來山

太丘子弟從寶潭來來時一念自天先開河源洎泊到
海不回

五言古詩

始居朱明洞館示洗奕倩秋官劉應言貳尹諸子

疇昔訪朱明凌晨斯板築不謂四無鄰山溪又多木茲
予入宅初朋從宵秉燭就榻擁被吟病憊欣自足自足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七

一

夫何爲我生得初服玉女峙北方麻姑在西麓蝦蟆岈
南臨呵禁護我屋東海洪濤春鷄鳴觀日浴閑從素心
人時來道心曲

題席光亭

有序

先師白沙先生慕鳳凰之勝寄題詩有借我一席
光之句水得鳳凰西坡建明誠書院爲亭其上以
奠先生神位益取詩語名曰席光云

吾師一席光從誰借於是一聲鳳凰鳴五色映天地此
光師自光何預他人人事自性得自天無借亦無贖不離
一席間天地萬物備

有懷南岳之約作詩酬覺山侍御

故人知我趣與我衡山行六翮生長風意氣傾洞庭北
斗垂清光南山入紫冥攬結兼兩室朱明與朱陵優游
竒五峯玩心於神明

衡山不遠

堯舜應不遠美牆卽躬逢宇宙應不遠萬里方寸同衡
山應不遠見之悠然中卽此不遠心大道立可通八極
周瞬息何必騎蒼龍

將之南岳登岸渡武溪過芙蓉寄覺山

驅車渡武溪路過芙蓉西憶我去年遊舊路意皆迷云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年今年人王孫芳草妻有風東南來飄飄吹我衣萬里
誰云遠寸心以爲期起脚卽已到岳嶺同天齊

至梯上山麓將登矣忽爲大雨所阻及之僕夫而還
作詩訟梯上神

我聞梯山險石磴過百盤如架凌雲梯平地入天門山
高豈無靈感應詎不神七十輕千里一念衡山勤水深
石嘴腥腥途自迢迢胡爲納大麓雲雨驟漫漫僕夫欲
號泣羸馬擁不前迴駕亦不易勝事徒空言我匪昌黎
子爾愧衡山雲吾將慙厚地巫咸扣天關嗟予不度此
命也亦已焉不見臨河嘆遺響垂千年

南岳訪胡致堂五峯兄弟故居

不見李泌居懶殘煨羊處五峯舊址存問訊祠前樹優
游南山下寒暑三十度玩心何神明玩者是誰作 叶請
君一轉語吾當執杖屨

送方金兩生還福山詩

二千何翩翩負笈路四千奈何爲勢拘閨月上歸船安
得效縮地相見頃刻至萬里卽跬步相見如夢寐我有
縮地方見堯在美牆念茲倏在茲何憂山水長人爲天
地心無上下古今一體能感應何遠近高深

四居吟 有序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其泉子既歸田里置有四居焉皆寓也一在羅浮
之朱明一在西樵之大科一在天關一在其泉未
能大歸宇宙之本宅且以四時分居四寓春居羅
浮夏居西樵秋居天關冬居其泉作四居吟

春宜居羅浮冬宜居其泉夏宜居西樵秋宜居天關何
以謂之宜順氣無乖愆羅浮春花發西樵夏木蕃天關
秋水清其泉冬背寒四時運無窮吾以了吾緣

飲洗少汾氏鶴園觀烟火有感似同志

名園開午宴人夜坐星軒烟火觀氣機有若天使然人
乃奪天巧天人無後先平空作雷電花鳥爭喧妍萬有

生於無人事何足憐風波起平地毀譽虛相傳周孔大
聖人流言悄憂心可哲人善自釋賴古多此賢萬變如
是觀而我無事焉

初宿仰聖樓

小樓依白石

地名

且近周公涯

地舊名

溪水迎門入買舫

趁潮回關市可安禪緣未學如來因尋周公夢來者猶
可追一日供偃仰明日非所裁

將入朱明宿源頭精舍

到岸宿源頭源頭乃吾廬自茲達朱明近可廿里餘插
柳妨前江圍竹背後峯八十已任真藩籬知有無未計

井泉文集

卷十七 詩

四

明日事日夕相與娛

自挽詩

丙午七月十一夜在熊瘼火
大作幾絕時燈下懷家述此

入山取碑隨爲待終焉翁翁年八十一三萬化日中

言

萬舉成

卽盡亦已足無復芥心胸昨開烟霞關慳不與

數也

人同今歸天堂生土骨肉等蒿蓬毀譽滿天下同時併

成空但恨在生時所志未由從爲子未盡孝爲臣未盡

忠致君本無術爲民沒成功毀方愧瓦合直行悲途窮

今則誓長往聚散大化工天道尚去來人理有始終何

哉失聲哭慮師迷去蹤賢者或築室送客各西東

鷄鳴一章示諸生

鷄鳴起爲善擁衾坐中思乘此夜氣生不顯亦無爲湯
周云待旦待之乃何施不待以不先從心任化機

自壽且酬三十子壽觴

生年八十一八十能知非秋瓜未脫蒂多年亦奚爲所
幸男子身聰明無損虧又幸生中國四朝全盛時收身
自卿相歸來學鵲夷朱明與朱陵洞天隨所之挈家人
烟霞永謝世危機又幸得其門入室似有期自茲超六
合無論到期願試與諸賢約且作廿年規

與鄭孔新

孔新愛我字字着心之畫心苟有神妙不畫亦自得由

井泉文集

卷十七 詩

五

畫以得心立造神妙域氤氲初沐時太和未鳥跡吾欲
斬茅根同子坐端默

與秦幼貞

吾聞有神馬一日能千里歷塊以過都追風颺忽耳秦
子千里駒龍胎忽墮地簡易受道資無言自超詣諸侯
不能友天使不能致卜築從雲谷終始以爲志

二日一梳頭

二日一梳頭父老笑予懶鷄鳴聞櫛洗無乃公太簡予
荅父老言太簡敬之反有一儼于中若懶元非慢遇利
懶于貨遇色懶于嫺懶爲德之助天地同坦坦天地既

簡易吾駕不可返

興疾如羅浮赴約

初定居樵約足跡不下山惟有羅浮念未能斷往還今晨妨蹇足自往誰作難揮手撥雲破興疾出三關有約汾江彥無負古林賢人道在忠信心期安可慙能辦千里志跛鱉到無前

喜報洪覺山方時素將至樵

二妙福山秀一身當三千潛心已深造况乃得其門路遠夢魂慙不見八九年其人天下士其學百世傳誰謂室是遠索我樵雲巔初聞喜不寐所喜非寒暄此道期共入無窮天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七 詩

六

同洪覺山方時素與曾廓齋爲羅浮之遊遂餞別江門釣臺因以爲贈

前日迎二妙

洪方

今日迎五馬相見十年餘樂意滿天下

今日送五馬明日送二妙聚散羅浮雲令我心悄悄我心悄悄以豫大道無來去餞別江上臺江水常流注

同方時素洪覺山曾廓齋何悔齋李中岡馮左山鄭孔新鄧粵良羅浮行望見雲陰停駐不散久之卽天

筆精舍也

羅浮豈云遠飛蓋忽神遊此神豈在遠只在我念頭天

宇晴光散天蓋雲陰浮中有綠霞屋花卉無冬秋問之此何境不答意悠悠

贈洪覺山方時素歸福山五首

行行重行行行行過峽山登山望所思大科霄漢間霄漢豈云遠見之在不遷紛紛悵離別浩浩元同天行行重行行行行度庾嶺是爲人鬼關平地戒深阱使君有感通白猿出相迎感通亦何爲不遷乃有定行行重行行行行過十八難一難度一劫見月出平瀾夷險一不遷心亨無所難我曾此放歌茲以爲君言行行重行行行行經鐵柱觀爲問鎖蛟人飛昇乃何岸滕王跡已空蘇張隔湖畔誰云歿不亡嘯歌復長嘆行行復行行行行入星源到岸不用船拍手飛青天歸來閉關坐默成在無言無言天至教四時以行焉

遊小華山

小華與西華大小何所分究竟西華月亦是小華雲雲月無疆界南北本同天無窮天理教突過希夷前

同道林諸賢天閣泛舟

天關天所裁白雲從天來一水暗人城羣山爲之迴天池宜泛舟大風無怒濤因動五湖恩吾豈賜夷倚急藥花在後緩藥花無行忘情緩急間不覺花在手寄語

同舟人一任操陀叟

西樵與蔣道林諸遊者

西樵等山耳君來四千里一來卽一去去來有何意大科見日臺共坐了大事收拾到山時明日書難寄

新創天階精舍作

樵麓有高峯大科之初程栽我入雲漢天柱南岳各同崢嶸

形相於茲作小歇天階何乃名人謂天蓋高無階不

可升豈知得其門無窮吾可陵舉足踏半雲亭各倏然羽

翰生披雲各逐日月超然忘故身天道無聲臭神遊不

在形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七 詩

紀夢 有序

嘉靖三十年十月十五夜夢先師白沙先生示以

文字一卷舒之甚長夢中得其意覺而忘其言豈

所謂得意忘言者乎

夜夢自然翁示我以文字文字大如拳紙高亦稱是卷

舒數千年了了得其意自然亮舜來禹湯文武繼周孔

及鄉軻相傳有何事可得不可傳人人有諸已

壬子七月十五日夜同黃慎齋司訓周啓政上舍

宿白雲御書閣作

床敷第一峯峯頭更高閣超然出塵寰何用不寥廓萬

有聲臭無中夜神明躍心在不容玩胡下峯玩心神自然本無作

送惠州守金君濫瀆入覲詩

循州古循良績最今穎川愛民如赤子無論烹小鮮餘

事兼管勾彈壓羅浮烟黃龍與青霞予同受一壓傾蓋

卽如舊愛君如愛山今君飛鳥去去去玉皇前前席如

訪門莫說軒轅仙羅浮有軒轅舊事以自況也

將至佛山念二賢

吾念九曲好似我九迴腸懷人隔九曲念之非他鄉有

時正遠念神遊遍八荒中思如中天美人在中央嗟哉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七 詩

平美人美人安可忘

右懷洗少汾

吾念彌唐好如我道上唐懷人在唐曲念之如同鄉都

俞事已遠儀鳳空迴翔迴翔歸何時救火方皇皇嗟哉

乎彌唐彌唐安可忘

右懷龐彌唐

送廣州貳守吳白灣赴部 有序

白灣子英子素講於耳泉叟今貳廣守三年雅朴

惠愛口不道意有長者之風耳泉子薦之不能時

則利口惟賢君終不能趨時如水投石而送部之

事至矣感而成詩以壯其行

上客多黃金下客無黃金既已無黃金膠漆亦未深舊云乃刻子清者一二倫利口佩相印長者亦沉淪位高金亦多昔疎今曷親濯纓見天日無愧白灣濱

寄題陳朗溪詩有序

朗溪者湖廣常德兵憲陳子別號也以卷來索其泉之言予於西樵有廣朗之坪感而賦之

朗溪好優游溪朗心未朗因究朗從來明月無雲障照見先生心虛明極高廣一溪萬溪同銀河同蕩漾溪水日日來溪毛夜夜長此如我心生彷彿在川上潮汐自將迎我心斷來往溪翁將船遊只在溪下上

漫興

世有陽子居人將與爭席何如睢盱子十漿已饋食吾道率曠野孰謂天地窄蹈海誰予從南山南岳也有故宅

送秋官盧君星野之京詩有序

堂堂贈盧子也星野少明與少汾爲友而從予遊

予題二少樓貽之少汾志于隱少明志于仕然而

體用一原隱顯一道不相用不足以爲道知隱知

顯而不失其時者其惟聖人乎詩人之旨微矣作

堂堂

室堂伊川子譏無曲鄉行頗有游楊僥倖時來問性命二少今游楊相期定中正一隱鶴園深一舉鵬路永崇朝九萬程養翅六月勝去去凌青霄行行戒深弁援琴送飛翰極目瞻神聖

日者多言八字生生未知盡處答之

日者誇八字不絕而生生未知了盡處六合安能繩多壽人多辱多壽人多憎尼僑人欲殺達大何足徵不如生我心生生合天靈卽是無窮門何必求廣成

移居紅岡新樓期非遊山泛湖不下呈知己

巷無車馬跡學子時時來就床答之問不答亦已哉吾以復無言端坐同無懷不追亦不拒將迎不下堂

千忍亭詩書付孫潤先刻石

昨宵有好言喜我潤孫賢公藝百忍字吾且至千焉鴻爐煨頑鐵千煉千精堅自茲化有容習慣成自然猶聞忍禪師引蟲嚼其肩忘已不有身何物橫吾前鑊石告後裔遵此無尤愆

聞陳黎梁六君羅浮舟中爲海盜所驚而歸作詩嘲之且定重遊之期

虎溪聞虎聲三笑震天地六逸逢惡少迴車有何事劫去羅浮峯四百三十二間我重遊明明年正月是

題易吉甫觀心卷

易子一心耳觀之者又誰兩心相覓處憧憧日往來不如兩置之中思以無爲勿忘勿助此間有天機

篋笠贈洪方二子侑以小詩

贈篋護子身贈笠護子首自餘身首外長物亦何取大雨與大曠稿坐不出門篋笠時置之所性有不存

紀夢詩

有序

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後三更夢語大悟損益之

義一部大易六十四卦盡在是矣蓋損益之至究

極於乾坤夢中沛然自得以爲平生未及此者紀

年泉文集

卷二十七 新詩

十三

之以詩以徵將來

至後子亥交夢悟損益義損益之極致是爲六十四無

益亦何損損益可一視陰損而陽生天運常流易指破

長空雲此出在何處以之補損益平等無復意大易者

一致天下何思慮所以大智人行其所無事

禺山除草吟示同志

窓前草不除吾除惟恐後不除惡草根芝蘭安得茂蘭

德馨通天草穢蟲蛇藪無爲無不爲自取爲何有

和孫月巖大巡海珠四首

浮生浮世上况值此浮宮日照孤根立波光四面通星

槎乘漢上水鏡閣人空酒落來遊者惟應學爾中

船來知有路烟塞欲無門世味非前日湖來到舊痕藤

蘿偏得意蕭鼓罷芳樽遙想人如玉李中生葛孰與論

僧貧無釋着門設亦無局門設從風入無局待月明人

情雲愈薄世態書長冥惟有東流水可以觀我生

鷄聲聞兩岸寺影界中河漁唱乘除語獨聞滄浪如歌

嚴霜下蔓草密雨長藤蘿穹昊元無際浮雲一片過

答謝贛州汪周潭督府

晨興縱遙睇雲起南山臺卽南悠然生遠心春風啓予

懷井地紫雲書院久荒無老屋風易摧王孫春草生王

年泉文集

卷二十七 新詩

十三

人猶未來情萌事自至神往形亦隨故人遠念我寄聲

相取裁舉手謝德意行駕未可廻

過金瀧腰瀧吟

武溪險瞿塘不少灝瀕堆中流列劍戟濤春奮如雷舟

行石罅中豈不亦危哉江漢舟方顛正叔坐正危存心

卽誠敬達去亦虛情

送黑翠峯參戎赴留都不覺發江湖廊廟之悃

黑公自名將傾蓋禺山坡談兵樽俎間隻手提天戈適

當喉舌地國脈在運河鎖鑰固榮衛腹心賴調和文武

有吉甫廟算帝心嘉忠信撻秦楚一心不在多佞奴偏

水戰出沒凌波短兵慎相接長技我爪哇說各形如
有遇寇萬銳齊丈人出奇計攻守萬無差吾有進取策
發能穿數重並用夫何如請調三土州家兵強莫過親暴土糧來無
費我公家功成酬以爵否則削有加烏艚絕港口衆兵
如刈麻二策須兼舉相與滅么麼鐘鼓聞天地晏眠嬉
且歌

偶正禪語之謬送行者

迷時固師渡悟了云自渡此是何等語千悞與萬悞譬
之行丫逕冥行不問路適越而北較毫釐千里謬惟有
指南車聖神所默告

北泉文集

卷二十七 續詩

古

紀夢詩

有序

丙辰十一月二十夜三鼓忽夢或人道林與予三
人徘徊間道林與或人論道道林自得或人以飲
酒譬道道林訂之曰如飲酒能醉乃可譬道予從
而正之曰猶墮聲是詩曰不醉無歸語曰唯酒無
量不及亂能歸不亂乃道也覺而嘆曰此夢耶其
非夢耶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誣矣覺而紀之
以詩將告道林

道林人我夢萬里倏感通印此可悟道於羊有何踪飲
酒非譬道酒醉庶形容予曰然非歟猶墮聲吳中一唯

諒非難得之安由從悠悠千載下對爾心融融

懷古三嘆

龍舟與角黍天下弔屈原不知自沈後能使君心悛徒
以楊之過離騷爲世傳宜聖昔去魯微罪兆其端貴戚
不易位龍蛇洞庭淵老死需追召仁義爲兩全

右弔屈原

和議總國命諸公與長古頗憾岳武穆推轂義未徹在
軍不受命金牌何疊疊迅雷比席卷封章拜望闕成功
乃歸死義命兩無缺

右岳武穆

北泉文集

卷二十七 續詩

五

厓山弔三忠三匪三感傷國君死社稷謀臣死封疆窮
厓等死耳敵愾何堂堂賁育失時勢驅逐如群羊自古
多此事此獨遺恨長我祖掃腥膻克復我冠裳中國所
自立刷耻酬百王

右弔厓山

答顏山農

名鈞

永新顏氏賢眼底于八袞如何昨寄書勸我立杏壇杏
壇寧有幾自生民以還夫我異於是壇在靈臺間至近
而至遠隨默以隨言無行而不與無地何立焉留心理
五典神越三墳前

丁巳正月十二日抱玄孫

我年九十二爲人祖高祖正吉抱玄孫天光臨正午性
不呱呱面目已靖好我若躋舜年見爾志於道立此
從心根生生不踰矩

次巾石子呂學士南岳韻奉答因招隱

昨夜夢懷玉詩卷來高臺巾石好明月照入我襟懷羅
浮忘已壯豈爲疾所推八荒云我闔瞬息能往來飄飄
乘雲車躍躍蒼龍隨雲濤生浩浩無跡不可裁疑丞孰
先後無乃黜與回

五言絕句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續詩

六

題桃溪周氏求志堂

志在焉用求求之無定方不求求便得何處是他鄉
表弟陳希周號靜翁吾愛而賦此

靜翁問何似靜是主人翁本來元不動誰在靜時蹤
駿逸贈潘汝濟北上會試

潘子駿逸駒一日能千里行空冀北群猶云餘事耳
曉枕偶拈三首送陳生舜夫鳴球歸詔安

千里不同地萬里本同天天豈在遠求在君柱杖前
蓮洞十日居便作千年計獨憐未絕板與子坐超詣

送何古林出洞

送君出洞去信手閉三關君有陽和約一陽來復還
期以至
日復來

何古林別後有懷用前韻

猶疑顏色在曉月照松關浩嘆草黃落王孫遊未還

丁未元旦居樵立四不出關吟

大暑與大寒大風與大霧四者不出門閉關養吾素
元旦立四出遊吟

美景與良朋月白仍風清出王及游衍是謂與天行

奉和何古林侍御三月二十日居樵二首

城宿寧非寂山泉亦是喧要知喧寂處動靜此心然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續詩

七

題終慕卷爲安福王良輔翰臣

閨空終慕卷掩卷一沉吟我有終身念卷之無處尋

寄吉水羅念菴殿元

宇宙寥寥外湖西有念菴念念無留念千秋一指南

福建長樂柯生喬可尚遷博學士也齋戒三日盡棄

其學而請學焉喜而與之詩一首

問道三千程齋戒三閱日齋齋致太虛白日生爾室

騎牛以問牛牛在寧他求即此齋戒心便與神明遊

題蕭師孔樂菴

師孔號樂菴此菴有何樂若了尋常心心菴半忘却

送族孫必進赴配所誠言

誠爾出門去門外有瞿塘吾心有坦途吾心有康莊
夷險自已求天乎人何尤聰明男子身只在一回頭

寄題樂平方子月窓二首

窓中不見月月到窓生白感應有無幾試問窓中客
試問窓中客此作何轉語光霽只在人人人有靈府

病劇言

揮手謝小兒物吾欲觀大化當盡便須盡何用復悲詩

題吳郎克容東白

東方之既白睡仙方展眉夕陽無遑遑不息縱天機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九

六言古詩

天關精舍甫成寄懷覺山侍御六言

講堂一悟天開上起亭雲高臺臺下三千弟子夢想覺
山歸來

喜徐生一洙從薛中離於羅浮來見贈之六言

病足閉關謝客誰帶飛雲扣門云是中離弟子遙宗孺
子雲孫

再拈六言代簡蔣道林未盡之意二首

俯仰寥寥宇宙白雲抱膝長吟六載星源覺山鴻渺
德山道林書院遺我好音

前門長局謝客鑿坏退遁上唐山郭三聖金液池池上唐邊風

月白玉壇上唐上坐忘

坐忘不忘之間中思直到天然問我天然何似人力絲
毫存

重遊南岳至韶州清平市作六言

岳遊昔在甲辰郡下交流鄰鄰拉伴重遊過此顧影猶
然舊人

祭先慈墓于荷塘有感作六言

半陰半晴天氣欲行不行痴情寸草報恩罔極行行戀
戀慈堂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九

七言古詩

惜別篇與洪覺山侍御

惜別惜別別期在旦夕念之令人心惻惻所賴心同天
地間不以遠近形跡隔千山月出千山光萬里雲收天
字長吾將從此祝融去武夷兄月無相忘

賀中丞半洲蔡公平二南詩

樓臺斧鉞臨邊城神武不殺稱天兵潢池弄兵非赤子
生黎熟黎皆蒼生安南甫下下海南一歲兩鼓鯨波清
功成徒聞萬骨朽輪臺諸將同留名
題衡岳奇遊卷贈何生于達

吾聞衡岳有五峯十年磊砢吾胸中去春春風送我游
梯上山雲雨迷行蹤迴車神游十一拍一拍縹緲鞭蒼
龍何生仙骨何神通先我飛錫駐祝融祝融君須我問
訊朱明小憩待秋風何生毛骨本仙侶許執几杖還相
從吾將拉子遊無窮

同督學蔣道林羅國子一泉二蔣生叔英本學遊羅
浮道中短歌因致久留之意

前年與君登祝融今日共上飛雲峯我年踰八君望七
如此嘉會能幾逢未陵朱明本一天風花雪月將無同
願君且莫動歸念無窮花鳥在春風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七 詩

主

壯蔣叔英冒夜偕周白正謝振卿登飛雲頂

薄暮師歸不肯從昏黑七聖皆迷踪久倚門間望不至
恐陷虎口蝸腹中豈知壯志直前去穿貫獸穴飛雲峯
三生笑坐三生石眼輕四目歸鴻濛蔣生蔣生真士雄
踏碎五岳成虛空

羅浮歸途羅子鍾過溪馬蹶濡裳詩以唁之

羅生慣騎慣著跌猶然自諉馬蹄嚙仰面貪看羅浮雲
不覺馬蹶濡裳馬試問蹶時可動心打破這敬無處尋
凝然定力楚州橋一泉別號何詎非天人

聞同志諸賢有欲赴觀北戒壇者訝之作韻語

重耳無我之所有我有重耳之所無吾道自足何旁求
通北戒戒是吾憂公欲渡湖毋渡湖

殿元石鹿子李子來詩舉六字心訣深契道妙予病
不能詩爲十三字長句代詩酬賀云

嗟狀元及第氣干青雲身依日月猶不忘隨處體認天
理六字微訣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囊括
經筵進講啓心沃心可以從頭說嗟石鹿子爲天下得
人知人之哲爲邦家之光爲斯文如箋之不絕

七言絕句

卜黃龍舊作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七 詩

主

飛雲千丈閣空濛一枕橫交四百峯春景醉人歸不得
欲離烟火住黃龍

度黃龍登天華視四賢祠行窩之策二首

雙眺銀河落九天合流隔斷絲雲邊天華別在黃龍上
兩棟那椽一縷煙

宿露初收好景開覺山昨夜有碑來四賢後地無分別
司馬行窩御史臺

遊羅浮肩輿上望黃龍洞寄懷龐弼唐二首

天華白屋黃龍裏隱隱飛雲兩棟懸居士龐舊曾開板
築幽期須共了前緣

雲起含陽也共門乾坤一體本渾渾合將一點程門意
四百峯頭月下論

天關小酌姚澤山侍御

天關今日爲誰開白日青天牙史來鳥爲放歌花爲舞
爲公初舉樂民杯

喜廖子峻堂教誨來修司訓至清霞洞

有人欸欸扣柴關兩馬衝雲夜到山秉燭呼童辦茶菓
冷冷清話到更殘

喜新會學沃掌教遠衆不遠四百里來過其泉歸似

何明府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三

時輩紛紛反眼輕白頭誰鼓鐵江航故人族子知多少
惟有當年尹彥明

邑城西郭巷下街屋一間切近湯子新之因賣與之
詩以代券

北隣西郭一鷄飛小棟明誠十步達賣與湯郎知有意
藩籬過了卽書幃

次韻澤山大巡羅浮八詠

謾品朱明七洞天論人論智不論年丹青不解傳神去
但寫崖泉百丈懸

右朱明洞

覺山澤山同愛山春來不來春又幾四賢祠宇天華上
司馬行窩亦扁顏

右天華洞

飛空直上飛雲頂路斷鐵橋無路還公還不還心未灰
縱上無山意未闌

右飛雲頂

小石橋居天小修藤蘿十丈綴懸旒玉玉割與蓬萊服
流落于今在海甌

右小石樓

大石樓居天大修玲瓏積翠空中浮樓下王孫今不見
其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三

斜陽輪與落輞輪

右大石樓

鐵橋橋下水翻飛信步吾行行不疑童子隔谿聞對語
公今是穩是危時

右鐵橋

次大學士方樵翁用濂溪韻開金牛洞之作三首

喜爲名山添好人萬重雲水自由身世間夢盡都知幻
只有元初一念真

江山由我不由人由我方爲自在身高處振衣還洗耳
落花啼鳥盡天真

且免攢眉對俗人青山爲枕雲爲身這回便得從吾樂
事事從吾事事真

訪李鰲峯別駕於西臺遍觀勝景樂而有作六首

石泉乍見已涓涓到此凭欄望虎門人世但聞川上嘆
誰從大海問真源

右觀海亭

樂山樂水亦人情仁智元來一體成不用遊人更分別
諸天踏遍又蓬瀛

右仁智堂

九年面壁須忘壁到了忘時又著忘忘與不忘真體見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五

山風吹動薜蘿裳

右面壁亭

常欲休休未得休直須見道與天游道中實體無休處
何必憧憧起念頭

右休休亭

坡老嚶嚶說瑞光謾誇北斗共光鏗道人自有神光在
夜夜明珠海底藏

右瑞光堂

賀大中丞張靜峯征廣之東西

斧鉞親臨柳慶營潢池赤子合收兵若教孟子論功載

歸馬華山是武成

樓卽兩洞軒中坐對蘭花

三畹碧蘭兩洞花氤氳六合一同家馨香不受皮膚隔
呼吸朝朝共日華

大科峯登高詩 有序

丙午九月日同諸生何宗遠滾張廷文綢霍尹先任
周自正榮朱鄭孔新滌李元盛春芳六人與樵山
父老十有六人又童子一人共登高於大科峯見
日臺飲酒放歌浩然有與點也之樂

九日攜壺上大科天歌一曲宣天和浴沂六七惟童冠

耳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三

孰與諸賢父老多

丙午九月十二日新定仰辰臺同周自正鄭孔新謝
振卿板躋登望浩歌而歸

仰辰臺上仰辰遊一曲歌聲徹九州感得聖恩深似海

外臣早許作巢由

丁未元日吟

八十二回寒暑更渭川同釣不同情老夫獨捲絲綸坐
坐到東溟月又生

送羅浮用濂溪先生韻與同遊諸賢

我非隨柳傍花人山外飛雲雲外身四百風光無覓處

歸來靈府有天眞

小朱明洞天枕上

朱明小洞抱琴眠隻手還摩尺五天一曲沈寥人不和
自歌自拍洪崖肩

經始壁立洞用前韻

天與衰翁拱打眠又開面壁無窮天也須明月清風入
分付吾牆只及肩

水際崖頭取次眠崖頭天也水中天始知身在乾坤裏
漫說乾坤擔在肩

丁未八月十三夜枕上預留洪覺山方明谷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三

問柳隨花路四千吟風弄月有雙賢西樵住過羅浮陂
待得春風送子旋

重陽攜酒同洪侍御覺山諸生方時素何宗達鍾叔

輝鄭孔新周明幾謝振卿周昌達方毅中登高大科

峯見日臺翻手摩詰韻以廣方洪歸念

犬節陽節也登高大科嶺大家兄弟大家親三杯宇宙酌

然後不記異鄉何處人

瑞鶴詩 有序

甘泉子策二妙閣西樵雲谷之西坑以處洪方二

子增城林興史湧饋鵝畜之閏月十日洪子赴餞

大科歸及妙閣肩輿上見鵝奮飛于南由噴玉之

巔東遠翅翔至仍壁湖而下匠氏蘇允餘執以告

甘泉子訝曰噫此古未之前聞者也命還鵝于洪

子喜而志之以詩以歸洪氏

天飛地畜類同殊感應神通豈謂無妙閣鵝飛鳴奮翅

穿雲度玉噴玉泉也過銀湖壁立洞仍壁湖也鵝飛落之今名瑞鵝湖

閣依雲谷古今殊瑞應鵝飛往事無只欠有無爭太極

他年應作小鵝湖

遊羅浮懷諸賢與鍾叔輝寶潭

福山方洪謝覺山洪來信稀鶴園沈鶴岑鍾血沾衣寶潭寶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三

潭無愆期予登飛雲從予誰

錢緒山秋官同諸友駱君舉鄧天德郭以平黃如禮

黃如道鍾體嘉來訪甘泉三日告歸予方登飛雲途

與分袂詩以送之

四千里路攜諸友三日甘泉共一門歲晚獨憐歸草草

飛雲月下未同論

病中次九山韻

公歌歌罷聽吾歌意了彭殤豈在多顏氏不違三月後

也須歲月得消磨

水藤吳君名純號藤川行年七十七好學不倦來訪

天關執弟子禮次韻二首贈之

一嘯天關煙霞深天君洒落坐天心
藤川丈人休問我爾有昭昭上帝臨

眼前魚鳥自高深萬古乾坤萬古心
客問曲肱何事樂在登臨不在登臨

登留後閣和道林韻

超身直上空中閣鳥用支離百八盤
多少世人平地語相輪到了豈空言

和吳藤川再至天關用舊韻因示諸生

恨山不高水不深藤川丈人偏稱心
再來切問知新得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宋

人有羨魚淵不臨

抱甕澆花歲月深花不肯發愁予心
閉門捲却皐此座讀易無言對至臨

別駕會梅谷以足疾告歸休詩以賢之

別駕方當展驥足飄然託足疾歸休
大儒晦翁足亦跛古今不跛誰同流

為何宗遠題龍泉精舍

龍泉元切大科隣同覆樵巔一片雲
尺五天中連臥榻龍泉科巔不須分

憶舊寄戴亞卿酬麥飯荳粥厚意

雷轟七聖皆迷夜傍險衝泥江大橫
忽有畫船裝酒濟能忘安道十年情

能忘安道十年情方刻新題光欲生
二叟生生如已許水迎山送到增城

辛亥元日作

我今行年八十六生平自慶平為福
平時長在五中居不啻雙輪閑往復

劉郎蓮峯子求予書予援筆漫興飄
然於東海之濱矣四海風光一片秋
劉郎家在海東頭祇應浮海乘桴去

爾合從予魯仲由

井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元

送海陽李朝芳盛子順二生還鄉

千里徵文到五羊風飄衫袖來雙雙
知君不止徵文意靜坐天關一悟堂

代簡寄薛竹居

八十六年懷竹居一真會後定何如
若知真處元無事連此真名亦破除

辛亥臘月十八日初得上唐精舍之地
於張氏以上塘作上唐蓋有三唐焉
常亮為上唐李唐為中唐若五代之唐
斯為下矣偶得一絕以紀其勝

白雲洞口上唐村似有唐堯舊俗存
鑿井耕田忘帝山

千家鷄犬共離門

萬青一色擁柴門九曲六流同遠村山水不知行客老
年年芳草遊王孫

上唐庄舊名盤龍山村老云崔丞相有碑一通喜而
賦此

丞相龍山片石懸偶來卜築定前緣雲卿千里從徐孺
曠世相知五百年

已答趙大洲司成書意有未盡情見乎辭

治氣人今賢大洲請纓益係單于頭天教遠去淺藏器
前席他年贊大猷

北泉文集

卷十七 詩

三

元明洞裏亦吾廬喜共公來木石居直須坐到江河滿
不禦流行自沛如

蘇門長嘯意何如嘆息人間幾丈夫何處約君同槁坐
飛雲嶺上天爲徒

三皓與黎養真瑞鶴遺懷齋民準英藤川純

養真二十慎齋一與藤川三皓同時及我門八十

頭頗事真自沙先老來亦寸心還存

贈蘇仁伯何子達宜勉衷三進士之京

贈君六字風霆呪隨處聽更宜羅浮一片雲膚寸不能

生萬彙雷雨之動何欣欣

送劉安峯方伯考滿之京

故人分轄薇垣省能播香風十郡聞我病山中無一事
朝朝猶解掃閑雲

曉枕懷徽州諸賢

良知天理孩提愛皜皜須從暴濯尋非聖腐階誰自梗
慈湖長嘯暮烟深

題扇寄山西潘春谷子抑

天南天北夢難通春谷風同雲谷風舒卷乾坤一筆耳
莫教春信斷來鴻

戲書天真上人所攜羅念菴詩卷及楞嚴經解

北泉文集

卷十七 詩

三

達磨西來無一字空餘隻履西歸時空來空去空家實
更數他財拈楞嚴作甚爲

如數他財亦禪家語也白沙翁詩云除是真信下

看經名山海上或有真尋也呵阿曾有鄉道人遊

人說某話翁翁扣其所得道人歷敘某八說某話某

聞道人愕然無以應曰從來無人如此說爾的何說爾

孟子只每說箇自字何等意思上人歸湘南靜

思待我來居南岳告

院細細與爾分說

續得蔣道林書付鵲野來者頗異之欲條答病未能

小詩書扇代啓

毀譽存亡破兩關超然自在出人寰毫期覓我身無見

得失從誰作往還

大聖方人猶不暇日乾夕惕法天行老婆老去心能切
口耳勞勞只送迎

送楊上舍相甫之京

昔日千金求駿骨而今駿骨滿郊垞金臺若見終軍輩
盍繫倭頭請萬纓石成事

題寄梁海屋

浮生浮世海浮船不謝星槎到海源我欲因君浮海去
海心風月更無邊

迴龍閣落成宴坐志喜

黃冠歸去心能了還向君王乞鑑湖無隈光風偕衆樂

其泉文集

卷十七 雜詩

圭

蓬湖花鳥擇人無

謝南崖陳光祿寄年譜鐫金絕句

浮生三萬有奇日年譜篇章亦已多刻付他年堪覆瓿

觀生觀我生也真譜又如何

督學王敬所求惇敘堂中軍董客山求貞裕堂記

四扁恢恢專使去徵文藹藹兩生來百年六月揮炎翰

人訝蓮花火裏開

與羅朝選儒能河洛真數送之端州

羅生肘後藏真數閱盡諸方人已多如我自能超六合

乾坤物外奈君何

送龐惺菴大巡之浙江詩

栢臺春動秋霜裏身史旌揮山岳搖呼吸雷風吞日月
吳山小結看春潮

自吟

九十東溟一老翁扶胥歌罷水連空世間不管乘除
月落潮生收釣筒

賀王端溪宗伯致政

及秋涼冷歸澶淵好事都看未盡年驚醒還應知是夢
風濤萬里到江船

登小金山有感用蘇東坡韻

其泉文集

卷十七 雜詩

圭

輪迴莫是窺天窄蘇子德雲之再來二老只隨歸大化
空留渣滓妙高臺如微一盤水於大海能復汲原水乎

過大廟峽有感

為文毆虎思文敏霍公不謂于今虎晝號白額前山食人
膽可無周處斬蛟刀

宿大廟峽管下作

寂寂不聞更鼓聲荒荒茅屋十餘楹江風滾滾從天下
咄咄書空大廟營

度宜章嶺途中懷舊

榮木欣欣春向暖向來古木摧為柴隨車男子今何在

道子羅浮又復來昔甲辰初遊南岳隱跡逃名直章陸路有男子問老爺何在予即答羅浮誤稱矣云云

至南岳書院寄常德蔣道林督學

岳頂登歌寄道林一翁九十雲千尋八程八日不惜來
嘉會君來不來春亦深

題守書院道士趙竹坡壁

管城食肉巧東坡去竹存坡奈俗何日徒明勝藉甚
吾書院遍植瑯玕遶院過

寄衡山曹近齋上舍

近齋高臥不從銓何不移家近院村流水行雲皆學我

章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詩

三

奇峯環立侍橋門

感湖南道兵憲胡石屏衡州南岳禮際周至小詩二

絕以致謝忱

回鴈峯前在逢使君徂風冒雨來追雲若非底事歸期
速天柱壇前其講聞

天柱壇前更講聞風雲變化眼俱新還丹傳意無傳訣
服食惟應更入神

題青原山房壁

信脚元來便是天螺溪船亦武溪船青原月滿歸時路
桃李無言共一川大同

贈謝生惟近知遠周生敬甫儀還徽州

翩翩連袂新安秀壽我南山南岳兩及虔州宇南囊中無
可贈滿江風月送歸船

賀盛劍崖明府朝覲回任

赤子含哺不自覺暫離父母始知恩鳳臺日照春風面
草木重霑雨露新

王地官云吾名健字于行請贊小詩

天行一息已萬里日月違天如右旋試問惜陰分寸者
何如息息與存存看息存

聞別駕洪子成擒首賊四名賀以小詩

洪生胸中有兵甲陷伏無妨寡敵多因已收功擒首賊
老夫長嘯也高歌

姪沾甫送遊舫于三島謝之

漁侶欣然送我舟百年三島任公遊江山民物同人樂
不用乘桴于海浮

念山諸同志

坐化不圖元自在香烟袅袅升中天此時忘助皆無有
獨覺靈根歸自然

壽羅明府念山六十華誕

我年九二君六十君躋九十我何人只隨耳順從心路
則劇無爲列聖神

送陳海山節推池州

坐進金臺同太僕吉陽插符天遣下池州我心欲托禹山
月送到中華書院最上頭

七言律

和荅鄧梅坡先生

與爾同庚三十許江門風咏亦同春殊途達塞都歸夢
到底江山不負人肯信太山無絕頂更開雲谷了開身
昨來耻獨終行獨榻坐樵雲只憶君

荅泉文集

卷十七

五

和荅文衡山內翰韻

紫雲洞

衡岳

口紫雲臺居士前身亦姓回半夜長庚騎

鶴過五峯明月待公來三月二月春之半千山萬山花
正開獨立乾坤誰伴侶及時相賞共追陪

放二鳥賦併序

山客有送二鳥者皆鳩類也二鳥各異其聲皆似人言
其泉翁不忍烹之而畜之樊籠焉早暮必更相鳴啼若
訴以憶其一啼曰古古古若人言苦苦若謂樊籠之苦
也其啼曰鞠鞠姑姑似人言山谷之高也其泉翁喟
然嘆曰傷哉二鳥乎一苦樊籠之苦抑不知有苦於樊

籠者一慕山谷之樂抑不知猶有樂於山谷者安危倚

伏未知苦樂何如吾今姑順爾性放之白雲之巔以保

全爾而歌以贈之其詞曰嗟彼二鳥兮光榮見李賤此

二鳥兮局促驚遭密網兮慎而德養而翅兮健而力漸

喬遷兮翔而集于千仞兮巢斷壁弋人覲兮專窺測網

重重兮遙矚擊東西南北兮自得孰敢侮予兮謝羣弋

歌行

遊南岳途中晚枕念丹山少汾月朔至今六日渺無

來耗作歌遲之二章

月之朔明復生日六更矣昇復昇日月逾邁無留情我

荅泉文集

卷十七

五

懷伊人渺不與我寄聲長江風雨何漠漠君來不來我

西行

我西行兮路何之芙蓉之西西更西路堂堂今不岐中

行獨復疇因依祝融洒落無朋儕望伊人兮胡不來必

有以也何遲遲寧使予心悲以猜

送龔沙溪憲長遷湖廣石轄歌

沙溪參藩今總憲相裏龍泉金百鍊春生秋殺天何私

白日青天人共見有脚陽春去復來廣人再觀春風面

帝念湖南爲帝鄉右轄須得千夫良簡俾明公捧檄行

直從嶺表趨岳陽徽垣三日足其雨湖岳爲爾生輝光

甘泉野老無拘束脚底洞天三十六神遊衡岳四十年
祝融招手坐青玉願公無禁朱陵關鶴以來時春草綠
約二李上白雲歌

李海園黃門郎文力可以扶九鼎九鼎之重隻手扛李
青霞司馬嘉詩文先少汾有如墮地駒千里奔逸信手
拏天關翁病羸瘵奄奄氣息教思無窮自從一日得二
子意氣直上千青空區區文字不足工直欲與二子馳
驟於千聖萬聖四通八達天衢中葛藤斬斷葫蘆纏連
袂跳入白雲頂上第一峯迴視薨薨如蟻蟻渴飲丹井
九龍泉饑采山上千歲松達觀手無始究竟以無終天
井泉文集卷二十七 餘歌 三

地萬物歸玄同

賀明府林敦所先生六十一誕誕歌

所翁泉翁對門居而子我孫締親知泛我天湖日諧嬉
我造花遲欣縹緲花甲重逢君初度陽生處君得之壽
筵倒迎南極老引滿再來安期自謂厄海屋無論添籌
算闔戶且有偷桃兒縷舞渾脫千齡鶴鼓瑟來聽九助
龜君今行年已耳順我亦倦勤將髦期我年九十君六十
君躋九十我百餘爾時把手超六合甲子不管誰何拘
九思九歌 有序

所思思所之也甘泉子年將九十猶不賴於時有

避人避地之思踰河蹈海之志是故託之九歌焉

我所思兮在清溪湖水山泉天下奇倏忽雷鳴忽龍蟄
變化大小無常時予欲再往觀化機精舍作者誰朝儀

朝儀首清溪黃照府緒也

我所思兮在曲江帽峯杳杳開書堂左儋元公亦偶爾

太極心性圖相光靜倚芙蓉以當妓光風霽月誰能量

我欲往居報柳陽有朱則之贍歐六邑之士來翱翔

我所思兮在武夷綫天各一綫天路上行人稀九曲棹

歌聲韻微齊語楚語羣吟之予將欲往亮非遠九十出

門行杖藜

甘泉文集卷二十七 餘歌 三

我所思兮在福山婺源縣有精舍斗山齊雲徽州山出雲間六

邑之秀同躋攀默翁默成無一言予將欲往亮非遠無

乃哀翁拄杖前

我所思兮白鹿洞風吹五老毛髮動書院枕流漱齒溪

有文公書清心性一圖王子供太守濤字公齊編石予

將往觀亮非遠鞭龍化杖雲仍送

我所思兮在九華中華峯頂上為吾家洒落中居控四

維如精中軍敵四邪予將欲往亮非遠湛然池州江發

朝齊山名崖

我所思兮在新泉地發解眼長涓涓諸賢雲集觀我生

積累可以成大川蕭子臺高繫去思諸君買地爲作院

中百卉弼唐遷詠歸一調久欲絕諸賢翁與端溪王司

之傳予欲從之亮非遠自然堂外同此天

我所思今在維陽弘開書院葛氏倡國子生葛淵見其

泉山揚州三十麓江湖細左江樓棲雲漢摘星象恭書

敬一維天章杏樹壇前柳道長執經諸子還相將我欲

一往亮非難錫飛瞬息無長江

我所思今在南岳紫雲舊有甘泉宅與泉右泉出誌泉

左泉出流瀟瀟天柱南臺全勝得中夜神明玩莫測予

欲反坐觀自然暫將拄杖倚南極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著

四

掃壁歌

掃壁歌造物小兒如我何小身覓身不見身大身天地

民物同包羅不見身從他陵轢如他人同包羅一體痛

癢知搔爬一體痛癢知搔爬齊并下石何心邪已聞聞

言反笑語自鄉自毀自可嗟夫子同人道不行乘桴浩

嘆空遺聲亂曰掃壁歌窮亦已矣今咄咄伯有自爲厲

今昨宵天地亦噫氣今六月長嘆一聲天地閉今

奕世交種行有序

奕世交裡褒奕世之信義也其先人梁東岡明府

與李心月封君定交莫逆今年梁飲於李氏明年

李飲於梁氏皆以芳時名節以講信明義兩家之

子曰事亡如事存祭神如神在豈忍以二親之逝

而遂弛交乎故定誓今年李尋剛氏就會梁子海

星氏合祭二考於梁氏弼山之墟明年梁海星氏

就會李子尋剛氏合祭二考於李氏黃華之苑又

明年亦如之期於世世不廢如世世之交存焉甘

泉子語念山羅子曰子其敘以表之斯義也求之

天下吾未之見也若兩家二子者可謂信也已夫

東海潮頭撞虎門扶胥浴日來黃灣西江之水如羊腸

五嶺之下出洋洋不啻千里迴省顧白雲員嶠趨粵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雜著

四

西樵渡海赴弼山中有小水經洛交合于其間產有梁

氏與李氏奕世結交有如潮汐繹絡相往還信義直與

管鮑相後先二氏之子尋剛海星相交契永慕如二考

之生存今年合祭黃華館明年合祭汾水堤尚期孫子

千百世世奕葉永不謾買田百畝供常事籍名梁李

相轉旋於乎此義聞之天下少義門鄭氏差可班拍肩

執袂爲氣合及眼不識如途人甚者交兵如耳餘擠井

下石未少悛於乎對面胡越何足言於乎對面胡越何

足言回視二子無厚顏

洛城園三遷三歌與李三洲中丞羅念山明府

三逕一歌兮歌洛城芳草凄兮青青元卿二仲兮日相
從去不將兮來不迎

神女前身謝自然及笄將相二十前無藏尼不見是女
身女身不見見一大父母許聘歐郎賢指揮甫襲身即
相貞心分定合登先號泣于歸守柩筵誓歿相從永不
遷呼天扣地隣為憐有司聞之表其門風動四省人人
傳吾嘗締觀節烈編未成婦斯罕聞焉龍江宋時吳貞
女李子親迎溺渡船吳誓不嫁心日懸化為姮娥月娟
娟又為牛女天河邊引虹為橋濟江魂至今橋跨龍江
川茲可媲美無赧然差可媲美無赧然煌煌女德父母
尊泉文集 卷二十七 婦歌 望一
全過而不過誰云偏嘯也歌者老甘泉

辭類

送覺山外補之溫州

白雲山蒼蒼兮珠江泱泱覺山之去兮誰與翱翔江水
泱泱兮山雲長我思覺山兮安可忘右一○飛雲蒙頭
今隱青霞攬雲月兮為家覺山不來兮令我長嗟右二
○長嗟兮舒嘯四山暮兮猿鳥號嘯山谷蹙兮予懷悄
悄青衿送子兮三水之表右三

弔厓辭

維嘉靖壬寅十有月二十九日前南京兵部尚書湛若

水謹以三香拜而三匝弔于三忠文陸張公之靈而三
嘆焉其辭曰悲宇宙之無窮兮而生人之多艱慨興亡
之交迭兮而天運好常還奕舉措之恒舛兮一子以之
亂盤惟岳王之歿忠歿其所也惜在軍之君命猶執義
之罔堅也何有宋之忠厚兮而輾轉亡于海壖也自古
莫不有喪兮緊獨使百世有餘嘆也惟國君之久社稷
兮何逐逐極地而窮天也胡羣公之忠耿耿以蹇蹇兮
不能濟主於艱難也豈大運之既去而莫留兮人勝而
天則然也彼胡元之誠夷兮昧此三恪而舍旃存宋祀
于厓之一丸也宜國祚之不昌兮噉倚哉緊我明之表
甘泉文集 卷二十七 婦辭 望一
大忠而顯慈元也揭日月而中天兮扶綱常於既顛也
讒譖二章讒譖傷時也時之君子好讒譖讒譖相投

正人不得安居焉

彼譖婦妾多言謀謀乃心如刀乃口如蜜離則如蜜我
心則一凡操我戈毋入我室
彼譖婆婆長舌實多聽聽國狗一吠百和雖則百和我
心靡他凡入我室毋操我戈
雲中人三章 有序

雲中人自樂也甘泉子挈家居西樵山樵山多雲
故甘泉子樂之瞬息之間雲合數次人在雲中若

與世隔然故作雲中人

雲中人兮雲為幕終日蒙頭兮白雲漠漠鷄空聞聲兮
犬吠葉落雲關閉兮謝遊客中思無為兮永與世隔
雲中人兮雲為衣天地鴻蒙兮不知東西東西不知今
南北身不見兮獨行無依稿坐兀兀兮永與世忘機
雲中人兮雲為床抱雲眠兮遊羲皇日高三丈兮始轉
身展開眉頭兮視日光睡法莫傳兮宵有息中夜存存
兮永不忘

行廢吟

道之將行人將爭稱人將重名人將傳聲人將與榮人
敗匪能天之所興道之將廢人將耽耽人將指議人將
排擠人將污穢其人猶是人心自異既欲行之又欲廢
之惑也不知蓋未之思一人之身一已信疑天歟人歟
悟此其幾

我所思三章 有序

我所思念友人也予與陽明子石龍子為道義之
交中間雖有離合而此志不移今陽明逝矣而予
與石龍獨存因其來使辭以見情焉

我所思兮在天臺抱耿介兮蔑脂韋立悵望兮渺予懷
烟霞各合今午不開望不見今登日臺

大科頂
見日臺

原缺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歸去紀行畧

原二行每月有紀茲但
存詩語一二以見時事

嘉靖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仕命下越六月十有三
日得邸報喟然曰小子志之此吾退之道也而人未之
知也是夜燈下作得歸吟云薄暮北使來告我有好懷
天子念老臣詔許故山歸懷歸亦有年欲乞不忍言非
惟不忍言言之恐尤慙屢感溫旨留許身以馳驅德懷
盡所抱竭盡無復餘神飛朱明廬羅山第七山門
入池有山房焉出門
還踟躕平生進以禮今日退以義何以謂之義顧命無
留意是夜又作羅浮吟贈洗奕倩時奕倩登羅浮山
甘泉文集 卷二十八 歸去紀行畧 一
適歸休故有約○二十八日辭孝陵辭文廟以九香告
將歸於京師時星之神○七月初二日出石城門登舟
大小九卿同餞於靈應觀未時尚書熊公北原戶部
重校於錦衣衛船廠鄉宦及門生戶科何君彥等同餞
於兵部船廠遂登舟移舟江臺乃祭大江之神祭畢
而行泊舟龍江關○初三日徐錦衣世禮鄭太守淮暨
諸生王生泰俞生等與生等送至龍江臨別
請教言申忠信之語曰此盡頭話也曩括為詩示之兼
似秋官沈奕倩詩云聖學至忠信此外無餘事中心謂
之忠心中故無偽為至誠純德合天地問心何能

休無事是不信臨岐言自觀自然自是日阻風

六日稍移至燕子磯留題詩云初飛錫杖出入關前
遊人今度關中夏勸農曾過此新秋竄寇題詩還又

聲韻酬洗奕倩云長嘯聲聞塞兩間紛紛萬有到來閒

廿載滄留成何事空載大江明月還三疊韻云江閣臨

江指顧間江濤春天江閣閒更有破州凌萬里也能到

崖得生還遂行至黃家蕩為逆風所阻而還大浪中作

只此心敷言荅上元尹程子瞻○初八日鷄鳴訪甘泉

山午臥于山房盛蜀岡僕卿來會而去遂留題山房詩

云我如籠中鳥促促三十年非無啄玉粒所性有不存

甘泉文集

卷十

紀行畧

二

一朝王開籠萬里快孤騫脈脈念故林遙訪名山託

身貴得所終結三珠緣是日回車巡離侍御焦君璉邀

會飲于甘泉山館有詩留題與諸生○初九日還抵儀

真發舟至鎮江柯遷之走書來道情甚切荅之詩云雙

華筆端語讀之亂心緒何如待倚秋相約祝融去○十

一日同遊張公洞甘泉精舍王陽諸勝暮宿湛清橋題

詩云何年姓此瀆天設豈無因五百年來我題詩過暮

津○十二日過東泖入溪口遂訪甘泉精舍有詩云山

下涓涓石下泉惟應與爾洗心言先生已在忘言處一

在涓涓赴大川又有據延祐殘碑復名甘泉洞詩云殘

斷摩挲延祐碑甘泉石下豈人為碑有非泉出祇應題

復甘泉洞笑共山靈一語之入觀張公洞題詩云千奇

萬恠不堪觀混沌成矣誰鑿之若使公能回造化不將

混合此何為是暮宿借眠菴題壁四首一云我與名山

有夙緣今宵何宵此借眠中天月欲近人語莫是天上

謫來仙二云延緣延緣且延緣百尺空中抱月眠一榻

未曾分爾我人間天上只凡仙三云自知凡骨非仙緣

玉佩珊珊聒我眠三更月底排雲出盡是蓬萊妙衆仙

四云一笑人間已了緣白頭隨處曲肱眠道流火候無

消息忘助閑時不是仙○十五日返棹至無錫與奕倩

甘泉文集

卷十

紀行畧

三

舟會陳生量迂于途登覽惠山之上酌第二泉有詩云

天一元生我來看第二泉平生觀海意此際更淵淵是

日俞進士憲王禮曹表馬進士拯皆來見是日至姑蘇

約魏莊渠陸伯載會于虎丘不至有題磨劍池詩云磨

劍劍氣利磨心心劍神劍利一人敵心神敵萬人荒哉

吳王志劍術與誰論遂與貳守郭君應奎太守馬君敷

飲于和靖讀書堂秉燭還舟即發○十七日至嘉興府

太守王君學孔推官嚴君光治迎會于舟王君禮遇甚

勤走筆小詩謝之云未論通家好先知太守賢獨慚二

百使空賦五言還○十九日早過崇德作別沈汝淵行

云道行臨別祝我言須將麓事付汝淵汝淵晴昔爲司
年私囊未嘗入一縑兒童皆信司馬君艾陵積行三十
春徹底水玉兼清溫大道可愛不可傳忘助一去合自
然亥子之際是天根中夜一氣如初春安得此道還渾
淪吁嗟吁嗟艾陵子無窮宇宙在一肩不辭任重起斯
文○二十日暮至杭州方伯詹君瀚張君岳來見遇諸
途及西門登舟覽孤山訪俞氏書房與經憲惠民偶相
見還舟泛中湖有詩云肩輿何翻翻晨趨錢塘門逍遙
湖上舟三五同心言歌鼓中湖發四岸渺不聞孤山故
無恙後鶴可復存連仙骨已朽湖月懸詩魂古人不可

朱東來集

卷八 人歸去後行

四

見念此令心煩遂艤長橋登岸至天真精舍以三香謁
陽明先生○二十七日常山道中懷高侍御雅情作詩
一絕酬之云驄馬追尋浙水濱百年懷抱見誰真探囊
欲報長生藥只恐區區藥未神○三十日至廣信府門
人朱通判廷文來迎是日尚憇廣信有感三言詩云信
之水不可舟具厥載津人愁一蓑航乘浮桴○八月初
二日過分水嶺作書所見詩薄暮至崇安縣署縣事周
節推琦來迎○初三日同周節推遊武夷門人先桂奇
譚潛黃雲淡謝顯王元德從題名響聲巖石上又作九
曲攞歌每曲令諸生歌之歌云一曲歌兮歌發朝長年

執紼仗忠信志學初終一以貫大聖忘食猶發憤慢亭

一此去天無盡天無盡今路不岐第一篇今君體認

○二曲歌兮歌繼功或暫止息聖狂同一篇一篇至無

終潛淵或躍窺見龍龍德龍德乃正中君無留聆玉女

峯二曲君無唾潭君肅容二歌庠兮君聽聰○三曲歌

今歌漸高把纜操舟下手牢架壑船三曲前多怒濤一

篇一篇復一篇日乾夕惕猶厲如第三歌今汝知乎○

四曲歌兮歌將半地位漸高流漸峻我生安危以爲斷

一篇復一篇篇篇相繼不容慢金鷄四曲長鳴和我歌

四歌終兮爲君勸○五曲歌兮歌半中伏羲洞五曲引

觀飛龍五曲鴟鴞不晝鳴鳳德亦峯不爲隆柱地撐天

天柱峯亦峯一篇一篇復一篇篇篇相繼終有通篇篇

相繼終有通五歌發今警賸聾○六曲歌兮歌不息天

行健今乃天德聖人定之以無極蒼屏六曲之下坐面

壁一篇復一篇一篇復一篇篇篇竭力不辭勞不辭勞

今既力竭六歌終今末由得○七曲歌兮歌聲希駐橈

倚棹如深思行之不疾亦不徐天壺丘公七曲相招

隨一篇一篇復一篇一篇復一篇篇篇法莫傳聖言

微七歌成今試聽之○八曲歌兮歌無辭鼓鐘巖八曲

微七歌成今試聽之○八曲歌兮歌無辭鼓鐘巖八曲

微七歌成今試聽之○八曲歌兮歌無辭鼓鐘巖八曲

高此後不為勞倚橋獨坐看溪流○九曲歌兮歌不多
天風為我宣天和山花當舞鳥當歌靈壑九曲元坐微
吟哦為山成齡在一簣掘井九仞如泉何無所用力待
旦過篙篙篙不任篙篙篙篙畧逶迤九歌亂兮欲
無聲上天之載自流行於五曲登文公書院謁文公乃
沂流至靈峯浩歌而返是夜有偶書與武夷宮連道士
慶澤詩云櫂歌歌罷夜燃燈燒竹煎茶待我清久欲黃
冠歸一曲借眠今日得無情○初四日復至六曲卜築
天遊之下仙掌之間及午返崇安縣止宿為周節推作
梅崖二詩云桃李非吾愛崖君亦愛梅暗香無俗韻實
鼎不凡材傾蓋真如舊欣然得老懷愛梅吾自性君恰
住梅崖爽倩以六曲卜築之役託之周慨然任之不辭
初六日還過鵝湖書院有謁四先生詩云鵝湖亦叢
雨大之三四公天自並流運人須別異同無心雲自在
得意水潛通憑將觀水術到海看無窮途中又以英雄
回首是神仙之句分韻得仙字詩云是凡不是凡是仙
不是仙昔余得中路正在仙凡間自茲積陰功七十有
五年中歲不如願半龍墮風塵恭承主嘉惠詔許歸田
園如復得我生感激更何言時過午歸途中再訪南巖
僧家乃作詩二絕云巖裏僧禪二十家巖前春夏萬株

花巖花落盡僧無語不道鵝歸日又斜禪定諸僧終未
了更須長鍾作生涯若教心了亦自足肯羨鐘鳴鼎食
家是夜宿皇華亭爽倩以卜築之費託朱通府致周節
推○十四日舟抵南昌○十五日發舟門人王少叅在
叔僉憲趙師德偕王公弼王汝中餞送二十里之外松
隱堅白虛白諸殿下皆使致詩儀辭其儀品松隱以扇
來求書走筆答之詩云維昔東平為善樂樂善自天匪
人作畏天之威常儼若畏樂相生自罔覺好善忘勢亦
不薄一握清風動封域是夜至宿于市汊驛韶州守符
錫因駱舉人堯知君舉以書儀來謁修堤記且聞符君
為修帽峯精舍落成作息存箴以示洗方王諸同志云
人心之神像乎天君胡不守爾宅而逐逐奔奔形與神
離他鄉莫知出入無時伊誰之為匪出匪入匪忘則執
室爾天竅而不順天之則匪鼻端之白匪周天之息息
與天通與天無極而存之乎呼吸一息之呼吾氣通天
與天同舒草木蕃敷一息之吸天氣通吾與吾同翕龍
蛇藏蟄靡吾靡天通為一體形分氣結皮膚汝爾一息
一念一念一天是謂息存與天渾然是謂息至自息至
時自時日月至月至三月不違過此非我天行無違○二
二十四日早發至宿于贛州凡過洛瀨大壺狗腳小壺

天柱橫茲驚灘七灘凡過十八灘作十八嘆云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渴飲焦山水饑餐焦山薇乘命而起今謂三五可期灑灑百折兮風波危歸舟窗今不可磯一嘆初發今過惶恐淹留無成兮愧厚俸右難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聖作物覩今萬民熙熙百妖千怪今逞神奇謂人可狎侮今上天可欺二嘆繼發今過標神神明昭昭今於中夜存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一念乾乾今惟微惟幾日復日月復月兮三百六十六惟暮天德純不已今先天不違三嘆繼發今過綿津於乎綿綿大道今嚙問津津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豫禁逸欲親正人今輔弼承疑薰陶德性今心身不設乎褒奇罔嘆發今過大料大畜大德今化神妙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懿文德今爛文辭多修服美今光陸離進說慎德今曰力行之五嘆發今過小料丞相嘆今東噪叫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曰天下大舶兮正爾舵桅同載共濟兮曰維舟師人與存亡兮曷破鑿之自沉罔覺兮知者其誰六嘆發今武索之灘朽索不武兮六馬弗閑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申聖學今明徵大路孔一兮行之不疑

恐中道今有其惑之謂天蓋高今鑒余私七嘆發今灘日曉旭日昇今照下土右我生初居無何我生後明時遣曰欽精神今已久禱天下平兮四靈奏元良貞今邦本固八嘆也歌今登崑崙明有禮樂幽鬼神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饑知食兮寒知衣世囂囂今莫知由斯衣食不繼今身歟次之學暫止息今心歟莫大矣吁其悲謂衣食為矯今謂歟為樂滔滔不疑九嘆度今難曰梁我憂深今浩嘆長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逢明時今不得一有為謂我何求今孰知我心之悲久淹留今欲歸不歸浮海知裁今將去此其安之十嘆灘過今清洲四海為家今四夷思不果今遲遲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日月與臨天無私奉三無私雲蔽之悵五百今昌期天欲平治今舍我其誰十一嘆今過銅盤覆大照今誰之愆右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世滔滔以詭隨咸怨老今嗟卑行道今猶非我心憂今誰知謂養養為賢今夷齊為痴十二嘆今洛瀨挽天瓢今一洗之右我生之初尚無思我生之後逢大有為天德正道今進彤墀曰純正有本今蒙天鑒知二堅為殒今天平矣施純德罔息今大化圓馳十三嘆今過大壺扣天

關兮端怒濤右人我生之初尚無思我生之後多憂虞

憂虞兮何為四代禮樂今百王師鄭聲不淫兮接人不

岐羣辟職職兮堯舜垂衣十四嘆兮離過徇脚聽聽多

徇兮聲聞四國右徇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多憂

思我之思兮在彤墀聖躬萬福兮聖學日躋倚賢相兮

夾輔帝惟朝講惺兮日日時時臣遠江湖兮顧慮多遺

十五嘆兮小壺灘外臣巢山兮思克艱右小我生之初

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明時兮如何思我思兮在南

畿歐貪吏兮毀淫祠撫安人民兮恭命保釐禁焚祠兮

義塚規恤士國兮正鄙夷躬勸農兮麥秀岐岐人謂不

然兮赤子疇依十六嘆兮過天柱天柱不支兮民國窟

右天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我所思兮在

四夷恭惟明時兮命討無私從天下兮堂堂之章正正

旗孰敢不恭命兮爾戰爾圻帝高拱兮無為十七嘆兮

過橫弦弦橫兮牛馬歸思橫弦帝威宣右橫我生之初

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明時思垂拱兮無為思天地平成

兮禹執玄圭思四靈呈祥兮苑龍麒麟思九肋瑞世兮瑞

無窮期十八嘆兮過懸灘我歌終兮天臨下瀾右懸是

日登儲潭廟臨潭水觀大樹有二詩云十八灘窮十八

嘆危途歷盡此登臨天地嘯歌乃何意儲潭潭水不如

深習禮當時曾伐木蔽虧日月失陰晴不知會有神仙

遇試問祠前老樹精○二十五日在額臺南李都憲公

顯兵備憲副孫君裕同燕于行臺午發由陸行過九牛

宿于南康縣舊門生崇安令郭瑞來見用韻與之詩云

武夷東道是何人山得賢侯山愈神強項折腰人不見

山中榮木自欣欣瑞字明祥有治聲予初遊武夷時奕

倩意其為東道主至則已為巡按所呵叱抗節而歸故

云○九月初一日早度梅嶺亞卿劉梅國與太守林君

介送餞于梅關掛角寺予謁張文獻公祠遂同觀白猿

洞有詩一絕云振衣千仞出梅扁萬仞鐵橋歸濯纓異

井泉文集李太守歸去紀行畧 十一

類莫言無感應白猿出洞也來迎未刻與梅國林守分

手南北是暮至宿于總府○初五日至精舍行窩謁瀝

溪先生書院謁文獻祠忠襄余公祠是日符太守邀遊

芙蓉山有歌云芙蓉花發芙蓉山花光遙映天地間興

來洗子亦不慳五馬別駕同躋攀山中何所有玉井泉

珊珊井中何所有十丈吐紅烟其下何所有藕大大如

船惟其大如船是生十丈蓮始知萬物有根本知本可

與言先天四人一笑下山去世間此意誰與傳此意誰

與傳誰與傳是日卓午再燕于燕譽樓有詩夜宿于行

窩○初八日返舟是暮至清溪驛作息交辭歸來乎而

嗟余其歸矣振簑笠兮解朝緋矣東西南北之人兮安
所不之矣南山有魚兮北山有薇矣斥家事兮返吾廬
矣水宿山棲兮恐其饑矣息交絕遊兮否需何時矣昔
丙冬而余歸兮親交惜曠違兮存省渠渠矣今也頭顱
非昔兮周旋莫支矣請息交以絕遊兮將掩柴扉矣兀
坐一榻兮高枕皇羲矣問者就榻兮不知不知矣經綸
無能兮長理漁絲矣亂曰息交兮絕遊兮乘除周游兮
罔休兮鐵江滔滔兮釣筒夜收兮已而巳而○十三日
早發已刻抵五羊驛謁文廟謁白沙先師祠訪鄉宦諸
君答巡按三司府縣之相見者○十四日還甘泉之廬
甘泉文集 卷二十八 歸去來行 十三

○二十六日作大宗小宗合食訓○十月初七日入羅
浮居朱明之館而東莞順德諸生王士英鍾景星梁文
賓鍾景陽周榮未周學心周榮穗先候于洞門洗奕倩
本縣丞劉若永送至山作詩示二子其一云疇昔訪朱
明凌晨斯夜築不謂四無隣山深又多木茲予入宅初
朋從霄秉燭就榻擁被啞病憊心自足自足夫何爲我
生得初服其二云玉女峙北峯麻姑在西麓蝦蟆爰南
臨而禁護我屋東海洪濤春鷄鳴觀日浴閑從素心人
時來道心曲○初八日祭告朱明洞土地之神是日觀
黃龍洞卜別館不遂遂卜天華館有詩云當年我卜黃

龍坡山木未溪雲未多直向天華躡天路飛雲影裏放
天歌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甘泉文集

卷二十八

歸去來行

十三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歲遊紀行畧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辰時在西樵發舟作發南

岳初程詩云朝出樵山雲暮登祝融峯問之何神速也

在一念中夫子云何遠精意有潛通聖途雖萬里誰道

本由從○十二日辰時發舟午時至清遠縣宿于東林

寺前李庭清來見餽鵝酒辭鵝留酒犒夫有詩云東林

寺傍看月眠月光水色渾同天此時此景說不得不是

吾心未發前○十三日辰時發舟午時過清遠峽登飛

來寺詩云歸時曾戀半雲亭屈指于今越幾星重到肅

容看老樹人傳此樹閱人靈是夜宿于橫石磯驛對沙

○十四日辰時發舟午時過大廟峽有感詩云文敏

曾祛大廟祠一時祛去廣人疑如今妖恠寰區滿爭

得斯人一掃之是夜阻風宿峽中絕句云波心怪石波

濤生萬斛之舟不敢行繫舟寂寂驚風怒伏枕漫漫聽

雨聲○十五日卯時發舟是日與薛中離論古太極圖

云承示圖書質疑良工之心亦獨苦矣中間伊川未可

深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深於道者孰能發前聖所

未發乎水初學時夢見伊川於山坡衣冠嚴整吾心惕

然告予以明道先生後頭來豈非欲人先學伊川有皇

立方可學明道乎其餘議論多中者其小未合且置之

水謂欲求方圓須得矩矩若不得矩矩安求方圓此其

急務也大抵足下此書只以古太極圖為主而損益之

也今據古太極圖二其一圖黑白各在上下之稍東西

起者以為未見根陰根陽之義其一圖黑白各在上下

之中起者以為見根陰根陽之義而未見互藏其宅是

根一也宅又一也思之則誠若有所疑者蓋太極者乃

至極之理此理初何形象濂溪不得已而畫之一圈亦

已多矣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者至理也無極者以

言其無窮盡也道體本無窮盡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

何等易見而朱子以為太極之上不可無無極陸子則

以為不宜於太極之上加無極皆未之察耳而爭辨互

動數百言可乎太極者至理渾然未分之時也今所傳

古太極圖則於未分之時而強加之以黑白惑矣夫太

極未形一理渾然黑白何分陰陽何判其此圖有分有

者此乃二儀圖也非太極圖也蓋後儒好事者為之

偽稱古圖也蓋有不知而作者此之謂也執事何據而

論之若是古圖則濂溪程張朱陸諸大儒何不一言及

之耶其餘則似過於分析配合又突過於紫陽之上矣

吾獨愛濂溪明道渾淪其後惟吾白沙先生復得此意

其或繼周者則白沙可也且執事以爲發明周子原一之義夫主靜者主一也其見是矣然而周子太極圖只一圖而足下古太極圖分黑白陰陽分配是爲發明周子乎心卽性也性卽理也性者心之生理也心性一也而分心圖性圖爲二可乎心圖性圖之下又爲一大圖左二而右一何指乎若謂陰左而陽右陰陽反易其位矣豈以心爲陰以性爲陽耶皆不可曉也足下所急在求孟子勿忘勿助之規矩而方圓自得以足下之才力涵養至六七十爲之未晚也感執事實疑之義故有以答執事固非好辨也○與叔輝仲通自正諸同志論圖

車泉文集

卷二十九

歐遊紀行略

三

書云天地間物皆具奇偶象數而圖書又象數之顯然者也聖人因其象數之顯然而至理寓焉故一見而感觸遂畫一奇爲一者陽也一偶爲二者陰也因而重之又重之三畫以成八卦卦以成易伊川見賁免者曰此免亦可以畫卦知易者也蓋免首尾皆奇四足盡偶奇偶卽具陰陽亦可畫卦非止圖書也學者宜體易理以有諸已而已矣故圖書者聖人畫卦之筍狗也後儒未能體易理及沒焉理會圖書分析配合是求之聖人書卦之筍狗也豈不快哉伊川詰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今圖書易數之類也故周程只是學易未

曾理會圖書可知矣且若以賁卦亦將何以分析配合乎況伏羲河圖出於千載之上不必待洛書而乃著大禹洛書出於千載之下不必追徵於河圖而後明又况未見圖書以前未有一畫古之聖神何以明道也故聖人之學求以明其道而已欲明其道求諸吾心而已不必紛紛之支離也未時過滇陽峽是夜宿于峽口○十六日卯時發舟午時至英德縣申時英德換小船是夜泊江灣村作小船詩云小船初逼塞良久亦自安始知容膝外長物何用寬寬者心之侈廣屢與樓船願同後外心獨以無物觀○十八日觀潮水山靈泉賦絕句

車泉文集

卷二十九

歐遊紀行略

四

云清溪靈泉天下奇變化疾徐人叵知泉頭盡日觀生坐翕闢天機天所爲○二十一日發舟至虎榜山作懷嶽詩云西遊脚底是青天山身世蕭條似老禪人世萬緣揮手謝五峯明月抱雲眠是夜宿河西○二十七日鷄鳴舟發已時至平石村由陸路至宜章蒼宜章男子問行行宜章道經道一男子謬呼我老爺何由至於此予訝答之云子勿誤稱謂我家住羅浮朱明一道士老耄近百年不自記名氏昨者親融君寄聲苦招致翩翩紫蓋縹緲駕雲騎飄飄御天風爛爛碧幢使冥冥天際來烏用誰何是申時至宜章縣宿普化寺○三十日辰

時發舟榔江口見江岸野生芙蓉詩云江岸芙蓉如盛
裝花光爲色葉爲裳不妨遠地無人采獨自臨風弄晚
芳○九月初一日鷄鳴舟發午過來陽來陽道中見白
鳥卑飛掠船先去若有意者作詩云有鳥翩翩貼水飛
掠船歷歷度斜暉探看何處神君使碧玉爲髀白錦衣
是夜宿于大悲寺前○初二日鷄鳴發舟作折山高歌
折山之高莫儔刺天拔地人莫知由榔章平地在上海
游一水千里趨衡州不能一里二里五里十里急灘流
等之折山之一在嶽頭方寸之木高岑樓始知爲山不
在高有人則名名則休嶽祀乃崇封禪褒精氣磅礴藏
其泉文集 卷二十九 嶽遊紀行畧 五
靈修堊哉爲人亦如是形體心性無乃異九尺四寸食
粟耳踐形惟肖肖天地按韓文公序文亦云○過圓沙州望
嶽詩云懷嶽于今五十年丹青形影夢中傳今朝獨立
船頭望神色何如未見前○酉刻至衡州作懷祝响嶽
憲副詠詩云响嶽相期响嶽峯我來雙袖馭天風書堂
獨鎖人何在雲隔巫山幾萬重夜宿于下灘○初三日
已時舟發作衡州嘆嗟哉行路難路難由由陸無輶水
不可舟自昏達旦長淹留留彼荒洲嗚呼嗟哉行路難
路難由○壁虱目訟壁虱豺狼皆嗜人嗟予有患有吾
身直須坐到無身處無我無人無怨嗔○初六日早登

山到祝融峯上封寺是夜宿祝融峯詩云我年躋八十
強半懷衡山於茲愜所願誰能不爲歡霧行衣袂濕雲
臥衿枕寒清高萬籟寂神明中夜存一聲聞天鷄紅日
躍海門○初七日曉同黃雲淡周榮朱登峯頂望月臺
題名由又路至玄明洞詩云玄明元明宅佳名符在昔
夫何誌公徒先我駐飛錫鄒侯非我輩藏書但周易不
見煨芋人殘芋來饋食昔人依曲木而我因石壁木石
與之居了了亦得○初八日夜宿南臺寺詩云秋高
感搖落名山窮日登息徒憇南臺寺古風冷冷髯翁也
作人拜風伯送秋聲時序既如此人當法天行○初九
其泉文集 卷二十九 嶽遊紀行畧 六
日卜築詩云遙遙起天柱巍巍南臺下於茲結雲松以
卜我精舍芳隣接五峯神明見中夜諸子來端居無玩
亦無捨五峯玩心神明優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初十日同駱進士君舉
登朱陵洞最高處題名作詩云石頭此滑不可渡我來
跨鶴御天風噴泉九月飛霜冷舉袖擎天曉日紅○同
駱進士遊朱陵洞詩云洞天三十六朱明對朱陵放脚
開雲霞信手推天扇峯名曉烟散紫蓋峯名中天擎翠
巖紅石磴一水自冷冷揖謝朱陵君借予地一亭○十一
日遊方廣寺題朱勗卷張南軒嘉會堂詩云二賢並
世生於此際嘉會七日與朋來酬言固尚在我生可

辰獨立無朋輩憶昔陽明子相期將有待時勢倏變更
至今有遺悔二賢祠下樹勿剪以勿敗毋使我心傷心
傷重感慨○十三日在岳廟作鶴橋詩云華表千歲鶴
飛空亦無橋橋頭有高人獨觀千載遙○十五日發黃
仲通朱子祥還鄉楊克復請飲于文定書院遂至衡岳
館基視築訪鄴侯書堂懶殘巖不得作識之有不見見
之有不識鄴侯與懶殘識見兩相得我來訪其居旬日
無踪跡或云險且遠草莽路已塞嗟予聞此言惘然三
嘆息惜哉黃白衣際遇無成績生爲帝者師歟同草莽
域寧知歿不亡大化同流易○作望五峯五首○望祝

井泉文集

卷二十九 遊紀行畧 七

融祝融非自高維以衆峯卑卑若不敢班高若耻獨爲
孤嶺分日月秀色連華疑九疑堯舜大事業大虛浮雲
移設誇天尺五猶有天尚之去入無窮門造之無窮期
○望石廩石廩不可階無乃神之儲石田不登歲石廩
難療饑安得煇石人化粟滿寰區民命旣蹙矣乃尚可
化居化作億萬廩俯仰聊斯須○望天柱高高天柱峯
獨撐天一角孤巘入雲漢豪氣凌碧落獨立欲離羣夫
焉有倚著小構依其下降林懼撓若一望一歛襟懦夫
有立卓○二十日喜蔣道林到岳作嗟予有蔣子心腹
於四肢斯文骨肉愛割剔安可離相將入聖途二紀爲

襟期一爲風水別蓬梗永相違心同宇宙內天亦豈遠
而遐哉日與月弦望亦有時今朝衡岳會悠悠慰我思
○二十八日衡岳居成八十七老姊相依在堂未遂長
往之志念幼年得姊煇煇讀書厚德未報感居岳李勣
之事賦絕句寄懷云爲姊作粥第煇煇爲弟作粥姊供
書情事百年渾未報一年除半到衡廬○十六日永新
諸生尹克恭龍子誠史克鳴辭歸贈之詩云三五青衿
破紫雲循循言自艾陵君獨憐歲晚歸期迫半載西銘
未講聞○二十六早枕上偶次應督學謹菴二近體詩
○三逕低回雙豸入一心燈火四人同天留好客須微

井泉文集

卷二十九 遊紀行畧 八

雨風捲殘雲見一松靈藥由來知有待諸天此去尚無
窮公程王事無休日駿馬輕蹄只欲東○萬雲長鎖祝
融峯千里誰教笑語同高翮豈能留白鶴小堂元未有
青松墨流枉自悲絲染阮籍空聞泣路窮別鶴試彈絃
尚澁停雲遙望送之東○二十九日方廣僧送藤竹二
杖作詩云方竹紅藤來上方入手振之聲琅琅天臺有
路終須到只在衰翁拄杖傍○三十日訪周生自正陽
清洞別業用林和靖韻陽清高與太清俱朱也相從
業時若借半間雲共臥不知何處是吾廬○十一月初
一日作白沙先生衡岳新祠告安神位祝文維嘉靖二

十三年歲次甲辰十一日丙子朔越初二日丁酉前南
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門人湛若水同門下前貴州提
學副使蔣信國子生楊續羅朝岳等謹以特羊庶羞果
酒之祭敢昭告于先師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之靈曰
嗟惟先生之學之功以自然爲宗忘助兩絕絲毫不容
先生之德以無欲爲極聖學主一而本虛形實先生之
風峻潔自崇高山大川鬱鬱融融先生之志乃遂衡祀
七十二峯猿啼鶴淚先生之靈以歆以寧五百年後大
道以明尚饗○初四日暨先師白沙祠碑記是日留別
衡岳有詩步出衡山門一步一回首步步還念念咸陽

井泉文集

卷二十九 遊記行畧

九

念何有朱陵卽朱明神境化已久如何愛此山此境殆
神授山靈爲守關毋損我戶牖明年復來居斗柄在辰
卯○常情一出山便是人間世夫我則不然在心不在
地若以人心觀居山無意忘有道心人在凡自超詣
然則何居山亦復忘時以從所欲與言口不能道意○
初七日早發行縣尹章某送于十里之亭楊縣簿
王掌教孫司訓在焉與碧湖詩云廣宴高軒送短亭碧
湖深似碧湖情臨岐問我還由日駕鶴驅雲更出迎○
初八日應謹菴督學來訪遂置酒請會于石鼓書院是
晚有詩衡雲爛離六十日江雨痛飲蒸湘頭舍情弔古

忘言說石鼓無聲江自流○初九日及午行遇雨是夜
宿于六十里隆興寺有與衡州守馮南濱詩云塵地新
占天柱峯今人冷淡古人同黃堂已有陳蕃榻白屋能
無孺子風○承衡州馮南濱太守丁巨川少府崔栢溪
別駕餞于回馬峯酬之詩云別席揮毫回馬峯一翁五
馬二驂同片雲去遂歸鴻香五馬馳驅別駕風○初十
日憇栢坊驛夜抵宿于常寧縣公館與縣尹劉曉相見
十一日典史陳嘉訓護行猶值雨夜與行李相失悞入
荒村須臾回龍廟彭典膳明道知之來迎至其家置餼
酒張樂館宿于北軒有與彭西湖典膳詩有序云夜雨

井泉文集

卷二十九 遊記行畧

十

迷途先悲後喜邂逅西湖款館備至詩云無虞卽鹿入
林中阮籍惟應哭路窮行盡源頭見真境西湖歌鼓笑
相逢○十二日仍以舊物贐曉發猶阻雨且石路艱險
僕夫告勞宿于黃橋舖有四言詩二首一章章十句一
章章八句云○上雨下雨四風旁穿我行何爲六合作
難天畀我衡我茶則甘我僕痛矣我馬瘠矣馬瘠猶可
僕痛孔艱○爲天蓋公何心何容雨師之雨風伯之風
曷候曷節夏春爲冬農嘆于野旅嗟于行○十三日鷺
鳴發過安村舖有唐姓者饋茶于路側行未至斗下舖
二里花園村人皆姓王大戶也渡斗下江憇于斗下舖

州韓君體齋嘉會方在府州治肅然有桂陽州詩云風
駁雲車天與遊天風吹過桂陽州未知城郭人文別分
付詩囊一併收○十四晚發吏目門人瓊州澄邁李君
獻護行是夜宿于香花舖臨武知縣譚君復亭孔言出
接行途夜月如晝依歌而行有懷居岳諸子詩云幾望
歸途踏月歌滿腔春意奈公何諸賢收拾知深淺衡岳
峯頭月最多○過香花嶺與譚縣君六言詩云夜度香
花峻嶺恍如步月升天一笑相迎山館金陵風韵依然
○十六日發有過界茅嶺答人言詩云與卒俄而向我
言廣東湖廣界茅嶺各乃嶺分而今已自通疆界東洞朱明洞天

其泉文集

卷二十九 遊紀行畧

十一

雲同西洞朱明洞天雲○是午過星子巡司倩小船東下中
流賦詩甚適云千層石罅掛雲輦萬仞危途見霧村孤
寨人言是星子中流我自出星源○夜半至連州宿南
門河下知州況一經判官朱灝開門迎見辭之及曉起
相見即欲行苦留禮際况號西坡舊門人也有連州詩
與之云一水中流兩岸山滿船明月隻身還故人問我
來何處笑指衡雲天際間○十七日巳時舟發夜至宿
于陽山縣縣尹公出學教諭安欽來見晚不相接作夢
夢衡岳詩自從別衡來夜夜作衡夢夢者心思之神明
滯于用爲固德之賦滯山作悠縱仁者云有樂不如斷

迎送○十九日晚發巳刻過鰲子峽有過鰲子峽之作
絕句鰲子峽中孤舸飛寒花兩岸送我歸不須傷柳等
花去自有花光映客衣○過白羊水高道灘大塘灘午
抵洗口巡司擬於口上立石刻衡岳東門以識重遊之
路有過洗口之作六言洗口尋常路口豈知衡岳東門
記取經過又路不迷直達星源○夜行船過香爐峽過
大廟峽過劬斗角過橫石磯驛有翫月詩云橫石磯頭
月滿身天青月白白於銀莫言舊日尋常路一度經過
一度新○過清遠峽飛來寺六言秋半飛雲西馳中冬
過此題詩九十時光峽水飛來寺下脚躡○二十日舟
過三水至西南將還其泉先如西樵觀雲谷絕句已窮
洞府無窮意不盡幽期未了緣取道西樵看雲谷徐從
此湛達其泉○廣衡詩廣衡二府地相連廣州西至連州衡州東至
廣西朱明朱陵同一天兩間今已通雲破天縱衰翁取次
眠○二十三日家遣舟來迎于永安橋巳刻舟乘潮發
午過波羅廟望浮海梓庄暮過江門釣臺眺望竚立良
久遂抵家而祖廟

其泉文集

卷二十九 遊紀行畧

十一

湛其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祭文

奠先師白沙先生文

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三月某朔越八日壬戌門生湛某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于先師石翁先生之靈嗚呼先生獨得不傳之奧以傳後人擴前聖之未發起歷代之沉淪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因聖學以明無欲之敬舉鳶魚以示本虛之仁卓有見乎神化初不離乎人倫卽一事一物之末而悟無聲無臭之根於勿忘勿助之間而見參前倚衡之全握無爲之機而性成久大之業啓

甘泉文集

卷三十 祭文

自然之學而德有日新之源無疑所行行所無事沛乎知行雲流水就之如和氣陽春至其所謂不可傳者終不可以言而陳蓋必有潛諸心有踐諸身窺其奧而探其淵夫然後信先生之所立不遠而倬所學不雜而純也嗚呼孰謂不可言之妙不可傳之蘊今已不可得而復傳而傳之者復幾何人堂堂元氣逝將與大化而長奔一十二萬年雪月四百三十峯晴雲是猶庶幾乎先生之真萬古長存嗟哉先生昔嘗執我之手惟我與爾以慨斯文今也斯文喪予將疇親吁悲無垠嗚呼哀哉尚饗

祭昌平伯劉諫議文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十一月己未朔越二十六日甲申翰林院編修湛若水余本刑部觀政進士鄭傑大理寺觀政進士朱簡等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于唐贈諫議大夫劉先生之靈曰嗚呼哲人知微故言惟其時志士不欺故心苦而身危嗟乎諫議初以布衣一旦立乎彤墀吐氣揚眉言觸于禍機知時之不可爲而猶冀其百一千一萬一乎庶幾一木亦支一繩亦維誠貫乎金石光並乎日月而氣塞乎兩儀故足爲百世之師嗚呼其悲乎吾何以諫議之思哉事有撫景而興懷異世而相契者此吾等所以仰瞻廟貌俯欽忠義三匝三嘆而不能已也忠魂如在其歆此意尚饗

甘泉文集

卷三十 祭文

祭徐郎中曰仁文

維正德十二年歲次丁丑十一月日友人翰林院編修養病增城湛若水敬寓香幣致祭于故友南京兵部郎中徐君曰仁之靈其辭曰於乎曰仁秉質清淑得氣之元宜壽而促二氣維稔清或不足盜跖乃長回也無祿氣數則然天乎何愆時當嚴冬蒲盧不延伊古聖哲壽數百年氣有養之力誰與焉丙寅於京我友陽明君少侍側如玉之英陽明遠謫君取科名推陽明義視我師

兄若繼外補陽明入部長安卜隣君時亦迭遷屬南兵
陽明鴻臚川旦夕辯疑將謂得所陽明撫虔君以滿還
又聞在告謂學靜專僕言病狀我憂則懸天乎何意竟
奪斯賢上有哀親下有弱寡伯道無嗣三可傷者以君
之資逢時雨化有志未成一可悼也一悼三傷實爲難
忘神已告夢在湖之陽允如此夢何悼何傷德亦如顏
三十二霜陽明來訃我哭小羣天乎天乎何嗟君
知性命其嗟何耶歟而不忘其有知耶尚饗

祭林南川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翰林院編修湛若水謹以清酒之奠

甘泉文集

卷三十祭文

三

敢昭告于故友南川林先生之靈曰嗚呼道喪千載支
離析分我師石翁再還渾淪亦周無欲本體自然我始
相關吁嗟以言此學不講寥寥三十年我疑進問于長
東所並稱高第語何不可曰李詩癖曰張高話南川之
去無問學者繼得欖山論學一書卓見道體理一分殊
乃既定交敬謁墓廬神往義契十年之餘讀師荅簡劑
量錙銖分殊之說無窮功夫小子狂簡作詩擴義謂一
與萬如身之臂合爲一體二之不是每思與公上下其
議我居于樵公已長逝徒負幽冥抱此至意遠不臨吊
病莫執紼敬奠一觴告此東應尚饗

奠王陽明先生文

維嘉靖八年歲在己丑三月某日朔越某日甲子友人
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謹以牲醴束帛之奠寓告于
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左都御史陽明王先生之靈曰於
乎哀乎戚乎而遽至於是乎而止於是乎前有南來報
兄病瘵及傳二詩題我敝止予曰小恙未足爲異開歲
以來凶問疊至予心驚惶疑信未已黃中紹興訃來的
矣於乎戚乎哀乎而止於是乎而遽至於是乎嗟惟往
昔歲在丙寅與兄邂逅會意交神同驅大道期以終身
渾然一體程稱識仁我則是崇兄亦謂然旣以言去龍

甘泉文集

卷三十祭文

四

塲之濱我贈九章致我殷勤聚首長安辛壬之春兄復
吏曹於吾卜隣自公退食坐膳相以存養心神剖析疑
義我云聖學體認天理天理問何曰廓然爾兄時心領
不曰非是言聖枝葉老聃釋氏予曰同枝必一根抵同
根得枝伊尹夷惠佛於我孔根株咸二奉使安南我行
兄止兄遷太僕我南于北一晤滁陽斯理究極兄言迦
跽道德高博焉與聖異子言莫錯我謂高廣在聖範圍
佛無我有中庸精微同體異根大小公私敦敘彝倫一
夏一夷夜分就寢晨興兄嗜夜談子是吾亦一疑分呼
南北我還京圻遭母大故扶匭南歸旌吊金陵我戚兄

悲及踰嶺南兄撫頓師我病墓廬方子來同謂兄有言
學竟有空求同講異責在今公予曰豈敢不盡愚衷
空匪實天理流行兄不謂然校勘仙佛天理二字豈由
此出予謂學者莫先擇術孰生孰殺須辯食物我居西
樵格致辯析兄不我荅遂爾成默壬午暮春予吊兄戚
云致良知奚必故籍如我之言可行廝役乙丙南雍遺
我書尺謂我訓規寔爲聖則兄撫兩廣我書三役兄則
杳然不還一墨及得病狀我疑乃釋遙聞風旨開講穗
石但致良知可造聖域體認天理乃謂義襲勿忘勿助
言非學的離合異同撫懷今昔切嗟長已幽明永隔於
其泉文集 卷三十 祭文 五

過江浦祭莊定山先生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八月己丑朔越十九日丁未
晚生南京禮部尚書湛某謹以束幣炷香致祭于故定
山莊先生之祠曰於乎先生超然秉靈類出羣生玩心
高明陟降帝庭而物莫與攬水也癸丑下第掉臂南行

與夫六七子者造謁先生于定山之庭哲人云亡高山
喬岳之望水清玉潔之姿不折不屈之節磊落不羈之
才特絕邁俗之文精金千鍊之詩迥異無前之書深造
自得之學今則不可復見矣所幸見者新江書院之祠
神容道貌之肖猶得以彷彿瞻依其形儀遠之三匝而
歎歎於乎先生性氣之江湖襟懷之風月吟弄未了之
鶯花上下察見之鳶魚登高追逐之雲日川上詠嘆之
逝水則化而不化窮天地而獨存者恍若揖先生於寥
廓而與下上其論以酬夙昔未盡之請也水也駿奔泗
淮路出闕里矢心陳詞敬奠誠意先生之靈當鑒愚志
其泉文集 卷三十 祭文 六

尚饗

謁朱文公先生廟庭文

丁酉二月十有二日後學湛氏若水將達上都取道
源以渡大江敬詣宋文公朱先生闕里而拜焉三焚香
三奠幣三匝而三嘆其詞曰嗟宇宙之無窮而斯人之
多岐往者余不及見來者吾莫之知或一分而一合或
渾淪而支離維哲人天挺以勇智拒鷄鳴而孳孳早得
師于延平將終身以爲依默體認夫天理直上達乎精
微悟渾然以同體別分殊以求之乃毫分而縷析博牛
毛而繭絲嗟夫吾觀乎先生生而言者之亂殺非先生

無以定其指歸後先生而學者之繆紕非先生無以見其千里愈趨而毫釐抑孰知先生獨悔夫枝葉之或繁而前訓之昧遠永發憤以刊落收夫全功之一音彼嘷嗽者何足以知歟嗟余小子之顛蒙少讀先生之書以致于斯今也之北幸路出于名區敬謁奠以陳詞維先生其鑒諸

謁奠天華精舍四賢祠文

維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九月十六日後學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以足疾謹遣門人陳說言方確等以剛鬣柔毛粢盛庶羞醴齊之儀致祭于濂溪周先生豫章

井泉文集

卷三十 祭文

七

羅先生延平李先生白沙陳先生之靈曰嗟四公之生東西南北同志此山同立人極同天地心同踐一迹朱明清霞實我歸宿爰及洪洗天華肇闢仰止高山後人於式秋時祭告以永無斁尚饗

祭告西樵方公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六月戊辰朔越十六日癸未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謹以潔牲清酌之奠昭告于故少保大學士樵翁方先生之靈曰惟公生而氣靈長而神清學而風成仕而蜚英嫺利於文詞旁通乎羣經弱冠登第吉士是膺金聲玉色同榜皆驚故年次乎三

之後而名敵乎三百人之勅爰歷數乎子部論大明庭一言悟主百揆是承已不媿阿而詭隨帝曰亮而忠清故人謂公取相位如拾芥謝榮祿如脫屣諍大獄如救焚保大同如護子而公之陰德足庇于十世云胡遽疾一夕而逝水也出而同榜生而同地隱而同山學而同志聞訃而奔哭奠此意於乎尚饗

祭李子長墓文

維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二月癸未朔越十五日丁酉友人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謹以庶羞果酒之奠昭告于故友李抱真先生之靈曰嗟乎抱真少遊江門亘

井泉文集

卷三十 祭文

八

四十年人曰學聖笑而不言嗟乎抱真溟滓自居美質天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慕富貴不厭貧賤上漏下濕歌聲徹鄰不離市井氣凌煙雲混迹濁世行希古人詩畫寄傲梅雪精神時出別調林逋其倫託體雲路幾巖高墳敬奠一盃表此平生尚饗

白雲白沙祠塑像告成文

維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九月朔旦丙戌門人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率同志謹以釋菜之儀告像成于先師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白雲祠下曰水也聞之弟子之事師如事親是故於其沒也有三成之道焉具體克

肖謂之德成見于美牆優乎客聲謂之思成刻木肖形謂之像成德成不已求之思成思成不已求之像成皆有不得已焉也想塑師像工已告既臨之在上儼然溫厲致恭暴慢化成狡僞若夫江漢秋陽偏倚巨尚惟人自得不可名狀水等俛焉孜孜不敢退讓惟師其佑之尚饗

奠徽州方時素文

維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十二月日友末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及天關同志黃民準吳純鍾景星等敬以炷香束帛之奠寓告于故友方若時素之靈曰於乎時素

耳泉文集

卷三十祭文

九

逝矣時素哀哉時素傷哉時素微之多賢一不計聞之月窓德興胡不增悼吾何以哀傷而悼哉蓋嘆斯文之不祚維子木訥近仁忠恕近道體認天理吾夙授受一念一生罔有他務覺山同來樵海自渡二妙之樓西坑特造曷居無何卽問歸路途次一書少慰予毫自茲渺然幾絕音耗子會上清有書來告浩乎洒然似化不透曾勿忘助集義節度智崇天高禮卑地厚吾道兼全重耳無有此言將往子不少候念與兄道相從徒步萬里負笈金臺之下道歸無何宿草狂墓多方徽士最爲子倡三山福山平山黃山六縣會輔仁洪置田予亦少助

人事不齊于不我報賻租再往亦無大故惟仁時勉于成書付修德仗義源流可邇自餘五載魚沉鴈弔于今長往吾亦閉戶兀坐白雲以終吾老因風寓奠告于衷悽尚饗

成服又奠蒯氏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八月乙亥朔越初十日甲申夫君前南京兵部尚書泉翁水因成服牲醴庶羞之奠告于近故側室蒯氏之靈曰夫於妻服期於妾無文蓋以妾有不同惟其情有輕重恩有厚薄而裁之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嗟爾蒯氏自歸吾家宜于

耳泉文集

卷三十祭文

十

上下無有過失事母十年嫡室袁氏既喪持家勤約又三十年慈養涑之篤如已出可謂情重而恩厚矣茲以義起制服降妻期一等大功九月告爾爾其知之爾其歆之

奠歐南野文

維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八月己巳朔越二十五日友人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謹以炷香束帛之儀託門人代奠告于故禮部尚書大學士南野歐先生之靈曰於乎維公初第予會京邸人曰王門入室弟子視我前輩陽明是以載講南都數會擬議人語良知良能亦語

以訾未盡乃在公矣匪予則然孟氏大指良知良能愛敬仁義空知則禪師門自毀吾與陽明斯文共起有如兄弟異姓同氣天理良知良能天理相用則同二之則異及公家居三四書來羅浮西樵遊學取裁忽報召命奪此夙懷遂赴宗伯寅清直哉召入西苑漸協帝衷不日入閣以大登庸以此和氣調停諸公衆賢和朝三代復隆東海老臣安枕以終豈公過勞計來北風同志天關哭淚無從敬茲寓奠以告哀衷尚饗

奠錢給事中海石文

維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十二月丁卯朔越某日友

集東文集

卷三十 祭文

上

人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謹以束幣炷香之儀寓告于近故禮科右給事中海石錢君之靈曰於乎懋垣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吾嘗聞之太直則伐太剛則折嗟嗟懋垣維世豪傑物圓則行物方則梏毀方瓦合賢者是戚昔在京師三子從予伯仲維季同趨聖途維子之學既博而約天理微言不疑唯諾初入諫垣有嚴嫉惡其有不禮如鷹逐兎彈文數十豺狼當道內則權貴外則宰輔以此免歸幾陷於危修己濟人靡書不闕碩果不食待時而淳真種有訣還丹未神言省永州來廣卒業倭賊作梗有志弗及飛雉焚蛇已兆君終命也已矣氣

關大空屬續遺言既以銘墓寓奠此誠哀衷以告尚饗

寓奠李古源文

維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六月壬午朔越二十日友未湛某謹以香幣之儀寓告于故友高士李古源之靈曰於乎古源胡速逝只古源古心學古道只脫荏浮名貌公卿只貢于大庭謝遊南雍只拂袖而歸遁小山只太守到門不往拜只我遊九華卽山謁只叩之何爲我爲道只執弟子禮听講湛然只臨池有精舍湛然亭胡造古度越宿過歸只體認天理胡佩服只再遊九華卜中華只自茲遐違嗣音問只我年八十寓錦圖只繡字壽百壽言有加只端溪宗伯飛翰辨疑只邑人吳子歸報仙逝只音哭之慟胡不假年只雙華柯子得歸講習只胡莫我報渺然不知所之只將升大化上從顏閔抑揖周程請問石翁只歲月奔逝不我與只夜以繼日坐待旦只予不與我德業垂成委之只布懷寓奠通幽明只尚冀不昧歆此誠意只於乎尚饗

寓奠婺源洪母余太夫人文

維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四月巳丑朔越二十一日巳酉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謹以香幣剛鬣柔毛庶羞清酌之儀順遣門人謝知遠周儀代奠昭告于勅封洪

母余氏太夫人之靈曰茲惟賢母懿德天就順正不違
孝事姑舅是爲母賢自餘百行不出閭庭於子觀之顯
揚有徵茲惟母賢孟母三遷以子亞聖母遣子垣千里
就正茲惟母賢嗣生近道沉潛不露天理默識二業雙
造甲科柱史光前裕後茲惟母賢成已作人振起斯文
書院贍田按治絕倫茲惟母賢正色抗疏外補溫圻饑
民殺宦疾執定疑毒蛇螫手壯士剗肌先幾消亂耳受
擠歸茲惟母賢學脫凡近以還渾淪中正大路不迷其
真希賢入聖變化蛻蟬茲惟母賢不有此母孰生賢子
不有此子孰顯母懿如珠出蚌而以蚌貴茲惟母賢全
身事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上

生全歸夫復何憾斯文之光奚得爲喪寓奠一觴子達
詞情靈其不昧歆此微誠尚饗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

明定山莊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景字孔易號木齋江浦人卜築浦口清江方建
亭而東莞林緝熙適至扁曰臥林遂號臥林居士遷定
山橋曰雙泉閣曰天鳳亭曰活水曰溪雲則又號定山
居士四方人稱之亦曰定山先生本姓章氏永丞相郇
國得象之後子孫由閩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智甫
者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逃名更姓莊氏遊淮泗
至江浦家焉父諱詡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
身事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下

贈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于正統二年丁巳十
一月十二日爲兒甚異十一歲充邑庠生十三補廩膳
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
檢討夙志慕古文尤奇偉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
白沙陳先生一峯羅先生其尤者也 憲廟欲設上元
鰲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
言甚剴忤旨杖之調湖廣桂陽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
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親就養尋遭
二艱丙申服闋不起復超然肥遁有示門人徐光岳無
絃太極之詩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日金十

五銓理其敝廬邵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
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于
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
多士了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
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盍簪俯仰宇宙間與子
契其深或問張汝弼草書先生曰好到極處俗到極處
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邵子所
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迥然
自成一家其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
之乎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而斷輪之巧不疾不徐斯
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
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
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
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
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
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
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
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弘
治七年甲寅二月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先生恬
退自守涵養有素奉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

車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

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蒙宰王公恕司寇張
公瑄都憲虞公瑤侍御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
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
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今來出自特旨其敢不行且
學士丘瓊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
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道乎七
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
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
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東陽
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
車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
賢矣李但唯唯子會謂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
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不宰耿公
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
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王巴山弘謂
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官此八月乙
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日到任十二
日病中風疾遷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
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卽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爲題
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害察尚書清溪
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

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矣先是江西張公東白元禎書曰獲觀近作不勝仰慕向裏工夫惜不得聚首論之往年陳白沙會問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閒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亡羊耳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而有言亦爲魯齋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觀先生之詩善觀先生之詩者亦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四

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清谿而又悞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已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但一狀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必不罹清谿之恐使清谿而不恐則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五

龍蛇出而見毀龍蛇之毀龍蛇之否孰感龜山孰感下惠三黜何傷孰知遠意定山不頽哲人不萎後有作者觀銘於此

明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墓誌銘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第應璧以其友德安推官韋希君庠生蔣雷卿狀來請銘焉
甘泉子曰於乎吾忍銘吾賢徵哉於乎吾忍不銘吾賢徵哉於乎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矣冉伯牛則以疾矣閔子騫不歿則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謂天之小人耶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六

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矣豈所謂天之君子耶余求志聖人之學於天下僅百數人得其門者幾人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事韋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潔潔與應奎以諍禮跪門同歿于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丞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歿亦病且去二年瀕歿乃不歿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忍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歿庸下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意耶於乎若臧張二子者其

何以歿之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吾賢徵吾又忍不銘之哉韋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丁丑舉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等以庶祖母喪去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此可以歿之乎
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偕出焉歸不週期途不廢業曰家君所程也母氏病瘵憂形于色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歿也又曰同泊邑城見旁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粟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歿之乎韋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為馴然其惠宗族雖患難孤嫠弗遺焉其賢固未可歿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憤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私載則為裁抑還卒譴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方若此顧可以歿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義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嘆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于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惓惓於雷卿之未聞也如其無歿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於乎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不欺之心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七

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爲仁人孝子矣其可歎之哉其可歎之哉天之意固不可得而知矣而獨恐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歿爲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太父獻父維副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蓋女二人銘曰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三十五年以身隕捐胡然其人胡然其

牛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九

天亦已焉哉歟而知性不忘者存

明故福建兵備副使易齋鄒君墓誌銘

於乎此福建漳南道兵備副使鄒恢才賢易齋先生之墓乎其啓冢嗣東廓子守益之聖學師於陽明公而前輩于其泉子平其泉子八十矣老而好忘東廓子託以銘易齋之墓蓋再託而再忘焉無已則寓問于東廓子曰吾老而好忘子弟再詳先大夫德行而吾俾墨鄉書之可乎東廓子曰吾鄉固宋閔公季子裔也在北則幽州范陽南則由宜黃徙永豐而安福也至先君坦易喜怒無留故曰易齋夢多驗人問之曰心之虛靈與天地

萬物相爲流通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直夢寐乎先公性寬洪率直不立機阱與人交明見肺腑當言面爭不少媿姻親受學于劉忠愍公就正於栗菴入朝遂代師席病學者不探經傳大義而務剽陳言教諸生窮極根本而黜其奇袤爲學者依歸凡二十年游於門者彬彬向用稱一時師友之盛督學黃公仲昭謂公曰孔子與回言終日而論語止二章何也先公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爲邦者王道也內聖外王之學聖人之蘊盡是矣黃公矍然凡六試不偶以弘治乙卯領薦明年第進士試工部授南大理寺評事取兩解反覆審訂無厲色多所平

牛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九

反有勳貴子于法公怒杖之數十其人號曰獨不念某先人乎公曰汝知先人何爲不善民有張姓無子其婿詭謀後之公曰當立族人子承攝寺事主婿公以禮爭承悟從之及奉孝廟十五年災異修省之詔上疏謂刑罰失中下召人怨上致天變陛下祇畏災異與羣臣交修實政此古人側身修行之心也必律例協中則刑罰可平而天心可回下大臣議以三事著于令旣又奏廣聖孝以定典禮其言曰臣聞先王制禮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以日易月孝子之心終所不忍邇者太皇太后賓天節該太監陳寬傳奉聖旨服制雖遵遺誥朕心

哀痛未忍盡從吉典每月朔望暫免陛殿百官常服於奉天門朝參遇節令免宴百官不必穿紅聖節千秋節免行慶賀禮各王府并南京及在外各衙門預行文書去俱免差官赴京禮部知道大哉皇言一哉皇心何純孝也臣願益隆聖孝外則遵遺誥而總理萬幾內則復古禮而終制三年著爲定典傳之萬葉此誠酌古今之宜百王不易之法也又言顏路曾哲孔鯉顏淵曾參孔伋之父也今文廟三子居正殿配享之位而三父乃列祀于兩廡豈仁人孝子之心議者欲於文廟之東或魯之闕里別建孔子父叔梁紇廟以報育聖功德以顏路

甘肅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十一

曾哲孔鯉配則功德以報尊卑以順一聖三賢之心始安乞敕內閣會同禮部議定服制廟制播告天下行之不疑已又應泰陵求言之詔上疏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皆欲聽於無形求於未有廣聰明以防壅蔽故唐虞之盛萬代及陛下臨御以來屢下求言圖新政理臣竊謂憲綱固紀綱風化所關其中出巡相見儀四條御史與方面等官相見東西對坐指揮知府等官問答之際不許行跪近者御史出巡自爲尊大方面之臣非惟不敢對坐而旁侍甚於九卿之屬官知府等官非惟不敢不跪而奔趨甚於官長之下吏吏部慮

天下之賢難知惟御史出巡歲報揭帖以廣聞見公正者舉劾必當或有假揭帖以張威福願倒是非扇揚氣焰而欲士氣不掃地得乎凡監察御史巡歷但知有司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聞若姦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杖一百發煙瘴地面安置往嘗御史巡按回朝都察院考覈一曰稱職二曰稱職豈謂無一失職者臣願陛下嚴加戒諭務遵憲綱相見禮儀違者與方面等官一體治罪及巡按回朝着都察院會同吏部覈其揭帖所舉所劾允合輿情則奏請復職不次擢用果有挾私則依巡按失職發煙瘴地面安置則人心知警舉劾自公矣初當先公在大庾地面安置則人心知警舉劾自公矣初當先公在大庾寺也有游士過士夫邀之宴中時十六人輒譁曰某八元某八愷公愀然曰何物鬼恠君厨之號洛蜀之黨陷阱可蹈乎作詩誚之晨列臺寺其黨縮舌走未幾逆瑾專政以奸黨錮士君子迺曰先見先見云先公服闋除漳南道兵備時逆瑾用事方面官率入幣以辭公執不往曰吾平生目不見權貴安能爲衣食僥倖首未數月瑾誅公既病上疏乞歸猶曰臣熟觀今日之事始由劉瑾專政天下之官進退必生皆出其手莫不畏懼奉承科歛請謁由是民聚爲盜陛下亟以大法處斷天下莫

甘肅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十一

不欣躍想望太平臣願陛下籍劉瑾所積銀兩解散有賊地方以克糧賞以其所歛之財消其所致之禍此誠轉禍爲福之機也上杭舊有土巡檢捕盜有功其後反爲民患或與賊通官欲易之恐其煽黨生變公立百夫長各有曹伍而默於其黨立壯有才者爲千夫長咸聽號令于官有事則更召率屬分隸巡捕於是其權始分奸不得逞道側日有廩食二千錢費出里甲公曰吾以二僮赴任耳吾民膏脂將安用諸下令減十之七比公病日有禱于東平王祠者大帽山諸處各賊據窠流劫三省先公期必滅賊以靖民榜招脅從者三百名日六井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十一

歸于土以承存宗祀聽者惕然守益八歲侍先公北上卽日授濂溪關閩六君子贊及吳草蘆自警詩曰此斯文正脈也每至經傳天理人欲之辨及諸史治亂興亡之機反覆教誡曰必明於此然後可以自立益夙夜不離側者又八年歸而舉于鄉先公曰母北姑令積學也適母憂居及先公自京入閩而益也北試南省離違稍久鐫誨諄諄猶在耳也其尤致言者曰我自老矣立朝之本忠厚正直爲先生苟不立節義雖狀元及第如某尚不足道況下此者敬之一字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兒曹其以予言存心勿怠東廓子又曰吾靖齋府君諱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十三

月擒斬劇賊僧秉璫號鐵拐仙等一百五十餘名類明年擒斬賊首余從鐸等一百五十餘名類其後擒獲鍾惟興等一百二十名而公以病歸矣先時公以六月病風痺卽欲致事爲上官所留十月病復作遂上章乞歸不待報而行巡按御史劾之下吏部冢宰石淙楊公笑曰人有官不肖爲必病勢迫切不然亦急流勇退中人何以劾爲此皆公之德言哲行固已具之矣東廓子又曰先公初筮仕卽推田以予二叔質斌致政復買田百畝以供祭祀凡祭必躬莫不以疾止嘗歷舉邑中數事訓子弟曰某以忠某以清白纓綬相照某以婪淫不獲

其歡子男四長卽守益娶嘉溪王氏次守明守蒙守壯
尚幼女三長適刑部主事嘉溪王珍次適橫龍周增次
幼未聘孫男三義美幼善公生以景泰甲戌六月十二
日卒以正德丙子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以丁丑閏十二
月一日地在雙江口公所自卜云甘泉子曰吾聞之無
其善而言之曰誣誣親者不智有其善而不言者曰隱
隱親者不仁東廓子固仁智人也其言可徵信矣乃誌
而銘之銘曰紇生仲尼以仲尼聖功與天竝叔梁因顯
萬世無窮聞先之功鄒氏父子互相發焉益也有言子
子孫孫無替初服以永道脈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十四

明故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保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陽明先生王公墓誌銘

甘泉子望家開闢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
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黃久菴公之狀
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
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
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
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太宗

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
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遜
石公與準遜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公出於
性常公綱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為廣東叅議推其華
冒遙造遠派於晉高士義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夫水土
之積也厚則其生物必蕃公其有所本之矣讀誕生狀
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夜夢有天樂網緼導赤子乘雲
下昇公乃誕焉是名曰雲後因神僧言之遂改今名然
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也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
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遂有志焉曰其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十五

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
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
於佛氏之習嘉靖丙戌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
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
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
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
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
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旨也而人或捨其精義各滯執
於語言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為之語曰良知必用天
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

曰初舉已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登進士試政
工部差督造王威寧憤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適符
少時之夢蓋兆之也歸疏邊務朝政之失聲譽偉時論
授刑部主事審囚准何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
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歿彰朝廷有
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久謫貴州龍場繹
離違萬里甘泉子爲別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
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
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
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七

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
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
江矣至福建始起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
中又拜武夷君甘泉子聞之笑曰此徃徃避世也爲之
作詩有云徃徃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
乃吐實彼誇虛孰有以爲奇者烏足以知公哉復起尹
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
吏部驗封主事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儻矣遂
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隣居之時講於大興隆寺而久
菴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菴曰他日天台

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須復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
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
講學甘泉子還期會於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
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
弔於龍江關等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
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荆頭之功用兵如
神甘泉子曰是舉也雖有大司馬黃谿之知授之便宜
旗牌以備他用乃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以身先之以
忠勇作之迅雷呼吸之間乃能有此奇也讀平江西之
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便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七

以去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
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
而贛兵素振旣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
豐城分攻七門又足以寒其心於是乎遂除留守之黨
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執之囚表
久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
是水也以淺見淵淵謀也然始而掀天揭地翕然稍偉
旣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而又先與後擒有流
言焉輾轉彈力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然所以
危而不必者內臣張永護之耳於大吏同列不亦愧乎

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彼時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必義無他其猶使真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爲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耳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公至乃發陽明未至而速發者知絕意於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於豐城聞顧泌告變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如漁人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而又取據省城

其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九

絕其輜重與歸路功莫大焉者也已而該部題賜勅賜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於時公論在人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也及公丁父憂四方從學日衆乃猶有迎忌者之意爲僞學之劾又或以浮語沮公家食延六年尋得諭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委平岑猛之亂人或爲私論日秉政者之於公也且進且沮不過使公不得入輔云耳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徵防兵解職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

守而思田乎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士官者以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叅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承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推其素所譚議未之能行者而乃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非破巢之功也掩而有之未免有貪心焉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之岑猛盧蘇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事竣而請歸告病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懷安途次而不及命下命也江西輔臣乃遣帖以譖於上上革之恤典其泉子於時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於途曰吾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相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

其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九

久菴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愼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叟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使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迷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已抗疏廷杖龍塲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於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大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溯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二十

錢心漁先生墓銘

銘曰錢塘渾渾越王之根峻于高旻有其隱淪爲心漁君毋貳爾漁毋貳爾心心漁兩忘而獨行其身與物混

混而其志獨駸駸直追乎古人貧賤不戚戚貴富不忻忻此非緒山秋官之嚴親表忠吳越王之後昆乎良知闇闇良心之眞愛敬之至至于無垠達之天下通于鬼神誰其啓之維水有源誰其謁之銘之斯文四千險途嗣來甘泉

嫡孫敬先墓誌銘

此古蒙子敬先孝君之墓也明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叅贊機務甘泉子若水之嫡孫也生而蒙不識一字不妄一言純默自如故號古蒙子生嘉靖癸巳七月一日卒嘉靖巳酉十月十四日僅年十有七歲娶何氏未四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

月甘泉翁曰此承嫡也凡子孫出於祖宗一人之身耳不謀於親亟取天閭次子名曰壽曾入承重時何氏有遺腹於六年庚戌三月十九日得一子名曰壽曾以已酉年月日塋于甘泉都小華山子癸向之原銘曰讀書萬卷不如不識一字巧言萬中不如一言不僞混沌未鑿復歸於無作號曰古蒙如玉在璞不識不知何愧何作

逸士謝葵山先生墓碣銘

於乎此吾友謝葵山之墓也葵山名祐字天錫廣州府庠生棄去從遊白沙先生于江門聞混沌之學自林南

川外惟葵山獨得其指曾從石翁遊古勞葵根山石翁詩曰手拍崑崙歌次瀟虹橋月下拜相邀謝生卜築葵根宅纔到葵根怕路遙天錫遂結廬栽茗爲生曰吾不猶多於雲卿之履乎安貧樂道糟糠不饜腹布襪不掩脛甘泉子與之詩有曰短襪度玄冬其貧如此晏如也天錫生於甲寅年六月初八日終於丙寅年九月二十日一子宗濂云被人謀絕初甘泉子不肖會試者將十二三年矣天錫勸之駕乃因母命赴禮闈辱上第天錫病遺詩四首中有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見真元處又曰相歡不盡言君歸我無口已而果然可哀也甘泉子奉使安南爲正德八年癸酉十二月親往葬之葵山已酉向之原至嘉靖癸丑十月則甘泉子致南京兵部尚書事已十四年矣遣守墓古真福天祐代奠之天祐者少服侍白沙先生七十以上不忘舊也甘泉子既將龕公神位與陳清江同祀于白雲尚友堂時侍食于師側蓋二君皆無後也予哀之遂修其墓而誌之墓碣系以銘曰於乎公平求志于葵精神在于葵予藏公體魄于葵維手植茗于葵白縣帖福祀于葵於乎瞻葵之陽山高水長公在宇宙久而不亡

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

銘曰混沌既鑿源遠益分分乃支離體用二焉孔孟以後若更一門門各爲戶競出異言渾渾渾渾濔濔有治其源二爲聖學示我大全學絕道喪千載焚焚天篤夫子握會之元泝程而周再復渾渾渾渾濔濔泉直指本體悅滴而淳孰惑寓言孰惑其禪惟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堦世可謂元勳念功考德永護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

明唐府紀善進長史俸靜菴周君墓碑銘

銘曰於乎生之難學之難成之難奈何乎天於乎道之通道之窮窮之命也夫奈何乎道通

追封彭城伯漢中壘校尉劉子政先生墓表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

惟茲漢中壘校尉追封彭城伯劉子政向之墓侍御馬子宗孔請表之甘泉子曰久矣吾之不託於言也雖然以子學聖人之道茲以風于鄉之人吾惡得而勿表諸昔者孔門之教同於求仁而七十子之徒各成諸質是故一貫之學離而四科分四科分而聖人之道熄故德行之流爲道德爲節介爲悻直言語之流爲游說爲縱橫爲詞章政事之流爲刑名爲功利文學之流爲訓詁爲記誦是故後世之學成於所長而蔽于所偏矣余讀劉子政傳或疵其爲僞黃金以迎主好溺于休咎詭謀三變路而幾進爲德行之疚頗異焉然而究極六藝洞

窺陽陰星曆之紀其博洽有如此者豈所謂文學之流與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封事數十觸物連類沛若懸河其文詞有如此者豈所謂言語之流與元帝之初自以木屬力排許史恭顯之奸屢折而不悔與望之堪敵同心輔政別邪正忠讒之分明用舍治亂之原成帝之際危言禍福極陳法戒斥王氏威福之盛圖宗國社稷之安其濟屯傾否之志殆亦庶乎可與從政事矣惟茲三者是亦不足表之以爲勸乎蓋子政裔出於楚元王元王之學出於浮丘伯浮丘伯出於荀卿荀卿出於孔氏門人駢臂子弓其源流之分可知也已孔子稱臧武仲

其泉文集

卷三十一 藝文類

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敏霍公墓表

北泉子曰傳有之天枉折地維缺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之豈有是理哉或曰荒唐之言也然則女媧氏之志其亦苦矣世有是人乎或曰女媧氏蓋神人也曰豈惟是哉南海有砥柱焉攝提庚子之冬砥柱折狂瀾竭世無女媧氏其誰與補之然則渭厓子其人乎生平有九年而始學其學也一日千里而不怠其自勵也書居處

之恭於座隅故他日告君也亦以三字總四勿之秘故其學博而能精其文雄而能昌省薦亞其元春薦元其會權臣勿與殿元也蓋三印卷而三倒置云其泉子問之文康公憤曰諸老無子弟在焉安得吉士然而渭厓子以畢姻奏去矣還受兵曹間嘗著尊親大禮私議因上疏辨正得上旨人曰是可以爲橫飛直上無所不可者矣故公嘗語進士彭端遇曰吾所不爲豪傑者子其絕之是故嫉惡如讐知之必言言之必盡以天下事爲已任獨居則背手仰天而視明日又有論建上嘉靖三劄慨官愆也論六科褻衣迎旨正乖教也論輔臣以迎立封伯止冒濫也上受職疏陳保邦致太平也上治河疏上抹積弊疏上鹽法疏上任大臣疏上任翰林內閣疏抑陰據丞相權也上大臣賊慝上舊制上抹憲職上保聖躬疏上采老臣遺議疏上悼靈皇后喪禮疏上節費疏明修纂常職也上章服疏上皇后親蠶疏肅內外也上郊祀疏崇成憲也繫詔獄弗悔因以著周頌集解焉上達猷疏上擴大公疏上申明禮制疏上照察姦黨疏上風俗疏上體分疏上定禮制疏上再定禮制疏上欺隱敕旨公文疏上屬官壞法暗通賄賂疏上應詔獻言疏上黜異端疏上清娼籍疏病買良也上聖功圖冊

其泉文集

卷三十一 藝文類

三

疏文王世子問安曰文王世子視膳曰文王世子齒
胄曰桓榮授經曰神堯茅茨土階曰大禹非飲食惡衣
服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曰周王稼穡艱難曰周室后
妃蠶職曰宮中隙地蔬種曰西苑耕稼曰西苑蠶桑曰
商王高宗訪道上禁訛言疏於是聖駕無復南巡焉上
民困疏懲官員冒乘驛也為同食聯居之規耻世分財
別籍之偷也嚴請託之戒絕賂貨也蓋欲挽頽俗而還
之古以隻手而易天下滔滔之流其亦女媧氏之志謂
之砥柱非耶是故與張桂共論大禮張曰其豪傑人矣
桂言於朝曰突兀一世矣是故明斯禮也由職方命為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藝文類

三

少詹事侍講學士辭命為詹事兼學士命為禮部右侍
郎辭命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五辭命為吏部右侍
郎轉左大吏是戚遂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去矣改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甘泉子曰渭厓公駘離
於斯世邈邈於士途可以觀所存矣向使有隨諸公論
禮得殊寵則立談取相夫豈難哉而公之不自欺其心
不少屈以徇人足以愧夫鄙夫患得患失者宜表以為
世規公諱韜字渭先渭厓其號生丁未卒庚子享年五
十四考西莊諱華贈如其官母梁氏累贈夫人兄隆號
老洞三弟曰佑四弟曰任尹先五弟曰傑皆從子西樵

山傑居錦岩二年後坐化于觀音山配區氏鄭氏皆贈
夫人子男七人璞瑕珉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
史家譜存焉是故不復表著云

宋貞女吳氏墓表

於乎此鄉俗呼為老女墳而督學蔡可泉公題曰宋貞
女吳氏之墓者也貞女名妙靜宋高宗朝進士國子助
教南金道遺之女南金無後女許嫁新會李氏子昏期
已及所許子由陸來親迎渡龍江水而舟溺吳女誓
不適人終其身以家資為大石橋五眼眼用潮石長二
丈二尺於李溺處故後人亦呼為老女橋自寧宗嘉
定四年以及八年乙亥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
記于國明寺後人於橋東西各置男女廟如牛郎織女
之相望然今廢復以田十三頃捨入光孝寺以沙富村
地一所為莊貯所入取叔南老之次子理宗朝進士戶
部員外郎邦傑後其父年八十餘而終鄉人謚曰室隱
儒士張世美兩具聞于官官為石坊復修其墓間以其
裔孫吳允宜來請墓表甘泉子曰貞女大節已表表矣
且不言節婦而言貞女也何曰未成其為婦也未成其
為婦也則何以謂之貞貞也者正也正而固也未成夫
婦而同誓不嫁焉夫非所人不亦過矣乎甘泉子曰吾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藝文類

三七

近聞羊城南海岸生黃鶴鳴之女淑貞未適歐指揮鏗鏗歿以歿誓於父母奔其家守喪不嫁異之吾觀古節烈婦未之前聞焉今於吳黃兩貞女則然見人心之同然矣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歿而夕為他人婦者多矣吾尚服窈人之過中哉且心許為上事從次之父母許之女心從父母而許之上天知之厚地知之豈待合卺同牢而後為夫婦哉辭而表之高碣穹墳爰爰乎可望而不可親使為婦而失節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猶然而吾既同室生育者何如則必愧歿於墓下矣使為父子悖戾者過之曰彼其未成婦者猶然而吾天屬遺體者何如則必愧歿於墓下矣為臣不忠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猶然而吾策名受祿於君者何如則必愧歿於墓下矣其兄弟之相戕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猶然而吾同胞共乳者何如則必愧歿於墓下矣其朋友交兵者過之曰彼其未成婦者猶然而吾拜摯定交出示肺腑者何如則必愧歿於墓下矣一振舉而萬化從之今督學因張世美之舉慨然表章大有助於風化起人心於既歿是宜大書出之以告于世世云

參贊事畧

首語曰嘉靖己亥秋南京太宰甘泉甚公受大司馬之

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

命參贊機務公矢諸神明精心竭力以其僚石江歐陽公率其屬提挈宏綱分疏細目達支循本探端張緒凡聞之上喻之下興利去害總若干事籍以示銑夫其申聖謨崇古禮厲兵式武率乃自躬省費寬民協之各署養高年餽國戎逐遊客止火塋勸農桑聯保伍作義阡堅定柴斯蓋相天下之道焉匪直參贊此邦爾昔在商季一夫肆虐而周代殷墟故民席龍怙侈醺酒淫朋周公遷邇王化禮洽刑禁三世始變亡元以夷猾夏戮我彝倫紊我秩典天地聿閉品彙奚章 皇祖起而極之其艱十倍於周窺其源自於燕安程其委會於貪縱民

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

奉詔新建南京海澤園西城一等苑碑文

惟皇建極十有九年四月十一日南京兵部准戶部咨為廣推德意徧澤枯骨以調和氣以昭盛治事該本部題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工科抄出南京兵部

尚書湛 等奏職方清吏司案呈嘉靖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本部送准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湛咨同前事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准南京工部咨准戶部咨題覆該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湛 奏為陳事宜以永圖治安事奉聖旨准議欽此內一欵欽依拆毀淫祠劉公廟基地查無違礙准作義阡漏澤園凡有窮民必無所歸者悉令於此葬埋毋使暴露庶仁政行而窮民不致失所淫祠毀而朽骨得以霑恩此仰見我皇上澤及枯骨之仁矣又伏覩嘉靖六年三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欵崇文等門外原有漏澤園近年多被勢豪井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十一
侵占以致貧民無地藏掩宜令有司清查各園邊界責令還官及查近城相應空閑地土增置義塚仍行五城兵馬督率有主并有地者令其安葬無主者官為掩埋不許焚寄出榜禁約及通行在外衙門一體遵行欽此又仰見我 皇上澤及枯骨之仁至矣但近年詔旨良法美意有司少能仰承多致緩廢不行人不被澤今查前事該戶部咨南京戶部都察院轉行巡城監察御史并應天府查行隨該南京都察院創行巡城監察御史王德純等行查前地有無違礙職又聞南京及直隸官人多或護劉公邪鬼薰心入骨有倡為漏澤園妨礙陵

宮京城及接詔送表之說切照陵宮在極東北本地在極西南相去二十餘里又詔表經由之路在三山門中路相去三里又本廟左右前後舊有三百餘墳其為無礙居然可見職急於承奉德意亦行縣及五城兵馬查勘又補繪南畿等誌不載本廟照出劉公即劉洞該職歎暴其十罪以解愚民五百年之惑亦息邪說正人心先移咨南京戶禮工三部并南京都察院及行內外守備知會牌仰上元縣行提廟祝陳學究問呈報益以知縣程顥頗有風力可了此事隨據該縣勘呈稱申奉巡視京城監察御史王德純批據申稱拆毀淫祠改立義塚乃仁人君子之用心黜邪崇正之盛舉仰該縣掌印官遵照南京兵部衙門題奉欽依事理合行五城兵馬協力毀除以杜後患用昭我聖明澤及枯骨惠愛鰥寡之意餘依擬行監察御史楊逢春批看得劉公廟既非祀典所載係是淫祠妖邪惑眾此類為甚杖而毀之徹其祠宇以為義阡以息妖邪以澤枯骨一舉而二善具矣且審地方偏僻別無干礙仰程知縣悉遵外守備參贊衙門批示即日舉行事完具報仍查廟傍有無田地可廣此意呈來以憑議處及申呈撫按衙門各批准行作為漏澤園等因到職查得本地去孝陵宮城隔遠各

無違礙卽行該縣及五城兵馬指揮等官遵奉欽依將
邪像毀去祠宇毀拆其各料行應天府行上元縣議賣
銀兩寄庫公用及作正支銷其漏澤園新舊三十一處
修理圍埂及園口坊牌立碑等項逐一行府支用造冊
開報蓋恐有司曲爲庇護遲緩沮格此職所以汲汲奉
行力主大義乃幸有今成就也職又推廣德意劄委本
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朱簾員外郎趙伊督同各兵馬官
轉查各城郊外相應地土作爲義阡漏澤園先該職訪
得南京風俗薄惡人必多違詔旨將屍棺寄土工家父
子兄弟夫妻骨肉互相焚毀穢氣薰天大傷天和是致

非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五

災疫薦生嚴示禁約外又思此等相焚豈無人心但苦
無地可葬積習至此旣欲禁止須預處義阡漏澤園以
爲求久之計又該南城兵馬周巖查呈三塔菴僧人明
瓚等私創淫祠又創有化人廳違例招人焚屍取財宴
飲於此男女混雜行提取供送應天府問罪追牒還俗
卽將本菴及化人廳拆毀基地作爲義阡漏澤園又該
北城兵馬謝仲賢吏目周鼎查訪出神策門外近城有
舊漏澤園街東街西二處先被土工張敬劉安等先年
私賣與劉浩等占爲己地提問清查還官及通查計各
城各門外地土宜作義塚漏澤園新舊共三十一所中

間多係荒地間有納租地土職擬於本部該司查新開
荒地補還職又思前朝置立漏澤園多因表議不嚴以
致侵沒欲於前項漏澤園擬將淫祠材料於各園門口
作一兩柱小坊牌表識仍立碑石用昭我皇上澤及
枯骨之仁修復古先哲王掩骼埋胔之禮永禁焚屍之
慘保全民間父子兄弟夫婦之恩以篤厚人倫調燮陰
陽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掩骼埋胔之禮
著在古典禁焚義塚之令明列詔條先王澤及枯骨之
仁幸復見於今日臣下奉承德意豈宜讓以後時爲此
具本開坐乞賜欽定永爲繼續增置遵行仍乞敕該部

非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五

都察院行兩京及各省巡按監察御史行有司各上監
遵奉詔旨實爲天下無告萬幸緣係推廣德意徧澤枯
骨以調和氣以昭盛治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千戶
王驚齋捧謹具奏奉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陳事宜以永圖治安事該叅
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湛 條陳內一欵急無告以弘
惠澤內稱我太祖平定之初卽意窮民養濟有院捨飯
有寺遵行到今近時奉行視爲故事乞要立爲定法通
將無告之人送入養濟院收養仍乞敕令內外守備南
京都察院行該城拆毀淫祠劉公廟作爲義阡漏澤園

以葬此灰無所歸之人則 皇上之仁澤及枯骨等因
該本部議擬劉公淫祠廟宇基地查無違礙准作
太子少保本部尚書梁 等具題本月三十日奉聖旨
准議行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除咨前去煩照
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部送司
行內外守備及南京戶禮等部南京都察院等衙門知
會及行應天府行上元縣再加詳議查勘回稱再勘得
淫祠劉公廟基地在錦衣衛地土藕塘之東藕塘在東
街之東東街在中街之東俱在陵宮之西二十餘里又
土城馴象門之外賽公橋之外之西南實爲無礙與三
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十一

心入骨知其然惟江東六朝風隨風而靡俗以麗我二
聖立民命化訓四紀民以定嗟餘沴猶未殄骨肉相棄
如草莞灰相焚恬不仁父子兄弟夫婦交戕性貴人氣
通天臭穢臭穢達高旻殺孝婦天勿雨感應可畏不可
語觀聖教六年詔禁焚停喪漏澤造小臣水仰德懿劉
廟毀漏澤有旨惟邪洞受惑供南唐以來五百惜男女
從地天通焚臭薰天民瞋窮風俗敗故習大 二祖之
化敢爾背臣水憤戚之十罪暴殄之臣鐸贊翼之臣銳
且直之拜疏實封有司協同告我仁聖詔允從臣水無
以擴充德意漏澤天下繼增置庶免相焚彞倫可親敷
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墓誌銘 三十一

施德化俗還純嘉靖追周殷掩骼古治存澤及枯骨湯
稱仁後聖與先聖其揆同此心此心通達上格天庚子
交夏春雨澤祈不愆賸省二麥大有年聖化何其神遠
近咸聖恩祝聖萬壽德日新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外集

墓表

晚生吉水羅洪先撰

嗚呼茲惟南京兵部尚書甘泉湛先生之墓乎維德齒爵三達尊之兼隆上接孔孟之正脈者乎先生有言曰堯舜精一之訓至宣聖而益明宣聖一貫之旨至孟夫子而益精夫堯舜孔孟之學貫心事合內外徹上下而極其天理之中正焉者也嘗觀先生之論學有曰夫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則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渾動靜

甘泉文集

卷三十二 外集

一

則澄然無事矣其論格物則有曰物不外乎意心身之於國家天下而格則在於誠正修之與齊治平實惟體用同原之理竊窺心事一貫之傳其詩有曰萬物宇宙間渾淪同一氣就中有燦然即一惟萬理外此以索萬舍身別求臂逝川及鳶魚昭昭已明示其論儒釋有曰儒有動靜釋亦有動靜儒之靜也體天其動也以天是故寂感一矣釋之靜也違天其動也滅天是故體用二矣儒者體天地萬物而無我釋者外四體六根而自私觀此則先生純粹中正之學而非偏內偏外分析支離異說者明矣其灑落似濂溪其溫雅似明道其氣魄似

紫陽其自得似白沙又非以下諸儒可得而論矣先生

諱若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澤避祖諱改名雨後定今

名湛氏居廣之增城甘泉都四方學者宗之稱為甘泉

先生其先甫人元有諱露者德慶路總管府治中卜居

甘泉都之沙貝村遂為沙貝之始祖傳至高太父諱懷

德因元亂率義兵保障其鄉其部卒有罹於重典者令

歸辭其所親約期就死如期悉至咸貸之人服其德今

有義士祠大父諱江號樵林父諱英號怡菴母陳氏以

成化丙戌十月十有三日巳時生先生于沙貝先是數

月有中星見于越之分野識者以為文明之象今午會

甘泉文集

卷三十二 外集

二

屬嶺南當有聖賢生于其間先生適應其期故居弟子員之時都憲臨省視學教官率諸生跪迎于門先生獨昂立以門外非衣冠跪迎之地後遂成式鄉試禁令人試諸生皆徒跣先生唱名當首執不肯從御史為之廢法遂以書經領鄉薦第四鹿鳴宴用優樂先生曰賓興盛典而可戲耶德器雅重偃然有台轉之望其稟賦之正得天之厚為何如耶從遊江門得自然之教取所給部檄焚之絕意仕進深思力詣悟隨處體認天理之旨白沙先生喜曰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復嘉魚李世卿守臺之問則曰近得湛雨始放膽居之然而又

別吟焄騰直出楚雲之上又指先生於人曰此子爲
參前倚衡之學者遂以江門釣臺付之詩曰皇帝霸
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鉞不傳與江門風月
釣臺深又曰小坐江門不算年蒲柳當勝幾回穿于今
老去還分付不賣區區敝箒錢跋云達磨西來傳衣爲
信江門釣臺病夫之衣鉢也今付與湛民澤收管將來
有無窮之祝珍重珍重白沙終先生曰道義之師成我
者與生我者等爲之制斬喪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
喪父然其精誠意氣凝聚於師市之間視凡門之築室
反場獨居三年者爲何如耶及感母夫人與僉憲徐公
并泉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三
絃強之出仕先生北上見祭酒楓山張公懋試以粹面
盎背論卽以魁天下奇之會試學士東白張公禎得中
者天下之大本論讀之嘆曰真儒復出矣寘名第二廷
試入翰林兩選會試同考試官一選廷試受卷官一選
武舉考試官一奉命同修 孝宗皇帝實錄一奉命同
修 武宗皇帝實錄一奉命冊封瑞昌王副使一奉命
封安南國王正使賜一品服以行王以金匱三却之非
其表表於科第及始仕中乎會陽明先生講于金臺論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陽明先
生嘆曰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來未見此人其敘別先

生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
軻又千餘年而周程續自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
學益支離無本夫求以自得而後可以言學并泉之學
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然則并泉非聖人之徒歟
渭崖先生疏於朝以先生爲孔孟絕學自期待非其表
表於朋友中乎太夫人卒于京師先生奉柩南歸過大
庾嶺恐震驚狀靈輶山行數十里暮臥於旅次葬于荷
塘先生廬墓朝夕號泣禽鳥爲之喧噪助其悲哀時方
冬有笋生于廬墓外有五色瓜生于墓新土上一本數
蔓九實連蒂其孝感之可表如此服闋上疏養病許之
并泉文集 卷三十二 外集 四
築室于西樵山大科峯下日與泉石猿鶴優游非問學
之士不接安閑恬淡若將終身其韜晦之可表如此
今上登極都御史吳公廷舉御史朱公節疏薦復起用
先生雖非言路志在格君因暑月輟講上戒逸遊疏奏
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逸遊召問大臣并擇內臣中老成
忠厚的給侍左右朕知道了上諭聖學疏則奉 聖旨
知道了上聖學格物通則奉 聖旨這所編集足見用
心朕已留覽該衙門知道進天德王道第一疏并賦頌
則奉 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賦頌增入史館該衙門知
道上申明天德王道之要以裨聖治疏則奉 聖旨覽

奏足見純正有本之學朕知道了進片臣同遊雅詩則奉 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詩增入史館該衙門知道奉詔進無逸講章則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愛講章留覽該衙門知道上申明天德王道第三疏因發明敬一聖訓以勸聖學則奉 聖旨知道了上勸收斂精神疏則奉 聖旨這所言朝廷已知爾既欲朕收斂精神便不須煩擾該衙門知道進演樂疏則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愛演雅留覽該衙門知道進古文小學疏則奉

聖旨所進小學足見忠愛書留覽禮部知道進瑞鹿賦疏則奉 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賦留覽禮部知道上引

其泉文集

卷三十二 外集

五

年疏則奉 聖旨卿雖七十精力未衰宜照舊用心供聯所辭不准吏部知道進權論疏大葬回鑾等疏皆出於至誠哀惻有都俞之風上每嘉納焉故雖明農而報主戀闕之心猶如在朝之日建祝聖臺于北城之上每於聖旦元旦則率同鄉致仕大小官員望闕朝賀祝萬壽宣敬一箴讀大誥行讌會況前此傳聞朝廷每問先生於宰執皆不對問於近侍近侍又不知所對及於先生出朝則注目久之至以今之古儒稱之是表之在朝廷矣道德尊崇四方風動雖遠蠻夷皆知向慕相從士三千九百有餘於其鄉則有其泉獨岡蓮洞館穀於增

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羊城則有天關小禺白雲上塘蒲潤館穀於南海之西樵則有大科雲谷天階館穀惠之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館穀韶之曲江則有帽峯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都則有新泉同人惠化館穀深陽則有張公洞口其泉館穀楊州則有城外行窩其泉館穀池州則有九華山中華館穀在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福建武夷則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會講館穀湖南則有南嶽紫雲館穀先生以興學養賢爲已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贍田以館穀來學故所造就之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淑其身以惠諸人

其泉文集

卷三十二 外集

六

是表之在門弟矣平生所著之書則有心性圖說四書訓測古本小學春秋正傳二禮經傳古易經傳尚書問詩經釐正節定儀禮燕射綱目遵道錄楊子折衷樵語雍語明論新論非老子大科訓規新泉問辨聖學格物通白沙詩教解二業合一謂天淵問答湛氏家訓息存箴四勿總箴自然銘大宗小宗合參訓察倫銘諸書行于世其實得實見發自本源皆於斯道有力可以羽翼乎六籍而與天地化生同運者是表之在著述矣嘉靖庚申四月念有二日戌時一星從東南而來其大如斗其光燭天其聲如雷舉城皆驚頌于文院先生卽終

于止寢夫先生之生應中星之見而生其歿也應中星之殞而歿天運氣機是表之在天地矣闔城內外奔哭者以萬計海內諸生服乘經朝夕哀臨如喪考妣道德之感人其有涯哉嗚呼斯時也何時也心佛老而誣聖經借聖經以文佛老於佛老則師其意而不用其詞於聖經則用其詞而不用其意異說猖狂敢爲大言以欺人殘蝕浸淫爲禍之烈甚於洪水猛獸先生以中正之學獨遏橫流明天理之本然救人心於既灰先生之功顧不偉歟當不在抑洪水關楊墨之下也洪先不佞不能粉飾文辭皆據實而表之凡具此理之同然者其不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七

以爲然乎先生大父樵林父怡菴公皆以先生貴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梁氏妣陳氏妻袁氏皆贈夫人子三人長東之袁氏所出以恩廕入太學娶黎氏無子妾張氏產一子敬先東之卒敬先娶增城何氏歸六月而敬先卒再三月而敬先遺腹子壽曾生先生率族人告于宗廟以壽曾嫡孫承祀事次子東之側室李宜人所出娶彭氏太常卿芝田公之女以恩廕歷官至廣西太平府知府封生母李氏妻彭氏爲宜人彭氏生一子名曰光先季子涑之側室王氏所出娶霍氏尚書文敏公之女充廣州府學廩膳生員涑之卒霍氏有遺

腹未誕先生以三子俱早逝諸生幼小擇長應繼人天潤爲涑之後率族人告于宗廟其畧曰家有長子長孫家之福也遂命天潤服涑之三年喪付以各房長家事權未幾而涑之妻遺腹生子名曰恭先承涑之祀茲以癸亥年冬十月二十五日藏先生于天蠶嶺巽巳向之原皆所當備書而表之也

墓誌銘

門人婺源洪垣撰

天下非無學也而真學爲難後世非無儒也而真儒爲難真儒真學如鳳鳥河圖不恒見於天下而天下恒感於所見故非但得之之難其知之亦難也噫天下不感

甘泉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八

於所見而又恒多以其所見者自惑是故其知先生鮮矣先生以自得之學發明中正求仁之旨蕪蔓支離淨蕩如洗人無異學學無異言一念向往堯舜美瑤匹夫轉途湯武家室學者所至雖未必一一能際閭域軌轍旣同羈的自正生徒滿天下並有仁讓其鄉堯舜其君之念謂先生純然聖人不敢謂先生非純爲聖學不可也鄧書燕說謬妄是懼謹按狀錄畧爲緝拾以俟後之知者先生湛氏諱若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澤避祖諱改爲雨後定今名因居廣之增城甘泉都學者稱爲甘泉先生先爲莆人卜居是鄧自元德慶路治中露公

始高大父懷德元亂起義保障恩信在祠大父樵林公
江父怡菴公瑛俱以先生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
尚書祖妣梁氏母陳氏俱夫人先是成化丙戌中星明
於越之分野先生適以是年十月十三日應期有生相
甚異類中雙臚隆然若輔弼兩耳傍各有黑子左七類
北斗右六類南斗稍長凝然如愚遭家多故十四始入
小學十六學爲文遊府庠撫臺視學教官肅諸生以跪
迎先生執不可弘治壬子秋闈入試士子例應徒跣聽
檢閱先生當首檢固諍之曰此非所以禮士也以書經
中式第一卷甲寅二月往學於江門語之曰此學非全

甘泉文集

卷三十二 外集

九

放下終難湊泊遂焚原給會試部檄獨居一室遊心千
古默約聖賢用功總括因悟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符訣
白沙先生喜曰着此一鞭不患不到聖賢佳處於是定
居楚雲臺謂楚者楚進士李承箕築也李善詩文嘗
以書來問守臺者白沙先生復曰時有湛雨者始放膽
來居之冷焰迸騰直出楚雲之上蓋以進承箕亦知先
生所謂能全放下者直欲以斯文屬之矣已未贈江門
釣臺詩云皇王帝伯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
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又曰小坐江門不計年蒲
個當膝幾回穿如今老去還分付不賣區區做箇簪

曰達磨西來傳衣爲信江門釣臺亦病夫衣鉢也茲以
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祝庚申二月白沙先生歿先生
爲之服衷甲子僉憲徐君紘勸駕奉母命北上祭酒楓
山章公一見與論君子所性傾倒詞交不敢以舉子相
視乙丑就試禮闈學士張東白公得先生卷嘆曰真儒
復出矣廷試選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戊辰充會試
同考試官識高陵呂公柟於文寘第一復命冊封瑞昌
王副使同修孝宗實錄壬申命封安南國王正使賜
一品服以行乙亥二月丁母憂廬於荷塘墓側丁丑服
闋得疏養病築室講學於西樵山大科峯下嘉靖壬午

甘泉文集

卷三十二 外集

十

都御史吳公廷舉御史朱公節交薦復補編修同脩
武宗實錄陞翰林院侍讀甲申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策觀光館集居四方學者申明明監規陳爲六事大要不
違今日科舉之制而兼德行道藝之教不違今日考察
之法而寓鄉舉里選之實期以漸復古意丁亥冬秩滿
考績戊子夏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已丑秋轉禮部右侍
郎預議南北郊分祭禮儀先生以爲北郊之說起於漢
儒師丹鄭玄之徒國家初行分祭後復合而爲一或者
我皇祖之心亦漢見其可疑故能勇決改之是非之歸
必求盡出古禮使世爲天下則不爾亦聚訟耳辛卯冬

轉本部左侍郎癸巳秋陞南京禮部尚書丙申夏轉南京吏部尚書二品秩滿赴京考績已亥秋轉南京兵部尚書奉勅參贊機務庚子夏疏請得致仕南京講武之餘興學釐俗勸農裁費禁火化立義阡定喪葬式隅光瀟澤皆爲仁政其於莫登庸之伐也先生以職在司馬爲作治權論以明大義大意謂天子討而不伐所謂討者登罪彼國而使彼國之人自伐之則莫氏雖強黎有可復之理今不出此恐大詔之行不能越莫以及黎如特爲莫適足以惑國人而成其篡一時文武諸臣視爲迂遠苟且了事卒爲黎氏之怨而莫反得以自立爲國

東泉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十一

體病甲辰歸天關行鄉約立約亭於華光里八月九日發西樵遊衡山卜築創白沙祠庚申二月致書新安約垣輩復遊武夷時翁九十五矣垣走候洪都泝流南上至南安聞先生計以四月二十二日終於禺山精舍先終之三月十日偕諸生開講龍潭書院提掇性道之蘊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緒自下學立心以至篤恭不顯無聲無臭之妙爲詳曰予於此不敢不勉歿而後已十一日還禺山十五日講顏子克己復禮章申四勿總箴之義四月六日出講堂令諸生澄心默坐久之而退十九日寢病諸生侍藥叮嚀以講習會約相觀而善致語

二十日淵默自定時羅一中鍾景星康時聘馮望在侍執一中手良久二十二日沐浴畢是夕大星隕于西北其光亘地頃之長逝蓋先生宇宙一體之量必爲聖人之志參天地而動星辰有非偶然者德宇天定克養性成根心生色金玉瑩然不問賢愚貴賤一見如故春陽時雨隨地發生白日明星四方起仰至於矩嚴數析截然不可爽者則又不怒而人畏之每夜瞑目坐率至漏分未五鼓卽攝衣起對空齋遐思疾書更寒暑不易每當會徧詢諸生退處所用功設有因循逐行輩及失期不至者則戚然創艾且戒之曰從古豈有自在無事聖

東泉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十一

人聖人惜陰如是況學者乎初爲體認天理後覺有未盡復加隨處二字動靜物我內外始終無起處亦無止時與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交証於天下先生嘗曰吾之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格物爾卽孔子求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都在心性上用功則古人所謂學者可知矣豈若後儒行數墨如春蠶作繭絲一層卽白蔽一層斃斃焉不知天地四方爲可哀也又曰造次顛沛不違欲人於本上用貫通只一理若無只於制行上便了則必信必果者夫子何以謂之

小人孟子何以有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辨故曰執德不弘可以爲善士不可以入大道不入大道非學也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得其門而不至聖者有之未有不得其門而能至聖者也又曰人心與萬物爲一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不在外也故答陽明先生書曰物者天理也卽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卽道也格則造詣之義格物卽造道也知行並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造道也意身心一齊俱到誠正修功夫皆於格物上用了其家國天下卽此擴充不是二段此卽所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主

謂止至善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如是方謂之知至蓋心非獨知覺已也知覺而察知天理焉乃爲心之全體至其所謂察知者全體存存無間動靜少有非禮當幾融晰原非有理欲二念相持取決而後克者乾知太始聖人之學也故得聖人之學顏子而已矣故曰請事斯語矣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卽之未嘗復行意見知識一切無所倚藉是則先生所自得於格物體認天理之說者真如饑食寒衣安身悅口參前倚衡坐步不離蓋有知我其天而不可告語之妙修己治人事上使下得此則爲實學爲集義爲天德王道

離此則爲僞言爲義襲爲霸術邪說至集古帝王君相行政之得失心術之誠僞權衡裁正而發以已意名曰格物通以進於上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見聞之粗矣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士人得之以成其德天下之臣民得之以會極歸極逸豫有疏體羣情有疏勸聖學濟聖治有疏謹天戒急親賢有疏君臣同遊收斂精神有疏天德王道一疏再疏又因發明敬一旦至三疏隨事格心引君志道如孟子道性善論古樂今樂無非所以根極乎此未嘗敢以第二等遷就耳泉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十四

其說且自言曰臣之爲說雖多其要不過體認天理四字最爲簡易易行則先生之於四字真仁義之七篇矣是時朝廷銳志於治每見疏深加獎納稱爲純正有本之學方切倚重而執政輔臣無有深知學者先生曩曰主上真有堯舜之資而無其輔初問人主當讀何書輔臣以大學衍義補對又問敎一何處下手輔臣以范浚心箴爲說啓心沃心竟無一語可稱上意此收斂精神一疏雖頗苦口而先生忠愛一念屢疏乞休猶惓惓不忍於遽去也嘗答蔣卿實有曰吾卿實以決去爲名高果軀殼上起念耶抑同體痛癢上念耶吾懼仕止久速

之時義不明遂終以沮溺長往是道則斯道之憂不小故也吾歸裝久矣以感 聖王之仁屢下問焉一月凡三旨意見留焉若孔子去魯幾微之際子路之賢猶未盡知則羣弟子之疑者多矣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與顏子有之蓋先生之學真能得其大者世儒之波波混混踴躍嚙嚙俱奚足以知之蓋未知為中正之學耳合天下之士出其門者四千人車從所至咸有精舍平生所著書訓格物通心性圖說古本小學古本大學測中庸論孟訓測古易經傳測尚書問釐正詩經小序誦春秋正傳二禮經傳訓測古樂經傳節定儀禮燕射綱

東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五

目遵道錄楊子折衷非老子樵語雍語新論明論大科訓規新泉問答湛氏家訓大小宗合食訓二業合一訓微詞大旨於易則以夫子之傳解彖象而占變自在其中卦變往來止主本卦剛柔上下而不為麗贅牽附之煩於書則以明德敬天為全體大用比其汝亂缺其可疑蔡氏執泥章句似未窺其要領詩則取據小序為國史明是非之迹每章畧為喫緊誦語一二言使人吟詠可思而獨喜晦翁集註多得詩人風旨春秋正公穀義例之弊論程胡諸儒沿襲之非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昭然的案更無可疑禮記則以

三禮為經戴記為傳又別其未純者為雜傳英文正之三禮與二戴之全篇章句補儀禮 故者則皆在所不取樂則只論度數為禮之終故記以禮與樂對說便有根本又謂文公小學兼入大人之事復彙弟子職之所能者另為一書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見子之禮有輔養太子之法通乎天子元子眾子之事且告於君以為聖人為必可教而成古道為必可修而復凡所著述必欲盡考古人立言至意使之得所繁陋邪說洗濯剗削一切歸之天理真可謂再復渾淪矣至若老子慈湖非無格言而先生非且折衷之蓋先生承接孔孟正脈主於衛道一字固有不可 者論朱子曰晦翁氣魄之大發憤刊落奇功一原後學不可以多識見病論象山曰象山多灼見道體之言惟是氣質未化以象山為禪則吾不敢以學象山而不至於禪則吾亦不敢一傳而有慈湖象山高矣後人又以慈湖遠過之則何過焉今人見慈湖書每說皜皜便亦說皜皜而不知理會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的工夫恰似說夢不知者以我為禪知我者又以我為行格式祇我真在中間爾謹禮明義致孝鬼神家廟師祠祭告必有常節至於自本則勤儉約素官至上鄉服食如儒時推所有餘盡以給諸家人弟子小

東文集 卷三十一 外集 五

宗大宗有義田有合食田門生善士捐數百金曾不顧惜如義有不可一芥不苟與之所志不在一家而在天下後世有非常情可窺者嫡配夫人袁氏有淑德子三人長東之袁出娶黎氏生子敬先癸丑秋東之卒敬先娶增城何氏歸數月而敬先亦卒未幾遺腹生壽魯次東之側室李氏出娶彭氏芝田公女生子光先東之以公廕官至廣西太平府知府封李宜人辛亥春東之卒季涑之側室王出娶霍氏文敏公女補廣州府學廩膳生壬子冬涑之卒先生以子逝孫幼擇立長房應繼人天涑入為涑之後告於祖廟其畧曰家有長孫家之福也

上泉文集

卷三十一

志

也付以掌家事權未幾涑之遺腹生子恭光承涑之

公三女長適吳仲適劉季適黎先生存日預卜地於鄉之天蠶嶺以癸亥年冬十月二十五日襄葬事因偕為銘致諸弼唐麗子嵩納之於墓曰天地於默日月昭回聖賢易爾而有去來宇宙之內先生之心自心自得體認金針理豈在克其克者人先生有言磨鏡磨塵是謂物格天德日崇天下國家都在此中上以告君下以成身哉非堯舜不敢前陳除此四字更無妙訣止此四字廣大難說經經小夫朝諫暮離痛癢秦越先生惻而訓誥文辭人心痼疾天理一丸回生起死諄諄仁義而

原缺

甘泉集三十二卷

廣東巡撫採進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據若水門人洪垣所記其集本四十八冊刊以行世者十五冊此本凡樵語一卷新論一卷雍語一卷二業合一訓一卷大科訓規一卷書一卷新泉問辨錄一卷新泉問辨續錄一卷問疑錄一卷問疑續錄一卷金陵問答一卷金臺問答一卷書問二卷古樂經傳或問一卷序記章疏三卷講章一卷襍著一卷約言一卷語錄一卷揚子折衷畧一卷非老子畧一卷詩二卷歸來紀行畧一卷嶽游紀行畧一卷祭文碑錄二卷外集一卷葢語錄居十之九詩文其餘贅耳

梅國前集四十一卷(存二)

十四卷

〔明〕劉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國集四

十一卷》提要

梅國前集卷之五

七言絕句

南安八景

庾梅初放一枝紅玉骨何人奪化工淺着絳桃深着

杏春光散在萬花叢

庾嶺梅紅

碧玉蓮花白玉池天仙標格水仙姿章江春水高千

尺應與邦人應識詩

玉池蓮碧

高岩雲霧洒飛泉恍似銀河落九天日對紫峯吟秀

句詩才李白是天仙

靈岩飛瀑

長橋百尺水流東日落霞明飲彩虹題柱仙郎今已

梅國前集

卷之五

老祇教人頌濟川功

橫浦垂虹

姮娥高嶂接蟾宮秋色雲開萬壑同我愧當年雲步

穩桂花先折一枝紅

姮娥秋月

玉峰佳氣鬱蒼蒼雲鬢雲縕網縕滿太空四海從龍足霖

雨卷舒無迹亦無功

玉枕春雲

丹山碧水一仙舟綿攬牙檣載月遊欲起東坡作詞

賦宛然風景在黃州

赤壁仙舟

官亭北接帝王州使考傳宣出鳳樓兩度丹符三

度節老臣何以報宸旒

金蓮使節

賢女祠

昔人謂蔡在許吳真負蔡吳亡復蔡幸
辭吳爲之白

蔡卽已許又吳卽女子何能自主張復見蔡卽無面目只憑清水洗衷腸

許吳合是接江日此義分明女不迷直待吳定方寬死令人認作蔡卽妻

吳卽不天女何歸女意難將父命違捱到結納終是死死魂還向蔡家飛

父許軍家真反覆女沉江水最酸辛一臣五主馬丞相誰道男兒似婦人

過九牛奉次 泉師

古潭江水平如鏡白日清風一棹過新柳未長花半

梅園前集 卷之五

謝數聲啼鳥欲如何

閱聖賢圖

綠林堂中坐夜初一燈閒閱聖賢圖何當武墨留遺像千載令人借港盧

詠李白

供奉詞林老謫仙酒酣詩膽大於天直從采石騎鯨後千古長庚月下懸

送李侍御巡察

風紀從來重內臺天顏親爲使君開黃金闕下絲綸詔要使恩光遍草萊

見桃燕

小桃江上數枝開風外危檣燕子來久客不知春幾許逢人猶問嶺頭梅

舟中元宵

萬里驅馳秋復春每逢時節倍傷神銀花火樹渾閒事却愧青衫白髮新

觀物亭

黃園亭子出風塵細草疎花總是春獨對江門閒指點守玄不是夢蕉人

謝蔡德明寫白描

梅園前集 卷之五

碎入雲林不可招雨簑烟艇共漁樵獨嗟老面將黃老猶向茶溪寫白描

病愈謝醫

苦志窮愁倦著書茂陵誰起病相如一杯絕勝金莖露醫道通仙信不虛

偶書

宮女殷勤織綺羅朝朝絲履夕機梭那知敲入官家去頒賜番歸寵倖多

贈黃節判希度之任瀘川

錦帆樓櫓入西川水散巴渝江可憐明到瀘南問

舍四香亭上月娟娟

纔持一劍返蒼梧霜刃旋看又度瀘我憶栽培桃李
在試尋春似昔年無

賦歐總戎遙望白雲卷

玉符金印辭明主白髮丹心許老臣莫向柳營論戰
伐已從黃閣畫麒麟

七夕風雨晦甚

獨嗟烏鵲不成橋雨電雷風送寂寥一望一年虛一
度銀河黯黯夜迢迢

寄答門人任學諭見懷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四

挂管當年手種桃露如甘液雨如膏于今葉盛花成
實芳樹無言意自勞

冬日野行

衰年岐路倦馳驅偶向霜郊役短輿林鳥盡歸沙鴈
落欲沾村釀下茆廬

上高龍

十盤九折上高龍翠律千巒接萬峰斜日薄雲催僕
御牧歌樵唱未從容

送袁生前川還贛

凱風吹夢讀南華帆下江城日未斜秋水長篇談談

一簾疏雨落燈花

贈人

車馬蓉江幾度過清談偏喜故人多年來見說西岩
老解作春風擊壤歌

贈興國呂憲重

一卷青囊三尺劍千峰萬壑恣遨遊年來訪我燒丹
處直到西山最上頭

賦西澗

城西一澗水潺湲紅蓼白蘋相對妍清夜月明風弄
笛夢回人在魚船

梅園前集

卷之五

五

愛山

愛山卜築近山居松徑茅堂樂自如莫倚山深人不
到雲開還逐鳳街書

花朝風雨

久拚老眼看新花看到花朝興轉賒不管姤人風又
雨濁醪贏得過鄰家

南嶠閔旱

去年田畝半榛蕪禾穗今年又漸枯不識倉儲存幾
許明年還有賑荒無

昔年禱雨救枯田幸甚王泉今歲保昌新太

尹沿街赤日拜皇天

送劉都運遊羅浮

羣山海上說羅浮十載曾招野客遊今日輸君先跨鶴飛雲絕嶺倚高秋

贈吳宗善

抱朴終南不記年乘風忽過老梅邊藥爐丹竈仙茆在疑前前身葛稚川

送泰和魯宣忠

一帆秋浦挂殘曛白鴈霜前度雲雲十載故人青鎖客還家爲我寄殷勤

梅園前集 卷之五

題東方朔捧桃便面

漫把恢諧掩俊豪偶從西海拾蟠桃漢廷尚有忠言在千古無人爲解疑

贈王太學醴泉

晝長無事坐西臺有客敲門剥啄來莫是侯芭勤問字吾今正愧子雲才

和桂翁白鷗園

白鷗園

園池初闢引群鷗爲三公日日留正好忘機久相狎却承鳳詔入龍樓

八角塘

水浮八角滿秋塘綠縹緲風煙縹帝鄉霖雨益梅功未了巨川還望作舟航

蓬萊小閣

移來東海蓬萊閣眼底寰區耿一塵紫府玉仙天上客相公不是等閒人

環漪亭

方亭結構坐環漪花葉間干柳蒲堤却憶晴波浮太液獨隨龍釣魚時

水雲軒

水雲深處翠軒開獨倚雲根傍水隈俯視中原青一髮憶從龍舸渡江來用公大江東去詞語

橫翠亭

靈山疊翠曉雲橫光射危亭日漸生寵召還朝瞻御座鷄人報徹玉階行

賜閒堂

鳳闕龍墀近聖顏信州千日一封紫詔歸黃閣未許高堂久賜閒

晚節亭

信城新作魏公堂綠野秋雲覆女牆堂外一亭千綢

竹更栽黃菊共芬芳

明月榭

池開新榭邀明月月射清波池水深玉宇瓊樓收鳥
處夜涼常繫老臣心

醉春臺

白鷗園裏相公臺柳色花香面面開每到春來公自
醉更堪春酒泛春杯

宮恩莊

勅賜黃金荷 寵恩兩宮殊眷出 慈尊桑麻
從此堪蠶績雨露偏多沁水園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八

望宸樓

輔臣魯沐 聖恩頻長倚危樓望 紫宸身在

江湖心在關曉雲飛夢繞宜春

濯纓處

日臨清沼鏡光平拂拭苔磯自濯纓今喜整冠重振
珮東華春曉入承明

停橈處

百畝名園十畝塘樓船歌管水中央停橈未盡清平
樂早向龍池進羽觴

答謝桂洲閣老用韻

宮花御柳九重春曉日晴天五色雲溫國潞公重入

相鳳池深處佐 明君

雨露新回上國春龍飛虎變際風雲周師召保三公
位虞舜唐堯萬歲君

自詠奉和桂翁

一卧江鄉十二春煙簑穩徧隴頭雲樵夫釣侶時相
過共酌村醪頌 聖君

早梅吟撥颺頭春朔雪飛花照野雲白髮遠臣殘喘
在情知一飯敢忘君

寄 答龍塘惠酒

梅園前集 卷之五

九

一尊風外寄新醅何日蓉江放棹來我鬢如霜君鬢
雪莫辭花下好懷開

蕭掌教宅賞牡丹

幾年不對曲闌花每到花時獨嘆嗟今日舉盃花下
賞却疑身在魏公家

虛舟宅奕且飲

興來彈奕日沉西多寡贏輸局不齊更謝主人撥佳
醞食歡一飲醉如泥

一東秋霜對鏡寒

春坡爲南楚陽曜父題

平生未識春坡者古貌今從卷裏開
淨几焚香坐清晝一篇秋水夢初回

謝劉震菴鵬福壽圖

多君壽我老耑圖白髮紅顏半似吾
不是楊公秘藏者青牛函谷故應無

論心別卷爲高安陳應雷作

詩社殷勤酒社頻同心朋舊異鄉人
相逢相別堪相惜萬里烟波千里津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十

偶成

歸卧林丘十五年課農耕破隴頭烟
稻梁麻麥頻遭歉却買淵明種秫田

爲買淵明種秫田釀成春醕醉花前一
回一斗供詩興免得尋常索杖錢

和梧岡太守九日遊西華山寺

黃花爛熳今重九西岳峻嶒此華山
清酒百壺情款款浮雲一片意閑閑

珍羞錦席鼎焚椒主意殷勤客興饒
更擬移尊登頂山鬼林密徑迢迢

元夕喜霽

去年此夕雨兼風火暗燈殘賞興空
明月滿輪雲盡光今在酒盃中

壽李州幕

功名如紙跡如漚歲月逍遙六十秋
沽酒買花供老醉不須長伴赤松遊

酬畫士

金蓮山下草荒蕪鐵漢樓前落日孤
高榻晚秋閑卧病憐君遺我輞川圖

怡萱卷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十一

堂北萱花歲月深祥雲佳氣護重陰
舞衣灼爛裁新錦一寸斑斕一寸心

天柱峰

五嶺差我斷復連一峯如柱獨巍然
六鰲海上移來遠支住東南半壁天

無題

一炷幽香一曲琴閒將春事寄知音
繩頭鴈足絃重理三弄梅花托素心

送人入京

春風送客上神京柳暗花明繞客程
不惜典衣沽別酒

酒陽關怕聽第三聲

壽樂山

我認舊煙臺
外孫釐白萬人傳
君今喜度縣
張日強賦新詩頌壽筵

贈陳主事北上宣化人號豹谷

十年官管種桃人
種得桃花浥露新
今日移從天上
去一枝紅占上林春

舒川

聞道舒川似輞川
茂岡嘉塢散風煙
主人自比王摩詰
半作詩仙半畫仙

梅蘭前集卷之五

虛舟爲鄧克承賦

逃名隱姓托虛舟
氣若飛揚跡若浮
欲起莊生問遺意
不知身世自悠悠

贈鄧雙溪別

春風纔擁橫經席
秋水俄登下瀨船
愁病老翁心獨苦
臨行聊贈木桃篇

送人入廣

朝辭庚嶺夕羅浮
海色山光渺渺秋
若遇道人回姓者
爲言需我訪丹丘

龍溪

山人卜築龍溪上
爲愛雲深山更奇
溪水入江龍入海
山人應有出山時

贈吳浪仙

何處飛來吳浪仙
扣門驚起老翁眠
林頭一卷蒙莊子
讀破逍遙第幾篇

一松爲隱士賦

萬林喬鬱一松孤
獨餘森天萬木無
山巍崖峻水霜老
不共秦封五大夫

詠呂洞賓

紫陌長安甲榜人
酡顏猶帶曲江春
刀圭不學神仙術
會有勛名萬古新

梅蘭前集卷之五

弔趙一松憲長

九鼎難遷斷魂銷
遼海雲深不可招
松下我來亭獨在
一天風雨晚蕭蕭

送行

春色一鞭催馬蹄
行人遙度曉峰西
北來魚鴈多如許
不惜鸞箋錦字題

小景

風花種種弄陽和
遊興方濃酒興多
芳草醉眠呼不醒
夢中人唱踏春歌

坐見南山秋色染黃花分味入香醪停雲詩思今元
亮笑對西風不姓陶

北遼關

細雨紅心曉度關千重雲樹萬重山行人不是鷄鳴
客帶得天香兩袖還

送彭廷用

五月淮河新水生客中送客若爲情離心正似淮河
水日向東流不盡清

送劉光祿毅齋

南風掛席 帝鄉來花鳥吟懷到處開飛上金蕉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十四

發秋興海門煙雨倚高臺

送人佐縣

馬頭春色滿花封少尹賢勞首勸農莫謂癡兒了公
事直將長日獨哦松

湛泉

一掬寒泉萬古清孤亭誰結寄幽情夢回塵鞅心如
水坐對江雲自濯纓

中秋不見月

萬里長空散暮陰扁舟獨泛夜沉沉青天碧海年年
意不遺清光損客心

山水小景

踏破瓊瑤曉探春壩橋詩思獨通神錦袍不受紅爐
暖始識騎驢是異人

千花萬花落欲盡一枝兩枝霜下開天涯歲晚誰知
已紅到山茶白到梅

水閣天空江樹疎兼葭白露鴈來初非熊已入豐侯
卜猶自垂竿獨釣魚

三學士圖

鳳皇池上接夔龍紫閣黃扉近 九重朝罷

禁宸清晝末玉堂吟思正從容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十五

題顯嚴卷

日日呼天日日悲悲號洒淚血淋漓無知最是荒丘
草一度風霜一度衰

北溪永思

北溪溪上水東流孝子臨溪淚不收水向東流無盡
處淚流如水幾時休

重上高龍

曲躡斜盤步步高千盤萬躡不知勞風生兩腋雲生
足上嶽三山總一毛

醉春亭

花開錦綉羅羅席鳥弄笙歌勸紫霞晴日醉花花
鳥詩翁春醉鳥兼花

重過龍泉

不到龍泉二十春山花林鳥更相親那知白髮緋袍
者還是題詩酌酒人

贈吳立相士號浪僊

嗟我行年七十三形客衰老鬢鬢從前未學神僊
術那得長生問李聃

題郭思誠卷

雪髯霜鬢老林棲佳士平生愛品題振珮彈冠經世
梅園前集卷之五

手此迴青眼屬蕉溪

贈王良輔還汶源

嶺海歸來秋正深夢餘淚尚沾襟滿輪終慕堂前
月獨照王郎一寸心

曾於青史見梅邊一祭文山萬古傳終慕有庠今孝
子兩心吾與對蒼天

題英雄圖

鳥有鷁鷹獸有熊飛揚搏擊野林空爭如人士英雄
者挺出千豪萬傑中

題鷹擊兔為丘生希敏題

韓上鷁鷹雄擊搏穴中覺兔狡奔投丘郎早有知焉
志他日橫騫萬里秋

佛桑花開久愛之乃賦

八月開花映日紅仲冬顏色與秋同千葩百蓋供吟
賞白髮衰顏感化工

朝端獨立圖

金眸玉爪振霜翰海送秋潮萬頃寬偉立孤高誰敢
並紫微雲近碧霄寒

答黎三峯惠茶

酒因詩魔午夢回故人新茗扣門來也須自汲清泉
梅園前集卷之五

水槐火徐烹飲一盃

赤壁圖

漠漠風烟萬里秋扁舟載月夜深遊瓊樓玉宇人天
上何事僊郎夢羽流

瞻雲餘慕卷

金陵遊子日瞻雲望入桃江隴上墳幾樹台陽人
土靈光佳氣共氤氲

慕節卷為李培春題

涕泗朝昏慕節軒雲寒月慘照東園耳聞目視音容
杳一卷殘篇手澤存

送別和韻

虛中秘術鄧侯身四海勞勞兩脚塵等瑟年來都是
夢梅花嶺下問通津

千山紫翠萬松蒼踏破青鞋底事忙多病相如愁杜
甫藥囊添却減詩囊

七言律

北試途中遇友

青袍白馬上神京春官相逢並轡行王粲才多空作
賦賈生年少浪傳名避人沙鳥娟娟淨照眼林花艷
艷明問得青帘村舍近解囊沽酒共君傾

梅國前集

卷九

十八

宿杭州水亭館

孤燈兀坐水邊樓行李隨人小泊舟聒耳笙歌何處
夜搗衣砧杵滿城秋潮從東海喧聲鼓月向西湖落
釣鈎十載萍蹤南又北遨遊今始過杭州

道中秋思

客路秋光馬首催

帝城雲色望中開西風楊柳

人千里落日帆檣酒一杯司馬病軀時問藥少陵詩
興獨登臺思鄉欲寄梅關信極目衡陽鴈未來

入京師

一葉輕帆下路河春風淡蕩曉烟和彈冠正爲

明時出携劍重經野市過

長樂鍾聲天上近

東華柳色日邊多更生擬獻匡時疏遙望

彤庭振玉珂

送人考貢還南離

朝罷

承明曉日紅送君聯轡出郊東十年經史

心猶壯萬里功名路始通霜後不堪聞折柳風前常
是望飛鴻南都知己如相問不負 明君有朴忠

贈壽官

龍犀場中跡久無烏紗誰遣上霜顏竹堅晚操曾君
子松引喬年亦太夫老態頃從 優詔改新袍贏得

梅國前集

卷之五

十九

瘦筇扶

九重尚有

褒封典分毫雲霄趨鳳雛

榮壽爲呂黃門父題

榮從

君錫壽從天筆書何人得並全白髮間名

青瑣吏青山舊隱紫芝仙

恩光直共年華老福

澤應隨世德延春酒盡 霽稱慶處不知滄海又桑田

輓都諫張經載

被命先皇大諫官十年風采紫宸班每思重一筆一絨
口自許孤忠敢犯顏義取春秋裁國是才道一今古教

時艱

聖神陟降公應在猶自趨將肅珮環

送錢士弘致仕

一封朝上辭官疏萬幅人傳送別圖林下白頭閑歲
月雲邊青眼老江湖並遊鴻鷺身常健作伴漁樵跡
不孤詩卷酒盃贈歸橐擬隨春杖過東吳

送石城鄧大尹之任梓潼

遠街新命入西川下馬山城劔閣連野老能歌他日
縣官當比昔人賢年年春到栽花地處處秋登種
田千里官程望巫峽洞庭秋水正涵天

舟中述懷天津作

極目雲霄是帝居舟行旦夜敢紆身防疾病多携
藥志苦勤勞滿載書官廩養供慈母足公家才愧小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子

臣疎逢人每問升平事盡願天王用舊儒

麥瑞為慶陽太守題

泰和今比盛周時瑞在來牟不在芝剌史神明通稼
穡漁陽歌詠起郊岐却祥自董明王獻率育原
承上帝垂使者觀風能采錄芳馨一日遍羣夷

武選對荷

紅渠相對晚風前清暑深沉小洞天四月韶光看欲
盡一池風景故應妍碧筍何處逢佳賞塵榻今宵
俗緣便擬吟詩三百首挑燈和醉寫吳箋

寄答萬晦之

回首天涯憶盡簪故人消息已山林孤燈對雨
夢天角風寫素心世事任從棋局變人生須放酒
盃深何當共泛三更月赤壁磯頭聽越吟

輓毛總兵伏羗侯

戰成功守四方獨將忠武報君王生前佩印

平定死後封侯尚伏羗充國謀謀廊廟在子儀勳

送張德尹曲江

七品郎官百里侯曲江今履古韶州五馬臨風萬千家
曉露下芙蓉五嶺秋綠綺鳴絃山月吐青萍出匣瘴

梅園前集

卷之五

子

煙收期君何處看動業仰止高山風度樓

送劉克鑑任天台

長柳梳風曉一堤離筵把酒聽鶯啼人辭鳳閣雲霄
迥路入台山雨露低共擬循良垂汗簡且將膏澤沛
黔黎清朝臺諫雲英俊會見天書下紫泥

送人還東廣

同湛內翰奉使

買得歸舟繫潞河交游其奈別離何九重宮闕瞻天
近萬里江山覽勝多野市揚帘供客醉秋風鼓柁
漁歌行旌遙共皇華使賸有輝光度嶺過

送行

曾因訪友過君樓
話落寒更月一鉤
客袂偶淹燕市酒
歸囊尋上潞河舟
烟楓雲樹三千里
碧水丹山六十秋
回首明朝天漸遠
獨勞清夢遶皇州

丙寅秋與同年楊介卿聯舟北上和韻答之

疎林隱隱掛斜暉
宿趙程不憚勤遠水
帆艣微欲沒前村
雞犬漸聞野人言
折鳴更斷詞客寒
燈對夜分明月露
寒天似洗獨將孤
興托桐君

送太平驛丞之任

少年記得過廉郡
兩宿靈山道路賒
三里城樓聞鼓角
幾村茅屋見烟花
峯危有客乘官騎
海近何人泛海國
前集卷之五

使槎歸到江鄉逢故舊
魚書莫惜寄

京華

壽堂尊太傅公

麒麟綉錦帶璫璫
高蓋繁旌擁賜車
望重三公周太傅
位尊八座漢尚書
指麾戎馬權應在
出納絲綸寵不虛
願比汾陽安社稷
遐齡堂奉帝王居

輓丘泊官先任三言

春風坐老鄭公糧
京國重來已十年
鵬鳥竟看成賈禍
鱸魚空說兆楊遷
虛堂夜落含山月
古隴朝生貢水烟
地下湖官莫留恨
宋家監務有諸賢

輓彭文卿父母
父為大理寺正母封孺人

古楊衰草倍凄其
白壁同埋樹短碑
執法星沉東嶽暗
忘憂花謝北堂悲
秋霜泰雨平原表
楚水湘山薤露詞
哭盡儀曹千點淚
百年應廢蓼莪詩

得月樓

三尺危樓月掛簷
水光偏得月華添
雲收萬里初憑閣
露洗三更正捲簾
座上秋毫瞻白兔
尊前清影瀉銀蟾
風流不用青蚨買
天與詩翁一樣廉

贈范靜之謫威州用韻

話別歸來月滿闌
不禁清思促吟鞍
關心世事天涯遠
回首風塵蜀道難
詩社十年悲故舊
春光何處夢梅園
前集卷之五

長安明朝遙指君山在
湖水涵秋萬頃寬

西臺聲價玉壺秋
況復詞源三峽流
正擬長卿金馬召
忽看杜老錦江遊
耕田鑿井知民困
種竹移花爲客謀
萬里秋風回首處
爲來應慰遠人愁

白髮少陵心尚壯
年來謫遣入威州
錦官城上風煙靜
駟馬橋邊雲雨收
閒種百花溪水遶
詩題萬卷草堂留
仰看北斗京華近
且對黃花客裏秋

疎竹小山相別去
遠尋玉壘問村春
見山還憶王維共
看竹寧忘與可從
十里市橋堪駐馬
五更山寺任敲鐘
古來遷客環多賜
會見黃麻下九重

元日詠懷

憶從名唱玉臚前，濫遣鵷行又五年。
壽筆屢斟椒酒，朝衣常惹御爐烟。
匡時志切悲劉向，報國功成愧謝玄。
萬歲君王千歲母，敢忘高報竭微涓。

大駕出郊和平臺

森嚴法駕降從天，郊社明王禮獨虔。
祀列諸壇群辟獻，樂成九奏衆音懸。
鏗鏘環珮隨清道，燦爛旌旗拂曉烟。
時若雨暘開盛治，心猶似百年前。

指洪武末樂年

大駕還宮和平臺

侍臣清曉立東華，遙望雲攢五色車。
仙樂聲中連引戟，龍旂影裏細吹笳。
天書不作真宗瑞，封禪深懲武帝奢。
明日慶成親錫宴，恩光稽首浩無涯。

和張亨甫侯汝立二同寅

連朝蠟屐印莓苔，忙殺尋春好客來。
遶屋梅花風外落，隔牆紅杏雨前開。
兩人倡和詩千首，一日淹留酒百杯。
獨有故園情不極，黃金臺上首重迴。
滿樹桃花遍地苔，征鴻辭去燕飛來。
春光又見一年好，笑口不知何處開。
勲業每看臺上鏡，生涯都付掌中杯。
少陵多少驚人語，吟倚東風日幾迴。

送潘都諫出守漢中

七年青瑣守黃堂，簡自宸衷寵異常。
直擬陽城徵諫議，曾言汲黯薄淮陽。
雙旌五馬關山路，錦纜牙檣潞水航。
回首長安天萬里，爾書會見下明光。

發潞河

潞河放潞河南風，剛比北風多。
深杯我故連朝飲，十載磨礪裏似曾聞。
須檣行邊那得聽，終歌宿松道與黃州近。
擬作長文吊老坡。

贈壽官

優老幸逢頒漢詔，服榮尤喜戴唐冠。
頭顱鏡裏今猶在，詔杖屨尊前舊日歡。
巢許竟看辭玉食，松喬何用煮金丹。
蒼松翠竹年年意，天與君恩欲報難。

梅園前集卷之五

三十五

宿開河

客航今夜繫開河，孤寂其如百感何。
浪靜風恬金乍湧，月來雲破鏡重磨。
悠悠世事三更夢，落落襟懷一曲歌。
回首帝庭天漸遠，曉鐘應憶禁城多。

贈授都綱

蚤慕如來禮雪菴，禪機佛法了相參。
塵蹤斷絕雲封徑，定性圓明月浸潭。
銓部注銜殊俗吏，空門領衆覺瞿曇。
迴龍山下松風靜，說偈談經啟舊函。

讀宋史有感

泰山他日也水山羣小當年競附攀
桑海變遷雙睫下雨雲翻覆片時間
人心自是無知足天道誰言不好還
司戶雷州相會處相公休問鬼門關

和答王掌教觀風韻

鳴騶擁戟出山城野寺鐘殘曉氣清
遙指長安初日上迴瞻鄉國亂雲生
卷舒獨媿蘧公道憂樂兼存范老情
看取匣中孤劍在東西南北十年行

夕陽隱隱下孤城過雨輕塵滿道清
喜見流風存舊尹幸無新法誤蒼生
水霜晚勵松筠操雨露春看草

梅園前集卷之五

五

本情天意不知何似者老坡翻有惠州行

扁舟重下皖西城徹底空潭照鬢清
慷慨素悲彈鋏士遨遊今媿棄繻生
秋風秋雨都成夢江草江花似有情
且載麻泉過采石豪吟爛醉月中行

西風回首鳳皇城粉署三年宦業清
誰道相如非病客自慚賈誼是狂生
衣冠獨負匡時志湖海應憐報主情
遙憶襄陽賢別駕紫駟何日又同行

過泊湖

一葉輕帆過泊湖風前搔首壯心孤
離離烟樹江淹賦隱隱雲山米芾圖
舟楫何人酬盛世綸竿他日思

狂奴高歌鑒節憑誰賞萬望秋空日欲晡

晚過金堂山

匹馬金堂度月明卷簾吹徹夜雲輕
倚門正切慈親望問俗徒傷逐客情
桑柘影中無犬吠菰蒲深處有蟲鳴
我詩謾紀行邊境燈火前村欲二更

夜行

更深催馬入松陰月在松梢缺處沉
烏宿風枝驚過客蟲喧露草助幽吟
蕭蕭獨感他年夢僕僕難堪此夜心
敢向明時憐放逐均勞一念有天臨

王掌教宅賞雞冠花

梅園前集卷之五

五

半月山城不見花忽看顏色美人家
技枝特出擎秋露片片繽紛聞晚霞
黃菊明朝陪冷淡芙蓉何處避繁華
閒來呼酒供清玩雲薄長空日未斜

重至學中見花而作

笑指雞冠似此花吟魂重到鄭虔家
分來織女千機錦剪落秋空幾片霞
眼底風光遊上苑耳邊消息候東華
憑誰慷慨論前事折取高枝插鬢斜

福昌寺酌王掌教不赴

公暇來遊廓外山廣文何事不同攀
定拋詩卷茶爐畔細檢醫方藥籠間
綠蟻且拚人盡醉黃花應笑客

空還獨慚惜大無消息應更禪房註日關

再至法華寺

晴嵐開盡見僧君我獨重過下鹿耳牕戶雲深無野
馬懸繫帶遠有溪魚淺醪且向尊前醉佳句還從竹
下書高揭借來風外卧任教塵俗總消除

至松山

曉從荒徑入松山香落松花淡松蘿抱露枯蟬藏樹
杪巢雲老鶴出林樾蒼苔空街燈過野老敲門釣
月還馬上不知身在客舟楓錯認是鄉關

山行偶成

梅因前集 卷之五

二

馬蹄今日又雲山平步奔騰不用攀遠水光涵天上
下危峯影倒鏡中間境當佳麗幽人賞時到清明逐
客還吟骨近來消瘦盡獨無詩句動江關

舟中放言

海天孤艇望青山萬仞峯頭我欲攀西北燕秦雙睫
下東南吳楚一丸間水流花謝從今古兔走鳥飛自
往還一笑羽翰生白日僊凡從此不相關

昭君怨

幾迴鸞鏡畫春山錦袖追隨翠輦擎燈火元宵明月
下笙歌七夕彩雲間按圖出詔承恩去解寵和戎拜

命還辭却宮粧登塞馬琵琶聲徹玉門關

登東梁山

西風斜日上梁山一步高兮一步攀個個青峰連海
畔村村茅舍出田間不堪吟眺中秋近爭得淹留十
日還便與老僧分卧榻夢中打破利名關
十年江上望高山未得從容半日攀偶駐官航維柳
下直尋僧舍坐松間水敲北去流無盡地脉東來到
此還遙指小孤青一點崔嵬真是海門關

舟中望山甚近復作

登龍山來復愛山黃昏無計可重攀風催急磬孤篷
梅因前集 卷之五

二十九

底月印危峯巨浸間獨犬吠殘知客散羣鴉捷定認
僧還詩成欲寄沉吟久只恐雲門夜半關

枕上賦梁山

開闢洪龐有此山九功成後幾人攀重巒遶護雙峯
外一水奔流兩石間日月東西今復古舟航南北去
兼還差我竝峙臨無地萬里江門永不關

閨情

即君出戰賀蘭山遠送征輪竟莫攀獻誠應知三月
後嘶枚方在萬夫間寒衣欲寄何由達春信曾期不
見還孤枕夢魂無着處相隨夜夜過潼關

贈授都紀

紫霄仙客下塵寰也向天曹領一官待漏初辭
闕簪星重上五龍壇銅符歲久儲無應玉洞雲深
有丹爭得乞穉穉天例高夜講碧虛寒

儀真雨中

一舟風雨泊儀真短劍清尊倍感神枕底潮聲東海
急望中山色建康頻誰言今日無蛇虎自是中原有
鳳麟憔悴江湖身跡遠不禁飛夢遶楓宸

見村庄有感

不見村庄三四年偶看孤舍野湖邊結茅編竹斜臨

梅園前集

卷之五

手

岸築徑開門近隔田望雨群兒依樹立灌畦一叟枕
沙眠梁山忽憶風波惡徙倚蓬牕一悵然

茅舍即事

日午孤帆泛淺沙暖烟生處見人家傍簷樹老蟠山
麓遠徑籬疎結水涯重葺覆茅經雨破近移叢竹受
風斜蓬頭老子眠初起自倚柴扉整釣車

立秋日遊福昌寺

下馬松陽見此山層層石磴偶躋攀高低黍黍收成
際遠近閭閻指額間將雨老龍天外過盤雲孤鶴樹
頭還井梧一葉飄詩景分付僧門止莫關

興來今日始登山引手烟蘿遶徑攀官道遠看松十

里僧居僅見草三間尊前酒盡孤雲起馬上詩成倦
客還飽飯黃昏人卧月也催宵柝擊重關

答王掌教約遊資福寺不赴

謫居處得近名山休暇何妨兩屐攀異草名花圖畫
本祥雲瑞霽酒杯間馬頭晴色融融去鴉背殘陽淡
淡還却憶名僧寺寺香牛紫氣出函關

一重山過一重山綠樹蒼松手可攀浪說九州還海
外却看三島即人間鬼神昔日聽幽偈龍虎何年守

大環拾帶留衣懷往事兩公高致在禪關

梅園前集

卷之五

手

答夏司訓

天外輕雲雲外山直從鳥道試猿攀層巒疊嶂烟霞
外飛閣重樓紫翠間白鹿詩人遊未到赤城仙子住
忘還蓬萊弱水知何處西竺叢林第二關

百尺飛虹跨兩山羅浮絕頂有人攀夢中佳境傳燈
處身外浮名脫疑問芳草暖烟群鹿下踈鐘暮雨一
僧還何當借取雲邊榻卧對老松門不關

過金橋東龔明遠

走馬金橋望月山插天孤柱可誰攀美人遙在雲霄
上俗客空勞塵土間破帽擬同風外落扁舟虛向

中還明朝再整登高約走馬南臺又一開

賀門人吳五畧母壽 甲辰冬作

北堂僊樂新進開錦悅高懸照朔梅王母書傳青鳥
下發星光逐彩雲回江魚竹筴供新饌玉液瓊漿進
壽杯遶膝斑斕歡舞處人間即此是蓬萊

春宮詞

銀箭銅壺漏正遲香消寶鴨半醒時輕花着雨津無
奈細柳經風不自持燈火一牕紫舊恨笙歌別院按
新詞夢魂不學君恩斷飛速長陽祗自知

和同年王宜學見寄

梅園前集 卷之五

三十二

西風落坐山城遙望澄江似隔瀛本以疎庸干物
議鼓將狂直博時名一場潦倒浮生夢千里殷勤故
舊情今雨更來何日約百壺相與洗煩襟

短劍長歌出禁城故人回首盡登瀛不才已負裴公
識盛世空傳賈誼名吾道卷舒關夢寐宦途夷險見
心情憑誰寄語澄江客曾為英雄淚滿襟

書緘尺素寄魚雙別思悠悠不易降千里望窮登快
閣一天秋老俯澄江風前對酒人如玉花外題詩筆
似紅遷客近來無意緒也拈毫管和新腔

壽上猶朱莘春有引

莘春乃門人吳大猷嫡夫厥子國治又
姪孫也素荷教愛請詩為賀

芳譽藉藉滿猶川花甲纔過五十年蓬矢桑弧懸
戶瑤觴玉液敬東筵懽娛維齊歌鐘細戲舞蹁躑彩
服鮮莘野後今春色勝好同擊壤樂堯天

梅園前集

卷之五

三十三

梅園前集卷之五

梅園前集卷之六

七言律

遊南臺寺

閉來躍馬過南臺，萬斛塵襟一洗開。
野鳥避人飛遠，山僧候客掃新苔。
登樓謾有王郎興，作賦慚無李白才。
屈指幾朝陽，又復春光到處問寒梅。

松風花雨上重臺，短袂寒蕪盡剪開。
今日雅懷憑濁酒，古人遺迹有荒苔。
故知已自憐多病，明主何曾棄不才。
分付太顛留宿約，野橋殘雪報疎梅。

山中古寺寺中臺，此日登臨笑口開。
龍帶江雲歸野，梅園前集卷之六

洞鶴翻松露濕，苔苔十年正負匡衡志。
百里空慚蔣琬才，翹首鄉關何處是。
南枝消息到紅梅。

李白當年過此臺，至今風景向人開。
一重山外橫看水，半畝庭中亂點苔。
到處米郎留畫本，眼前崔顥讓詩才。
丰神何處看標格，鋤破寒雲獨種梅。

晚行

長風吹雨濕青衫，坐馬穿山重不堪。
遠火依微明短屋，疎鐘隱約度荒荄。
羊腸道路從教險，蝸角功名祇自慚。
聞說浮生皆幻夢，玄機今夜扣瞿曇。

宿法華寺

小院深沉夜半時，客懷無寐更誰知。
踈牕紙隙風如箭，塵榻衾寒雨似絲。
靜聽生公談佛法，偶題坡老和陶詩。
曉來策馬匆匆去，謾欲留衣慰遠思。

曉發蓮塘

曙光耿耿促征鞍，草樹荒茫閣曉寒。
鳴雨漸收驚路滑，吹風不斷怯衣單。
折腰自愧陶元亮，高志誰知管幼安。
一笑海天成絕倒，襟期欲語對人難。

過野塘

長途瘦馬獨馳驅，臺裏青山問舊居。
米石沉酣狂李白，錦江飄泊病相如。
雲遮嶺樹長安遠，鴈斷音書故舊疎。
江雨欲來征袂薄，野塘寥落重躊躇。

梅園前集卷之六

後任廣德西川為之兆也

宿延壽寺

延壽山中聽雨時，五更寒寂一衾知。
年光易過燈成燼，世事無端繭作絲。
招定旅魂唯有酒，苦餘吟骨欲無詩。
浮萍踪跡何曾定，俯仰乾坤有所思。

風中偶成

十里同安望石牌，烟嵐四塞黯如霾。
尋一徑羊腸遶頃失，羣峰盡戟排氛祲。
憑誰揮短劍，靈光剛我踏青鞋。
西風回首長安道，晴色融融遍六街。

征婦用延壽寺韻

歸期已過暮春時
北伐西征總不知
漠漠塞雲迷雁信
瀟瀟蓬戶滿蛛絲
夢回舞袖殘香在
腸斷迴文錦
織詩願得身隨娘子陣
絕地無生思
西風塞草倚樓時
寒到青衫未可知
驚聞馳羽檄
香閨愁絕理機絲
秦氏長城役我重
周王杖杜詩
不是婦人憐角地
人從有深思

冬至日和李性公

故人回首各風烟
暗惜年華半入禪
詩句巧稱今李白
筆鋒狂到古張顛
行李書千卷
半榻浮屠屋

梅園前集卷之六

數椽不道吾松留勝迹
聲華到處自流傳

小院重門鎖淡烟
旅懷孤寂似枯禪
才華兩漢慚司馬
勲業西周憶大顛
梅信暗通江岸雪
月痕初落草堂椽
疎鐘不是寒山寺
惟向畸人枕上傳

偶成

朝來忽覺散裘輕
爭訝寒牕夜眼明
脉脉轉欺茅屋重
微微補野碛平
梅開淡粉無影竹
折疎林獨有聲
清茗石爐燒楮拙
預從來歲樂西成

席上贈熊子高學諭

美玉明時價早收
衣冠曾許連儒流
百年交誼金初

斷一日離情
轄欲投高志
每從官裏壯雅懷
不向詩時休
黃梅此去無多路
天放瓊花爲我留

前韻贈靳州壽秀才宗岐

大材從古棟梁收
已見難兄冠士流
家學無慚藩府重
薦書不向相門投
畫圖入手趙松雪
詩句驚人皮日休
尊酒一燈三夜雪
馬頭行色未淹留

和王掌教

清班濫造珮珊珊
際會從知自古難
直道敢言明主棄
餘風誰信鄙夫寬
鳴時事業孤忠在
垂範文章三試刊
聞說調羹真意味
梅花庾嶺一枝寒

梅園前集卷之六

別龔明遠

斯文幾度共瓊卮
仗劍俄驚是別期
客袂擬來他日雨
歸囊還載故人詩
梅花破雪知春早
池草經寒入夢遲
萍梗獨憐青眼在
漢庭誰起鄭當時

惜別何堪酒百卮
十年鄉國共襟期
人還江上空勞夢
馬過梅邊獨有詩
雲薄雪殘征鴈急
江空潮落去帆遲
憑君得意長安路
十里杏花三月時

吳文亨席上鄭王汝叙舊

秋風記得上東山
安石高名浪欲攀
佳約不來青鳥外
新詩空說絳紗間
清風亭上人何在
紅葉溪邊馬

獨還何意松陽重聚首小梅殘雪對禪關

南安古寺金蓮山墨花臺上曾共攀一盃今昨如夢裏十笏方丈非人間浮雲野鳥自無意流水桃花剛不遑脉脉此情兩何極明當掃石談玄關

別鄭玉汝

八月臺前倒玉卮轉頭剛是十年期重來舊雨都成笑折疎梅共賦詩雪釀微寒終煦煦松含晚翠自遲江東故舊如相問爲道襟懷似昔時

義鄉公事有感

湖水湖山共渺茫九江空說此稱王草連封土非疑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五

塚壘結屯兵故義鄉短樹風來寒簌簌孤峯雲盡晚蒼蒼野人欲食無功賜剖腹藏珠祗自城

人日遊資福寺

梵王宮在南山椒休暇來遊興獨饒晴日暖風春淡淡危橋在石路迢迢尊醪對客開人日烟景逢僧說漢朝醉裏斜陽歸馬促明朝回首鬱蒼蒼馬首春風郭外行黃金日射柳芽明興同人日晴偏好詩入僧家晚更清庭草雨前回病色瓶梅雪後放孤英憑君莫說山陽令寵辱年來總不驚

東郊遊覽

東序車馬試東巡偶歇吟鞭樂興新返照入溪金瑣碎好山當戶玉嶙峋絃歌獨媿言公化肝肺曾收邵子春一飯恩深明主在江湖有夢到楓宸

夜宿太湖歐陽氏家

兩年三度駐吟鞍疎雨明燈坐夜寒細說民風知稼穡每勞家味獻盤餐原功世遠文章在永叔名高英葉難青眼近來無處着摩挲醉裏一相看

春遊燕約

春風纔到小桃枝拚賞何辭酒百卮柳外樓臺風淡淡水邊亭榭日遲遲狂來欲作花間舞醉後曾題馬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六

上詩落落自朝還自解襟期未許幾人知

東風隨處足花枝紅紫續紛紛照酒卮醉眼也知今不錯賞心何事故應遲憑誰呼醒羅浮夢舉世爭傳惠院詩明日馬蹄追夙約肯拋春色負相知

曉行

茅舍雞聲夜欲闌行人馬上怯春寒吟邊啼鳥烟中度盡裏青山雨後看廬阜騎人乘白鹿緱山僊子跨青鸞乾坤樂地當何在底事馳驅爲一官

聞邊檄有感

鐵甲金戈塞草寒王師萬里渡桑乾捐生始信中郎

易却敵誰知犬范難螻蟻有誠空卷戀大羊何日息
貪殘中朝宰相微司馬海宇謳歌社稷安

人日遊資福寺夜歸月中

勝境松陽第一山風花人日始躋攀諸天正在藤蘿
外福地空憐草萊閑遙謫我忘浮世夢醉狂誰唱踏
歌還月明燈火元宵近記得金門夜不關

至太湖

飲馬清溪望太湖十年長劍倚天孤風花荏苒看春
色烟雨冥濛指畫圖漫有高懷思舊客箇無佳句報
奚奴浮雲漸見西山捲散盡輕陰日未曛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七

石牌舟次風雨大作憶三友

夢回江上憶梅仙君倚高樓我攬船圖畫寫詩思老
詰墨池掃髮笑狂顛回頭悵望三千里握手追歡二
十年征鴈不來心獨苦楚天風雨正茫然劉子彥弘
一江風雨憶虛舟望斷飛雲天際頭多病幾年勞藥
餌不才今日負交游尊前對奕輕花落燈下題詩小
卷收寄語難兄雙玉季有人千里倚南樓鄧子克承
風雨扁舟憶企齋不堪萍梗各天涯韶華轉燭頻勞
夢聚會搏沙重感懷落空叢收綠綺茫茫老脚纏
五鞋踈尊剪韭燈前話清思何緣兩地偕陳子必大

和黎乾兆

莫更逢人說許蹠也應無媿壯心初秋風竹徑堪移
菊春日柴門合誌書桓典聲名自聽馬季鷹興意却
鱸魚遙知別業青山在野老相從雨後鋤
白雲蹤跡未生疎回首青山拂袖初忠赤平生餘諒
草計窮今日有醫書匡山逸客曾騎鹿桐水高人更
釣魚十畝硯田堪種秫曉烟扶杖伴耆鉏

小池驛和楊太湖

小池風雨晝昏昏溪上郵亭柳外村前歲不如今歲
好十家容有五家存青山流水知興廢野史稗官費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八

討論憔悴孤臣增感憤九重何日下洪恩

寄周世重

細雨談玄坐一燈故人回首十年曾交情正自關離
合世態從渠起愛憎錦製天孫機獨巧馬逢伯樂價
還增胞中磊落今何似半夜思君過秣陵

東林瑞卿

東書同買豫章船搖落丹楓又十年賈誼功名如故
紙陸機文字比青錢出門天地終無礙過眼風花謾
自憐尊酒一燈三夜雨逢君何地共陶然

東謝惟章

相逢束髮定交初道義論心廿載餘甲子生同差長
幼聖經業異共行居科名又歎三年屈音信空慚千
里踈挑盡一燈蓬下雨不堪多病坐相如

東梁世達

夜深風雨獨燒燈千里懷人感慨曾迴鴈峯高頻入
望新梅亭遠故生憎子雲賦在名還重東野詩成恨
轉增一幅吳巾情萬縷計程應是過廬陵

偶成

寒影依依夜半燈惘然百感雨中曾屈平爲國忠成
過林甫於人愛亦憎遺事莫教禱杞隱壯心偏向湛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九

盧增江湖一點孤臣淚憔悴何由洒泰陵

過和州憶徐同年世昭

傷心往事獨悠悠江上相望一葉舟司馬清曹來舊
雨文華近禁直高秋時逢西漢誰憐向治入元和可
相牛門下若逢張氏客爲言博陸誤封侯

白楊河阻盜夜過

扁舟夜度白楊河豺虎縱橫可奈何偶得東風吹細
雨倏看逆水送洪波心如魯叟圍匡逸樂比唐臣伐
蔡多莫放青萍輕出匣光芒猶恐泣蛟鼉
惡少彎弓扼大河篙人歛手敢誰何萬全計賴諸公

力半夜風生十里波渤海數名龔遂少中原涕淚少
陵多獨憐大將如兒戲猶自逢逢細擊鼉

短劍孤蓬下直河翻思往事意如何也知天助周公

瑾却笑人疑馬伏波兵甲胸中原許壯酒杯雪後莫

辭多古城亦似南溪窟風雨來時鳴白鼉

美人成筭陋馮河騎射其如此水何狐兔祇能營小

穴蜃蛟終見伏深波片帆穩掛東風健一劍驚看殺

氣多星斗爛然依曲岸儘教童子伐靈鼉

潞河舟中憶諸進士初試

彩雲扶日風從試士南宮第一場詩賦盡除唐制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

度經書還擬漢文章地分南北三千卷舍別東西二

百行得意郎君誰獨最燭光今夜燭天長

河西對月

一舟新月潞河西獨坐幽人思欲迷孤濤淺搖燈影

細小樓疎度笛聲低子雲未老慳詞賦元結多愁涕

鼓聲芳草王孫正無奈野花春色到棠梨

寄鄭憲副宗乾

蜀中父老望旌幢憲節俄聞過浙江片片落花飄客
舍絲絲細雨洒蓬牕即看吳越傾心化空想巖我縛
面降回首渚翁書屋在潛峯屹屹水淙淙

途中雜述

重朝何幸腐儒遭濫遣鵝行鷺錦袍司馬舊曹籌策
重仙田小邑簿書勞彈冠未許心同禹捧檄曾誇喜
似毛却恠江蓬前夜夢花生五色筆端毫

撚指清明客裏遭買魚沽酒典征袍花當驛路偏無
媚水入漕河也厭勞極目人家寒火食關心隴土薦
溪毛奚奴不識年來意猶自開囊蘸采毫

風物行邊慨所遭青萍渾識舊青袍感時潸淚開棠
棣恨別驚心斗怕勞落魄尊前收舞袖蕭疎鏡裏詫
頭毛少陵愁在相如病賦蒞詩慳顙落毫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一

稽首 先皇壯歲遭鏢頒內帑製恩袍揔樞幸備

尋常選犬馬何裨尺寸勞自信堅瑜無濯矢誰生貝
錦浪吹毛孤臣不盡江湖念萬死那堪報一毫

兩朝 恩寵一身遭新 命曾沾舊賜袍奔走

未庸知計拙撫摩無術媿心勞中原傳檄蘇亡命萬

里提戈掃不毛志在生平圖報主敢期驚馬竭分毫

長堤百里水週遭柳染新青上客袍禹錫更無南去

恨杜陵偏有北征勞春光醉我濃於酒世故撩人細

似毛回首舊遊何處是謫仙樓上一揮毫

維揚夜泊

官航初繫廣陵隈有客相期夜不來吊古空悲隋事
華懷賢獨惜漢人才半江流水翻孤月一樹繁花照
淺杯明日石頭潮上渡六朝山色重徘徊

聞鷺還自入覲

風中楊柳雨中鷺裊裊柔枝恰恰聲千里獨回遊子
夢一春常繫故園情雲端宮闕辭天府江上帆檣記
客程何處突來牛背牧詭人奔走爲浮名

石牌道中

宿雨初收野漲消松陽一望路迢迢輕舟取便來深
澗瘦馬忘疲過缺橋往事驚心狐鼠恠新愁徧地虎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一

狼驕踈狂謾有專城寄敢惜微驅答聖朝

覲還宿松聞廣德之命

入覲南還履境初分符有客報新除謾嗟驚伏淹馳
後誰料材朽棄朽餘黎庶桑麻恩未洽縉紳朝野望
全虛登堂喜見青梅在獨爲詩人守謫居

去宿松之廣德任

蒲天風雨出東臯行李蕭然舊夏曹冠蓋續紛羅酒
棹道途絡繹走僂僂一麾自歎甄收末百里空慚撫
字勞回首湖山留別意清波浩渺碧峯高

咏小孤山

巴楚西來第一峯崔嵬萬里海天空奔流不作江門
險屹立爭看砥柱雄衆級滿前皆拱伏孤高無匹愈
尊崇夫人山在青城上若遣飛來也下風
一峯壁立萬峯無插地撐天勢自孤江海望高特
石古今名重壯與圖才如士出英雄表危似匪富屏
翰區更說海門關第一東南留此殿皇都

舟中別賴廷用

故知相遇忽他鄉書劍移來共客航分在十年投處
重情於今日喜餘狂雲霄未盡平生約風雨剛連幾
夜床放手搏沙驚聚散海天清思兩茫茫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一

挑盡孤蓬雨後燈雅懷清話幾人曾蕪葭思遠繞相
即鸚鵡才高敢見憎莫厭芳尊江上倒忽看華髮鏡
中增十年記得還家夢一劍同君下廣陵

有感

誤將周召屬刑餘犬馬何心報秦蜀奸泚操戈終自
磔賊高當軸速連誅 祖宗憲度紛更盡海寓瘡
痍次第蘇殘孽巨妖猶未斬廟堂誰定太平謨
盛世誰搖七國兵未聞西夏有東平劉章固合刑諸
呂管叔何從挾武庚四海頌更秦二世百年諸起魯
諸生水天會東春秋筆功罪還須問重輕

望鳳陽城

馬頭瞻望鳳陽城南北中分舊帝京山接岱嵩遙拱
護水流淮泗盡紆縈萬方玉帛宗神禹千古乾坤屬
大明擬賦三都獻天子相如多病媿難成

望皇陵

雲峯疊疊樹蒼蒼仁祖桐宮此閉藏瑞應百年爰啓
聖貞符一代自興王天開地闢靈千古水抱山環秀
萬方下馬微臣遙稽首願祈遠貺佑吾皇
宿臨淮西門道觀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四

斷雲斜日入臨淮老子宮中借一齋夢裏孤舟仍野
水窓前鳴雨自空堦藥爐火煖尋仙術劍匣光騰壯
客懷漫欲題詩發孤興道人磨勒遍秋崖

過徐州有感

十年七度過徐州風景蕭條感舊遊老馬尚能尋古
寺青山無復對黃樓楚人竟逐秦人廢汴水還趨泗
水流獨坐斜陽鴉語亂一聲長笛萬峯秋
老杜當年落劍州巫山巫峽恣深遊撥愁曾買雲安
酒寄興還登白帝樓淡淡竹光團野色依依舍影漾
江流于今人過瞿塘口望斷風煙接素秋
別羅維升大理用韻

匆匆一語便相離水急輕帆去意遲忠徹九重心獨
許名高千古世同推扶持直氣關天運愛庇孤臣荷
聖慈宣室會看前夜席春明誰信即天涯
謬謬孤忠敢犯顏君臣休戚獨相關世間可使危言
少林下難容此老閒宋家欲好招平仲漢室更新信
賈山涕淚臨風曾洒別感時憂國自潛潛

病中承謝正郎惠詩和以謝之

卧病僧家苦畫陰新詩忽報重南金強依孤枕如禪
坐獨對疎窓作越吟人到得時忘勢少士於知己感
恩深床頭風雨頻看劍二十年來識此心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五

寄謝同年伍水部

九日慈雲一病軀使君幾度過高車燒燈細酌麻泉
酒饋藥重遺素問書鮑叔平生還眷戀馬卿今日獨
躊躇黃昏細雨輕相別直渡淮河思有餘

夜過資應縣

夜半重過驪麓湖疎燈自照一帆孤風前鼓吹不成
部水底天文倒寫圖問寢久遠陶氏毋分泉爭得杜
公奴十年樂事今如夢散髮松根坐夕晡

夜過徐州洪別同年戴水部

夜泊官船百步洪無端清思水聲中舳舻餉道三更

柝楊柳人家一笛風月子情多延太白汪神喜劇迂
蘇公狂夫最苦年來病藥叢詩囊半是空

過太平和二泉老師韻

天兵初起截長江首納江南北路降自是羣心歸漢
主也應新命集周邦百年胡虜還沙漠萬國諸侯屬
駭虎湯誥武成誰秉筆潛溪大史重如扛

大通夜宿偶成

七日金陵始大通一帆虛掛晚霞紅頌風詞比昌黎
勁苦熱詩慚老杜工目極歸鴉雲盡處夢回征鴈月
明中計程此去松陽近載酒尋山學醉翁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六

聞西蜀命有作

一麾三載牧桐川玉璽傳書下九天武部銓衡
曾久任文司藻鑑濫初專盛名敢擬歐公後遺愛應
慚召父前報國丹心當不負願從明主進多賢

去桐川

璽書遙捧出橫山瑞靄祥雲縹緲間劉寵錢無行橐
贈霸侯轅有野人攀甘棠自古堪留愛穹石于今獨
厚顏回首君恩深未報十年供奉紫宸班

元日迎春是夜雨和李郡侯

春風朝自九天來春雨黃昏潤九垓歡劇忽傳天上

語喜多添覆掌中杯年華暗逐飛蓬轉海寓重看壽域開一曲陽春知寡和不堪詩思苦相催

賀許離菴鄉飲

鄉評久矣重佳賓物論于今喜得人俎豆雍雍光禮席巾袍肅肅稱儒紳郡侯能挽唐虞治野老難忘造化春從此山阿開小徑長歌幽雅答堯仁

贈別南雄李士元

故人青眼十年前忽忽相逢是別筵詩社舊盟春韭薦客窓新夢野梅傳拾遺聲價南金重吏部文章北斗懸迴鴈峯高巫峽遠尺書何日過西川

梅園前集卷之六

十七

贈別南雄蕭君實

青袍落落話東風十載凌江似夢中尺素每隣千里遠短檠今喜一尊同榻連西館詩曾費春到南枝信已通後會不知何地雨馬蹄車轍晚濛濛

謁荊州劉克脩先生祠

明公祠宇倚江隈匹馬遙尋楚國來五世流風還俎豆一庭疎雨自莓苔羣號似愜情終奪大獄如焚氣不回動澤未酬天下望殘碑墮淚有餘哀

典刑前輩如公少遺像清高肅此堂南省春秋魁俊傑盛朝人物紀循良階前古柏森森在門外寒

江滾滾長謫劣自慚鄉士晚獨將蘋藻賦巫陽

過公安得劉彥亮中會試報

夕陽蕭鼓入公安春榜名從馬上看歡劇提鞭欲飛舞難多得連床三夜雨十年同話寸心丹

送都憲彭幸菴

旌旗十里聽鐃歌天外光芒出太阿玉壘風煙收遠眺錦屏花鳥喜重過爭誇肘後黃金印尚想風前白王珂此去論功誰第一漢廷清論屬蕭何

時雨亭

梅園前集卷之六

十八

王師下蜀雨隨旌慰甚蒼生愁望情千里妖氛歸一洗萬家枯槁際重榮新亭志喜坡公異甘澍收功賴水并玉壘磨崖秋似紙太平勲業勒西征

爲陳秋官題便面用正韻

萬峰煙景一筇扶指點行藏意自孤翠篠娟娟風外淨垂楊脉脉雨前疎少陵花鳥愁詩句輒曲溪山入畫圖裴底素琴千古調海天曾識子期無

石林秋思滿藤蘿納納乾坤靜裏過雲淨山空雙展短江寒潮落一舸多他年秦漢同誰語何處漁樵隔岸歌清夢未容湖海闊春風回首上鑾坡

贈琴師

一囊秋思對江亭別意殷勤酒未醒短樹離離孤舫
白輕雲漠漠數峰青朱絃載鼓游魚出畫角初殘過
鴈停何處倚樓彈故劍共君踪跡寄浮萍
渺渺風江獨上樓征鴻遙送海天秋凌空倚劍霜初
落掃石鳴琴水自流斜日度林寒漠漠疎鐘敲雨晚
悠悠十年把手青袍在忽漫相逢愧白頭

送別

青簾白舫浣花溪客散孤亭別思迷煙樹望中秋遠
近雲山江上晚高低夢回城闕驚新事詩過瞿塘續

梅園前集

卷之六

十九

舊題蜀道平今平似砥達人好與說川西

一葉秋帆下錦江不勝離思鼓逢逢疎花背櫓應無
數老鶴隨琴祗有雙醉裏誰歌青玉案風前人望碧
油幢征鴻不厭巴西遠莫惜音書過客牕

曲江春宴憶聯鑣薇省堂堂復共僚萬里風煙隣遠
別四郊氛祲喜全消灘聲細聽連山雨野色遙看隔
市橋君去定勞前席問昌言何以答

皇朝

芙蓉花發錦官城送客迢迢萬里行氣侵真寶銷玉
壘龍光得得上
璚京瞿塘峽口秋濤壯赤壁磯
頭江月明運甓君家清範遠中原隨處是蒼生

紅樹西風報早秋離筵忽漫解行舟塵囂到處留遺
愛魚鳥他年識舊遊萬里江山詩自放一囊風月景
全收靈州事業知何許千載籌邊獨有樓

畫舫乘書錦水東祖筵冠蓋漫相從宦情不似秋光
薄別思渾如山色濃塞上旌旄驚鳥隼匣中雄劍泣
蛟龍巴人翹首重臨日一七參苓也活儂

畫船撾鼓錦江湄綠酒驪歌去意遲楊柳不堪和露
折芙蓉偏好對秋思趙公琴外還無鶴杜老囊中獨
有詩蜀道更連秦樹遠長安回首隔天涯

中秋賞月後九日陶憲副時明別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二十

秋色平分月色多芙蓉亭畔共清歌擲沙親友天涯
聚轉燭時光劍外過爭得一輪常是滿未容雙鬢便
成皤尊前有客明相別擬續江淹賦綠波
萬斛秋懷覺轉多那堪一曲聽吳歌蟬娟千里何人
共尊酒諸公此夜過丹桂影高憐沈瘦銀蟾光冷戀
涪儲歡娛正喜烽煙靜勲業應歸馬伏波

賀溫少參壽

菊莊詩叟舊薇垣白髮金緋詔逕存誕日喜臨重九
節山居還近老人村玉峰高倚青天閣錦水遙連碧
海渾膝下賢郎天上客舞衣珎襲兩朝恩

謁嘉州鄉賢祠有述

五百年來有此祠古人遺德後人師
疎花短草春長在水閣山高風自移
地下鄉評歸袞芥堂中歲事享尊彝
執鞭可作增餘感更讀黃門幼婦碑

夔府和答陳同年景申

夔府孤城接漢宮故人清嘯一尊同
兩朝開濟憐諸葛千里飄零憶杜公
草閣何堪羈野客空堂還見走村翁
人生俯仰成今古高鳥啼猿落照中

短竹疎籬一畝宮卜居新與故園同
才憐司馬還遷客名列山濤有鉅公
細雨藤簑魚復浦青山藥裹浣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五

花翁長安道遠江湖闊雲繞蓬來望眼中

夔門東望楚王宮千古幽懷感慨同
去國于君悲萬里交游唯我愧諸公
且憑薄酒澆蓬鬢虛遣浮名問塞翁
孤舫何期忽相別白鹽山色有無中

紫鳳嘶書出

帝宮西瞿跡跡夜郎同忽驚新夢

司空曙莫倚疎狂蓋次公鳴雨紫雲
拾松子落花煙艇近鳬翁幣書他日
煩天使直到雲卿短屋中

蟠龍值雨

去年煙雨入蟠龍今日蟠龍又雨中
萬壑奔泉雷奮地數峰騰氣霧連空
冥冥一滴天瓢水莽莽群飛石

燕風應是老髯眠不着玉鱗驚起舞幽宮

留別曹南津

青簾白舫鼓逢逢綠酒紅亭倒玉缸
十里荒村川帶樹五更殘夢雨敲窓
詩壇共憶憑虛閣客舍遙望濯錦江
何處高臺重掃榻片雲孤鶴候文幢

遊北巖寺次南津

曲逕懸崖過野寺孤亭斜日共清遊
平臨疊疊群峰合小坐娟娟萬竹幽
醒醉百年回短夢陰森五月試新秋
倦來一枕松間月蒲耳巴童作楚謳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五

短倚天吟思一亭幽叢篁依客蒼蒼
於玉片月穿雲淡似秋誰引輕輿下
城郭細笳聲裏雜清謳

東王僉憲隆吉兼叙舊

清曹愧我空踈地闕下逢君英妙時
南北分符各悵望東西領憲重追思
觥疊忽對果城月絲竹解傳元亮辭
別去令人動深省孤雲渺渺樹離離

送人還湖湘

萬里征帆一葉風官程遙指峽門東
江雲擁樹生陰晚湖水涵天入望空
玉節翩翩搖澤國青萍錯錯倚崆峒
梅花春信憑君寄應有高懷到雪中

一天離思照深杯三曲陽關鼓催衰柳不堪霜後
折片帆遙向鳥邊開沙明水湧平羌月歲晚春回楚
地梅黃鶴樓西重翹首有人江上倚孤臺

江亭秋興次韻

疎林日影上墻東小院秋光坐病中杜子初歸空自
歎沈郎多瘦爲誰窮十年歸思憐芳草萬里緘書憶
斷鴻忽報江亭移晚宴欲題殘葉寄霜紅
秋雲閣雨晚偏濃載酒江亭對數峰人比竹林殊耦
儷座連王署豈凡庸疎若久岸寒潭破曲徑穿籬碧
鮮封遊岫可憐清絕地幾幾采筆正從容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三十一

返照凝紅落半江並遊仙侶盪輕艫誰憐客舍詞人
病却憶官城僞帝降千古悲歌空劍戟一時風采見
麾幢新亭不是流連地謾有秋懷寄此邦

晚山江上抹煙微客散荷亭翠拂衣白戰何孤佳興
在清遊京與壯心違夢回鷗鷺寒沙闊影沒羊牛短
樹稀何處鐘聲杳杳謾敲殘暝速人歸

神京仙子佩銀魚江閣追遊傾蓋初漠漠山雲開錦
繡淡淡秋水照璫璣雅歌周道交無愧素楨幽懷樂
自如坐久不知秋幾許忽驚丹葉下庭除

夜坐次祝姑溪

落葉高梧秋滿庭捲簾新月坐初醒天涯萍梗自陳
迹鏡裏頭顱非委形短棹夢憐依曲岸小堂詩憶帶
疎星一天風露襟懷闊分付西臺且莫扃

送王憲長道夫之湖臬

衡嶽孤高湘水深楚天雲盡使君臨刑書再鑄公孫
惠訓典遙窺倚相心朔雪寒梅傳早信玉珂霜簡照
華簪廟堂開濟須公急千古卷阿獨嗣音

分題送行

危橋高柱錦城隅馬重臨使者車有尺長虹連井
絡一川晴日下林渠離懷更惜風煙杳詩思空慚歲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三十二

月虛 明主求賢方側席也應詞賦問相知

右駟馬橋

背郭來尋舊草堂滄浪亭上動離觴青袍對竹風花
別白鳥依人意緒長天際雪山開疊嶂溪邊倚樹隱
斜陽少陵遺像清高在衣被千秋草木光

右浣溪堂

倚空樓閣鄰僧寺遠客題詩憶草堂黃薄錦城熏日
淡白連雪嶺界天長風前俛仰人今古馬外登臨思
渺茫回首長安依北斗竄隨孤舫下瞿塘

右雪錦樓

懷賢弔古意茫然匹馬空堂問草玄波漲墨池蛙閣臺荒草屋竹娟娟羨新文在朝難解天祿書多位不遷往事悠悠增感慨漫將清醕盡離筵

右草玄堂

武擔山色鬱蒼蒼秋晚登臨別思長西嶺遠含千尺雪小亭孤倚尚林霜漢唐宮闕空禾黍巴蜀風煙異井疆星使一槎銀漢杳斷雲征鴈正微茫

右武擔山

贈人致仕

積雨初收五水生鷺鷥鷓鴣眼分明扁舟解纜薰風細別席移尊錦浪平三徑寒煙籬菊老兩川晴月釣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二十五

絲輕少陵詩思年來苦一曲滄浪萬里情

送呂調陽大行

白舫青簾下益州勞歌一曲謾淹留短籬疎菊飛寒蝶斷岸澄波點亂鷗劍倚長空秋思渺飄搖卅闕曙光浮懷人萬里頻回首芳草斜陽獨倚樓

贈王省元堯卿

一劍凌寒楚國來十年懷抱爲君開寸珠尺璧騰高價荆水衡山鍾異材豪氣再題司馬柱清吟重上少陵臺雪殘西嶺陽初復野館春光折早梅

名山雨中懷程同實瑞卿

絲絲凍雨蒲孤城歲晚誰堪兩鬢驚蜀道苦難淹日月梅花禁冷破柴荆溪聲夜落思鄉枕山意春回擁畫屏悵望美人三十里寒光千尺照雙旌

輓江同年克學母

婺星寒落劍門天短草晴暉正可憐萬里大家西逐子千年金母早成仙屏留野色我山曉樹隱猿聲峽路煙他日瀧岡人下馬淚妝哀表讀新阡

可泉和答馬紫崖宗伯

青山改邑幾經年一掬清冷太古前京國漫疑通惠苑房州虛憶返梯仙茗分石鼎秋逾冽藥洗寒雲曉

梅園前集

卷之六

二十六

正使我欲借公三萬斛丹崖和雨淬龍泉

學士焚魚早引年一亭初結鳳臺前伯宗載拜源如醴鴻漸重來骨已仙凍徹銀床霜月映清分玉益午風便磨崖作記垂千古却愧蘇郎思湧泉

壽同年王伯存母

雙圖山上紫煙香五馬坊前愛日長光照渥顏霞結帔錦翻華屋玉爲觴懽聲寄鶴來南海瑞氣騰龍繞北堂閨苑蓬萊應咫尺會看青鳥下殊方

贈楊僉憲德徵大賀入京

燕外楊枝拂水光離亭十里枕橫塘龍函灼錦煙霄

迥鳥旆牽風驛路長花發秦關明豸繡雲開魏關
鷓鴣行兩川民瘼厪君念更理南臺舊皂囊

送趙舍憲旋夫致仕

紫詔安車出漢宮江湖歲晚一尊同疎梅早破千山
雪老鶴孤鶩萬里風玉劍清霜巫峽上錦衣白晝宛
陵東十年舊雨長安夢謾對春華歎轉蓬

壽溫菊莊少參

青城雲迥菊花莊花下清泉釀壽觴宮錦製袍來翰
苑洞仙吹曲度江鄉蟠桃結露秋光老玄鶴騫風野
思長記得年年過詔徑香山杜裏醉重陽

梅園前集卷之六

二十七

寄清五李醫士

平生踪跡老林丘市賦煙霞傲五侯門外杏花千樹
曉山中藥草一叢秋長松丹壑兼黃犢細雨滄江近
白鷗何日孤雲訪高士東湖草色接天浮

送華大參文光大賀入京

錦江春盡水初深客袂遙分思不禁雙鳳闕高雲縹
緲九龍山遠樹蕭森珂鳴尚憶匡衡疏嵩祝應懸子
壽心垣竹埤梧近西掖舊臣休渥在詞林

次吳總戎遊山

少城風景半江南臺裏溪山似舊耽深樹擁雲迷野

渡疎花帶雨照征驂尋常樂事應無幾九十春光已
破三記得去年秋萬里清霜紅樹總成酣

次曹南津遊通川寺

翠屏同倚夢中山疊鼓搖旌帶月還殘寺可如高閣
好野僧翻愛使君閒松間徑路秋先到城外開闢夜
不關他日重臨懷往事石梯千丈掃雲攀

次南峰劉司空採乾清材木

巨材喬出萬林梢隆棟應符太卜爻雲繞 帝宮
瞻北極星占使節近南交徵還詔下言如綽燕落詩
成酌用匏聞說嘉猷頻獻納神克不剪土階邪

梅園前集卷之六

二十八

答李同年敬之

禁煙宮樹拂晴梢紫陌聯鑣說泰交湖海忽驚千里
別風雲却憶十年交驂駟遠驟空迫塞金石諧鳴耻
備匏西蜀掄材心在國恩光雨露遍衡茆

書懷前韻

叢簦新露滴煙梢研得丹鉛點卦爻野寺隔城鐘杳
杳小亭依樹鳥交交郊原半槁涸澆藥江水初深合
佩匏細雨孤蓬前夜夢君平爲我結瓊茆

梅園前集卷之六

梅國前集卷之七

七言律

螺川留別

秋懷渺渺動兼葭萬里分携重自嗟客舫初收江上雨古臺空憶夢中家飛雲落日湖天闊短樹長亭道路賒白髮樵漁歸計晚尺書征鴈杳天涯

宣風館次陽明都憲

宿雨初消野漲痕濯纓誰厭澗流渾平沙網集漁成市短篷帘翻酒近村鳥坐空林山閒寂劒衝殘霧畫陰昏却堂忽憶溪西榻月白天高驚夢魂

梅國前集

卷之七

寧鄉謝舊師韋明府

道源亭下擁青氈回首鄉關二十年花繞閒門春寂寂草連高閣畫芊芊湘江晴色雙鳬外楚國歌聲七軫前萬里西征重促駕天涯回首各風煙

桃川次凌谿朱叅知

薰風烈日入桃川野渡初登白馬船草樹蒼荒天宇迥峰巒重疊地輿偏楚人疆域還堪隱晉代君臣未是賢更覓漁郎詢往事澗花岩鳥總茫然

沅州道中次陽明都憲

迢遞雲山煙水頭倦途車馬偶經遊沙明極浦孤帆

渺路隱重巒萬木稠天外風塵連越徼夢中城闕薄瀛洲行人莫訝南荒遠千古堯封百二州

偏橋館次凌谿

奔走十年空自嗟鏡中秋鬢欲成華三巴地接風煙靜六詔雲開道路賒溪鳥岩花非故國石田茆屋是誰家無端更問偏橋渡落日孤舟曲水涯

月潭寺次凌谿

翠壁丹崖萬木中重樓飛閣薄層穹炎風遠極天王地金碧初移佛子宮泉落古潭澄夜月雲歸幽壑隱寒楓匡山鹿洞空回首爭得殊方一徑通

梅國前集

卷之七

二

鬼工運斧蒼茫中絕壁移來摩青穹高林中藏虎豹穴空潭下隱蛟龍宮晨鐘暮鼓開野寺海月溪雲盤古楓一榻冷然夢初破吟魂恰與山靈通

龍里次張合溪

天接峰巒秋浩渺煙含草樹曉模糊蠻夷總住豺狼穴絕徼誰通車馬途鼓角頻年聞戰伐溪山何地樂樵蘇旅懷落落空搔首惟石岩前啼鷓鴣草亂征袍柳拂羈萬峰雲日一溪煙吳江曉亭驚楓葉蜀道春愁憶杜鵑阮籍途窮還作客相如病久欲歸田十年霜刃磨秋水賸有光芒與佩懸

盤江答凌谿見憶

險阻方舊有名萍蹤今始歷
程盤江直向煙中
度關嶺回看天上行草大變衰秋浩渺風雲生色曉
分明楚興子長今尚健寒燈疎雨坐深更

送夏大行用李崧同韻

滇池直在斗南極
詔使遙從天上臨窮覽初回
遠望清篇聊慰過歸心高軒駟馬賁遐服溪鳥若
花愁苦吟回首長安一萬里
彤庭早振琳琅音

滇池雨坐

紅雨疎簾看奕棋秋來病骨強支持
詔南空見雲連

梅園前集 卷之七

三

戊塞北遙聞夜度師故舊十年悲往事江關萬里阻
歸期鏡中短鬢瀟瀟在坐對西風半已絲

白石館小飲

海上同看素月光秋懷寥落鬢蒼浪碧鷄金馬空雲
物白石清江自草堂車馬久淹燕市雨牙旗還帶晉
陽霜天涯故舊應稀少莫惜青尊此夜長

夜坐懷夏大行仍凌谿韻

清漏沉沉坐曉東海雲浮影度寒空短簫橫笛千家
月落木疎林萬壑風天上星躔人獨遠霜前鴈信目
應窮客懷此夜熱秋闊非屋江村憶夢中

入永昌

雙嶺凌秋萬里程越山窮處有孤城霜清畫角風
靜日射朱旗草樹明整頓河山懷相國指麾戎馬愧
吾生長安極北頻回首四牡皇華將遠情

登城用柳子韻

滇海西南入遠荒萬峰秋色總茫茫煙浮草樹連官
閣雲擁旌旗覆女牆白石清谿分雪練空山曲徑繞
羊腸孤鴻不惜天涯遠更引離心悲異鄉

小述柳韻

朔風應不到炎荒消息南枝總泐泐榕葉飽霜封客

梅園前集 卷之七

五

徑蘚花經雨蝕官牆曉眠未足三竿日世慮空繁有
結腸爭得短柳煙水曲白鷗相近老窮鄉
紅梅別業久榛荒夢裏江關更杳茫宿草寒楸閒隴
土古臺高閣舊宮牆青袍攬轡有何意紅髮倚門空
斷腸招隱小山歌郢曲楚人歸思迫南鄉

答南園司徒

三徑初歸半就荒移家更擬入蒼茫野塘稚子時依
杖濁酒鄰翁每過牆老去金丹回病骨閒來圖畫破
愁腸十年知己今誰在青眼相看是故鄉

答石岡總戎

里封侯志未荒坐銷烽火久微茫露搖池柳春臨
樹樹擁山雲曉度牆談劇不妨揮麈尾機神何用試
魚腸腐儒傾蓋情無限握手天涯望 帝鄉

遣興仍柳韻

平原秋草日荒荒攬轡哀牢思渺茫千畝稼田流野
水幾家茆屋鎖空牆忽聞海外摩挲眼欲割山中憤
悶腸王枕梅花將破雪天涯羸馬好還鄉
牙旗風日動遐荒高閣雲天接杳茫煙樹帶屏深繫
馬竹園依水曲連牆鏡中秋色霜凌鬢海上詞人鐵
作腸白帝寒砧巫峽雨少陵清夢阻江鄉

梅園前集 卷之七

六

再答南園

才名滇海破天荒竹箭舟砂空渺茫雲錦文章新尺
幅春風桃李舊門墻江湖一卧漁樵計海宇平生冰
磈腸白首太玄翻蠹草石渠今在水雲鄉

春園次張愈光

細草新蔬春滿園茆堂日日掩疎門山翁野客稀來
往藥畧詩囊費討論花隱亭池綠徑窄雨翻鷗鷺趣
溪喧腐儒不厭供粗糲粟江魚謾晚餐

郊垌花竹隱名園客子幽棲長閉門抱甕汲泉貧亦
足看山倚閣誰相論漁樵作伴石林杳鶩鴨惱人江

檻喧細雨旌旄枉城郭摘蔬炊黍共晨餐

野宿前韻

村屋結茆依小園石垣土牖繩樞門翻盆雨過棲欲
急絕壁路危勞可論蛟螭偃卧老樹折雷霆駭聞高
灘喧窸窣野藪足清興白髮青袍嗟素餐

落日前韻

落日殊方懷故園葉蔭流水紆柴門葛巾野服奈獨
往駟馬高車安足論沙塲忽傳羽旄靜村巷稀聞
喧稚子老妻正憶女烹魚斲筍媚盤餐

晚坐

梅園前集 卷之七

七

暮鴉初散坐空堂百感縈心鬢欲蒼江上歸旌淹六
詔霜前去鴈香三湘十年寤寐丹砂令萬里羈棲白
馬郎孤月自來天海闊那能雙翼獨南翔

贈詹方伯入覲

紫陌春風禁苑長藩臣萬里近清光雲開宮闕千門
曉漏隱蓬萊五夜霜玉几傳宣天咫尺聖顏高拱殿
中央蓼蕭零露絲綸重會接夔龍侍 武皇

何燕泉都憲出行四韻

紫鳳銜書出禁宸短亭初發 帝城春邊塵塞草
經營地玉節朱函侍從臣龍起雲霄懷晉水黍離宮

關弔羸秦大夫封事知多少慚愧河東獻賦新

右職方奉使

千里輶車飛曉塵大河南北度通津
野翁扶杖瞻旌旆使者停驂問隱淪
渺渺煙光郊樹雜離離草色隴雲新
召南遺迹甘棠在更有歌謠幽側人

右藩省旬宣

王殿遙辭曉漏微龍池新柳拂朝衣
郊垌雨過雙旌杳首霜春深萬馬肥
戰伐功高驅虜騎指麾風肅動神威
岩廊咫尺江湖遠漢相能令憂念稀

右太卿考牧

梅圃前集 卷之七
薊門晴雪照牙旗劍佩衝星更陸離
萬里河山移重鎮九重節鉞寄邊陲
出羣才本安危計遠別心應獻納思
聖主憂勞關社稷皇華應謝北山詩

右都憲巡撫

贈王渠叅知大賀入京

別筵冠蓋碧鷄年相送風流老玉川
酒幔河橋煙樹泊馬蹄驛路曉風便
蒹葭秋入吳門雨 宮闕雲

開闕北天祝罷

紫宸歸院靜龍池柳色漫依然

再贈夏大行

江中山色常陰陰城上旌旗朱夏臨
藥裹頻繁支病骨酒杯狼藉動離心
江天白鳥依人下風雨蒼龍躍海吟
聞說

九重須獻納不妨萬里送聲音

七月滇池愁太陰飛樓縹緲共登臨
秋高忽動孤檣興天闊空懷萬里心
南浦綠波增別恨青山紅葉費長吟
楚都絕響湘君曲千古應煩白雪音

初至騰越用入永昌韻

攬轡鞭車問客程鎖夷雲樹隱高城山
當絕域案區小時到窮冬霜雪明長劍
散裘淹遠道飛蓬斷梗任

梅圃前集 卷之七 一九
浮生偶因歲月看青鏡白髮於吾似有情

再用柳韻

敝車羸馬走窮荒海國蠻夷接混茫
水落平川寒繞帶山圍絕徼險逾墻
幾番丘壑牽秋夢半夜車輪轉客腸
誰引滇池東注海一棹歸思入吾鄉

騰州觀龍洞河

五龍寒洞石崖崑遶郭清溪活活來
瀑布恍疑天上落水簾忽向樹中開
兩崖濛濛晴飛雨萬古瀟瀟吼雷偶
出郊垌一臨眺亂峰雲日共徘徊

蜡月八日發騰越

甲金戈耀錦鞍明時亦武人看煙銷毒霧千山
淨水落清霜萬里寒石路盤雲連樹杪竹橋橫
江干天涯去住空愁思折得梅花歲又殘

洱陽書院次蘭皋憲副

寒泉繞綠柳分青小队乘春到野亭漠漠風煙開海
峽離離台斗避文星蓬瀛勝紀天涯夢廬阜遊踪雨
後經白馬青袍何意緒玉峰應愧草堂靈
海上峰巒千點青春風百尺覽孤亭河山此地新開
府奎壁何年更聚星堂下諸生金馬客坐中群籍石
渠經平臺高閣龍池勝我欲哀牢更卜靈

梅雨前集 卷之七

十

過白崖詔次白石

山館輶車憇日西女桑搖露野蠶齊平原芳草兼天
碧短樹幽禽過水啼煙艇落花虛帳望茆齋踈雨憶
鷗樓故人掃榻今何地渺渺孤雲鴈自低

遊三塔寺用白石韻

海上浮圖煙幾重偶來幽徑撫長松踈疎忽送山前
雨杳杳誰鳴花外鐘深殿有臺荒草樹斷碑無字剩
螭龍石泉槐火今非夢雲月滄波照病容

蒼山書院次白石

千旌不了扣深堂芹藻誰分礪水香山色坐中飛

淨海光門外接天長武夷雲物懷甌越嶽麓風煙
楚相却惟殊方空幻習佛宮金碧自齊梁

贈別凌谿謝事

南國歸心驚別離風煙回首不勝悲天空沅浦孤帆
渺雲度衡峰去鴈遲高閣曉開湖上雨野亭春動海
壖旗秋來兩地同明月更折梅花慰所思

春盡

不盡天涯傷客心短興山谷晝沉沉煙荒杜宇啼空
切草蔓王孫怨獨深野間落葉風聲急莫雲飛盡度
遙岑美人滄海凭高閣憔悴離腸云不禁

梅雨前集 卷之七

十一

鶴村

白鶴青松間隴土斷碑殘碣古山村庖醪涕泗初登
薦泉壤精靈邈有孫宿草離離秋露重慈烏啞啞海
雲繁唐陵漢寢繁繁在落日郊原狐兔奔

送劉都閫移鎮

天涯回首各風煙楚水燕山思渺然躍馬正懷揮劍
地論功猶記選材年碧雞寒草分戎閫黃鶴秋雲感
別筵 聖主黃金新鑄印將軍旗旆早朝天

追輓范君山憲副

用其絕筆韻

萬里傷心空暮林十年猶自夢瀛洲夜郎牢落從嚴

言清海浮沉遂晚收地下英靈終慷慨天涯涕淚
交游離騷一曲悲零雨湖北湖南歲歲秋

盧溪謁漁溪祠次陽明中丞

清高遺像垂千禩偶向荒祠一整巾野水風煙瞻故
地山村伏臘走遺民池蓮庭草空陳迹春雨秋霜白
怡神更憶他年供俎豆道源亭下奠秋蘋

山莊漫興

山下蕪田村舍幽野翁扶杖試春遊平林雨過溪雲
散絕谷煙開澗水流興入漁樵聊爾夢回花鳥正
悠悠美人躍馬江門過伐木丁丁歌未休

梅園前集卷之七

十一

南溪書屋

結屋誅茆望海門海天闊海雲繁扶桑浴日明霞
爛大鳥同風巨浪翻歌聲遙蕩蕪蕪島嶼冥冥星漢接
庭軒秋高謾有孤棹空對言

讀泉師贈施州詩有懷次韻

飛雲落日望征鴻劍外黔中處處同孤舫十年參幕
雨萬松何日聽秋風干戈落落唯羈旅湖海茫茫一
病翁玉輦初回南國儼從輿應過秣陵東

陳雲集至

握手垂髫三十年青袍相對粵江邊孤鴻正度千

雪短劍初收萬里船歲晚梅花悲道路天涯杯酒悵
風煙憑君話我陽春曲愁向焦桐泣斷絃

贈屠侍御平蠻

草野頻年豺虎多簡書嚴重出鑾坡澄清獨攬
都亭轡戰伐遙揮戍壘戈萬里關河飛羽捷三秋笳
鼓雜饒歌運籌忝竊參帷幄弘烈終歸路伏波

長疏殷勤早乞師

紫泥丹詔下龍墀百蠻膽落

千岩破六月霜飛萬馬馳戰壘懽聲喧鼓角邊城晴
色動旌旗周王自獻淮南績同紀中興有頌詞

紫禁承明法從臣軺車驚羽下青春

詔傳三殿

梅園前集卷之七

十三

絲綸重撤走千軍號令神營壘雲高收戰伐旗牙秋

迥淨風塵秦碑漢柱餘蒼蘚獨倚南嶺獻頌新

丹鳳黃麻出

帝宮鐵冠霜簡照青驄指揮戈馬

邊塵靜呼吸風雷戰壘空神筆生威驅上將羽書飛
捷走元戎粵南銅柱高標在磨洗重看紀漢功

輓屠文峯少參

春風環珮振琅音司馬清曹憶共臨待漏曉趨天闕
迥論詩夜過雪堂深杜陵苦迸夔門淚賈誼空裏湘
水心千古重泉招不起相從何處理朝簪

贈屠大巡文治

白簡朱衣聳鐵冠玉班風采肅千官
駑車遙下邊塵靜羽檄交馳戍壘安
涕淚封章留禁籞冰霜節操動臺端
八閩聲價元方重嶼海于今識二難

出郭

遶郭園林春可憐試遊車馬望平川
溪頭問釣非吾土霧裏看花似老年
市出三橋翻酒幔江臨祠屋繫樓船
寡妻羸叟窮簷下空望孱兵護種田

和屠聚齋絕筆

遺詩獨味淚交頤悵恨西川走計遲
薊北春風憶冠蓋豫章秋水想丰儀
望迷湖樹雲千里啼落臺烏月

梅園前集卷七七

十四

半規白馬巨卿愁夢杳青山宿草更相期

錦瑟朱絃久絕音井躔雲黯聚星臨
薇臺地迥花空落草閣春殘江自深
詞客有才淹瘡病孤臣無淚滴愁心
秋風慘淡湘君曲更製荷裳結玉簪

開元初政共彈冠鵷選通明進百官
雪晃朝衣歸畫省雨敲吟鐙過長安
談兵職在龍韜上諫獵書仍兎穎端
湖海故人今白髮感時哀涕扣君難

再和聚菴絕筆

英標玄論解人頤一牧江藩柄用遲
聖室情深唯訓典青箱名重在朝儀
九原不作周公瑾千古空傳皇

甫規三復遺詩裏往事西風回首盡父期

冠纓燦燦照豐頤却恨雄藩出鎮遲
籌策尚紆司馬法間閭爭識漢官儀
道隆左詩還細謀寢淮南語有規回
首豫章湖上月一尊相對更無期

騷經誰復振遺音一曲招魂杳莫臨
棠棣春風薇署冷江湖夜雨柏臺深
殘篇涕淚遺文藻遠國支離空客心
蕭瑟少陵華髮短更看惆悵不勝簪

儒雅風流自束冠出群材雋起虞官
調停新法甌閩頌操縱神機朔漢安
談圍春秋虛賈董詩壇伯仲有綸端
平生耿耿遺篇在高調稀聲欲和難

梅園前集卷七七

十五

平寧紀事

幾年雄毒肆長蛇更起藩封作帝家
問鼎楚人謀早破請兵龜錯計非差
江中奮旅沉虜虎劒下殘通劣怒蛙
宗社荒涼噍類滅曉宮春殿亂蓬麻

朱撫寧壽其外舅蔡都尉

玉葉連烟五十年主家婉德漢陽賢
人間貴富王侯並天上恩光雨露偏
瀛海微茫同壽域蓬山縹緲近神仙
新圖獻祝乘龍客遙致瓊觴八綺筵

壽蔡駙馬淳安公主爲朱撫寧作

南極輝輝徹上台畫堂歌舞錦筵開
五侯七貴同仙

金殿瑤宮賜壽杯日起扶桑光渤澥雲飛瓊

島近蓬萊壺天更有長生錄玄鶴排風五嶼天

金屋華筵進玉觴主家恩眷荷 君王賜來天樂

笙歌迥宴集宮嬪珠翠光堂下萬花開錦綺屏前百
玩雜球琅璚池瑞氣傳青鳥共引瓊仙獻頌長

次屠太史閔雨却冠志喜

搞苗沾雨即通句却冠志喜入神纔起夷歌堪蹈
舞忽傳 遺詔更 辛烟空戍壘干戈靜雲欽農

郊草樹新驄馬驚車上去共看遶道走山民

贈林南洲別

梅園前集 卷之七

十六

一槎秋思動離波千里歸心柰別何鴻鴈度空霜信
早兼葭入夜雨聲多長卿奏賦裏金馬賀監朝衣夢
玉珂楚水衡山烟樹杳陽春誰和郢人歌

孤雲天際下輕陰送客揚舲出楚潯草色平湖初縱
目猿聲落月幾沾襟長沙故宅風林合鄂渚層樓烟
水深旅思秋裏重吊古鴈高何處寄知音

清湘書院

獨步迴峰坐小堂柳侯祠下草初荒煙浮萬井涵秋
迥水合三江入楚長曲徑短亭人寂寂古泉幽澗側
蒼蒼匡山雲谷空回首歸路蕭疎漫夕陽

贈錢橋黃方伯

凌霜短鬢自年年送別俄驚歲月遷金馬風煙竟遠
客桃川草樹問遺仙帆開新漲秋逾健花滿蕪城春
可憐棘道遠遲車款段五雲回首薊門天

重登風洞山次韻

野亭虛閣倚高秋落日蒼茫暝色浮百粵風煙嗟久
客五陵衣馬愧同遊悵悲忽逆甕門淚登眺空裏鄂
渚樓明發扁舟重載酒蒼梧雲盡看江流

次 泉翁老師志感

粵濱東望九龍山萬里風煙縹緲間松閣豪華巢鶴
梅園前集 卷之七 十七

老野雲秋迥海鷗閑溪魚竹筍堪將饌藥裏更裏更
駐顏越石頻年蕭瑟在末客羸馬扣江關

烟水茫茫問釣徒羊裘還在野濱無黃麻紫鳳座

三殿白石蒼雲自五湖吳地星霜勞遠夢輞川雲物
入新圖江鄉也有漁磯瀨細雨經春長綠蕪

輓蔡老

石亭風雨哭徵君山路欹梧吊古墳遺史竟收徐穉
傳短碑初勒蔡邕文釣磯樵徑空陳迹怨鶴悲猿慘
落暉 天闕輝光動哀壑鳳書繡錦照江雲

萬松軒

松陰山蒼蒼
餘但徠縹緲
蒼林綠
秋健躍海龍還時
繁深梁棟騰堪廊廟探鐵
風雨越江潯

鳳山書舍

鳳山中一草堂翠屏丹
倚江廊牙籤拂蠹松壇
臣劍騰龍柱海長五嶺
開曉幙百花門巷度
莊石渠天祿瑤京遠金
馬承明接 帝光

馬平道中

匹馬危途嗟遠天敝袍
劍惜流年野村借問唯
巖鬼石洞空傳有異仙
水一岸柯千澗合山蟠
交

梅園前集

卷之七

十八

峰連裏人正在飛雲外
夢入瀟江春樹煙

曾從觀察遊巴蜀象右
宜南更遠征馬峽不如
牛峽穩鷺山爭似鳳山
清蠻煙毒霧旌旗暗猛
虎長蛇道路驚陸走水
浮雙鬢老鄉關回首若
爲情

贈葉禮部別用羅少宰韻

粵江三月柳風和渺渺
春帆動綠色兼天雲野
闊潮聲入夜海門多一
樣霄漢空五嶺風色
嘯歌匣劍光芒騰萬丈
碧崖秋水十年磨牙旗
旆施野煙和絲纜東風
汎曉波長樂鐘聲天上
近壺山草色雨中多海
雲彷彿落蒼梧夢春酒
空懷白

雪歌石洞有詩官閣迥
紫雲丹壁更清

梅坡

梅花三樹漫成坡歲晚
相看柰老何片片寒雲
一溪斷綫紛紛雪兩峰
多鄰翁對酒欺枝瘦仙
客題詩照鬢邊選莫巡
簷索清笑不妨擊筑縱
高歌

江行用杜韻

孤洲一櫂桂江船密蒂
深蒲雨後天野漲初消
雙櫓急崑風微動片帆
牽賦詩赤壁裏秋夢把
袂蒼梧憶別筵獨對晚
峰橫鐵篴欲沽村釀舞
龍泉

潯郡元日行大賀禮補次合溪

梅園前集

卷之七

十九

遐荒改歲慶初春叨列
班行第一人旗幟森嚴
瞻虎旅衣冠蹈舞肅
楓宸階分文武朝儀得
地合華夷祝頌新踈劣
遠臣心獻納封章擬向
玉階陳

霏微曙色轉高臺古栢
交枝翠作堆煙拂瑞光
騰劍珮地回春意茁莓
苔懽呼正想千官合
詔令遙看萬國開雲錦
天閑呈 御座可容芻粟
繼鸞輪

村庄和韻

叢篁高柳蔭村庄草閣
寒如十月霜遠厓風花
時落苒隔林歌吹更洋
洋鏡湖新菱翻晴露雉
堞殘鷗夕陽沉醉習池
清興遠却忘踪跡寄炎
荒

贈張中丞別

衡嶽孤高湘水深，楚天雲盡使君臨。旗牙旆旆瞻行

色，草樹離離悵別心。紫鳳黃麻宣

合殿，玉珂霜

簡照華簪。南薰獨倚危亭晚，細雨甘棠滿路陰。

姓名曾上黨人碑，却憶貂璫播美時。霄漢羽毛今獨

步，笑談兵甲更相期。百年風度襄羊祐

三殿儀

文想伯夷，極目旌旗隸鳥隼。荆南雲物動官儀。

南薰細讀舜山碑，正是離筵把袂時。尊酒淹留俄遠

別，鶯花眷戀有深期。水浮江漢將澄澈，道出衡湘即

坦夷。千里建牙嚴僕射，野人隨處望風儀。

梅園前集

卷之七

二十

和楊遂菴林見素贈林省吾大叅

四海瘡痍望撫循，董生才調更何人。周官法度聞廷

尉，漢吏褒封有富民。千里飄零都是夢，百年勛業半

成員。殊方劇話當時事，重爲蒼生一愴神。

徽省還如刺郡年，小庭清晝有餘閒。白髮劉郎

老，相對青萍鮑叔賢。莽莽一尊高閣雨，茫茫雙戟晚

秋天。獨憐好事今仍舊，謾續新詩嶺外傳。

送張侍御還朝

嶺外輶車返，帝京楚雲飛。蓋擁雙旌，風驅瘴癘。

三江靜月滿河山，萬戶明

天闕曉瞻

龍袞近草堂，春動綵衣輕。梅花早寄江南信，迴鴈峰
前一駐情。

西華山寺贈倫侍御彥周歸省

秋日風煙開野寺，詞人車馬一登臺。鏡冠霜簡從天
下，竹筍溪魚待客回。草樹屯雲延石榻，山泉釀酒薦
霞杯。匆匆不盡相携意，晴雪踈梅並轡來。

九日登玉泉山次雪峰東村

紫萸黃菊臨重九，白石清泉過梵宮。寂寂踈林時度
鳥，颼颼寒谷自吹風。囊琴裹藥秋懷健，濯澗眠雲野
意同。更上高臺窮眺覽，兩峰遙接夕陽紅。

梅園前集

卷之七

二十一

幾年奔走懷吾土，今日追陪過玉泉。曲徑迴峰新物
色，水村山市舊風煙。十洲空紀幽棲境，一榻重開坵
率天。却憶梓州坐殘雨，牛頭曾和少陵篇。

贈楊慎齋中丞往撫貴陽

萬里旌旗出帝州，遠將霖雨洗炎陬。瘴開高閣雲泉
曉，月滿空堂玉雪秋。豺虎穴空迷草樹，漁樵徑僻起
歌謳。病軀行李西遊處，一劍光芒午夜浮。

贈黃東村遷旰少郡東村原任捕盜

鼓角江城動曉風，除書遙下五雲中。平原草樹初回
暖，野戍烽煙早息紅。瑞向壺山占起鳳，絨從南浦托

征鴻梅花嶺嵩僊壇近詩使相期數寄筒

壽零峰太守前韻

倚臺新柳淨含風
弧矢重縣紫氣中
珠履持觴深泛綠
綺筵分燭細搖紅
西池瑞信瞻青鳥
南海鄉書望雪鴻
我憶錦官除夕近
郾城有客獻新筒

次零峰

江上帆檣動遠天
風煙縹緲望登仙
五人對月聊今夕
兩世看花憶往年
司馬遊踪衡嶽外
少陵吟思浣溪前
獨慚枉駕蕭疎雨
初結黃茆屋數椽

壽榕軒翁

梅園前集 卷之七

三

海上仙翁賦遠遊
綠榕軒下閱高秋
星躔南極祥光爛
圖畫關紫氣浮
飲露餐霞時嘯傲
紆朱佩錦晚優游
三江地迫羅浮近
谷口桃花自水流

零壇和零峰太守

短牆幽徑石壇方
奔走翻思二十霜
風雨祗今豐稼穡
穠山川從古奠封疆
萋萋原草兼天淨
苒苒池荷度水香
獨向零峰分沛澤
海天南北洗炎荒
湘君一曲下雲娥
楚水源分十里河
照席花容池上近
齊雲樹色雨中多
少陵詩細兼愁得
司馬才疎奈病何
更憶支離長劍在
萬峰晴雪掃崖磨

劉朝珍宅和零峰

畫堂雛鷺出新巢
冠蓋相過池樹坳
浥露紅蕖時共許
茂林黃鳥自交交
女牆北遶看臨水
僧寺西連擬結茅
對冰漿懷故業
碧溪漁艇十年拋

同兵憲林二山及鶴菴王池遊東山

江上登臨第一峰
秋風秋雨樹重重
空山久靜閑啼鳥
深磳初翻起卧龍
酒酌舊醅浮琥珀
花明遠岸出芙蓉
使君旌旆開晴色
杳杳疎林報暮鐘

江上別零峰

江上秋風話別時
蒼煙縹緲擁旌旗
孤雲短樹離筵促
細雨澄波去棹遲
攀卧軒車侯霸澤
謳歌道路穎川思
憑誰磨取丹崖石
蒼蘚剝鏡盡勒詩

梅園前集 卷之七

三

重九次日遊靈岩寺次零峰

一間僧舍出林中
遊客重携兩袖風
草徑盤雲尋秘境
石泉飛澗隔塵蹤
十秋夢與岩花異
萬里心應野鶴同
前歲茱萸今歲酒
不知衰鬢已成翁

靈巖幽勝更追遊
雲自孤飛水自流
百杵疎鐘回俗夢
千山落木縱吟眸
莢囊藥裹秋逾健
樵斧漁竿晚共收
今夜不須尋舊榻
清霜枕石兩峰頭

又次日遊東山次零峰

登高直上東山東萬壑千峰指顧中孤鳥斷雲飛落
日疎林古木動悲風帆移極浦歌漁父笛響荒丘度
牧童回首稚川丹井在九還吾欲訪仙翁

正月二日何雪峰補賀賤誕次韻爲謝

吹風寒雨初春火馬遭逢愧及辰
客雲羣霜鬢病身垂白玉疎梅
萊新北塋廡廡雲漢遠紫雲
龍馭正東巡

小居對荷次雪峰

小堂夜宴紅蕖畔雲水高歌想越溪風度疎篁香漸
近月沉西閣影初低舊醅屢勸筩猶短野服將栽葉

梅園前集卷之七

二十四

正齊謾假盆池供劇賞敢期清興醉如泥

中秋後夜飲小堂聽琴答雪峰

小臺清譙篆香消三奏虞絃興獨饒樂事賞心如昨
夜月光秋色更今宵江城殘角關情切星漢浮槎入
望遙涼露滿庭天似洗酒仙詞客共逍遙

南浦阻漲

滕王高閣倚城頭十日風江繫客舟滿地風塵飄萬
里兼天波浪遶三洲旌陽祠古蛟龍泣孺子亭虛煙
樹稠過雨獨看斜日落西山王氣正全收

東湖小市晚泊

涼月娟娟湖水頭湖光淼淼蘸扁舟鐘鳴遠岸菩提
寺歌度微風蘆荻洲鷗鷺沉浮僧眼淨市廛飄泊賈
帆稠村酤劇買祛愁却山下青帘喜未收

度錢唐憶彭別駕廷璧

不到錢唐二十年潮聲山色尚依然悠悠歲月飄零
外莽莽風煙感慨邊疆之驚勞短劍泣濤暗鼓怯
危船杭州別駕吾憶之回首長安春可憐

題毛淵之卷次韻

客子毛郎逢旅邸海天湖月共清尊鬢華老去青袍
敝玉屑寒霏故劍存季子遠遊聊失意少陵久客未

梅園前集卷之七

二十五

招魂明朝江上雲千里鄉思南飛那可言

閒述

天涯常作宦遊人斷梗飛蓬獨感神多病馬卿虛獻
賦疎才賈誼愧韜真牙旗掩映諸蠻曉書劍飄零兩
地春白馬青袍嗟落落更從湖海放歌新

贈別柴僉憲季常

曉鐘殘雪候朝扉傾蓋相逢頤不違白馬青袍淹未
路鐵冠霜簡照清威平沙漠漠隨歸鴈古驛蕭蕭共
落暉歲晚天涯各分手汴南湘北思依依

鴈二十六日立春度徐是日賤生有感

馬上逢春歲又除滿袍風雪度淮徐年催大馬慙
矢身寄江湖感十居綠酒瑤觴賓從遠正盤絲菜客
厨虛南枝更憶梅花早吟對詞人嘆不如

棟塘爲李侍御時行父題

老翁卜築水雲鄉雙棟垂垂對野塘
迥天開晴島海同長草玄揚子成都宅圖畫王維川
上莊最是豸冠簪鶴髮茆堂竹徑有輝光

送王應文會試

送客遙登江上臺別筵冠蓋動春杯
綰絲新柳垂垂弱照眼繁花艷艷開
鳥度晴湖隨日下雲飛采鷁逐

海關前集

卷之七

十六

潮回明年傾耳長安信共擬泥金萬里米

和鋪坡預輓

碧玉清風十畝秋朱崖未老駕先投
浮名已謝爲身累薄祿何從與食謀
事業平生形管在溪山千古漆燈留
暮烟衰草年年意一枕華胥獨未休

生平心事幾人嗤老去應知自不疑
禍福古今元有數死生天地亦何私
未酣物外黃梁夢先感人間離露悲
千載淵明招不起爲君重賦七哀詩

柳絮彌空遍地榆杜鵑聲裏曉窗虛
陰懷冷落遺詩草遊興蕭條閣板輿
萬竹空遮蔣詡逕一溪近遠小

陸花百年塵土生如寄斜日西風下古墟

儒冠未老早辭休瓊海茫茫一轉頭
他日光陰負過客古人最利亦浮漚
從渠白石埋芳草得得青山對小樓
千樹桃花萬年藥人間何處有蓬丘

謝郡大夫過飲山莊次韻

村莊雨過千峰開雲外一峰真壯哉
野水石溪遶田出朱旛皂蓋排風來
酒杯淹客憐多事詩句驚人愧不才
何日習池重枉駕白沙青竹路迂徂

贈鄧信卿

天涯識面已三迴寶削堂中始一來
歲月蹉跎增感慨盤餐粗糲愧追陪
好懷曾對鵝池雨清興同巡庾嶺梅
赤手疲癯今正苦馬蹄明發故相催

九日遊興教寺

躍馬高峰海宇寬風煙感慨若爲歡
虛名老去羞華髮佳節重臨拂素冠
南鴈遙涵秋水淨黃花初試曉霜寒
晚來更赴西臺約野寺題詩取次看

九月七日風月臺對桂

江城秋色近重陽金粟初開滿院香
淡影婆娑搖素月寒威蕭瑟動清霜
攀時獨快風生袂賞處何妨露溼裳
栢府桂林題品在故園今覺是他鄉

憶遊天竺

岩光三竺萬松隈曾共詞工並駕來鐘磬雲中敲磬
聞笙歌風外繞亭臺山峰南北嶙峋合湖水東西漱
澗開遙憶賦詩剡石處老僧長爲掃莓苔

洪郡守謀甫乞歸和以留之

十年定國都廷尉嶺海西南紀宦遊章水庾山今列
郡朱旛皂蓋古諸侯投簪擬遂漁樵計卧轍爭看老
稚留戎馬中原仍未息可容先疏五宜休

遊東山寺追和東海公

陪奇飛步入峯巒短樹疎林弄淺寒山麓穿崖斜作

梅雨前集

卷之七

徑石泉流水曲成湍雲深草閣禪心寂風靜松巢鶴
夢安縹緲洞天神骨爽欲尋仙侶跨青鸞

輓隱士

種梅千樹隱霞煙結屋三間傍石田酒甕閒招天上
月詩瓢時飲澗中泉尋常作用成虛夢六十年華托
浪仙何處老翁飛遠跡白雲黃鶴劍江邊

和高吾都憲滕王閣成

百尺重開江上樓層軒高棟倚清秋過雲歌舞空陳
迹落日煙波散暮愁妙句雄辭碑碣在生綃彩筆畫
圖收平生弔古懷賢意幾度登臨歎未休

風江雲浦接遙天獨倚危樓照邊徼往事未消千古
恨新詩空使萬人傳曉曉交靜龍光燦彭蠡秋高鴈
影偏極目湖東春草綠一亭烟雨正茫然

飛閣層樓雄古今迴望煙雲散雲林洞庭春盡波搖
席廬阜秋清月滿襟鴻鴈排空衝塞斷鼉鼉抱日浴
江深才微謾有凭高興授簡應慚數賞臨

巍樓新宴雨初晴燕雀高飛雲霧輕蘆荻瀟瀟寒渚
亂帆檣隱隱暮潮平揮毫詞賦三秋興散帙風流萬
古情尊酒流連歌舞劇不知海月上江城

和竹澗中丞春雪

梅雨前集

卷之七

七

光陰客裏報春來迢遞江門首重迴殘雪正愁鞭瘦
馬早梅空憶照深盃菜盤他日纖如縷竹爆今年震
似雷勲業鏡中看不定好懷那得向人開

定遠元旦

定遠乃湯沐邑民進香爲祝

金闕重趨識聖顏玉珂猶憶筮清班正隨湯沐呼嵩
祝携得鑪熏滿袖還虎旅森嚴晴雪後鸞旂縹緲綵
雲間中藩正愧旬宣寄奔走寧辭道路艱

贈朱南岡大參別

搖搖旌節動關河濟濟冠衣上禁坡旅鴈度空霜信
早朝鷄催漏曙光多雲開嵩嶽驅驪駟天近蓬萊振

王珂三疊梁臺丹鳳曲高歌其奈別離何

嵩少峯峨河水深霜風初動曉星沉旌旗旆旆瞻行
色雲樹茫茫悵別心紫鳳黃麻宣合殿王珂霜簡照
華簪停車野老歌謳在春雨甘棠滿路陰

贈別

秋風短棹辭烟市竹杖芒鞋返石田三徑未荒籬下
菊一瓢時飲澗中泉尋常去住渾如夢六十年華半
是仙何處老翁飛遠信白雲黃鶴劍江邊

壽筵賦

青鳥遙傳海上書瓊仙躋鶴下庭除紫萸黃菊縣弧
梅園前集卷之七

候火棗交梨獻壽初綺席歡生天樂動清尊涼照月
光虛嗟予歲月從前計酒量詩豪總不如

東郭宴集

繞田綠水一亭開排闥青山四面來燕雀迎人喧畫
棟旌旗導客上高臺新荷冉冉依書幌細竹娟娟照
酒盃忽聽漁樵歌雜沓野翁幽興重徘徊

梅園前集卷之七

梅園前集卷之八

七言律

讀書巖在閬中東陳壯元昆季讀此

錦屏東去石巉巖三鳳曾同伏此巖當日吾伊響林
谷于今物色寄松杉橋橫鑿沼清泉渴詩刻磨崖碧
鮮絨將相堂墟人萬古大招何地起巫咸

和安公石

幾迴涼月嘉州夢十月孤蓬雅水來野寺良緣虛閣
掃晚山清思一尊開丹楓江上冥冥落白鴈霜前渺
渺回忽謾相逢驚別恨吹風細雨倚高臺

梅園前集卷之八

山雨蒲堂秋脉脉生深佳客扣門來飢烏欲下簾初
捲晚菊將殘徑未開長劍引杯歡自洽銀鞍傍險醉
方回明朝一榻凌雲約野老背人辭釣臺

荅曹南津見憶

薄雲高樹望通川人在霜臺倚暮天花落重門閑踈
雨鳥鳴幽谷破孤煙御河識面春風後閬水論文尊
酒前方駕曹劉真忝竊新詩應使萬人傳

左峽公館小坐

山到將窮忽度溪數聲清吹野亭西暖雲片片迎人
合幽竹披披夾路低茅屋浮煙供黍餉村春流水入

疏畦虛懷坐愛停車晚獨對青峰拾舊題

病中夜坐

遊子天涯病自支坐燒殘燭對愁願松階滴雨秋初
入石鼎翻濤漏正遲蛛網幾年封藥果萊羹何日煮
蓴絲山城一枕還家夢直向三巴過九疑

贈王京兆同年歸省

秣陵春草動遐心帆指孤雲下碧潯入饌江魚情款
款倚庭慈竹晝陰陰風翻鷺錦房櫳靜日射
龍函殿陛深宣室正勞前席問南山祝罷理朝簪

送人還楚

梅國前集

卷之八

王

渺渺帆開萬里風官程遙指峽門東江雲擁樹生陰
晚湖水涵天入望空玉節翩翩回島嶼青萍錯愕倚
砧礮梅花春信憑君寄應有高懷到雪中

一天離思照深杯三曲陽關疊鼓催衰柳不堪霜後
折片帆遙向鳥邊開沙明水湧平羌月歲晚春回楚
地梅黃鶴樓西重迴首有人江上倚孤臺

送戴苑卿天錫之任

苑寺新除出建章江城離思正茫茫咸陽樹色秦雲
杳巫峽猿聲已水長冰雪寒生人似玉風煙晴掃劍
如霜一尊舊雨相逢地萬里秋踈憶草堂

資陽野寺

華軒十里上崇阿暖日輕風氣轉和桑柘影中梁樽
宇鼓鼙聲裏漢山河望迷極浦孤帆渺思入平原芳
草多春事可憐三月早麥花催雨欲如何

次汪憲副榮之九日登彭山

煙光縹緲萬峰凝九日壺觴此漫登風急鴈高征羽
疾江寒楓老落紅增楚天秋色驚遲暮夢渚斜陽感
廢興爭得紅顏生羽翰白雲黃鶴共飛升

過溫泉

細雨城南聞莫鐘唐皇輦路問遺蹤池留秋水空三

梅國前集

卷之八

王

尺門鎖寒煙自幾重宮樹祗今投宿鳥野雲何處候
飛龍朝元閣下笙歌地十畝秋田屬老農

朝天嶺

飛攀獨上朝天嶺晶晶風光四望懸露冕忽疑冲碧
漢佩刀却愛刺飛泉雲開弱水崑崙外日湧扶桑泰
嶽巔何處仙翁跨玄鶴一聲長笛度青田

返草堂次郭石厓

茆堂一徑掛城頭與客來看暮色秋流水孤村漁信
宿疎林斜日鳥啁啾天垂北極長安遠雲散輕陰王
壘浮風外數聲何處遂十年羈思重悠悠

小除宿峰門

遠沙清瀨泊峰門樹擁低雲日易昏一葉野航千里
客數聲山六十家村海天到處堪除夕萱草頻年繁
夢魂殘燭對人坐深夜波搖寒影斗星繁

送楊憲副伯王大賀入京

青簾畫舫少城東細柳晴牽萬里風草色兼天東海
盡灘聲散地錦江空鵝班曉肅開黃道豸角秋明拜
紫宮咫尺天顏應有喜鳳池深處接鸞龍

送吳大參克明致仕

一帆江上動晴波萬里傷心奈別何月隱猿聲三峽
梅園前集卷之八

靜煙空草色五湖多錦袍花逕閒清畫棠樹春風長
碧蘿斜日酒醒人獨遠雪山回首正差

嘉州小西湖飲餞

曲湖寒浸漢嘉西遊客重來思不迷小舫踈簾依竹
淨斷雲斜日薄簷低風回旗旆驚魚鳥雨洗溪山息
鼓聲杯酒留連歸路晚野橋楓冷過青泥

瀘州與韓蒼雪侯飛雲話別

一舟破浪下瀘川相對離筵思惘然絃管隔煙寒漠
漠亭臺依竹淨娟娟飛雲雅有君房度蒼雪能追漢
將賢歸子山前明日別巴渝回首各風煙

雨坐東張宜春

天涯歲晚光陰短敝褐寒風客路長海動朱旗淹越
徼霜驚白鴈杳衡陽縱橫別淚兵戈後牢落歸心荆
棘旁羸馬不堪衝雨雪扁舟無奈阻江鄉

題介溪嚴太史鈴山堂次韻

江上鈴山翠且重堂成還近素王宮朱函玉節來天
外高棟疎簷出霧中吳楚遠開秋閣迥風煙待客
臺雄鉅魚學士雙龍席霄漢回瞻紫禁崇

送王錦衣景陽

王殿金吾禁侍臣熊羆刺錦照青春遶遶嶺海遊
梅園前集卷之八

舊爛熳風花別思新劒佩陸離趨警蹕蓬萊縹緲近
星辰龍池柳色深如許爲想鸞旂拂露頻

遊七星巖

陰陰巖洞瀰江干八月風煙清晝寒疊鼓旗牙瞻重
鎮繁絲杯酒罄交懽天高雲浮孤鳥疾木落山空雙
角殘戰壘兵戈嗟未息客輿愁病強同看

贈王司訓天錫過訪

故國交懽二十年江湖渺渺各風煙傳經心事悲劉
向縱酒才名惜鄭虔歲晚鄉愁梅折後天涯書信鴈
回前中秋縮地瀰江月病對青袍悵別筵

九日登拱宸亭次韻

九月登高悲遠天萬峰秋思正茫然成樓閣
野度帆橙落照邊玉簪南巡傳雨霽龍山東

風煙干戈痛地初聞捷狀蕭條灘上川

贈戴醉翁知縣還京

歸心動別離風煙回首不勝悲天空鄂渚孤帆
早綠相輝渾去鳥遲老聞聲大運劔戟短亭寒雨拂
旗都門柳色繁車馬方有所思

次鐵橋參知蕭左

繫船扁舟江霧昏疎疎煙火見山村寒潭日落沉天

梅閣前集卷之六

六

影絕壁雲開過雨痕沙渚背人鷗鷺宿野林得食豺
狼喧幽棲會有漁樵伴草閣蕭蕭獨閉門

宿鷺次鐵橋

落日平沙反羽翰輕舟相逐過回灘底須劇浴盤渦
沸曾是閒窺鏡沼單遠地看來無那老清宵夢斷不
勝寒上林煙雨繁花發高枝難

風洞山次孟望之

絕壁盤雲開古洞直接巖緣倚蕪城旌麾日午熏花
氣林樹風迴出鳥聲天晴草亭千里目雨中秋舫十
年時粵南消息食菜本樵樵揚雄三京

石門深洞凭官閣江嶼春波帶郡城殊地風煙開物
色上方鐘磬散空聲松花坐落山僧話巖鳥依忘野
客情更倚拱宸頻寓目薊雲燕樹接神京

雨中試士懷古園提學

細雨空堂午篆分隔簾花氣共氤氲新荷半展池塘
水高鳥斜穿睥睨雲病渴馬卿常作客悲時劉向獨
離羣西川尺素沉雙鯉腸斷流觴對夕曛

次水亭聯句

向夕孤亭臨水仙陰陰綠樹送幽妍重樓睥睨鴉初
散小檻池塘花自嬌座移殘局開湘簾杯落行厨洗

梅閣前集卷之七

七

竹泉芳渚更期同進艇月涼沙白淨娟娟

贈易尹師文之京

茂宰鳴琴更何地故人把酒當清秋湘江落日風帆
渺淮浦平沙煙樹稠鴈唳寒空回澤國雲開春殿近
皇州馬卿多病蒼梧遠細雨新詞風洞樓

九日

前年九日滇海上今年九日昭潭濱黃花苦負杯中
物白髮欣看鏡裏人江倚孤亭風檻落雲開高閣石
臺新登臨漫有秋餘興惆悵斜陽空望頻

東湖書院

小堂深院東湖東澤國溪林在眼中岳麓秋高衡宇
近蒼梧雲盡粵江空石壇桃杏開春雨山徑松杉起
暮風遙憶美人天萬里滄浪一曲倚空籠

柳侯祠

柳子才名高宇宙羅池丘隴鬱蕭疎歲時伏臘供遺
老瘴嶺風煙愴故墟薛荔墻空山徑寂芙蓉江冷石
壇虛瑤琚玉珮文長在一死投荒恨有餘

贈張中丞別

江上飛花積雨收共瞻旌節下相流雲開衡岳千峰
出鳥度湖天萬樹浮牙帳飄風搖澤國樓船破浪轉

梅園前集

卷之八

八

晴洲楚人最解陽春曲即聽歌謠起素秋

過吳氏隱居

蕭蕭結屋倚清秋掃却煩囂靜幽種竹栽花開野
徑采芝劇藥訪蓬丘巢由自隱東黃遜木石同居鹿
豕遊計拙老來閒料理弓旌天上莫招求

遊海花洞和雪峰

白石寒雲野溪上古巖幽洞梅峰前鼓鐘沉沉出霜
寺旌旗旆旆開蒼煙詞人初破南遊夢故老浪誇西
竺天山經我欲獻絕境堯封千載明都傳

見鷺和楊汝觀

平城卜築新堂開春社纔過舊燕來高棟棲棲憐故
宇輕風拂拂度西臺懷家歲久身如寄結壘心縈日
幾回更憶錦官修禊後草堂見汝浣花隈

贈倫太史彥式還朝

白山太史佩銀魚嶺表風旌返國初清禁曉鐘
天上近別筵江樹雨中疎薌龍勸業昭鸞殿班馬文
章富石渠慚愧河東將獻賦故人金馬待吹噓
細雨藤簾獨釣魚祖筵招我晚晴初鳥飛溪凜江天
闊雲起冥冥草樹疎慈竹萱花牽夢寐玉堂金馬振
珩琚揮毫擬續高軒過長吉仙才愧不如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九

雲峰

嶺外群山望獨尊異人曾此問靈源古壇秋迥雲霄
接高閣天開日月奔千仞羅浮才伯仲十洲瑤島總
兒孫朱絃一曲崧高雅玄鶴排風度海門

常山贈方少尹宗堯

少尹勞勞攝宰日常山家家歌德時古人哦松祗漫
說蒲縣種花今在茲錯節盤根堪利器銅章墨綬照
清姿西來藥裹扶衰病與子相逢慰所思

奉頌泉翁老師并謝賜教

雲外重瞻天上人暮年顏鬢更精神輞川花竹閑摩

詩谷口風煙並子真江閣舊遊寒入夢草堂高論座
生春疎林落日還移席歸路江干月色新

九龍山中一老人寒泉白石照風神坐愁花鳥詩懷
壯迹混樵漁野意真渺渺滄江虛素月離離幽草自
青春羽堂賦鹿風煙迥悵望秋空發興新

平生詩句獨驚人老去文章更有神 金闕彤墀

飛夢遠草堂花徑任情真兼葭淅淅吳門雨桃李依
依楚國春藥餌總扶強健在如銀白髮一絲新

鹿洞風煙舊主人匡山泉壑老怡神膏車秣馬今非
昨問柳尋花夢即真劇向苦心天祿曉杜陵幽事浣

梅園前集 卷之八

十

溪春封章屢謝朝班久荷芰初裁野服新

賦鹿草堂應 泉翁老師命

泉石山中一草堂海天亭下徑初荒湖峰縹緲風煙

迥中屢從容草樹涼思入千般歌杖杜夢回孤榻聽
滄浪一杯獨對秋雲香三歎遺音興轉長

賦鹿堂成春事幽長松細竹傍寒流九江秀色入窺

寐五老蒼顏虛應酬天畔草亭孤日落洞中林樹亂
煙浮風泉雲壑堪乘興空憶晴湖汎小舟

新堂踈豁枕泉阿小徑紆迴隱薜蘿花外鐘聲臨寺

近雨中山色入簾多鄰翁野客從吾在布幘青鞋奈

老何雲谷老人詞賦好晚風回首一長歌

荊堂下築近江村鹿洞詩篇細討論疎竹含風動書
幌寒泉飛雨濕柴門青春好事漁樵並白晝娛人燕
雀喧勝覽那能一縮地湖天幽夢嗟頻繁

送葉憲副鳴王兵備荊州

使節兵壇數薊門重權殊寵下天關西垣星宿三台
近北極 朝廷萬世尊烏樹曉臺元自迥戊笳秋
壘不聞喧出羣材本安危計綸綍頻繁席未溫

上方九日次青石

客懷秋思菊花邊古殿荒臺對野筵落木蕭蕭黃葉

梅園前集 卷之八

十一

徑疎鐘杳杳白雲天浮屠棟宇齊梁在雉堞風煙晉
楚連醉把茱萸看不足月明重上汎陂船

崆峒園亭

卧雲亭子出名園避俗尋幽獨扣門曲徑平臺白日
靜古槐高柳綠陰繁鄰東惱客驚鴨亂花外趁人蜂
蝶喧雲熱簿書任旁午魚蔬莫厭共盤飧

又限韻

園西亭成春事添輕風細雨次纖纖柳枝花片自飛
舞棋枰詩卷頻摩拈池魚作陣自撥藻梁驚惱人時
撲簾大夫授簡却慚愧醉歸鼓角城頭嚴

贈謝石厓之東廣方伯

石粵風煙萬里遙，煌煌使節下青霄。
越裳珠翠番酋譯，管兵戈漢柱標雲旆。
星輅瞻氣象，海峽市動歌謠。
絲綸再起林泉卧，勲業終歸翊聖朝。

毒熱望雨次空峒

火雲烈日氣鬱蒸，望雨不雨天可憎。
束書石眠苦熱掌，結冠露坐羞鬚髥。
勞勞藥畦自抱甕，耿耿夕牕虛照燈。
令人却憶杜子美，青松短壑踏層冰。

次空同都垣會宴

老桂高梧動晚秋，文儒上客試清遊。
風煙萬里開軍梅園前集
卷之八
十三

府鼓角三邊靜，戍樓鴻鴈北來風。
欲落星河西暗月初流，十年孤劍仍飄泊。
潦倒停杯愧汴州。

空同東莊燕集用前韻

群公榮戟清秋讌，十里風煙東郭遊。
松菊初開蔣詡徑，雲山如上仲宣樓。
霜前紅葉瀟瀟下，門外黃河滾滾流。
城闕生陰天浩蕩，雄都曾此帝王州。

岳武穆墓

武穆高墳何處遙，湖山漠漠樹瀟瀟。
穹碑短碣龍蛇在，宿草荒臺霜露饒。
鵲猶疑驚戰伐，風雲時見動英標。
精忠涕淚嗟何及，千古英雄恨未消。

東答空同次韻

城東車馬扣門初，白髮相看感慨餘。
晴日午風高鳥疾，曲闌幽徑落花疎。
夷門山下循荒隴，武穆祠前弔古墟。
鹿洞蠡湖俱不惡，離騷九曲思何如。

再答空同

輅車遙下汴州初，弔古懷賢興有餘。
漠漠風烟連野曠，離離草樹入雲疎。
濟渠水滿隋堤廢，良嶽山高宋殿墟。
回首碧鷄金馬在，却慚多病後相如。

謝憲長席上

晚風高樹動微涼，落日空庭送夕光。
晤語忽驚離別近，海天應憶道途長。
十年萍梗牽秋夢，半夜車輪轉客腸。
歌罷滄浪人萬里，羅浮嵩少兩茫茫。

梅園前集
卷之八
十三

謝憲長聞報陞廣東方伯

殊寵遙傳下汴州，故人繾綣重淹留。
離離樹隱孤帆曉，漠漠烟開五嶺秋。
城闕飛雲浮良嶽，海天新月掛羅浮。
岩廊會接夔龍席，紫詔煌煌出鳳樓。

上方泛陂次空同

古寺瀟瀟烟市中，盈盈一水照秋空。
閒鳬幽鷺樓船近，緩馬輕車花徑通。
晴色動盃波上下，晚風移席殿西東。
浮屠更盡登高興，楓葉斜陽相映紅。

中秋和青石憲副

萬里秋空開霽景幾番華宴集羣英香浮金粟清尊
動光照銀蟾白髮明橫笛短簫懷往事飛蓬泛梗任
浮生七年陰雨三年病相對西風一繫情

餞石厓方伯

夷門尊酒聽驪歌折柳臨歧柰別何海上潮聲風外
急嶺南秋色雨中多薇垣栢府瞻華戟金闕彤
輝想玉珂明日片帆烟樹杳中峰回首鬱嵯峨

東莊宴集杜韻

籬下黃花捧露盤西風紫陌拂雕鞍吏情老去聊同

梅國甫集

合卷之八

十四

賞旅思秋深漫自寬曲徑短牆成晚趣青楓綠竹試
新寒亭亭落日孤雲細野老鄰翁更盡歡

空同枉叙謝之

輕輿飛蓋度疎林朵朵黃花露滿簷雲盡烟空秋近
晚竹寒沙碧畫生陰平蕪莽莽鴈雙落古洞幽幽龍
一吟石鼎焚香下塵榻卧高江月草堂深

和蒼空同限韻

夷門忽傳卧龍起驅馬獨來旌旆雙疎竹雨移出霜
圃繁花秋發當晴牕高臺話久月沉閣寒艇夢回雲
滿江向夕小筵罷復設燒燈剪韭開春缸

二月和可泉

二月錢唐花發時碧桃紅杏相參差湖中歌舞樓船
合天畔亭臺煙雨垂城闕春回遷國恨松楸寒繫故
園思吏情老覺青袍在濁酒停杯一賦詩

邸報至

飛塵忽送中丞命細雨遙臨左使家幕幕寒雲開草
樹霏霏海色動旗牙藩垣未覺風流盡奔走番思道
路遐家職才微正無補愧承殊寵拜黃麻

部檄至

誰送除書一騎來腐儒通籍愧非才冥冥海上風雲

梅國甫集

合卷之八

十五

變渺渺霜前鴻鴈回鄉思吏情聊並遣關河歲月故
相催更生漫有匡時疏遙望天門五夜開

和黃參知世庸

紫薇分席濫相陪懷抱中秋暫好開山月同看官閣
滄江潮初聽海門來尋花問柳從東省鳴玉拖金近
上台忽漫臨岐又相別一枝誰與寄寒梅

平望

璽書至

寒煙漠漠開官舍海日輝輝動戍旗衣刺五紋承倭
倭詔從三殿下綸絲相如金馬傳宣地杜甫朝
班供奉時咫尺天顏慚獻納阜囊封事未須遲

展祭 泉師墓下感而有述

不到龍山忽四年海天亭下重凄然
瀟瀟落木疎簾外片片飛雲去鳥前
滴露有臺虛點易聽松無地可歌
泉門墻老去將雙淚空自臨風泣
草玄

初至歷下

遙遙北置入西垌隱隱輶車下
驛亭海照牙旗翻赤羽雲開劍佩
拂青萍冰霜已盡春將動戎馬初
收地更寧向夕高臺霄漢近祥輝
縹緲接台星

除夕用空同韻

越臺吳苑幾除夕北海東山初至
時藥裹扶吾多病梅園南集卷之八
十六

却酒杯對眼並春隨殊方總息豺
虎亂中澤應忘鴻鴈悲慚愧玉珂
形闕近年過半百鬢如絲

元日用杜立春韻

此日元日晴更好小除夕春春及
時野人相賀徧稽顙王宮敞讌喧
繁絲卽看蓬門動生色底須霜鬢
覽餘悲十年滯淫走萬里漫爾騎
軒來賦詩

人日

今年人日雪消遲晴色輝輝春
宜栢葉蒲家談笑共梅花於我是
非疑吳門如昨夢無谷吹律能
幾時江鄉兒女正迢遞旅食淹留
有所思

元夕

火樹煌煌漫自歡月輝皎皎共誰
看樓臺歌動王宮夕梅柳春回海
國寒千里江關遙故業九衢車馬
遶長安每因蓬梗縈思亂空對煙
花強醉難

送夏大行公謹用李崆同韻寓曲靖

滇池直在斗南極詔使遙從天上
臨窮覽初回遠遊夢清蒲聊慰過
歸心高軒駟馬貴遐服溪鳥巖花
愁苦吟回首長安一萬里形庭早
振琳琅音

清湘書院

獨向迴峰坐小堂柳侯祠下草初
荒煙浮萬井涵秋梅園南集卷之八
十七

迥水合三江入楚長曲徑短亭人
寂寂古泉幽澗樹蒼蒼匡山雲谷
空回首歸路蕭疎漫夕陽

漕報至

揚花散雪日遲遲檣柏分陰入座
移仗鉞忽傳符命至停車番爲驛
書疑樓成燕雀飛群劇雨過郊原
物自私三月無能報新果願空賦
伐檀詩

部移至

食浮才薄愧虛名那復傳符走使
旌海畔青春明白髮雲中數闕迥
重城馳驅淮浦三千里麾指漕渠
十萬兵謾說吾宗有唐晏獨將添
計答

雨中登泰山

雨中登嶽意如何，覽勝其如畏險多。
山鬼誤疑神女賦，野人虛唱洞仙歌。
濃雲密霧濛濛濕，絕磴危峰惴惴過。
喜有同遊陶謝手，蒼崖隨處待鐫磨。

至淮

樓船笳鼓入淮陰，四望湖天渺欲沉。
城上旌旗雙鎮合，江南艘舳萬夫臨。
功名自愧匡衡薄，國計何如劉晏深。
回首舊遊齊魯近，風煙一繫建牙心。

璽書至

龍扶紫詔下彤墀，鳳舞皇華到海涯。
細雨冥冥沾組纓，清淮瀾瀾動牙旗。
蕭條晚思麻數重，鎮安危節度移即使才。
微慚衮職共看華省接龍璫。

泗州謁 陵

千旄曉出泗城陰，遙望龍岡氣鬱沉。
宮殿參差山隱隱，風雲擁護柏森森。
唐陵漢寢荒涼盡，春雨秋霜感慨深。
千載故豐淮水在，老臣徒抱泣弓心。

送王巖秋卿入賀

六月南風淮水長，美人千里棹相將。
龍函鵠舫波濤動，綠樹紅蕖煙霧香。
宣室雲開前賈傅，玄都花盡憶劉郎。
一樽強飲須沉醉，三度相逢兩鬢蒼。

鄒邑謁孟廟

亞聖廟庭在何許，霜茄雲旆出無城。
森森古柏鴉鵲集，莽莽寒原煙霧生。
鳧嶧岱宗堪屹立，滕和井地故縱橫。
移民罪歲言今在一拜空階萬古情。

望嶧山次韻

井地周遭萬樹屯，泰山東望見天門。
峻嶒俯瞰鄒滕小，迤邐環瞻尼阜尊。
平野雲衣蒼狗變，高秋鱗甲玉虬蟠。
望後探奇直欲窮，幽覽無那僕夫車馬喧。

懷萬治齋右丞

曉門同放黃金榜，春殿齊鳴白玉珂。
才比相如先寵召，狂如賈誼故蹉跎。
江東日暮孤雲杳，淮浦秋深族鴈多。
長憶論文共尊酒，草堂今雨夜如何。

和答介溪宗伯見贈

殿廬陪聽鈞韶奏，宮漏同趨曉箭催。
金馬傳宣天闕迥，長卿詞賦聖顏開。
銀魚玉珮紆東省，璧水瀛洲接古臺。
鄉里舊游多不賤，風雲回首愧非才。

秋夜懷友

栢府清秋足月光，碧梧丹桂映虛堂。
望迷鴻鴈霜空杳，思入蒹葭煙水長。
橫簫短簫喧子夜，海門江閣起滄浪。
美人正在蘋西渚，采采芙蓉遠寄將。

秋日過野亭

問俗重過湖上祠西風斜日動悲思長淮水落蘼葭
出小閣簾開煙霧垂城郭初回沉寃地野人虛望築
塲時茂陵多病長沙涕徙倚欄干髮欲絲

贈陳參知魯南用韻

彤雲飛舸下江門紫鳳嘶書感 帝恩翰苑文章
錦繡繡徽垣才伐贊乾坤南來玉節波濤動東躡霞
宮日月奔回首錢唐湖上雨石樓清夢總忘言

和孟有涯中丞寓維揚

建業維揚接素秋風煙相望晚江頭天空古堞飛旌
梅園前集 卷之八 干

立潮湧寒沙落鴈浮別疑江淹虛作賦興高庾亮一
登樓銀鞍紫陌看花日共憶風雲滿帝州

暮秋一夕清霜飛海上朝來楓葉稀黃菊枝枝爛離
落白鷗片片近漁磯老年藥裹關心劇春雨石田生
事微傳語江東孟東野好投封事乞同歸

除夕

老近厭聞時序改臘殘歡入歲華新豈其今日逢除
夕那復異鄉來故人蠟炬蠅尊隨漏盡散裘長劍共
寒親祗緣祿厚才無補飛夢頻頻向紫宸

元日雪

三元日逢晴雪此日新元雪始飄海濱人狂瞻物
色三人歡劇動歌謠椒花入頌陽初散梅蕊爭開春
尚遙更喜相筵添推子掌杯先覆照瑤瑤

春日

人日已過春始到雪晴雲暖動微寒海濱江國同椒
酒白王青絲送菜盤京兆進牛元宰賀 九重祈
穀萬家歡腐儒遙獻東郊頌才思班揚欲賦難

春雪懷友

荏苒風塵雙鬢改飄零歲月一枝安每因藥餌扶吾
健更對梅花強自寬雪片紛紛浮海畔鴈聲歷歷下
梅園前集 卷之八 干

雲端故人遙憶江鄉卧載酒移舟縮地難

早春即事

正月遂巡春試淺連朝霜雪暖回遲向人鴉鵲飛飛
近生色繪松故故垂旱久土乾初種麥凍開河澁薄
流澌園林報爾東皇意萬紫千紅會有期

和答周司寇王巖見寄

南都南望江流外春日春懷客舍中山擁樓臺寒寂
寒霧歲梅柳畫濛濛詩篇老杜愁俱廢藥裹相如病
不空却憶往時趨彩仗曉臚同聽建章宮

穀日飲潘熙臺中丞第用空同韻

別風煙忽漫一尊同西征戎馬縱橫後南望湖山感
慨中向夕留連散歸騎海雲扶月上城東

郊行

二月三日湖水湄暖風樓櫓動旌旗柳條初變黃金
縷沙鳥群飛白雪姿短屋家家供午炊老農一一理
東菑停桡爲問淮南俗盡道春暉勝昔時

擬穀壇候駕

鸞輿遙望穀壇迴仙仗齊臨春殿開合奏笙簫飄內
苑瓊懸日月近平臺衣冠萬國華封祝詞賦千秋漢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二十二

史才憶昨南郊分祀日禮官初捧 玉音來

延賢館宴集熙臺堯湖

小堂寂寂晴湖繞高蓋搖搖曲徑通杜甫花溪吏隱
並子雲幽宅草玄同鳬鷗暖近軒窓下梅柳春藏煙
霧中佳客淹留共深酌晚風殘角戍樓東

得孫鶴菴太守詩賀兼望生子果生漕兒

孟孫季子歡相續豚犬那堪比鳳麟聊爾箕裘承舊
業謾勞珠玉賦高人隴頭遙寄梅花信海上先將麴
米春拚取餅筵終日醉錦帆何計發西津

得雨次熙臺中丞

鬱蒸連日火雲飛終夜無眠頻攬衣自照燈疎更斷
續忽傳風急雨霏微湖生新水舳艫動草潤枯莠牛
犢肥縱使相如卧消渴不妨沈約帶寬圍

夏至雨前韻

老龍將雨捲沙飛仙女行雲自濕衣初展綠荷翻藻
亂並愁黃鳥坐林微即喜漁樵收涕淚却慚裘馬濫
輕肥郊壇正想氤氳地扈從 鑾輿早撤圍

送秀上人還龍山 川少陵寄上人韻

老向東峰不記年青山蒙蘂水潺湲軒騎笑我爲名
累衣鉢從誰得妙傳天竺雲深飛錫杖虎丘湖落問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二十三

歸船高臺淨掃松花榻白髮詩人將對眠

聞諸公賦三弟梅莊用韻

萬樹梅花玉一莊野人清思月昏黃買魚沽酒穿幽
徑策蹇尋春逐暗香伴伴漁樵居木石有時鐘磬下
牛羊正慚東閣詩懷劇何日垂垂醉百觴

贈別華泉司徒用浚川司馬韻

折柳臨歧獨送君更情歸去薄秋雲馬卿爲客淹多
病劉向傳經空茂勛回首風煙一酒淚何時衣馬共
論文淮河淼淼孤帆遠明日滄浪和鴈聞

贈蒲汀少宰用下邳舟次韻

高涼淡暮雲平樓櫓從天坐不驚吏部昌黎重拜
命詞林李白久知名寒煙漠漠孤城下秋思瀟瀟雙
杵鳴綸綉即看傳紫禁夔龍會接入 承明

荅白軒大尹見懷

旅食頻頻戀舊樓虛名落落愧相知春來獨抱經寒
病老去空馳報 國恩野艇筆床懷魯望江樓風
笛憶桓伊折梅亭下田堪秣好釀清醪遲燕私

荅王池秋官

海上衰容嗟潦倒病餘殘髮苦盤餐倦麾戎卒飛長
舳虛連旗牙擁右駟雲逐鄉心馳日暮憂牽春思赴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三十四

江南故人尊酒何時共細雨疎燈盡劇談

玄明宮次浚川司馬

弱草芊芊卧斷碑殘陽脉脉柳條衰瑤函寶籙今安
在華屋脩廊更屬誰孤兔祗看啼故穴風雲那復動
靈旗行人下馬談遺事惟有蒼涼野老知

淮漲

六月淮西新漲開平沙高浪浩漭洄垂垂萬樹湖中
出渺渺一帆天際來得意蛟龍漫自喜羣飛鷗鷺向
人猜野翁相對空茆屋極目秋田何涕哀

楊院中秋杜韻

卷雲涼月倚秋清夜迥臺高烏欲驚王殿霓裳紛自
舞江樓風遂細誰鳴歲華兩鬢頻催老旅舍諸兒各
繫情却喜舳艫回漕卒獨愁戎馬戍邊城

宴蜀岡閣

挾風盤日上崇岡高閣凌虛思渺茫雲擁旌旗翻睥
睨鳥飛湖樹雜帆艫十千禾黍登秋早無數山峰接
海長四美於人堪發興不知何地更重陽

登金山

江中之山霄漢侵衝流突起孤根深波浮蒼玉有天
地氣壓狂瀾回古今西接疑分滬瀕出東立愧見扶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三十五

桑沉遊人鼓撒秋老老四望風煙空遠心

登焦山

巉巖壁立當中流滄浪駕衆鰲背秋近有金山作隣
並下連瑤島相沉浮送潮風電海門動抱日鼉鼉睛
窟幽飛樓獨倚思超忽笑指白雲生十洲

院成即事

栢府森森結構雄平城園水護新宮飛燕雀喧高
棟隱隱樓臺倚太空帶雨潮聲吹角後過江山色卷
簾中揮毫欲紀千年事慚愧班揚賦最工

小重陽發四

抵城積雨坐深秋潦水高濤晚發舟離下黃花空淡
淡霜前白鴈故悠悠馬卿抱病書都廢王粲思鄉夢
未休獨倚危檣正蕭瑟權歌零亂起滄洲

九日龍窩舟中

客中佳節情偏惡况復陰雲苦不開高漲逆風舟強
進僕夫津吏鼓頻催歡悰那對籬邊菊清宴虛懷海
上臺隱几黃昏空寂寞題詩索紙一啣盃

醉翁亭

野亭幽寄山之阿冬日郊垌小隊過落木蕭蕭雙澗
寂寒煙漠漠萬峰多泉香酒熟人誰醉花發春明鳥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二十六

自歌更問醒心豐樂在荒臺蔓草慨如何

竹亭爲胡司寇賦

青青萬竹隱名園結構孤亭春事繁卜築重開蔣詡
徑遊從如過李膺門不虛吟賞湖山在久絕尋常車
馬喧爲問玄都種桃者風花何似武陵源

答李春山見贈

藥裹關心病未蘇暮年精力茂齡殊長卿金馬才難
並杜甫夔門興不孤白首爲官聊自遣清秋拜客倩
人扶新詩枉贈無相報欲賦誰辭愧兩都
壽儲封陳隱翁附贊即省元子發性

遊子寒江蘭櫂迴迺公花徑蓬門開遙依北極裁新
錦歡祝南山進壽杯野老鄰翁集桑梓雲笙鳳管動
蓬萊龍樓紫鳳野 封詔直卷煙霞下釣臺

至日受司寇命夜坐述懷和答春山叅知

亘寒深夜苦侵凌短燭空齋細焰騰清夢已非天祿
閣虛名那復秘書丞吹葭六管初回律報臘孤梅欲
破冰玉筵鸛班霄漢迥腐儒衰晚愧重登

贈雷廷輯卒業南還

故里漁泉一俊人客鄉淮海始相親西風夜動樓船
遂初月涼開麴米春三載秣陵鴻鴈近一帆彭蠡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二十七

荷新衰年更得通朝籍擬遲都門拂劍塵

贈劉本元卒業南還

璧水三年鄉國遠金陵五月束書歸花間黃鳥鳴相
並江上柳條青不稀結駟重經司馬柱登堂笑指樂
羊機春風紫陌繁車騎信宿彈冠上帝畿

贈郭廷鳴南還

三載思歸未得歸離憂今始慰慈闈飛飛旅鴈先征
棹片片江花亂舞衣霄鴉海鯤增意氣溪魚竹筍有
光輝 都門爲我傳春信莫遣紅梅驛使稀

賦介溪宗伯

御書樓次韻

華構齊雲總不如玉堂分 賜石渠書鈐山介水

千秋勝錦軸牙籤萬卷餘燕雀飛喧棟宇風煙漠
漠散郊墟更有鄰翁添野興江門春雨種新畬

紫禁優崇翰苑臣清朝偏荷 寵恩頻才高司馬

人難並文似楊雄世所珍泮水移居情更遠策書充
棟老相親况是茂齡先拜相履聲今已上星辰

鬱鬱鈴山對結廬茂林修竹映郊居錦函春照銀魚
珮花徑時來駟馬車雲霧冥冥開草閣輝光燦燦動

秋閨詞臣供奉清班久獻納應無封禪書

飲東溪中丞秀野堂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二十八

新堂背郭倚雲開燕雀高喧日日來泯泯春流通小

徑青青細竹照深杯遲回歲月幽人並指點桑麻野

老陪煙暖花香啼鳥靜恍然風物似天台

贈劉邦彥少牧次鶴菴

官舸遙從楚國來懷人千里思徘徊雲連沙渚聞新
鴈春老江城見落梅旌旆搖搖重問綸關河渺渺獨

登臺樵歌牧唱東原近循吏于今是茂才

莽莽風煙迥馬來離情鄉思共徘徊暖回林樹初啼

鳥春入江關查寄梅冠蓋載臨東魯甸尊壘憶上越

王臺泥金裘晚重趨

闕素食虛名愧不才

贈九峰山人鄒辰甫

山人長嘯下山來鬱鬱九峰雲霧開老愛吟筇隨杖
屨閒招歌扇對深盃孤舟遙掛天邊席細雨獨登江
上臺太白樓前忽憶蓋風朝月夕幾追陪

登太白樓

城上高樓古且雄河山遼遠海雲空野人伏臘趨踰
久詞客風流想像同錦纜牙檣波渺渺素碑曾殿草
莽莽南池舊跡今安在總入春杯感慨中

和鳳山司空太白樓漫興

春殿遙趨方偃俯江樓獨倚暫從容孤帆去鳥川原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三十九

亂細柳繁花煙霧重詩酒襟懷憐賀李巖廊勛業接
夔龍慚愧登高不能賦華軒飛蓋敢相從

和桂洲宗伯

早春先 賜長春酒春日正隨元日來璫液恩傳

三殿下洪鈞氣轉八荒開驚鷺魚藻喧淑頌栢葉梅
花照壽杯想望 官闕歡慶處五雲飛繞鳳凰臺

右元日賜酒

禁城殘雪齊居靜爐炬南宮獨坐深房傍九霄天漠
漠寒催五夜漏沉沉龍旂春享瑤壇迥 宮樹雲

蒼殿陰唯有子雲詞賦功未建口欠莫音

右春亭齋居

見竹和九峰山人 分水水部之寓

清曹見竹分泉濱枝拂地開風神渭川移玉照汶
水詞客到庭喧主人露葉煙梢自娟好湖光野色相
鮮紛紛紅紫爾明媚唯有古栢常爲隣

和華泉司徒寄華隱君

野老山中消息杳尚書白下寄書來孤雲斜日移秋
榻白石寒泉洗菊杯鴻鴈蕭蕭紛落木蒹葭渺渺獨
登臺鹿門從此添春事疎放襟懷得好開

代答

梅國前集 卷之八

三十一

花溪卜築幽居僻尺素殷勤江鴈來高閣正懷王粲
賦殊方虛把少陵杯青峰獨樹吳門雨落日寒潮海
上臺東望所思秋渺渺泰山雲霧幾時開

別王定齋中丞次韻

孤舟同向殊方泊漠漠風塵見客情幾樹落花聊對
酒一堤新柳始聞鶯青春去國悲王粲白髮逢時愧
賈生別後思君更何地月明江上聽潮聲

別王璧谷中丞

衰年爲客飛塵際春暮逢君落日前沙鳥伴人臨野
水林花照酒對遙天旗牙風靜邊關柳劒佩晴開工

樹煙閨深冥冥秋萬里雲深爲問木蘭船

再贈九峰

岩莧布褐九峰來森森帆檣一水開野興青春憐白
髮殘編魚蟹拾寒灰沙明卧對淮陰月日落悲歌漢
祖臺開道長安風物好解裘同醉賞花杯

答九峰

畫舫追陪上帝京五雲遙望鳳皇城詩才我愧劉公
幹逸興君如阮步兵風急旌旗翻逆浪春深花鳥弄
新晴王孫正自淹長路那復萋萋江草生

送尹臨湘之任

梅國前集 卷之八

三十一

九重宮闕拜 除書千里湖山問 居煙樹遙連
衡嶽麓郊垌環倚洞庭墟河陽雨過 花爛彭澤秋
高五柳疎都下相逢又相別吏情鄉思獨躊躇
北郊志雨和東塘中丞

日光鼎鼎蒸炎曛忽訝雷聲送雨來方澤波搖神意
合桑林雲泮 聖顏開村童野老迎塵舞苑驚宮
鸞過水回歡動瑤壇先獻賦中丞獨有馬卿才

梅國前集卷之八

梅園前集卷之九

七言律

過十八灘答青門用韻

野漲潺湲初出石，秋風淒淒獨乘船。
天空雲盡孤峰迥，霜晚沙寒落鴈多。
司馬病軀唯藥裹，子陵歸計自烟波。
蕭蕭草閣江關近，應有先聲到澗阿。

送黃子章北上用鐵橋司馬韻

江上早春風滿旗，輕舟仙侶曉初移。
疎堂對雪他鄉夢，紫陌看花隔歲期。
得雨蛟龍應不忝，成蹊桃李總無私。
溪山老遂漁樵計，目送行雲有所思。

梅園前集 卷之九

送別

雲外帆牆動晚風，江干旌旆曳晴空。
掠人新燕飛花外，繫馬垂楊返照中。
離別總看身是客，羈棲都訝鬢成翁。
楚雲燕月關山迥，千里秋懷兩地同。

遷何天宿卧筠墅

春日經過筠徑僻，野田卜築草堂新。
溪廻近郭鷗忘主，花繞平林蝶趁人。
天畔山峰環席上，南郊車馬度西隣。
高歌縱酒乘幽興，詞客重來莫厭頻。

卧筠再賦

十年湖海遊踪少，一卧漁樵春興新。
布幘青鞋尋舊

侶野花溪鳥共幽人，少陵草閣擬重築。
摩詰輞川堪作鄰，衰病強扶筋力健。
苦吟歡賞故頻頻。

扶疎竹徑沿溪小，瀟灑茆堂背郭新。
燕雀羣飛幽僻地，風花時過漁樵人。
鹿門午谷疑相近，角里東園虛卜隣。
那是春來更多事，携尊買醉不辭頻。

贈周百泉別

常布交游四十年，別筵相對思茫然。
并州客舍春如故，錦里歸期花正鮮。
短樹殘雲江漲外，孤帆去鳥夕陽前。
百泉回首風煙迥，悵望秋屏橫碧天。

燭坐書懷用劉文房韻

梅園前集 卷之九

泉石幽居願不違，暮年筋力愧衰微。
鑑湖乞得題詩去，彭澤辭來解印歸。
片月野航泛秋水，萬峰高閣倚晴暉。
虜塵未息紛戎馬，誰遣汾陽早拂衣。

上巳郊遊和雲巢

日起扶桑積雨收，銀鞍白馬試春遊。
百花香霧濛濛濕，萬壑晴雲片片浮。
小徑疎林飛蓋度，寒泉幽澗泛觴流。
高懷忽動漁樵興，一曲滄浪和醉謳。

遊雲封寺和雲巢

鼓角江城雜戍笳，女牆雲散起棲鴉。
萋萋碧草催遊騎，泯泯春流汎落花。
巖樹風煙藏古廟，澗毛伏臘走

農家老子吟眺乘幽興石徑紆迴日已斜

和答雲巢春行

孤帆繫柳綠牽風兩岸鮮花夾浪紅客興乘春雲縹緲詩懷約月晚腫龍飛鳬浴鷺虛沙外漁遂樵歌返照中草閣病翁憐遠別三秋一日思何窮

夜坐

孤燈細雨夜沉沉獨坐寒牕思不禁鼓角江城悲漏斷旌旗戍壘暗山陰老侵衰病踈殘鬢醉引餘歡激壯心最是少陵愁萬種感時空有淚沾襟

壽右丞陳靜齋次韻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二

忽對梅花驚歲晚偶因甲子問流年鷗羣鷺侶來溪上絲詔蒲輪下日邊大耋自宜三壽祝新詩應使萬人傳獨慙衰病江關僻縮地無能醉錦筵

送郭汝才還西昌來乞乃翁墓銘

耿耿澄江一櫂移孤雲短樹意遲遲素車白馬慚高義宿草空山動遠悲大史獨書高士傳林宗不愧蔡邕碑早梅破雪纔堪折回首風塵有所思

飲雲巢

薄午張筵曉駕來黃鷄白黍一尊開寒溪落木灘聲轉野寺踈鐘鶴夢回王粲有懷常作賦少陵多病猶

登臺萬松別業鈴東竺更擬巡簷共寄梅

人日飲鄧克一宅

此日新晴人意好況逢佳宴醉相看江雲漠漠蟾光細官漏沉沉燭影寒松下酒觥和王洗鶴邊棋局隔花彈老子甲子春如夢心事悠悠欲話難

春雪

正元三日雷初起十日陰雲雨雪連稍喜新晴開穀旦爭看野老卜豐年衰齡病骨禁寒得栢葉金花任俗傳燈火不妨喧稚子漫隨春興一陶然

贈泰和陳文齡子和求文壽靜翁還

梅園前集

卷之九

四

扁舟掛席凍雲開木落江空二妙來天上文星占太史人間壽域慶中臺路經天柱灘聲轉雪放梅花春意回北望龍洲歌伐木感時惜別思徘徊

春晴重過西華

華山山寺倚雲隈詞客重尋野徑來小院回廊春日靜寒泉白石午烟開空堂移席仍多事滿壁題詩愧不才傍險銀鞍散歸馬斜陽孤鳥思徘徊

寶制堂小集答鶴庵前韻

小堂重築古臺隈折簡應勞枉駕來高樹拂雲群鳥下淺杯浮蠟數花開八仙誰比知章醉四座驚看子

遠才投轄未能空剪燭漏殘深夜獨徘徊

約遊東山不果前韻

危樓花雨隱江隈共擬春明躍馬來雲磴曲尋孤澗
折石門斜倚兩松開世情老入漁樵計詩思豪於鮑
謝才何事佳期負幽賞短筇殘屐自徘徊

飲卧筠墅次鶴菴

新築茆堂竹徑分飛飛燕雀故殷勤鷗溪曲引龍泉
水二月晴開五嶺雲白馬青袍重對酒山翁野老共
論文佳晨未盡春遊興欲把長戈挽夕曛

再荅鶴菴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五
老去吟懷減十分詩筒虛負往來勤風流自愧王摩
詰貧病誰憐范史雲不惜敝衣沾濁酒自甘殘籍較
遺文偶隨旌馬過筠墅坐對疎林掛暮曛

掃墓承諸公枉顧用韻致謝

萋萋草色望中分麥飯椒漿敢憚勤淚洒空山唯有
血香浮寒鼎總成雲重泉優渥 然綸詔貞石鐫
劉琬琰文車馬馳驅勞下拜輝光隴壑燦朝暉

重飲雲巢別業

野館風烟一榻分老年高誼更殷勤疎花細草迂春
徑綠樹蒼山起暮雲吟思健於劉越石病軀孱似沈

伊文西林雨歇移芳席牧唱樵歌下淡曛

客散野橋岐徑分淖泥那惜僕夫勤溪流泯泯添新
漲月色溶溶掃淡雲絲筆貯囊群玉屑銀鞍歸馬五
花文更看紫氣騰玄石賸有輝光映暮曛

夜坐

獨坐西樓夜未分藜燈虛負校書勤滄溟漸吐三更
月河漢初收萬里雲去國久悲王粲賦弔湘重讀賈
生文番思旅食淹淮浦一曲倚蘭對落曛

誰鑽新火曉牕分筋力那堪老更勤莊子已忘身化
蝶馬卿空有賦凌雲絲彈錦瑟明珠淚氣拂干將爛

梅園前集 卷之九 六
斗文翁仲卧煙回首處歸鴉點點帶餘曛

荅鶴菴

漕渠千里一泉分疏濬曾煩水部勤官閣興孤梅破
雪松巢夢香鶴盤雲樓登太白悲詞客臺弔歌風識
帝文幾度扁舟過沛泗劍光猶自射殘曛

旌旗遙領虎符分保障南荒撫字動城闕秋高倚黃
鶴蓬萊天遠望彤雲才子獨憐鸚鵡賦雄詞不羨鱣
魚文拂衣何事歸來早自掃漁磯釣落曛

贈王池

齊南清暑水曹分智運經營力更勤

帝閔遙瞻

縣曉日親麻却望繞春雲雄才更草靈光賦麗藻

誇封禪文魯衛遺墟閒眺覽平原疎柳淡含曛

曙色瞳矓曉 殿分綸音手捧不辭勤關山夜度

居庸雪劍佩晴開薊北雲青瑣幾封劄向疏錦機三

贈歐陽二子還西昌

復左思文他時重整長安轡花滿玄都照夕曛

抵帆一葉下江關獨扣柴扉蒼石間野草山花春正

媚白雲流水意俱閒聯翩鸞鳳隨羣鳥璀璨瑤瑜照

金鑪閣觀競渡次鶴菴

梅園前集 卷之九

相檝蘭橈柱作船急流爭渡共迴還錦標雲動紛纒

曳畫鼓雷喧擁後先萬里乘風追宋慙孤槎汎海憶

張騫危樓把酒歡凭覽笑指龍頭說往年

久雨次鶴菴

積雨江城水渺茫猶如河溢在山陽灣田處處舟連

筏沉窳家家屋駕床憂國少陵空寂寞愁霖子建獨

悲傷朝簪解去棲林壑寬牖常編對隙光

五更聽雨到昏黃望斷長虹照夕陽卧病轉愁時問

藥檢書無意任堆床天時變異誰銷譴民瘼頻仍獨

感傷草野孤臣空涕淚皂囊何計獻明光

縱看赤地消殘潦又見淫霖奪盛陽蔣詡寂寥空掩

徑杜陵衰病獨依床群飛鷗鷺何爭劇久困魚龍不

自傷番憶齊東祈朔雪萬家歡慶對寒光

遊梅嶼和張南渠別駕

絕嶠崔嵬險作關盤迴鳥道共躋攀草迷石洞風煙

外海動羅浮縹緲間從倚闌干歌雅調顧瞻

宮闕憶清班少陵老去仍秋興醉引松陰戴月還

贈李石洲侍御用張別駕韻

鐵冠重整拜 明君縹緲帆開萬里雲紫陌花迎

驄馬轡御鑪香惹豸衣紋左思詞賦三都重李白才

名四海聞偶過山中將進酒夕陽絲管送餘醺

和荅陳靜齋石水寄壽六十

風塵早遂漁樵計齒髮都忘犬馬年布襪青鞋山徑

外石田茆屋野溪邊尋常酒債從逋負吐納仙方得

秘傳弧矢再縣逢歲晚愧無梨棗獻賓筵

和鶴菴新篁草堂

習靜山中卜此堂恍然白日到羲皇初開詔徑江天

豁更築陶園竹樹長王壘烽煙收絕域錦屏雲霧繞

前岡花雨石溪苑可結移家我欲入滄茫

和鶴菴

兩月禪扉已扣三恣遊貪賞不知慚狂呼白酒山中
熟笑折黃花醉後簪月爲催詩偏皎潔聲因吹帽更
鬢髮雅歌牧唱負吾事鷄舌從渠漢署舍

劉鐵岡席上

佳約傳來尺素書馬卿多病損消除香醪似蜜藏家
久銀鑰如絲入饌初豪興淹留孤日落秋光掩映一
堂虛東山九日重登眺笑指江雲共卷舒

和香南渠述懷

憶從神武挂冠來卜築青郊小徑開故人正賴憐多
病明主非關棄不才清夢久虛天祿閣閑踪獨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九

戀釣魚臺傳詩使者追呼急自掃衡門剪草萊

詩筒日日扣門來倒屣衡茆次第開白雪陽春知寡
和珣珠魚目愧非才水曹興對梅東閣杜甫病登江
上臺惆悵夕陽遙孤鳥寒烟漠漠起蒿萊

聞王池召用賦得

丹鳳銜書出紫宸十年殊寵一朝新禁鐘遙聽龍樓
曉玉佩重瞻御柳春故國輝光回草木上台勳業盡
麒麟野翁衰病歡何劇側卧中宵起舞頻

射策先朝列禁宸

賜環今日拜恩新律回燕谷

千門雪色發玄都萬樹春宣帝講經開白虎少陵供

奉侍麒麟朱衣王几龍顏近應有封章莫憚頻

詠鶴和董璜溪大理

白首相知托素心羽毛翬翬豈九禽松巢夢破雲初
散海島飛回月正陰吟骨幾人堪伴侶壽齡唯爾共
山林曉臺風露秋空杳時聽九臯天外音

種竹和璜溪

聞道清磯罷釣竿等閒移竹近溪寒烟梢滴露涓涓
涼風葉飄雲片片殘舞鳳鳴鸞時自媚淇園渭畝王
同看詞人不愛栽培力刻徧新詩興萬端

和鶴菴惠壽六十

梅園前集

卷之九

十

歲暮光陰足感神天涯風俗又逢春山林弧矢縣三
度狗馬年齡偶六旬竹葉傾蓮淹客久梅花破雪照
顏新醉酣一榻江湖夢不逐鷄人到禁宸

和雲巢示苦雨

九門官漏雨中聽寶馬香車惜暫停今日風流懷晉
代前朝故事說熙寧燈寒罷賞花交樹雲暗虛傳月
帶星獨坐小堂吟思惡柴扉黯黯對愁局

懷王池用唐人司空文明韻

春城細雨落花飛忽憶扁舟送客歸宮闕九重
瞻獨滿關河萬里怨相違櫓搖檣動灘聲轉風急雲

寒鴈影稀長樂曉鐘催漏盡三珂何處振朝衣

偶成用前韻

長江東下日西飛社燕重來鴈北歸花事每因多病
減魚書偏與遠期違天涯春盡蘼蕪綠雨際林空蜂
蝶稀惆悵王孫重相憶惘然幽思一沾衣

和南渠述懷

讀罷黃庭坐正疲邯鄲夢破意遲遲雨中花落鷺初
歇松下琴鳴鶴未和奏賦張衡才不忝傳經劉向老
非時浮沉身外事都付山翁一局棋

細雨疎簾共奕世長乘興倒金卮風烟過眼都成

梅園前集

卷之九

十一

夢花鳥娛人似有期旅食未淹梅子國雅懷常憶習

家池獨向南薰翻古調愧將瓦缶亂填觴

同張南渠飲梅溪書屋

萬峰回合山居僻三里迂盤草徑長門對片帆依淺
瀨坐看孤鳥送斜陽陶潛與在青尊外杜老狂於錦
瑟傍却憶十年塵土夢偶同一日水雲鄉

南渠過玉枕山堂用唐人韻

華軒飛蓋來天上白石清江起鷺蒼花落苔階因客
掃香飄石鼎有僧焚山中野鹿歸幽草城上棲鴉散
暮雲報道鳴騶休促駕一鉤新月白紛紛

壽王泉中丞用璜溪大理韻

縹緲祥光開壽域鬱葱佳氣動臺端九秋雲淨三台
燦四野風清萬戶安春酒玉盃淹客醉冰漿碧碗照
人寒老農剩有稱觴意起舞南山盡日歡

千秋歷閣遐增等五福駢臻更肇端名並甫申崧嶽
重功高吳楚泰山安并梧葉驚秋早臺栢森森肅
曉寒黃閣久虛元老席歸朝應使萬人歡

和滄江太守九日飲金蓮

綠酒黃花醉美景散冠短髮試高秋亭臺日落過僧
寺鼓角風清起戍樓野老獨追彭澤興使君應比習

梅園前集

卷之九

十一

池遊青山繞郭堪行樂芳草何須日喚愁

野寺風烟開九日墨花臺對清秋紫萸對眼歡常

健黃菊娛人醉未休間巷談誰逢召杜林泉棲息愧

巢由莫慳高興虛佳節授簡題詩護倡酬

和荅黃別駕

使君旌馬下南州覽勝凭高五嶺秋天闕市城

雲渺渺野花江草思悠悠十年遊宦足四海詩

名鮑謝叔最是頻繁問幽興幾多雲近沙鷗

振衣曾上帝王州鮮組纓歸十二秋久卧江鄉

時冉冉每停雲樹暮悠悠沽來村釀高軒過釣罷溪

魚小艇收誰道野翁無着處老隨麋鹿伴鳬鷖

春日飲龍岡書屋

青郊書屋傍雲開老我披雲躍馬來二月晚風飄急
雨萬山晴壑起轟雷踈花靜笑瀟瀟鬢短燭輝搖灑
灑盃醉倚新亭歌一曲龍岡岡上思徘徊

次鶴菴小亭上已述懷

徙倚幽亭獨看花替林疎淡數枝斜與多擬賦詩千
首才拙空慚手八叉錦入華筵何處賞蠃浮春甕隔
鄰賒等閑莫問長生術一任丹爐煉白沙

小桃垂實柳飛花鳥舌喧啾蝶翅斜詞客泛觴流九

折遊人擁騎路三叉

風烟祗愛移家僻丘壑都忘去

國賒聞道臨沅溪水赤老來何計覓靈砂

飲鐵岡宅前韻

春筵開處掃殘花向夕移尊返照斜縱飲狂踈懷畢

卓苦吟精細愧劉叉江關此會衣冠盛嶺海明朝道

路賒好向廉泉分勺水莫尋勾邑問仙砂

述懷前韻荅鶴菴

坐見東風幾度花紛紛紅紫壓枝斜茆齋杖屨閒依

榻煙艇綸竿底用義秀句每因良夜得香醪時為故

人賒從知辟穀堪延老何日丹成九轉砂

和龔寒泉題王枕山堂

寒泉學士茆堂過儒雅風流憂不羣形管尚虛春殿
草銀魚爭似碧山焚幽禽轉語開烟樹細草浮香薄
潤雲向夕衝泥散歸馬一天詩思雨紛紛

贈同年李都憲謫戍赦還

八斗才華興不慳瘴鄉遊跡遍溪山鳳書遙向天邊
下豸服初從嶺表還海月江雲回夢香踈花錦石照
人斑南征西伐多戎馬誰能容一日間

謝袁德馨駕神

最愛容溪與北池生綃爲我駕平安無端布幘青鞋
意盡落栽梅種藥時蕭瑟那堪身佩玉憂勞空有鬢
垂絲山翁野老時相過笑問容顏此是誰

和鶴菴

白雲流水本無期泉石幽棲有所思楓落千江秋漠
漠草荒三徑雨絲絲屈平自放行吟地王粲空懷去
國時病起臨風搔短髮愧無佳興和新詩

偶成用劉文房韻

甲子逡巡六十年雪莖衰鬢忽三千漁舸自釣孤峯
月薦剡誰騰萬里天去國馬卿空抱病悲秋宋玉更
貪眠黃花虛負重陽雨極目龍山思惘然

贈黎橫洲還五雲

帝謁交從四十秋，幾回聚散意綢繆。
虛名我愧簪珂累，高卧君看麋鹿遊。
詩句每傳春入夢，酒杯相對雪盈頭。
孤舟細雨橫江別，何日重逢老淚收。

次陳驕山侍御奉寄

獨持繡斧照江雲，遙閃朱旗散曉氛。
寒士擁途爭執轡，老農扶杖聽論文。
冰霜凜凜千山肅，水鑑明明萬壑分。
更有新詩傳下里，令人長憶鮑參軍。

風節遙開五嶺雲，窮岩更復淨妖氛。
皂囊屢見騰封事，長劍時看拂斗文。
相府寒威晴雪在，江城春色早梅分。
野人爲問南征策，銅柱何年紀漢軍。

梅國前集

卷之九

十五

和驕山陳侍御南巡雜詠

天外輕雲外山雲，山極目捲簾開。
樹風片片高仍下，白鳥飛飛去復還。
跡滿江鄉屢使節，臺回春殿點朝班。
諫臺封事知多少，應有昌言動聖顏。

右舟暮

曉鐘寒雨出江關，幾點殘星月半環。
朔氣正含千嶂雪，威風先動萬重山。
岩幽無處藏孤兔，野蔓何人刈草菅。
險峻經過頻叱御，郵亭下馬駐清灣。

右陸過皂口

帆西上掛彤雲，畫舫南來開紫氛。
千里驅馳同軌法，兩臺儒雅共談文。
誰從野史占星聚，試向宵人問夜分。
采筆賦詩才更美，一揮應是掃千軍。

右攸鎮喜侯憲副至

賀鄧南江賓鄉飲

南江江上掩朝扉，有客傳書過石磯。
歡動茆齋開野興，禮張春燕製新衣。
香山社裏耆英集，泮水宮前草木輝。
老我投簪歸舊隱，賓筵何日復相依。

述懷前韻

早謝塵囂杜竹扉，一竿時出釣苔磯。
青山矗矗雲連屋，白髮蕭蕭草作衣。
蔣翊徑開唯寂寞，更生閣在有光輝。
梅花嶺上亭瞻衆，春雪生香可並依。

梅國前集

卷之九

十六

久無清夢到黃扉，唯有閒情戀綠磯。
伐木縱歌求野客，賞花乘興典春衣。
烟霞縹緲孤峰迥，奎壁光芒五夜輝。
慚愧不如陶靖節，門前新柳亦依依。

述懷再用前韻復雲采南江

尋僧幾度扣禪扉，更訪漁樵話薜蘿。
春甕獨憐寒病骨，曉鐘還憶着朝衣。
輕風門徑花含笑，細柳池塘月弄輝。
舊築小莊松萬樹，鈴東別業正相依。
山上誅茆結短扉，溪中移石疊巍磯。
貪遊蠟屐雲生

能釣藤簾雨滿衣鳥語起人喧霽景竹光圍野統
有輝輕舸欲傍南江繫新柳籠烟許暫依

再和復林南洲

野屋蕭蕭晝掩扉招邀隨步踏清溪
外詩詩

秋醉鮮花邊換酒衣簾捲青絲雲弄影
有華髮雪

生輝白駒空谷逍遙在羸得閒閑老共依

一年幽思足江扉日引群鷗近石磯片片野花飄白

舫萋萋汀草亂青衣雲移曉閣沉沉閑天入春杯艷

艷輝長憶錦官堂背郭卜居無計遠相依

述懷早朝

梅園前集 卷之九

秋曹嘗憶謁 皇扉御柳河橋問舊磯春殿曉階

班玉筍鐵冠霜簡照緋衣雲開鵲鴿千花爛目射蓬

萊萬戶輝慚慄老臣無寸補天顏咫尺幸瞻依

述懷隱居

江岸紆迴對結扉竹籬斜統白鷗磯百花潭上頻脩

楔千仞岡前一振衣牧唱樵歌堪作侶雲光山色鎖

交輝關西鄭谷今安在更欲移居與並依

懷仙

山居寂寂動風塵忽訝幽人過赤磯白玉仙翁謔作

子黃冠道士羽爲衣空壇靜松陰轉深夜談玄月

始信長生真有術塵心掃盡欲歸依

石洞懸崖石作扉石溪水遶紫霞磯黃精熟共胡麻

飯白羽輕隨鶴擎衣玉井生烟春更媚丹鑪伏火晝

常輝稚川遺迹青娥嶂我有仙緣晚得依

擬初唐體

白石巖巖鎖碧扉綠水悠悠護石磯已謝烏紗籠鶴

髮那將豸繡易鶉衣春遊錦里牙檣動夜宴桃園銀

燭輝此景于今渾夢寐獨傷懷抱欲因依

習隱重開白板扉卜居仍近綠苔磯菴壘不藉分

糞戰線空慚補衮衣秋倚石壇諸品靜曉臨藜閣

梅園前集 卷之九

燈輝平生懷土悲王粲劉表何人眷眷依

和高大史季迪送秀才入道

忽辭芹水入茅山一洗塵心養道顏博學宏詞都是

夢浮名薄利不如閒朝隨洞府談玄去夜向星壇講

斗還謝却攀龍和附鳳紫霄跨鶴出人間

重飲應文龍岡書屋前韻

華堂錦席對秋開令尹新參並轡來四座交歡忘爾

我十年論舊洽陳雷午風亭榭傳銀鱸落日泉池洗

菊杯慚愧屢從賢後後不辭沉醉恣徘徊

和荅唐西洲司徒寄別

三國校讎一方案冠帶帶御鑰匙三方自許忠
直杜甫誰憐老更狂珠海潮立屹度穩雲雲淨鳥
歸忙梅關絕頂中原盡言長安萬里長

南歸聚首憶殊方
倒朱門張
自忙忽向
雲南望海天長

和東坡太守夏日飲鶴巷別墅

江郊雨過似新秋一徑涼颼五馬遊軒蓋迂回雲氣
合酒杯漱澗竹光浮香飄臺榭開荷吹落溪沙起
共擬琅琊高興在醉翁亭上坐消憂

梅園前集

卷之九

十九

和古林何侍御東山夜坐

偶尋山寺問幽棲深院無人只鳥啼片片雨花飄下
界洧洧泉溜入東溪鉢盂載月心初定如意敲雲手
自提高閣夜寒翻貝葉却懷天祿照青藜

再和飲東園

夏木陰森未報秋東園秀野試新遊鳴笳擊鼓風前
動草色花香仗外浮高棟飛雲來燕雀虛亭遠水近
鳬鷗使君清賞乘休暇竟日壺觴暫解憂

賀黃世文新居落成和甘泉太宰

倚江重構屋渠渠傑閣危樓總不如出岫綺雲飛棟

滿定巢新鷺入簾疎堂高任插牙籤架門迴時來駟
馬車華扁更懸思罔極賦詩慚擬漢尚書

和符穎江邵園秋賞

爛熳金英花滿園芬馨玉醞酒盈尊侯門臺榭開新
苑相國旌麾出近村急管繁絲喧錦席薄雲斜日照
華軒禁城遊宴乘休暇劇賞崇歡總

帝恩

千紅萬紫媚春園忽對黃花洗綠尊秋日風烟變雲
物皇都城郭更山村貴勛華集繁珠履上相遙臨敞
畫軒最是傳宣新賜沐

九重天語荷殊恩

清秋乘興賞名園內酒千杯出上尊黃菊紫萸供令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二十

節錦袍王帶照芳村亭依淨篠松當戶簾捲輕雲月

滿軒明旦趨朝如賜問會言一飯是

君恩

三里河連十畝園菊花杯接桂花尊豪華人擬蓬萊
境金紫天開錦綉村鳥和笙歌翻妙曲雲披榮戟擁
高軒願祈秋燕年年勝先効嵩呼答

聖恩

和半洲都憲

名園綠竹挺修竿露葉風枝繞曲闌節操最宜軍府
種朝昏不厭主人看雲移秋色三湘淨玉立霜威五
嶺寒爲報左丞朝

闕近聲搖珂珮曉珊珊

右對竹

牙高建將壇開號令喧騰走迅雷圖陣風雲看轉
合指麾天地信能回金鳴鼓振傳清野鬼嘯神驅掃
薄埃聞道蠻夷將繫頸羽書飛送捷音來

右閱武

送侯貳守陞漳南兵憲

春風初動祖筵開江水纔添畫舫催萬戶莫留侯霸
去一年誰借寇恂來離情欲折將舒柳詩思遙憐未
落梅回首淮陰相識處海雲湖月照秋臺

沙洲草堂爲歐隱士賦

渺渺沙洲一草堂詞人幽抱足徜徉雲開島嶼風烟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三

迥秋入林原草樹涼小院衡門揚子宅石田莎徑輞
川莊興來欲買芙蓉棹獨下江門思渺茫

贈倫春官穗石

旌麾北望風煙迥珂馬南來景色饒遠道折梅分霽
雪空堂剪燭共春宵瑟調雅曲遊魚聽袖舞新歌老
鶴招梧竹清標君獨羨却慚蒲柳已先凋

贈玉池少參 大賀還貴藩次鶴菴

章江渺渺水如傾不盡臨岐送客情鼓角聲中沙鳥
亂旌旗影外岸花明仙源曉靜星軺度棘道春深露
晞行回首 彤庭稱賀日卿雲縹緲鳳韶鳴

贈袁一松

白髮老翁開竹徑青春才子過柴門石壇稍弄風煙
靜水檻不鳴鵝鴨喧草色花光供藻翰溪魚野荻媚
盤餐漢庭金馬徵詞賦佇見相如宣召繁

和鶴菴塔成韻

浮圖再造結良緣識在人文豈偶然勢壓六鰲侵漢
落氣回千古鎮江堦飛飛鸞峯紛高下鬱鬱峯巒繞
後先嘉瑞已開今歲兆靈光炳炳日星懸

佛塔龍華久不傳文峯今日復巋然平臨天柱靈岩
嶠俯瞰梅關野寺堦勝槩已還千載上賢才應出萬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三

人先老夫昨夜凭虛閣奎壁聯輝入望懸

巍巍化塔湧中天瑞氣靈光共燁然七級曾傳西竺
域六和空倚浙江堦如來因果功全滿文士科名兆
最先從此登臨詩興發慈恩擬並少陵懸

江漲用錢仲文幽居書懷

海雲飛盡雨將殘江漲初消尚急湍狎客鳬依白
舫繞花蜂蝶近雕欄青蛱蝶得尊前醉白髮愁臨鏡
裏看爲報野翁新結社共乘玄鶴過松壇

偶和劉文房過賈誼宅

長沙春暖日遲遲匹馬經過故宅悲細草含煙花

處空梁結墨燕來時行藏自許靈均識禍福何須臾
鳥知宣室曾虛前席夜謫居誰問楚江涯

和符穎江遊碧落洞

玉洞幽閑敞帝宮蒼烟縹緲散遙空朝生忽送千峰
雪澗飲長垂百尺虹萬象森羅盤礴外諸天寥廓有
無中剡剡幸藉神工巧今古詞人車馬通

和荅臺南中丞祝壽

鉅公新製出虞堂使者遙持下楚疆弧矢正懸蓬萊
戶褐裘初換芰荷裳絨開錦綺披雲燦詩誦珠璣奪
目光狗馬年齡嗟老夫敢期龜鶴共延長

梅蘭前集

卷之九

三

高牙大纛擁崇堂震壓西南萬里疆江漢再逢周召
虎朝廷獨任杜黃裳丹符紫詔傳威令鳳閣鸞翔接
龍光更喜早春回歲律陽和先入楚天長

贈別順德歐文友

青袍白馬嶺南來峻嶺重關烟霧開金嫩漸看江上
柳雪香仍對閣前梅邀遊司馬堪乘興詞賦揚雄獨
擅才楚水吳山踪跡遍滿城春色上燕臺

遙過山中訪隱淪吳鉤楚玉照青春門懸弧矢年年
老詩贈瓊瑤句句新草木盡驚題柱客鳥鷗獨近釣
魚人明朝謾向孤舟別江樹離離空望頻

贈周野舫次鐵橋司馬

一劍遙從海上回片帆俄向雨中開飛雲去鳥客懷
壯紅杏綠楊春興催渥寵久推方朔技洽聞爭識茂
先才老子搔首臨風別他日逢人寄早梅

次符穎江賀東塘司馬平交南

交夷重沐漢冠裳縛面馳心欵聖王丹檄有虔
收戰伐青山無語辯興亡萬方送喜昭彤史百世垂
勛紀太常日月再臨銅柱表南人歌頌倍思量

征南長策日侵尋震怒天威使絕跡言甫才名堪振
古伏波勛業更逢今羽書直入丹霄迥牙旆遙開紫

梅蘭前集

卷之九

三

霧縠脂土分茅頒上賞介主應錫魯庭琛
玉帶金魚照繡裳平南一詔荷皇王赫然天討
原無敵最爾蠻酋取速亡喜劇朝天應咫尺功高闕
土豈尋常漢廷伯仲論封拜麟閣雲臺未易量

隱居常謝客招尋茹屋何期王節臨南越賜書
聞往昔九真納款慶于今丹書誓策河山在銅柱標
名歲月深奏凱歸來重滴酒愧無佳頌贈南琛

贈少保嚴宗伯恩賜麟服次儼山甬川二

學士韻

九重遙拜賜袍新宮錦裁絳繡玉麟綵照龍

輝 御座班紆鵷選動朝臣夔龍禮樂春卿績

堯舜都俞 聖主仁爲想陳詩將謝悃螽斯麟趾

頌振振

煌煌命服 寵恩隆麟錦鮮新射日紅香惹御爐

靈氣合光搖 天闕瑞文通臣心信厚相輝應

聖德淵微獨契衷王帶金魚同委佩 皇朝應見

古人風

和半洲司馬征黎

紫詔皇皇出帝城瓊崖萬里獨提兵征旗烏向元無

敵鑿金魚遊可久生號令指麾雲日耀妖氛掃蕩海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五

波清奇勲不數標銅柱更擬凌煙紀姓名

羽書遙入九重城軍令飛傳早罷兵瓊海鯨鯢歸一

洗珠崖草木賴重生秋高月白千家靜鳥盡煙空萬

里清黃閣正需司馬相華夷一代總知名

送王中孚還信州

指點溪山靜築居茹齋瀟洒石臺虛朱絃綠綺彈清

調白簡青囊玩秘書鳥下林邊窺笑語客來門外問

堪輿無端更放鄱湖耀五老峰前一振裾

秋日漳川太守招飲雙江樓次璜溪韻

兩江秋水抱城流宴坐孤城百尺樓草樹離離迷野

望風煙漠漠散清涼兵戈未定關隄境白馬青袍憶

舊遊回首五雲天咫尺定知黃霸早封侯

危樓秋迥碧霄通旋繞瀟瀟萬木風棟壓孤臺飛燕

雀地開雄鎮擁貔貅能封連吳楚窺堯跡江合東西奠

禹功詞客興高來聘望滿林楓葉炮霜紅

和東峯中丞寄璜溪大理

東峯深處十年藏飲露餐霞鬚未蒼魚釣正尋嚴子

瀨鳳書遙下晉公堂老臣報國心逾竭 聖主憐

才舊不忘西北虜屢驚戰伐先煩節鉞鎮江鄉

自述東峰韻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五

僻谷深林足隱藏不將行止問穹蒼一溪花鳥通漁

艇十畝松杉結草堂牧唱樵歌聊共適詩盟酒社獨

難忘三年旅舍淹留地夢裏淮陰似故鄉

和臺南廷尉留別

吳郡相逢十載前度臺重會是良緣埋輪久羨張綱

烈奉檄同推定國賢瘴嶺旌旗閒戍壘秋江笳鼓沸

離筵雄才賦別留佳句廣和慚無思湧泉

懷鐵橋用其往歲見憶韻

詩盟十載未曾寒坐對吟燈手自彈秋榻每疑連客

邸曉鐘猶憶候朝端洞庭天濶虛傳素疊綵風高

正冠極目羅浮雲縹緲海門孤月共誰看

壽天游陳京兆用鐵橋韻

歡動華堂春日妍韶光明媚萬花鮮西池先報傳書
鳥南海初歸釣月船錦席宏開珠履右斑衣戲舞玉
觥前無由縮地蒼英後遙寄南山獻壽篇

次萼江少府約遊梅嶺

最憐遊興入春無更嶺崔嵬破曉徂卓錫泉邊衝宿
霧曲江祠下掃寒蕪正懷山簡能携醞却喜文翁再
剖符並轡東風遙極目紫宸遶繞五雲孤

酒債詩逋老已無山翁野叟共長徂却齋書靜門常

梅園前集

卷之九

二十七

閉花徑春殘草亂蕪綠綺操希歌郢曲黃庭爲罷讀
陰符招邀忽枉尋幽跡碧水蒼煙釣艇孤

久雨

春雨連綿兩歲無出門何地可晨徂陶園久閉空飄
絮詔徑重開苦治蕪封事每懷馳白紵綸音長婉捧
丹符關西塞北紛戎馬憔悴孤臣老更孤

一春曾辦酒錢無悵望青帘倦後復作賦生愁曹子
建閉門卧病范萊蕪青袍久謝長彈鋏白髮那堪再
乞符聞說休徵回泰運故人新寵位三孤

彤闌飛夢十年無林密山深獨我徂種藥幾番薌宿

輦較書三復剪繁蕪殷勤杜甫秋懷白辛苦昌黎日

課符回憶金焦吟眺處長江風雨一帆孤

珞珈路似浣溪無新雨江雨後徂高樹疎林喧野
鳥短牆幽徑響寒蕪會得蘆花爲詩筆醉把花枝當
酒符收舊雨村樓落照伐檀歌罷倚門孤

南鄉子

五嶺風塵我無萬松聊爾暮春但雲連曠野低藏
春水瀟湘池丰沒蕪符粟幾人債宿券催租到處走
公符雨多番憶前年阜豚祝汗邪望屢孤

西郊觀漲前韻

三春滿雨夏方無近郭泥深不可徂偶見晴雲開遠
岫忽傳新漲浸平蕪興高靈運空携履賢轡齊姜獨
守符懷望楚天時向夕驚飛遙共落霞孤

華筵祝壽和鶴菴

當年洛社耆英此日開筵盤祝情共道山川今間
氣也知天地早儲精瑤尊綠泛歌銀燭紅搖舞
袖輕鄉里衣冠誇勝集疎堂寶制有光榮

憶昔書昇門人馬司訓尚德

二十年前下武宣左江山色右江連荻茨館舍松階
月徑僮鄉村客竈煙擁塞旌旗翻畫靜及門桃李向

春妍不堪往事頭回首漫倚晴牕檢太玄

壽王泉中丞代作

崇高介壽宜千禩奔走陳辭擬百端丹鳳赤麟希世瑞
泰山磐石盛朝安功調玉鼎元和燮氣服金莖
沆瀣寒楚舞吳歌閩粵頌管絃鉦鼓總騰歡

建牙吹角曉登壇瑞氣綢繡滿席端縣矢張弧千歲樂
銷兵卷甲四陲安仙賓聚會秋筵殿歌舞淹留夜漏寒
指日鳳書徵拜相九重應動聖顏歡

和璜溪大理秋夜述懷

月色溶溶傍九霄露華湛湛濕干旄持盃自覆瓿液

梅園前集卷之九

壬午

酒鮮佩誰遺金錯刀越水吳山秋興遠建牙吹角將
壇高羽書日報河西捷只恐煩煩聖意勞

永夜行吟不憚勞月光皎皎一輪高仲宣離思悲虛

閣杜甫歸心折大刀栢府風清傳漏箭江城雲冷拂

旌旄沉沉野老眠空谷飛夢猶疑入紫霄

中霄無寐聽更籌故國平居動遠愁背郭草堂喧鳥

雀平原荒徑下牛羊江空片片楓紛落露冷蕭蕭水

急流清思無端嗟耿耿孤臺明日倚高秋

梅園前集卷之九

梅園前集卷之十

七言律

次璜溪大理壽鶴菴

二月春寒花不遲宴開壽旦趁花時笙歌繞座歡無
算頌祝稱觴意早馳圖畫好陳函谷像賓筵湏賦武
公詩獨慚狗馬三年少幸得相從洛社期
衡門校老漫棲遲筋力原非少壯時元亮酒酣從笑
傲馬卿肺病罷驅馳秋來每動乘槎興月下長歌伐
木詩聞道兩公開壽燕遐齡並祝等安期

送祝岫峻陞憲副入蜀用杜韻

梅園前集卷之十

壬午

錦帆秋曉動晴波萬里湖天柰別何諸葛才名瀘水
在拾遺詩思浣溪多雙江木落千峰出三峽雲開一
棹過金馬傳宣應不遠未央春漏聽鳴珂

書東涯虞中丞

玉露初零秋氣新歲周花甲慶嘉晨喜同唐室千秋
節頤比甘陵百歲人歌舞競留紅日駐東萊將進紫
霞頻黃扉密勿需三老早徵南山入禁宸

秋晚用熊士選韻

蕭疎白髮禁秋得寂寞黃昏獨閉門老去漁樵皆伴
侶閒來城市即山林寒空鷹隼飛雲淨江瀨鷗喧過

雨渾變府少陵悲正切長安世事不堪言

和東涯中丞述懷

歷覽平生感慨多曾因弔古望銅駝遭逢自慶明時
在盤錯其如利器何節鎮功高收戰伐撫綏心苦罷
催科秋懷正爾屋西虜會聽 彤庭奏凱歌

送人入京

遙指長安在日邊彈冠振佩踵群賢扁舟鴈送霜前
席別酒雲停江上筵時事一披劉向疏秋懷三復少
陵篇萬方傾耳西戎捷凱奏應傳上 九天

冬日出弔南埜郭氏用陳介泉韻

梅園前集 卷之十

萬峰晴日畧將沉十月寒霜氣不深橋度曲溪分野
色路盤斜谷繞松陰望中鳥送帆檣影何處風傳鐘
鼓音釣石樵林多舊跡一番行覽一追尋

贈黎人傑之任郎城大尹用劉文房韻

岵嶢嵩少十年違高樹疎煙入望微赤縣競看新令
至蕪城歡動舊民歸琴鳴單父閒清晝花滿河陽照
落暉 聖主只今需獻納早乘驄馬振朝衣

夜坐用李從一韻

數敲殘角催官漏一卷遺書伴客愁根底風花虛似
夢隙中歲月去如流吳門曉憶東陵雨淮浦霜驚廬

秋衰髮自憐搔更短行藏莫遣問滄洲

歲晚用劉文房感懷韻

山居窮愁不勝悲幽思無端訴阿誰敝卷閑殘燈影
亂寒爐撥蓋漏數遲歲除厭見齊僊舞歸去重歌陶
令詞東閣夢回晴雪後巡簷應憶嗅梅時

春懷

林丘甘共青瑣老歲月驚隨白髮新巷舞衢歌誰好
事釣竿樵斧自招親清朝種藥脩靈品靜夜焚香讀
悟真遮蕙庭花開後謝紫霞贏得甕頭春

寄貽湖藩龔沙溪方伯

梅園前集 卷之十

旌旆遙臨著鶴樓晴川芳草散清秋東吳西蜀湖天
濶雲土衡山烟樹稠藩府宏開卿相地皇宮高拱
帝王州召公勲在旬宣在江漢湯湯不盡流

蔡卷溪至

虛堂剪燭話頻頻夢寐驚疑意轉親野水自堪垂釣
者春風誰約看花人全扶病骨參苓藥強破愁顏麤
米春隔歲相逢共相惜如銀白髮鏡中新

偶成

衰病何堪感慨深鏡中久被二毛侵哭兒實酒三年
淚城廂虛勞萬里心者社有圖追潞洛詩壇無夢到

何陰獨憐白石清溪在孤艇長竿晚自臨

夜坐前韻

一燈相對夜堂深簾幙低妨凍雨侵雲物實添新歲
恨簿書虛負壯年心農家正苦三冬旱春令初回五
日陰野寺靈岩堪寄跡幾時扶杖獨登臨

銀箭初傳漏六深坐移書幌燭光侵少陵自減春來
興彭澤奚疑老去心世事鹿蕉俱夢幻人生駒隙是
光陰樵翁釣叟吾從女烟水雲山日共臨

閑述前韻

肺病相如渴轉深休文孱弱怯寒侵番經辟蠹開愁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四

眼種藥分畦養道心梅雪垂垂留宿凍江雲冉冉閣
輕陰扣門午夢忽驚破何處客從天上臨

草辭金殿入山深結屋常妨竹樹侵痛絕賈生流涕
疏著餘揚子草玄心朝遊自弔空潭影夕憇那棲惡
木陰回首昔年吟眺處海樓江閣鎖秋臨

贈王應弼蕭希舜貢上禮部用杜韻

送別遙登江上臺祖筵深覆掌中杯鯢鵬北海扶搖
起桃李東風次第開渺瀰關河雲入夢離離烟樹首
重回長安躍馬看花日應有泥金遠寄來

和南洲春日書懷

獨倚幽闌謾遣懷不禁江草喚愁來交橫老淚時千
點細結柔腸日九迴長抱著書司馬病更慚作賦子
雲才西遊忽憶夔門曉細雨孤舟灩澦堆

送別

臨岐三疊渭城歌春雨初晴水滿河短樹離離雙鳥
下高灘渺渺一帆過揚鞭紫陌花光媚待漏
門曙色多天上故人如問訊爲言衰病日蹉跎

和玉池自詠其二則謂我也

雙節巡行五管周星岩洞幾經秋烏臺執法名何
忝銅柱標功志未休氛祲全消千嶂瘴疲癯真解萬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五

家愁蒼梧 天闊衡陽近鴈送新詩到嶺頭

飯牛無夢到西周一卧滄江十二秋曾愧古人三不
惑自知今日五宜休著書伏枕相如病逆淚驚心杜
甫愁忘却少年初振佩曉臚遙聽殿東頭

再和玉池并自述各一

椿齡共擬八千周花甲相將七十秋勛業如今歸馬
援朝廷他日相韓休指麾能事風雲動戰伐餘威魑
魅愁莫嘆殊方淹旅食紫泥遙下鳳池頭
輪轉枯腸日萬周霜凋華鬢苦禁秋落花杜宇啼空
切芳草王孫怨不休富貴繁華千古夢江湖廊廟一

生愁年來參破超凡訣三百青錢掛杖頭

贈上猶劉斗山赴京受選

紛紛冠蓋滿燕臺紫陌揚鞭客又來萬里關河秋水
澈九重宮闕曉雲開漢廷擬獻王褒頌晉室應推越
石才別去霜前逢白鴈好傳尺素到蒿萊

偶成仍玉池韻

老農耕穫歲云周荒歉頻仍望有秋雨笠烟簑勞敢
惜杯羹孟飯飽知休閒中感事陳三戒老去關情賦
四愁昨夢錦官花照眼草堂遙在浣溪頭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六

謁曲江祠次鶴菴

危樓百尺鎖雲深丞相祠堂下馬尋烏道極天春寂
寂泉聲雜雨曉沉沉殘碑斷礎埋荒蕪碧樹蒼松統
故岑嶺表遺民供伏臘共談天寶一沾襟

曲江祠宇閉春深門外古松高十尋瘴海生煙遙漠
漠空階鎖霧鎮陰陰老臣開濟俾伊呂遺像清高
古今白髮投簪陪享祀每臨蘋藻憶青襟

贈袁北池

我愛袁江袁北池年過五十鬢如絲巾裾自擬閑居
士鄉里人稱老畫師春草夢回彈局後雪花歌徹閉
門時十年三度留塵榻細雨西臺足賦詩

和宋人孫花翁女冠還俗

羽衣初解換羅衣卸却星冠寶髻垂春閣有期粧鏡
早曉壇無復誦經遲焚香禮斗年俱謝刺鳳描鸞日
漸知姊妹姊妹共閨闈願從慈姆拜嚴師

尼僧還俗前韻

袈裟脫却舊時衣鏡裏圓光髮漸垂僧梵曉辭鐘杵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七

靜女紅夜習漏聲遲清修苦戒都成夢說偈傳經總
不知番笑空門披度日隨人膜拜老尼師

贈林朴山擢南刑副郎用杜別馬巴州韻

南浦帆檣動綠波粗筵話別悵如何雲山烟樹官程
遠紅蓼白蘋愁思多闕下舊遊驚聚散淮陰晤

語憶經過賜環有詔膺殊寵春殿從容振珮珂

贈何善山之南京工部仍前韻

寒潭潦水澈清波折柳其如惜別何雲裏鴈聲彭蠡
近雨中山色建康多才高漢額應難並塵絕班揚不
帝過因憶少年從水部東華春曉出鳴珂

賦蔡汝積大尹南島

壯志彈冠游上國老歸結屋傍南島愛尋樵父漁
伴辭却即官令尹街野澗深回狎鷺衡門幽僻引
松杉故人爲賦閑名興白鴈霜前一寄絨

賀秋山都憲壽用杜韻 正月甲子

玉節丹符靖四邊中丞 簡命屬公賢三陽交泰
開軍府六甲更新敬壽筵北闕正頒封錫詔南山遙
獻祝歌篇廟堂側席安危計殊寵旋看出九天

贈謝介翁閣老

紫閣黃扉登相國王堂金馬冠詞林公孤位重當皇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八

春經濟才高展素心喜起載賡虞舜治游歌重矢召
公音山中垂念桑蓬日天上遙傳丹鳳吟

曉漏追隨趨王陛春筵忝竊共瓊林投閒早遂田園
計報 主寧忘大馬心山市自酣炊黍夢野溪誰

和扣舷音懷公欲獻王褒頌虎嘯龍興蟋蟀吟

贈藤人霍梅泉大尹

疎竹蕭蕭翫徑開陶園松菊賦歸來坐低海月頻呼
酒鉏破江雲獨種梅早向君王乞勾滿晚同仙子訪
天台相逢更結羅浮約秋老霜空跨鶴回

宋太學生胡炎詩送評事胡季昭應詔言事請

貶象郡予讀悲之用韻

直諫危言達帝宮孤忠勁節古人風兩江林箐扁舟
阻五嶼風煙一劍通夢裏還家身是客病餘憂國鬢
成翁更悲一死投荒地千載悠悠恨不窮

和唐曹鄴送人下第

曲江春宴候新陽何意都門舉別鵲鶯坐綠楊愁雨
濕花飛紫陌惜年芳孤琴脉脉風塵暗足馬蕭蕭道
路長莫計搏沙頻聚散人生到處是他鄉

詠宮柳次石熊峯閣老

長條春入萬家同爭似柔絲裊漢宮色映深黃金殿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九

日波揉新綠御河風傳歌詞曲鶯難巧學舞腰肢畫
不工却嘆隋堤遺怨在露啼烟鎖寂寥中

雨過用杜江村韻

雨過山溪漾碧流獨凭水檻思偏幽十竿風外娟娟
竹幾箇沙邊片片鷗人老倦吟拋筆硯晝長貪夢下
簾鉤農夫釣客休相問不啻黃麻使者求

寄黃鐵橋司馬用李寄崔侍御韻

極目羅浮生遠愁眺臨何日共仙舟東看泰岱扶桑
接西指崑崙弱水流寶月照空銀作漢白龍翻海原
成樓狂歌醉酌平生興徙倚飛雲萬里秋

讀王履吉題山人家感之用韻

誅茅結屋在山陰，背石臨池傍竹林。
圭竇華門堪自遣，雕梁畫棟亦何心。
遙覽欽客花初放，木榻眠妻雪正深。
七貴五侯繁第宅，斷烟斜日盡銷沉。

贈劉雲高遊海外用韻

早從遊客離鄉國，特許藩臣出帝州。
麗藻瑤篇盈故篋，仙方靈品索新搜。
裾尚待三湘曉仗劍，先經五嶺秋久住蓬瀛。
回道者烟霞深處好相求。

彭東岡壽日招飲賀之仍杜韻

門對章江萬里流，新栽五柳散清幽。
嚶嚶隔座啼黃鸝。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一

鳥鵲當筵起白鷗，喜有高歌調錦瑟。
愧無佳句寫銀鈎，知君自得長生訣。
勾漏曾從帝關求。

和荅鶴菴

老年常慕晉風流，放曠形骸樂靜幽。
買地栽梅仍種竹，乘閒伴鶴與盟鷗。
寸心自我清於水，雙眼看人曲似鈎。
午夢一番梁已熟，塵金銖冕不須求。

夏日炎蒸火未流，江門寂寞草堂幽。
蕭蕭短髮松巢鶴，汎汎閒踪野水鷗。
抱病焉知藥釣計，忘情不為鈎道遙。
却憶玄宮閔十畝，烟霞物外求。

萬松莊即事前韻

溪上浮雲似水流，溪邊茅屋萬松幽。
樵歌牧唱鷺眠鹿釣艇，漁竿避浴鷗場圓。
漸開登稼穡耕耘，纔罷理鉏鈎村莊。
歲歲唯農事一飽，何曾分外求。

過雪臺行窩

岩崑山徑繞泉流，谷靜林虛雲洞幽。
爛熳野花飛亂蝶，潄回石瀨戲羣鷗。
輿輕不厭藤蘿碍衣破，偏憎棘刺鈎一榻。
掃苔眠獨穩，老翁生計復何求。

詩送梅崖經衛之京用李頎送魏萬韻

朝來誰唱渭城歌，積雨初收水漾河。
煙樹離離雙鳥下，風川渺渺一帆過。
吳秋燕晚官程迥，月色潮聲旅。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一

思多天上故人如，問評詩逋酒債日蹉跎。

再贈梅崖用皇甫主事韻

詩名越下昔不凋，政蹟齊東今尚存。
遠道鞭車勞折刺，空堂剪燭漫開尊。
馬卿抱病淹詞藻，王粲思鄉驚夢魂。
明日西樓一悵望，孤舟細雨下江門。

偶讀袁海叟書懷用韻

懷人常苦鴈魚稀，江上帆牆望不歸。
沃野雲山三晉杳，秣陵風景六朝非。
揚雄不厭侯芭扣，劉表何容王粲依。
俯仰昔今成浩嘆，蕭條短鬢任衰微。

荅何鷗溪用杜江村韻

終日坐溪流筠野亭相對幽芳草茸茸
鹿碧波汎汎下輕鷗寫經問道焚金鼎換酒論詩
王鈞我愧明農歸計晚春遊無伴獨相求

憶遊龍泉山寺兼柬鷗溪

澗折泉分泯泯流峰巒鬱寺清幽攀援密樹猶隨
狖戲浴盤渦鶯雜鷗衲子登樓晨擊磬漁翁泛艇夜
垂鈎昔年載酒題詩處墨跡淋漓尚可求

擬靈岩卜築

結廬耽隱對高流天濶雲深山更幽朝夕同遊唯鹿
豕主賓相近有鳬鷗自甘白髮辭纓冕敢應玄纁罷
梅國前集 卷之十 十一
釣鈎拚取濁醪供潦倒底須蕉鹿夢中求

自述東四山大尹

勇退空漸自急流陶園詔徑菊松幽芸牕日午閒翻
蠹芹沼風晴獨伴鷗殘杵敲霜吟倚榻疎簾憑月坐
垂鈎衰齡更抱相如病藥裹須從扁鵲求

謝蔡卷溪寫內子真

內子勞君爲寫真儀容端雅色溫純龍章花詒
恩輝重霞帔珠冠寵服新淑媛曾聞金比德佳人
謂上爲神昨從相府揮仙筆恠得丹青世絕倫

贈陳公子還閩

潁川公子八閩來吏嶺章江秀麗開丹鳳九苞驚世
瑞神駒千里絕群材禮詩正愜趨庭對魚筍那堪入
夢催野老臨岐聊折柳明年還寄隴頭梅

謝董太卿寄詩爲壽用原韻

父子公卿世所稀蟬冠象笏照縷緋賜環棘寺重趨
詔抗疏楓宸早拂衣盧洞燒丹龍問道璫溪把釣鳥
忘機衰齡忝竊從公後幾欲移家入翠微

和鶴菴登憑虛閣

山色周遭江統流憑虛高閣足遨遊風烟遠近今幾
旬宮闕參差古帝州王粲羈懷雲夢澤少陵詩思浣
梅國前集 卷之十 十一
溪頭平生撫景懷賢意徙倚危闌萬頃秋

贈蕭郡博休致還杉溪別業用王右丞秋日山

中韻

溪上風烟似昔時茆茨爲屋竹爲籬晴沙鷗鷺飛仍
近秋露芙蓉放不遲擁座未忘胡瑗樂登臺無復少
陵悲黃鷄白酒開新社莫負山翁野老期

中秋後一夕同陳子祈山過山寺

三千佛界今宵過九十秋光昨夜分皎皎一天唯有
月茫茫萬里總無雲吟懷賞興當庭劇野唱漁歌隔
岸聞茗碗鑪薰松下榻談玄說劍更論文

無題

回首春風五十年紫雲紅拂總堪憐歌喉宛轉鶯爭
巧舞袖低回柳妬妍檀板鵲絃天上樂錦裙羅襪掌
中仙多才宋玉嗟何及欲賦慚無筆似椽

九日陪梧岡太守飲西華山寺貳守小山作主
長松曲澗繞林隈野寺重隨九日來阜蓋朱幡雙鳥
避紫萸黃菊一尊開殊方幸識龔黃度佳句驚看李
杜才最是笙歌留雅興薄雲斜照且遲回

偶成用唐人韻

孤舟小泊雨霏霏芳草長洲踏軟泥秋老疑尋彭澤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四

徑夢回到落花溪霜前白鴈飛寒渚江上丹楓落
晚堤尊酒故人渺何許南征北往走輪蹄

贈別

赤手屠龍志已休老年還試子長遊九秋空倚衡星
劍萬里風乘破浪舟藥轉丹砂靈品在詩成珠玉客
囊收天涯何處王孫夢芳草斜陽獨倚樓

入山莊

探奇覽勝興無窮直到深山草屋中田父耦耕簑掛
雨村童羣牧笛橫風溪回澗折灘聲轉谷靜岩虛樹
影空獨坐小簷簾市遠誤疑身是鹿門公

遊龍泉山

同太守

龍山遙在白雲隈野老重隨太守來茆店已無沽
幔石磯還似釣魚臺悠悠野澗峯巒合莽莽林烟旌
旆開賞興遊踪歡更洽不知松雨濕蒼苔
僧寺倚山山可憐登遊不費買山錢與穿靈隱斜盤
谷觴泛蘭亭曲引泉牧唱樵歌行樂外野花溪鳥醉
吟邊題名鑿石磨蒼蘚歸路迢迢欲暮天
小堂幽徑繞溪斜詞客重遊鬢已華祇向佛經談佛
法不逢天女散天花輕烟細草分眠鹿落日空林集
乳鴉却憶東坡山寺夢清明槐火石泉茶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五

雨中有感

苦雨沉沉晝掩扉不堪多故與心違泥深山徑妨遊
屐水漲沙溪沒釣磯濁酒停斟嗟潦倒殘書倦讀愧
衰微忽傳新事驚塵夢北使憑誰問是非

飲東郭

平野風烟莽莽開隔江軒蓋傍城來雲生片片移書
幌花謝紛紛落酒盃鄭谷幽棲春又去習池醕酌
方回誰家孺子滄浪曲驚起漁翁下釣臺

香朱同年德珮

分手京華二十春不堪南北走風塵能詩沈約寧辭

瘦愛酒劉伶不厭貧粉署清班時入夢疎燈細雨獨
傷神何由買取金陵棹楊子江頭一問津

白猿洞和南渠

草樹荒涼古洞幽茂先豪思快初遊片雲孤鳥千山
暮碧澗清霜十日秋徑繞磴礧蒼蘚合花迎劍戟瘴
烟收剡詩掃壁猶後泣更過東岩賦石樓

九日登東山

興來飛步上東山遠閣平臺紫翠間高樹拂雲秋慘
淡空厓流水暮潺湲清嶺白鶴依人老黃菊丹楓滿
目斑一醉如泥歸路晚寒烟回首鎖禪關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一

老逢佳節快登山山徑迢遙草樹間門倚長松寒寂
寞泉通曲澗暗潺湲詩僧舊識身猶健酒客重逢鬢
已斑獨喜年來生計足野歌清調動江關

和荅南渠述懷

金馬當年待詔來渥恩殊寵

聖顏開鷄林價重三都賦藝苑聲馳七步才春雨花
邊常對酒秋風江上獨登臺野翁曾在城西駕牘有
輝光賁草萊

旌旆搖搖上國來青峰遶遶綺雲開萬家春布龍黃
澤四海詩傳李杜才問柳尋花過野寺吟風弄月信

高臺原是玉皇香案吏賜環指日近蓬萊

賀劉進士汝簡

禮闈連第屬青年鄉里衣冠足紹前賈誼策書觀
納長卿詞賦待傳宣曲工賜宴花迎珮禁苑趨朝露
拂轡回首聽臚三十載曉晴春殿九重天

送蕭舜牧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七

章江送客對清秋十八高灘一葉舟陣陣征鴻度霜
塞蕭蕭落木下寒流馬卿為客曾題柱王粲思鄉獨
倚樓翹首江關增別思折梅還許寄綢繆

送萬松泉還南昌

蠅頭蝸角利名輕匣劍囊書見客情鄂渚片帆衝曉
雨豫章孤月倚秋晴吟邊酌酒寧解醉夢裏還家不
計程采得芰荷裁野服芒鞋布幘過平生

聲喧夜深驚曉鏡垂簾猶冀遺漁郎擣夢魂

送賴廷重郭思補入京

芙蓉初放楚江邊遙上神京羨二賢秋水澄波催去棹曉雲扶日照離筵才雄待獻長楊賦老別聊歌伐木篇明到帝城春正好紅塵紫陌杏花天

松岩

高岩盤石倚長松結屋幽棲養道容寂寞空臺宜月伴岩荒曲徑許雲封秋清說劍巢驚鶴夜靜談玄澗舞龍我欲從君分一榻自移梅竹近孤峰

贈黃舉人首卿還金陵

梅國前集

卷之十

十八

遨遊紫陌上金臺展告青山故國來千里帆檣三月動萬條花柳一川開題橋共羨相如志獻策應期賈誼才老卧滄江無別夢因君昨夜繞蓬萊

贈王應文廣州別駕次梧岡太守

建牙飛旆擁南行嶺海風烟第一程渺渺征鴻寒塞斷蕭蕭落木曉霜明銷戈賣劍論功地振珮彈冠報主情況是

唐堯今在上海隅帝德盡蒼生

贈龍子文赴京闈試

錦帆畫舸綠楊邊遙送金臺上國賢花照野亭飛去

旆雲開江樹敞離筵揄才選二周王制獻策傳臚漢主年此別應看消息近一枝丹桂九秋天

登天竺山寺

扁舟迤邐小溪來勝地同登一快哉佛國幾年憂竺仙宮何處訪蓬萊幽林僻谷風烟迴峻閣危樓日月迴掃壁題詩靈鬼泣墨花飛雨洒高臺

賀龍子文授霍山尹

墨綬銅章拜命榮膏車秣馬出神京潞河花柳三春候淮浦風烟百里程桑野有人看雉過松堂無事聽琴鳴老子夙昔相期許遙望閭閻起公聲

梅國前集

卷之十

十九

志別

離筵把酒動新秋雨過千山水急流去燕來鴻逐檣櫓白蘋江蓼亂汀洲別傷南浦江淹賦不見長安李白愁縹緲江關一回首天涯雲樹正悠悠

賀黃吏都臺獎勸

未軒宗師族子故及

一官五載千家邑此日能聲特地來楓葉酣霜江上落梅花照雪臘前開琴堂贊政勤勞地柏府旌辭幹濟才我昔未翁門下士至今桃李憶栽培

賀劉仁夫周世瑞俞采儀徐漢傑四千戶都

同獎

幾年兵所修戎政今日都臺舉憲綱歡動江城喧鼓
吹聲傳山谷羨輝光才能獎勸兼文武風紀昭彰重
激揚一獎四侯貞盛事新詩同贈永流芳

和鶴菴元日試筆

先生多福仍多壽况復堂新又歲新千古江山神禹

蹟萬家雨露

帝堯仁皇明歲曆綿嘉靖元旦千
支喜戊寅日者以為天赦故喜解阻歸來逾十載長

松老鶴伴閑人

自詠前韻

履端慶令同寰宇旭日晴雲景象新林卧幸隨農父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二十

伴蒿呼難答

聖皇仁虞書分仲星中鳥漢曆頒

春綬建寅鼓腹含哺歌草野曠髯白髮太平人

贈孫尚學應貢入京

關河迢遞上金臺送別江亭酒一盃日暖風和雙燕

至花明柳暗片帆開雲霄共羨鯢鵬志梁諒期收杞

賀謝思明耆老

朝廷養老禮遙開郡守優賓主席陪大帶深衣光俎

豆考鐘鳴鼓詠臺萊百年眉壽期重見三代淳風喜

輓回愧我投簪歸舊隱濫同鳴杖泮宮來

壽郭鯉山七十有一

蓉江簫鼓曉喧闌冠蓋繽紛集壽筵蓬矢懸堂過七

十海籌添屋計三千光騰北斗輝南極筭求龜齡引

鶴年我欲霞觴飛送祝蓬萊青鳥約瓊僊

兩沙招飲新堂

錦席初張晚節堂雅情良會樂陽陽赤龍丹鳳開玳

畫金帶緋袍照玉觴籬菊漸移娛老景井梧先墜送

秋光衰翁辭去休投轄細雨風江醉渡航

送僧性定歸般若用念菴學士韻

岩光山寺扣禪宗杳杳石林聞梵鐘泉沸洎涓盤一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二十

徑雲飛片片散千峰空堂說法龍歸鉢高閣談詩月

掛松瓶優莫教留故剎溪橋遲女笑相逢

懷念菴學士

玉堂殊寵擅詞宗金闕遙辭候禁鐘詩思晚過三竺

寺遊踪秋倚九疑峰徵書日下啣丹鳳辟穀年來伴

赤松偶得山僧傳尺素無能縮地話相逢

和梧岡太守遊山

霜木峰巒點點晴偶登山寺瞰江城吏情兼隱閣逾

勝詩思逢秋晚更清千畝稻梁回病色萬家襦褲起

歌聲龍屏更擬隨旌馬繞徑層雲足下生

賞庭丹桂和梧岡太守

小堂丹桂喜重開清賞筵疎月滿臺拂拂飄香來玉
殿枝枝分影落瓊杯歌翻絳袖霓裳田詩掃華箋子
建才指日徵黃傳紫詔秋光回首憶追陪

中秋後夜與陳祈山敘事

去年今夜宿禪關野屋蕭蕭草樹間露沁詩脾消渴
病雲還佛榻卧幽閉兩人話對三更月獨鶴歸棲萬
片山駒隙光陰俄匝歲却慚秋色照衰顏

梧岡太守招飲清和堂謝以詩用賞桂韻

速客清和錦席開華堂秋豁倚高臺西山挽照戈千
梅園前集卷之十

二十二

尺北海移尊酒百盃跡混漁樵甘老計功歸廊廟屬
雄才醒翁亭擅千年勝慚愧扶筇兩度陪

冬日小集和鶴菴

同歸林下作閒人洛社香山迭主賓竹葉漫邀雲裏
月梅花將放雪中春老來話舊渾如夢醉後賡詩却
有神夜飲厭厭瓶未罄牆頭還有過高隣

自詠前韻

雪鬢霜髯一老人小堂燒燭燕嘉賓常瞻帝闕
八千里空卧江鄉十六春翠竹黃花供笑傲清江白
石照風神誅節更結松山屋釣叟樵翁並作隣

賀鶴菴留飲再賦前韻

昨日懷慚作主人今朝抱愧復為賓高張錦席嘉魚
宴滿泛金杯麴米春歡動孔融深似海詩懷王粲妙
如神華堂新構遷吾里陋室蕭疎接孟隣

賀王光祿

二即應瑞以房山丞
權光祿署丞故云

光祿書傳馬上人開緘剛是鴈來賓聞鷄正待彤庭
曉牧馬猶懷綠野春十客錦袍齊送喜雙親白髮足
怡神長安第宅今仍在振珮趨朝好卜隣

再詠

音見時考諸歸省

高堂遙省白頭人敢謂榮歸集衆賓老境侵尋聊遣
梅園前集卷之十

二十三

日寒門冷落忽生春坐中銀燭花搖影階下水梅月
寫神恠底漏聲頻轉箭麗譙樓近是東隣

答鶴菴見謝

華堂密席坐高人白髮烏紗主共賓一飲醉拚三萬
日長歌壽擬八千春劍光出匣衝牛斗詩草連篇泣
鬼神因憶少陵遊錦里白沙翠竹過南鄰
淵明不作社中人司馬曾為座上賓同以和聲歌伐
木獨於高調和陽春投閒習靜謐詩癖却老耽虛養
谷神明日移居天竺洞止容雲月結幽隣

西隱為寧都葉生誥父題

野翁卜築傍西山山下柴門晝不開
流水任隨花落去孤雲時共鶴飛還
藥鑪丹鼎烟霞外樵斧漁竿水石間
蕉鹿夢回幽事少滄浪一曲破秋顏

贈侯鳳岡別時為梅閣送別圖

梅閣閣下折梅亭別思那堪此路經
世事升沉如過鳥人生聚散一浮萍
詩題錦字開圖畫歌徹驪駒聲
醉醒明日凌江發孤棹蒼梧何處望雲屏

和陽明司馬重至有感

建牙開鎖虎頭城翦暴除兇殺氣橫
敵洗兵揮雨濕旄旌堅辭已免勤王
忠貞力疾奮為破梅閣前集卷之十
二十四

賊行祠廟清高供伏臘公神如在送還迎

和近沙憲副初至有懷

春半遙臨江上城暖風晴日晚雲橫
三軍號令鳴鉦鼓萬戶歌謠擁旌旄
渺渺林原供覽眺煌煌綉斧肅巡行
官儀不識窮唐久白髮扶筇馬首迎

近沙憲副招飲東山

十笏禪房五里城高山繞繞大江橫
登臨共倚雲邊塔引導先隨郭外旌
吹角建牙傳將令尋花問柳慳春行
崎嶇石徑穿林間老衲焚香下界迎

和錢別陳樞閣都憲聯句

麗譙傳漏鼓丁東細雨輕雲垂
風日悵為千里別今宵欣與一尊同
珠璣燦爛詩聯錦星斗光芒劍倚空
閣內封侯公霸是紫泥遙出未央宮

幾年揮麈聽談宗惜別無言意萬重
銀燭刻殘詩律細錦筵移促酒盃濃
彈絲奏樂渾忘倦剪韭登庖不厭供
明月夜深滄海吐醉疑珠弄奪驪龍

曲回韻詩賡淇奧篇遠道停雲香魚
鴈方判袂各風煙今朝情話他年夢
萬里關河萬里天

送周主簿辭官歸六合

梅園前集卷之十

二十五

十年膺力辟西曹兩任花封不憚勞
自慶君恩千載重每懷親壽八旬高
宦情實遂投長疏歸夢空疑折大刀
遙指故鄉孤棹發江空雲闊駕春濤

贈鍾典史名憲以順孫旌勸

嘗聞昔賢多孝子罕見今人有順孫
力竭重闡扶疾病壽高慈媼得溫存
年年暑綸仍寒續日日朝饔更夕殮
柱史皂囊騰禁闕郡侯華扁照廛門

望南華寺漫興

癸未年作

古寺瀟瀟入望微溪深壇淨瑣烟霏
靈泉尚紀坡公筆老衲誰留吏部衣
鉢底脫龍猶聽法亭邊伏虎

忘機獨憐興遠歸思切天外征帆逐鴈飛

送裡上人 正德壬申廣德作

苦戒清修避俗譁一衣一鉢梵王家誅茆結舍開嘉
祐祝髮傳燈起法華曲徑雲封翻貝葉空潭月浸坐
袈裟他年擬話三生石槐火山泉共煮茶
韓子留衣獨愛僧山門含帶長公曾菩提說偈真無
碍般若參禪最上乘錫杖芒鞋雲萬里晨鐘暮鼓石
千層少林遙在嵩山下雪滿前峰試一登

贈玉池方伯疏請謝事

一封遙上承明殿兩袖輕歸畫錦堂黃鶴秋高回夢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五十一

遠洞庭天濶繫情長百年南國棠偏茂三徑陶園菊
未荒久我投簪理烟艇遲君同釣白鷗鄉

又次鶴菴韻

徵書起廢恩休渥辭疏投閒逸氣橫竹徑瀟瀟追蔣
詡菊籬燦燦慕淵明山中舊約千金重江上清風一
縷輕回首長安車馬客任渠奔走為浮名

贈郭思誠居封川

金闕承恩拜

王旒除書遙捧下端州江城鼓角

千家曉曙路風烟五嶺秋治行好追高密令家聲應
繼漢陽侯 皇朝登用三途並 徵詔旋看出

鳳樓

聯句 平生聯句稿多不存錄此以備一體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二十七

紫薇分署夜坐

白石姓林名魁字廷元龍溪人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

望月秋將半 白石移尊夜未央庭梧疎下露梅國池

樹暗驚霜相慨舊成同笑白石捐時愧獨狂相看不能

寐梅國燈影泊龍光 白石

萬里同為客梅國江湖

闕下心柏霜知鬢髮白

石海月懷山林別夢驚秋短梅國名書感歲深蟬聲

正何者白石吟破夜沉沉梅國

月行

春月二月中白石晴輝今夜同溪村花影亂梅國關

嶺雪痕空一鴈依星北白石孤雲下海東遂悲聞折

梅國鐘動憶呼嵩百和旌旗露白石雙筵落木風

高枝移鳥宿梅國幽者怯犀融禁陌懷深漏白石炎

荒愧轉蓬倦餘連短榻梅國山雨更梧桐白石

愛月並山輿梅國雙旌度海初露翻松驚鶴白石波

動藻吹魚玉宇關河迴梅國金城虎豹虛谷聲沉遠

嘯白石野哭薄幽歔卧石危驚馬梅國懸枝巧接狙

橋喧分竹火白石村閒掩茅廬問寢悲殘夢梅國柔

荒謝遠居離心重星漢白石長夜轉躊躇梅國

大理道中

雲中望蒼山梅國海杪沂古國潯翔麥風秋白石朱

梅國前集卷之十

三二

旗射晴色曉言登崇丘梅國指顧豁瞻臆柔柔篋篋

殷白石鋤耒道南北繡面來夷黎梅國方語雜漢棘

迸麓懸雄城白石徑餘振荒域涉險噫誰心梅國柔

遠良帝力流風日躋熙白石群生展繁殖嘒眺浮圖

埋梅國虛步乘虹嶷深咨吊唐鐫白石臺獸卧榛棘

俛仰瞬千古梅國嘗涉鮑八極牽帷咨隱夷白石食

傳恥皇則九折驅迴車梅國百撼撫茂植赴壑溪群

喧白石跨澗岩半踞高灘下交南梅國大理海西注

在至交趾故云分野窮軫翼願言收遠勳白石矢心

絕終忒梅國

過杭雙溪小坐雙溪姓杭名淮字東卿宜興人

海上層樓白雨明白石片雲飛蓋過高城碧雞金馬

非吾土梅國布襪青鞋豈吏情半日淹留詩不倦雙

溪十年奔走夢頻驚天涯酒駁相憑藉白石悵望五

湖芳草生梅國

晚過碧雞

聯轡西風過海關白石短亭高樹白雲閑峯巒遠近

晴波外梅國樓閣參差空翠間欲借微消酬絕域白

石偶因浮梗問空山秦車漢轍今安在梅國故壘依

休草自斑白石

梅國前集卷之十

三九

感楚雨坐

十年湖海遠相從梅國天上星辰感舊蹤桃李春風

深蜀道白石河山故澤挽堯封虛堂榻下瀟瀟雨梅

國古寺花藏隱隱鐘是處乾坤足延覽白石萬峯秋

色對芙蓉梅國

登樓

客子登樓山雨秋白石孤城環黛俯寒流海天萬里

回殘夢梅國萍梗十年悲舊遊弱水蓬萊空渺渺白

石白雲紅樹共悠悠西風無限凭欄興梅國一曲滄

浪起白鷗白石

我景驛夜坐

東風相對野城花梅國酒酸詩裏是廢家燭影半堂
分月暈白石笳聲四疊動旗牙客愁春夢天涯夜梅
國使節星躔海上槎鄉土空茫接離思白石王孫芳
草自年華梅國

山河寒影動春旗白石焚道委遲問俗時綠草平原
分野色梅國古城深雨暗態姿驛亭有地容詩榻白
石山廓無花空酒卮却憶登樓渺秋鴈梅國楚天雲
樹故離離白石

夜坐約周鶴村不至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三十一
短燭重簾眼倍青梅國天涯風景愛茲亭花陰待客
頻移月白石草閣臨池獨帶星京國十年翻憶夢梅
國關河一別幾談經深盃莫厭沉沉醉白石虛負清
華此夜靈梅國

夜坐

月明有客登西堂梅國王樹離離生海光紅甲入盤
蔬正兩白石綠濤翻鼎茗初香坐驚花外疎鐘盡梅
國笑引亭陰書燭長明發風塵復相望白石千山雲
薄曉蒼蒼梅國

餞梧岡太守擢任滄蘆

章水春肥彩鷁東鶴菴干旆閃日旆翻風攀轅截鏃
旄倪共雪臺頌德歌功遠近同吟思淹留銀燭短小
山離情繾綣玉壺空班僊老我隨征蓋鶴菴遙望
徵書出漢宮雪臺

一帆行色出章江雪臺寶劍凌空氣未降岸柳折來
盃灩灩小山沙禽飛去鼓逢逢臨岐共把春風袂梧
岡下榻曾燒夜雨缸拄杖魚城翹首望鶴菴五雲深
處擁旌幢雪臺

送別江亭曙色微小山長堤新柳綠依依十年宦轍
如蓬轉梧岡千里征帆共鳥飛驛路花迎新使節鶴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帝城雲濕舊朝衣倚門先慰慈親望雪臺金印高乘
駟馬歸小山

山城露冕憶行春梧岡旌旆摧摧拂曉塵綠野桑麻
千里合雪臺朱簾絃管萬家新潁川未得留黃霸鶴
菴河內還宜借寇恂一曲陽關歌欲罷小山不堪烟
柳綰離人梧岡

專城共憶早分符雪臺新命遙傳出
帝都對酒風花紅躑躅鶴菴倚樓烟草綠絲無夜堂
詩就銀燭爛小山春水帆開綵鷁孤直地王安天咫

尺梧岡好將勛業贊

皇圖雪臺

錦席銀缸坐夜闌小山離人應覺酒腸寬清歌婉轉

番新調梧岡白戰頻繁續舊歡魯國諸生思擁雪

臺漢庭元老慶彈冠明時早赴風雲會鶴菴韓范勛

名汗簡看小山

惜別勿勿思有餘梧岡錦筵春散盡堂虛十年天倚

雙龍劍鶴菴明日人攀五馬車南浦江淹雄作賦雪

臺中朝劉向老就書驪駒唱徹亭華曉小山欲報瓊

瑤愧不如梧岡

梅園前集

鳳街新詔出天關雪臺袍笏重沾雨露恩紫禁

曉煙頻入夢小山綠波春草暗銷魂流連已下南州

榻梧岡繞繞重開北海尊後夜月明望何處鶴菴錦

帆潮落度江門雪臺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七言排律

西莊即事六十韻

曉從西莊往西莊敬揭綈袍控驢驢長堤名地發程汾

下頤名地浮江名地分路折橫塘名地荊簷起趣村翁曝劍

佩追隨賈客裝漱漱曲谿澄潦水瀟瀟落木下清霜

鵝泥名地選名地裏黃荊洞橫沼山名地前白石岡遠近峰巒

倚盡蟲變衰草樹故蒼蒼牧童隱隱騎牛穩獵犬令

令逐鬼狂大小兩明名地江水外上中三古名地道途傍

千林萬壑杉叢鬱極浦遙岑煙渺茫橋木跨堤環素

練石梯盤麓遠羊腸直趨井壩名地投長逕名地不向沙

梅園前集

村地問內良名地八九人家疏井絡高低河堰蔽松篁

巢傾險壁幽禽散墓隱殘碑恠獸藏長送高灘名地張

壘石右源古渡名地繫航水窮山盡疑無路犬吹鷄

鳴到此鄉小僕喚人關竹塢老農速我入荊堂旋移

曲几揮塵榻隨着長衣掩破裳穉子倚門群駭詫曾

夫覓杖自踰塍石泉烹茗瓷杯獻野菜和羹麥飯嘗

禮數踈疎存朴略山居落落總助勦荆榛雜塞猿猱

穴鳥鵲啁啾稼穡場冬至陽生回短景峰巍谷邃易

斜陽暝鳥點點投林亂嵐氣霏霏撲袂涼寂寥昏鍾

歇機杼蕭森塞隴下牛羊淙淙入夜村春急熇熇然

空野燒荒竹葉圍鑪煨芋栗瓦盆注酒薦狸鮪細詢
鄰並誰長在歷數秋登祗小康慈煦未誇賢守令叫
罵先訴惡兒郎索錢打稅過蛇虎刺骨鑽膚比刃鉗
屠指姓名爭唾罵怵心顛末重悲傷松枝代燭三分
暗木枕連牀五尺強深閉柴扉防鼠狗靜通岩數絕
豺狼夢回霜野沉沉闊影動星河閃閃芒永夜泉分
滿斷空山月吐覺梅香擁衾實待珉生舞返棹虛
懷刻水忙紙帳颼颼含凍雪蓬牕晰晰啓晨光漁樵
響答寒雲香鴻鴈聯翩度塞長初起突烟衝黯黯漸
高山日映蒼黃乳雛啞啞羣依母煙篠娟娟短過墻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三
剥琢扣門何歷歷吾伊徹耳三洋洋潯池惱客喧驚
鴨倉稟輸官足稻梁前歲
救書虛戒免明春農事早經量勤勞莫變茹絢俗燕
逸重歌蟋蟀章忽感舊遊論百粵每因吾土憶三湘
水浮陸走雙蓬鬢西蜀南滇萬里疆迹擬子長窮禹
穴興如何遜在維揚江湖滿地憂逾切丘壑平生願
莫償布幘青鞋那引去碧鷄金馬永相望今看麋鹿
幽還入誤逐藤蘿險不妨懶趁溪魚溼這次芝生野
菌豈尋常哀憐寡媼求禾穡指引傭奴割蜜房遶屋
榆楊頻徙倚向人鵲鶴恣翺翔談空部愛鄰僧過

遠書厓使者將天上故人能眷戀山中佳境且徜徉
苔磯學釣鉤無餌幽徑尋春蹇欲僵野老村童隨杖
屨含哺鼓腹話虞唐輞川風物圖難盡谷口煙霞癖
不忘名刻蒼崖別碧巖詩題青簡付緇囊濃雲釀雪
歸休晚短櫂揚帆樂未央瞬息游仙地橫浦地近長
歌一曲和滄浪
贈侍御出按還朝 君王玉臚早聽
天上臺臣渥寵光螭頭簪筆侍
唐官詔仙仗遙趨漢署香羽獵旌旄留諫疏衣日
月刺文章長安欽避乘駟典瘴海澄清攬轡旁名世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三
青細仍葉葉驚人繡斧獨煌煌三軍檄走風雷動六
月威行鬼魅藏龍劍淬鋒光射斗鸞刀迎刃氣橫霜
風塵靜處笙竽沸冰雪摧餘草木芳勲在磨崖窮宇
宙心隨飛旆入朝堂湘灘澈底清如許采采荃蘅貯
皂囊
平蠻
愷歌千里動征旄泐泐秋空殺氣高山岳震搖驚繡
斧貌貅奔走屬龍韜風飈旗旆生威肅雲擁幟帷決
勝勞鐵騎蕭蕭虛塞壘羽書獵獵剪蓬蒿淮西夜破
功初捷瀘水秋還戰已塵挽取天河兵一洗少陵詩

句在揮毫

去越二十韻

仲冬朔日曉霜繁祖道駢闐午始暄秣馬膏車攀父
老鳴笳伐鼓出郊原五君謠沸吾何及三疊歌頻意
更煩吳越遙遙指青交關河耿耿擁旌旗山亭湖閣
登臨足西竺南屏詩句存聽雨尚懸觀石榻美潮重
過映江軒捕蛇傷虎崖幽篴賣劍銷金耻素餐海島
番酋諸貢罷漕渠兵卒萬艘屯臺端新命權綱重
天上遙傳詔語溫使老巡行分節鉞野人饑殍望輶
輶遲蹤正乏匡時策犬馬能忘報 主恩旅食三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四

年負忝竊承流千里愧藩垣倚難官舸移初定落日
河梁去莫援垂老吏情唯白髮破人離思有清樽雨
餘籬落家家水歲晚梅花處處村野寺瀟瀟堪小泊
寒雲黯黯易黃昏蒼茫津吏風江度信宿漁人煙艇
喧誰美涼州起羌筵候翻子夜過吳門心懸北關瞻
台斗家在南州繫夢魂回首武林天未曙鄰鷄遶莫
舞劉琨

去齊三十韻

仲冬纔建越西旗春盡俄巾歷下車新水平湖花發
後高原病草暖回初赭衣正爾杖戎馬白髮依然了

簿書青充故都唯禹績閭閻殘息是周餘雪消處處
耕黃犢麥秀家家理敝廬方擬淳風還海國詎承

殊命總淮渠素餐未覺輿臺厭重鎮寧堪歲月虛漫
卷詩書戒僮僕即驅駒從出郊墟岱宗豈爲登臨缺
闕里能容禮度踈檣宇杏壇掃蕪迹霞宮日觀振塵
裾滄瀛蜃市空成夢魯殿靈光付一畝祇向華山尋
道院更躋佛嶺扣禪居灤源亭上冠纓濯虞舜宮前
環珮紆悵慨有懷逾激烈撫綬無計重躊躇隱雷密
雨淹行李疊鼓繁笳擁步輿祖席流連陳旆置野翁
攀送難庭除姬姜報政嗟何及竹帛論功愧不如雲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五

近蓬萊瞻 禁藥煙開齊衛接豐徐江波逐照荒
荒欽旗幟翻風旆旆舒向夕酒醒人已遠不知行路
盡崎嶇

登嶽

泰岱崔巍霄漢侵巖巖孤絕俯嶽岑千峯萬壑蟠青
交秋雨春雲變古今嵩華祗堪論仲亞沃桑時復見
浮沉函書漢禪秦封在輦路霞宮日觀臨天倚丈人
寒峭壁星涵王女靜搖金儀文最重東巡典靈貺無
窮作霖勝跡奇踪窮歷覽詞工墨客費幽吟凌風
獨立寰區小一慰平生望嶽心

贈鐵橋兵侍用其贈見素韻

羅浮深隱足逍遙詞客投閒遠市朝花下葛巾秋甕
漉閣中藜杖曉燈燒月臨釣石潮初落春到詩臺雪
未消龍卧九淵看變化鵬搏南海正扶搖堂開杜曲
飛榕葉門倚陶園變柳條黼黻舜裳須女補監梅商
鼎付誰調禪然天竺三生悟夢破邯鄲萬慮銷鷗鷺
久忘機事息松筠寧為歲寒彫山中早趁蒲輪起雲
外休從鐵笛招道出庾關如問訊故人今已老漁樵
迹懷十二韻用杜題鄭著作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六

春雲挾雨書冥冥柳滿長堤野燒青歲月驅馳餘散
帶江湖牢落有青萍陽春郢曲誰相和欸乃漁歌只
自聽習靜每過摩詰塢草玄時憶子雲亭飛花送酒
虛吳會落日登樓渺洞庭裊裊將瀕淮遺號令諸生蜀
粵想儀刑篋中倦辟殘經蠹鏡裏愁看短鬢皇同省
紫宸天萬里孤臣鮮組十飛螢

七言古風

白帝山

芒山白龍劍下死野血曾煩赤龍子蜀山白龍井底
出南陽知有赤龍起嗟哉公孫蛙虺傳草野竊伏巴
東州白帝名山不樂淡烟蒼靄長含羞章武風雲
帝家曾行宮警蹕三年久于今人過永安前何事稱

名尚依舊

賀壽

何處白雲三萬疊劍外遙連東海頭東海仙翁髮
鶴眼看海屋三添籌年來振衣謝塵俗共約群仙乘
白鹿直入深山尋紫芝更向良田種雙玉人間七十
光陰多回頭一擲如流波漏泄仙機與人算東風柰
此皤桃何

題鶴巷太守卷用崇陵方秋官韻

征軻貢纜漕河苦暑怨寒客懷樂土旌旗巡幸蔽天
來故老猶能說煬武力役于今疲更疲啼號滿路疇
為主破屋荒村昔二三死徙年來逾十五沾頭擊目
心悲酸我不敢言誰敢怒屬階作備仍効尤城社依
憑總刑腐孤臣長疏扣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七

明廷衮職何期一字補
中丞趙忤憂憤同更續封章發齊魯

天子聖明

放詔獄正士聞之爭起舞聲名豈愛重九鼎生死於
吾輕一羽武昌出守簡帝心錯節盤根試虞謝昊天
不弔江漢饑賑恤憂勞歲二釜藩封專奪閭貢獻敢
諫何時復堯鼓兩緘披瀝回天功歸帆早掛湘江浦
三公不換一日養忠臣孝子何今古錦袍稱慶齊壽
堂兒童走卒觀如堵逸駕慚予不可攀長歌謾和方

刑部

江西坡夜度

斷橋夜度江西河江西河名循涯更上江西坡草深

林薄下秋露皎皎新月飛如梭寒蛩唧唧野鬼遁空

山四顧悲風多行人當此涕沾臆欲歸未歸將奈何

携琴圖

黃金子期鑄不得一曲遺音復誰識老翁抱琴歸去

來山光不斷山花開明朝試從石上鼓野鶴飛來

前舞天空雲盡江悠悠此意千古更萬古嗚呼此意

千古更萬古

梅庵前集

卷之十一

人

梅庵

河山蒼茫壓層雪千樹萬樹凍欲折詩人獨坐清齋

中笑與梅花共寒月天涯歲晚誰復芳玉骨幽貞自

奇絕

和靖觀梅圖

孤山處士心如錢樓老湖天自高潔鋤破寒雲獨種

梅冷蕊疎枝共奇絕暗香浮動影橫斜清波淺水黃

昏月良工貌此生綃圖水玉精神照晴雪君不見放

鶴亭前潮水平北峰紫翠南峰青詞人千古吟魂在

梅花開遍野當醒

雲泉為靖江宗室作

千峰萬峯雲若屯東谿西壑流泉奔瀾漫散空霖雨

作滄茫到海波濤翻杖藜誰子達幽眇獨當雲起看

泉源

題可蘭張總兵畫

將軍出戰翦殘逋遙閃朱旗擁萬夫曉震崑崙雲漠

靜秋臨銅柱月輪孤動地凱歌與甲洗歸來談笑閱

新圖

過沽頭有感懷王武昌鶴菴用紫陵舊韻

豐沛生靈何太苦黃河漫溢無寸土官城有客築黃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九

樓野廟何人祀玄武萬家一壑梁棟頽集燕飛飛尋

故主前年淹沒方數尺今年水高丈三五暴發荒淫

首禍誰滿衝震激河神怒稻梁在田黃萎餘倉箱敗

麥盡糜腐官司賑恤徒勞勞漂溺流離竟何補廟堂

至計憂閭閻發粟移民徧東魯昨傳中丞後疏濬鄆

人夜半聞鷄舞却顧深思古所貴巨舟焉知沉積羽

九河四海神禹功白圭鄰壑謬誇詡沽頭我詢來鶴

亭產蛙沉龜絕焦釜荒堤廢閘倚空堂屹屹戍樓唯

敗鼓使君前日方此過扁舟近度淮南浦憫災濟患

惘乃躬淪膚患澤前無古安得憂勞如往時窮民荒

歲還安堵吁嗟年年水來公不來
分司空憶王工部

次萼江遊白猿洞以梅花岩賦

鍾樓鼓角梅岩并遊人雜沓聲旬旬
歸翁困雨久高
惻新晴促駕同晨征彈冠振衣一縱目芙蓉削出山
青青秦關曾聞戍卒壘漢鎮想見將軍營曲江祠前
薦詞曲黃蕉丹荔神送迎密雲不雨雷隱隱萬紅千
紫山花明瞻袞臨風設賓宴野鳥如獻笙歌聲主人
興高恣奇覽靈岩幽洞渾天成磨崖勒詩老猿泣焚
瘴灼炬止復行草茵松蓋石作几童屢舞杯頻盈
歸興扶醉漫回首白雲鎖斷如堅城名韜已脫謝塵
網玄機此地尋長生至入獨秘長生訣一笑無言兩
神悅吁嗟乎一笑無言兩神悅

答蔡容溪過訪用半洲馬韻

龍眠妙品聞通神蔡溪寫照還逼真畫水數筆海浩
渺畫山幾點峯嶙峋生綃十幅墨五斗止覺勞心不
勞手宛如顛素作草書雲烟一掃龍蛇走倣遊雲夢
浮具區眼中歷歷長江圖偶從會稽窺禹穴秋風早
泛錢塘湖湖中問我舊題處飛來峯上磨崖書十年
鮮組先投閒蔡溪訪舊來深山共尋葛翁煉丹井烟

霞隔斷非人間

題松

孤山獨愛梅與可尤愛竹何事李金吾愛松如愛玉
高堂對此蒼虬龍六月陰風洒寒谷

和符穎江太守贈蔡容溪

容溪寫影通天真爲我落筆妙入神衰容老態總相
似羈縻浪跡聊具陳瘦節短笠者誰子傍人錯認杜
子美掛冠解組歸去來早向秋江弄烟水蒲疎散誕
八九年誅茆結屋梅花邊梅花伴月照積雪頽然獨
卧空尊前劉伶畢卓無乃是醉鄉贏得形骸全雪臺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十一

野老舊迂史詩名海內虛相傳容溪容溪誰能出爾
右藝林詞苑稱大手長毫對客勞寸心短褐見人露
雙肘去年買舟浮豫章詞客騷工結良友滕王閣下
孺子亭木桃相贈報瓊玖翻然掉臂西南征華軒結
駟安足榮從知功名等蝸用更嗟富貴浮雲輕青鞋
布襪過韶石西風又問蒼梧程半洲中丞穎江守瑤
篇王肩相縱橫歸來見我髮鬢絲况是抱病啣悲時
手持一卷錦綉段索我讀和群公詩朱絃瓦缶不並
奏鄙句却慚黃絹辭煩君爲我再寫龍鍾貌明年東
吳西楚燕南冀北千里萬里令人思

題吳然戎畫

十雨五風開媚景千葩萬卉弄芳妍林空谷靜人稀
到蝶舞蜂喧物自便好似將軍征戰後蠻方萬里淨
風煙

賦鸛鵒

寒臯鐵為衣凡禽避修羽春風立空厓脫迹獻天府
爭知長舌技久為能言苦隴西歲月宮闈深何日金
籠放鸛鵒

鈴沙別業

虛翁卜築鈴沙麓鳩工結構效掾屋澗流屈曲似愚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溪岡陵環擁如盤谷梅閑屏障煙霧開姁娥天馬天

安排靈岩天石寶珠接東峰西華爭崔魏室成背郭

浣花上輞川風物堪為况翁兮日坐樂陶陶樵夫釣

叟歌相向村口沽來春酒香千盃百盃與未央醉醉

一榻不知曉愛回酒醒天空野潤雲蒼蒼

古樂府

將進酒

君不見夏禹王惡旨酒疏儀狄後世乃有甘酒逸
豫滅厥德君不見衛武賢君悔酒過歌賓筵使人日
誦荒淫亂政戒篇古人制酒非縱欲麴蘖乃為

祭需祭以微福神人悅燕以合歡賓主娛柰何後人

不如古聖賢鮮矣多狂愚我也長歌將進酒捧卮獻

爵為君壽卮兮爵兮不似金叵羅請君飲之飲之不

敢淫湎而繁多

筇篻引

公無渡河河廣水深風翻波龍怒螭泣愁蛟鼉方舟
不敢亂流以覆溺况乃持筇冒險而衝過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

上留田

憶昔嫁君為妻上留田兩心生死相期上留田登堂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入室唱隨上留田麻桑井臼操持上留田委身執賤

服早上留田守貧力苦如飴上留田那知中道分離

上留田棄捐落花委泥上留田恩絕絃斷上留田

出門掩泣含悲上留田矢心鍊石不移上留田願君

永好新知上留田

有所思

有所思兮在西方西方美人不可忘美人美人玉藻
遂旒華文采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繡於裳執圭穆穆佩玉將將端疑大寶
駮駮下邳光唐舜虞禹夏湯商有周不顯文武成康

聖德帝功王生民育物參配玄黃慨姬轍之
既東遂迹熄而詩亡觀黍稷之離離與麥秀而同傷
邁予行兮靡靡增予悲兮皇皇有所思西之疆進我
兮蒲坂登我兮平陽遊我兮安臺莫我兮鎬京我兮
我兮歌塗頌烈祖詠皇矣賦下武奏執競陳有瞽執
簫秉翟將萬舞兮洋洋

巫山高

巫山高齊雲泰山高高接天我欲登巫山東望楚
西望蜀楚蜀茫茫雲滿目吳爭魏戰總成墟昭烈行
宮武侯遺廟同遙矚我欲登泰山恒華嵩衡指顧間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萬皺差我悉培塿庶邦九有皆彈丸孔殿儒宮瞻曲
阜帝城皇闕拱長安阿房焦土銅駝荆棘三國六朝
驚電過隋唐五代霏烟熄宋室南遷落海門胡人北
遁歸荒狄今古事俱陳迹噫哦吁巫山高巫山高那
如泰山高泰山高兮不可即側身東望心忉忉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皇臣馬不如君馬之騰驤君馬驪臣馬
驪臣馬不如君馬之驅馳君馬騰驤三千騾乳五花
文皂樞蕃庶雲錦群鸞旗日行五十里千里安用來
遠人君馬驅馳願言警蹕休天廐不可周游於八

極周游八極不能追臣馬俱斃竟何益

臨高臺

臨高臺東望泰山巍不極下有滄海接扶桑所思遙
在泰山側臨高臺西望華山霄漢侵終南太白首陽
並所思遙在華山陰臨高臺南望衡山三萬丈芙蓉
紫蓋三五峰所思遙在衡山上臨高臺北望恒山雲
薄天乾門坤軸辰星位所思遙在恒山巔臨高臺望
嵩少四嶽周遭四鎮聳四瀆環流四海渺所思遙在
嵩鎮海濱之中央心馳神往可仰可瞻不可到臨高
臺嗟勞哉嗟勞哉臨高臺
從軍行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少年好文不好武揮毫一掃空千夫平生自許萬人
敵操戈執戟非良圖那知漢王起中葉恒思猛士樹
勛業衛霍將兵征戰頻羽書常奏沙場捷一朝偶讀
孫吳書兵權將略文不如翻然投却班超筆不慚老
棄終軍襦試將寶劒磨霜刃他年直掃邊塵盡要展
胸中平虜策定縣尉後封侯印君王振奮中興功詔
書遙下明光宮千金駿骨不吝惜將與高築招英雄
我今邊關一寒士結履長安見天子行伍願作小卒
徒披堅執銳甘忘死勛勞敢期宋狄青磨崖遍勒然
銘從前始信儒冠誤干戈甲冑堪畱名文武全才尹

吉甫碌碌書何足數馬革包屍其丈夫留取丹心

栢梁體

壽圖爲羅少參循矩題

海天日上扶桑紅雲縹緲輝層空瀛洲三島遙巖
從南極老人鬚眉豐碑仙峰自丹青中鴻蒙紫氣霏
瞳矐伊誰寫此丹青容承懽遠寄高堂供飄飄萬里
開長風果州迥在青城東咫尺閬苑蓬萊通蠶叢福
地同瑤穹羅含老去芝山翁西池金母環璇琬王符
瑤錄刀圭功紫微分省人中龍黃門早侍明光宮含
香振珮回宸聰鳳樓飛下鸞書封琅函寶軸恩

梅雨前集

卷之十一

七

光重錦袍霞帔相追從山中弧矢懸桑蓬天上妙樂
飄玲瓏人間甲子三千逢彩衣拜舞心悅悅華觴奉
祝將安庸天然圖畫煩良工齊壽願比南極公長生
不老羣仙同山休海社無終窮吁嗟乎山休海社無
終窮

中秋零峰席上

中秋良夜華筵開移尊促席當空臺誰呼明月青天
來清光滿照黃金杯桂香馥郁浮新醅雄風發興懽
如雷題詩我愧天仙才諸公佳句如瑤瑰吳縑蜀錦
須公裁長空萬里銷氛埃團團涼露沾庭槐賞心奈

何官漏催人生此會真奇我百年萍梗慚追陪星沉
雲散空徘徊

背萱榮壽

慈闈壽日開華筵綵繒綉悅門高縣祥風瑞靄春日
妍葳蕤爭覩萱花鮮北堂老親陶母賢歷閱甲子彌
三千金冠玉珮霞帔聯鳳書鸞誥來九天霞觴玉液
臨花前斑斕戲舞樂陶然瑤池青鳥集群仙謹歌闕
祝聲喧開陰慈竹含蒼烟紫芝玉樹輝相連詞人
遙獻萱壽篇願言萱花榮壽齊長年願言萱花榮壽
齊長年

梅雨前集

卷之十一

七

騷體

白石山白雲草堂爲潯州李少參賦

白雲兮英英白石兮草堂雲出兮天上雲不出兮堂
之旁雲在天上兮四海霖雨雲在山中兮斯堂與處
雲兮雲兮何心堂中之人兮嘯我從女

白石兮齒齒白雲兮生只一堂兮山中片雲兮棲只
曰朝兮雲去曰夕兮雲來雲去兮容與雲來兮吾徘徊
有龍在天兮雲也斯起雲邪龍從兮龍邪雲以倏
忽兮神而變化雲歸兮吾堂之下吾與吾雲兮卷舒
吾雲吾雲兮永矢弗渝

雙輓爲六南園題

南山兮蒼蒼兮雲云英英長徂兮若翁莫予招兮心
傷洵美兮阿即翁昔兮義方夕棲兮林壑朝登兮
廟堂鐵冠兮霜簡繡斧兮皂囊翁褒兮嘉命昭赫兮
寵光迺創借兮上方乃檻折兮帝旁孽矯詔兮黨籍
即歸來兮故鄉即休逸兮翁樂矢南岡兮徜徉於貞
媛兮若媼羌媼德兮齊芳荆布兮早晦冠帔兮晚揚
吾寧兮滂母吾見兮兄滂兒志兮激烈吾心兮豫康
允若翁兮偕老介遐福兮彌昌天胡爲兮不弔媼續
翁兮云亡 賜環兮絲綸煌煌兒今兮雲霄翱翔
梅南前集 卷之十一 十九

廖學士鳴吾父母榮壽篇

瞻彼衡嶽兮嵯峨鬱蒼瞻彼湘流兮其源濟長峰巒
蟠結兮金疊龍翔九江滌洄兮諸湖汪洋維楚有材
兮鍾靈孕祥元精萃蘊兮發其秘藏紹美先烈兮端
明中鄉翱翔雲霄兮委蛇廟廊時乎弗辰兮柄竊貂
璫掛冠勇退兮五洪徜徉天界耄耄兮既富而昌慈
媼煥德兮眉壽且康瑤瑜璫璆兮載篤其慶白眉挺

修兮清臈珪璋才驅屈宋兮文雄班揚馳聲詞林兮
簡知 神皇榮錫自天兮絲綸炳煌爰服嘉命兮
渥其龍光弧悅交縣兮鼓鐘在堂載歌載獻兮金疊
瑤觴載頌載祝兮福履穰穰休繁禮慶兮如川如岡
豈樂宴豫兮期願永臧以引以翼兮純嘏無疆

榮萱

萱開兮北堂壽誕兮庭張對花兮稱壽斑衣舞兮花
之旁萱妍兮堂北筵開兮壽域對花兮稱觴仙樂奏
兮花之側萱花兮萱花榮且壽兮堪誇祝母壽兮花
之下母榮母壽兮其樂無涯

梅南前集 卷之十一

十九

文石篇

倚文石兮如山鍾靈秀兮兩間 蒼冥兮屹立瞻礫
礫兮巖巖上寥廓兮有天下崢嶸兮無地極四望兮
絕鄰挺孤高兮不傾以倚有美人兮逍遙通幽徑兮
岩堦誅茹蕪兮伐木爰結構兮山之椒棟楠棟兮桂
棟檀桐梁兮栢枕辛夷楣兮椒堂杞梓椳題兮松檜
闌闌美人美兮修姱紛馨潔兮曄曄采芡荷兮為衣
集芙蓉兮為裳製輕縑兮為冠琢良璞兮為珮披錦
軸兮牙籤窺墳丘兮耿遂駕馭車兮彭彭指長安兮
帝鄉呈琅玕兮紫闥捧 綸音兮天一方擁皋比

營集青衿兮泮水朝誦兮玄經夕談閣
文乃詞林兮張譽乃藝苑兮播休乃經堂兮占兆將
駕騁兮前修聿東望兮蒼茫故岨兮在目宅一區
兮天際雲英兮遙矚展悠悠兮懷思獨寤寐兮見
之托况忘兮鉅公贈瓊章兮瑤辭陋予昧兮寡識思
齊賢兮飽德歌緇衣兮授桃矢未好兮彼文者石

弔端州陳修辭

若有人兮胡傷挺一軀兮堂堂耳如飴兮白刃慘赤
日兮無光賊羅浚兮毒手拍徠兮互市求我民兮
莫安孰陰謀兮阻惡倏食兮變生逞毒及噬兮豺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二十一

俾縱橫援孤力絕兮援臂屏罵賊不敢犯兮吾沒吾
年吾捐吾生兮吾愛吾死生為剛夫兮死為厲鬼首
丘邕管兮祭以賊俘英靈洋洋兮廟食千禩蹇予思
君兮哀詠涕洟忠懸節惠兮褒忠 帝辭巫陽大
招兮魂其來歸齊原汨羅兮疇知賈悲

三五七言

雲泉

雲冥冥泉冷冷澗曲茂林濕山深幽卉靈岫人習靜
不知老終日對語黃庭經

清口夜泊

河水黃淮水清淮水有時漲河水何時平舳舻月
歌復答半是江南子夜聲
淮水清河水黃河水南北徙淮水東茫茫去年五月
新莊口人家不見見舟航

雜詠

山深深林陰陰結樓倚窮谷開戶當遙岑自歌自詠
自成調誰聞誰和誰知音 外寄雜興

風颭颭雲油油倚闌坐清夜皓月西南流跨鶴無人
話幽夢一聲長笛來滄洲 上同

茆結庵石作龕老翁日打坐禿髮如瞿曇禪機不語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十一

亦不答五千大衆空來參 學僧

蓬萊前瀛洲壩紅鑪白石鼎煮汞燒丹鉛伏氣煉形
還辟穀烏飛兔走不知年 學僊

棲丹山扣玄關四時食六氣鶴髮簪星冠黃庭一卷
窺冲妙步虛禮斗登瑤壇 學道

箬鋪笠藤織簑年年理竿艇日日弄烟波晝長眠起
柳陰密賣魚沽酒答樵歌 學漁

朝持鉞暮執斤伐木徧山谷丁丁聲相聞雪中滿檐
歸茆屋芋栗園廬啖子孫 學樵

歌

凱還歌爲何憲長賦

嗟哉盜起川南東手持丈竹如關弓初聞鼠狗聚陶穴坐見豺虎呼妖風井絡濠隍半流血棘夷羗獠咸從戎一夫敢倡巢用亂三軍未收河朔功觀察先生昔誅討王書遙下三瀘道風生栢府山岳搖令

出轅門氛侵掃偏裨鼓勇轟霆雷醜虜揮戈振枯槁萬夫壯氣吞長江一劍光芒倚秋昊南定樓前聞凱還鏡歌伐鼓爭闐闐歡聲沸動金湯地殺氣收從牙帳邊擁馬干矛耀雲日掩山旗旆開風煙懋倭馘古所有捷書露布今無前弘才遠略兼文武整頓河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三

山報

明主金甲全銷萬里農兵戈一洗千家雨

聲傳西蜀歌文定功照瀘川光吉甫何人勒我平西碑雪山磨石垂千古

南江小閣歌和棠陵子

漢南之江巫峽來江上有閣臨高臺臺高江空閣復小一登一度風烟開峰巒屏擁展圖畫波濤雪噴翻春醅真源疑瀉天河水危闌直恐礙牛女閣中有客誇人龍飛騰早赴風雲起溫桓聲價賈馬才玉堂之仙柱下史平生曾破萬卷書美玉善價焉藏諸鐵冠霜簡門綉斧玉珂紫綬懸銀魚尚書袍笏世弓冶司

徒況乃來安車碧鷄金馬有何意兩浙監司走群吏

風度爭傳白面郎路人還識青驄轡千里汗血方神

駒盤錯紛紛知利器十年回首江閣中朝談夕笑皆

英風丈夫志頌一區足萬間廣厦歸旃幪快哉古人

興不淺那復天地吾牢籠我生作歌歌三疊海門迴

迦輕於涉白雲縹緲九峰青坐鼓蘭橈揚桂楫飛閣

凌虛倚晚秋鳳皇樓老高梧葉吁嗟乎鳳皇樓老高

梧葉

湖陵散人歌和豐存叔爲江汝性題

湖陵散人越西客布袍青青鬢毛白手携一卷太乙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三

書向我高談動顏色我憶初從少室來芒鞋竹杖風

煙開少室仙翁坐石室踪跡飄飄周八垓一九天地

走日月萬丈巖壑轟霆雷霞餐露飲長不老高才大

纛輕纖埃湖陵湖陵汝何意一劍飄零江上寺閑門

隱几戴鶻冠玄機秘語驚凡世禪關頓覺風光殊古

栢長松盡交翠行軒擬作安樂窩達人車馬駢闐至

君不見稚川老子非凡士雲蹤豈受塵纓繫丹成白

口白飛升藥鑪泉井至今棄又不見華山道人輕鴻

生騎驢不肯朝神京野花啼鳥自歸去笙歌聒耳渾

厭聽如今喜識湖陵面向來奇術皆虛名華山稚川

不常有伊誰達者堪同行吁嗟哉我有負終天
君須信約休疑猜匡廬山下白鹿洞風泉雲壑天安
排開先老去期一笑蓮花池水光相照五老峰高獨
對奇華顛耆面非年少瑤草靈芝五粒松長歌却比
商山公鶴書謝絕半生夢草衣木食與子相從容

三鳳歌爲陳中丞廬山賦

老鳳翩然下湖海三雛聯向鳳山起一雛先覽鳳岡
輝二雛鳳嶺燦文彩鳳巖翹翹三雛儀山色海光照
天紫于今老鳳千仍翔三雛振羽同飛揚况乃梧桐
萃萃盛雛偕共聽鳴朝陽阿閣再見希世瑞坐令四
海回虞唐吁嗟乎坐令四海回虞唐

攀轅歌

公我慈母我乳我哺忍去我而爰失我所公轅我攀
公我信處公我信處兮無使我心苦兮

慈竹奏陰歌

庭前陰陰挺慈竹晴雲擁護蒼如玉籜龍迸地長見
孫倏見干霄舞鸞驚勁節孤高貞栢同枝枝葉葉披
春風畫圖稱壽更比德祥光瑞氣輝簾櫳輝簾櫳照
華屋采動慈闈映慈竹倚倚慈福綏共對春雲
獻遐祝吁嗟乎共對春雲獻遐祝

登風月臺歌

黃堂東築吟風弄月之高臺培基壘石崇牙峻宇真
佳哉群峰疊岫排青擁翠屏障列天然面畫千奇萬
狀當空開伊誰作者被東海文章太守名常在倚風
臨月危亭孤凭軒一覽乾坤懷賢寤寐寐濂溪翁兩程
夫子純正公太中天道自伊洛道源一派洙泗同無
極一言詔萬世手畫心傳妙相契龍馬呈河羲聖開
書不盡言圖畫意南州有此闡道功元公上與神羲
通此臺此風還此月古來今往無終窮我侯穆穆梧
岡老旌馬搖搖來遠道振衣鳴珮獨登臺憑虛徙倚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五

案區小左圖右書咸在茲三公授受如見之艾蕪剪
穢荒且廓青天四望雲霧披風兮可吟月可弄灑落
胸襟光霽共更看度并并池蓮鵲如飛躍天機動閒
來招我臺中遊風清兮白天悠悠我吟我弄我也樂
不知手舞足蹈一日一千秋吁嗟乎不知手舞足蹈
一日三千秋

七夕歌

君不見韓子除夕能送窮君不見柳子七夕能乞巧
嗟哉送窮窮不去嗟哉乞巧巧不與窮巧不去將奈
何巧巧不與窮空多我今老矣窮且拙獨坐中庭玩

星月誰家弄笛風霞零星沉月隆秋冥冥

百鳥圖歌

伊誰寫此百鳥圖丹青畫
碧鋪奇毛異羽奪天
巧群飛類聚交紛如本乎天乃首親上付之以翼足
乃兩 天子仁林蓄育多畫師收入生綃障鳳皇
翻翻鳴朝陽百鳥翻翻從朝陽如君九天上鳳
如臣寧朝皇王鶴鳴父子易取象鶴鳴兄弟詩人尚
雖鳩夫婦誅好迷思鳴求友 相向錦鷄孔雀文彩
多鷺鷥鸕鶿浮晴波白鷗雄雞翡翠山呼鷓鴣同
鳴哥青橋紫背黑絲無畫眉鸚鵡秦吉了班鳩麻鵲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王夫之
火葫蘆竹鷄水鴨黃翻爪雪姑秀眼白頭翁鳥頭青
皆十二紅偷鷄倒掛錢尺尾火鷄火焰啄木叢鷓鴣
戴勝太平雀鷺子收香隨練鵲青掉紅穀山鷓鴣竹
絲喜鵲飛還躍鳥弓鳥弓形色殊翼飛啄食雌雄俱
林棲水游率乃性朝鳴夜宿同其徒春尾卵育夏希
革秋毳冬毳如瞬息陰陽節候須爾占風雨先知氣
先得毛詩比興緯義三畫譜掇拾資清談三公太師
太傅保五爵公侯伯子男三思借取驚為况雙喜無
如掛金榜瓊林賜宴名可嘉喜沐恩波意相彷彿月令
百鳥山海經紀爾族類著爾名那知筆端有造化點

染精妙如生成我生性辟鮮玩好歸卧山林漸衰老
四時禽鳥日相親喉歌起舞開懷抱偶於圖畫披羽
蟲對之如在山林中賞心樂意忽飛動技垣神品誇
良工良工良工心獨苦牢籠庶彙包今古安得為我
把筆如長杠一掃乾坤雲霧江山花木毛介千態萬
狀不可以縷數

穀山歌

君不見虎立姑蘇之岵古今奇勝寒區間泉池臺閣
歷可覽那無峰巒率律窮躋攀又不見兩高峰在錢
塘上南屏卓筆遙相向孤危獨立可捫天泉巖諸勝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七
莫括湖山之形狀吁嗟穀山高如兩峰之崔嵬象山
廬阜遙共雲中開亦有天柱擬卓筆靈巖天馬彷彿
南屏錦塢布列而安排吁嗟穀山奇如虎立之盤踞
金精玉筍秀結而靈聚嫦娥縹緲萬頃雲金蓮玉枕
章江橫浦左抱右環前後而擁護穀山穀山信為圖
經誌牒稱絕奇可瞻可仰可躡可登可以眺遠而賦
卑雅有逸士結構居其上築臺建榭作亭樹閣玩易
而吟詩引泉疊石開池鑿澗把釣而垂絲會朋期友
邀賓連客朝風而詠月尋僧訪道迎僊招隱說劍而
彈棋狎鷗伴鶴友鹿飯生放歌而睥傲栽梅挿柳移

背萱榮壽歌

梅國鼎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八

萱萱兮萱兮樂不可緩兮

觀雲歌

觀雲觀雲復觀雲雲騰雲舞浮氤氲山峯巍巍雲縹緲江流浩浩雲縵紛雲去雲來留不住雲合雲開不知處雲卷雲舒東復西雲濃雲淡朝還暮有時蒼狗時白衣悠悠霧霽仍萼萼從龍作雨濟大旱收歛無迹人不知功名富貴雲聚散觀盡浮雲堪一嘆雲兮雲兮女何心我亦無心雲不啻劍江王郎胸次寬自愛觀雲山水間青囊一卷劒一匣海雲踏遍羅浮還平生我道觀雲好白髮觀雲不知老王郎歸去劍江邊遲我相期龜峰鹿洞五色雲中拾瑤草

壽蔣西園歌

君不見人生七十古來稀。翁今年八十齊雙鬢。
烟髮似漆。况復躍鑠行如飛。前年生子呱呱啼。去年
生女歡嬉嬉。明年再恊熊羆夢。孔釋抱送麒麟兒。
長九十一。一百二年。年九月。西園西扶筇。拄杖八九老
錙巾。鶴顰風披披。紫萸黃菊白林酒。幕天席地狂歌
縱飲醉如泥。

搏三虎歌二首

朝談虎暮談虎三虎近市市民若夜食犬晝食人
市民敢怒不敢訴賢明太守天上来神驚鬼懾虎畏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二十九

卷之十一

一

威五日三虎徒手搏途奔巷走歡如雷弘農渡河祗
避避爭如今朝就擒死虎當伏罪不敢匿勇力何湏
卞莊子今秋大比虎榜開應有三子登元魁虎也可
快尤可賀天祛惡數收英才薦賢原是賢侯職值此
佳兆昭仁德昆乎偶然非偶然我為家邦三嘆息
黑面虎白額虎群虎害人人受苦山林市郭無地無
怨聲處處呼天訴昨朝人報三虎又見岩吼谷風生
威強兵猛士奉號令紅旗閃日鉦鳴雲三虎咆哮走
且避頃刻都從擊搏死古人馮婦何足多不入虎穴
得虎子戾氣殄滅昌運開虎頭拜相占名魁武夫起

趙公侯匹盛時何物非人才紀事頌功野史職廉民
阜物賢侯德頤侯入佐 聖明君萬方民物皆蕃
息

壽朱竹菴歌

去年九月菊花開西園萃誕傾尊疊花前放歌祝多
壽一吸飲盡三百盃今年五月榴花綻竹菴老友逢
萃誕壽筵歡笑稱壽觴醉祝龜齡與鶴算西園竹菴
花甲連八十一踰中壽年九十一百登上壽我冠博
帶福綿綿西園躑躅強且健竹菴康寧亦堪羨顧我
衰頹常作賓一年一度長生宴我今行年七十四八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旬將與二君同梅花朔雪照孤矢鼓鐘歌舞開春風
大家沉醉玉山倒酒中歲月不知老平地神僊更有
誰三翁白日飛上蓬萊島 賓雲歌

君不見芙蓉江上萬頃雲從龍作雨常氣氲道崇王
子江上住朝昏作主雲為賓有時雲生杳相逐頃刻
瀾漫徧若谷旱魃為虐傾其霖枯槁沾濡萬方足倏
然雲向江上歸千片萬片卷復飛王子與雲兩無意
雲來雲去恒相失雲兮雲兮女靈氣五色升騰布祥
輿魏公臚傳太史徵古來賢相占奇瑞王子與雲雲
在空為雲語招為雲神功于今更有雲雲者我欲因之

旭山祝壽歌

陟彼旭山兮登其崔嵬會稽在目兮東極海涯祝翁
之壽兮高與山齊介以遐福兮純嘏攸宜 陟彼旭
山兮東有長庚輝光麗空兮陽鳥上騰祝翁之壽兮
如日之升綏以繁祉兮壽考攸寧 陟彼旭山兮有
雲英英彌滿太虛兮為卿為祥望雲祝翁兮稱我咒
觥翁壽難老兮黃耆無疆 解三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梅園前集卷之十一

梅國前集卷之十二

行

洗兵行 廣西平寇作

西粵連年動征戰鐵甲金戈飛羽箭蠻烟瘴雨陣雲
高戎強馬壯狼兵健焚巢掘穴蛇鼠空山青草綠烽
紅鐵渠醜醜群虜羽書奏捷明光宮與師命將
帝神武明照萬里如親觀宣王赫赫振中興文武全
才稱吉甫銅柱標功漢伏波今看壯士挽天河血刃
流丹歸一洗三軍齊唱凱還歌 三相行

西風晚發湘江船湘江之水長如天洞庭瞬息一萬

梅國前集 卷之十二

里君山點破湖中煙掛帆東指九江去黃鶴高樓在
何處錢遂一聲人倚空寒夜落月雲籠隴南州道人
號散吏十年霜刃磨曾試韓子投書白玉堂相如獻
賦黃金陸 君王滿殿收英雄除書遙下明光宮
英州小邑典名教吁嗟斗水藏蛟龍鄭公廣文餒不
足坐擁臯比食首藉講堂懸息意陶陶一卷殘經萬
鍾祿華軒駟馬將何如南金燕王輕如銖一朝貝錦
肆萋斐誰狀蠅矢湔璠璣道人久矣功名薄拂袖翩
然返林壑元亮長歌歸去來千金難買辭官樂偶然
携鶴登衡山九疑縹緲雲霞間蒼梧西窺下南海青

輕石帽羅浮還故人忽憶靜江邸擊舟更泛清灘水
相看白髮悲且憺蓮尊倒盡芙蓉底芙蓉底芙蓉底
寒更堪玉鏡飛雲端照人欲墮天涯淚搏沙放手相
逢難明朝東顧虞山走却向長沙過夏口掉頭不顧
亦不噴人問諸事皆歸何處隨直度飛鸞橋劃然一
笑相招搖離離九歌歌旦暮長袂風飄飄我生
爲製三湘曲按羽流商品蒼竹幽篁落寄相知破
雪江關一枝玉嚙吁哉衡山高萬千尋灘水深深沉
沉山高不盡離人目水深那似離人心

大梁鳥行

梅國前集 卷之十二

大梁鳥來何處晉陽城頭月未落大梁臺上天初曙
孤悲兔走百恠藏林空木落飛清霜鳥邪鳥邪汝獨
立銅柯鐵榦煙蒼蒼君不見仲郢庭前戟如樹五日
飛來復飛去齊魯東南百粵西高臺總是鳥棲處

兩厓行爲朱侍御作

倚與巍共通山之陽縣兩厓洞然中豁從天開洪流
東下九江派岳陽黃鶴虛立空中之樓臺我聞卅年
久矣非冥筮至人獨抱通幽玄靈岳秘谷鏤日月危
峰絕壁凌風煙恠奇千狀萬狀不可即十洲徒著瑤
瑤篇楚都勝絕那復有趙凡妙詔入此寧非仙仙才

一日飛鳧起岩廊暫爾辭堂紀侍立玉皇香案前朋
天展矣天紫子吁嗟乎天下顛波赴東海巉巖砥柱
中流在長空燦爛萬國輝直接扶桑散朝彩君不見
九重宮闕開天府密勿朝堂坐房杜仙郎行矣兩厓
虛大旱且爲蒼生作霖雨

辭

新月辭

月色同萬里清輝今夜新寧照遠遊子莫照高堂親
子心悲正多親心將奈何

皎皎上弦月幾夜滿如輪但照山頭客莫照閨中人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三

山頭夜沉沉閨中愁更深

思萱辭

朝憶萱花開暮憶萱花謝孤兒百年心愁纏萱花下
萱花萱花爾何知北堂慈母泉臺夜

嘆

渡潞江嘆

山高高石齒齒細雨寒風江瀟瀟黃茆短樹啼鷓鴣
歲晚行人行不止吁嗟乎平生志願百不酬歸去來
兮吾老矣

麟渡嘆

吁嗟麟女何生魯史絕筆春秋經吁嗟麟女何斃皇
王不作東周世吁嗟麟女何辜西郊遇此商戎夫吁
嗟麟女何幸皇天泣動尼丘聖吁嗟麟女何爲
祥女爲異女爲腐女爲神阿巢鳳去不爲春洛龜河
馬俱成塵蒼烟莽莽迷平津一杯之水常如新吁嗟
麟

五石瓠嘆戲作

五石瓠五石瓠胡爲乎爾容之富爾容之富誰爾知
彼莊彼惠吾終疑爾瓠兮能容五千五百五十五
萬石茫茫渺渺滄溟窄直教天覆之下地載之上皆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四

水鄉爾浮爾游周八極

惡犬吠人嘆

惡犬犬性爾吠嗷嗷向人不知避惡犬吠不止向
人敢吠不敢噬惡犬犬不離獸聞人叱爾爾當走爾
縱不走人何傷徒張爾口咆爾咆惡犬爾爾爾俗
不知爾死所我得殺爾昇豺虎豺虎不食汚我斧吁
嗟乎豺虎不食汚我斧

曲

折桂曲贈王應文登秋榜

碧霄清露廣寒宮爛熳秋光芳桂叢芳桂花開待君

交應是狀元紅

天上西風吹桂英。瑤樓玉宇不勝情。即君折得黃金粟，拂拂天香兩袖輕。

白兔搗藥藥已靈。吳剛斫斧斧應缺。秋香繞殿桂扶疎，看取高枝任君折。

蟾宮桂花花滿枝。折花公子年少時。一枝兩枝花在手，花香撲袂風披披。

廣寒宮裏桂花開。曾共而翁攀折來。三十年餘秋更好，即君剛折一枝回。

折花仙子邇來多。欲折未折將奈何。爭似即君早得梅，國前集卷之十二

意手中丹桂獨婆娑

月光皎皎照乾坤。月影重重丹桂繁。折桂仙郎登月殿，霓裳一曲舞衣翻。

霓裳舞衣舞且爛。紅桂開花花復殷。前歲吾兒許漫折，即君今歲又高攀。

玉殿清虛秋露中。桂花三色往時同。姮娥笑指即君道，白面藍袍似若翁。

月裏姮娥移桂栽。三年一度折花來。折花已快即君意，留取繁枝待後開。

四時曲爲李司訓子文作

臘臘周原春日妍。萬紅千紫媚離川。少陵詩句愁花鳥，不惜村酤費酒錢。

臘臘周原夏日長。黃鸝白鷺水雲涼。風流便是王摩詰，何用輞川開野莊。

臘臘周原秋日清。沈沈天宇照人明。黃花白酒娛元亮，桂管逍遙萬古情。

臘臘周原冬日寒。梅花破玉雪中看。詩思一天何水部，灞橋何苦策吟鞍。

詞

蘇武慢和答桂洲閣老

梅國前集卷之十二

六

進士登朝尚書入閣。豈是莘耕渭釣。柱國勲崇公孤位，重迥出弘文。三少潞國平章溫公僕射。玉陛

重趨。丹詔大才猷德盛。道隆允作人臣師表。○共瞻依峻若泰山高如北斗。瑞比麒麟鳳鳥膏澤旁流仁

恩被覆溥遍山阿。林杪臺閣圖功旂常昭績百世垂休。未了聖恩深眷注。優隆長侍奉天春曉

佐理升平。燮調元化四海萬方同樂。瑞啓郊麟祥開閣鳳靈兆馬龜河洛道闡人文治弘帝德聖世何殊

今昨宇宙間皞皞熙熙遐倅總無蕭索。○更年來兩順風調河清海晏化被羽鱗飛躍無逸陳豳豳風

講日矢卷阿洞酌廟祀郊禋鳴韶薦護一代禮成樂作贊皇猷王帛裸將協奏宮商徵角

蘇武慢自述用桂洲閣老韻 十四

珠浦遙歸梅山初返自分野耕溪釣世業箕裘家傳經史志銳肯虛年少斧泮儲英棘闈拔雋早應求賢明詔起秋風月桂首攀奮翼飛騰雲表上長安名列南宮恩承北闕爭柰情縣烏鳥奉職毘陵問程南浦高掛一帆秋秋萊彩承歡美魚供饌定省晨昏粗了便馳驅疋馬還朝漏待金門天曉其一銓部分曹冬官試政自愧學疎才拙曉入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七

彤庭晝趨禁共事敢圖寧歇卹典營丘使符乘傳舟泛潞河清澈度天津遙望東溟推上一輪秋月○下晉陵督責宣勞經營効力寧使羣工莽裂結構功成儀章物備銜命亟還丹闕虎旅森嚴鵠班整肅依舊珮環趨謁正曉寒銀燭朝日照徹東華晴雪其二司馬承恩即曹拜命出入金門璇宇羽造鵷行儀瞻仙仗衣惹鑪烟如縷金紫高賢銀青貴介常共從容笑語更交游三百英雄總是瓊林仙侶○記當時孝廟升遐

武皇御極一視臣僚官府九棘辭官三公謝政溫旨

再三留住甲武成康傳伊周召此日堪追前古貞道是主聖臣賢四海盡沾膏雨其三

牛李當衡顯恭竊柄節操鮮持清白燕玉隋珠荆金楚璧賄賂交通南北邊將麟袍倖臣王帶群小緋衣赤鳥總因他僭賞濫恩綱紀盡非疇昔○歎小臣觸忤權奸竟遭斥貶嫁禍誰求虛實姑蘇松陽啖茶桐泖敢肆荒淫淫液臧否關心是非掩耳空抱賈生太息鳳凰臺不見長安祗爲浮雲蔽日其四

武部郎官松滋令尹踪跡任如蓬轉牧典畿封符分文郡兩度春初秋晚督學新恩臬臺重責便束琴囊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八

書卷望盡叢萬里長江雪嶺白連天遠○問古來夔子封疆文翁教化諸葛流風如見東峙巫峰南蟠越萬地設險關大劔儲養英賢網羅豪俊看取鹿鳴佳宴幸遭逢聖主恩深慚愧孤臣才淺其五

文教纔敷兵權又屬可是循常資格威懾蠻夷令行戎伍坐見旌旗變色偃仰十年馳驅萬里誰惜天涯遷客嘆丈夫張矢四方勞瘁怎生辭得○想滇中金馬峯裁碧鷄峯律更有蒼山千尺西入永昌南窮騰越無數峰巒奇特鑿石通橋開村作廟總是武侯遺迹算功名古往今來傀儡一場戲劇其六

棲嶺盤雲梧江鎖霧親捧璽書遙過蠻子連村僮人
結寨處處山高林大戰壘旗幟邊城鼓靜四野盡銷
烽火賴諸公戒寇奇謀文化敢云自我○趣秋高夜
宿危灘辰樓小館歷徧右江旋左蒼墓悲哀柳祠涕
淚歌徹巫陽招此夢入南溟神遊西蜀覺後依然還
那但從今了悟豪壯可不可乎不可其七

金闕宣辭王階受勅萬片迷空飄雪朝發燕京暮投
鹿野寒月照人皎潔隱隱車蕭蕭匹馬都是來秦
去越望西山玉樹瓊峰東鳥飢烏飛絕○抵汴藩連
員紛紜文移旁午亂似理繩柳髮髯狗萬民土苴萬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九

事爭似老莊奇訣僚友論詩故人把酒一任新歡舊
別屈指間聚首梁園柳暗隋堤三月其八

解纜汴河揚舠淮浦日聽楚歌吳語秋水兼葭曉霜
插袖歷歷舊游岐路丹桂香中紫微花下藩府堂堂
庭宇慨錢塘物換非人唯有西湖如故○暇來時遣興
追歡敲詩弄酒笑解金龜換取三竺遨遊兩峰登眺
更向六橋客與隔座彈箏繞船擊筑一陣斷雲疎雨
報黃昏幾杵殘鐘歌罷月來人去其九

敬省旬宣海邦著翰日布

朝廷政惠薦士登賢

啓闔張燕忝與名藩盛事蛇虎殘民狼狐縱吏憂悴

何時能已敢希圖薄譽虛名幸免素餐足矣○偶推
遷東國府循南畿督運宦跡信如萍水節鎖權專國
儲任重力愧負山蚊細西北時危東南歲歉更慮漕
渠徹底到不如陶阮風流萬事盡歸一醉其十

靈濟南通正陽西折問舍往時居處築塢移花引畦
灌藥何慕芝田蕙圃賓客携尊公卿設饌也勝鄰酤
市脯計俸錢日費堪供說甚青蚨子母○愧無才忝
貳刑曹期清狂欲缺掌寧辭朝暮宣武門前貫城坊
下出入有輿衢路蒲柳先零駕駘未老解組乞身歸
去任從他三徑荒蕪且葺桑樞蓬戶其十一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十

南國梅疎西臺雪霽歲晚幾人同樂洛國諸公樂天
九老結社香山伊洛竹杖芒鞋山殺野簍俯仰感今
懷昨喜優游儘有歡襟林下豈曾蕭索○嘆老來謝
却塵囂養閒習靜細玩禽魚飛躍世代興亡古今治
亂信史從前參酌詩執初編文衡廣選凌陋冥行妄
作也自知蟬噪蛙鳴偕與群雄相角其十二

沁園春贈東塘司馬平交南次桂洲閣老

定國安邦文經武緯一代奇才羨節鉞徂征風塵迅
掃絲綸寵錫雲漢昭回再捧丹符遙頒王詔
直到交南對使開諸酋長盡恩沾甘雨威懾轟雷○

皇圖萬里迂更使那桑麻樂草萊喜管重封漢
功赫赫揚州永奠堯德魏魏繡面心降雕題首縛奉
表稱臣拜王階論功賞定封侯拜相光燭中台

長相思 和注洲閣老

雲悠悠 天悠悠 清霜飛鬢頭○步

洲夢淪淪 恨何處人間不是秋西風

雁鴈汀洲鴈鴈飛鳴不啻愁月明人倚樓

啼忽驚疑花落春歸人未歸離離應自知○見

花飛嘆逶迤江上樓船西進時潮平黃石磯

梅國前集 卷之十二 十一

輕盈漫洋洋一鳥幽棲寂不鳴池臺夜更清○雨

淋淋試秋聲雲散長空月作朋道遙嗟我生

沁園春 詠玉池必參

玉池瑞瑤布地瓊海通泉義負自佳人覽奇

秀滿輝彥主振儒登賢鳳閣承恩龍輝拜命

珂九隆前 皇儲養書黃陽宣化每有特權○

德器兼金早得志聲名海內傳想秋榜蜚英高

選春闈及第獨占魁先五岳含靈三光薦兆間

年應瑞蓮從今後願垂勛鍾鼎圖畫凌煙

燕春臺贈馬都憲平蜀

侯

玉劍凌空金戈耀日凱歌聲動南荒草薶群虎

殺氣飛揚捷書馳獻 天王想奇謀妙算目中無

虜指揮戎馬震疊邊疆○定川風靜落捍烟清陽和

布暖岩谷回光西平績峻古人追配何妨 冊詔

封褒土茅圭玉鐘鼎旂常感 鴻休稽首齊稱祝

國祚靈長

玉燭新贈肅都憲平古田

太平開盛宴喜鼓吹饒歌凱還忻忭王師節鉞應無

敵說甚天山三箭蠻獍惡獍盡剪焚禽獮天聲

震膽落魂飛何勞轉征鏖戰○諸公文武全才晉操

梅國前集 卷之十二 十二

縱神機威權大展羽書露布遙獻捷 玉階金殿

聖顏歡悅頒爵賞倍增恒典標姓字銅柱崔嵬萬年

光顯

燕春臺贈陳都憲致仕

閃日旌旗過雲蕭鼓乘風桂檝蘭舟渺渺晴波章江

千里澄秋辭書還拜 宸旒釋兵權組辭簪投羣

僚庶士奔走傍徨無計攀留○洛園新築詡徑初開

錦袍白晝碧水丹丘天游至樂功名一笑浮漚安石

東山柰蒼生未許真休待龍樓鳳野徵詔下拜相封

侯

沁園春贈虞都憲巡撫江西

督府重權撫臺 新命震動殊方正紅息烽烟滿

家簫鼓綠抽隴草徧地農桑倂斬渠魁奠安黔庶屢

有膚功獻 廟堂 天顏悅每旱期霖雨濟用

卅航○公才海內無雙信錯節盤根利刃鉉喜

詔出丹符重分虎節 制傳金殿再錫龍章范老

才猷魏公經濟 召入黃扉久贊襄人爭頌願致

君堯舜登治虞唐

沁園春贈李都憲陞任大理正卿

督府中丞留臺大尉疊 寵殊休正權握重兵魏

公經略威行遠地范老才猷數載忠勤四藩密謚

聖主曾紆南顧憂新恩命喜遙馳星使遙下神州○

將壇旌旆初收便整頓輕裝上鷁舟羨執法于張民

寬盡洗司刑臯呂 帝澤旁流慶會雲龍契投魚

水宣召行看近冕旒功成處定鸞臺拜相麟閣封侯

沁園春贈顧都憲陞任南都刑侍

地重留都位尊司冠 殊寵從天正歲稔時豐大登

田稼民休兵戢久息烽煙 三命遙臨一陽初復舊

色歡聲萬里傳人爭道願公卿宰輔屢拜重遷○

朝廷眷注勞賢公德懋文才武備全羨展運謀敵早

安四國布宣威德再靖三邊位陟 台階功圖麟門

漢相唐侯孰後先齊稱頌有中興甫虎上佐 周宣

滿江紅贈陳太守陞任山東提學憲副

玉露初零金風動井梧飄葉簫鼓沸喬遷新命遙傳

金闕玉璽丹符昭寶制緋袍豸繡輝霜節領斯文闕

里舊門牆循遺徵○齊魯地鍾英哲周孔道興豪傑

喜明公視學位崇東臬紅杏壇前時雨足泰山峰上

綏陽烈荷 殊恩召入相 明廷天顏悅

沁園春贈陳太守陞任

莆海涵靈壺山挺秀鍾毓奇才羨文妙詞工華如錦

繡道醇德粹美若璚瑰政教生聲即曹播譽五馬雙

旌守郡來 皇情眷擢東藩視學貳臬掄材○岱

宗千古崔嵬况狂簡曾經大聖裁歎泮水藻芹重歸

采樂門墻桃李再屬栽培齊俗還淳魯風振墜帝道

王功盡挽回收成效定階登九棘位列三台

御街行贈太守鄭次山入覲

九秋晴色章江曉萬里開煙霧盡船簫鼓動旌旗爭

親朝 天人去攀轅卧轍留鞭截銍老稚應無數○

爭知 聖主求賢意四海民安堵循良政治重吳

公更羨召龔黃杜封侯拜相經邦濟世勛業傳千古

青玉案贈鄭太守入覲

滿城秋色重陽近，博露菊花開未。萬里風煙初判袂，
祖筵樽酒郵亭車馬攀臥。應無計。○皇都紫陌春光媚，
却還是走馬看花地。筇羽鳴珂趨。王陛虎符獻績鳳書，
頒寵相業從今始。

喜朝天贈鄭次山

曉雲開望鳳闕，龍樓天近。蓬萊五馬諸侯三年入覲，
遙上金臺日。閃旌旗燦爛江干秋色。動碧波洄張祖帳，
酒傾玉液歌送瓊杯。○天顏喜不違咫尺朝衣王佩，
光照瑤階看循良政績。奠安民社卓越奇才好似。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十一

阿衡宰相展和羹手段作塩梅那時節春調玉燭輝
煥三台

謁金門贈次山入覲

金風起盡舫錦帆秋水遙望 帝都雲萬里

恩光懸日麗○鳳闕瞻天尺咫虎拜 龍顏忻喜

畫接康侯榮莫比夔龍端可擬

水調歌頭贈西洲太守巡臺獎勸

薰風長夏日甘雨近秋天歡聲雷動途歌巷舞總喧
闐共道西臺御史首薦南州太守剡疏獨推賢姓名
漁治行騰獻 王階前○循良績貢堪羨四方傳

看封侯拜相一歲有三遷說甚張堪廉范縱是文
翁黃霸並駕讓誰先早願登台輔勛業畫凌煙

燕春臺贈西洲獎勸

萬國朝宗三年述職朱旆皂蓋初旋歡闕魚城衢歌
巷舞喧闐爭誇憲典旌賢我仁明太守循良政績西
江列邵聲譽推先○潁川治行渤海才華古人風度
後光前皂纓薦剡九重聲望遙傳喜動 天顏

封侯拜相寵渥恩駢感鴻休勛業安民社國祚綿延
沁園春贈西洲太守入覲

周爵諸侯漢官太守位望尊崇想桂子飄香折來秋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十六

月杏花開暖踏遍春風卓越才華英豪意氣展手經
綸壓萬雄 皇情眷召師模咸曉典禮南宮○驛

勞曾試花封更要使專城早奏功喜渤海施爲齊久

龔遂蠶叢教化媲美文翁千里據誠 九重獻績萬

國朝宗正會同 天顏悅定留居宰輔接武夔龍

賀聖朝贈西洲入覲

官程曉發旌旛擁看紛紛相送與人奔走庶人攀卧
士人歌頌○遙瞻京國朝宗萬里荷 君王新寵
崇褒嘉績封侯拜相 詔銜丹鳳

臨江仙贈侯肇山陞任福建僉憲

動江城嚴鼓角旌旗掩映陽陽 鳳樓丹詔下
明光漳南新雨露嶺北舊水霜○詞苑才華追賈馬
循良政邁龔黃從今夔契佐 虞唐史臣書相業青簡
永留芳

謁金門贈候僉憲

梅含雪正是早春時節少府喬遷分憲臬除書來
鳳闕○雲擁閭臺節鉞塵起更關車轍入相廟堂人
共悅比虞廷稷契

沁園春贈林朴山陞南秋官

黃菊丹楓白蘋紅蓼滿目秋光正宦籍新除遥傳京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國官程吉卜初發江鄉士庶攀留宴餞送畫舫乘
風入建康城闌曉看旌旗閃閃歌吹洋洋○南邦茂
著循良況才譽司徒久播揚喜地望優崇留都晉陟
位權尊顯比部回翔再簪鸞班重瞻 鳳闕珮玉
鳴珂上 廟廊勛名盛定夔龍接武周召齊方

金菊對芙蓉贈林朴山

黃菊堆金芙蓉鋪錦排空鴻鴈來賓正牙檣畫舸曉
發通津建康縹緲雲和樹遙指處萬縠嶺岫郵亭餞
送旌旗鐵角震耀江濱○爭道 聖主賢臣喜官
階復舊 寵命更新歷司徒司寇南北京塵從今

再振朝天珮瞻仙仗鵷筵 楓宸位登台鼎契才
魚水圖畫麒麟

喜朝天贈劉太守入覲

曉雲衣正曙角晨笳初動江樓萬里官程一朝祖餞
旌旆搖秋老稚奔前擁後攀轅還卧轍苦難留遮道
路漁陽謹頌勃海歌謳○賢明守久馳聲望皇華青
鑑出衆才猷更盤根錯節刺繁岩邑治劇雄州一載
寇恂曾借朝宗揚治行獻納宸旒承新寵潁川入相
關內封侯

金菊對芙蓉贈張貳守尊江入覲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十一

祖帳宏開曉鐘初徹江城秋色微茫正金風颯颯玉
露瀼瀼八鸞四牡搖雙旆望 帝京天闊雲長山
巒北繞江流東注萬國梯航○爭羨治行循良喜遙
趨丹陛入近 清光振瓊瑤珂珮冠服輝煌鵷班
羽籥 天顏悅荷殊恩列職朝堂金闥通籍紫宸
供奉日侍 君王

喜遷鶯贈專江

秋旂動曉鍾鳴征旆卷風輕朝天萬里赴 神京
攀送不勝情○謁紫宸趨玉陛會見 天顏大喜
特恩殊寵拜公卿金紫荷光榮

青玉案贈陳太守入覲

丹楓錦樹霜乾處恰正是長亭路雲旌風旆朝天去
攀轅卧轍持鞭截徑遶道留難住○賢侯敷政如甘
雨早惠愛慈和黎庶此日遙趨 天子所 龍
顏歡悅 聖心簡注勛業偉伊傅

臨江仙

庚嶺梅花開早江城蕭鼓喧闐歡聲騰沸頌聲連都
臺頒獎蒞邑宰著才賢○草野盡驅豺虎旌旗淨卷
風烟皂莢遙上 玉階前紫泥需寵召青鎖定超

遷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十九

清平樂贈胡大尹獎勵

暮冬時節江上梅開雪遷學工成羣士悅從此巍科
早發○賢侯善政尤多黎民處處絃歌最是謹功頌
德口碑千古難磨

水調歌頭贈谷大尹獎勸

中丞旌典重令尹政聲賢慶臺風紀薦書馳傲到猶
川共道仁慈德澤况是清應節操公恕更兼全循良
應不忝園論共推先○播芳名誇異績寔堪俾即官
出宰百里上應列星躔試看銅章墨綬轉盼冠冠霜
簡從此早徵遷殊恩頒鳳詔遙下九重天

碧桃春贈莊司訓暨同教諭

梅花初報一枝春鬢宮喜氣新喬遷

寵命下楓

宸帟冠重縉紳○群燕賀祖筵陳雲程問去津輕帆
出猶濱離情相望頻

沁園春詠貢茶和蕙江貳守

兩薦新芽雷鳴異品早見瓊收計茁茁白芽分來幾
種試纖紫笋採得連杯錦幅包函黃縑貢篚遙捧

天階上署留供 宸御在明堂左个便殿西頭○

關西塞北堪憂正燕坐從容進玉甌想妙筭如神運
籌戰伐虜思無逸禁絕盤遊尚膳團龍大官焙鳳八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三

餅傳頒澤下流鷄班後愧老臣叨列稽首 恩休

水調歌頭詠中秋和荅蕙江

豪發坡翁興把酒問青天不知今夕何夕玉鏡又圓
圓記得少時風景飛入廣寒宮殿親見兩嬋娟唱徹
霓裳曲素袖舞蹁躑○吾今老心猶壯意常懸却愛
清影斜照移席向西偏且盡歡懷共賞莫計雅懷相
對後會更何年拚取如泥醉歸倚桂花眠

滿庭芳用王司馬韻贈高生

藝苑風流詞林標格勞謙豈是才微草堂習靜高揚
荆扉傳得異人真訣儘多餐秋菊春薇閒得意

門羅是天姥振塵衣○舊遊諸俊彥金紵拽紫堅策
乘肥問盈虛消息誰識天機細讀班生賓戲笑揚雄
苦解嘲譏經綸手一番勛業名遂便圖歸

滿庭芳自咏仍王司馬韻

疎髮蕭蕭老懷落落十年蹤跡幽微萬松莊裏謝客
掩柴扉自種香粳玉粒薦時蔬荀蒹菼薇還采得綠
荷青艾寬製野人衣○名輶嗟未脫豈圖溫飽長戀
輕肥筭從前經過險道危機便擬投簪解組肯招他
壑諄林譏漁樵伴披雲掃石遲我引年歸

長相思咏蔡德明

梅南前集卷之十一

二十一

紅芙蓉白芙蓉溪上芙蓉白間紅主人幽思濃○雲
重重水重重花滿溪頭西復東坐來雲水空

如夢令和荅張尊江

山色遙空積翠嫵婉嬌姬相對江左尚清談詫見風
流嫵媚○拚醉拚醉莫遣雲殘月墜

右謝安東山

粧鏡彫紅掩翠幽事不堪愁對纖指撥琵琶一種自
然嬌媚○心醉心醉話到碧天星墜

右樂天潯陽

最愛羨陂浮翠鷺飛花對對風日動樓船皓齒青

蛾媚媚○須醉須醉歸去從教車墜

右少陵羨陂

金紫招邀珠翠琴操招雲作對赤墜夜同遊歌苑舞
裙生媚○歡醉歡醉不管羽衣飛墜

右東坡赤壁

調笑令効郁離子

春曉春曉開謝海棠多少倚闌無語傷神萬水千山
遠人○人遠人遠時到幾時回轉
春書春書天紫艷紅如綉玉人憔悴香闌午夢初驚
鳥啼○啼鳥啼鳥分付多情未了

梅南前集卷之十一

二十二

春雨春雨飄落亂紅無主昔年繫馬垂楊千里離人
斷腸○腸斷腸斷翻恨老天不嘗

春水春水渺渺長江萬里錦帆一去天涯十度東風
落花○花落花落脉脉向誰棲泊

醉春風効周美成

紅紫春無價丹青難染畫恁來特地喚愁生訝訝
黃鳥一聲碧桃千點斷人腸也○背立秋千下月到
茶蘼架多情翻不似無情罷罷雨斷雲短亭分
手總成虛語

君在花為主君行花不語年年此際跨征鞍住住住

音是難言歸期先問憑君分付○莫向黃河渡
關西路黃河萬里共愁長去去去先斬月支凱歌
也故園秋暮

如夢令春草江草堂小集

門外一溪環翠雲裏雙峰相對佳客小筵開山色水
光增媚○同醉同醉莫管斜陽西墜

阮郎歸送僧還俗歸鄉

他時談學禮比丘空門戒行修一衣一鉢漫淹留相
將十數秋○田俗夢動離憂雙親正白頭縐衣脫却
彩衣求高堂樂未休

梅蘭前集

卷之十一

十三

偶因學佛得慈航空林啓道場音書誰遣鴈南翔排
雲到上方○收梵鉢束行裝辭師拜法堂丹山碧水
入盱江承家慶澤長

沁園春贈袁一松會試

學冠詞壇文傾藝苑早擅芳聲記丹桂高攀才華燁
燁青霄獨步壯志英英淮浦初逢章江再別萬里關
河兩繫情從今去定禮闈拔偶春榜標名○阿兒附
驢雲程更矚望看花共此行喜浪暖桃香龍門一躍
雲祥日麗鳳闕齊鳴禮樂三千英雄五百三策洋洋
對大廷臚傳日果狀元及第千古光榮

南鄉子題鵝峰

嶺插青霄瑤草瓊花景物饒綠烟霞深更僻岩
荒疊嶂層巒遠市朝○卜築倚山椒簋折迂迴徑路
迥野鶴孤雲秋萬里逍遙適迹逃名不可招

臨江仙詠鍾菊西

梅蘭前集 卷之十一 二十四
老圃秋光渾爛熳黃花開滿東籬幽人清隱菊叢西
如賓還似友把酒更哦詩○魏紫姚黃春富貴笑他
貪戀痴迷淵明三逕未荒時落葉餐一掬真味許誰
知

西江月詠鍾谷西

卜築陶陶隱遯考槃得得棲遲密林幽澗谷之西任
我避人逃世○懶散移花種藥招邀說劍彈碁一襟
風月樂嬉嬉管甚浮名薄利

沁園春九月五日東山宴集鶴菴太守尊席詩
友何子晒門人李生呈林劉生龍彭生爵王生

輔蕭生濤張生宰曾生伯奇筠人陳氏應雷成

在列子也具酌乃賦

山對西峰寺臨東岫景物佳哉嘆前度追遊雲霞日
麗今番宴賞 晝天開詞客青春詩翁白首同爲良
辰雅興來 陽近喜風無落帽菊有嘶盃○高凭傑
閣崇臺 外冥冥海色迴更直拱神京參差宮闕
却瞻泰嶽縹緲蓬萊李白題詩相如作賦總屬諸賢
八斗才占奇兆會德星先聚輝接三台

沁園春微俎即席再賦

令節將臨嘉賓豫約此會奇哉美佛創重興禪堂再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三十五
建詞壇大啓詩社初開 簌供筵溪魚入饌軒蓋遠
遲薄午來齊歡賞任鮮巾漉酒接席傾盃○高高再
上荒臺嘆老眼摩挲首重迴正斜日斷雲亂歸樵牧
平疇曲隴盡剪蒿萊醉拍闌干狂呼筆硯一掃蕪詞
愧不才黃昏也望滿天星斗燦爛中台

減字木蘭花謝梧岡太守設宴

賢侯盛宴玉饌珍羞金鼎薦妙曲清歌絕勝吳姬雜
楚娥○月光梅影鼓吹喧闌更漏永沉醉歸來不計
瑤漿倒玉杯

沁園春謝梧岡太守枉賀賤誕

歲除前三日

六馬銜轡初蓬萊貨樗櫟微才偶蓬矢重懸誕晨初
度桃符再換春令將回冠蓋遙臨壺觴薄具敢謂華
堂壽席開人傳道有歌喧沸鼎歡動靈霄○昔驅周
道迂迴歎今日歸休卧草萊幸西蜀文翁政聲赫奕
穎川黃霸治績崔巍釣月樵雲耕田鑿井景象升平
際泰階長生術訪葛仙丹井夢入天台

沁園春賀梧岡太守誕晨

正月十六日

木帝東遊嶽神南降嘉兆重開喜孤矢懸門輝光洞
府梨桃獻座彷彿蓬萊瓊液瑤觴銀燈寶月晝飲方
醑夜宴催長庚見與紫微南極照耀三台○君侯早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二十六

撥高魁信天爲

皇王產異才美詩句驚人鳴金

振玉文名震世掣電轟雷 寵渥徵黃眷深相說早
晚 綸音下玉階躋華要定持衡上宰總憲中臺

沁園春賀小山貳守誕晨

正月二十六日

風月臺邊清和堂左錦席弘開正天色晴暄春光明
媚殺陳異饌觴獻新醅郡伯梧岡野翁梅國同爲良
辰慶誕來交歡罄美坐如少廣境即蓬萊○賢侯原
是仙才騎箕尾光芒接上台喜花甲重逢期當降嶽
桑弧初度節近驚雷歌舞喧闌鼓鐘迭奏伶伎優俳
列兩階齊稱祝願福疇壽并天與安排

南江紅追作卸梅峰預輓和立文荏公

納納乾坤轉頭處年梭一擲黃梁夢風光美滿繁華
頃刻舉世盡從忙裏過何人肯向生前息嘆梅峰不
與世情同超凡格○立自築先開域銘自撰先磐石
効淵明賦詩預輓坦無悲戚却信彭殤齊壽夭那須
修短論顏珣問蒼天為主是誰何吾為客

折丹桂題梧岡太守便面

廣寒宮殿清光透金粟開時候僊郎折取狀元紅花
盈把香飄袖○青春才子文魁首豪邁非凡偶秋風
平步上雲梯爭誇美人誰有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七

賀新郎送莫大尹子歸親迎

春信傳青鳥看天邊彩鸞乘取瓊僊來到綠髮郎君
真俊俏配青春年少成同一雙兩好花燭洞房鴛帳
暖山盟海誓心相保百歲裏共諧老○玉人中崔多
才調得芳卿詠雪奇姿風流偕妙佳偶良緣天作合
歌吹滿堂歡笑期月殿桂花開早高折紅英香滿袖
探花郎厮稱姁娥巧天上有世間少

西江月讀東坡詞

妙曲篇篇可愛新詞句句堪歌風流爭羨老東坡三
昧詩餘勘破○減字木蘭何少括聲哨遍偏多含宮

嘲微羽商和幾人能過

西江月讀六一詞

作賦漢推揚賈撰詞唐擅溫皇宋人兼翰重歐陽山
谷東坡皆讓○班固馬遷史傳昌黎子厚文章古今
評亦有低昂莫畫葫蘆依樣

壽仙翁題老子圖壽虞東涯都憲二首

函關曉霽霏微紫氣遙望一天騰瑞老子東來駕青
牛按轡迴出塵區凡世○壽日華堂誰寫仙靈風致
却獻上蓬萊福地龜鶴長年爭羨翁無比皓髮麗眉
千歲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二十八

虞臺秋早祥光縹緲南極薇垣並耀紫氣騰騰便似
函關曉仙府風光正好○歌舞喧闐歡樂人間應少
齊祝願相公壽考勛畫麒麟名位登師保還勝圖中
肺老

望遠行贈韶州鄭太守入覲

輕塵滿道飛雲蓋繹絡長亭車馬錦綬芙蓉丹飄
葉佳景快人堪畫最是賢侯入覲旌倪攀固不放
輶速駕望 天門一載冠君爭借○還訝治行吳

公第一更可並杜詩黃霸操凜冰霜意均雨露聽取
謳歌四野道神明太守循良獻績端的封侯拜相

經綸手段奠安民社

感皇恩賀南康陳大尹獎勸

江上老芙蓉初冬時候籬落黃花傲霜瘦鳥臺飛檄
旌薦循良恭茂歡聲重敷慶絃歌奏○岩邑還淳雄
才剴劇旬月聲名滿江右驥足風雲萬里亨衢馳驟
芳冠應江擬鶴班筮

畫堂春壽譚母

薰風簾捲書陰長畫堂錦席初張瑤池金母降西方
日瑞雲祥○海上蟠桃正熟人間春酒初香群僊同
進紫霞觴祝壽無疆

梅國前集卷之十二

滿庭芳詞贈周正獎厲廣德州作

宦族莆聞賢科楚靈鍾聲初振桐川守官清約不厭
舊寒擅作意扶持文教媿年來太守非前青衿士規
循範守佳譽四方傳○觀風才御史明揚俊入藻鑑
明懸下褒書郡邑特著能賢騏驎價增百倍看千里
一日騰騫從今後春闈中選身在五雲邊

梅國前集卷之十二

梅國前集卷之十七

記

督漕題名碑記

碑何紀也紀何督漕總戎也何紀乎督漕總戎也漕
重計也有總戎以督之有參戎以佐之皆世胄也是
故紀之以昭世也紀以昭世則甞樹之碑矣茲載樹
焉何也總戎張公創爲之也創爲之何公之先君嘗
參戎于漕矣公授世職指揮戎司始也領漕抗衛進
而備倭金鎮進而視篆閩閩復而進參漕之戎故嘗
贊議楊侯樹之碑矣世胄之榮罕見其儷十年之秋

梅國前集卷之十七

七月進擢總戎拜

命符章僉軍督府迺督漕政迺鎮淮甸于先有光既
視事碑者請紀公曰維先君在予惡乎敢昔者戎參
之儔嗣于先君可也今也叨爲總矣列參之上僭先
君焉不可也是故尊父非

制也先父非禮也于

制則瀆犯禮則替是故載樹之碑載叙之紀職以位
班以重

制也名以序次以崇禮也而昭世之紀于是乎不愆
哉碑者迺伐迺鏡迺紀迺樹于堂之北並峙焉以昭

于永永無斃君子曰於盛哉求德懋勛緝政宣猷可謂備矣夫徇名論世以求德也視履叙績以懋勛也旌勞媿休以緝政也稽典程度以宣猷也是故求德者立懋勛者隆緝政者明宣猷者遠德立者章勛隆者紹政明者著猷遠者徵是故德立而章勛隆而紹以廣孝也政明而著猷遠而徵以勸忠也廣孝則仁敦勸忠則義率仁敦則一不悖其親義率則不忘其君武以文經漕計重矣維公勗哉詩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儀真新作都察院記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一

二

歲上章攝提格月在修玄不穀巡行真邑舍舟即臺卑敝弗制尹皞進白曰匪公臺也詢曰維何尹曰公臺未嘗作也曰乏址云乎尹曰隘可卜也曰乏材云乎尹曰儉可構也曰乏貨云乎尹曰虛可聚也曰乏力云乎尹曰困可來也曰弗作何居尹惕然曰因仍泄愒吏之責也曰卜何咎淫鬼錢祀址固醜也曰構何尹曰異流侈宇固良也曰聚也來也云何尹曰刑可贖也休可役也聚之來之已矣不穀乃命之曰作之作之惟爾共毋亟毋急可也尹拜受命迺諏迺度迺謀迺廼相其南其南維塗由塗而造故梁也仍

之由梁而造可門也門之由門而造可重門也重門之由重門而升可堂也堂之翼以二序居輿隸也由堂而入可室也室之翼以二廂左居庖丁右居胥史秩如也由室而入有道如坻由道而陟有丘如阜可重屋也迺重屋之登重屋而望焉水環如壁其湛如鑑迺繚以垣其垣言言厥址故毀祀也反而正矣厥材故侈宇也撤而新矣厥貨維贖刑也帑不匱矣厥力維役休也民忘勞矣是故作厥門焉其門有伉矣作厥堂焉其堂有崇矣作厥室焉其室有闕矣棟則隆矣梁則穹矣礎礎則固矣藻繪綵壁則備矣丕丕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七

三

靜觀堂記

靜觀堂何御史中丞潘公作也始也公反自汴將卜居焉召太史氏筮太史氏曰筮何公曰不穀昔者竊祿給舍夙夜在公諫行言從果可以爲忠乎忤彼賊閹矯詔左遷丞郡則康丞牧則臧果可以爲良乎賊既戮矣旋亦復矣貳藩于秦典藩于齊魯吳越治貢則盈治賦則裕治事則達治官則理果可以爲

共乎 天子命我承于中臺撫于梁都以奠彼有
眾厥事隳矣予曰作彼則弗作厥民病矣予曰惠彼
則弗惠厥歲歎矣予曰賙彼則弗賙予乃令曰弗作
者庸庸有罰弗惠者急急有罰弗賙者荒荒有重罰
百工乃熙群黎乃輯而歲則稔矣果可以爲勞乎今
也葺吾廬焉以燕以游以豫以休將爲泰之包荒乎
坤之括囊乎抑亦爲履之考祥乎始之含章乎子其
筮諸太史氏筮得觀䷓之漸三太史氏釋策進曰公
其觀哉夫處廟堂而忠可以觀志矣處畿甸而良可
以觀義矣處方岳而共可以觀節矣處公卿而勞可
以觀德矣其繇曰觀我生進退進則觀 國之光
矣公其觀哉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公曰有是哉吾將靜以觀之哉迺
作堂攸居識曰靜觀

重建戶部分司記

地官大夫夏子國孝治樞淮浦始至造厥曹署地泮
堂卑棟傾室壞左顧則隘前臨則壅却望則虛踰時
河水橫入懷其外汎濫其內不可處矣乃避居焉迺
召其執事者詢之曰水溺維何僉白曰邇于澤瀕于
河水溺易也厥患之作匪今斯今著雍之歲襄于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七

四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七

五

矣屠維之歲蕩于門矣上章之歲滔于堂矣卜遷
上也改作次也否則坐待其涸已矣夏子曰卜遷不
可待涸不可其改作乎迺詢迺謀迺究迺度濬者塞
之卑者崇之傾者撤之壞者去之隘者拓之壅者決
之虛者培之迺掄其材堅者存之朽者易之迺築其
垣以甃固之迺築其臺以石礚之揆日測景定方正
位厥前爲門爲重門厥中爲堂厥東西爲廡厥後爲
重堂重堂之西爲燕處之居後爲寢前爲庭左右爲
廂其又前則屏也厥門之前有衢衢之前爲綽楔上
以爲表下以爲闕堂之東可塾可樹可闕虛以俟也
厥宇宏壯厥制華偉厥度高廣厥費裁縮厥功倍之
厥直取諸羨厥力取諸傭柱題榱桷甍磴厲鍛取諸
積民弗聞也茲弗知也舟人弗與也百工弗告疾也
督率之吏弗假嚴也經始秋八月吉冬十有一月望
落矣厥初請于予予曰可請于大司徒秦公少司徒
顧公咸可咨于淮守王子鳳靈曰維三公之命是聽
迺從事事竣乃伐石紀其成茲役也工鉅費寡不侈
而麗可謂節矣力繁舉易不亟而速可謂敏矣商賈
艘楫不程其勞可謂公矣出溺去患不徙而擾不急
而棄完美鞏固攸予攸寧可謂臧矣有是哉門人夏

子可謂賢矣

重作雪霽草堂記

雪霽草堂何司馬樊公作也公作何公握兵於濟作堂於鄆也鄆公故國也重作何公會孫孝肅也孝甫世公者也吁美哉昭德耀功崇謨顯業茲哉備矣夫秉文附殷德之域也布武成敵功之懋也運籌制勝謀之討也詰兵靖遠業之大也夫是四者咸有考於斯堂者也孝甫起家文學孝實王庭維前脩是承以克承世適於斯堂憫焉而聿新之匪華其構華其休也匪麗其物麗其徽也匪侈其有章侈其昌也

梅園前集卷之十七

七

是故求其儼則厥德昭矣宣其義聞厥功耀矣續其謀猷厥謨崇矣繩其締造厥業顯矣是故匪堂之作維公之彰也匪堂之新維公之光也吁盛哉孝甫可謂克紹先烈者矣樊氏之裔永有不承也與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擬賢令政蹟記

某邑歲某甲子寇至公秘室焚掠靡遺議者曰邑無城郭寇入易也鄉無援險無戍寇至何以禦之如之何不焚掠靡遺也明年某侯馳天子命來令視民之傷恫若任迺躬迺集其耆老而告之曰若欲保

梅園前集卷之十七

七

於家戶欲則從我衆稽首唯令言是從迺請諸小寇甚殘于我邑邑之民皇皇罔依事且墜緒弗計以奠之理之不邑咸報曰可迺築其城其城言言曰內固矣迺即山谿之塞作戍五曰險則設矣迺立保甲于鄉伍有籍部有領俾有事則荷戈以應曰利用禦寇矣迺造于學堂堂門宇一新之壯偉宏麗視往昔倍蓰曰既作泮宮文事興矣迺觀于祀事置壇壝以享山川社稷于城隍葺屋棲之靡神不依矣迺有事于藩臬分署毀曰築之類曰植之陋曰飭之復于舊觀矣由是威行惠流徙出鄉者還集矣標于河者就擒矣淫祠毀健訟渝矣群工告畢而百廢舉矣於戲侯于邑可謂有功矣始予聞諸邑之民皆曰侯賢也既而邑父老來皆曰侯賢也且言其詳既而邑膠士從其師疏予曰侯之功父老言是也若其清操慎守勤勵則初終一致以成厥功者也頤文之勒諸石以表侯蹟以慰我士民之德侯者於戲侯其後甲三日厲終吉者歟不然洙浚郎城丘甲之作長府之爲延廐南門之新皆取譏於君子矣誹而怨且與矣士孰與之庶民孰與之雖然令民之父母也父母於子愛之而已矣傳曰如保赤子愛之也夫令孰不慕愛民

之名也困不罷役曰擇可勞也死於箠楚曰生道殺之也誅求浚於膏血曰賦也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曰歲也是尚爲能子其民乎民亦尚父母之乎於戲若侯固愛民者也邑之民固被侯愛也被侯愛亦愛侯也然則民之愛侯侯之愛民感之也父母於子固有一心者矣有是哉謂侯爲賢不誣也

節壽樓記

邑博士林光甫氏作樓于靜江城南郭奉其祖母太安人韓母太孺人戴養焉安也尊也君子名曰節壽表二母之賢也亦祝也時太安人年九十有六孺居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七

八

者六十餘年太孺人年八十孺居者三十年矣光甫舉鄉進士訓吾上猶邑學迎太安人太孺人就養九年入考取道奉二母反靜江久之太安人命行光甫啼曰兒不天兒父早喪兒當代父養李令伯召且不往兒不孝敢不如令伯太安人頷之太孺人唯太安人命不敢強也光甫遂謝事作樓爲太安人太孺人養歲時伏臘慶有儀宴有禮晨夕侍膳羹一盂飯一匙酒一卮鷄豚魚蔬隨有而具姑婦祖孫和樂恭敬太安人食太孺人乃食光甫而下乃食將徹請所與乃退君子曰二母完節堅貞不愧所天期孝矣康

光甫食祿爲養豐裕矣匪人也天也天以報之賢彰光甫之孝也光甫乞記乃記

卧筠墅記

主人有好筠者移十餘本植西郭壘上隴負山面岡帶溪溪小而流汨汨不竭襟大阜阜周匝爲畝藝禾稼花草錯雜林木環列筠植其間長茂秀挺色娟淨可好主人日與之處遠有望近不狎親如友敬如大賓父而尔我相忘意欲與之言口不能道訢如也乃天宇夷曠雲日和麗主人命童子掃石設榻與之坐招之若俯孫之若仰揖而拱之若起若伏若就主人語者主人笑曰筠女將有言乎旣而倚榻少憇恍見若人焉體貌端直眉宇秀麗巾衣飄逸不類凡士進與主人爲禮主人曰子爲誰曰清修長者也主人曰子來何曰爲君來也主人曰爲走來何曰野處久矣離群索莫鮮可語者君可語是故爲君來也主人曰語何曰君好直乎主人曰然曰君好虛乎主人曰然曰君好有節操而不變者乎主人曰然曰是故君可語爲君來也主人曰何謂也曰凡吾類者虺螭蠖屈依附引蔓卷曲以爲生者不直也外飾堅勁而藏匿蠹掩人不見一旦潰裂傾撓不可支者不能虛也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七

九

如容冶色媚以取憐紛華穠郁逆人昵好或遭變故敗折零剝苗翳殘朽於荒莫之鄉無節操故也予以清修名惟直自持惟虛自裕惟節操自厲是故含生以植形吾形色吾色而無所於改也君以予爲何如將無同乎主人曰美哉子誠無忝於清修者哉頃與子同終身而靡他矣乃歌曰直邪虛邪堅節操而弗渝邪惟吾與俱邪聊暇豫其吾吾和若人謝乃辭去主人起視筠榻如故問童子童子曰先生倦適尔無他人也主人乃欣然曰筠哉筠哉因吾寢而契吾以神哉乃築室其下室曰墅墅曰卧筠識也土人何何

昭德堂記

昭德堂何昭先德也昭先德何陳子必大作堂以昭先德也昭先德以堂何堂作於陳子者也堂作於陳子謂先德何遺厥孫謀先人之緒也克開厥後先人之功也是故世德作求繩其祖武乃後人之責繼志述事克篤前遜則後人之孝也夫陳子吾庾世族也乃祖乃考富蓄豐儲經營締造肇堂之基基則隆矣樹堂之材材則良矣爰發其祥祥則洪矣爰啓其慶慶則長矣陳子士行仕服含英咀華仰而承之敬而

恩之基則築之築之登登材則伐之伐之丁丁迺相
迺度迺繩迺臬迺棟迺宇迺牖迺戶迺縣迺墻迺
迺枕厥構煊如厥采燦如可謂美矣歲維玄默執徐
月在則壯厥經始也越四朔晦月乃極涂厥告成也
可謂亟矣傳有之乃考肯堂乃子弗肯構矧創作乎
堂且弗構矧服訓乎訓且弗服矧繼序乎是故陳子
績乃祖考率乃遺訓韋新斯堂以昭乃耿光可謂懋
矣懋斯顯顯斯明明斯輝輝斯碩大宏裕垂之無疆
矣詩曰申錫無疆及尔斯所言先德也又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言昭德也陳氏之裔自紹虞而下繩繩

兩開船橋記

兩關何贛郡兩關也贛有兩關何章水西注曰西河貢水東下與章水合曰東河河皆深廣濟者艱焉是故亂流而舟舳上艫下衡列如比民迺收濟旣而督府開鎮戎餉攸湏官醴計權禁令機密如古爲關然故曰兩關以禦貨越征商旅也厥從久矣重作維何茲歲徂夏水溢汎濫漂溺者過半矣河迺弗關民則病涉矣吏則病征矣商旅利其禁弛戎餉則日損矣上下交困孰爲之所哉廼維中丞王公將

天子命度秉節鉞來鎮茲土迺經迺營迺籌迺度計
謨遠猶迺命迺告臬副侯君亦惟始至贊與是謀率
迺郡吏請命於公公迺檄曰惟叅酌厥典惟爾贛郡
虞判价吉郡吳推伯亨南安郡李推士魁惟董作厥
後惟爾贛郡郭推文翰贛衛明指揮賢惟會計厥費
惟爾贛郡蔣慶昂霄贛邑令毛鳳岐爾羣吏咸事事
毋後侯君迺申之曰惟爾羣吏恪恭迺事毋後謀既
同矣迺卜迺筮龜蓍從矣迺取其材材則備矣迺召
其工工則集矣迺約其數東河爲舟則十其十西河
爲舟則六其十創作則八十有四取其盈也葺理則
七十有六仍其舊也始事於秋九月而戌冬十有一
月戊辰則告成矣由是民樂於兩河之游曰吾無病
涉也商賈行旅樂於途市曰吾無病涉也吾亦無貨
越之譏也吏樂於關曰吾無病征吾將見戎餉日充
以不匱也有是哉工鉅程敏利博惠周可謂臧矣傳
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言及時也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節用也是故茲役也濟險舉
廢足財用豫急知者之先務獲爲政之善經也可謂
有功也矣

崇義橋記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七

十三

崇義橋何表崇義也表崇義何橋以義作者也何爲
乎橋以義作也崇德吳越大邑也孔道四達水環其
下梁以通之有觀道焉是故橋作者三尚虛其一興
論稱道久矣用是作之以舉遺也而好義之功於是
乎在是故表以崇義表厥功也厥功爲何鴻臚葉子
振倡之厥弟某從之者也始也邑老長相告曰橋也
濟滋壯吾邑也遺而弗舉可乎乃謀于邑諸士邑諸
士曰橋以壯邑遺而舉之義也乃請于邑大夫邑大
夫曰徒杠聿作有政存焉矧曰式壯乃邑乃宣於衆
曰邑斯梁斯遺而舉於斯令也爲政士也爲義好義
者民之表也孰能舉義我從哉葉子乃毅然進曰橋
也不佞請終迺事邑大夫曰義哉吾授子材葉子曰
材具矣敢厯大夫邑大夫曰吾授子金帛泉粟葉子曰金
帛泉粟振也具矣敢厯大夫邑大夫作而嘆曰義哉
惟子事事吾將視成焉葉子謝曰不敢不亟也乃卜
乃筮乃營乃度乃址乃翼乃築乃鑿乃厲乃鍛乃梓
乃石不日而告厥成功矣乃請觀于邑老長老長往
焉咸喜曰美矣哉乃請觀于邑諸士諸士往焉咸喜
曰美矣哉乃請觀于邑大夫邑大夫往焉則欣欣然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七

十三

吾曰美哉鞏而寧矣好義之功大矣以世一邑大觀矣感謝曰匪率孰作匪勸孰從義哉茲後邑大夫之功也大天不居曰邑諸士僉謀之功也邑士不居曰邑老長首議之功也老長不居曰葉子昆季好義之功也邑大夫曰允哉葉子好義之功也乃名之曰崇義以表葉子之功於永永云

重修二橋記

維歲閏逢敦牂月在畢玄粵東臬臺長松洲柴君季常述職天子之庭駐凌江北躋庾嶺道二梁焉曰駟馬曰鳳凰復要津也二梁圯矣爰止爰謀爰究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七

七

爰度乃召其邑令張槩氏告之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茲非其時與女爲令也視民瘼弗恫若迺躬執張令對曰政也邑之責也敢不唯命乃召其攝郡韶司理陳文華氏告之曰作梁固令責也女攝郡政政乃攸司其將安辭陳司理對曰邑之責郡之責也敢不唯命君行矣張令乃召其民告之曰二梁圯作吾令責也公帑既竭財固攸出女民謂何咸伏于庭曰梁圯病涉久矣不敢請耳時而作之財吾取諸行貨力吾備也敢以勞上哉張令乃復於郡曰梁可舉矣民樂趨矣財其財也力其力也惟上董之云

爾郡乃狀于

督府南川陶公虞山陳公報曰可

乃狀于巡院四明戴君報曰可乃狀藩大夫洪君大同臬大夫吳君汝玉咸報曰可乃經乃營乃揆乃度乃伐其石乃備其力乃計其費既盈既積乃卜其吉筮從龜食乃率厥從事不日而工告成矣越歲旃蒙協洽月乃室霽柴君反自京師踰嶺而南閱彼鳳凰可以輿矣閱彼駟馬可以徒矣負者戴者蹄乘者輪以載者如履康莊無復病涉之虞矣乃顧郡邑吏告曰有是哉惠而不費利而不庸可謂達政矣是用饒石以告來者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六

十五

至清堂記

至清堂何南雄督府燕居之堂也南雄有督府何雄州在嶺之南督府大臣總戎務節鎮兩粵入嶺表自茲始是故雄有督府稱具瞻焉嶺維自門而臺翼以寢室百年于今作者弗宋繼者弗拓因仍隘陋未之有改也歲丁酉季冬之望大司馬蕪中丞半洲蔡公拜天子簡命將璽書節鉞開府于雄時復有征討交南之議政令宣布赫然一新朝夕蒞止計將闢而堂之以稱大府重鎮之制迺進推官侯廷訓示曰臺以臨政堂以燕居訂謨遠猷胥茲焉出弗備匪宜

也慎力爲之廷訓奉命惟謹公既移節蒼梧越旬爲
戊戌元旦之夕鄰室弗戒火于北垣之外廬居燎燬
督府歸然獨存殆天爲之滌除而啓其壯也翼日得
鄰之罪狀論于法籍其地鄰伏辜乞納貲建堂代贖
廷訓請于公公報可迺經畫其制微而闢之作堂憲
臺之後左右爲序堂後爲池爲亭弘遠偉麗攸躋攸
寧可謂美且碩矣堂成名曰至清昭公德也維時惟
民以虛賦坐困逋負日甚廷訓請于公度其田履畝
而賦賦則均矣公報曰然行且圖之雄又以物產之
征加於稅畝民益困廷訓復請于公取諸市廛之利
梅田前集 卷之十七 十六

萬安城南黎氏祠堂記

正德己巳冬十月黎氏祠堂成族衆以記請予昔與
仁昭善知黎爲詳迺記惟黎氏居萬安城南邇矣爰
自鎮縣更置時已業此綿亘十數里許故有黎半縣

之稱傳世久遠代系莫詳可攷而知者自建始建生
杰杰生煥煥生良輔良輔生室生世英世英生時
舉時舉生繼武繼武生務弘務耕二派流衍文蔚繁
矣維禮有祭維祭有寢上而高曾神以主依下而曾
玄祀以位列莫或之容也迺謀迺卜迺諏迺揆拓地
定方購材鳩工中前爲堂堂後爲寢上設四室以藏
四代之主旁列二廡以藏群從之主又上則始祖之
主左右則不遷之主藏焉宗宗櫛櫛昭穆穆有事
而祭薦獻祝告舉于寢也祭畢而燕飲酢受釐舉于
堂也宋壯深閭莊絜華美禮周義洽可謂利於用檢
梅田前集 卷之十七 十七

也矣夫脩廟以率渙也崇祀以追遠也尊祖以廣孝
也親族以厚倫也皆於祠手備也是故率渙以致神
也追遠以反始也廣孝以敦愛也厚倫以合敬也合
敬以立義也廣孝以盡仁也反始以厚本也致神以
尊上也肅以持之誠以將之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假
之來假享之來享而福祿攸介無疆矣是故先
王制禮莫重於祭君子營室爲先率是道也黎
氏世有良士崇禮敦化篤義求德敏於作祠知所先
矣謹於修祭知所重矣推而廣之曰置祀田曰修祭
譜曰立家範曰嚴俗戒咸舉於祠以考成焉可謂

矣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黎氏以之

重建監權監厥託

此贛郡恪遵 督府中丞臺南李公憲徵重建監

權監稅厥也贛故有厥創建城北隍隅監權務居之厥後室毀于火地侵于隣遂湮廢邇者復修其公屢承監務應得其實備牒以復故請下兵巡臬副躬閱如議令 重建得之乃事事歸于侵費取于贖力役于僱經之營之拓之築之勤敏節約弘壯華密告成于督府公說焉東幣致詞遣郡學弟子皮生金陵屬某記惟黃海之利助於齊桓征商之禁甚於漢武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一

十八

所由來遠矣顧茲南海鹹陞商旅貿遷度橫而北

國初立法限以域地罔致私越百年以來議者數更

法亦屢變至成化間南安郡修關嶺路以通商賈始

議立關嶺下薄征為費奏以雇役甦民困弘治間創

設都院節制四藩開鎮于贛取給兵餼什之六七仍

存其餘為雇役值關猶故也嘉靖改元 詔令罷

革督府重以餽餉無所於給疏請移關于贛兼權二

河公私之稅悉儲贛郡厥乃始立譏察益嚴箠無

利比歲接應 大工取供內帑什之七八餘以給

餉雇役不暇及矣夫天下之事輕重勢也緩急時也

經權人也是故征權之法始也闢路以便商也乃

存其羨以雇役重在民矣繼而儲其贏以給餽重在

兵矣今則納其有以克經費重在國矣時異勢殊行

權以濟經也典司者有先後矣贛郡監權關繫天下

計會嚴密視昔倍徙厥湮廢弗加之意可哉君子謂

建斯厥也有美政五而節財用省民力不與存焉是

是國用也厚兵食也通商利也厲法禁也絕奸宄

也奸宄絕則法禁厲矣商利通則國本足矣食裕矣

周慮澤物興利舉廢公之功大矣求矣斯役也經始

於某年某月某日比某月某日落成地奇袤以丈計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六

十九

堂室左右前後以楹計周之垣出入之道以尋尺計

凡若干詳于公檄可攷也不書

石鼓講學遺事記

豐川葉先生諱釗字時勉豫章豐城人也質敏志篤

才瞻學克被選為學官弟子攻時藝不自滿足辭大

宗伯月湖執楊文恪公門講求理學造進甚銳作人

銘格物致知愛慕尚作文作詩諸說以廣其志舉鄉

壯連第進士授留都刑部主事剛方勁直氣節自持

斷事明決無寃滯 武宗登位上疏論時政八事

鑒鑒可行逆瑾用事去大臣罪言官連上疏懇乞罷

不報識者魁之在部時所為臣家人有作
者鞠訊罔貸自經死中關昔時勢奪民蘆地被追斷
有惡怨此捕隔逮繫 詔獄遂落職歸卧劍江

治如也時慨然曰漢司馬子長足跡且半天下唐宋
諸儒先將寓過化師啓後人尤多予安能雌伏一畝
宮我進而入 藩叅西陀吳先生懋貞以舊好延
聚洪山論議甚洽既乃造數庵求朱張二大賢遺迹
於時登祝融于石鼓石鼓傳韓子嘗過之朱張暨
六朝黃子亦爲豐川喜曰此可居矣時衡南諸士
風者鼓篋才集介而見以講學請豐川許之設肆

梅國甫集 卷之十七

二十

此諸講授首示以學則曰此始學門徑也諸士受
從中指示以學庸語孟經義曰此今日筌蹄也諸士
受而諸益乃授以太極洪範黃鍾明堂昭穆日月食
諸論曰此正學源流也諸士受而卒業焉未幾西陀
移書約以考明三禮畢千古之業豐川疾作矣逆瑾
敗伏誅公論復明正人召用銓曹首以部員外郎
起 命下先七日豐川捐館矣嗚呼惜哉是維正
德庚午之歲後二十九年爲嘉靖戊戌豐川仲子秩
哀慕皇皇訪求遺事於衡湘石鼓諸門人追思未忘
錄豐川手澤授秩以歸秩伯兄香孝母著行疏

開旌其閭近亦卒秩愈悲戚涕泣造予請記其事予
忝同豐川鄉薦義弗容以衰病辭惟昔豐川考刑部
最至京師予叨取第相與論訂頗合比豐川逮獄罷
予濫厠武選愧不能抗疏論救以同擯斥徒耿耿也
今老矣幸而後死猶能爲豐川後豐川素負望治已
訓人以身心爲大本以崇正學闢異端爲首務講學
家居及門者若楊方伯仲衡仲弟州牧時新講學留
都及門者若上虞葛藩叅仁甫進賢萬進士汝信乃
若講學石鼓及門者則祝守鳴盛王郡倅文瑞鄉進
士歐陽汝喬宋觀甫其著者也感今懷昔謹述其大
梅國甫集 卷之十六 十一

要有關講學遺事者書昇秩以求豐川云

樂清李氏大宗祠記

樂清李氏何始乎始於元季縣尹彥明公也公江西
貴溪人歷任至樂清縣尹有惠政民愛慕之厥子占
籍樂清遂家焉傳之曾孫尚默舉進士爲御史五世
孫臺南舉進士爲御史累擢至都御史是故樂清之
李始於縣尹公也大宗祠何始乎始於公四世宗孫
隱士審齋公暨其仲封御史贈布政使筠軒公也何
始乎審齋筠軒也審齋篤念先世遺休子姓繁衍倡
議立祠統宗合族筠軒乃捐其文峯山下丕址創建

是祠祠中爲堂堂設五龕中上一龕專祀始祖即縣尹公也左右四龕列祀高曾祖禰昭穆爲序易世則遷者也堂後爲寢致齋所也傍爲側室祭器遺書藏焉以示守也西北隅爲精舍族人子姓出就外傳受業於此以代塾也審齋沒祀鄉賢筠軒褒錫至正治鄉賢可徵矣祠何成乎成於都御史今擢大理正卿臺南公也始也宗祠創建門尚虛焉臺南公位登九卿值天子詔免賦役乃率其宗人計值爲費市材鳩工門斯落成華扁高揭曰李氏大宗之祠是故大宗祠始於審齋筠軒公成於臺南公也君子曰今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七

三十二

之宗祠古之祖廟遺意也何也周制祖廟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數有降殺禮通卑尊高曾祖禰大夫而下皆可祀也惟始祖之祭疑嫌於禘分若僭焉歷世議者或從或否至宋伊川程子始議行之所謂禮以義起者也本水源孰忍忘哉是故孝子爲能享親尊尊之禮不敢廢也李氏大宗之祠上祀始祖百世不遷至於高曾祖禰左昭右穆易世而祧左遷而右不動右遷而左不動禮儀秩秩仁孝周洽於戲篤哉惟茲臺南公廷尉新命龍拜東返禮謁先祠堂焉翼翼門焉將將宗族贊後趨走陪從踰蹕濟濟衣

冠佩駟我駟顯顯宗右族東甌無前允哉增光縣尹紹休侍御振烈於審齋筠軒盛矣至矣傳之百世其永永無射也矣李氏之來裔尚敬承哉

南安府重修譙樓記

南安府治在城南宣化門內高皇帝開國初創建也中爲堂堂之前爲儀門門之前爲大門上建重屋曰譙樓蓋天下郡邑通制也南安爲江西要郡控交廣引閩越帶衡郴昔人謂地雖僻遠據上流遏邊徼是也司牧之責至重公府治署不可不嚴重門之設宣政化集吏民歲三大禮郡守率群下修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一

祝賀之儀于茲出入尤不可不嚴且肅也攷之郡治建設百八十年臨蒞之堂修而圯圯而修者屢矣惟茲麗譙未聞有修葺之舉梁棟榱桷腐朽頽甚不可支前守次山鄭侯弘拓厥基上兩旁風壤蔽如故比歲郡守西洲林侯繼至觀其廢墜日不自安函請于當道重作之咸報可乃卜吉從事鳩工掄材搏節勸相撤其故一新之經始於辛丑之冬明年壬寅春夏之交告成矣大吏陳令富春督力程工親歷其勞樂厥功之崇也將林侯命徵予爲記惟郡有署以宣政也惟署有門以出令也惟門有樓以望遠也樓曰

麗誰何也古者國君建樓取其壯麗誰曉然也申古
以降樓手門焉遠諸郡邑伐鼓鳴角以警昏聝麗漏
數刻以節晝夜故政令詳明咸以是占樓固不可已
也况今尊嚴體勢壯觀一方展祝賀之忱修臣工之
肅肅而入踰踰而出儀文整飭民庶瞻依於是乎
在不尤靈哉惟茲麗誰經始之方中有穀稔矣百
工休矣黎庶子來備以借集三時躋偉觀於百
年之上可謂敏而有功勞而不匿也矣君子謂侯重
修是樓於禮為合於時為宜若彼玩愒歲月無所事
事以自燕逸殊不相侔庸可無書詔來世哉茲我郡
梅園前集卷之十六
守梧岡陳侯旌旆戾止聿觀厥成咨諏羣議載速鄙
言授之石工碑于郡門用示永久詩曰孔曼且碩萬
民是若

皇明南安府秩官題名碑記

南安為府居江西上游疆邑人民與神州齒嶺以南
兩粵諸番夷北入中原寔自茲始 皇明統一天
下設南安府隸江西布政使司置中憲大夫知府一
人為正奉議大夫同知一人承德知通判一人文林
郎推官一人為佐洪武以至景泰俱全設天順初裁
革通判一人弘治中復設比今無異歷履多矣願題

名之碑未樹往靡於稽來罔由鑒非缺典郡守維
揚陳公堯始至即謀鑿石饒諸姓名籍里除上遷代
昭示永久屬節為記節也無似嘗役郡志于秩官循
吏紀傳與聞焉惟泰分國為郡罷侯置守漢唐歷代
因革不同天下通制也乃若吾郡自宋淳化始立為
南安軍設權知軍事一人通判一人司理司法兼司
戶叅軍各一人元改為南安路總管府設總管同知
判官推官各一人以蒙古人為是魯花赤夷俗亂華
不足言矣我 祖宗列聖臨御萬方茲十世石

八十年矣秩官更代紀傳可考者知府三十九人同
梅園前集卷之十七
知二十七人通判僅十八人推官僅二十二人遺闕

無考蓋亦多矣失今不為之圖則來者視往可勝慨
哉此陳公惓惓之舉識大體知先務考政觀人於是
乎在昔宋三百年元符間立通判題名碑元幾百
年至正間乃立官守題名廢隆之久一至於
此青將疇歸於戲始也弗樹謂之因循樹也弗備謂
之苟簡今也茲舉詳矣備矣可以垂之求求矣惟我
陳公才宏政達振頽頽舉廢獨居宋元上循良之蹟
將與馬班諸傳並稱志國史者大書特書碑固不能
盡紀也庸述其槩饒諸上方云

重修濂溪閣記

濂溪先生周元公宋大儒也初爲分寧主簿調南安司理參軍移郴令又爲桂陽令徙知南昌去郴人立祠學傍祀之桂陽至我朝洪武六年始建閣縣廳之東閣前爲堂堂下爲池肖先生像率春秋祀焉歲久湮廢記亦無考正德初始謀改祠廢廟又議江口創爲書院俱不終事百八十年祀享儒先之典寧忍使之荒廢一至此哉嘉靖丙午吾郡人劉子翔往令茲邑深以獲繼大賢之後爲幸亟圖興復捐俸爲倡鳩工市材力不勞民財不費官重屋爲閣立公木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主祀于其上樹棟爲堂堂深而靜鑿泉爲池池浚而絮舊觀具存命哉美哉攷之元公生宋五星聚奎之後天地儲精光岳完氣上探洙泗千載之奧下開伊洛百世之傳畫圖著書鈎玄闡秘有功於聖道有功於名教有功於民彝物則大矣黃魯直氏稱其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古今謂之知元公者傳謂移令桂陽治蹟尤著殆可徵已後世師之宗之建閣祀之豈宜他郡邑名宦之祠之比哉閣成桂人鄉進士范子永字永官詳述重修之功徵言爲

記蓋紹乃父方伯平日惓惓之心爲一方增重也某也鄙劣仰先生於吾郡道源書院夙矣表暨垂教敢不文辭茲後也經始於是歲孟夏某日仲秋某日落成興廢舉隆銳志殫慮劉令也相議者鄒教諭文振魏訓導宗儀董工者與史周欄邑士朱孔韶朱永濬而邑學弟子朱昂陳志述輩咸預勞焉用得附書于後刻之貞珉以詔來世云

醒翁亭記

醒翁亭南安太守梧岡陳公作也亭在龍泉山龍泉山在府城西十餘里北亘靈巖右連西華左接天柱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七

王枕南挹梅峯天馬姮娥嶂諸秀喬松盤折沸泉出石竅中淙滴瀟瀟成潭世傳有龍居之歲名泉水趨下紆迴曲引可泛觴如蘭亭飲者往共創爲僧舍久乃湮廢人跡罕至吾庾士鷗溪何子晒嘗芟闢蕪莽結屋如剌仍僧守之今郡守梧岡先生陳公文人也足跡所至地以勝聞茲歲夏四月政通人和勸耕而出貳守小山陳君節推少泉黃君治日六以俟預約王鶴庵與予偕往泰和宜山周子克讓何子咸與焉登高丘周覽奇勝飲僧舍泛觴于泉八公賦詩三群和成帙公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賢達豈非賞光景寂寥

乃今衣冠耆俊詩賦名流息駕林丘室可興玄覽顧不大有光耀哉吾將亭于石窠從來遊錫詠爲樂阿諸君喜而謝曰宜哉幸與公乃命經郡公義節氏作亭樹碑以記問名于予予不佞復曰醒翁昔宋歐陽六一守滁作亭瑯琊名曰醉翁公今之歐陽公也守吾南郡初覽龍屏取樂山水之勝心胸灑然耳目一新洗塵祛俗高視萬物之表亭曰醒翁庶其可哉或難予曰瑯琊視龍屏一也龍泉視醒翁一也朝暮四時遊宴歡樂皆一也而醉醒不一也予曰不然歐公自云醉翁之意不在酒予則知醒翁之意不在止酒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咸在乎山水之間遊而能樂樂而能鳴其天者也是故山遊之樂情景齊會物我兩忘歐公之醉焉知不爲陳公之醒陳公之醒焉知不爲歐公之醉大賢君子曠世相感所謂公爲今之歐陽不亦信哉雖然古今名山因人而傳不少也瑯琊勝也非歐公過之不爲荒丘至今於龍泉之勝匪直亭也公詩一出何子錄之周子叙之梓以傳焉是故龍泉有聞自今日始醉翁其亭罔專美於前矣陳公曰有是哉亭爲醒翁可矣諸君授簡請書爲記與醉翁並垂不朽云公名堯字敬甫直隸通州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歷工部郎

中至今官亭作始五月吉六月望告成碑樹于秋七月哉生明

重建西華山寺記

庾山郡也嚙曰東山昧曰西華幽曰靈巖明曰梅峰皆勝也好竒者屋之爲浮屠居人恒遊焉東山最近西華次之靈巖又次之梅峰遠矣其居也創之葺之靈巖最先東山次之西華又次之梅峰無也何也無義士爲之倡也西華廢而興之者也厥初堂焉後則礎存焉爾厥初門焉後則甃存焉爾厥初器爲祀焉後則石昂存焉爾觀奇習靜披雲霞友麋鹿棲木石之地悉爲榛莽惟湏泉曲澗迸瀑如故芟薊可尋焉爾君子過之往往興吊古懷幽之歎義士某輩重建之前爲門中爲堂旁爲夾室爲小序辟萊爲圃導泉爲井斬蕪爲田擇緇流能戒者守之西華之勝復舊觀矣君子曰美哉舉也富且賢焉斯倡也斯從也否弗能也人固有過其先隴茂草焉繁棘焉狐兔交跡而不顧祠寢傾圯不知葺又從而毀之視此其賢不肖何如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其經始也落成則某年某月某日謁予爲記迺繫之詩詩曰有崇者山有巍其巔有冽者泉其流潺湲有翼者宮孰開厥先既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二十九

荒既圯守者弗虔孰倡孰從攻危伐堅堂斯室斯迺棟迺椽改觀往昔如喬斯遷何以奠之高山大川何以閔之丹霞蒼煙何以配之東山峩然靈巖挿地梅峰摩夫開來者哲嗣往者賢詔此貞石於萬斯年

北池記

客問於王巖翁曰北池何翁曰北之池也客曰池以北稱何翁曰池居蓉江之北故曰北池北之池也客曰胡不東以西乎何拘拘然以北池稱也翁曰居北池者袁氏德馨也世居蓉江之北北有池焉清澈澄澄可玩可濯可挹可漑德馨居池之上若將終身焉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一

三十

達人高士詞工藝客日造北池徜徉盤桓于塵俗之外用是德馨委北池自况知者乃以北池稱德馨矣客曰吾聞德馨多材能善圖人貌甚肖獨非有得於水鑑致然邪翁曰是或一道也昔者陳人隱居樂饑於洋洋之泌秦人思見賢於水之一方彼有取爾也德馨韜晦處北池抱貞養素寧無忘饑之樂乎蕪葭蒼蒼之秋寧無遡洄流於蓉江之涯者乎客謝曰今而後知北池矣乃爲_{池北}之歌曰北池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北池之水潔兮可以造我髮詢美池上之人兮嗟我心其永結

中爲嘉祐嘉祐地勢高爽明秀居二寺上建自隋開
皇五年未幾廢唐景雲間再建改大雲寺廣化爲羅
漢堂吉祥爲天王堂皆屬大雲久又廢大中復建庭
植數桂廡有井泉列而重比宋及元廢建漫不可考
國朝洪武初清佛教立爲叢林三十年僧法海重脩
之逮景泰天順間日頽圯舍址盡爲艸莽正德丙寅
僧慶禪偕徒圓鎮始闢其地募四方崇信佛氏者給
所費築而宮之爲門爲堂爲殿爲廡爲夾室爲齋沐
漏厨其中爲浮屠氏諸像金碧土木之功咸備無遺
至歲丁丑始克畢事由是嘉祐之勝遠復前古矣昔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二
者王介甫記龍興講院謂慧禮行謹潔學博才敏卒
以不私而許其材足動世夫寺廢興亦多矣如禮者
不甚籍其佛之說以聾瞶天下顧宏宮煥宇於榛棘
中無難焉况衣冠而學者爲孔氏易行之道其將何
如也裡出大庾世族張氏祝髮爲法華僧始十歲弘
治癸亥舉爲報恩住持有戒行久不葷食人皆信之
其重建是寺剪荆累土殫厥心力雖尺木片甃身爲
之罔憚勞瘁經費幾數百金悉罄所入毫忽無所于
私其材與能可朋視慧禮若任難則過之矣孰謂人
性之善盡爲佛氏所染哉記因及之

重修萬教授祠堂記

先生諱和字元和江西進賢人也舉永樂十八年鄉
進士試南宮授浙江開化訓導考績復授河間郡學
九載進山東丘邑教諭又九載進雲南大理教授先
生德醇行謹博學能文辭究極群經以春秋起家至
訓迪弟子則隨其材授之學易者教之易學書者教
之書學詩禮春秋者教之詩禮春秋諸子百氏咸教
之旁通焉故所至人材皆有成就大理滇南大郡人
物稱盛第經學鮮傳先生啓其蒙發之幾九載疾作
不起群弟子相率哭之哀留塋弗果廼告于先生之
神立木主祠諸學宮哀慕而時祀之不哀曩者大理
地震諸祠宇傾圯半之先生之祠獨存今憲副汪君
標守大理祠于尊經閣之東重脩之其主則不敢易
庶先生之神之有棲也先生之子福舉進士歷官至
郡太守孫鑑爲監察御史鏗爲太常少卿曾孫潮爲
禮部主事皆舉進士其子孫亦多於學校彬彬益
盛先生昌于後人者未艾也抑亦天者以是報先生
之教之功哉某昔承滇臬分按大理與聞其事汪君
以記請時同相厥成者憲副林君魁少叅羅君方云
是用記諸以詔後之祀先生者

金齒儒學進士題名記

金齒永昌故郡我 皇明統有天下仍立爲府洪武末府罷置金齒戎司兼治其民宣德間廼建學育士景泰改元士廼舉滇藩鄉薦成化初士廼自鄧薦登甲科進士比今文曰盛士進日茲毅矣夫進士天下選也天下郡學咸樹石爲題名之碑示崇且重也永昌學宮崇侈可觀于茲典闢而弗舉久矣予繆辱監司有風紀之責罔敢以文事後武備廼碑之惟永昌居滇西南去中國遠且萬里山川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千有餘歲未發也惟我

梅國前集

卷之十一

三十四

神祖皇帝復中夏境土道化與天運通山川之氣磅礴鬱積又有餘歲廼悉發於冠奇俊偉豪傑之材信哉神氣所感物莫能當之與予釋褐南宮同舉者滇則三人永昌有三焉咸得而友之天下之士遂以永昌爲多賢之地比授仕天官禮見其天官大夫天官大夫故永昌進士心恒慕之廼承乏茲土始獲覽其地高山峻原野曠沃益信其清淑之氣鬱積既久於今發之也廼盡覩其魁奇之材前作後繼于子廼頌凌駕往昔以當其山川之靈也廼今碑成而紀之者則夙昔所仰之大夫所友之士親致夫懷慕篤

好之私是舉也豈直脩曠典於久墜以寔素食之咎哉或曰此有司者責也使永昌復故而守者舉職則何勤于執事者僕僕也予曰然謹書之以俟來者

拱宸樓記

嘉靖壬寅季冬望者介朱壽夫氏作樓新堂之後予與南洲登焉嘆曰美哉樓乎樓北向衆星拱極可瞻也壽夫請名予曰拱宸哉南洲曰可壽夫孫曰愚老邑里人也作樓市廛俱歲時爾宸居九重非所敢瞻也予曰不然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人皆臣也奚遠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六

三十五

奚近奚卑奚尊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拱宸之云夫孰不可南洲曰富哉言乎予曰傳云北宸北極天之樞也吾人登斯樓也仰而觀之在上者天也前而瞻之在北者辰也吾君之尊如天在上如北辰之在極也拱而向之敬心生焉故曰爲人臣止於敬拱宸者敬心所由生也壽夫老矣優游太平之福皆君賜也由今而後一登斯樓瞻天望極北面稽首祝曰維皇作極萬壽無疆壽夫謝曰聞命矣請大書高懸曰拱宸

梅國前集卷之十七

梅國前集卷之十八

序

贈樂師詩序

廣德郡釋奠孔子故有樂殘缺不傳久矣節視篆未幾遵故典舉行始見所謂樂者鐘鼓磬祝敎有音無節瑟琴設無絃柱不作笙簫塤箎之屬亡矣舞者數人罔執簫秉翟竝立階下以候畢禮而退顧而嘆曰西漢以來祀夫子典禮至我朝大備高皇帝定天下即遣人詣闕里致祭自京師達之郡邑皆建學隆祀典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一

憲皇帝詔增舞佾籩豆蓋純用天子禮樂文風丕振以成百五十年之盛治有徵哉茲郡輔南畿首被聖化獨使雅樂殘缺至此得非倡之者無其人乎然則吾輩牧是郡欲追其責得乎今雖百務未遑於是舉可容一日後乎爰請于當道白留都奉常舉善於樂者四人秩然偕來爲師選徒以習始事是歲冬十二月望逮明年春二月丁亥釋菜告成于廟八音洋洋八佾踴躍焉夫子神功聖德可想見於千百載之上是日夕雨雪曉乃霽環泮宮而觀者如堵一時誠意感通人心和悅咸以爲百年所未見於戲盛哉是

固聖化感人之深而雅樂音容感化之妙不可誣也終事告還詩以送之而叙其槩如此

集芳序

昔予承乏廣德苦公事擾擾日掃去訪求古書盡于士庶家洗塵俗不可得久則醫士方玉抱一冊立階下稽首曰此先大父所藏物也大父本浙之四明人正統中同牧是郡親歷郊野課農桑至南鄉唐上都以暴疾卒塋厥里大母携諸孤不能歸因家于此遺書百餘卷并是畫數紙耳玉不肖媿不能通他籍惟取神農書攻之以守先業是冊亦嘗手葺殘闕示不忘前休茲持以獻覽予進之時後樂堂成置堂中供朝夕翫卉木魚鳥覽之令人有物我兩忘意今上命往視西蜀學政將歸之玉再拜請言于首昔長蘇記四菩薩閣曰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噫人情大抵然也豈獨畫已哉夫人孰不樂有賢父兄也亦孰不願子孫之多且賢也創守之際難矣王也守此不失子且驗厥大父爲庶吏也不然則金帛滿贏爲子孫者將不損其志乎而又嘉其有後也竊嘗疑子人者如子瞻於畫猶度不能長守而與之人不知當時所蓄百餘種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二

者又將置之何地惑矣或者謂子瞻得浮屠故物還諸其徒也而以爲爲先君施捨謬也豈然邪畫一事也尚有大于是者王也其慎守之

奉議爲恩序

今上紀元二十二月休寧尹張君天衢考最銓部請以職選適南都給事員乏天官卿以才行老成選君爲禮科給事中君與節也同遊郡學先舉進士拜揭陽尹三政聲赫然以制閹任休寧設施敷布歷歷如平日所許今擢是官節也曷容無言惟我

高皇帝稽古制治不專以諫命官內設六科司出納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

而言責實寄之

文皇帝建都於北尤以南都爲重官不改設且倚任焉列聖紹述求言納諫之意率先南都以爲

祖宗根本所繫耳目之托恐或遺也故南科之選縉紳以爲重然而前此由尹入者未有也有之自君始君初以三載政報奄有是擢恩遇之隆出常格已矧

當皇上龍飛之始首膺重寄又可以常視耶君

清才碩望爲時推重忠謹之風正直之氣薰養於平素者宜何如陳列以仰答聖恩於遭際之難哉

謨禹臯詩書周召遠矣孔從諷諫孟賁責難固吾

律令也君其知所自盡也夫昌黎之論廬陵漱水之書若記發自有所激者不必爲君願之然感勸之意忠告之益則三子之言或有取也君子以百年爲千載天下之望後世之望其在茲行與其在茲行與

均雲祝壽圖詩序

正德己巳以前監瑾竊柄天下始多事羣有司不勝驅縛勇退急流十數人灤少牧王侯其一也旣而逆瑾竊柄整粉善類勁立堅持中其毒不變數十人內臺御史王君其一也王侯御史父也先領甘州內之龍驤二武衛卓有勳譽九載以能報權灤勁慎逾著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四

事關民社雖難且勞弗避自防檢惟訓是式以陳古靈格言訓灤人灤人從之約已裕民有古良吏風銓司覈薦刻方擇州牧縣令任侯侯疏入乃老居邑南山督子姓守先君鄢陵翁世業非吊問不返城郭歲三大禮造庭賀迺見邑宰倡鄉人行古儀禮厚族贖乏極力爲之勢利聲華泊如也歲庚午

皇上總攬政綱瑾伏誅凡其矯

詔廢斥者錄以

舊官起御史于家尋進蜀臬貳憲矜持慎守益勵弗渝君子謂君風裁勲望于侯有光今年八月吉維侯初度長憲何君將致祝倡以詩臺中寅案暨藩閫諸

君各賦其事命圖望雲祝壽壽侯于蓬萊之陽謂其
職文學當序惟古昔壽人以圖衆矣陳恭公判毫有
獻范蠡遊湖爲壽公明年致仕識者議其濡滯侯乞
休已久稱祝之辰其將圖洛陽耆英爲獻可也壽考
維祺以引以翼侯亦遠慕諸老哉且朝議司農宣徽
三公皆王氏前脩擅美茲會侯名位若少齋清風晚
節遐福眉壽于三公不紹休哉況以我貳憲爲子日
且登台輔爲名公卿崇封之 命賁于丘園不亢
宗于三公哉諸君以壽圖爲獻爲祝宜矣詩不云樂
只君子萬壽無疆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五

贈陝西按察使邵君之任序

按察古監司陝古雍州地周秦漢晉隋唐都焉視他
藩異長陝西按察非博才識器度宏遠通達知大體
有威望可畏服者曷宜往蜀藩左叅姚江邵君奉
天子命往蒞之君初釋褐守畿內巨州才名籍籍入
爲刑部郎決大獄持正不阿隱然負重望縉紳間出
使江右裁斷擿發雄權羅織之計遂寢物論多之尋
擢知成都成都蜀劇郡處之裕如時盜起他邑當道
檄君戮之功垂成進歷左右參運籌策給餽餉勞勩
逾著後先分部四蜀宣德達情勤古人靡及之懷荒

遠裔夷洞見肝膈雖窮山僻谷之啼兒病叟時夫熬
婦危苦萬狀周悉靡遺爲章自制府下無慮千數上
銓司疏名以方伯總憲請不屢矣夫蜀入

國朝百五十年承平熙洽民用寧輯未聞豺虎荆棘
如今日者六七年隨撲隨聚致屋

主上西顧之憂遠遣經略大臣帥師誅戮君有事其
間艱險弗避卒底平定維今之擢意者廷議以是懋
君勞邪關中自昔用武之地邇者西陲羣醜犯順諸
元老大將提精兵奮擊之其事勢視蜀尤難也虞舜
命臯陶作士寇賊姦宄不先於蠻夷猾夏意將謂何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六

君敫歷中外幾三十年練達老成深思過計非淺近
可測殆必有以答聖明新命之隆收士大夫論薦推
服之公戎竊聞之秦人尚氣槩先勇力以猛驅之亦
足成富彊之業君入關之初采諸民俗荷戈執戟之
徒尚有如昔者賦無衣之詩否乎閭閻閭閻中尚有
歌小戎如昔日否乎請聞于 上曰區區戎虜不
日于衰矣若舉憲度振風紀俾百僚百度咸肅以貞
固子日望之者由是進焉出甫虎入旦與使海寓被
關雎麟趾之化于今日君亦以是自待乎哉同君舉
進士官蜀一時九人屬予爲序迺致其私云

賀參伯菊莊溫先生壽序

是秋九月十有一日是維菊莊參伯溫公初度之辰
蜀國諸大夫先期持是言壽且祝之維公致藩政今
十有二年登進士今三十有四年鍾靈降祥令六卜
有九年矣公初爲戶部主事以詳慎著聲大司徒而
下咸器重之進秩郎中督餉宣府宣府西北重鎮士
馬芻粟商輦輸納稍不經意法弛蠹出老吏宿將豪
權日俟間於外非持正識大體鮮不爲險巧所中公
才望素重詳慎愈厲彼皆畏服不敢肆故馳譽益隆
比後擢河南藩參宣布德惠愛養黎元務寬大簡靜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七

以節繁去冗退所部目群姓凋敝課額存部檄督益
急至不堪命輒焚香誓天曰吾弗能力拯窮民且迫
之計免累吾弗忍也始公寓宣府時先封君敦本翁
壽九十有五切念之今餉事甫畢即告歸侍親壽子
貴人爭豔之公報河南政于京師適仲子民懷初入
翰林爲吉士謂之曰我志在天下未畢者汝他日畢
之我欲卜居杜少陵草堂之西久矣疏明日上得請
遂投笏解組歸老成都優游丘壑足不躡公府政事
失得緘口不道惟杜門課詩著書以見意昔長蘇云
南陽有菊水甘而芳飲者皆壽參伯二三十歲公適

菊浣花溪上日以自娛壽蓋可徵也已况以民懷
子繼公志益光大之名卿賢相翊翼

聖明公且日見其康阜斯世殆不必如申公就迎潞
公再起而難老於崇封極養者榮樂當何如也迺祝
以歌曰我有旨酒躋彼公堂酌言獻之禹壽無疆承
筐是將以介眉壽彼蒼者天保艾爾後

素王祀典通集序

是集廬陵周公時可督閩學所輯泰和陳公文明賢
湖學再刻以傳者太宰晉陵王公司空安成劉公嘗
序之我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八

祖宗列聖崇報孔子儀文之盛敷揚至矢節不敏承
乏西蜀歷諸郡邑視學禮謁 殿庭退而觀之從
祀諸賢自十哲下稱列合典禮者十七其訛謬雜遺
若費薛公姓名不稱或止書字曲陽居任城上唐儒
置漢晉宋間建寧改封猶稱文定將樂既祀主且未
立甚則林慮諸城或亡闕不在祀位釋奠樂久殘缺
鼓鍾有聲無節琴瑟無絃柱不作塤箎之音莫辨爲
何舞者執簫翟各爲舞或竝立候徹不問籩豆簋簠
弗備備且弗制雜以今燕食器品物陳薦如儀度無
幾矣嗚呼蜀爲西南巨藩文物衣冠于今爲盛顧于

崇祀夫子禮樂獨廢壞至此是誰之責與節用是
亟取是編付邑令張憲鏤梓以布諸學官憲弗敢
苟偕教諭王宥卿與士李堯卿較正增輯易今名通
二序刻之示範于我有衆今而後考器度脩飭服行
舉如制罔敢如往者怠厥事我郡邑司政者責也飭
置既備禮遵法守俾勿壞罔敢肆忽襲故忝祀事我
學校司教者責也奔走在廟敢恭有恪罔敢因仍惰
慢以昧昭格之儀我諸生司其事者責也作怠省成
執明憲以厲振從令不從令此不敏之責不敢不勉
者也嗚呼我有衆其敬承之哉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九

百伐奇勲詩序

比者蜀盜羣起勢甚劇前制師撫視諸公屢用兵禦
遏弗靖今巡撫中臺馬公自蜀臬分巡憲僉進撫民
憲副方賊集播衆攻南碁直犯江津公首敗之廖賊
率藍鄢餘黨擾新梁間公追擊連捷賊乃遁既而少
保彭公馳詔來制師公首陳平寇策集兵于漢
大敗羣賊斬獲無筭會廷議擢公僉都御史專平
賊之任公既受命學舊政一新之威聲赫然諸
將領始知用命老師疲卒立有生氣守則堅攻則克
兵戈所指勢如破竹賊窮迫哀懇乞降餘黨悉平

國權公副都御史遣大行人馳金幣來錫

賜璽書褒獎公遂班師數月間平內江之叛逆收逋
逃于遂寧鮮茂圖以息羗患剪除元惡而殘暴干紀
者惟僉謂公兵不血刃潛消蜀禍於指麾呼吸間誠
然矣邇者松州耆夷肆侮糧糗幾絕公親入其地練
卒給餉闢道途嚴斥埃番夷伏首就命誓不敢犯於
戲蜀于是內外尺地皆樂土無一人敢爲亂階公有
功於全蜀大矣蜀之方岳郡邑暨鄉大夫士庇覆於
公之功者言相告必相頌頌相續藩臬長采而錄之
以播于天下垂於後世命某序其端惟蜀西南大都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十

會土沃財富稱陸海不免於易亂嗜亂之議何哉政
寬則玩玩則志易離恩竭則慢慢則上下之分廢選
負丘陵以張驚猛取利鋒鏑以抗大順亂斯起矣宋
淳化中王李諸賊相繼煽行陷數十州雖旋踵平滅
而死者相枕蜀之民何利莫之省悟也蠢茲方廖之
徒本殘逋餘孽敢証蔓兇惡為蜀大患顧可計安目
前招降為得甘受其愚邪我公始入蜀志平諸寇誠
哉以國害為私讐天討為已任兵柄既握平大亂如
建瓴然釋

皇上西顧之憂指蜀國於熙洽升平之地奇勲

金鼎爨之營重矣竊嘗領公緒論諸葛忠武以嚴治蜀今日之蜀治其加嚴乎公謂此誠威克厥愛而濟寬以猛者也且公治兵山中糲食危躡與士卒同甘苦每戰必親冒矢石事變旁午酬應立辦而精誠之極感於夢寐于以見公仁勇謀智忠貞不貳矣昔張忠定知益州五年始成一信公拊循全蜀于今五易寒暑威聲並服不獨師旅凡施罷措建信令大行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豪猾雄奸魚肉吾民蠹蝕公帑者爬抉祛殄殆盡論者謂公憂國之心撥亂之才浩然之氣鞠躬盡瘁之節始於嚴而成於信信哉惟公資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一

賦明敏志向精專而知人納善屈謀容譽有古大臣名相之風近而趾美韓范遠而追休甫虎勳庸垂之奕世永永無斁矣頌公者殆繼六月江漢之什而書公之功以信今傳後固有傑製如歐陽公者在某也劣何敢以不腆之辭先之

贈湖廣按察使海山王公之任序

湖古楚地祝融所封歷世皆爲巨邦入國朝宗藩盤錯郡邑侈雄地大物蕃於海內稱名都今年秋七月天官卿以按察使疏名請

皇上簡蜀按察副使王公往踐其任公自釋褐四

至按察使使階三品爲外臺上大夫典生殺如刑書肅風紀如左丞平刑獄如廷尉正政權體勢獨重一方必廉正必剛果必嚴肅公簡必謹畏練達必才賢器識越資望者乃宜往公初令鄢陵有祖孫相繼之謠被召爲中臺御史當弘治盛時臺諫得志肅

諷侃言危行危衆嚴憚之正德初以骨鯁忤賊瑾黨諷瑾重處公快其憤瑾誅起公復爲御史尋擢蜀臬值蜀盜繼起公有事其間殫謀竭慮防禦捕戮所向皆利蜀平賜齋甚厚歲癸酉蜀藩薦鄉士公

試于內去取悉就裁正攝學政風範嚴整不易升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一

黜羣士悚服兩專臬篆百度振揚刑獄無冤諸僚乏屬公兼之政賴以舉公持守矜慎言止方峻當道屢爲馬日使者馳命至蜀蜀諸大夫咸爲公喜曰正人登用直道乃行天下幸也蜀之士民雖欣慰相告終惻然若有所失從而頌之曰肅肅監司蜀人是維湖人專之吾將疇歸岷山西崇蜀人攸依江水東注蜀人之思此行同寅偕藩閩諸公設供張祖道于錦官城外諸公執爵進曰楚名服也廉訪尊官也肅一方以及于天下由使而卿而相焉駸駸有餘地公其益自愛哉又酌而獻于公曰君子後食唯行道是

計公位益崇澤益溥民望于公益切惟公其圖之又曰惟天陰陽下土生賢俊爲斯人耳目惟

天子奉若天道登崇俊良民用以康邦家其昌公惟天命是畏惟

天子明命是若惟公其重圖之公作而謝曰請敬承以往惟群公之言是服

並轡行春詩序

國朝建官外重方岳司藩以宣政令司臬以肅紀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寄焉然而有分理之制在藩曰守在臬曰巡地異職殊歲一代更權益專澤及於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一

下益溥以洽全蜀分地有四惟成都爲川之西成都蜀都會百司隸焉自昔爲節度經略之地故今體勢事權視諸道爲重是年春方伯伍公以叅佐員缺借守其地憲僉郭公歷川南北入而巡之二公才望節操夙見推重蒞事以來政令紀綱赫然一新蜀民當盜賊紛擾之餘逋亡離散始克還集如草木槁朽勃勃有生意日者二公同按治地敷宣揚肅之暇雅有題詠倡和聯續備諸體裁錄成具帙間以示節脩題其端惟天以春生萬物聖人體之仁政斯立傳稱天子布德行惠春政也二公愛民育物之心既公且

溥而政以時出威以恩行周爰下邑跋涉途野召耕夫田叟與之語凡其饑欲食寒欲衣勞欲息之辭舉無一遺施諸政令紀綱者以逸道生道生道生無怨無乎不至而保愛育養之心悉於詩乎發之是固無忝於天生物之心無負於

聖天子生萬民之意無愧於先王不忍人之政哉於戲皇華四牡絕響天下而碩鼠無虞之賦作焉和盛治不復見矣二公之詩紆雅興發天地之和鳴

國家之盛而因時逐事托物抒興激烈感慨有遺音焉不足以繼千古希聲邪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四

化丁未進士郭公字魯瞻東萊人登弘治丙辰進士仕歷履別具

贈膳部祝姑溪使蜀還京後序

正德戊辰節竊祿郎署值進士放榜聞諸縉紳咸謂祝姑溪爲名士舉高第有得人之慶顧以部事旁午未暇一求見繼而出守廣德往往詢名士於南畿舉歸姑溪且道德行才識文藝爲悉心恒慕之姑溪方主祠部政欲一求見不可得今年春新都封少保尚書大學士留耕翁卒于家訃至京師少師楊公疏請奔喪皇上聞之哀悼屢奪公情公辭乞益堅乃

許且命禮部遣使諭祭禮部乃以其屬大夫從事典禮詳備儀文豐緹凡以申錫 朝廷隆眷師相之休光在是舉也維時姑溪進膳部副郎部公卿以為賢宜往遂受 命歷燕梁趨關中由棧閣入蜀抵梓州戒有司夙具儀品如式比至卜日行禮儀度肅嚴進止莊恪後先祭于堂于墓凡四禮益恭將事益愼無怠誠哉仰稱

皇上惓惓優厚之意節始見丰采顏面懼如平生數日再見得緒論一時人事物情歷歷如指又數日再見得翰藻讀之陶情杜思備諸體裁如引唐晉諸人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五

進語風雅於一堂也又數日再見或日一見析理道淵與洞如誠偽利義之辨細入毫縷語古今理亂興衰失得幽隱莫遁名士之許今乃信之無疑方期闢神禹之墟掃南軒之堂玄鈎秘啓心意融會於言語文字外而姑溪以事竣東還矣於戲雲谷之遊驚湖之會同同異異各相領悟豈天者默相之哉昔人謂觀室者觀其隅節竊觀姑溪言溫氣和簡靜沉默外若渾厚無城府中則確乎不可拔經緯條理別若淵鑒謂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非邪夫賢人君子賦稟粹異志行完潔加之學問之功以充其弘富之才純

正之識而發之剛大之氣德足以潤身文足以載道風度足以動物若鳳麟瑞世瑚璉薦清廟俾人敬而愛之重之仰之慕之不能忘其姑溪之謂矣比者少師公以姑溪奉

天子命榮祭先翁賢且勞戒行托言於方伯伍君為贈而方岳諸君崇重

天子禮使薰德於姑溪允洽各賦其事張大之節愚陋無能為役辱公命申一言於後

贈憲長何公榮權方伯序

公安何公廷珮舉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六

先皇帝御極之六年進士授主事進員外郎再進郎中三遷皆南都刑曹權守重慶進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理叙瀘戎備尋進蜀藩右叅再進按察使今後進布政右使自郡守至藩臬長貳五遷皆蜀縉紳大夫咸以為異惟公在南曹以英俊敏達聞持法尚平恕處大惡則毫忽弗假貸言議所向僚案推服大司寇獨加器重論者以為服先令尹敬齋先生之教比為守仁厚寬和安靜平雅舉部內利害於民之大者革行之紛更擾揉諸不便悉報罷時值盜起甚棘視師大臣檄公督兵禦盜每道戰有奇勝賊黨漸削

既專戎備權益重威名益著親率諸路兵斬劇賊連
大捷蜀人有西平南定之頌以參知分守川東盜尚
未息公督饋餉區畫綜理悉有定策蜀糗之給轉輸
便民而士馬尤賴凡防禦策見諸公檄者公斟酌之
果能濟大事民陰受安輯之惠盜平當道論薦紀覈
公功居最受金幣之賜甚厚往歲始總憲憲度畢
舉日施措務持大體不察察細故疑獄重辟多獲平
反民賴以不寃夫蜀去京師萬里以名藩稱天下地
大物蕃民不易治有難干立事功者昔張忠定三入
蜀蜀大治趙清獻至蜀者再風裁益著公五遷在蜀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七

爲賢岳牧矧今

可謂兼美二公在郡爲循吏在廉訪爲能監司茲復
天子方切西顧而時論歸重于公行且爲御史中丞
拊循經理重爲全蜀之庇無亦舉古名相大臣籌畫
方略一行之乎今之民窮困骨立不知視往者何似
而奸宄易亂之意或於疇昔未變也董子謂琴瑟不
調甚者則改而更張之今非改絃更張時邪饑渴者
易爲飲食痼疾沉痾非一七之劑可起窮冬沍寒草
木殞落必待陽和爲發生之地公治民而民服典兵
而兵振政舉惠流歷歷如指西蜀民物有賴于公審

矣公其念哉公其念哉

萬里清風詩序

節昔司馬後復延綰於縉紳大夫時東曹陳君禹
學爲秋官主事易然條士中負奇氣趨向以正未嘗
與時浮沉時方賊瑾用事羅織善類援一二儉人驟
至顯要導之未幾陳君以訐獄忤風旨斥知陽山節
亦有宿松之謫聲跡不聞者數年瑾誅起君復故職
進郎中按事西蜀節承乏視學見于梓歡甚旬日偕
君臬副王君倡詩言別題曰萬里清風萬里蜀錢地
孔明別費棉至此清風蜀人尹吉甫辭亦以況君也
謂節宜序惟蜀盜羣起久蔓弗難守臣屢以狀聞
皇上特命大臣求制師太將統禁兵與諸道軍合期
成功惟賞罰用命不用命則命臺臣察之諫臣復察
之旣慮其僭而濫也命司刑之臣從而綜覈之事權
益專而條理益嚴密矣於戲賞罰人主制馭臣民之
柄奉天命爲之者五服五章五刑五用一公而已况
師旅之行生殺予奪尤當慎重賞罰一替則人心解
體莫爲之號召矣商人頌高宗中興赫赫厥聲濯濯
厥靈先之曰不僭不濫其謂是哉我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八

皇上聰明臣民欽又廟謨宸斷糾糾明明於賞
罰尤慎重不遑急中興之盛殆並高宗矣節初入蜀
聞陳占持法詳謹明敏果決風裁凜凜同事者亦莫
當其鋒有功雖微必錄有過雖貴不貸凡攘奪襲取
巧避偽飭者悉屏絕不敢蹈故智君可謂無忝厥事
矣夫 朝廷因君以行賞罰而尤以賞罰待君是
行也執簡書入獻于 廷敷宣揚答一無或遺其
也功某也罪某也可生某也可殺

皇上下廷議賞之罰之宥之辟之唯君言是從則君
之功又在有功者上而頒賞功之典必自君始且君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十九

在蜀甚廉潔圖書外一物無所持此又自處嚴介以
爲行法公明之地不然則有慾無剛常屈於萬物之
下能察人情偽而升黜之邪其不為清議所短而罰
弗及者鮮矣節辱知君請舉是以贈期願常情離合
細故是以末言之

贈僉憲趙公致仕序

日者吾寅長趙公旋夫具疏陳謝事于

上其言曰臣履祥涇川人蚤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郎中奉

先皇帝璽書理江浙屯田便宜事事竣陞贛州知府

進南京太常少卿鴻臚正卿未幾出知瀘州瀘隸蜀
時蜀盜起以制師大臣薦荷

皇上簡命仍賜璽書授臣按察僉事專理叙瀘兵備
臣伏念由釋褐至今日竊祿中外幾三十年治民詰
兵無敢或怠謹慎誠朴終不渝初第消埃罔裨海岳
不足以盡仰答之私也邇者棘蠻擾我邊鄙烏合豕
突不可恩諭臣嘗時振淬升身先士卒深入谿壘志
在城逆虜靖南蜀此臣敵愾禦侮鞠恭盡瘁以報
明主之秋也奈何膚功垂成氣衰疾作勉強勉勵益
增愧負而已臣羈宦于蜀東望先隴八千餘里宗祧
之重尚未有屬雖眷戀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二十

明主之心如水東注不敢亟圖閒散以便已私顧犬
馬之齒已長蒲柳之姿易悴願乞骸骨歸鄉里上得
以脩禱祀下可以昌嗣續不獨臣之幸也臣聞之宋
歐陽脩自況有三宜去之說至謂以難強之筋骸貪
過分之榮祿是固脩退托至意中古仕進之人往往
坐此臣至愚昧誦其言省之屢矣惟

聖明在上以高潔恬退砥礪士大夫大臣完名小臣
顧義氣節凜凜上溯東漢臣固不能如辟穀鮮印之
流垂芳百世亦何至鐘鳴漏靜夜行不休以取譏士

林哉惟 明主察之念之疏入銓司具公不可去

之故以請 天子重違公志許之事下蜀蜀藩臬

諸大夫顧相嘆曰賢哉智乎急流中勇退者謂公其人非邪以公之才之器假之歲月公輔可立至也何去之明決若此豈廉介不汚姑托之疾耶抑幾微意厚不可象人測也公行廼相率餞于東郊供帳侈盛觀者塞途韓子謂楊少尹之去視二疏何如今公之去視少尹又何如也節從諸大夫後既製詞歌以侑觴而序其事如此於戲讀公之疏可以知公矣夫何言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贈大卿曹公之甘肅行寺序

正德十一年丙子秋九月天官卿疏名以甘肅太僕正卿請

天子命吾蜀副憲燕南曹公徃任之公方治松州使者馳 命至乃輟事以往蜀都諸大夫會餞于郊

其職文學授簡屬序以贈徃歲吾藩之臨江郡稱難治銓司爲擇人守之僉歸諸公時公爲南都地官正郎才名籍甚士大夫豔之臨之民號爲神明未幾改鳳陽鳳陽在南畿與衛守並治中都寔惟我太祖皇帝龍飛之地守者尤難公治之風采振厲上

下讐服歲辛未蜀寇陸梁熒夷將煽動爲禍叙州當六詔三榮之衝隸隸屬邑公復自鳳陽來守亨蠱濟渙威克厥愛皆側者遂帖然以定時播賊陷南川大掠江津我兵失利當道檄公董師禦之賊屢屈不敢戰戰輒敗去尋被薦擢副憲奉

璽書理東達兵民事東達劇賊出沒民苦久戰部領者奇貨視賊鬪志益懈公始至申令誓滅賊不用命者手戮之忠義在敵士卒鼓勇樂于効死由是群孽來降叛者斬之賊盡滅蜀遂以平惟松州番夷肆惡邊境且數十年視東達事勢獨重當道復疏于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二

朝請移公督松州兵務公遂解東達日以夷却此虜爲志籌計周悉分兵峙覬預有成筭比至明賞罰嚴訓練卒鋒刃甫三閱月旌旗生色士卒增氣番夷聞之惴惴不保首領邊患用息夫公自釋褐爲郎爲大夫賢勞于部署最久逮擢郡守進臬副握民社兵戎之寄歷履諸難竭心力才智于圖全制勝者不知其幾以此處天下事輕車騁于康莊爾矣顧時論方以至難屬望于公甘肅漢酒泉張掖故地于今爲西極重鎮太僕司馬政馬政廢墜已久一旦脩舉之不遺餘力非才賢絕人不可公爲之特易易耳第由此進

之制一方均四海位愈隆責愈重機愈密而愈不可委者皆職也公將大作計謀運用闢闔旋轉世道於中興之際哉君子謂公有文武才氣剛果志操廉介遇事為之不擇夷險今天下當大任者公其人也噫嘻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莫如伊尹近世大臣如范希文者次之尚友先憂之志遠師若捷之心公固無多讓也不佞請以是祝公千萬里之行

贈憲使南麓楊先生之任序

節在京師時得西臺賢大夫數人與之遊風裁志節卓越流輩南麓其一也瑾賤用事往往以風旨生殺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人不從既懼之不從誣劫之不從矯詔廢置之端人達士有堅立不為動者竟亦莫能奪南麓自主事進副即治獄務平恕細事微罪必反覆致意至于死刑尤愼恤未嘗以意向為宥辟故瑾善中人于法南麓獨毅然行其志時論直之尋擢浙江按察憲憲愈愈分治外臺責任匪輕兩江又獄訟繁劇之地南麓居三年志操益勵慎刑辟以甘無異瑾敗再擢西蜀憲副奉 聖書理廷昌戎務建昌大印都總越舊會川諸衛地僻遠人不信度且易為擾南麓以廉靜御之干紀者必罪漁獵瘠下之徒雖權右不貸于法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措關閩以慰彼西人望治之心宜如之何夫建置藩鎮勢輕重體統綱維陝與諸道同也內外彈壓寧無如建昌之難處者乎盛周遺化在人者固久不衰時移世下寧無如兩浙近日之習乎夷虜慕義難處中上天誘其衷宜無若黔羗所為者矣萬一有之寧無厘一日籌略乎南麓有風紀之責百度惟貞豈將政絃更張與之維新邪抑亦循吾故轍行之綽乎有餘裕也南麓先大夫嘗為御史有直聲位不究蘇易氏太宰許公剛果方正勲位顯于一時南麓家範有承冰玉相映年當古人始仕已負老成器望于縉紳間

其樹立于公輔者益可知矣南麓將去蜀蜀藩其
其行郊亭會餞意篤禮恭節謹復論其素履如右感
今思昔有不容己者南麓於節也亮之矣南麓姓楊
氏字叔安河南之靈寶人

贈大卿崇南戴先生之任序

正德紀元十有二年天下臣庶罔卑尊遠邇咸述其
職天子舉恒典畀諸冢宰御史大夫冢宰御史
大夫集輿論幽黜之唯謹冢宰復取其明可陟者擇
官疏名得請廼下檄俾往治其事吾寅長崇南戴公
天錫被簡命進爲苑馬亞卿使者捧檄至蜀蜀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諸大夫往爲之賀且致其言曰崔亮以年資進人法
稱善司銓衡者因之崇南起家

孝皇帝五舉進士班祿既久賢勞懋著僉蜀臬且六
年于茲資深望重今日之擢恐非所宜又曰古者任
官惟才是使苟才矣何位之計崇南理屯醴二政嚴
法禁振頽起滯宿弊爬剔殆盡事經料理行之久益
稱便

國儲邊饋用裕時值蜀盜未戢部將四出
崇南分督防禦所向皆利醴卒爲不軌者執渠魁置
于法逆黨乃息盜平受加祿之賞才可謂宏而碩
矣苑監藩牧夫人能之顧可以當大才邪又曰公自

爲理曹執法不比繼職監司執守益固重當街雖
轟不爲動人不致以私干之自處則如水咀磔一介
非義弗內也惟今

聖明在上用人以廉正爲先若吾崇南授以華要樹
立當不在諸時望後茲行其受大之地也與哉不然
非吾所敢知也節聞諸歐陽子貴賤窮享用舍進退
得失成敗其有幸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
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吾竊觀崇南平居惟
理道自信於人不求苟合變舉榮辱置諸不較其始
受是職且悚且愧矍矍然如將弗勝人或以未愜爲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慰者承之唯唯無幾微喜愠見顏面所謂知命君子
非邪昔者關駁於苑三仕令尹見其忠展禽三公不
易其介崇南純心勵操趨舍與時好異不近名不懷
祿一日居其位一日求盡平其心一政不如其心一
日若不能安其位充其類古人若撻之耻也他日進
而公輔于廟堂之上位愈尊責任愈重處常應變
籌運宰畫盡心殫力不擇夷險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皆是心爲之也節不佞辱知於崇南爲深故敢持是
說進諸公之後知言者以爲何如

平蠻偉績詩後序

落集詩大獻頌于督府上丞蕭公詩曰
公用師平蠻功成飲至之日諸大夫執爵賦詩爲公
頌之方伯氏彙次爲冊述其事于端廼授於某也序
諸末簡公蜀人也某昔承蜀臬之受公知公子弟宗
族多奇士某品士辱爲知己茲復從諸大夫後不敢
以不文辭昔韓昌黎送鄭尚書節度嶺南其言謂蠻
夷悍輕易怨以變控制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
以待將吏好則人怒則獸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
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斯言蓋爲西
發也夫西廣之地自秦漢以來置郡域民文物衣冠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七

與中國齒逮我

皇明政化旁洽民恬士熙百五十年顧蠻夷蘖芽其
間恃險山谷襲爲寇盜蔓不可爬梳東戡之則竄而
匿之西南擊之則北遁或西東相援者有之矣惡在
其草薙而禽獮之也噫患也久矣我公受
天子明命專符制師入境之初百務未遑首以天討
爲已任乃能不動聲色將帥用命士卒增氣旬月之
間兇殘掃滅殆盡馳露布以報于

天子公之功殆前無古人哉竊聞之裴行立請討黃
賊若武矣邀功求賞之譏乃不能免卒之代以

系者才非撫御功莫之成可慨也儂智高倡亂一方
罪在不赦余靖經制討賊加之狄青之威之略破崑
崙戮陳曙大敗賊徒斬首二千餘級功差可快胡乃
智高得以焚營夜遁羽翼雖翦元惡未擒識者憾之
我公宏才碩德推重一時朴忠沉謀通達治體曩以
方伯進中丞撫畿內首誅強賊之黨繼而撫貴陽殲
苗寇有功撫河南有平賊功撫開陝戎虜犯河朔率
師禦之虜乃遁此皆公威烈懋揚著稱天下者也矧
玆平蠻之舉機神籌秘賞罰信必元兇擒群醜戮蕩
無噍類之遺厥功告成易若振稿名將如青君子尚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二十八

有遺論裴嚴可同堂語邪

明天子在上方以威武振厲天下公之功炳赫邁古
日將聞焉 召入本兵運謀設策俾薄海外納革不
試相與樂雍熙泰和之休公殆如方叔召虎威蠻荆
式闢四方已矣某不佞嘗頌公出師鋪張贊叙得其
萬一敢復以聞諸君子者贅于諸大夫聲律之後

湘江別意詩序

都閫戴侯崇禮自勝冠繼廼考爲指揮同知羽林衛
事登武舉拜裨將統兵防禦畿內重郡有功不居輒
解去大司馬以侯有謀略通儒書廉靜得士卒心宜

復用䟽起侯進爲都閫視篆西廣侯世祿京師去桂象遠且萬里 命下即挾弓矢劔佩束諸將家兵法漢唐人詩數十卷駕車躍馬南行無幾微難色見顏面比至首問諸士卒勞苦擇其甚者加恤之月給歲費凡養兵典出常格務求優厚故漁獵巧取奪後傷士卒財力計悉罷士卒咸踴躍如挾纊百凡政必惟安靜無怨不事苛虐一宜之三載制師大臣議用兵誅昭昭侯合侯分領步騎卒爲左翼侯圖上方略士卒樂効死用今攻克以有功受厚賚復視篆政如初六載侯復去守臣再請兵誅古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五十九

洛鑾鐘制師大臣故知侯留爲統兵侯不辭既將兵至營壘諸士卒威侯如故侯亦常有異令與士卒同勞苦者六閱月功告成派旅還飲至勞士卒畢侯迺索弓服矢釋劍佩封諸子兵法示不用買舟而北囊無長物唯詩卷而已已嘗道惜其去感遺之賸用給遠道或告之三捷跪入侯有功將進秩盍少需之胡自速乃爾侯曰某服戎弁今四十年嘗効犬馬力與少樹寸尺垂竹帛今老矣既解事復戀戀不止耻也某不能乃登舟去吾藩臬諸大夫往餞之瀕江之澌贈以詩侯再拜諸大夫亦再拜君子曰智而廉仁而

慙不近名不急功不辭危知止勇退賢哉侯好菊能詩種菊數十種賦詩百篇娛其志故自稱曰醉菊夫醉菊者醉於菊也而今而後侯始可以醉於菊哉節昔承乏主司馬部事雅聞侯爾迺識侯與論議始信侯不異所聞也僉曰詩類有序子知侯久盍序諸節曰諾迺序

贈鄧照鄧君致仕序

鄧照鄧君某文江人也起自楚之某邑學歲薦業成均需仕銓部授予南安郡照幾六年年七十矣往往以老求去于諸當道諸當道弗允今年春王正月舉

梅園前集

卷之八

三十

述職典藩臬長迺以其去志達諸天官卿御史大夫天官卿御史大夫庶其實允之迺以老去部使者持檄至君束裝告行于郡諸大夫曰某也竊祿無補茲獲謝事願一言遺諸大夫曰官邪賄章民用弗靖子職吾幕食微事寡弗侈以肆廐無肥馬庖無梁肉庭無酷杖門無私謁事上無惰容待下無厲色可謂約矣 聖天子登極之初大明黜陟自藩臬重僚以逮郡邑諸吏或以黷貨去或以慘刑去或以怠職去或以闇蔽不脩去去皆奪職唯引年力疾者則以其老與疾去去則致其事弗奪之職優之也子以年老

致其仕去可謂優矣夫復何云古之人去其位不忘其君感之而已矣君再拜謝明日行予與諸鄉士餞于郊君以諸大夫之言告予曰備矣君大父刑部公嘗以少方伯乞歸弗就于仕君子稱之君茲行其弗忝爾祖矣哉詩曰世德作求無念爾祖君復再拜別乃行

壽封君榕軒何翁序

榕軒翁者南海隱君子也居南海零壇山山南有榕翁築軒其下盤桓焉故稱曰榕軒翁予南安郡守何公翁之子也公起家進士歷進地官大夫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天子貶恩命翁爲地官大夫公再進郡大夫紆朱佩金服郡大夫之章翁亦服郡大夫之章是歲冬十月八日維翁誕祥之期郡諸縉紳將往拜于郡守公之堂豫致祝爲翁壽則告于予曰子善爲辭予曰諸君子嘗知翁乎曰未也予曰知郡守則知翁矣郡守公才賢翁之教也郡守公之德翁德也翁隱處海濱固有道士也天德全者天壽之徵也是故知翁之德斯可以壽翁矣予不佞昔者東海老人問壽于南海蓬萊翁曰翁壽幾何翁曰寒暑易節飲食渴飲昔也少也不知其壯今也老也不知其衰春秋八千旦暮爾

矣老人曰嗟哉至人多壽哉多壽哉秦皇不能延漢武不可求而得者翁其人哉翁其人哉

賀尹約正新居序

婦翁尹國器甫將作室始予往問焉翁曰我作室也與哉未幾伐木于山得良材矣廼取石石工至廼取甃陶冶至廼鳩工良梓人至廼卜兆曰元亨利有攸往利用大作昌于而家子孫其逢吉予復往問焉翁曰我作室也與哉卜兆廼爾子將謂何予曰神告矣元亨大者亨也利有攸往宜動也利用大作大有慶也昌于家吉于子孫大亨之事也神告矣請事事夙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吉翁躍然曰人同卜同我何敢異廼度地樹之以臬左曰門之賓賜也右曰屋之西取其成也成必邃堂于前前水之陽也堂以臨之後也則寢寢負墉墉言言固也後欲其固故負墉經之營之十月伊始十月定中也十有二月望梓人以棟成告石工以礎成告陶冶以甃成告越三日甲寅從事門斯門屋斯屋堂斯堂寢斯寢群工告登可謂完矣諸姻婭咸進爲賀請予頌予曰頌頌落也成乃落茲方舉棟樹宇先以偉歌播揚其休日告成子廼從諸君頌焉傳有之歌於斯樂於斯聚國族於斯予不佞請事斯語

贈郡丞黃君之序

肝江古名郡也山奇拔水清而秀民俗淳雅英賢挺出與吉信諸郡並茲者郡丞乏天官卿擇吾郡倅黃君汝爲往君有治才政尚嚴持正秉公不徇於物自律廉介峻絕冰檠弗渝重道義能折節下士士多歸之職司弭寇運機設策先圖曲防不瑣瑣飭戎訓武也民健訟陽構陰結唇齒鋒刃片言折之利當興弊當爬剔決行罷百毀譽弗能奪君初牧吳之太倉太倉多巨室右間出入禁令悉以法繩之不貸擢南都督府經幕益嚴峻與武胄杓鑿不入往往執正道奪其私召怨取忌不恤也君固莆人莆多賢俊以氣節道義相磨激質粹氣完造詣持養醇正堅定辟之金百煉而剛辟之松栢隆冬凌冰雪不凋茲往肝其幸矣輕車熟道不煩馳騁而一日千里殆易易邪郡守何雲峰贈其行謂予序乃序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八

序

梅園前集卷之十八

梅園前集卷之十九

序

雲貴鄉試錄後序

代作

此雲貴鄉試錄也錄始爲雲南厥後貴之士同舉於是遂稱雲貴云夫雲南自漢武時置爲郡隸益州殷教文物之盛其來遠矣我

皇祖登極天下之民皆歸如水之就下而雲獨後非雲之民後也胡孽據之也雲之民之心固與天下同矣皇祖累遣文學忠義之臣之而不忍加兵焉非爲胡孽生之也是固以天

民待雲之民矣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一

矧國初以來版徙而我置之天下之右間世族雲之民固天下之民哉貴之爲藩其地若民則西取於雲東取於湖北取於蜀而我籍之置者猶夫雲也貴之民固亦同於天下之民矣夫士者民之秀也民同則士同矣故今養于學校而科目取之者天下之士皆同也藝文之醇俗尚之正不詭於傾危變幻之習即雲貴士視天下皆同也我

皇祖神功定天下用夏變夷禮樂教化之澤瀾衍浸溢傳矣遠矣

列聖紹統熙洽相承比我

皇上右文圖治深仁在天下益隆且久固宜遐舉僻壤之士颯颯乎都會之習哉是故三歲設科取士由鎖院至撤棘百度惟謹兩畿而諸藩同矣榜揭之後刻其姓氏郡邑文義之詳錄而傳之天下焉則又同矣天下之人皆將指而稱之曰某也兩畿士也某也江浙閩廣士也某也河陝山東西士也某也湖蜀士也某也雲貴士也歆豔而夸詡之如弗及焉自雲貴視之猶夫兩畿也兩畿猶夫諸藩也此天下之同情也孰謂雲貴之士非同於天下士哉矧作於前者登甲科都要官樹懋勲於一時踵相接也視天下之賢無異焉者則雲貴之士同於天下固已久矣然則登斯錄者自待也容可異於天下之士為邪錄成某當序于末簡亦天下之所同也故不敢以不文辭

廣西鄉試錄序代作

皇上登極政元秋八月廣右藩臬如 制舉鄉試

事巡按御史憲監臨之慎哉事事申程飭度易故去陋剔冗用稱

聖明維新之典比期取應諸學官弟子大學生選士胥史合凡百四十有奇人才之多前此未有也三試之得士與文錄之獻于

上用傳焉惟 國家文明之治至 今日盛矣
高皇開天

七聖撫運元氣融萃發育群生辟諸時則春也

皇上入承大宗臨御天下道化丕變人文物象革而一新辟諸時其猶夏乎哉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于離夫離也者明也萬物相見于時為夏明盛之也廣右疆域當祝融交州之間在輿圖為南南離也故曰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上繼明麗正南面而聽天下離明之地陽德炳耀臨顧若通焉是故諸士之文美哉郁乎英華穠蔚

廣西鄉試錄後序代作

其章也精蘊冲醇昭其質也沛川鼓濤昭其運也搜神抉竒昭其靈也於戲盛矣夫盛以時皆道也盛以地者氣也道隆氣粹上求下應固有機焉盛以人者機也昔者神堯起唐侯履帝位放勳之極光于四表邵子經世以五帝之時為夏堯五帝之盛者也皇上啓運紹統同符于堯迺人文化成之始諸士以文盛進是故

聖作物觀重明相麗 煥乎文章炳乎事業文極盛之治厥惟休哉故曰盛以人者機也

廣西鄉試錄後序代作

此嘉靖

天子第一科廣西鄉試錄也錄成監臨御史授簡某序其後某再拜誦之曰文哉倭矣遂於道軌於

制可以錄矣夫道孔子至矣傳之自曾子始故忠恕

以言道也聖人治天下首制作故三重以言治也王

者之政行於天下而後治故明堂以言政也易言化

廣且大矣故觀於解以知化觀於遠而不禦以知易

書以道政舜歷試德盛矣湯用協而丕式化斯妙矣

皆政也關雎王化之首卷阿言用賢也故觀於關雎

卷阿而知詩春秋道義會盟征伐謹焉故觀於會防

梅國前集卷之十九

四

盟召陵伐齊而知義禮以道序樂以道和而治行故

觀於禮樂以行治也君民相應有機焉心體之喻言

其機也仁道博矣天地萬物盡之矣故觀於聖人則

盡仁人臣大忠頌講學而規諷寓焉可以觀忠矣

天子守成法天大矣法祖要焉

皇祖之訓昭法祖也仁明君德之全也仁明盡而治

化成矣世道用儒而治儒者亦志用焉合則行矣言

儒期其合也厚威曉以敦化也有政焉親親之推也

治道之極萬目舉矣衡論言其目也故以是終焉而

道則一以貫之矣始之沛如也粹而顯矣中之淵如

也奇而肆閱而則矣卒大浩如也博矣大矣是故遂

於道軌於制可以錄矣乃若循名責實擇言徵

行觀始考終士有清議國有彛憲可濯也矣復于

御史御史曰有是哉廼再拜授使者馳獻于

上

贈大司徒桐溪錢公序

曰若少司馬兼中丞桐溪先生錢公恭承

天子簡拜留都地官大司徒君子曰重典也夫留都

神祖肇基爲萬世建極根本重地也地官大司徒宰

制江以南諸藩郡錢穀出納重任也公皖產也策名

梅國前集卷之十九

五

天府負天下重望久矣內貳司馬出總兩鎮戎務撫

綏南粵奉

璽書節鉞從事事權益甚重矣用是進焉膺

天子重命居重地而當重任寧不愈爲天下重哉公

昔爲中臺御史沉毅讜論日聞使君子有恃而立儉

夫壬人退歛屏斥君子曰直比爲臬大夫臬大夫長

持憲秉度堅確弗撓屹然泰山不可拔之氣君子曰

正既爲藩大夫長敷德宣化優優于于禮樂政刑秩

然四達而民物熙洽長養生息君子曰惠進爲中丞

生撫畿甸馭吏保民飭將練卒春生而秋殺之提綱

挈維萬目畢舉君子曰肅再進而佐司空掌邦士庶
工奏成冬官用又旋復進少司馬典參邦政統御六
威震海宇宗社安於磐石之固四夷悚懼邊圉靖
君子曰武乃今總御兩粵羣吏受成諸將用命溪峒
除僻喜人怒歎者草雉禽獮不遺餘力風聲動夷夏
政令薄嶺海朔以南罔不率俾境土萬餘里晏如也
故雄才偉略繼緒膚功副重望於天下君子以茲
爲重典信不誣哉矧今

天子興唐虞之治百僚師庶績成熙之朝公宰制
東南財賦重念民力匪藏富於國是圖去冗節費損
梅田前集 卷之十九

六

上益下以爲邦家休垂重名於永世其不在茲哉昔
者宣王厲治方叔南征周人有采芑之歌鄭之桓武
爲周司徒鄭人有緇衣之賦萬世仰之者也韶郡鄭
守騶聞公大拜依歸愛戴不敢爲粵人留而宣休堪
美樂爲天下道也某也不佞嘗從六官後知公素矣
乃嗣風雅之什爲公頌之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公功豐德崇赫矣顯矣方叔桓武寧專美有周哉詩
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桂山黎氏家譜序

家譜何桂山黎氏也譜桂山黎氏何譜其系也譜其

系也不族而家何黎繁氏也居有二焉家云者異之
也異之云何邑東山居者其伯也邑南廛居者其仲
也異之者有待而同焉者也同則族矣族則萃矣萃
則繁矣繁則大矣是故黎氏之族君子知其大也夫
桂山者黎氏之小宗也上世遼邈托始於文舉郡博
也郡博有文行稱賢於鄉者也文舉傳之希遠貲甲
鄉邑承郡博之家者也希遠傳之務本積德累仁世
郡博之休者也務本傳之成治成振成重成矩成貴
成佩伯仲叔季濟濟乎其盛矣郡博之傳如流斯長
如枝斯茂遐哉遠矣乃若敬廣者成治之傳也始作
梅田前集 卷之十九

七

斯譜仁美仁濟仁訓仁會仁介仁隆仁徹仁中則治
振矩佩之再傳者也嗣而述焉昭而昭也穆而穆也
老而老也長而長也尊而尊也賢而賢也罔失其倫
仁以聚之義以別之敬以合之愛以周之禮以殺之
公以統之可謂睦矣睦則親親則同匪直家也廣而
族之何有哉是故黎氏之宗君子知其大也詩曰宜
爾子孫振振兮言和也盛也和斯盛盛斯大矣

重脩禾山蕭氏族譜序

蕭受氏邈矣粵若殷後封宋宋支子食采於蕭是故
蕭受氏自宋始居沛豐文終侯出焉逮齊梁化家爲

國豫章王綜子直封永新侯位沙州刺史居永新務
甚是故永新之蕭自刺史始下及南唐秘書省正儼
徙居禾山禾山永新地也是故禾山之蕭自秘書始
然世稱爲長沙人者永新故隸長沙皆楚地也是故
禾山永新裔也永新長沙裔也長沙沛豐裔也沛豐
宋裔也宋殷裔也是故譜蕭氏者邇流窮源由木達
枝雖百世可徵也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夫蕭宋後也孔
子以爲不足徵者言禮也乃若譜族者命姓受氏瓜
瓞綿綿世系表圖歷歷可考殆文獻足而徵者也是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八

故蕭氏之譜始修於八世祖御史君者其傳遠矣再
修於景陵尉者十三世也再修於大學宣教者十四
世也再修於雲渚翁者則二十世也文獻足徵於斯
盛矣比今曲靖太守國材氏承先大夫遺意取宣教
所修宋王左丞黼李文忠公綱嘗序之者再修焉宗
宗嫡嫡昭昭穆穆貴貴賢賢詳略有體疑信不誣可
謂一家之直史已矣君子曰徵哉譜也重本篤倫敦
仁崇禮倫矣哉夫尊祖嚴祀以重本也明統溥惠以
篤倫也率親睦睦以敦仁也達分興讓以崇禮也是
故重本者廣孝者也廣孝敦仁之基也篤倫者章義

者也章義崇禮之實也敦仁者同愛者也愛同則仁
益篤矣崇禮者合敬者也敬合則本益重矣是故廣
孝章義同愛合敬而天下之道庶幾矣詩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

贈郡守鄭侯八親序

維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天下藩臬郡邑諸臣入覲
天子之廷典也我郡守鄭侯率四邑群吏茲秋九月
望先期而往諸鄉大夫出餞于祖至則諸邑令再拜
以辭獻獻已則學博士率諸弟子再拜以辭獻獻已
則諸戎弁再拜以辭獻獻已則諸耆耄再拜以辭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九

獻侯曰辭無溢乎邑令暨諸僚幕進曰弗敢溢也溢
則瀆學博士暨諸弟子進曰弗敢溢也溢則諛諛惡
乎敢諸戎弁進曰弗敢溢也溢者諂也武人其何敢
諂諸耆耄復再拜胝曰弗敢溢也康衢擊壤亦野語
耳愚皆田舍翁也其何能溢侯曰有是哉諸鄉大夫
執爵告曰維侯廉以律已明以照物敏以集事果以
折獄諸邑令範侯政也辭以宣政夫何溢乃洗爵再
告曰維侯敬敬勸學敦禮重則率身先之博士暨諸
弟子服侯訓也辭以道訓夫何溢乃洗爵再告曰維
侯蒞茲土也文經武緯治賦足兵使冠殄而士孺功

懋譽張諸戎弁之辭允矣其弗敢溢也某也從諸大夫後則洗爵告曰維侯愛薄惠流政成教孚典順令肅有善經焉民化而從士習而變工勸而趨旅來而悅是故諸耆耄頌辭以獻頌者歸德而告功也何以溢拒哉侯乃謝曰君子愛人以德顧不穀不足以將之爾乃徹祖而別

大賀趨朝詩序

我國家大禮歲

天子萬壽天下藩臬馳大

賀于京師制也正德己卯秋九月二十四日寔惟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十

皇誕聖之祥統天御極十有四年啓元合德于天運之統者二十有九年矣滇之臬臣當賀吾蘭臬陳君首臬之貳奉表以行臺中諸大夫相率設祖金馬之郊賦詩誦之謂某序某再拜稽首言曰惟天祚我

皇明篤生我

皇上履帝位以主天下惟我

神祖聖宗眷佑我

皇上荷天休爲天下民物王惟我

皇上承天眷嗣

祖宗享有天下以求錫無疆之休于我臣庶於惟

我某聞之華封人祝堯曰多壽多男子夫堯爲天峻德光于上下惟壽命無疆天位有傳以永延其祚也已矣書契以來頌禱之詞經見始此其萬世臣子祝頌之法程與蘭臬吾滇賢大夫也愛

君憂國之情恒見顏色茲行也君子以爲典禮雖常而忠誠感召固有異焉者矣蘭臬昔叅晉藩執是禮致祝

大廷庖錫鉉頒殊寵荷焉未幾有滇南之命夫晉堯故都也華封人之風尚存未泯蘭臬得之

以致祝焉今茲之行諸君祖感蘭臬享詞所望于蘭

臬者其外是邪某竊聞之唐張齡當玄宗千秋之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十

辰以金鑑錄獻今其錄固在蘭臬賢而有文忠愛激切古人是師庶其廣封人之意端文獻之忠帝心簡在恩禮隆洽視昔有加我某不佞敢以不腆之辭爲諸公後

送方伯西津沈公之蜀序

日者天官卿以蜀方伯請于

上若曰夫蜀西南大藩也方伯岳鎮尊官也必才賢器度賢於人乃宜往滇南沈臬使者雲間人也起家進士歷州曹大夫剛果明決聲聞赫赫起䟽歸省母養不及以期告復賊瑾用事矯

詔罷瑾誅廼

召爲虞衡大夫未幾復爲刑曹進

貳陝臬尋進滇臬使憲度明肅臺臣使陝及滇者疏恒交薦之蜀方伯若人其宜哉得請大夫喜相告曰斯世其亨矣乎臬長沈公拜方伯矣正人柄用連茹彙征斯世之亨可徵矣滇之士若民走相告曰滇蜀古益州也由益視之蜀爲大由中夏視之滇不爲不重也滇之民猶蜀之民也經國者意蜀忘滇邪廼蜀人吏于滇者走相告曰蜀吾土也吾蜀民困久矣迎佛者取材木者未已也繼之兵盜四起轉輸餽餉日不遑給廼征歛愈繁且暴貪墨者剝膚椎髓漁獵之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十三

吾蜀民日見其壯者委溝壑老且病者無死所矣吾公往旬宣之吾蜀其康哉予聞之廼告之曰汝滇也汝蜀也望于公者私耳時方多事天下之民力困財竭水旱寇盜夷狄之變日且相聞望公者焚如溺如不啻其急獨汝滇蜀哉公他日進爲公卿宰輔天下之民舉安汝滇蜀有弗安者乎僉廼舉手相祝曰惟天子爲天下用公哉惟公畏天命悲人窮殫慮竭才以弼復古之治若天下仰望之心哉公行予不佞于蜀尚有可扼腕者將悉陳之爲公忠告公其無忘斯言與

送憲劉壺山先生之貴陽序

壺山先生于予爲同姓系出安成世族爲同鄉錄南釋褐進士志爲同年予承乏司馬部壺山拜大行人朝同宿壺山使四方反

遇賊瑾弗爲禮瑾銜之矯

出爲少尹予廼以狂直忤瑾黨出爲尹于去國爲同事比起僉亦供臬子亦自蜀臬移滇爲同官壺山茲推貴陽副臬提兵都勻廼予日將往視學八桂迹若異而感昔焉之同詎能忘哉惟貴陽介湖滇蜀間山谷峻險極天下蠻苗雜處鳥言獸面不可以人語通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十三

都勻置郡自近歲始其疆域深入夷獫狁穴其民出聚歟氏遺類俗野而易亂比者凱口爐山相繼生變勤諸道師旅僉備之乃定其地要害其事權重且難故戎憲之選恒加他鎮壺山深沉善謀處大事不動聲色嘗巡察重我務分治滇西法行而威震獫狁不敢犯露蓋酋長聚醜虜肆侵剽壺山率銳兵搗其巢執厥渠魁逮繫者百餘人黨與悉撫遣之患乃息事聞上賞以文綺醪犴滇南人感而賢之夫滇貴壤地相接風習鮮殊壺山素威於滇貴人聞其先聲久矣茲往蒞之號令肅嚴旌旄變色有弗威者哉

則善御者易峻嶠而畏平陸視溪澗為溟海良舟師也壺山操馭於溟旣審而法尚以貴為平陸溪澗而益慎之則位愈崇澤被於人愈博哉壺山命駕金馬滇藩臬諸君往餞成賦詩贈之謂予序其事云

贈郡博陳君致仕還瓊序

歲旃蒙協洽月在塞余博士陳子以老去諸弟子謀祖餞焉請期以報陳子曰未也其上諸爰召太史氏命之曰端而策為吾筮乎吾將載馳驅載船載航復吾家邦孰避孰趨孰恃孰從太筮有常子其啓予衷乎太史氏乃撰策筮初筮得蠱三三之升三三再筮得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十四

遇三三之咸三三太史氏釋策進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升元亨南征吉遇亨君子亨也咸亨利貞咸以貞也可以行矣陳子曰繇何太史氏曰不事王侯置為臣也高尚其事潔其身也肥而遯者遠乎君也吉无不利志可伸也君其行陳子曰復有說乎太史氏曰有哉夫蠱在人也遯我也在人者人君固莫如之何矣在我者我君其慎厥圖我欽德考祥觀我生知進退而不失其止過此以往吾不知之矣陳子曰有是哉吾行矣明日遂行

高州蔡氏族譜序

蔡氏族譜何家乘也家乘何一家之史也一家之史何載一家之事者也夫乘取其載也晉曰乘乘者載也載晉國之事蓋晉史也是故載一國之事國乘也國之史也載一家之事家乘也家之史也故族譜家乘也一家之史也謂高州何重其地也重其地何重其祖也重其祖何宋宗正居中蔡氏聞祖也居高州自宗正始是故重其地重其祖重其所從始也宗正生千一即千一即生挺挺宋城人知南安軍植松大庾嶺為行者庇其澤可知也南康南安隸邑高州南康勝地也千一即者挺之子也挺官于郡家其子於梅園前集卷之十九十五

邑也意者挺德洽齊民去而留其子家焉慰民思也抑亦挺嘗調虔州推官既知南安復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度接壤南康江西則都會也挺久宦茲土擇山川風物之美居之也是故一再傳而有宗正世其家也國史郡乘可考而徵徵則信信則傳矣是故蔡氏之譜自宗正始傳信也慎也譜作於中祖文彬質而核者也茲嗣修者曾孫世新也詳而不雜簡而文者也世新質美聞學兼長藝能與子魯善紀傳圖表魯為之役其義則請於予焉上則左轂下稽遷固可謂蔡氏家乘也一家之史矣無念爾祖世德

作求世新其無忝文彬矣無忝於宗正及挺也已矣
君子謂高州之族於斯顯矣顯斯盛盛斯遠矣詩曰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遠也又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遠而保諸斯無疆之休也或曰蔡氏中葉徙居儒
效矣稱高州何佑君子曰有是哉重其所從始也儒
效自高州徙者也辟之水也高州源也儒效固其流
也自今以始蔡氏之裔繁且大焉雖再徙屢徙高州
之族不可易也是故謂之高州蔡氏別諸蔡也亦慎
也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十六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十七

贈夏文光序

夏子文光德興人也治京房易旁魄諸子百氏尤長
堪輿家言明於馬齒龜書陰陽老少進退鏡乏窮極
幽眇叅以青囊元經諸氏論說契若符節比者挾經

子秘數數十卷浮鄱湖亂豫入金川王峽深遡章貢合流抵吾土南窺庾嶺西陟華山北躡天柱玉枕東南歷嫦娥天馬諸峰蜿蜒迤邐蟠屈起伏悉登其巔望衡嶽九疑指羅浮顧南海轉而縱觀武夷廬阜悉在眇睫乃嘖然曰司馬子長足跡吾得其半矣東西圖經脈絡可指畫也客有問其說者不答強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者陰陽之質也氣行乎其中矣孔子翼易曰俯以察乎地理此千古相傳要訣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五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言何謂也河出圖洛出書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十九

聖人則之則其數也理者數所從出者也則其數者則其理也是故八卦成列知來者逆上契天文下究人事其理一而已矣故曰易以道陰陽道之者道其理而已矣問者曰然則堪輿者流源出諸此可詳言之乎曰難言也無已則問諸赤松子無已則問諸伏羲無已則問諸天

慶齊壽序

茲歲冬十有一月丁亥是維右丞靜齋陳公降祥之期先是公配蕭淑人誕瑞於春王正月乙卯揆初度曰子爲壽六袞乃冬十月己未厥弟文齡厥猶子子

和不遠七百里汎澄江浮章貢入橫浦造子涵虛之室請言爲祝乃三老人至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予禮焉一老人進曰疇昔之夕仰觀天象文星聚斗翼之間意者有佳應乎次則曰自春徂冬南極之星光出地上者三敢請次則曰僕嘗從二叟游日者夢升于帝宮見帝命紫衣使者執赤符符金書日月貞明黃衣使奉錦誥從其後並降于太昊之墟何異也予曰有是哉天道邇矣微矣哉夫文星聚者賢人微也南極見者耆俊微也赤符書者偕老微也錦誥從者寵命微也三叟何爲獲茲禎哉三老人曰不知也願聞其詳予曰夫二賢者西昌之彥也介而見焉禮恭儀肅于于顯顯非夫人之相觀也厥來祝也厥微辭也星聚之占不在是與夫靜翁國之元佐也二十而登仕三十而爲大夫四十而列上卿五十而請謝事懋德備才碩學敏政偉勛宏譽阿衡尚父儔也嶽降之辰屆茲陽復六十其齡可謂壽矣南極之光厥維顯哉維翁既壽維淑人好述壽與翁齊微音丕昭焉福攸介亦符之書錫自天矣矧翁舜苗裔也天子隆唐虞之治維舊人是求元老是毗翁神豐氣充精明和康滿輪來昂起而入輔宰制政權登拔賢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十九

俊調燮元化措安民社翁之休也邦家之光也黃衣
錦誥帝啓之矣叟夢神共徵哉三老人竦然曰愚老
鄙人也孰知大人之占若是奇哉乃從而歌曰倬彼
雲漢文星爛兮君子攸萃華而煥兮靈光其燦燦兮
又歌曰南極呈祥乎而出地上而光芒乎而昭大耋
之慶乎而眉壽其無彊乎而又歌曰亦符金書上帝
攸司使者將之維齊壽是期維遐福攸宜又歌曰皇
矣上帝赫赫明明錫以顯命三壽作朋以引以翼皇
王中興順帝之則萬邦載寧維我夢斯微予謝曰夫
非逸者與何言之中也樸而文隱而彰曲而不誕可
梅田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以爲祝矣乃命毛穎氏執役三老人辭去二賢以三
老人之歌反爲翁祝

贈崇邑高令尹應 召趨朝序

維十有四年梅蒙協洽月在圉陽崇邑高令膺
天子召命馳京師君子曰異等也夫崇初建邑也在
群隄風氣岑鬱山川脩阻厥封疆初闢也厥人民初
聚也厥城郭初築也厥學校初立也厥堂宇庾藏初
作也厥風俗教化初倡也厥紀綱法度初布也歲歷
一紀吏更數人今茲土也厥維艱哉夫高尹閩產也
養于邑庠升于成均茂才植學達政習事拜崇令

章紆綬顒顒于于庶政舉百度新羣生育田野闢而
封疆日廣矣閭閻聚而人民日衆矣城郭鞏而奠矣
學校崇而興矣堂宇葺矣庾藏修矣風俗陋而飭矣
教化陵而振矣紀綱法度渙者合散者振矣是故崇
初建風聲氣習駸駸乎升于大猷矣茲惟

天子與帝王之治揚側陋如神堯立賢無方如殷湯
不忘遠如周武王諸宰臣不遐遺朋亡如周公保泰
同心一德保有厥士允哉千載一時也高令賢勞遜
邑才美穎見衰然與諸豪英茅茹彙征行其志於天
下不亦顯哉是故茲往也君子以爲異等出乎其類

梅田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二

者也登冑監出宰百里特起臺諫之選瓜期甫及寵
召自天百年所僅見也一代治基於茲乎微不亦異
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贈劉大夫應 召還朝序

秋官劉大夫王池劉公起

天子召命往君子曰殊等也始也公拜秋官大夫稱
病在告歸侍承德翁養飲食居起左右無方翁樂焉
逮翁棄養慟毀骨立寢不入室力襄大事三年之喪
畢有司者數勸駕乃強起就道時宰臣嫁怒變法需
檄而反杜門養晦不通籍者一紀于茲比者給諫臺

史交疏薦復

天子名召者五人公與焉天官卿乃走使者馳檄至諸君子速行公孫曰未也既而藩大夫以天官卿檄至諸君子速行公孫曰未也既而郡大夫以藩大夫檄日踵至公乃告于祠祭于墓乘傳而往諸君子出餞祖道之次肆筵授几旅餞醑酒張樂矢歌諸君子執爵再拜獻曰休哉養則盡力喪則盡哀公於事親可謂孝矣歌工乃奏既醉之五章侑焉公再拜謝諸君子洗爵再拜獻曰休哉進也以禮退也以義公於事君可謂忠矣歌工乃奏烝民之五章侑焉公再拜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城西郭氏族譜序

此南康城西郭氏族譜也郭有姓氏其來遠矣譜而傳之數百禩矣比至于今支繁事夥不啻倍蓰於昔萃幾於渙渙斯離矣戚漸於疏疏斯薄矣匪有僻者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倡之賢者贊其決而群彥從之寧不聽廢成緒忝于前修哉迺厥宗老長者倡曰吾族有譜弗輯久矣懇于鉅公纂而述之可乎乃諸群彥贊之曰輯譜重舉也嘗聞其義於梅國夫子矣叙撰以傳敢不為吾宗懇感訢喜曰譜輯得人可求而傳焉吾宗慶也敢不胥勉從事謀既同矣迺奉其牒本支嗣繼事行增續會萃成帙介見于迂史再拜以譜事請迂史辭曰昔者氏族官有簿狀家有譜系掌于郎史用博通今古之儒撰之厥典重矣不佞學植荒落其何能役曰環嵩以門人之故請益力曰夫子殆棄蒙哉迂史迺受而輯之首為紀世系次之志次之傳次之而考終焉首之紀何紀姓氏也粵自受氏以來推厥本始訂厥譌誤濬其源也次世系何始於鄭州傳而廬陵傳而同江傳而南康盛傳於城西表而列之疏其流也次志何一曰家範昭其則也二曰祠祀昭其制也三曰圖像昭其文也四曰丘墓昭其藏也五曰田祭昭其物也六曰儀節昭其禮也皆志也志其實也次傳何傳賢行也世有賢者深培厚植啓後振前理言義行皆可錄也是故傳之以章獻也男位乎外女位乎內乾坤之義也是故女德傳焉者陰教也終以考何

之藝文也彭程視來信今傳後匪藝文曷徵哉故以是終焉而宗史家乘於是俗矣譜既成弘璧乃合厥族人咸再拜謝迂史授而申之曰譜爲族作也古者重族有宗法焉有祭法焉居則統其衆於宗祭則合其族於廟昭穆倫序仁慈孝敬咸於譜乎考也是故故家大族必有譜牒以統宗合祭而閭閻小民不能有也君之族盛矣予能爲諸君子譜矣尊尊親親老老長長幼幼興仁讓以睦九族崇禮教敦風俗去偷薄而山淳古之風存乎諸君子相勗云爾予何與哉復再拜謝曰謹如教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二十四

贈中丞王公嘉慶珩序

茲歲夏六月八日

天子錫封誥于中丞王公三世休光絲綸煥赫榮寵渥矣群屬吏拜稽首稱慶秋七月二十又五日維公三載奏績之期雄鎮重權膚功茂烈簡在帝心譽望隆矣羣屬吏拜稽首稱賀越二十又八日維公誕祥初度之晨大臣元老繁祉康祿天休滋至壽命昌矣群屬吏拜稽首稱祝吾郡許守繼初至適維嘉慶珩臻之時迺率群吏趨走虔臺拜稽首慶賀以祝徵予言致其辭敬而將之禮也予嘗讀烝民之

詩而善吉甫誦樊侯之贊也是故柔嘉維則令儀令色美其德也式是百辟王之喉舌美其職也首誅之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美其所由生也富哉言乎維我中丞王泉王公東越人也天挺異資鍾稟完氣篤生

憲帝御極之日育德

華宗疑命之時登名列職於

武皇紹統之際而崇階大拜於今上盛治之朝才德勲望推重冠紳誠哉媲美山甫振策中興者矣是故頌美公者曰知仁禮義備其體也剛柔正直達其用也敬慎抑畏嚴其內也端莊儼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二十五

厲肅其外也擬諸小心翼翼威儀是力公之德山甫之德也秉憲內臺位則崇矣

制總節鉞權則專矣宣布威武任則重矣鎮安四藩功則溥矣擬諸出納王命四方爰發公之職山甫之職也天監

聖朝昭假于下篤佑賢哲以應昌期而登至治公之生擬諸山甫一而已矣顧今吉日令辰命辭昭頌申許侯之忱以贈公文如吉甫穆清風而肆好可也某也非其人也其何以言爲哉無已則賦采菽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無已則賦桑扈

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無已則賦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贈蜀藩叅知侯公榮擢之任序

俗兵果副三峰侯公台人也純德碩才懋學優政舉南宮登

皇帝龍飛首科進士初命爲刑部尚書卽再命三命爲大夫忠信果決勿辟勿宥制民于中君子曰允進青陽郡守應勤寬簡明恕公敏德教淪洽黎庶愛戴不啻父母君子曰惠再進江右臬副理戎備將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二十六

璽書從事開府虔州舉憲度飭兵政嚴紀律厲法禁廣教化下慈愛生殺予奪賞罰進退一是以至公行罷而已不與焉君子曰肅是故庶府承式百將用命閭閻仰德行伍畏威聲生譽張而蜀藩叅知之

命下矣夫舉憲度者文之昭也飭兵政者武之布也嚴紀律者義之執也厲法禁者智之察也廣教化者禮之周也下慈愛者仁之溥也六者政之善物也寬以居之遜以出之謙以持之信以成之感而孚化而服無往而不獲其效矣由是頌聲作美譽彰播之閭巷傳之國都近者悅遠者懷公之勛伐聞望曷其有

極哉夫蜀天下之陸海輿區也民殷物萃聞自古昔公往叅其藩焉來旬來宣之屏之翰舉昔今所蘊而措之于辟則維允矣于政則維惠矣由是進焉爲方伯以保釐一方一方其奠安矣爲中丞以撫綏四方四方其底定矣又進焉爲卿宰統百官均四海邦政平而邦禁肅矣又進焉爲公孤燮理陰陽寅亮天地百工維熙萬國咸寧矣竊嘗聞之德者才之本也學者政之基也學以成德德懋則學日新政以考才才碩則政日立學日新則才益充矣政日立則德益崇矣本末相因體用合一固如此惟公德盛而純才富而碩學緝而懋政達而優何施不可哉是故司刑則允典郡則惠副臬而理戎則肅位日尊權日專而庸業日益廣大矣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學也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德也曰瑟兮僴兮赫兮喧兮言才政出乎身而輝光外揚也吁美哉其公之謂哉公行于郡守許侯重公優荷

寵光而德政之頌不容已也徵予言爲贈予素辱公知業夙有贈言之諾顧衰且劣何能爲辭詩又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請誦是以復侯爲公贈云

澹菴傳家錄序

梅園前集

卷之十九

二十七

此澹菴先生鄧公手澤仲子耆老純克一錄之以傳其家者也首之澹菴大書揭其綱也次之貌公小像諸贊列焉瞻而仰之起孝敬也明達公字也作說美公所造詣也故次之澹菴公別稱也作歌詩美公所蘊發也故又次之知險大書類以諸作美公明哲保身之智也故又次之上池仙派美公精奇業也銀漢星槎美公得大觀也蓋指一事以互見公之賢也故又次之乃若舉公懿德良行以各鳴其所見則諸贈者之辭兼之矣至於文卿墨客之詞翰為公所致者附於其後則以表公見重名流也見重名流得所親也得所親可以觀所養矣故以是終焉傳有之孝子之事親也沒則致其思克一篤念公之手澤命其子銑類輯以求其傳可謂能致其思矣能致其思可謂孝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懷感錄序

錄何錄懷感也錄懷感何懷者思也感者動也心有所思而動心動而益致其思也故曰懷感懷而感也昔者子與離菴許子友友以義也既而魯子聘於離菴則連姻矣友以義則敬存焉連以姻則愛存焉敬存則禮恭愛存則仁篤禮恭仁篤而情致於是手盡

梅園前集

卷之一

二十九

徵忠錄序

矣是故離菴泉石與居鹿豕與遊置置陶陶忘人之勢周黨嚴光其伯仲矣予則賦詩以述休紀傳以徵獻述休以揚徵獻以考皆以致義也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流從之宛在水中央言致義也乃復離菴計音來告哀涕從之太丘有碑宗師有銘顧以不腆之辭為役潛德以發幽光以顯皆致哀也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賙兮人百其身言致哀也嗚呼存則致義沒則致哀予於離菴庶幾矣魯子計偕返自京師萃輯詩傳誌銘諸篇請命於予以授梓氏予閱而嘆曰噫嘻哉斯錄也其可謂之懷感也夫讀之者可以興矣是故人倫有五友其一也教行有六嫻其一也友以入言友而友也倫斯厚矣嫻以語言親而嫻也行斯修矣倫厚五品斯遜矣行修百姓斯親矣五品遜百姓親興仁興讓世斯唐虞人斯商周矣於戲懷感之錄夫豈徒哉故曰讀之者可以興矣

梅園前集

卷之一

二十九

武宗皇帝御極十有四年己卯夏六月十有四日寧藩宸濠起兵反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黃公宏死之濠伏誅論功者上其事下廷臣議禮部具疏請皇上賜贈太常少卿並祀于旌忠祠君子曰公宏死之濠

公可謂死于忠矣是故按察副使王子叔毅狀公
子司業景子伯時銘公墓江西參議前編修陳
子南著公傳著公忠也乃若巡察御史今刑部
書唐公虞佐作表忠祠巡察御史秦子崇熙作成
取義碑至於都御史王公伯安與尚書唐公紀功御
史謝子士潔給事中王子如皋毛子用成諸疏則與
孫許馬四公並論焉公之忠昭昭矣公家子紹文昔
嘗奔計洪都求公屍易棺歸葬又嘗具疏論辯復贈
祀之典茲授吾郡學訓重過洪都為文祭告于旌忠
祠至郡謁公配祀陽明公祠則又具文告焉公之忠
梅圃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贈大方伯雙橋蔣公擢江藩序

天子厲精振治敷求俊良公內臣工登陟崇顯斷自
宸衷唐虞親命四嶽九官十二牧一致也維熙泰和
臻底隆盛丕失哉茲秋之孟浙藩左伯既擢天官卿
請進江藩右伯雙橋蔣公往代
天子報可乃使者馳檄至于洪都江藩長夏公叅知
黃公偕諸叅佐舉臬臺諸公都垣諸君從公受檄禮
為賀瀕行設祖章江之漣為餞華絨腴幣不遠千里
賁于塞嶺徵言為贈節也陋弗克役顧弗容辭惟公
西粵清相人也登一
武皇再舉進士敷陳大對披瀝剴切君子曰正發軔
梅圃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司馬歷階至為大夫戎政精練羽儀朝著君子曰敏
進守嚴惠二郡介慎剛明政通澤究士服而民懷之
君子曰惠乃進為江藩叅伯敷布優優上宣下達羣
吏奉職百度率舉君子曰又尋進為東粵臬臺長憲
度修明刑辟惟允舉內卿大司寇御史大夫大廷尉
而並張之君子曰肅乃復進長吾藩治教禮政刑虞
蕙舉六卿之職庶府百官悉歸統馭時方叢剽地尤
繁劇處之裕如也君子曰毅茲焉往于吳越之都維
藩繼垣之綱之紀位益尊權益專德澤益弘而溥辟
之驅駿足駕輕車馳騁熟道王良造父為之後先也

宏聲美譽豐功茂烈寧不益充益盛而益垂于無疆
哉嘗聞浙為首藩章疏陳納居天下先乃若公才德
聞望屏列甌覆為

帝心所屬久矣公為孤
三老為公心贊弼謀經綸治具王道聖
功旂常鍾具有餘地矣茲殆其更始哉詩曰樂只君
子天子命之又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其公之謂與
節也不佞昔濫西臺學政知公維深矧司馬部汴浙
二藩忝為先驅是用詳述為公贈詩曰先民有言詢
于躬堯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贈判府趙君考績序

判府趙君丹徒人也舉京閑進士初為巡平判府理
貢賦底績更南安判府理冠盜事復底績制當入考
郡長為請于藩臬請于巡行使僉曰可郡之民則曰
趙公我父母也不可去願借留之郡之士則曰趙公
我父師也不可去願借留之郡之治吏則曰趙公我
師帥也不可去願借留之郡長復于藩臬巡行使則
報曰考典也將以明陟也留之不可若乃行學官弟
子告于子曰判府入考借留至再不可茲行矣請序
贈之予南安庾邑人也曩自蜀便道過省始識君接

人和煦有禮讓既觀其御衆嚴肅不可犯既詢諸四
境之內持兵者屏迹持鉏鉤者滿目野四境之內倉
然以治日復過省自須登君堂如也歷觀其
左右群從僕隸士卒秩如也復詢諸四境之內暴者
斂強者息仆者起弱者植貧者寡者安而無戚四境
之內晏如也君之政成矣化洽而令孚矣近者悅遠
者安矣聲生譽張臺辟而臬召矣訪爾一郡欲借留
其不可矣昔者漢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掌治民典
兵禁備盜賊歲盡遣吏上計當時黃次公為河南太
守丞明察內敏處議當於法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太史氏書為循吏趙君今太守丞也觀厥施措殆
無媿次公哉行將陟焉若漢召為廷尉正徵為京兆
尹賜為侯遷為御史大夫皆其地也予何言哉予獨
于循吏有感焉司馬子長傳循吏孫叔敖而下五人
焉班孟堅傳循吏文翁而下六人焉上下千有餘年
可書者數人而已不亦難哉抗直都也守正禹也道
不拾遺縱也勃妻敬憚延年也不見稱為酷吏可畏
也予不佞敢述君治行如右庶使循吏者采焉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梅國前集卷之十九

桂國前集卷之二十

序

平蠻儒績詩序

西廣巡察侍御平湖屠公平蠻功成藩臬諸大夫咸賦詩爲頌謂某當序先是西廣守臣議舉兵討古洛諸蠻寇廷議從之上授公璽書錄功于師公至風紀振肅百度惟貞理持法守凜然有山岳不可動之意時桂象雖宜諸郡旱民饑以死公亟下有司賑恤之移粟發廩若拯溺不少緩民始立有生氣師既集公迺申令于衆曰是惟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明天子明明法汝其共哉汝或不共予則舉以從事罔汝貸衆由是震疊率諸部伍分地以入苗耨而髮櫛之擒者斬首者俘其降虜者日以告公閱之評其擒者某爲渠魁磔之某爲群醜某壯戮之某未壯姑械之某幼奴之某疑某脇從釋之斬首者計其級僞者冒他人者削之降者虜者而俘則給之配之既總覈其獲功者錄之某也爲上某次之某又次之某爲下某也過其也功可贖某也功不可贖某也當賞某也當罰某也格當進秩黜級各有差將以復于

上焉師當還諸部將預請于公公報曰可迺振旅凡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此皆公之功也功成而頌宜哉夫國之大政在荒兵是故使民老稚轉溝壑壯者散之四方荒也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者兵也氣數不常機權難豫出於意外之變二者有一焉尚有可爲矧相值邪曩者西廣諸郡赤地千里蠻寇荼毒數邑餘三十年委民命于餓殍兵刃衆且久矣請兵者急於息患不暇爲荒歉計使非並行不悖之策以兩全之艱哉公雄才敏質達識宏度舉進士試政兵部出授毘陵郡司理廉慎公動洗冤澤物動以周元公范文正公爲法比召入爲侍御歷南北兩臺風裁揚厲直聲震天下天下大政公蓋計之熟矣於西廣何有哉仲子路長政事其志以加之師旅因之饑饉爲難孔子他日許之則曰果而已失當兵施相值之際權以濟經刑以輔政弗果則禁闊弊滋法姦狡惕難乎其並行不悖也公有任天下之志濟天下之才而氣以勝之臨事剛果明決不屈不撓用是荒政甫行食功隨奏俾垂死之民如仆斯植如朽斯藥饑者食勞者息不復知其殘賊在昔而相忘于豐樂之在今矣竊惟皇上威武雄斷親御南征之師罪人旣得開明堂復萬幾之治公捷書方馳繼以錄功之疏

帝心簡在大賚錫自公始崇階密勿弼于左右相與用賢舉政以安天下之民斯則蓂爾遐荒怙冒熙恬之下益弘且溥矣今日之事寧足以謝公哉其不佞嘗從公閱諸評誠百爾咸與聞焉敬書末簡迺鋪

正蒙直解後序

正蒙宋橫渠先生張子著也先生之道儒先論之備矣顧其為書出於苦心力索之功義博旨遠深於道者知之弗深於道者未之知也先生所著訂頑粹矣

梅田甫集

卷之二十

三

晦菴文公解之與周子太極圖說諸解並傳正蒙視訂頑雖曰小異然未嘗有解之者故末學者莫之考也先生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之意微矣方伯相山王公讀是書有感焉精思妙契積有歲年迺即文公法例著為直解以發明之可謂深於先生之道者哉公之自序若曰聖經齊物之鈞丈也正蒙鈞丈中之銖寸也故由正蒙以求聖人之道所謂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者也

其不佞承乏學責職莫如諸士適道之助獲諸之請刻焉以示諸士且以傳之四方與文公訂頑諸解並云

贈大參黃公進位方伯序

今年

明天子自親藩入繼大統下

詔求賢俊優擢逸錄忠諫振廢滯黜姦佞內自公孤至冢宰司從司馬司空惟正人是用外方岳則擇長貳登進之亦惟正人是用惟時冢宰以廣統知黃公進於南方伯請于

梅田甫集

卷之二十

四

上制曰可爰走使傳檄逮公以行公聞

詔蠲明年田租之半往者通貸咸釋之右圖為舊藩儲蓄計曰廣右民素困藏素乏歲入恒不給其攸出茲蠲且釋焉民則可矣如公費何必頒

內帑金三十萬迺濟否其殆哉疏入迺受使者檄君子曰公其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厥官者哉往歲廣右夏四月至秋八月不雨公計曰歲將歉矣歲歉則柳為甚迺令桂郡以羨餘八百移來年于柳俾民種之明年桂象諸郡公極力賑恤全活之惟柳忘其饑焉君子以公為

一仁也始公奉

璽書以督儲至令嚴而肅有司者奉行不敢少違
究百出公抑別始蓋通負格漁攫者辟法行禁止上
下給饋攸賴日請兵威公為監帥將卒用命元
兇險穴草薶而禽獲之君子又以公為才賢有為也
公聰穎秀特剛大嚴正敏而貞慎而愷同不徇時矜
不絕俗自守焉以雋茂聞授民部歷天官考功郎騰
英駕豪賢杰赴武為郡守為都運廉介峻直威行惠
流聲稱徵諸遐邇通籍紳大夫以公為一時偉人展矣
其偉人哉使者既授公檄速公行庶若藩某諸大

柏園前集

卷之二十

又四

夫設祖于郊咸執爵為公頌之謂節言為公贈夫贈
者增也坏土增徽匪徽之耻土之耻也節鄙且劣何
足以增公惟公方伯也承流宣化布德達情上下倚
毗焉者也一進則公卿矣抑猶一方幸衡天下皆公
地也由公之德之才施措罷行之懃勲赫烈可言既
哉夫公正人也軼羣主事獨賢久矣振用於

明主反正數求之始拔羣最征錫焉三接固其幾也
昔商王武丁嘉靖殷印時則有若傅說左右厥辟端
鄙且劣何足以增公惟公其庸俾傳說專美有焉

贈方伯方齋黃先生序

黔南藩右大夫黃子者南海人也茂年脩計吏上
師對

孝宗皇帝制策鋪

上意授地官郎累遷大夫生譽張大臣以大
用薦不果調天官大夫大夫以文學憲大夫薦又
不果忘者計得湖郡太守剛方果決民畏如神遷八
轉運使行於守廉弗殊往素微防隙杜益嚴益
察寧激毋隨寧峻毋靡寧厲毋詭詭傲不污上下信
之起為粵西藩大夫五稔備儲蓄賑荒歉恤民隱
戎務察姦宄誅寇賊備儲蓄惠也賑荒歉仁也恤民
隱愛也飭戎務威也察姦宄智也誅寇賊武也惠以
足國仁以濟衆愛以利下威以服遠智以照物武以
勝敵政之善物也厥施溥矣今年夏四月

柏園前集

卷之二十

五

天子即位始命有官布德行惠已責登俊良去邪惡
薄賦歛宥罪戾使某為三孤某為六卿某為九官黃
子則進黔藩右大夫皆民譽也黃子比去粵之黔武
大夫吳子尊劉子曰疇昔之夕予夢黃子過予于
堂將命者入則言曰於允而離遐陬載登日之方升
明星以隨燦兮爛兮羣生其熙熙哉頃則黃子召日
者筮遇泰之大畜其繇曰小往大來時既泰矣天在

山中畜亦大矣天衢之亨大人邁矣大人邁矣熙熙
賴矣劉子曰徵哉夢與徵哉夢而筮與黃子之兆抑
維邦家之兆哉明日黃子行吳子偕劉子餞于郊迺
為黃子誦之載獻載酬載酢劉子賦六月黃子曰文
武吉甫萬邦為憲予何敢承吳子賦采菽黃子曰樂
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予何敢承劉
子曰吁遜哉迺復賦燕民吳子則賦隰桑黃子曰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請執是以
往

澧江錢別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又五

中丞楊齋張公拜

天子璽書巡理全楚藩臬諸大夫既贈言為公賀屈
行復出餞于東江之浒陳殷核列尊俎盛聲伎罄其
懽弗已復進于南薰之亭屏煩俗援琴而鼓之薰風
徐來林谷響答恍然在虞庭聞大舜之歌也中丞公
曰吁美哉琴乎古之遺音乎阜吾民之財解吾民之
愠者其不在茲哉諸大夫曰然時有琴工者舍琴而
進曰公殆不遺吾民者與鄙人賤工願有言白于公
惟公聽之粵右遐荒也民愠久矣財力困且竭矣繼
之寇賊群起劫奪其貨貨未已也殺其父兄虜其子

女焚其室廬慘矣暴斂苛賦污吏又從而虐之歲加
兵焉士馬蹂踐攘攬視寇益酷轉輸戰鬪之傷殘不
啻什七兵甫畢反顧其家則又蕩然矣籲天叩地無
聞也幸而明公旬宣茲土如嬰兒始乳而今則奪其
母如之何財阜愠可解也公曰是非若所知也

天子龍飛入繼大統文武神聖光于

祖宗舉先

朝群小蒙蔽誣矯竊弄政柄者釐革殆盡正人耆舊
信任弗疑海內且仰休焉汝藩臬諸長貳才賢濟濟
稱盛一時瘡痍之衆行且瘳矣愠解財阜其不自今
始乎時藩大夫有楚人者則言曰不佞楚產也楚倒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六

懸之望于公甚矣惟公大惠吾荆楚之人哉臬大夫
有東粵之人者則言曰走也粵粵人之望公甚于楚
也惟公晉位左丞握重符來總吾粵以惠楚人者終
惠吾百粵之人哉劉子從諸大夫後釋之曰二君子
意則至矣為楚者楚為粵者粵獨不知天下有十楚
九粵者邪惟公簡在 帝心將由楚而粵入正端
揆調燮元化以惠于楚粵者惠天下哉迺命伶人歌
曰仲山甫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又歌
曰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贈憲長合溪張先生入覲序

國朝定制三年天下藩臬長率其部吏入覲
天子命天官卿司陟黜御史大夫廉之慎也我

皇上入繼大統之二年寔維其期天下諸藩臬事事
視往歲加謹焉予廣右臬長張君當往諸寮案暨藩
閫諸君飲餞于郊迺有執爵而進者曰

聖明御極百度一新三公六卿九官百執事維其人
渙號釐法振頽起滯革故維其正當勵精震疊之初
萬國臣工奔走歲事陟黜大明君茲以覲入憲度脩
風紀肅庶徵慎殆明者與明則陟崇位豐祿慶莫大
焉敢為執事頌之迺復有執爵而進者曰廣右西南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七

遼服也諸郡邑之屬執牒從君以入君造于

朝宰相咨焉天官卿諏焉御史大夫詢焉以聞于上
不遐遺擇人而吏之恒若弗忘徼惠于南服至矣執
事其圖之迺復有執爵再進者曰君茲行也將綜覈
群部吏以陟黜之哉廉者進之弗廉者退之材者上
之弗材者下之正直者最之和而枉者殿之愛民者
弗善事上弗去戕民者善事上去之飭戎去盜者勇
或厲剛或過猛存之玩寇而怯戰惰守則為貌恭為
言諛為色諂弗存也陟黜斯公矣公斯嚴嚴斯威威
斯勸矣執事其重圖之君曰明陟不佞其何敢當

服中州一視焉固所願也唯吾君吾相攸命曷敢
陟黜公而嚴威以勸職也敢不惟惠言是服

南安府志序

此重修南安郡志也郡何古國也郡志何古國史也
國史何紀一國也郡志紀一郡焉猶夫一國史也是
故郡志古國史也夫史堯舜典禹湯貢大誥周官
立政尚已周季列國有史備紀載兼錄貶晉乘楚檮
杌魯春秋是已漢司馬遷始作史記紀表世家書
傳異焉皆史也班固而下相襲為史紀表列傳猶
天遷也易書為志矣皆史也夫志也如其史則志可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八

也書可也表可也傳亦可也是故輿圖可表也沿革
可表也天文可志也地理可志也食貨可志也亦可
書也人物可傳也亦可表也職官可表也亦可志也
循吏可傳也道學可傳也儒林獨行可傳也藝文可
志也禮樂可志也亦可書也其義則乘可也檮杌可
也春秋不可也春秋孔子假魯史寓一王之法也志
也者紀一代之制可也寓一王之法不可也作志而
史遷可也固可也任孤亦可也僭而擬孔子不可也
南安郡志作自前古不可攷矣宋知軍事方崧卿氏
軍學教授許開氏脩之卷二十拾遺卷一今亦不可

亥矣我 太宗皇帝闡文興治大典肇脩天下作

志者故輯殘闕始有考述 英宗皇帝右文稽古

命儒臣作一統志布之天下天下郡邑纂言紀事文

同制同孰敢倍越是故若志也景泰間郡人蔡憲僉

九節賞脩之猶夫志也成化間郡守張公汝弼增脩

之猶夫志也正德末郡守李公彥文聘藩參吉水魯

公貫辰鄉進士泰和劉君潛總脩學官第子劉魁劉

慎劉宰彭黼蔣曰且蔡日齊隱士許金采錄具草耳

猶夫志也嘉靖改元郡守何公獻卿政舉事集刻意

文獻取而筆削之于史固有取焉較正則屬之郡邑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博士秦君銳徐君憲也是故若志也 史者公志也

文弗史者固制也匪公志也而公志則懋矣君子

稱之

重修南安府志序

維歲柔兆涓灘月在室陬侍御陳公珙奉

天子命節按江藩蒞政施令自吾郡始進郡守陳君

健曰郡志一郡史也觀風者將采而 獻焉若郡

有志乎侯曰有執筆上之公曰未善也至贛謀于中

丞王公浚曰南安郡志未善也脩之可乎王公曰贛

志亦未善也並脩之可哉乃告于臬副侯公緘侯公

曰允哉脩諸二公乃檄于吾郡屬節為役節迂史也

謝弗能弗獲迺叙而志之為紀一為表三為志為傳

十有三皆志也夫紀一何紀世歷也歷世久遠紀之

以昭往也表三何表沿革一世有升降損益因之政

之大經也表秩官二建官命秩名實存焉政所由理

也表選舉二上求下應道交志同而政斯行矣是故

表之以昭政也志十三何天文志也萬物本乎天星

辰繫焉象緯章矣是故志天文天覆而地載之兩儀

奠位坤承乾也故次之以地理仰觀俯察合異統同

而禮樂興焉故次之以禮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禮莫重於祭故次之以秩祀典禮樂和神人政孰大

哉人存政斯舉矣故次之以職制舉職者勸脩職者

勵拔茅彙征異典存焉故次之以榮遇官人之道上

下有倫體統教化不可易也故次之以建置綱之紀

之綜理而維持之政斯久矣故次之以經畧庶務咸

具治道張矣無野人莫養君子故次之以食貨維事

事有備厚下之道必有濟焉故次之以利澤澤敷利究

上下安矣居處宴息偉觀巨望從而舉焉故次之以

崇表稽往昭來政訓攸繫匪文藝曷徵哉故次之以藝

文而雜志附焉以廣遺也傳十有三何茂名崇望

我疆土豐勛偉然與我民社章能示軌往有休也作
宦蹟傳四曰制使曰方岳曰郡邑曰師儒而流寓次
之紀賢也樹庸懋德續言飾行進而羽儀退而軌範
啓我後人允師焉作人物傳四曰才業曰文學曰武
勛曰隱逸爲臣友而敦秉彛曰忠義爲子弟而篤大
倫曰孝友盡婦道而堅志不易曰貞節故三傳次焉
終之雜傳以盡變也而志斯畢矣抑茲舉也王公陳
公主之憲度章也侯公替之謀僉同也陳君督率之
同知林君瓚通判張君溪推官李君士魁協相之大
庾梅知縣賢鳩工程饒之功迺成焉考文徵獻纂而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

柏嶺吳氏族譜序

此柏嶺吳氏譜也譜吳者奚始乎曰始于柏嶺柏嶺
奚始乎曰始于建康建康奚始乎曰始于延陵延陵
奚始乎曰始于太伯太伯始于姬夫吳奚始于姬也
曰姬后稷受氏也后稷肇封于郃公劉徙豳豳父徙
岐猶故姬也太伯遜居句吳至壽夢之子札去延陵
遂氏吳故曰延陵始于太伯太伯始于姬夫建康奚
始于延陵也曰延陵而下遐我邈矣至少馨仕唐元

如司戶從建康派札二十有一世故曰建康始于
延陵夫柏嶺奚始于建康也曰司戶而下又十世未
時仕宋宣和爲刺史堊鵝湖之東山其子迪卜居柏
嶺寔自建康徙也故曰柏嶺始于建康是故吳譜自
刺史始柏嶺始遷之祖之所自出也刺史之後四世
爲丞爲簿五世爲翰林爲叅軍爲判爲令爲大學正
爲助教六世爲節判爲藩照爲司勳爲郡馬士八世
爲總管爲郡邑教爲山長宣和後舉科第登仕版繩
繩繼繼皆刺史之遺也胡元倣擾盤谷翁迺隱不仕
入我大明盤谷之子爲大學諸生諸孫爲學官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

十二

弟子今也漢也盤谷四世孫也始爲學官弟子復進
爲大學諸生曰將祿秩與前聞並刺史之遺澤猶未
斬也是故譜吳者自刺史始也夫吳譜作且述自諸
祖舊矣象山陸子疊山謝子訂而序之以傳于家
遠支繁紊亂而難明也漢也斯懼續而輯之俾永永
于有世可謂無忝於盤谷翁矣無忝於刺史司戶矣
無忝於札無忝於太伯也已矣吳之後人念之我念
之我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贈林南洲西游序

南洲林子將之楚召大小氏卜之大小氏曰子將焉

下林子曰予之攸卜博矣哉大卜氏端然拂龜以修
林子曰予聞力穡者食事難者獲予嘗窮年兀兀上
聲姚姒下逮姬孔入其門將登其堂矣濡筆伸紙深
則圖遠則書左明右遷出向人愈弗畔也小試則哀
然出色大較則北豈力穡者不足食事其難固有弗
獲者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予
承乏校司五年矣橫經堂上立諸生堂下教之誨之
啓之發之庶其有造也戾彼多士雖故弗新校牒就
鏤往往不齒諸郡最者有遺論焉豈道不足行可
似者不可以邪播善之謂譽詆惡之謂毀毀譽已之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三

召也予也慎弗敢肆恭弗敢侮和弗乖簡弗傲匪譽
干也弗致毀焉耳顧動則謗隨賢者或不于棄木肖
者曉曉矣端人良士鮮予或異忌者已側目張其
矣孰召之邪明陟黜功賞而勞勸國之典也
予往者授邑吏上方略擒元兇不遺餘力邊鄙攸
功若懋矣迺上賞弗資反致譏于儉人觀風者弗察
惑之諸宰蔽諸殿考遂謝事予則何恤譏者之言行
殆命邪抑非命邪子其卜之太卜氏釋龜策來前曰
焉用卜始也弗錄有司不明也終也以讒去宰衡弗
公也暴棄弗爲聖焉人之德高毀來賢者弗免矣

用卜林子迺報然曰子喻云云似矣姑舍是子將西
之楚悲賈生追屈平之沈而吊之陟衡浮湘縱觀于
南海而止將奚獲乎其卜之大卜氏曰登于山丘堙
斯下矣觀于海溪潤斯小矣鑒于往哲忉忉斯夷矣
盪膺豁目疑志怡神與天爲徒攸獲鉅且悉矣焉用
卜林子曰然則予其行哉道粵以告于梅國劉子劉
子曰太卜氏其知道乎夫物齊弗齊情也不我者也
君子求諸我而已奚進奚退奚養奚得奚毀奚譽奚
榮奚辱奚正奚行求諸我而已矣林子曰嘻嘻哉其
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是故凡未始亡楚未
始存也劉子曰盡之矣又焉卜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四

一鶴山人序

大庾令海虞陳侯一陽癖於鶴山中之人求諸松谷
獲一鶴持獻于侯侯悅曰吾癖瘳矣畜之庭中日與
之狎鶴飛舞盤旋動與侯俱侯坐廳事繞堂鳴者三
而聲聞于天出則依侯輿于門將入立門內若候伺
然侯麾之去迺去久之侯殆忘其爲鶴鶴亦忘侯之
爲侯也侯乃自稱於人曰一鶴山人客過之叩曰子
何一鶴稱也子弗聞衛懿公乘軒事乎胡弗是戒而
耽于鶴也侯笑而弗答客曰子非琴堂尹乎昔人鳴

琴者以鶴隨子殆取諸是邪侯曰謏哉客曰鶴壽鳥也子欲壽徵諸鶴哉日將導氣辟穀生羽翰于白日如僊侶然跨斯鶴於雲霄之上乎侯曰荒哉客憮然曰我知之矣物一物物也人兆物物也以兆物物視諸一物物也小大靈蠢相去奚啻什百千萬物而不物不物而物寧無妙於物物者邪是故以物觀物我物也以我觀物物我也盈天地間皆物也飛者走者天者喬者萬萬也奚啻一鶴是故妙於物物者天覆也地載也日月照臨也山川流且峙也夫孰非吾之動靜晝夜食息也合而神之物我也我物也耳目口

梅田前集

卷之十

十五

鼻不知其爲我也夫孰知天地日月山川者乎夫孰知飛走天喬之爲飛走天喬者乎而何有於鶴侯作曰知我矣知我矣夫是之謂化夫是之謂忘夫是之謂一

贈羅子序

富溪羅子文炳永豐人也嘗鼓篋遊陽明山人王子門言莊貌恭氣和行篤志銳同舍生推焉日者執從祖別駕公狀過劉子節廬乞表墓介而入三楹升堂恂恂于于德音孔嘉比反諸生悅慕願卒業焉茲秋選於鄉弗升太學劉子邦彥語節也走幣請師于塾

羅子至邦彥乃命其二子儲嶽猶子之子乾節也乃命子音策之子香暨易生貞執弟子禮羅子受而教焉蒙擊之昧牖之窒導之曲達之困作之左之右之誘之掖之啓之迪之濯之翼之晦朔三易諸弟子從而變矣問之香香曰聞矣問之儲儲曰聞矣問之貞貞曰聞矣問之音音曰聞矣君子曰至哉教乎羅子賢乎哉或問曰羅子教諸弟子猶夫陽明教羅子哉諸弟子聞于羅子亦猶夫羅子聞于陽明否也節告之曰辟諸堂室哉陽明教羅子入羅子於室也羅子教諸弟子升諸子於堂也堂邪則堂堂室邪則室不可強

梅田前集

卷之十

十六

也諸弟子進而可室焉羅子他日室之矣是故羅子教諸弟子猶夫陽明教羅子也諸弟子之聞猶夫羅子之聞也其致一而已矣或曰何謂一節曰一者性也堯傳諸舜禹湯文周公孔子性而已矣性一則教一教一則士賢矣賢聖矣一而已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一之謂也

壽甘媼序

是年二月某日甘媼周太孺人八十有一誕辰也厥孫學官弟子時芳德夫請爲壽太孺人乃坐重闈德夫再拜獻觴跪膝下媼喜德夫母王孺人武昌守

夕兄也再拜獻觴跪膝下媼復喜德夫妻謝氏柳學訓大章女也再拜獻觴跪膝下媼復喜德夫女兄偕其婿陳必大具貴冠服再拜獻觴跪膝下媼復喜甘周二族氏長幼卑尊暨媼姪鄰里咸序進再拜獻觴跪膝下媼復大喜咸再拜祝曰維太孺人壽百歲未艾也媼頷之曰願如祝德夫同舍友巾巾服服觴觴造德夫廬請爲太孺人壽德夫入報媼辭德夫跪白曰孫不肖無能爲辭祝諸士富問學祝辭孔嘉於不肖大有光也請無辭必大爲德夫請益力媼乃出坐堂上受觴觴已受祝祝已謝盛燕樂聲懼迺罷明日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七

德夫造諸同舍友再拜曰諸子惠不肖腆矣壽吾祖母吾祖母榮甚敢謝不肖聞之古之人壽以頌禱諸子何以處不肖哉同舍友乃告劉子爲辭劉子曰願聞諸君子之祝乃述其初祝曰瞻彼南山有巍其巔維媼多壽福履綿綿再祝曰瞻彼章水東注瀾瀾維媼多壽綿綿福履劉子曰至哉祝與古之人善頌善禱曷以加諸予也復何辭哉迺爲之歌曰燦彼瑤池兮金母攸居有熟蟠桃兮千秋之餘青鳥聿降兮將以麗姝壽而老媼兮慶言宴胥載頌載祝兮其樂只且同舍友復于德夫德夫再拜謝曰榮哉吾祖母壽

也敢不敬將爲歲歲茲辰獻

贈符宜臣序

穎江符子判韶客聞而異之曰符子有道士也儻材茂德強志植學習事夫材儻則既德茂則共志強則果學植則運事習則藝從政何有哉職是吾不知也或對之曰符子蓄大小試之能小大益信矣符子善文兵試之能兵文益備矣符子竭志天下郡試之能郡天下益反手矣客未達過劉子語焉劉子曰信哉符子疏而理共而和果而達而貞藝而質茲曰小試之兵試之郡試之是或一道也夫古之君子仕也行

梅園前集

卷之十

十六

秋崖序

赤玉山人坐秋崖之上問雪溪翁曰天下何適翁曰得我則適不得我則不適子何適之問也山人曰我者我也何我不得何我不適翁曰吁異哉子未知我也知我斯知得矣知得斯知適矣山人憮然曰敢問我翁曰我一也物萬也我我然後物物我不我則物不物是故物物自我山人曰敢問得我翁曰去三壺

守四宅斯得我哉何謂三蠹五色目蠹也五音耳蠹也五味口蠹也夫目我目也五色蠹目我目不我目矣耳我耳也五音蠹耳我耳不我耳矣口我口也五味蠹口我口不我口矣是故去三蠹斯得我矣何謂四宅虛心之宅也中性之宅也和情之宅也靈神之宅也心弗虛欲斯窒矣致虛守我心也性弗中偽斯鑿矣致中守我性也性弗和私斯蕩矣致和守我情也神弗靈物斯昏矣致靈守我神也是故守四宅斯得我矣山人曰然則何適翁曰噫嘻哉天下皆適也山峙也可以適我靜川流也可以適我動海藏也可

梅國前集

卷之三

十九

以適我觀草木植也鳥獸飛也走也可以適我愛是故山邪棲也適諸山川邪泳也適諸川海邪航也漁也適諸海草邪衣也木邪食也適諸草木鳥獸邪群也游也適諸鳥獸故曰天下皆適也客有稱秋崖子者過之曰二老何嘒嘒也山人道故秋崖子曰吾適吾秋崖者也何以喻我翁曰我我請益曰三蠹去我四宅守我子適矣秋崖可也秋崖子再拜曰聞命矣起而顧之二老歌紫芝乘白雲而去

和聲集序

總戎可蘭張子能詩縉紳大夫與善則論詩論合則

相與聯續賦之萃為帙題曰和聲以示梅國劉子劉子讀之嘆曰美哉風韻乎其風人之遺音哉志合才耦氣均道侔可以觀詩矣夫志以趨外才以性異氣以風戾道以養殊和者鮮矣是故志合則情孚才耦則語敵氣均則音諧道侔則心一情孚則應語敵則倫音諧則協心一則同是故氣動於志道樂乎才情者播於音者也弗應應斯協矣語者發於心者也弗同同斯倫矣辟諸錦五色錯綜而文成錦斯爛矣辟諸樂八音高下而聲成樂斯和矣故曰可以觀詩矣

梅國前集

卷之三

二十

東山詩序

東山敦孝也孝子道也敦孝盡子道也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謠言敦孝也言敦孝者勸以盡子道也夫子道臣道之本也子道盡於家則臣道盡於國子道缺臣道微矣是故敦孝以教忠也忠臣道也教忠篤臣道也詩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教忠之謂也浙臬大夫凌川傅子者東遼人成進士為黃門給事中善納諫出守太平太平畿內郡有治聲將母就養宦卿昏定晨省出告及面有愛日之誠焉詞人為之賦東山君子曰東山賦鵠羽亡矣何也四牡周道也鵠

羽非周道也詩人胡取乎東山東山固周道也詩曰
君子所履小久所視

贈王大夫序

方山王大夫楚產也儒才茂德植學習事爲大行人
馳驅四方詠咨詢度東禮慎儀不辱君命爲黃
門給事謹章奏嚴封駁司政令納諫諍據誠竭忠宣
勞畢謀爲藩籬西秦丁艱起參蜀再丁艱起參越蒞
止維時維歲敷布上德通遠真撫中夏震
懾外夷靡所不舉旬濡月染應俾久洽焉威
者懷者服者化者靡所不極百則理宜學植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一
則政達德茂則譽隆材雋則功懋理宜則政達則從
譽隆則尊功懋則顯是故兵戰而威戎畏而懷吏勤
而服民率而化久則安安則固矣迺進貳貴藩使
者捧檄至越越都諸君子往爲之賀大夫辭諸君子
曰禮也敢賀迺賀比行諸君子辭大夫辭諸君子曰
禮也敢不餞迺餞既之郊膳夫三醴人酌歌工獻伶
人奏諸君子賦賦南山有臺賦已樂作樂已賦菁菁
者莪賦已樂作樂已賦采芣之三章繼賦裳裳者華
之四章大夫謝曰至矣賦北山以答諸君子作曰王
臣蹇蹇夙夜匪解斯賢者之志哉載賦蒸民之八章

大夫謝曰聞命矣迺賦隰桑之四章以行

贈胡大夫序

浙藩參知南山胡大夫進楚藩右伯聞

命符之楚越之民弗能釋奔告于劉子曰賢哉大夫
乞留焉以終吾澤可哉劉子曰不可越之士咸弗能
釋奔告于劉子曰賢哉大夫乞留焉以終吾澤可哉
劉子曰不可越之群吏咸弗能釋奔告于劉子曰賢
哉大夫乞留焉以終吾收服可哉劉子曰不可且詰
之曰何哉若欲爲大夫留也僉曰大夫昔也司臬吾
越簡刑辟振風紀勵廉潔去貪暴五稔而去之粵繼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一
參藩吾越布德惠敦教化節財用賑荒歉方二稔胡
爲復舍我去之楚去則嚮依哉劉子曰允哉大夫賢
也簡刑辟寬也振風紀嚴也勵廉潔介也去貪暴剛
也布德惠愛也敦教化禮也節財用義也賑荒歉仁
也美嚴者寬之輔也剛者介之指也仁者愛之本也
禮者義之則也寬則容嚴則肅介則威剛則服愛則
懷禮則從義則正仁則育宜哉若弗能釋也留則不
可何也大夫簡在帝心臣哉鄰哉股肱耳目匪
直爲楚去如之何爲汝越私也越方岳諸君子往爲
大夫錢問于劉子曰胡爲哉若景倦倦也劉子道安

諸君子曰賢哉大夫厚哉越之人也子將何以處之
劉子曰思焉已矣召公布政南國既去南人思焉迺
賦蔽芾召公志于宗周固不能爲南人恤也肅肅
王命大夫將之亦胡能爲越之人恤哉予將爲之賦
蔽芾劉子迺賦蔽芾越之吏之士之民感焉賦九豎
諸君子歎曰美哉風風乎召南之風不圖復見於越
東南也大夫何以處之大夫遜謝曰不知也迺再拜
而別

贈劉都帥序

都帥劉侯鵬舉中都人也氣壯志銳膽勇材武體貌

梅園前集

卷之二

三

魁梧承世胄指揮戎司閑兵略善騎射青吏事負大
將器拜浙垣都帥總兩浙漕事兩浙漕卒十萬漕餉
六十萬舳艫亘數千里比歲河水溢豐沛汎豫交弗
循故道漕渠用沮厥責艱哉惟侯綜理督責竭慮殫
力慎守弗渝計虛縮盈宣勞匪鮮漕政告成可謂難
矣迺復拜汴都偏將節鎮汝蔡將 天子璽書從
事迺建牙秉鉞以往垣諸帥餞之藩臬諸大夫偕餞
之劉子與焉侯謝曰朝也不武偏將其曷堪茲汝蔡
地大物繁節鎮務殷責萃視兩浙漕事艱且重哉惟
諸君子惠予以言予其後劉子曰惟汝懷知艱弗報

上虞侯亮厥厥終惟汝懷澤乃鋒刃審固乃干戈
矢飭乃烽堠申嚴乃號令肅乃卒伍用命賞不用命
則戮惟汝懷侯再拜謝敢不惟惠言是服諸大夫曰
惟汝蔡疆域中土厥邦 藩封弗戒于戎兵殄厥
寇賊震驚弗靖惟汝莫用綏緝于大順惟汝功汝惟
念我侯再拜謝敢不惟惠言是服諸垣帥則言曰惟
汝武勇壯銳攸聞于時往茲試我惟大夫之言斯徵
帝休命惟汝其崇錫予儔厥用光哉其肅乃戎弁以
慶侯再拜謝敢不重惟惠言是服

贈中丞潘公序

梅園前集

卷之二

二十四

熙臺潘公淮陰人也初爲黃門給事直節勁氣昌言
極諫指斥奸邪明揚僞彥敷布利病辯析理亂奏疏
剴切君子曰忠畏者忌者嫉者讒者側目切齒左遷
以牧再進僕丞布德下愛剔蠹洗垢黎民懷焉區畫
芻蕘料理蕃牧馬政攸賴君子曰惠

天子即位登賢舉逸徵放屏惡戮逆特起秦藩悉知
足饋餉實倉廩恤逋逃倡勇敢邊鄙用奠君子曰又
繼擢齊魯右伯沛洽膏澤體察幽隱調燮元化育養
民物申飭政規張舉吏監細大不遺遐邇咸悅君子
曰共天官疏于 天子簡爲中丞往撫西晉不果

繼撫西蜀不果繼督我以撫閩楚江粵之衝又不果
迺進越藩左伯比至舉齊魯故轍一切行之甫浹二
旬藩政改觀君子曰敏天官再疏 天子簡為中
丞往撫河汴使者馳 璽書授公公往越方岳諸
大夫祖餞北郊之郵肆筵几旅殺核酌酒醴奏歌樂
交錯獻酬禮儀既備諸大夫再拜祝曰惟公忠惠又
共且敏焉惜諸有政罔不孚惟 皇齊聖惟公懋
德往哉綏輯中土用奏乃不績惟 皇用休朝夕
左右嘉謨嘉猷攸格俾斯世升于大猷厥惟顯哉公
再拜謝諸大夫迺賦桑扈公曰君子樂吾萬邦之屏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白菴序

大庾雙峯之麓有廬一區有圃有塲有道阻紆玄冥
司各草木殞落群芳罷妍水膠而冰雪霰彌布皚皚
紛紛梅乃開吐與雪競白廬中主人鶴氅鳩杖出門
戶玩焉有客過之箕踞梅下取雪同嚼清入脾腑主

人拓客造廬廬始築外樸中素弗事采繪客問曰子
胡為築斯廬也主人曰劣也碌碌塵土久矣歲不我
與迺特修至迺築斯廬息焉休焉以求吾年客曰適
哉子胡為弗采而繪若是白也主人曰白貴賁之極
也賁極而白反其本也劣也無能為役白吾廬焉反
其本而已矣他不敢知也客曰異哉今日之所見與
雪也氣而白者也梅也形而白者也廬白焉器而白
者也於戲合氣與形純一無雜可謂白矣乃歌曰有
白者廬外朴而腴中潔而虛弗瑣弗巧吾誰適從吁
維子之攸居主人從而和曰吾愛吾廬兮白而弗污
梅園前集 卷之三 二十六

吾守吾白兮堅也弗渝吾將孰從兮知白之徒于焉
逍遙兮吾樂只且

雲壑序

月溪子訪雪崖翁於蒼玉洞天雪崖翁曰奚即月溪
子曰牛馬走僕僕塵土久矣請問逸翁曰不知也月
溪子曰後役鬱鬱吾見人之憂終身也請問樂翁曰
不知也迺相與造雲壑老人之室老人掃石列席坐
二人於白岩之竇問曰胡為乎至此二人者月溪子
曰敢問逸老人曰未知勞焉知逸月溪子曰敢問樂
老人曰未知憂焉知樂月溪子曰何謂也老人曰唯

言也徒逸者怠徒樂者荒怠且荒焉惡在其為逸樂也月溪子曰老人逸雲壑而樂焉者也顧以憂勞欺人哉老人曰弗欺也吾嘗勞矣乃今可以為逸吾嘗憂吾之憂矣乃今可以求吾樂也吾何欺哉吾何欺哉月溪子致恭雪崖翁曰然則翁將謂何翁曰老人之言是哉顧聞其詳老人曰林吾樵也溪吾漁也畎畝吾稼穡也饑吾食渴吾飲冬吾裘夏吾葛朝吾作夕吾入也嬉嬉爾陶陶爾畢吾雲壑之志而不知其他也月溪子曰翁老於雪崖者也問逸樂而不知何也翁笑曰吾不知勞胡知逸吾不知憂胡知樂哉弗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

二十七

樵奚林弗漁奚溪弗稼弗穡奚畎畝奚裘葛飲食作息弗計也奚寒奚暑奚饑奚渴奚朝奚夕奚勞奚逸奚憂奚樂奚富奚貧奚賤奚貴奚死奚生有我而已爾月溪子顧謂老人曰何如雲壑老人曰至人哉翁也迺復造於蒼玉洞天放歌而別

贈方伯陳公之閩藩序

閩藩右大夫荷峯先生陳子筠人也起春官進士試邑令令越吳二劇邑稱惠召內臺史內臺史司風紀揚激稱肅出為嶺海東郡守稱異進厥臬貳治臬視臬篆稱峻進汴藩參知藩政賴焉稱毅迺載進

閩藩右大夫初荷峯之參汴藩也踰四稔布德惠法令達幽隱勵廉潔端儀則澤流政敷化孚績成譽張夫布德惠愛也慎法令嚴也達幽隱明也勵廉潔介也端儀則莊也是故愛則懷嚴則明則察介則執莊則肅懷則親威則從察則通執則貞肅則畏仁以體之知以理之勇以持之遜以出之謙以守之是故澤焉斯流政焉斯敷化焉斯孚績焉斯成譽焉斯張君子曰陳子才大夫也左之宜之右之有之往茲卿邪賢矣相邪良矣藩也伯兆焉爾矣日使者持銓符至汴汴藩諸大夫汴臬諸大夫汴閩諸將軍咸謂劉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

二十八

子贈言劉子曰夫贈者增也山嶽崇矣環土奚取哉節也言何無已則賦蒸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荷峯有是哉可謂共矣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荷峯有是哉可謂敏矣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荷峯有是哉可謂弘矣僉曰子胡不云天鑒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劉子曰允哉至矣節也言何詩曰仲山甫永

懷以慰其心

序燕

燕何慶令也慶令何九日令也燕舉焉以慶令也何
爲乎燕舉以慶令也後儀之都兵戢農休民嬉吏逸
有豫道焉是故燕舉以慶令也鮑侯維主張侯李侯
輔之董公張公朱公程公樊公周公維賓劉子與焉
胥會于浮屠氏之宮肆筵授几陳校設豆奠牢洗爵
張樂抗侯載獻載酢載歌載舞載射載舞載歌載賦
延徹君子曰善燕以時修時以義動義以禮合禮以
敬將荒湛遠矣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二十九

鈴山堂集序

鈴山堂何宗伯嚴公里居也集何公制也錄公制表
公里居何重公也劉子序曰美哉制乎風灝乎聲哉
雍雍乎度哉燁燁乎文哉鋪采摛繪麗詞奧旨楚漢
之遺軌也宣志理情和聲昭則魏晉之遺音也詮詞
命意闡道倡義陳時類事披悃繹素絕塵唐宋振響
周秦者也允哉詞苑之鴻裁藝林之懿範矣夫追之
琢之文之至者也金之玉之質之至者也公靈含玄
悟邃詣精蘊純粹冲和厥致矣是故發為藻華抽
妍巧描之篇簡超契冥胡言弗燦胡辭弗昌是

故不馳八極心遊萬仞經經繼傳馳古駭今謝已
之朝華啓未振之夕秀而流被無窮辟之金追而玉
琢之非文之至者哉吁美哉制乎深其造矣

贈朱大夫亭

南岡朱大夫參知汴藩三載報政焉謹臣度也制也
臺臣交疏請止且薦焉旌勞賢也重藩政也憲也天
官檄曰止未可也需入入且遷焉錄臺議申王章也
典也始大夫之知藩也推誠布公溥愛下惠樹良剔
奸同俗敦化四稔幾動如風物服如鑑吏信如著民
懷如乳夫誠者公之本也惠者愛之流也剔奸者樹
梅園前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良之輔也敦化者同俗之原也是故匪誠孰信匪惠
孰懷奸弗剔也孰服化弗敦也孰動是故吏信誠之
孚也民懷惠之洽也物服奸之變也幾動化之漸也
是故如著如乳如鑑如風如風不可拂也如鑑不可
爽也如乳不可奪也如著不可遠也詩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大夫之謂也大夫懋德儁才堅志直節策
名選舉委質 王庭九命而爲藩參尊矣顯矣一
遷卿矣再遷公矣祿鍾鼎矣勲旂常矣詩曰樂只君
子 天子命之大夫有焉旣而大夫考卜以入爲
旣從矣載筮遇益三之中孚三太史氏曰神告矣夫

益者益也益之中乎益以孚也中孚之益益道光也
大夫曰占何復曰十朋之龜錫之大也或益而益
克遠也求貞之吉貞者吉也用享于帝帝吉寧也神
告矣大夫迺往方岳諸君子率儀敬恭教訓以成嚴
核旣旅醺醺旣滑歌樂旣具諸君子賦詩大夫曰彼
醉已諸君子醺醺已迺賦始也賦伐檀大夫曰彼
君子兮不素餐兮予之志也弗逮弗答旣而表大
夫謝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予之志也弗逮弗答旣
賦鴉鵂大夫謝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予之志也弗逮雖然惠予腆矣弗敢忘也迺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 手二

贈臬使周大夫序

浙藩叅知泉坡周大夫德懋政優嚴生譽張天官疏
于 天子簡爲楚臬大夫長劉子者其僚仲也往
爲之賀曰異哉子之擢也大夫謝曰劣也序進何敢
謂異劉子曰子爲恭也夫臬外臺也臬大夫長總臺
度也掌邦禁視司寇司風紀視左丞平刑辟視大廷
尉異哉子之擢也奚恭爲哉大夫謝曰華與子言劣
也曷克將諸劉子曰奚恭爲哉子昔不爲臺史乎純
忠勁節危言極諫 天子改容而納端人良士

以生氣讒佞屏迹振厲風紀孰大於是今也舉而特
之猶反手耳奚恭爲哉大夫謝曰華與子言劣也曷
克將諸劉子曰奚恭爲哉子昔不爲監司乎舉憲飭
戎明法習事倡義勤 王風動閩粵平反諸寇威
震楚豫肅禁平刑孰大於是今也舉而措之猶反手
耳奚恭爲哉大夫謝曰華與子言劣也曷克將諸劉
子曰奚恭爲哉子嘗然知茲藩布德惠殄寇賊足貢
賦賑荒歉遐服邇安衆輯羣樹海隅蒼生以奠以熙
以生以休日進焉列侯上公爲 天子股肱耳目
勳伐炳赫紹休臬契嬭羨伊呂殆自今始奚恭爲哉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 手二

大夫謝曰華與子言劣也曷敢承哉旣而誨日以往
大夫曰古者聖人作易前民用也吾行將謀諸耆乎
乃命太史氏筮太史氏筮遇泰三之升三其繇曰泰
者時也升者幾也小往大來吉之道也見大人勿
恤南征吉則亨矣初九拔茅君子內也連茹以彙進
得位也征行之吉萬邦賴也太史氏曰大夫往哉大
夫告于劉子劉子曰神哉著與恭變而升陽德光也
升以泰亨進無疆也大矣哉子之兆也徵哉大夫乃
往浙都諸君子咸請爲大夫祖旣祖且懇言曰所謂
伊人于焉道遙大夫其無行哉太史氏曰勅筮告

大夫殆爲天下往也劉子曰有是哉請毋繫大夫之轡

同薦錄序

錄何同薦也錄同薦何三載選士鄉薦于國舉者同焉是故錄之錄之以厚倫也何也重友道也重臣道也重友道也有厚望焉重臣道也有厚責焉成於錄焉斯考是故錄之以厚倫也典以禮具禮以義起義以志合志以道同君子黷之節也昔也同斯薦也胥會周咨得其槩焉既養太學嘗錄之矣君子曰萃矣未茂也既牧畿郡嘗錄之矣君子曰茂矣

擢國前集卷之二十一

序

同年錄序

此正德丙子四川鄉試士同年錄也錄何齒序也此序何公錄名序私錄齒序也何取乎私錄也公錄錄於公 令也私錄視公錄異焉諸士錄之義起者也私錄視公錄何異也公錄詳 制私錄詳事公錄重禮私錄重情是故錄之錄之也者重齒也錄成諸士執而序進秩然再拜曰請惠教焉予曰何言哉夫士誠爲義利趨舍皆焉毫釐千里往者告諸子于擢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賦善我矣何言哉諸士悚然復再拜曰敢不惟夫子教言是服請進教焉予曰何言哉夫士文行華實內外初終出畏入肆榮辱幾焉昔者告諸子於歌鹿鳴矣何言哉諸士肅然後再拜曰敢不惟夫子教言是服請終教焉予迺閱其錄而告之曰吁美哉諸子之志與可與論友矣夫友論重義合仁輔信成是故學倫崇義擇仁篤信以敦友也夫厚倫愛也崇義敬也擇仁智也篤信勇也愛斯親敬斯恭智斯哲勇斯毅友道備矣臣臣子子尊尊卑卑政政事事措之已矣故曰可與論友矣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敦

也諸子勗哉吾將觀爾成哉諸士迺欣然復再拜曰
敢不重惟夫子教言是服

榮壽詩序

維 天子追崇禮成推錫臣工有差兩浙巡察張
公賢資如 制獲承 休命于其翁太學君爲

御史媼董爲儒人公方秉試士棘院

命至迺維翁媼降祥之期公北面稽首再拜祝曰維

天畀壽維 皇錫榮蕙者鮮矣維予大人上章同

誕六麥並臻壽也爾矣臣服拜嘉 王言褒重榮

也爾矣矣維豫康以迺天休以荷皇眷永永無斁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小子敢不敬共奉揚殊貺祝已藩臬大夫潘子桑子

傅子咸在劉子與焉咸再拜爲公賀公答拜拜已咸

再拜致詞爲公祝公再拜謝劉子乃勗言曰休哉

福昭德徵志考祥可謂備矣是故偕老並命具樂

休既富既臧緝熙純嘏福之綏也端雅靖肅貞淑

惠載教載育式懋丕功德之昭也葆光觀順含章

則素位而履服膺 寵光志之徵也弧悅合嘉冠

服具擢崇顯前貴以昌遐胤祥之考也夫昭德者綏

福之本也徵志者考祥之基也德修則成志行則孚

祥集則熾福介則繁福繁則固祥熾則延志孚則

德成則尊德尊者兆福斯介介斯固矣志著者符祥

斯集集斯延矣是故綏福昭德徵志考祥旣榮且壽

休哉備矣茂以加矣潘子乃再拜歌曰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劉子曰富哉可謂綏福矣桑子乃再拜歌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劉子曰富哉可謂昭德矣傅子

乃再拜歌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劉子曰富哉可謂

徵志矣諸大夫乃再拜歌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劉

子曰富哉可謂考祥矣公乃再拜答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諸君子之謂也予不穀敢不敬將爲大人頌

序餞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冬官郁子監權于越期而返藩大夫潘子劉子胡子

葉子朱子萬子龐子臬大夫孫子蔡子巴子史子梁

子閻將軍張子孫子胥餞于吳門之郭敍薦校旅爵

洗竿奠饌廼酌廼酬廼賦諸大夫賦皇華旣賦南

山有臺旣賦隰桑郁子謝曰不穀不足以承之也迺

賦小旻君子曰富哉言乎皇華言使也舉之矣南山

有臺言德也隆也已矣隰桑言燕賢也中心藏之至

矣茂以加矣美哉風風乎小旻隱而彰婉而中和而

諍可謂共矣郁子再拜諸大夫咸再拜祖者徹迺別

榮感詩序

天子追崇 先王進徽稱于 母后隆聖孝也

禮也 詔賚于百官有司封錫如儀廣帝德也制

也過臣恪職承 休命于所自出昭

寵光服王度也典也迺惟侍御王公將命理鹺政于

吳越獲荷崇錫褒厥考妣榮矣顧弗逮躬拜臣服如

存迺典咸焉藩臬大夫請為慶公曰吁曷慶哉大夫

曰獲 君顯親順志矣敢不慶公曰親存者樂親

沒者悲予愴予懷天也罔極大夫曰請為慰公曰吁

曷慰哉大夫曰懋德終慕竭思矣敢不慰君子曰易

樂而哀同情異致公可謂知孝矣慶以順志慰以竭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思諸大夫可謂知禮矣是故獲君者義也顯親者仁

也懋德者共也終慕者誠也匪義而獲君弗敬也匪

仁而顯親弗愛也弗敬不可以懋德非共也弗愛不

可以終慕非誠也是故懋德者獲君之至者也終慕

者顯親之至者也共以畢義誠以體仁含名則焉公

之孝於是乎大矣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忒公之謂

也又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諸大夫有焉

亭次

維

皇八年春王正月哉生明越日辛丑都帥李候劉侯

告諸藩大夫劉子葉子龐子臬大夫傅子萬子党子

汪子梁子江子曰維歲之初維春之孟維道之泰維

惠之洽豫康哉請以讌舉如之何諸大夫咸曰脩禮

敦好協義飾情備已讌可哉迺命僕矣御迺命膳夫

庖迺命醴人饗迺集諸紫陽洞天初飯洗爵三爵既

迺躡諸三節道院亞飯洗爵三爵既迺反駕折諸雲

居浮屠之宮迺筵迺几迺獻迺酬迺奕迺射迺鼓迺

歌迺舞迺投壹矢迺序以賢迺序以不侮迺觴迺解

迺旅從者告夕迺徹諸大夫咸相謂曰茲會也樂也

與哉劉子曰樂哉諸大夫曰樂何劉子曰猗與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主聖相賢時雍治休工熙吏逸民輯兵宴唐哉虞哉

吾與子其際哉惡乎弗樂諸大夫曰然劉子曰未也

節聞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哉終哉吾與子其圖

哉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無已太康職思其外諸

大夫咸再拜謝劉子亦再拜謝李候復再拜曰請書

以示如之何諸大夫曰計謀令觀美勸決規備已書

可哉劉子迺再拜書

贈中丞石泉潘公序

維

皇八年春王正月天下諸藩方伯率屬朝于 天子 天子明聖三饗明堂青室慶讓陟黜序式

聖王時維浙藩左伯石泉潘公述職爲天下先

既畢 天子曰都惟文明朕簡在女女往朕將崇

女陟女于羣辟右文其廣德心保我黎民弼予迓承

天休以丕揚我 祖宗耿光大烈于永世女其欽

哉公拜稽首辭比至浙天官卿以中丞拊循雍豫荆

楚之交請 天子曰俞使者馳 璽書授公以

往公拜稽首謝卜日往予小子某昔者同公對制

大廷策名予忝公先比今同公承流浙藩視事予忝

公後公往予倡諸大夫餞公于祖與人馳膳夫具伶

工奏執事者洗爵以進予小子獻公酢酢既臬大夫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六一

洗爵獻公酢酢既闔將軍洗爵獻公酢酢既公曰老

子不云仁者贈人以言諸君子曷贈予以行哉予小

子遜諸臬大夫臬大夫長留子昔者對制

敬皇同也迺賜言曰惟公賢哉日嘗守予閩郡恭謹

仁厚奠民于休公往請廣諸以休于雍豫荆楚之民

雍豫荆楚之民歲歉病甚茲其有瘳哉臬大夫萬子

昔者二憲于浙同也迺嗣言曰惟公賢哉日嘗長予

江臬振綱舉憲百寮用肅公茲往哉雍豫荆楚如倒

懸然厥屬咸度公揚之有弗度公寧弗激之哉激之

激一人而羣屬咸懼且革焉民斯慰矣惟公念哉諸

大夫曰允哉公與咸顧予言予曰鄭氏有德體

國經制典刑斯存予師師于公夙矣惟二大夫厥言

昌我劣也夫復何言惟公顯我日將崇陟以弼于一

人斯世其嘉靖于永永無斁

序梅花圖

圖何梅也圖梅何昭物理也昭物理何天下之物皆

有理也梅備焉是故圖梅昭物理也胡為乎圖梅昭

物理也太極無朕昭其始也氣化有形昭其初也性

資合凝昭其蘊也風神全具昭其也含春得月橫煙

帶雪昭其感也斂花就實昭其終也待用調元昭其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七一

功也於戲備矣君子曰為此圖者其知道乎形下者

器器不離道者也為此圖者其知道乎

贈毛大夫序

越藩長毛大夫齊人也登 孝皇五舉進士拜地

官郎沉毅有為君子曰達進冬官大夫轆轤肯祭應

濟疏辨君子曰哲擢守永平永平畿內郡也民隱洞

悉愛澤下究君子曰惠 武皇巡幸弄臣驕悍肆

虐無忌郡騷然大夫抗執不撓禁民訛言怵以重禍

恬不為動君子曰勇左右讒斐逮下 詔獄鞠覆

無罪仍坐謫謫牧滇南支郡遂自稱曰滇涯志慶因

也君子曰正 皇上紹統御極起貳秦臬備兵固

原振耀 戎武綏緝穆為邊圉靖君子曰肅再擢蜀
藩參知蜀方用兵剪滅戎虜大夫運籌決勝饋餉不
乏厥功告成君子曰武尋丁內艱復終越藩未視事
擬拜中丞撫巡西鄙弗果即進越藩右伯至越總治
清戎兼理儲穀群務畢舉望屬焉君子曰毅昔者
某也竊祿右伯承乏而左大夫代焉甫二閱月某也
承 命東撫大夫代焉再進左伯某也庸劣廢墜
獲大夫而振焉君子曰宏博哉某也不穀參僚黃子
萬子龐子謂某言為大夫贈某也何言夫達者才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充也哲者知之察也惠者仁之溥也勇者剛之發也
正者義之執也肅者威之著也武者文之濟也毅者
德之守也是故左伯者藩之長也百司之綱也古者
大國公侯之任也才以運之知以周之仁以容之剛
以斷之義以裁之威以臨之文以經之德以涵之何
有哉故曰宏博宏博云者宏而博也往攸利矣由茲
而卿焉相焉舉而之爾矣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
之邦又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請舉是為大夫贈

內黃張氏族譜序

內黃張氏右族也養於鄉校升於太學舉於京闈登

於南宮入對於 天子之廷為丞為令為藩相

封君為內臺柱史萃焉父子兄弟賢賢
貴老老長長幼幼秩秩如也雍雍如也可謂盛矣夫
惟懼其遠也宗以統之尊尊親親可謂篤矣夫惟懼
其瀆也祠以合之昭昭穆穆可謂親矣夫惟懼其渙
也譜以繫之邇流炤源推本志哉 高九世曰
玄逮于十世百世雲仍相嗣 愈遠無窮焉
可謂隆矣君子曰吁美哉 義厚倫可以
觀俗矣是故同愛以敦仁也合敬以崇禮也定分以
協義也正名以厚倫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同愛則戚
合敬則共定分則和正名則順是故愛同而戚仁斯
敦矣敬合而共禮斯崇矣分定而和義斯協矣名正
而順倫斯厚矣可以觀化矣是故五典惇叙九族親
睦百姓昭明萬邦作孚於是乎權輿矣吁懋哉張氏
之後人念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叙 帝命

日者大司馬疏于 上曰維山東盜起劇甚御史
某式固迺猶命迺守吏率迺士卒淬乃鋒刃張挾乃
弓矢逆戰于野獲厥渠魁殲厥群醜民乃莫以成功
告厥功懋矣功懋懋賞敢具典以 聞 上曰

咨朕嘉迺功女其敷錫如典大司馬迺具錫典于大
宗伯大宗伯迺出內藏府金幣如典授使者馳錫于
御史熊子之臺熊子拜稽首受錫疏謝焉君子曰休
哉訏謨茂勛豐報崇勸備矣夫訏謨茂勛者臣之職
也豐報崇勸者君之寵也是故匪謨曷報匪勛
曷勸臣職之舉也艱哉匪報則謨曷彰匪勸則勛其
罔樹君寵之資也異哉吁嘉哉熊子職克舉矣於皇
寵哉熊子曷以將之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贈林南洲序

維 皇六年冬十有一月甲申劉子自汴藩之貳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進越之右伯既視藩事閒遊覽焉思慮休適越七年
夏四月壬子劉子走使者告于南洲林子曰維吳維
越都茲維江維山維湖維海咸備宇宙偉觀于是乎
在牛馬走承之茲土登降望觀焉維子好遊昔也
南趨九疑衡岳入蒼梧之野東望于南海而止恒有
獲焉今也容弗一命賀焉以答茲休林子覆曰敢不
如命行且圖之迺冬十有一月哉生明予子魯偕計
吏上京師告林子行林子曰若白而翁吾將往吳越
都遊焉以報而翁之期冬十有二月丙戌曾至白曰
南洲先生其將遊茲觀焉以報大人之期越五日辛

卯林子至自新安劉子迺詣吳山之陽擇老氏宮宇
館焉是夕以四豆飲至越日丁酉酌以六豆告除焉
迺八年春王正月朔戊戌雨已亥酌于紫薇堂西軒
越庚子至丙午雨丁未始霽迺獲汎舟于湖三豆以
酌未夕復雨越七日壬子元夕霽榛栗藪筍酌于星
宿之閣月既望江海澄澈燈燭燿煌林子俯觀焉仰
而嘆曰快哉茲夕四美具矣劉子曰然哉越四日丙
辰老子之宮囂弗可居迺徙館于浮屠之宮已未燔
炙清醑酌于雙檜之堂酌已奕林子勝劉子迺解旣
而劉子勝林子亦解顧相歎曰弗茲祈爵者幾三紀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矣歲不我與如簪盃何幘霽迺出于西郭度孔子行
殿烹魚庖豕酌于浮屠淨慈之宮林子曰廓哉可以
觀矣下藕花之居酌其中室林子曰靜與哉迺命輿
輿諸蘇白之堤乘其石梁六夕陽在山湖水一鑑林
子曰暢哉勝在吾目中矣迺折于石浮屠命燭數觴
迺返期以辛酉歷眺南北諸峯既曉雨弗輟業不可
改迺西出泝湖而北造于昭慶之壇林子曰異端亦
有此乎初飯飯已西弔于岳鄂王武穆之墓林子歎
曰烈哉夫與可以死矣迺酌于其讎室雨弗止復西
登躡于天竺上宮林子曰茲三竺者下深哉中遂

上坐我舍是吾曷從哉迺命庖人治具再飯飯已
降觀于飛來之峰巖石齒齒洞穴隱恠林子曰有是
哉奇也迺過靈隱之宮酌酌已奕奕已復酌迺反觀
魚于玉泉之池魚洋洋遊林子歎曰魚乎魚乎汝樂
汝之池乎劉子後歎曰魚哉魚哉予知樂汝之樂汝
亦知樂予之樂哉畫然而退至昭慶故道雨迺止入
郭夕矣越二日癸亥林子告行劉子曰寶叔之危石
屋之秘虎跑之寂中峰之虛未覽也奚即已乎林子
曰吁美哉靈巖西華龍泉梅洞吾土庶幾樂也吾行
矣吾行矣劉子迺出餞錢塘之許劉子獻林子酢劉
子獻劉子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壽萬太宜人序

萬太宜人藩參萬大夫母也大夫昔為南臺大夫具
疏歸省太宜人于家日奉觴為太宜人壽太宜人喜
領大夫曰鸞諧龍章崇褒優錫兒顯我矣冠珎帔霞
文茵華軒兒榮我矣班祿三釜尚食列鼎兒養我豐
矣遐祝百齡介畀五福兒壽我減矣兒尚曷圖哉

夫長晚請曰願吾母終教不肖敢不黽勉以服太宜
人曰顯我榮我養我壽我盡子之職皆上之賜
也兒尚曷圖哉圖報上之賜已矣大夫再拜謝
曰敢不惟母教是服未幾進浙藩亞參太宜人聞之
喜謂大夫曰兒獲申所圖矣迺命從者治裝速大夫
以行大夫不敢辭卜吉登堂拜太宜人行太宜人曰
兒往惟國事是力母以我內顧也大夫行茲秋
大夫馳慶禮為天子萬壽壽既畢走使者請
歸為太宜人壽太宜人曰茲行重在君也慎毋
亟歸行且圖之大夫禁不敢往比至浙迺兼治軍國
儲賦凡治賦季冬報畢于留都地曹故格也大夫迺
乘傳以往報賦畢于留都走使者歸白太宜人請為
壽太宜人喜曰兒歸可矣大夫迺往省中諸大夫聞
之咸樂為大夫頌某也承乏東撫諸大夫謂某為頌
某樂聞焉請為大夫頌之頌曰人亦有言顯親惟考
大夫顯我於赫子道人亦有言惟孝尊親大夫有母
尊榮其身人亦有言孝大養志惟大夫養善祿兼至
人亦有言孝子愛日大夫壽母純嘏終吉

贈孫大夫序

南江孫大夫楚人也舉宗伯進士初試東甌理官折

訟格政令脩有司也政成召為御史
風紀倡諫諍舉憲度也厥翁大司徒再起三孤更為
詞林大史嚴紀載慎予登重國經也史成擢為
越臬越大邦也臬重任也飭廉潔弼教化厲法禁恤
刑辟三載獻績以往申王章謹臣職也夫折訟獄明
也格政令敬也振風紀肅也倡諫諍直也嚴紀載正
也慎予奪公也飭廉潔介也弼教化禮也厲法禁義
也恤刑辟仁也是故仁德之容也義德之制也禮德
之執也介德之辨也公德之弘也正德之守也直德
之節也肅德之共也敬德之聚也明德之察也誠以
梅圃前集卷之二十一
主之遜以出之謙以居之勇以持之是故威行澤流
聲生譽張而績成矣君子曰良哉大夫理官其積也
柱史徵矣大史明矣大夫著哉往茲卿也屏翰公也
股肱相也心膺昭矣顯矣厥德光哉始也大夫將有
事于行命筮遇泰三之大畜三其繇曰何天之衢畜
極通也占亨泰道同也利見大人利有攸往大夫乃
往比往諸君子出餞于祖庖人具醴人酌伶人奏既
獻既酢既醕迺賦賦蓼蕭既賦裳華既賦蒸民大夫
謝曰燕笑譽處惠予懋矣敢不肅將以俟保茲
天子式是有辟請以為諸君子貺迺再拜稽首而別

贈劉子

石南劉子禮卿拜尹連山或告之曰邑堂燬矣劉子
曰堂以政也弗堂弗政民將疇依吾其堂諸或曰邑
學燬矣劉子曰學以教也弗學弗教士將疇依吾其
學諸宗伯湛公書政學說貽之至矣道淮復問其詳
某則告曰夫治孰非政也堂其大與夫政孰非教也
學其大與是故社稷以祀城也以衛兵革以守廩庾
以食孰非政哉匪堂曷宣是故堂其大也絃誦以訓
飲射以習庠塾以養貢舉以薦孰非教哉匪學曷宗
是故學其大也是故論治有體舉其大也為政有序
梅圃前集卷之二十一
先其要也大者先之治道畢矣詩曰克開厥後是故
荊州政教至今稱焉繩其祖武念茲爾矣夫祖孫一
也前人作之後人述焉郡邑一也維守創之維令繼
焉吁徵哉詩曰曾孫篤之劉子念哉

序言

穀山王生繼芳至自辟雖問美三曰崇德以廣業也
請益曰辨志以崇德也請益曰擇善以辨志也有要
乎曰一而已矣一者誠也是故擇善不可以利襲也
惟誠志斯辨矣辨誌以私雜也惟誠德斯崇矣崇德
不可以欲間也惟誠業斯廣矣是故業廣者大德崇

者久志辨者察善擇者明明斯哲矣察斯別矣久斯微矣大斯化矣敢問穀曰穀者善也夫善者善也擇之已矣擇之審辨之至崇德以廣業而天下之事庶幾矣勗哉穀與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程集序

程何宋錄事參軍發允夫氏也集何為詩也文也詩何為四言一為五言古二十有六為七言古十有五為五言絕五為七言絕三十有三為五言律二為七言律三十有九文何為劄子十有七為表十有一為啓二十有七為書二為序二為記三為銘二為跋四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一
十六
為行狀三為墓表一為祭文一合而為卷三為冊二也曰尊德性何重其集也重其集何重其人也何重其人也宋至中葉傳斯道者新安朱子也允夫為之外弟師焉自名其居曰道問學學於道矣朱子命之曰尊德性傳以道也夫朱子之道聞諸濂洛濂洛聞諸洙泗洙泗矣允夫聞于朱子問學是道德性是尊文以發之詩以宣之本末具焉是故重之重其聞道也裔孫地官仲朴獲敝簡于伯考較諸聞友而授之梓焉於惟重我學以聞道程之曾孫念貳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序別

雲巢陳子必大將適吳命太史氏筮太史氏筮得同人焉陳子曰何如太史氏曰同人于野同人亨矣利涉大川以乾行矣利君子貞君子貞矣利貞以亨往有功矣行矣哉陳子迺行沿于章江浮于彭蠡逾于江漢直達于建業閱帝都之會充然如有獲也迺入於維揚至於淮陰造于西郭介于劉子之門劉子命僕走驢迺焉胥會於總漕之堂陳子再拜劉子亦再拜拜已設席授几洗爵旅豆劉子迺賦杖杜陳子曰吁篤哉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予小子其曷敢當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一
十七
既而載燕于思濟之軒庖肥鱠鮮投矢薦鱣益衍焉劉子迺賦菁莪陳子曰吁篤哉既見君子錫我百朋予小子其曷敢當既而載譙于延賢之館朋酒斯饗旅幣斯將益洽焉劉子迺賦緇衣陳子曰吁篤哉敝予又改為兮遠予授子粲兮予小子其曷敢當既而陳子將去而之吳劉子留行焉曰時乎時乎不可失也明王在上薦辟之典周漢比隆才如吾子胡不駕車燕都陳列虞庭策名樹勲聞于永世顧乃謝榮朱紱遯迹丘園而長往弗返不可攀也南牆而北惟吾子圖之陳子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嚴光周黨

二也不虞人固各有志爾子母尼吾行也劉子歎曰
鳳千仞鴻鵠萬里邈矣哉迺賦白駒陳子曰吁嗟
予異哉慎爾優游勉爾道思望予過矣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予小子其曷敢當迺結冠撫劍賦伐木而別
贈邵封君序

邵封君錢唐人也少為士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德
成行孚優為人師中不中才不才咸有造也比老伯
子經邦仲德舉冬官太宰請錫天子迺錫冬官
如制既而仲子經濟仲才復舉冬官治工淮南走使
者逆養君迺命舳舻授左右策以行至仲才稽拜如禮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日侍側進肉一豆君曰胡致也仲才跪白曰庖人也
進粟一孟君曰胡致也仲才跪白曰廩人也進醕一
觴君曰胡致也仲才跪白曰醴人也出入則乘軒軒
者趨擁蓋蓋者執鳴騶騶者導君曰胡役也仲才跪
白曰臺人也輿人也皂人也也有司者將之也君曰庖
人廩人醴人也可常繼手仲才白曰繼也君曰臺人
輿人皂人也可常代手仲才白曰代也君曰吾固知
其可常繼也代也夫是女之分也君上之賜也
女知之乎仲才跪謝曰願大人教之君曰勞心者治
人勞勩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女

之乎仲才惕然謝曰不肖敢不惟大人教是服君迺
命左右以策進轡之較之自朝至於日中交不違職
息夕則繼以膏藝弗釋也仲才跪請曰大人逸哉君
曰女以予為勞乎夫庖人繼肉廩人繼粟醴人繼醕
臺人輿人皂人以力代者職也女以常職受

上之賜以庖人廩人醴人食我臺人輿人皂人事我
亦職也夫我乃晏然乎爰取昔人遺策讐之較之訛
者正之舛者訂之覆者刪之闕者補之無亦吾之職
也乎哉吾形若後吾心舒也吾力若勤吾志豫也吾
勞乎哉仲才跪謝曰不肖今而後知大人勞而逸也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君曰女亦知勞而逸乎無逸迺逸者也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食於人女其念哉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
仲才復惕然謝曰不肖敢不重惟大人教是服既而
君將南反秋官徐子伯賢地官程子仲朴陳子子達
祖焉授几肆筵陳核酌醴咸賦徐子迺賦伐檀君曰
美哉貞予志也程子迺賦鵲鳩君曰美哉婉而章矣
陳子迺賦白駒君曰美哉富矣則矣予曷敢辱二三
子乃進仲才白小子識之賦考槃迺南

贈郝生序

郝生立夫楚人也性敏志篤心誠行恪讀神農氏書

岐伯俞跗盧扁華佗之術北走燕東入齊魯南
吳越淮海之間嘗遇異人授以神秘法伐諸病疾投
劑輒應病者起死者生殆有存天者壽有奇功焉予
子魯計試春官道淮省侍總漕之堂甫洽旬而病召
醫視始也肢體倦痛曰痰也投之痰劑弗愈既而作
溫惡風曰寒也投之寒劑弗愈既而膝足腫注曰濕
也投之濕劑弗愈而元氣則日損矣予惕焉生侍母
維揚遣使往速生至察之曰陽道逆行復則愈矣食
曰伐和生曰理中食曰勝濕生曰益氣予曰和生是
也魯亦曰和子之論是也迺取藥以咀之予曰參可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一
乎食曰可生曰臣可也予曰苓朮可乎食曰可生曰
可使而已予曰著可乎食曰未可生曰可哉君也予
曰附可乎食曰不可生曰可佐可也予曰又何加焉
生曰辟穀肉服少頃陽道順矣明日再服陽氣復矣
明日再服陽氣流行邪退行濕去矣予曰可殺乎生
曰未也五日而穀既五日乃穀予曰可肉乎生曰未
也十日而肉既十日乃肉而病則愈矣予曰遲遲何
也生曰陽道初復養之不可速也其治緩者其功深
先王至日閉關養微陽也泰而大壯由此其基蓋天
道也予乃躍然曰良哉和生可以語道矣魯也往哉

幸得志焉壽斯民養 國元氣扶陽道而調燮化
機維茲言是徵哉和生再拜曰鄙人無聞願終教焉
予迺命魯謝生而論道
贈蔡大夫序
九年冬十有一月己南至 天子始祀于南郊
禮成下詔布惠已責宥罪青刑遣秋官執命皆屬咸
一人馳分詣天下用恤有衆越明年春正 八司寇
以以其地請 天子曰俞茲多士誕敷庶邦欽
執迺秋官大夫蔡子直夫領部南畿比行迺維右納
言乏天官卿選于衆舉大夫以請 天子曰俞出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一
納朕命欽哉大夫迺迺于嚴君臬臺公乞進止臬
臺公曰 王命均也重者將之勞者任之臣之職
也女慎哉先馳以南大夫乃拜稽首受 璽書往
彭彭駟牡駢駢歷歷燕趙齊魯鄒滕而至于徐始
從事事已至於濠梁從事事已至於英六淮泗從事
事已至於揚都從事事成已乃令諸郡事疏聞于
天子辟辟宥宥惟成憲是式罔敢越議下大司寇御
史大夫廷尉正成允疏覆焉 天子曰俞惟茲庶
獄朕弗敢知欽哉大夫乃乘舟于揚浮于淮亂于邳
逾于濟達于衛沿于渤海會于上谷迺入于京師

其 璽書拜稽首受厥右納言 寵命就列焉

乃趨于庭跪見其嚴君臬臺公請責請謝請訓以服

臬臺公曰女使四方 君命不辱則無忝所生矣

慎哉服茲新秩夙夜匪懈以事于 一人予何言

哉大夫迺再拜而退君子曰於盛哉茲役也可以見

生民之仁可以見使臣之禮可以見忠之訓可以見

正家之則可以見事 上之敬可以見顯親之孝

可以見澤物之功可以見狗身之義是故生民之仁

使臣之禮 君道也忠之訓正家之則父道也

事 上之敬顯親之孝澤物之功狗身之義臣道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也子道也夫君君臣臣父父子政之大經也政者

治之本也治者化之基也德以道立道以化行化以

治孝治以政舉而萬善備矣休哉詩曰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大夫之謂哉

贈邵水部序

水部邵子仲才治漕艘于淮浦三稔正體下惠由度

剔姦吏供工勸旅說卒服功既克緒迺代夫稽名定

分以正體也納廉出均以下惠也考章飭法以申度

也計慎覈嚴以剔姦也夫正體者禮之謹也下惠者

仁之流也申度者義之執也剔姦者知之察也是故

體正而肅吏斯共矣惠下而博旅斯說矣而殺

工斯勸矣姦剔而威卒斯服矣是故大而政舉細而

事集近而聲生遠而譽張政舉而徵事集而程聲生

而孚譽張而達是故漕務攸賴而虞績允熙矣比代

而往留都地官夏子仁甫以治權秋官徐子伯賢以

治刑地官劉子體乾以治餉咸餞之淮之潁水邵江

子伯陽以代追及焉既享歌工獻詩始也獻鹿鳴宴

子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嘉賓之惠也邵子念哉既

而獻皇華徐子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諏使臣之節也

邵子念哉既而獻四牡邵子作而曰王事靡盬不遑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將父予也至惻而未敢言諸君子何以處予哉既而

獻伐木劉子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求友之福於斯

大矣邵子念哉諸君子念哉既而獻菁莪江子曰既

見君子錫我百朋予小子幸哉周爰咨詢不遑將父

周行示我至矣終和且平允哉其勿諼哉歌徹咸再

拜居者及行者迺往

樊氏族譜序

序曰樊譜何為作也地官大夫樊子少南作也樊氏

之先以武創家祿至萬戶執戟上都可謂顯矣一遷

秣陵遂失其職再遷信陽廛居而微矣少南振奮以

興酣經始史秉道植義養子庠舉于鄉升于南宮策
于 大廷以服有位可謂承統以文矣發軔郡牧
進秩留曹政以才著譽以德章器以學克志以道行
光禩震宗綽有餘裕樊氏之大自茲始矣詩不云乎
緜緜瓜瓞

送夏地官序

夏子仁甫涪人也始為學官弟子予典教蜀臬試其
文才雋氣昌辭雅思逸予許之既成進士為邑宰予
參汴藩之黃岡觀其政野無惰農閭無暴客遠輶邇
安上獲下乎予益許之既自開牧進留都地官大夫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謁予于淮予見其禮恭而秩語和而莊貌溫而恪含
章弗耀自視歆如也予謂之曰子有蘊也夫予日見
子之克也未幾將司徒檄權舟淮浦復來謁肅而請
曰敢問權子曰公廉敏信可以權矣請益曰儉以制
之嚴以蒞之慎以將之勇以持之庶幾哉謝曰國孝
不佞請書諸紳既從事三日而令行三月而計成敏
弗取盈禁弗為虐舟人感其公藏人服其廉商旅悅
其敏關市守其信而權政舉矣踰五月公宇壞于水
避居弗康廼謀作之費取于羨力取于傭材取于積
計裁工縮度美制宏甫四月而落成既成而代者至

矣期月之間政無煩苛志無怠肆執恒不渝焉
澤流讜遠毀絕而綽有令聞可謂加人一等矣既代
卜吉而往廼筮得謙䷎之坤䷁太史曰勞而能謙無
施勞也君子有終君子終也有終而吉往有功也可
以行矣廼明日述其繇請辭于予曰筮告矣筮告矣
子其勗哉天道益謙人道好謙天人之際微而彰矣
詩曰庶幾夙夜以求終譽

廣文選序

序曰廣文選何廣乎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
蕭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有十四為詩詩之目二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為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
上書為啓為彈事為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
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贊為符命為史論為史述贊
為論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志為
行狀為吊文為祭文為類三十有二可謂選矣然或
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
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
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之雜賦以廣遺也夫詩六
義備矣逸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

樂府之遺也。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璽書賜書。敕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有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序之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略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辯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遺焉。景費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略矣。奏記設論箴贊略甚矣。史論述贊略益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辟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

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贈劉地官序

地官劉子體乾楚人也。持司徒檄治廩淮之常盈。給漕餉也。始至謁予于總漕之堂。肅而請曰。敢問治廩。予曰。子善治邑。知治邑斯知治廩矣。曰。治邑足民也。治廩亦足民乎。予曰。未有民不足而廩足者也。廼避席曰。願聞其詳。予曰。居吾語女。夫漕之設久矣。厥初常盈之廩。儲粟百萬為轉輸也。既而改復其邑。比今儲粟二十之一爾矣。此恒賦也。民足而後廩可足也。廼若歲恒歉。民惡乎足。民不足廩惡乎足哉。始也治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廩總之者。郡倅也。歲更置吏二人。胥史二人。卒百人。率其職執其役。出納者咸惟其恒無病告。既而改議以地官屬。一人治之。去其倅而吏二人。胥史二人。卒百人。歲更置人率其職執其役。愈厲也。出納者亦惟其恒無病。既而命中宦一人。兼治之。數歲增一人焉。又數歲增一人焉。又數歲增至七八人焉。吏病于趨矣。胥史病于奔徒矣。卒病于趨。楚誅求矣。出納者病于橫索。暴飲無厭之欲矣。今上登極詔罷之。存二人焉。予總漕政復疏請罷一人。存一人焉。夫然後病者去其十九矣。夫倉廩不足。罪在民也。民不

足罪在歲也歲不足罪在予也庾而吏而胥史而卒
而出者納者之病于勞困窮迫無想是亦予之責也
子將奚圖劉子悚然曰責在小子乃退而下令曰有
復為吾廩病者惟聖天子明辟在由是百度用
飭群蠹用剔出納者惟其籍卒惟其力吏胥史惟其
職咸復初劉子既代復謁予總漕之堂肅而謝曰往
者計問治原公曰未有民不足而廩可足也今也民
足廩亦足矣不計而往何以為足民足廩計哉
予曰天下之事幾一而已除其害者興其利者也援
其秀者助其苗者也清其源者潔其流者也培其根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贈孫九峰序

昭陽之歲維仲之春九峰山人鄒子辰甫自吳趨于
上都拭觀天子臨雍之禮亂江浮淮汴濟逾河
沿于渤海比至臨幸之典舉矣釋奠之禮行矣
衣冠禮樂之會方畢環橋門觀聽欣欣相告矣鄒子
乃賦詩脩表疏陳于天子之庭若曰臣壁下里
布衣也身歷五朝年踰七袞功名之念久廢田

野非敢銜伎以干明主乃惟唐堯在上康衢有
謠華封有祝成周之時里巷歌賦列于國風顧臣衰
陋豈忍終棄聖朝上愧唐周之民疏入

天子覽而納之下宗伯付于史局鄒子乃納疑而反
君子曰鄒子知矣觀禮而進其進顯然陳辭而退其
退克然謹度循制守義缺廉不干祿遜不沽名
和不辱身通不諂俗言以氣發氣以理充辭以意達
意以道宣弗流說潤以取士議可謂知矣往哉鄒子
尚慎之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王氏族譜序

譜何王氏族也譜王氏族何武昌守廷和述厥考封
唐承德翁作也王何厥先蜀之金堂人宋淳熙間雪
溪君為庾邑令遂家焉則初祖也至元舜舉君為道
源書院山長至我明汝章君為溫郡倅
曾藩左史則聞祖也承德翁幼孤力致殷富以武昌
主冬官政推封冬官郎比武昌拜守詔進金緋
章服則亢王武之宗者也武昌舉進士試邵武令入
為冬官水部出守武昌勛位日懋視初祖聞祖逖有
光矣吾庾江右一郡宋元之季兵燹加焉世家巨族

多散逸是故譜牒鮮有存者王氏之族遠出三季世有達者信可稽焉譜容已哉抑斯譜也封君主之武昌承之武昌之子太學生範鄉進士格從子學宮第子輔受而成之尊尊親親長幼幼賢賢貴貴昭穆穆不失其倫可謂美矣君子曰其哉可以觀世矣一德教化善政與俗王言之通其易易矣哉是故尊祖重嫡以厚倫也明統緒祀以敦化一正禮達分以善政也崇讓多愛以興俗也夫厚倫敦化之本也善政者興俗之基也倫弗厚則合人者薄矣化弗敦則脩於人者乖矣政弗善則施於家國者悖矣

梅田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吳氏榮壽序

冬官大夫門人吳子嘉祥奉狀再拜請曰祥也不佞昔者承乏南曹荷天子寵命錫吾父知幾君承德郎主戶部事吾母韓為安人褒章並隆焉君子以為榮茲也承乏水曹知吾父年既七十吾母年六十

有四垂白偕老焉君子以為壽祥也不佞拜嘉於朝拜慶於家僕焉偃焉仰焉頌焉悚如弗勝其何以將之哉敢請予曰美哉咸若茲崇德懋功庶哉廣孝勵忠進無疆矣是故維天能壽人維其人能獲壽於天維天子能榮人維其人能獲榮於天子斯二者有幾也維德享之維功報之在我者也在我者獲壽之本獲榮之基也德罔顯晦脩之則崇功罔小大樹之則懋德崇則享之者厚功懋則報之者深而榮壽之幾於茲乎在是故德以致孝者也功以進忠者也德崇則孝廣功懋則忠勸孝廣則刑於家者雖晦而彌光忠勸則昭於國者雖微而益著受天之遐福承天子之殊錫其不替矣哉子服在位盍馳祝於嚴君曰惟大人獲休命於天獲寵命於天子榮哉壽哉壽哉榮哉小子不肖維大人緝熙純嘏保有茲休也益無疆哉子迺勗之惠女心迪女攸邁將之也孰大於是吳子再拜謝曰祥也不佞請從事夫子之訓

梅田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陳母壽序

陳母太孺人謝太學陳子應瑞母也茲歲秋九月朔之十日維誕之辰維春秋八袞更始應瑞業留都太

學弗獲奉觴稱慶其友劉子本元爲之歌若曰莫高
匪山與地同厚兮維母之壽與山同久兮綏以遐福
以莫不穀兮郭子建鳴爲之歌曰莫求匪江與天無
疆兮維母之壽與江並長兮介以繁祉既庶且康兮
予於陳子締姻老不能歌乃爲之辭曰維母有徵壽
之道三孝婦道也敬妻道也慈母道也母也歸不及
事其翁錢唐公逮養其姑執箕盥飲食必親治共
正案可謂孝矣梅庵隱君直而毅力幹父蠱母處其
內柔順婉淑奉之如賓可謂敬矣應瑞維其子少而
鍾愛教之就師傳電勉問學鞠育煦煦恒如童稚可
謂慈矣夫是三孝德也壽之徵也母也備矣宜哉壽
哉由茲而期焉順焉其康且寧永求矣矧應瑞性篤
于孝居太學思慕不替恒朝夕有拜告于天曰維母
壽維母多壽日將授有祿位祿爲母養位爲母榮母
壽益昌應瑞之孝日益不竭二子之歌殆猶詩人如
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州之方至以莫不增者矣徵
哉壽哉請以是爲母祝

賀鍾厓松新居序

予自汴藩來知進浙之右伯欲假道以歸不果乃汎
黃河歷徐沛邳淮趨維揚度江入京口道勾吳東抵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武林高登遠覽吾庾奇山秀水恒往來于懷若青龍
之麓蜿蜒道左恍然在目睫間弗能爲縮地計也日
者子魯來省語鄉事甚悉作而曰大人知厓松徙居
乎予曰未也魯曰大人猶能憶青龍之麓之勝乎予
曰此予嘗遊聚而觴詠者也其曷能忘魯曰美哉龍
山厓松徙居其下回望山麓若爲之負焉而依以爲
表者也厓松帶河而居數世矣適歲河內嚙堪輿家
以爲宜徙而北以據山避河也迺即荒園故地樹之
以揆焉賜谷爲左昧谷爲右離麗以臨之取其明
也萬物相見南方之位也乃寢乃食乃藏焉乾始
西艮止以東安居之義也擇是徙焉河流湯湯今乃
爲之環秀兀席間笑龍山之麓吐靈獻幽以延休祉
於無疆者亦安能愛奇而終秘哉予喜曰有是厓
松可謂善築其居矣乃爲頌授魯歸爲之賀頌曰截
彼龍山載蟠其麓我翁徙居吉兆攸卜旣安旣穀介
以遐福汚彼河水東注瀾瀾我翁奠居有隆其址有
康其止以錫繁祉維山之支雙秀其峰維水有原南
源之淙維居之里太學是宗堂斯室斯百世其攸崇
兮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二

序

重刻宋司馬溫公集略序

嘉靖戊戌冬十二月脩戎監司文峰俞君蒞江臬晉謁巡撫中丞浦南胡公出司馬文正公集略示曰此有宋元氣也梓於河東傳之未廣茲欲重授梓氏督學徐子序之子任其事庶幾成哉俞君曰諾明年春三月公被命擢大廷尉乃以前策授俞君終其事君受之至虔請于提督中丞玉泉王公公曰溫公名相也梓之可哉爰檄鄆郡康守河季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

貳守木鳩王從事不數月告成矣吁盛哉諸公之心也夫司馬公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以文章名世以忠義結人主朝廷知之四方之人知之士大夫知之農工商走卒知之中國知之九夷八蠻知之信之敬之慕之畏之有宋名臣賢相莫或先焉不待贅矣惟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事英宗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事神宗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蒞歷三朝建大議定大計中外倚以爲重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聞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如解倒懸

一變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
觀於斯集可攷見矣浦南公謂爲有宋元氣信哉公
平生精力極於資治通鑑稽古錄古今興替如指諸
掌朱子輯爲綱目以昭治道可謂史中之經矣其傳
家集八十卷蘇文忠謂如金玉穀帛藥石有適於用
是又天下萬世所同仰也獨茲策已哉梓人畢役乃
巡撫中丞克齋王公提督中丞訥庵吳公以代至而
巡察侍御蒲津景公以按歷至咸樂斯集之成爲治
道禎也文峯乃以重刻之故命紀歲月節不佞謹述
其槩如右乃若傳家之集尚尚全刻以詔來禩而公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之道德勛業大書特書者請俟於少湖先生云

賀郡守友石鄭侯誕晨序

敬皇御極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是維維郡太守友
石鄭侯誕生之晨也侯生而氣質穎靈狀貌奇偉迥
出流輩既長而知類強立養於學宮掄材論秀舉於
鄉閭 皇上嗣位改元嘉靖之五年試南宮入對
大庭登高第宰劇邑進牧支郡天官卿疏請爲秋官
大夫大司寇以爲賢歲應天下重辟舉侯分部兩粵
奉璽書從事兩粵民懷之既而維郡長乏天官卿擢
侯代守從民欲也侯至首詢民隱更法剔弊除貪而

去暴拯民水火之中飢者食勞者息逋逋者安其宅
敦禮重教士興於學宮農復於畝畝商賈藏於廛市
行旅出於道塗惠溥德洽一稔矣乃是歲季冬壬辰
值侯誕降之期弧矢之祥干茲四十度矣保昌令林
燁躬際盛期率其士民忭慶於大府之堂預走使者
徵言於予以將其忱惟侯三襁之英也如金如玉咸
遜弗居而別稱曰友石石也者介也固也誠有取爾
也太末之壤有三石山焉高峻如嶽與天地爲悠久
者也予乃賦三石以爲侯祝維彼屹石兮五峰崔嵬
東望龜峯兮岩山並之我侯挺生兮茲山獻奇赫赫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道源書院錄序

具瞻兮君子攸宜屹石屹石兮侯壽期願維彼疊石
兮層峰嶙峋嶢嶢環列兮響谷爲隣我侯愛石兮如
璫如珉取以爲友兮樂山之仁疊石疊石兮侯齡千
春維彼烏石兮巨峯差峨以微對崎兮延亘爛柯我
侯盛德兮不戢不難侯祿彌昌兮侯福孔多烏石烏
石兮祝侯壽以遂歌

以授兩程子師友淵源寔始於此逮乾道間教授
見義建祠淳祐間漕臣江萬里屬知軍林壽公創書
院寶祐間知軍吳革郭廷堅疏請理宗賜額道源御
書頒降以章道學三先生遂有關於南安矣宋社既
屋元庭亦墟入我 皇明文運丕顯崇尚聖學三
先生遺書表章為教道源興振有七十年于茲顧書
院之詳未有錄者非闕典耶歲戊戌同知郡事侯孟
學首以道化為重仰思曰周程三先生授受始於茲
郡君子謂南安為東南鄉魯誠知道也書院未錄責
時委我爰輯圖傳藝文有裨三先生之道者萃為巨
帙授之梓氏蓋倡道化以風天下也夫道之源授受
從始邈哉邈矣惟堯舜禹君臣相授受也文武周公
父子相授受也孔子生周 孟私淑師
友相授受也韓子誦軼死不得其傳矣孰知千五百
年之後迺有師友兄弟相授受如三先生者乎周先
生崛起舂陵二程先生挺生伊洛相去千有餘里迺
聚會一方以相授受夫豈一人哉天也是故冀方堯舜
禹授受地也豐鎬文武周公授受地也魯鄒孔子顏
曾思孟授受地也以傳道論魯鄒固豐鎬也豐鎬固
冀方也周程三先生授受始於南安續千載不傳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四

活溪先生集序

緒是故謂南安為東南鄒魯可也謂為東南豐鎬冀
方亦可也道一故也是故書院之錄為道也重其道
斯重其人重其人斯重其地重其地斯重其錄所繫
豈細故哉節生斯地竊聞三先生授受而興起焉者
也敢敬陳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活溪先生符公喻人也舉鄉薦以禮經魁南宮登

孝皇龍飛首科進士宰漂陽丞辰郡監臬桂邕密藩

齊魯所至騰譽當世知有活溪久矣擅長制作衆體

咸備仁膏義馥周情孔思君子稱焉公冢嗣頴江自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五

僕卿擢守英韶奉公遺錄付梓人于丹荔之堂別駕

憤峰秦子司理驪山陳子力任讐校梓工告畢頴江

走使授簡以序見屬某下里未進不敢以荒劣辭昔

人謂文之用有二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辭令本

乎著述導揚本乎比興者也旨義不合偏勝獨得兼

者罕矣是故左荀屈宋不並馳其軌遷向卿雉不合

奏其音各專所長而莫或倫美者孰為之靳哉乃今

先生之集富哉春容大篇鏗鏘佳什高壯廣厚詞正

而理備出於謨訓象系者淵如也麗則清越言暢而

意美出於詠歌風雅者粹如也允哉兼諸子之所專

而齊驅翕作於古今上下者也鄉先達論公操履純謹擇言考行元祐諸賢岳碑勒中宋世某不佞叨從潁江舉鄉薦適朝第交有年竊謂潁江著述遽於建武賦詠懿於黃初揮翰妙於求和繩公之武展有光焉敬因序公之集而并及之

此鶴村杜氏小宗譜也杜氏自宋中葉居豐城之曲江元季出贅水東王氏遂居鶴村今析爲鶴村杜氏矣杜故有譜世遠系繁譌舛錯謬或莫之免也六世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三
詔歸省

詔歸省

六彈

四十一

孫進士拯奉 詔歸省重宗親族寔殫厥心白于
迺考士希甫謀于宗之老長賢貴重修之立凡著例
分帙而目次焉首之以例義次之以世系次之以善
行次之以女德次之以原始又次之以外傳是維卷
之上者也下卷之序首曰 聖制次曰祠堂次曰
丘隴次曰祭田次曰軍田次曰牌額次曰書屋次曰
井路次曰池塘次曰形勢次曰條約終之曰文藝二
卷合而杜氏之宗譜脩矣譜成進士執贄乘傳不遠
千五百里詣予徵言序其端予惟譜一家之史也故
曰家乘乘者載也史以載事家史載一家之事者也

卷之二十二

其七

是故觀于杜氏之譜而知其所載矣首曰例義揭其綱也世系次之昭其統也善行次之女德次之表賢淑也原始次之重本源也外傳次之崇厚道也載諸卷上者內之也卷下所載者首以 聖制封章錫典備焉重 王言也祠堂次之丘隴次之棲神藏魄求孝思也祭田次之軍田次之修祀卹戍廣敬愛也牌額次之書屋次之崇表樹也謹進修也井路次之池塘次之形勢次之貽謀續緒考光裕也條約次之端謨正範嚴家訓也文藝終之嘉言懿行潛德耿光彰往詔來文獻攸宜也 也重者先之輕者後之巨梅固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七

於四世可謂盛矣張子不云子孫賢族將大於戲杜氏之族大矣孫曾似續茂且賢焉愈昌而大寧有既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漳南道志序

閩臬金筆山侯君孟學奉 璽書兼視漳南巡篆

專蒞上杭既至首稽文獻編纂漳南道志授杭令伍子遵條工梓之走使者執簡徵序夫志者記也記事之書也在一縣有縣志在一州有州志在一府有府志在一省有通志在天下有一統志皆記事之書也道有志未之前聞也有之自漳南始漳南閩臬四道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八

之一蒞漳汀二府者也府有志詳矣例凡類次間有異同而紀載因革範圍於一統通志者居多乃今漳南之志雖皆記事之書要之爲政治綱領而作所繫者兵權憲度重大且急不規規於尋常矩矱者也是故首以 勅命示職守也職守專體統斯一矣列以圖紀示方鎮也方鎮重事權斯一矣因革事宜次之自體統一而推之也訐謀遠猷之意益廣矣各屬圖紀次之自事權一而推之也至於建置沿革疆域形勝風俗人物之類紀其大略以備考覽而已故曰爲政治綱領而作不規規於尋常矩矱者也孟學登

進士第持論忤時宰由南曹謫佐州邑起爲吾郡少守才如其志茲特其一事爾伍氏自侍御憲僉二世有功於汀建祠郡邑薄也令杭仰先緒克篤繩武之志敏於從事固宜

重刻東潭漫藁序

此東潭之詩也東潭名相字夢卜姓涂氏南昌人登甲榜進士授新昌尹被 召拜侍御史謫判廣德遷別駕揚州進留都水部郎中今擢廣東按察僉事平生好詩攻吟詠所至有作彙成巨帙題曰東潭漫藁東廣監臨選士吳江許尹見而誦之訂約于同薦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九

九江錢守德清李尹刻梓以傳東潭聞而止之業已付諸匠氏矣贛邑蕭尹亦東廣選士也展誦吳江之冊喜且幸焉尚慮傳之未廣謀錄而再刻之請問于雪臺迂史迂史曰夫詩難言也風雅之後變而爲騷矣騷變而爲選矣選變而爲絕句近體夫選盛漢魏絕句近體盛於唐至宋以下未論也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夫與時高下獨文乎哉乃若詩則亦有然者矣是故詩家者流力追于唐絕句近體已矣進之選末也力追于漢魏選已矣進之騷末也况風雅乎顧論詩者動則曰三百篇吁何其易也東潭之詩近體

富矣絕句次之選次之賦時詠物鏤心細審容大
篇果可以言詩乎蕭尹重刻廣其傳焉今而後海內
知有東潭之詩君之功也或者則曰東潭號詩獨得
肯趣鍛鍊精緻字更句易者蓋有之矣梓匠氏慎無
以爲煩也迂史曰善哉言乎愛人以德意也無已則
取裁於東潭

虛舟詩序

虛舟鄧子克承別稱也鄧子名紹吾庾人梅峰宗孫
濟菴家嗣也初事儒期振魯大父金淵公世業既而
以梅峰濟菴繼擅神農黃帝之傳遂專治神農黃帝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十

家藥石鍼砭起痼疾隨投而効頌功德德者無算
地官劉文夫氏爲之別稱曰虛舟器之也縉紳大夫
知鄧子者咸爲之賦虛舟虛舟之名遂有聞矣或有
疑於莊漆園之說者則問曰虛舟樸心之義云乎劉
子曰非也上德不德至仁不仁太虛不虛或曰何謂
也劉子曰噫嘻哉難言也虛不虛也不虛虛也不有
以待其有不盈以逆其盈是故有則不有矣不有是
以有也盈則不盈矣不盈是以盈也虛則不虛矣不
虛是以虛也或曰虛以舟言何居劉子曰夫舟言其
載也載也者受也容也夫物實則滿矣滿則不能載

矣授之弗受也授之弗容也是故虛以舟言言能載
也能載斯能受矣能受斯能容矣何有不有何盈不
盈虛舟時義大矣哉鄧子質美好學自視歆然未嘗
以賢知加人志趣高邁胞次脫落有超出物表之意
視天下富貴賤予奪榮辱大空浮雲漠然無所動
於中劉地官良有取焉稱曰虛舟器之也器之也者
賢之也或乃謝曰聞命矣周也寓言何足以語此劉
子曰然孔子之徒不云實若虛

贈龍塘吳君慕旦新居壽榮序

龍塘吳慕旦名齊周南塾巨族士也與南岩王定夫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交善邇者並有新居壽榮之慶定夫圖嘉言揚之執
贄見于雪臺迂史再拜請曰慕旦營室也定中而始
合天時也日中而度正方位也鳩工掄材觀宜卜吉
盡事也諸公言頌請迂史曰有是哉定夫復再拜言
曰慕旦初度也維歲之春維月之寅維穀之辰維其
誕生六袞既盈既康且寧已請公言祝諸迂史曰有
是哉定夫復再拜言曰慕旦之爲人也富而不盈不
驕不矜欽德避名值茲 明詔授以清職請公言
揚諸迂史曰有是哉子與慕旦相知之深故言之詳
而愛之良也世俗之人利交者背勢交者傾朝誼契

暮仇敵面膠漆而腹戈劍者比比然也吾子與慕旦
交久而篤終和且平管鮑陳雷不是過矣予爲子贈
之言作室大事也慕旦相度經營肯堂肯構上光祖
禰下貽孫子鞏固華密美哉命與允攸寧矣詩曰如
竹苞矣如松茂矣子其頌之物度大慶也慕旦弧矢
重縣鼓鍾交作舞彩衣於高堂集珠履於華燕耄耆
期頤天錫難老允有徵矣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子其祝之授秩大典也慕旦輸貲奮迹冠仕者冠服
仕者服與仕者齒儀度從容礼文修飭庶幾下爵而
貴不位而顯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其稱美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之哉定夫再拜謝曰敢不奉公言爲慕旦贈

賀太子少保尚書都御史東塘毛公壽序

皇上登極紀元嘉靖辛丑秋七月庚寅維我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塘先生

毛公壽誕之晨上距

純皇成化壬寅孟秋癸酉六十初度公方南征獻

捷便道歸展壽音踵至吾郡守林子石氏素受公知

具辭馳往爲祝謂不佞節昔從公後不文不容遜也

竊嘗聞之有中興之君有中興之臣以佐成中興之

功天也昔者成周宣王中興之君也時則有若尹吉

甫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出而佐之宣王內修外

南征北伐中興之功至今稱之不衰維公吉人也產

靈秀之區生而神質清粹器度端宏純德茂才敏學

不厭厥初登進士釋褐負聲望縉紳間授紹興郡推

剡決訟獄人服如神徵爲內臺御史直聲震天下巡

察所至綽著風裁擢大理丞老成持重疑刑重辟多

所平反累遷副僉都御史撫西夏北冀威德宣布兵

民懷德入掌內臺風紀振揚百僚肅肅咸倚重焉比

居制簡命起拜右都御史專征伐尋擢工部尚

書營建有緒大工底績時方議征交南進兵部尚書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三

兼右都御史大駕南狩留以總制西北二鎮運

籌制勝夷虜遠遁儲宮初建召還爲太子

賓客未幾廣鎮撫臣復請舉交南征討公乃拜

璽書符鉞節制諸道以軍法從事逮邊城奏功

制加太子少保擁節而南位尊權重天下以徂征叛

服規安危兵檄方下罪人面縛乞降俘獻闕下

不遺一矢而大功成矣君子謂公生當廬陵間氣與

申伯嶽降山甫天監同公仁厚正直寬裕有執與申

伯柔惠且有山甫柔嘉維則同公大才康濟建立殊

勲與吉甫文武爲憲召虎肇敏戎公同公都內臺丞

廷尉撫巡重鎮與申伯揉此萬邦山南夙夜匪解同
公制兵西鎮醜虜畏道專命南征蠻酋伏死待戮與
吉甫薄伐獫狁方叔蠻荆來威同用是佐成我
皇上文命敷四海武功綏萬邦赫然中興與周宣王
同公之功大矣至矣茲當誕祥之期四方獻祝頌于
公之堂盛已節也復何爲辭傳曰天壽平格保乂有
殷公盡平格之實多歷年所蓋壽公以保乂我
明天寔爲之也自今而始位以年躋齒與德邵耄已
耄已期頤已萬福同已百禄總已無疆之休終有辭
於永世皆天也魯人頌僖公曰天錫公純嘏予於公
梅目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五

祝中丞臺南先生李公壽序

成化紀元十有五年歲在屠維大淵獻月在修陬景
星躔斗牛女間卿雲見于微垣光芒輝耀照徹東甌
之墟大人占之曰此賢哲降生之兆逮至塞且下澣
華蓋之北丹霞之東隴西之府異人生焉東甌人以
爲星雲之應是維 中丞臺南李公誕祥之晨比
今嘉靖重光赤奮若之歲慶進稱祝六十有三度矣
公開鎮慶臺節制江廣閩湖交會之地季夏癸未大
夫庶士將領弁胄拜稽祝者不戒而同吾郡林守

介至自述職率其佐屬展祝慶之堂微辭爲記
公稟永嘉山海之靈應東甌星雲之瑞始也釋褐爲
名進士登仕籍令邑守郡史臺諫長藩臬敷歷逾三
十年爲循吏爲才侍御爲賢方岳勛勞茂著簡在
帝心召拜御史中丞撫以重鎮授 璽書節鉞從
事位重權重德威廣被四藩數十郡邑文吏奉法武
將用命民庶樂業士卒鼓勇境土晏然無虞乃今天
道少變時事更新國任老成以康國步此其幾也公
當入佐 廟堂贊理調燮宜豐保泰共成雍熙泰
和之治茲惟吉日辰禮陳樂奏于華筵大饗之右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五

贈經郡孫督府旌能序

孫經郡禹疇桂管人予視學西粵時諸生也才識疏
達習政練事蒞吾郡以賢勞聞視篆四邑節縮財費

庶務咸修權驤爰漸征稅輕而奸蠹剔民庶悅之商旅戴之大夫士稱之可謂舉能其官矣聲聞日張達于臬轍于藩騰于撫臺巡院署以上考督府中丞吳公敕憲典下檄于郡優禮旌勞爲群屬吏勸檄至郡守佐咸喜舉禮如典諸邑令佐咸喜舉禮如典諸學博士咸喜舉禮如典諸學官弟子咸喜將以禮舉門人李生節王生輔予猶子香偕諸士咸進而再拜請言贈之予曰譽之乎規之乎咸再拜曰請先譽之予聞諸孔子予有所舉者必有所試矣夫孔子大聖人也善善長矣猶必有所試爾諸生盍言以試之乃咸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歸之匪不虞矣願何以加之哉孔子告子張曰無倦孟子喜樂王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將以是規之哉諸弟子咸再拜謝曰謹如教

贈孫教授致仕序

三峯孫士興氏餘姚人也舉正德丁卯浙藩鄉薦授仕銓曹五遷爲吾南安郡學博士安其位也歲庚子仲冬朔不謀於妻子不諏於僚案不告於門人弟子齊戒潔衣冠奉饋以筮曰假尔大筮有常予也起薦登仕三十年矣與敎茲郡且九年矣久而倦矣請老以去予志也吉凶晦吝惟尔有神尚明告之乃筮得觀三之漸三憮然曰異哉筮乎觀我生進退大通塞時也進退我也時雖未塞我退匪難奚觀之有遂拂衣往投爨于中丞李公乞謝事公止之曰精力未衰胡以去爲弗許三峰歸而信筮之前知也逾年辛丑春二月望乃再筮齊潔如初筮得遯三之姤三欣然曰筮告矣筮告矣抗用黃牛吾志固矣莫之勝詭人孰能解哉復往懇辭于公曰強而仕老而休分也卑官去志決矣乞公俯允以遂投閒之計無爲鍾鳴漏靜夜行不休如昔人所譏也公乃受牒歎曰勇於求退高致也吾固不能尔強矣許以謝事三峯奉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滕浩然歸告其妻三哀云諸僚案諸門人第門
之留不可俟行設祖以餞三峯曰子姑徐徐語筮既
筮釋策震下巽上厥卦爲益三豕曰利有攸往利涉
大川三峰喜曰神哉筮哉吾其行矣乃載巨舟于章
江之許將出豫章汎彭蠡下潯陽浮金陵入于京口
循毘陵姑蘇錢唐易航而度涉會稽以抵姚江信
哉利攸往而涉大川已吉日令晨從者畢役舟子以
行告諸僚案諸門人第子祖于赤壁醕酒崇敬獻
酬交錯賦白駒之四章以別

贈貳守詹居齋還莆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居齋詹侯仁量氏莆人也登 天子龍飛首科進
士被選中臺御史執法厲嚴彈劾無所避出按南畿
持守堅定不爲權貴所撓發邑有當路大臣奪御史
行院爲居室撤僦去易之衆皆唯唯居齋不可百計
撼之凝然弗動彼大臣者懷憾竟以私怨謫出時論
稱屈強彼大臣無忌憚也既而左爲泗州判居齋曰
不合則止可以去矣有慰留者不果未幾進温州別
駕居齋曰今可以去矣慰留者益多又不果既而再
進吾南安郡少郡守居齋喜曰今可以決去矣歷惻
陳情䟽上于 朝下銓部未允居齋遷延于道父

之不得已勉至吾郡時郡守西洲公入 觀居齋

當代視篆力請辭于當道弗許始出視事含弘平恕
簡易慈祥愛民下士罔不周洽四邑翕然稱治茲歲
春正月舉觀典冢宰御史大夫集諸藩臬考論群屬
司功大夫執居齋前辭䟽請進止冢宰曰此執法御
史也去志既決許之御史大夫曰此不以行院阿權
貴者也決於求去許之少宰中丞欲留之不可矣藩
臬大夫預議者欲力留之不可矣遂以致仕去檄至
郡居齋欣然曰吾志得矣今而後吾不爲斗米折
腰矣遂浩然東裝往郡推謝玉泉信宿留之居齋謝
曰吾夢寐已在水蘭烟水矣子毋錮我玉泉乃設祖
于東郊之游餞焉觥爵獻酬殷核陳旅禮周意篤殊
有不盡之意祖者徹乃別

南康賴氏重修族譜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五

賴南康著姓也世遠族蕃譜牒修纂屢矣族子太學
生養威門人也繼乃曾大父大尹公乃大父提舉公
輯譜遺緒合謀於族兄瀏陽簿先覺重修之造予請
序惟賴以國爲氏者也列爵子封域蔡州虞夏商周
世有茅土春秋魯昭四年爲楚所滅子孫遂以國爲
氏至漢有交趾太守先蜀有零陵太守文唐有光祿

少卿文曜皆顯者也逮宋有顯於潁川者有顯於河南者乃若望出南康則克紹登進士第躋膺仕尤顯者也入我 國朝則有若大尹禮舉鄉薦登

文皇首科進士與克紹奕世相望一傳而子爲懋顯振耀前聞三傳而曾孫爲養威克篤先烈修輯譜牒前作後述可謂世有人矣於戲盛哉子執譜閱之爪絺綿綿遠有端緒傳至伯通分爲六派自一世二世三世以至十有二世繩繩相續雲仍繁衍各以所出其也父某也子某也本其也文以世繼世宗系相承養威之用心周密叙事詳倫篤同愛之念敦仁立敬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二

親睦九族之風藹然具存復何加哉竊嘗有感於譜系之學久廢不講是以宗法不立而族人無統也族人無統則昭穆不明昭穆不明則尊卑失序尊卑失序則五品不遜五品不遜則百姓不親百姓不親則禮義不興而人道廢矣是故講譜系之學者必先立宗法宗法立而後昭穆明尊卑序三品遜百姓親一家仁讓之風油然而興矣賴氏著望南康世久而繁族右而顯生齒衆盛稱雄郡邑匪直譜牒增修乃復宗祠肇建譜牒修則統異爲同宗祠建則合渙爲萃祖其祖稱其稱昭其昭穆其穆尊其尊親其親老其老

長其長幼其幼九族睦一家齊而千百斯世永有承矣於戲賢哉子老矣言之無文幸見賴氏譜牒宗祠相繼而成於世教有裨焉是故樂爲鄉人道之

贈郡守西洲林侯入觀序

郡守西洲先生林侯莆人也今德茂才強學達政舉天子龍飛首科親策進士英聲雅望爲時推重出宰岩邑入丞太學被選爲儀部主事師貴戚進膳部郎中人咸以公輔期尋擢吾郡太守與論未厭侯怡然就道至郡端莊簡重寬博平恕行政持大體不察察細故先德緩刑慈祥豈弟不以苛刻示威聽訟折獄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二

明決果斷奸頑梗化者畏服罔敢肆興學重教啓誨諸士親爲講授大旨品較其藝文優勸之可謂政教兼舉矣性凝靜寡欲敦尚朴素不競逐時好寧過於簡無趨於繁寧近於迂無急急於承順臺評最之稱爲古道茲以來歲孟春爲天下郡邑入覲之期時值儉歲民艱食欲留撫蘇之不可乃筮吉以往得用賓于王之占遂登舟發程章江之潯士民超送者肩摩恐後攀挽碩望唯乞公遄歸慰其私維時武昌王鶴菴出餞于郊子從後庖人治具醴人執爵伶人奏歌予二人洗爵以獻賦詩爲侑郡佐諸君相從于祖咸

再拜諸邑令佐相從於祖咸再拜予二人亦再拜乃別

賀郡推謝君玉泉擢牧永安序

茲歲季秋望使者自京師捧銓曹檄授吾郡推玉泉謝君擢永安州牧郡守西州林公喜玉泉由中士進秩下大夫可賀也徵文於雪臺迂史迂史言曰永安爲西廣支郡在平樂西南二百七十里大山環繞天堂在其西石鼓在其東通天在其北激江之水自古眉出道路險阻境土僻遠古蒙州地也唐武德間置立山縣隸桂林年代既久興廢莫詳至我 憲皇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憲皇

御極十有三年撫臣建議復設爲州城池公署學校兵防如中州然予昔承乏西廣督學久視臬篆間攝諸道兵巡與聞郡邑政治稔矣韓子所謂蠻夷慢輕易怨以變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待將吏好則人怒則獸者西廣諸邑皆然不獨永安也嘗聞漢楊璇爲零陵守蒼梧桂林猾賊聚攻郡縣璇特制馬車兵車鼓灰然布弓弩亂發集其渠帥境以清唐李靖檢校桂州以嶺每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變即率兵南巡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宋張栻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籍諸州點

卒仇健者爲效用申嚴保仁法諭酋豪弭怨睦隣群蠻帖服李浩知靜江邕管安平酋恃險謀聚兵爲邊患浩遣使諭以禍福許其引教自新酋即謝過聽約束陳大紀知橫州妖賊作亂廣右騷然大紀奉檄節制兩軍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寇遂平此皆戢亂邀荒措安黎庶有功西廣大矣辟之醫藥始伐病之良劑已試之奇方也玉泉仰師古人御夷殄寇運謀設策以安邊境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矣他日廣右稱才賢爲諸郡最舍玉泉其誰哉予日望之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賀郡守西洲先生林公壽誕序

純皇臨御十有八載春二月望後七日吾郡守西洲林公誕降於閩莆里第光岳完氣獨稟挺生越七載孝皇登極道化作人賢才樂育公蘊王藏器崇德懋學於菁莪棧樸之盛越十有八載 武皇嗣位德澤涵濡禮羅英俊公則掄材拔秀歌鹿鳴于賓興顯顯謁謁計偕南宮越十有六載 皇上入繼大統嘉靖改元首舉臨軒之典公則裒然大對於龍飛利見之期傳臚釋褐朝士稱賀明良胥慶此其幾也發矟之初出令名邑入承太學進爲春官郎師

職曉主賓容羽儀朝著聲譽茂彰擢中大夫分符守
郡綽綽然旌馬顯貴寬和簡重正大公平德政浹
洽膏澤流古龔黃召杜不足多也可謂賢矣比今
始靖廿又一載仲春下泮乃維初度之期以甲子計
之三百六十有奇矣惟禮有慶惟慶有贈惟贈有祝
固不容已焉者也貳守導江張君節推東樓馬君
肅衣冠趨造于公之堂展禮以慶贈言以祝群吏濟
濟諸士謁謁者庶翼翼相從序進堂下拜稽顙頌禮
行而退公肆筵授几設醴陳核賓二君宴樂爲壽歌
工職職伶人事事奏金石被管絃律協音諧禮儀卒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二十四

度導江奉爵以獻東樓洗爵再獻公舉爵乃命歌工
歌有馭曰振振鷺鷺于飛鼓淵淵醉言歸于胥樂矣
贈郡守岫嶠祝侯都臺旌薦序

度守岫嶠祝侯鳴盛楚人也純德碩才挺豪貴寄都
諫垣典畿郡再起守度蒞任三月求謝事以去督府
中丞臺南李公堅留之力具疏陳請 皇上下天
官議復留之強起視事未幾臺南公拜留都廷尉論
薦四藩郡守才賢特異望重資隆聲名表著以需顯
擢者也祝侯才望爲江藩最顧泥久近之迹下檄度
郡褒辭譽美豐儀盛樂合諸文武群僚庶主序進于

大府之堂展禮致敬庸旌賢申憲典欽 皇朝
度郡佐走使致簡於雪臺迂史徵言爲贈迂史乃言
曰夫宋歐陽文忠名相也以犯顏敢諫爲忠以通本
慎古爲高以濟時行道爲賢當時稱之後世所述也
求之于今吾於祝侯見之矣侯舉進士釋褐授黃
門給事建白論列主張大議彈文諫疏敢言有節無
所避忌忠犯 人主之愆蓋有之矣及被
命主典西蜀鄉試命題較藝崇雅黜浮論議粹精
宗祖周孔辭義邃雅出入秦漢文章變二復古蓋有
之矣既又奉 璽書按覈西蜀 功罪罪不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廿五

以權勢撻撼大爲時宰所憾阿附者陰擠出守畿甸
以快忌忿之私侯受之氣愈勁不少剝折急拯民隱
力救時艱振植士風培養元氣齟齬世道矛盾物情
咸弗之恤寧忤母徇寧抗母隨寧矯時取咎無寧同
俗苟容行道濟時之心蓋汲汲焉不暇二若是乎孟
子不動心善養浩然之氣至其言大矣夫曰富貴不
能淫威武不能屈仲尼聖人不許由張之剛愎故也
是故集義所生克塞無間不淫不屈非剛者與君子
謂侯崇志節負氣槩以豪傑自許固剛者流也此者
托疾陳情速於求去謂其有激而然淺之乎窺侯矣

是故臺南始而留終而薦知之深望之深也夫侯宏聲發實中外別歷久矣日將晉位公卿受大任重霖雨舟楫耳目股肱皆侯地也今日之舉殆其兆與予不穀請賦蒸民之三章為侯贈

贈邑令碧峯陳君都臺旌薦序

碧峰陳令尹閔之邵武人也性敏德純才清政達器識宏遠志向高邁早育郡庠文學儒茂有司越恒格貢於禮部入試

內廷卒業成均年富力強益深造詣授牒天官與天下士掄選異等授吾郡崇義令

尹諸士大夫咸喜其志方得行碧峰自視則欬然如

梅園前集卷之十二

十六

將弗勝可謂實而能虛有而不居者矣夫崇義邑之初闢也築城繫范肇封啓空巖山盤結庶民散處市廛未聚風氣鬱而未舒規制草創未甚俗也是故為之令者似易寔難事彙而禁紛無端緒人心頑梗太嚴則離少縱則玩不可約束貢賦力役雖不敢逋逃亦不能以時應也碧峯至首詢舊尹之政可者從之否者更之甚者即屏除之一以節用愛人為先橫征暴斂煩刑苛法毒害赤子者悉為罷革崇義之民翕然歸戴如溺拯焚援大旱之得雨也歡聲雷動舉聞風馳建邑以來二十年餘高令之後見此賢尹誠哉

民之父母者矣比者督府中丞臺南李公拜

命南都廷尉申飭憲典舉撫部守令才賢者下檄旌

獎為群吏勸碧峰與焉臺評物議允相符合君子謂

臺南無溫華市恩碧峯非微名干譽庶其並得之矣

邑博士東溪陳子初至未久喜碧峰新政獲上足為

遠大徵率諸弟子具儀展禮於邑治之堂為碧峯慶

是同臺檄恒典抑亦東溪盛心也東溪司教一方舉

動不苟乃端肅三致其介詣予徵言以贈蓋敦重道

義非徇時俗逐妮好者類也予不肖於斯舉兩有取

焉是故為之序而不辭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梅園前集卷之十二

七

憲節行春圖序

西泉碌溪繆大夫京口人起靜海舉

皇王第一

科進士性毅質敏德純才茂學優駁歷中外幾二十

稷拜命為吾西泉大夫持憲正布令嚴折獄明

馭下威禁奸肅用刑允其自處也東心直淵律已廉

介制行端方行已恭而有禮和而不流剛而不猛貞

而不絕俗不激不隨不侮不做行部所至春生秋殺

可畏也尤可懷也西土之民戴之士仰之群屬更囑

之服之戒閭將敬悼之藩臬大夫推而讓之撫臺中

丞巡院侍御譽美而薦揚之可謂賢矣某也不穀昔

考以與漢試校文品士薦大夫省選明年先諸士外
上策授官地書以諫疏外補淹郡邑聲實茂著遷擢
至此輿論始伸卿宰公孤勛烈旂常殆權輿也可謂
不負所舉也矣畫史蔡世新為作憲節行春之圖視
予蒸民美山甫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請書此于上
方

慶郡守王公壽序

茲歲春二月哉生明迂史晨起彈冠振裾坐寶制之
堂命童子灑掃庭除拂拭几席以待賓客過從也童
子請故迂史曰是非女所知也予昨就榻夢數翁者

梅園前集

卷之廿二

廿二

星冠道服飄飄然御風而至拱手謂予曰吾輩慶并
西南知公太微文昌精也願乞一言予曰言何曰美
泰階中星也言已忽辭去予覺識之不知其何應也
頃則門者進曰諸耆壽投刺告入予詫曰異哉速而
入諸耆壽冠服巾衣者面台背霜鬚鶴髮僂僂升堂
置杖再拜請曰武昌郡守鶴菴王公是月中旬三日
壽誕初度之晨衰老逸民忝廁姻交之末將不腆之
儀往慶焉無能為辭惟公文章鉅工善頌善禱請一
言奉為華誕之祝予莞尔而笑曰疇昔之夕予夢尔
尔今乃徵之井西南者丈人星也諸翁當之矣泰階

中者大夫星也王公當之矣太微文昌予惡敢當哉
今晨之誕昨夕之夢其和幻和諸翁曰神哉感於公
之慶也公其為我辭哉予曰然則以星為慶乎仰彼
中星太微之垣燦兮爛兮光芒徹天太史占之泰階
斯躔大夫君子維壽維賢諸耆壽曰富哉言乎請為
我申其祝予曰昔者予為諸大夫祝曰萬壽無期為
諸士祝曰萬壽無疆予亦自祝曰萬有千歲矣復何
言哉無已則以山為祝曰如岡如陵不騫不崩可乎
諸耆壽曰可哉無已則以水為祝曰如川不息如海
不盈可乎諸耆壽曰可哉無已則以日月為祝曰如

梅園前集

卷之廿二

廿二

月之恒如日之升可乎諸耆壽曰可哉乃再拜謝曰
允哉公善為祝辭也矣請執公言以山水日月為王
公祝

叙雨

虔古大國太守古諸侯一也維 天王二十有一
年春王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五月不雨虔守岫嶺祝侯迺變廼禱于雩庶事咸責
靡神不宗三日雨民大悅歲再閏閏之五月又不雨
侯載憂載禱明日雨優渥足民復大悅君子曰雨
哉雨哉賢矣祝侯格天

君備笑夫

格天誠也保民愛也憂國仁也報 君忠也報

君斯憂國夫憂國斯保民矣保民斯格天矣誠斯仁
仁斯愛愛斯忠矣忠誠仁愛政之善物也有是哉侯
加於人遠矣難矣哉春秋書魯僖文兩不雨以此是
故叙兩

贈壽序

武昌太守鶴菴王公生成化癸巳二月甲戌比今嘉
年癸卯二月丁亥為壽七十有一鄉人無親疎長少

畢尊咸致辭為壽禮也乃諸鄉士詣予徵言為贈予
惟公十二為學官弟子二十應鄉選二十九舉省闈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試三十有六登禮部進士明年拜邵武令四十二進
工部主事尋進都水郎中四十有九擢武昌太守五

十有三疏乞終養六十服闋請選部時權奸相國側
媚小人司銓衡黨構傾陷六十有一遂謝事比今十

年矣優游林壑漠如也今也年踰七袞啓慶康寧子
孫繁盛可謂全福也矣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壽徵諸

天之生物哉者培之言德為壽之本也惟公昔為令
逆瑾竊柄虐政四出黎民如溺乃惓惓以愛民為主

拯恤之邵武黎庶賴以存活比為工部典司漕渠沛
恩罹中閹暴橫直疏論効被逮 詔獄無罪而釋

民乃蘇入為都水大工迭興營作百倍城狐社

乘機漁蠹無所忌憚公銳意裁抑雖震撼憾無
貶損時方挫手側目不恤也出守武昌地當繁劇民

復孱寡苛毒之政千百他郡加之親藩橫奪宦寺暴
征當道坐視不救又從而慙之公視民之病惻切

乃躬疏聞于 朝雖奇禍不計事多得請民獲解
於倒懸凡此皆上裨於 國下益於民發之惻隱

慈愛剛毅果斷功昭于時澤齒於後德莫大焉者也
德乃得天之本也得天斯得壽矣年踰七袞豈倖致

哉自今伊始爾彌爾性以引以翼八十而耄九十而
梅園前集 卷之十二

三十二

期百歲而頤皆待天致然也是故祝公之壽者無他
曰得諸天

贈少司徒東峰汪公還朝序

巡撫西藩御史中丞東峰先生汪公新安人登

武皇御極六年進士被選為黃門給事歷進左右至
都給事中擢太僕亞卿再擢正卿舉望方隆坐累謝

事十年于茲 上思公賢禮特起仍為僕卿未幾
拜內臺御史中丞奉 璽書節鉞撫鎮大江之西

甫踰年拜今地官少司徒以還二歲再遷中外咸喜
既得代釋鎮以行群屬吏拜瞻車塵之下吾郡學與

李肅徵言迂史駢獻於公申其門人故吏之私詩
者員文忠論大臣輔君之道四曰正已曰格君曰謀
國曰用人有列震震商周輔臣事業為世楷則下逮
春秋戰國三漢晉唐名卿賢相擇而取之大臣之道
庶幾矣惟公歷事 聖朝又居侍從出握重權入

司大政儲位公孤並階宰伯今之太臣也道術粹純
德器凝重寬洪簡靜廉介端方正已律身不待贅矣
格君之道啓心沃心嘉謀嘉猷非廢棄所敢知惟上
贊 神謨措天下於磐石獨非草莽所冀見者哉

乃若謀國用人殫忠竭智固有沉幾大作於經綸籌
梅國前集 卷之廿二 世三

策之妙者矣孔子論政足食為先孟子言治親賢為
急公其念哉四代雍熙泰和之治將復於今日矣惟
公昔居諫垣直氣勁節犯顏敢諫言人所不敢言獻
納無隱受 知 明主蓋有日矣比為僕卿運用計

籌深謀遠慮蓄牧閑厩駟駟繹繹征戰有具經國者
歸功焉顧以剛正不阿竟為時宰忌嫉旁構陰擠矯

詔去國公論大屈詎知天日清明復見 召用林

甫退韓休起丁謂罷寇準還是固理勢恒然抑亦天

祐賢相以登至治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也撫綏西土

布德弘化休養元元發政施仁培植邦本風清弊

之於民熙物阜文恬武熙晏如也傳如也
益矣某素辱公知於嶽也之情胡能為辭惟西山考
論四代輔臣臯益伊周不可尚已於高宗則有傳說
祖已於宣王則有吉甫方叔申伯山甫召虎全輔佐
之道以彌成商周之治萬世如見者也某不佞請以
說甫諸賢中興之功為公望

賀中丞東涯虞公壽序

維歲昭陽單閼月在塞壯之朔吾郡張同知某率諸
僚屬造迂史告曰茲月五日維我慶臺督撫中丞東
涯先生虞公誕生初度之晨敢以祝辭請迂史曰古

梅國前集 卷之廿二 世三

世三

昔華封人祝堯曰多壽祝辭始也幽人祝公劉曰萬
壽無疆曾人祝僖公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稱
祝之辭然非為誕晨也周尹吉甫美申伯曰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美山甫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
子生仲山甫詠歌二賢推所由生美之非為誕晨祝
也中古以降禮尚繁褥敬不虛拘吉日令辰尊貴耆
老誕慶之期為隆盛褒揚之詞致稱頌祝頌之意曰
多壽曰萬壽曰眉壽曰降神曰天監踵襲遺言致情
懼忭臣於其君下於其上率是道也諸君子幸際我
公誕生之晨勢分雖嚴而禮將其文儀享其恭無亦

由祝頌之詞惟降生之異以壽公哉某也聞諸孔子
大德必得其壽是雖贊舜之辭然德為膺壽之本蓋
徹上徹下之道也公昔時為令尹寬柔簡惠澤弘
敷微為臺吏剛彊亂擾直聲大振屢擢廷尉嚴明公
敏果達平恕刑允而民用不寃爾承簡命秉鉞
提兵鎮我南服威恩並行仁涵義斷秩秩如也申伯
之德柔惠且直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公蓋兼有之矣
惟公世居金婺同輝之地青岩石樓靈鍾秀毓不啻
嶽神之降顧挺生於熙洽之世寔天監在下保我
天子生我公弼至治之休也值茲桑蓬協慶之期天
梅園前集卷之廿二

贈少郡守尊江張君入覲序

維皇御極二十有三年春正月乃天下臣工入
覲之期吾郡守雲厓陳公視事南洽旬貳守尊江張
君當往乃於季秋卜吉行使康猶義請令佐咸集於
章江之濱設祖以板以餞問言於雪臺迂史申其意

惟入覲古制也在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夏因之
商則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至千成
周法制大倫諸侯五年一朝大明黜陟太宰統百官
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誅賞之漢唐而下代異其制與
古遠矣惟我祖宗立法上擬虞周天下臣工三
年入覲綜核名實賢者優之能者存之勞久功著治
行卓異者擢之合虞周陟明之典進爵之制也惟
我尊江張君松陵人也昔牧東膠政譽茂騰司功書
最甫三載擢秩郡貳比蒞吾郡明果敬慎寬和恭恕
敷政于郡視篆于康邑息訟於折疑撤禁姦去暴剪
強振頑石廢具舉監樞度務除積弊卑優靈公私交
盡商旅稱戴茲歲始視郡篆乘海舉墜與利聚欲四
邑之民如病復甦饑得甘寒就續也至於興學造士
儀文優厚掄才就試尤加意焉可謂賢矣茲當入覲
撫臺督府巡院薦剡交騰蒲果諸當道署以上諸虞
周陟明進爵之舉公其有膺之矣四邑令佐分雖嚴
而義則篤也予不佞何以申其意哉詩曰樂只君子
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諸令頌望於公者固
如此請賦斯雅於祖道之次

僊遊慶祝序

丙申年作

日者閩海蒼髯翁駕白雲越南海度衡嶽東造塞嶺
憇天馬峯徜徉于葛稚川丹井藥鑪之嶺嶺上老人
名紫霞僊者解后清風巖白石洞與之坐而語曰別
子久矣子奚自至蒼髯翁曰占祥也紫霞僊曰占祥
何翁曰蒼者歲在重光大淵獻月在焉玄之朔長庚
有孛于吾溪之嶼太武之墟弘農之府乃生哲人
赤光滿室異香彌月瑞氣氤氳其堂宇比童而冠
神姿靈質復出凡品自稱曰滄浪子采芹類水育其
秀也折華月宮挺其慶也策名天府赫其奇也委紳
帝庭昭其英也已而雙旌夾夾五馬彭彭朱紱皇皇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二

十六

黃金其章撫彼虎符專城大邦吾處海濱聞諸黃衣
使者曰太微光芒下燭吳楚仰而占之應在五嶺中
嶼滄浪子今為大夫典篆之區也吾乃飛騰海嶽至
止茲土紫霞僊曰至奚為哉蒼髯翁曰維茲柔兆泥
維蓐收之季惟月之吉乃其誕祥之期上應太微之
度吾領上帝符命授以員訣參以玄品以增其
遐筭俾之氣充神和順天休命崇爵顯位彌性介祉
啓心沃德上壽皇王協恭作朋中壽元宰欽福
軟極下壽民庶然後優游難老以觀元化之闔闢也
紫霞僊曰有是哉吾願子從乃相與披草莽出

詣東峯之谷介而請入時涵虛道人治具真覺之院
高高之亭命童子星冠羽衣作八僊人為大夫慶壽
之會二僊翁者趨進拱而祝曰壽哉壽哉有客至揖
之曰二子為誰蒼髯翁曰吾閩海龍居士也紫霞僊
曰吾嶺上老人也大夫徐起曰吾昧平生胡為乎至
哉蒼髯翁笑曰海印吾棲也嶺上老人吾少壯時與
之遇于玉几峯五百年矣公不吾識吾二人知公久
矣涵虛道人曰二僊翁者殆非常人哉壽公祝公公
固非常人也二僊翁相顧以目乃歌曰嗟太始兮先
天悟員訣兮玄玄鍊精服氣兮不老其年壽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七

皇王兮羲軒壽斯世兮無懷之前又歌曰嗟太初兮
無極參玄品兮默默翺狗萬物兮不顯其德壽元宰
兮阿衡尚父壽斯民兮葛天之域乃跨玄鶴乘卿雲
指東南而去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二

國前集卷之二十三

序

贈郡丞尊江張君述職序

茲歲秋八月八日郡太守雲厓陳公奉 天子命

來長吾郡越旬有四日郡丞尊江先生以來歲春正月當述職預期往雲厓命治吏設祖于郊取羝以後庖人設俎醴人進爵伶人奏樂肆筵以饒雲厓執爵獻獻已尊江酢酢已雲厓酬酬已雲厓則言曰三載入觀吾職也顧以初至厓執事寧無比山獨賢之歎乎尊江曰守丞皆職也公方視事也以佐代行敢不

國前集

卷之二十三

一

敬將而優游率從茲雲厓曰執事治郡二稔政習矣

維時 天子臨御于上公卿大臣佐理于下有官

有司朝覲會同當有陳列用新治化執事其何以敷

對更張惠我一郡哉尊江曰有哉興學首務也庾邑

也學章廢久矣 皇教誕敷人才日盛樂育振厲

興賢俊茲學其當復乎雲厓曰良是也尊江曰征

權非古也古者廛而不征今也商旅散逸課稅猶存

吏胥冗食民庶代補得不償費不當革罷乎雲厓曰

良是也尊江曰環郡皆山潦漲恒作衝決之患無歲

不之隴畝為溪貢賦如故民瘼之大也請為蠲之可

子雲厓曰良是也尊江復言曰郡政皆公政也何以

示不穀願有聞焉雲厓曰三事舉矣夫復何言維茲

藩臬郡邑有辟瘠瘠 陛見之後合于銓部冢宰

御史大夫稱 明以為殿最凡我一郡令簿而下

賢者固多矣 資者乎廉者當陟墨者不當罷乎

勤能者壯 有富存庸陋而老且懦者不當斥去乎

在職者固在所論遷秩者滿考者丁艱解任者汚濁

衰老寧不追拾使無遺漏苟免乎執事權鑑素公今

未可以悉叩也尊江曰知人艱哉臧否進退不易也

敢不慎與雲厓曰允哉 也書之矣乃洗爵載獻載

國前集

卷之二十三

二

醉載酬而別

金塘詩序

高安謝以和名伯暉上世家筠南坦湖湖前為室室

之前為金公塘塘中土色黃水清潔潏日如金故曰

金塘里人呼為金公塘重之也以和幼侍迺考坦菴

遊寓荆南秀穎業儒掄選為郡學弟子未幾坦菴卒

遂奉母熊媼扶杖視歸壑故里三年之喪畢母卧疾

百治不瘥以和勞心力築室金塘攻神農黃帝書

察脉理辨藥性旁考古名家方論久乃得醫氏三昧

進良劑於母甫三月熊媼十年沉痾一旦起矣用是

再算是室爲養母計指金塘矢曰吾得女相予起母疾吾與女偕此生矣遂自稱曰金塘子云四方邇遠求治疾者戶外履恒滿水浮陸走檣楫汎汎車馬無弛鑣轂咸稱曰金塘今廬扁也詞人墨卿知以和者遂爲之賦金塘或問於雪臺迂史曰金塘何爲賦也迂史曰發以和之志也或曰以和曷志也迂史曰以和之有金塘也志孝也亦志隱也是故賦金塘者言孝言隱發以和之志也或曰志孝也奚弗箴厥齋銘厥堂榜厥門閱志隱也雲鶴之山珠藥之湖龍鳳之池皆可托也奚必金塘以哉迂史曰固哉爾之責名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三 三一

酬謝以和序

三

謝以和氏筠人也攻神農黃帝家言姻家孫三山卧疾治弗瘳以和投劑愈歸功焉圖以報之或曰金或又曰幣予子魯與三山締昏則曰以和內重人也兼金腴幣何加哉乃爲之請言於予曰以和不重金幣而重大人之言敢請予乃言夫以和深於己人之疾者也昔者棄學政醫起母疾遂以醫著比者過吾郡吾嘗病虛虛老人常態也以和投以補劑又嘗病積食老人食少運化難也以和投以消導之劑又病耳鳴夜卧如聞風水聲以和視脉曰非虛也痰也火鬱也氣微滯也制導痰降火升氣之劑遂愈予感之三山病瘳予曰必謝以和乃治未幾以和至三山遣其子請視以和曰可治也三十劑乃愈既投藥十餘劑三山起矣倍之則行立坐卧如平時矣以和之醫之効一至此也古之秦緩華陀予不得見之矣東垣仲景丹溪於以和視伯仲哉郴陽何少宰燕泉於人慎許可優遇以和爲其母賦慈旨篇於戲宋清人也柳子厚爲之作傳清遂有聞來世以和固優於清子則不逮子厚遠矣焉能爲以和有無哉或者曰司馬子長傳伯夷謂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公其謂何予乃述以和之醫之功

封君西峰蔡翁哀輓詩序

梅國蘭集

卷之二十三

五

某序諸卷端惟翁閩人也隱居高尚初受給諫之封
值半洲公迎養京師同謝闕庭父拜於前子拜
於後朝著所罕見也於戲榮矣既而進封廷尉
加封司馬中丞紆朱佩金眉壽耄福鄉國所罕見也
於戲榮也至矣惟昔己亥之秋翁壽七十某嘗修詞
爲祝期翁百齡未艾也詎今天不憖遺弔傷未致尚
忍序翁之輓哉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說者謂弔
者禮恤於外傷者情痛於中者也今之輓者東粵之
藩臬長貳也弔而傷焉者也何也知公也由公以知
翁也惟公督兵總憲也殿于南服拊循毗庶綏定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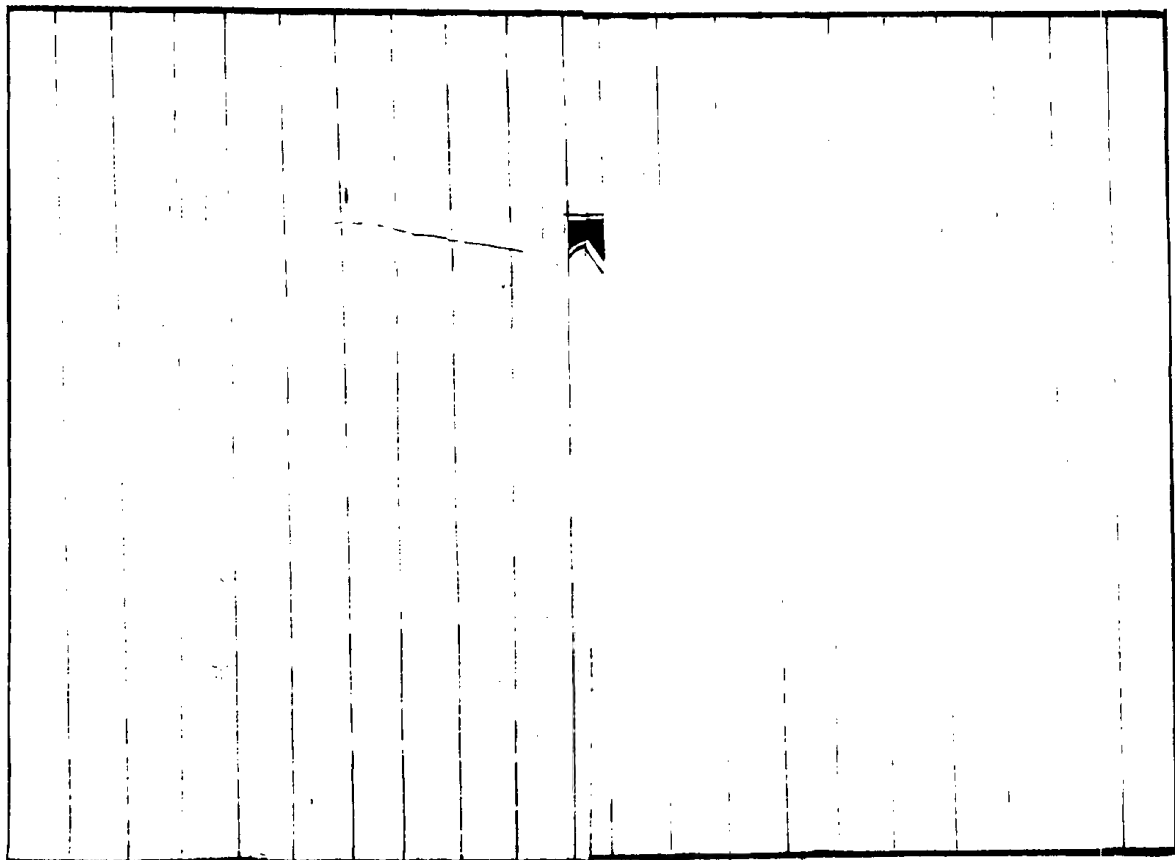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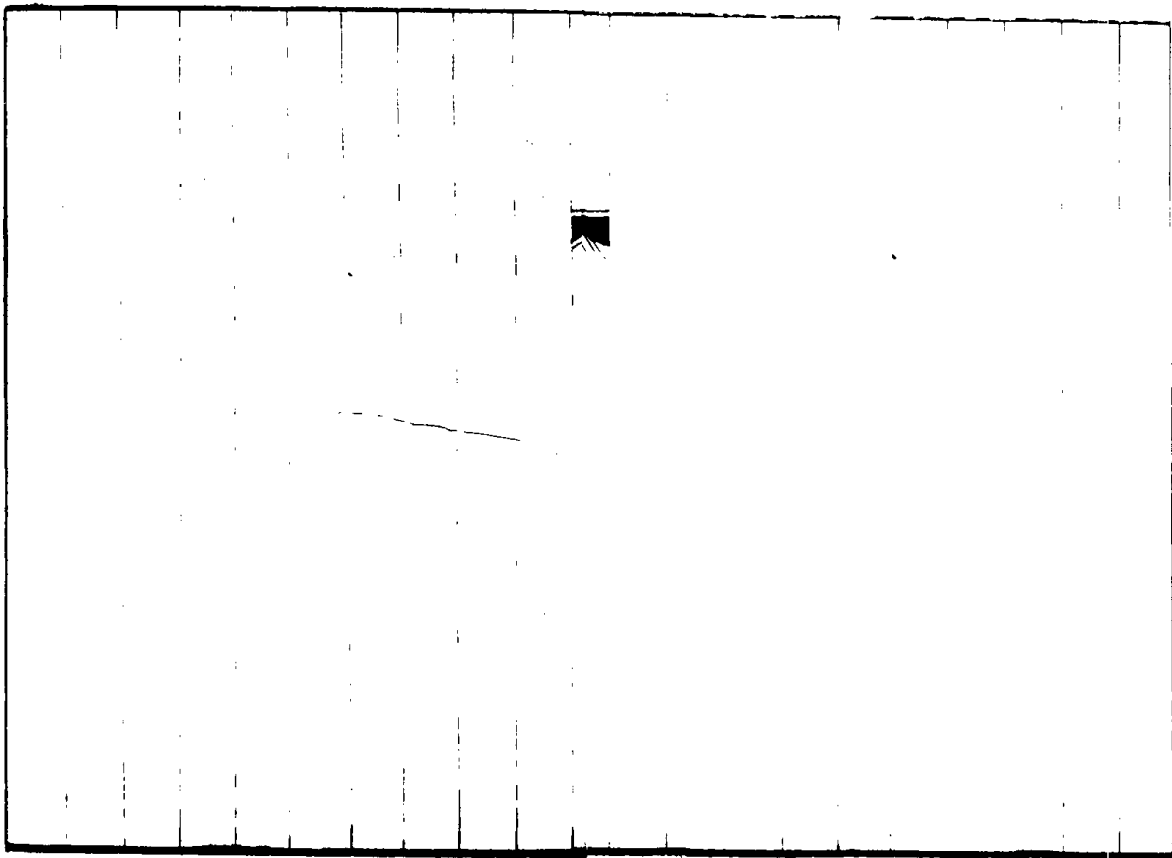
贈郡守雲厓陳公進擢山東督學集副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三

六

伯疏名請授璽書從事悉如制縉紳大夫僉以爲得人日使者馳命至郡授公公拜稽首謝郡學諸博士率諸弟子從公後進曰監司方岳尊位也督學監司重任也公嘗提調吾學嚴慎端方振作懲勸諸士佩服久矣茲總東方六郡之學功愈弘效愈著天下且觀法焉吾郡學固不能專也况齊魯成周大國也存先王之風傳大聖大賢之道千萬載未衰也公茲擢位居監司任總視學惇王風望學以淑多士以彰天子右文振古之休盛矣至矣敢不再爲公賀公謝鄉大夫士輩進曰莆士閩望也閩士天



予請予徵文為贈予惟孔子作易象傳于泰曰內
君子何也君子在內泰之幾也今也林公內遷不干
泰徵可哉是故朴山端方介特君子人也昔為地官
大夫外補州牧進秩郡丞嚴毅剛正寧抗母隨強勁
峻直寧矯母徇寧過於嫉惡母忍於容妍寧逢迎遷
就不足而枉尋直尺以詭遇取容不為也斯其陽明
用事君子哉人也今也 召入留都進拜比部君
子在內矣徵符于泰不亦宜哉泰之九二辭曰不遐
遺朋亡此則大臣得尚中行保泰之道也朴山抗阻
陳乞出居遠郡公道昭明振淹起滯遺遐而朋比不

梅國前集

卷之三

九

亡能若是乎夫泰貞乾晦坤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
上下交而其志同此又主泰之君下交於臣如堯之
於夔龍舜之於九官十二牧也惟我 聖皇任賢
憂治同符堯舜百僚師師萬邦咸寧唐虞盛治復見
於今日泰哉泰哉不占有孚也笑某不佞何能為辭
徵象於泰觀易之辭而玩其占一言蔽之曰君子道
長已矣尚何贅哉尚何贅哉

觀光序

觀光何觀國之光也觀國之光何王子應瑞升于
天子之庭諸子餞之觴豆贈之誦言者也夫王子者

萬才懋學詣道修辭蘊也粹矣是故養於校之士
孫之薦於鄉鄉之士孫之孫之者孫其蘊也是故義
經理綿辭之修也文博禮約道之詣也精敏豪宕才
之雋也充碩宏淵學之懋也學懋則造深而詣道邃
矣才雋則華著而修辭達矣修辭達則學益懋矣詣
道邃則才益雋矣是故觀王子者觀其容溫溫如也
聽其言侃侃如也與之處油油然弗能去切切如也
惇惇如也而王子自視欲如也裕如也可謂士矣比
者應掄材之 詔學博士賢之登于郡大夫郡大
夫賢之登于藩臬大夫藩臬大夫賢之登于春官卿

梅國前集

卷之三

十

春官卿將序而進之升于 天子之庭辟之木焉
明堂梁棟爾矣辟之玉焉清廟瑚璉爾矣材也隆巨
器也貴重華美不亦顯哉乃今王子治行雷子李子
劉子者友也為之筮得觀之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乃復于王子曰筮告矣觀國之光君子征也利
賓于王道大行也往哉亨矣王子曰有是哉小子行
矣諸子乃出餞于江之漣設俎薦羞洗爵醕醴以饗
以祖以燕以樂以賦以詠以歌以嘏而別

贈郡學博士陳子致仁序

維 皇十有四年春正月乃天下臣工入觀之期

天官卿舉幽黜恒典請于

上制曰可天官卿乃

偕御史大夫稽故格從事詢三藩臬大夫再詢于郡

大夫議既同乃疏其致三藩職有差復請于

上制亦曰可天官乃檄于藩藩檄于郡某也疾去某

也老去某也淫刑去某也黷于貨去示明也公也將

爲有位者勸且戒也檄至吾郡吾郡學博士陳子以

老致仕去諸大學聞之咸曰陳子未老也以老去何

也諸縉紳聞之咸曰陳子未老也以老去何也諸戎

弁聞之咸曰陳子未老也以老去何也咸告于雪臺

迂史迂史曰陳博士未老也以老去天官卿弗明邪

御史大夫弗明邪藩臬大夫弗明邪郡大夫明宜矣

而竟去何也公生明弗明弗公也弗公何也乃問于

諸君子曰予不佞昔嘗與聞學政比滌撫臺嚴覈諸

吏賢者進不肖者退無謬也今老矣予於諸博士嘗

見馴雅篤實者非陳子乎三然嘗聞待諸生以禮畏

清議守廉耻不規規徇利忘義者非陳子乎曰然迂

史曰然則陳子雖老猶當以明陟之爲不模不範者

戒况未老以老去乎弗明弗公固有任其咎者矣諸

君子往告陳子莫其慰也陳子矍然曰諸公知我乎

日吾病矣病甚而瘳天之畀也夫畀我以生天也使

梅蘭前集

卷之十三

士

我謝事以去果人乎止或尼之止固非人所能莫之

爲而爲天也吾何尤哉吾去矣吾去矣諸弟子復于

迂史迂史曰知足不辱陳子也矣比行諸縉紳諸戎

弁諸太學咸肅冠衣送之南郊以別

贈郡學王博士致仕序

郡學博士王 江山人也美質茂才養于邑學以

明經歲薦于郡郡大夫薦于督學大夫試優之移檄

于藩大夫藩大夫薦于春官卿春官卿進試

內庭轡之復試于天官卿天官卿請于 天子授

開封郡學博士丁內艱起復再授吾郡學博士比至

吾郡郡學諸弟子禮謁之謙遜和易飲然若不勝師

進謁于郡大夫恭謹卑抑飲然若不勝吏退而交相

見於諸邑令諸學博士諸鄉大夫士溫厚莊敬飲然

若不勝友聽其言訥而不放觀其貌聞而不章氣充

若虛材美若無藝多若寡智周若愚不欲以一事表

褻於外一長見知於人可謂大盈若冲爲天下谷者

矣居無何翻然而作曰君子之於天下或出或處或

去或就有道存焉吾出而仕矣大者不能爲宰相啓

心沃德輔佐 天子其次不能爲諫官忠言讜論

糾謬繩愆進賢退不肖顧乃典教學官日與諸士誦

梅蘭前集

卷之十三

十三

詩讀書談周論孔以求見先王之澤於天下
他日爲宰相爲諫官得志以行吾道而吾身親之不可得矣吾寧致其事而去谷棲澗盤山樵水漁庶幾古人獨善其身之爲愈哉諸弟子聞其言而留之王子曰吾志決矣幸毋吾忘也諸博士聞其言而留之王子曰久於斯非我志也俾適其行幸矣乃告行於郡大夫郡大夫謂之曰辭富居貧職易稱矣何以去爲王子懇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去就之際敢自誣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請固辭焉郡大夫曰人各有志吾終不女強也王子乃筮吉而行諸弟子餞之請梅園前集卷之十三

贈郡守滄江陳侯入覲序

粵若十有七年春正月天下藩臬郡邑各以其職載見於天子之庭太宰胥會御史大夫考其治行陟黜之典也乃茲秋八月諸藩設闈取士監臨侍御史檄于藩大夫擇守令才賢者分典簾以外事制也我郡守滄江陳侯職當入覲修厥歲事豫期往適藩

大夫檄下于郡速侯分典試事視恒期允豫也比行諸邑令率其士民拜送祖道之次禮也亦分也崇義霍令上猶令以文屬焉庸致其稱美祝頌之意予不佞聞諸老子仁者贈人以言予學植落矣言之不文焉用贈爲哉維侯閩之同安產也登皇上制科進士授秋官主事再進郎中擢吾郡太守蓋才賢越人不數年以上士遷至中大夫異等也昔者侯爲主事予承乏尚書右侍郎屬僚濟濟稱一時之彥侯於英俊中尤稱持重識體固已負雅望於清曹矣未幾予謝事侯奉詔憲獄于江南諸郡寬仁平恕眼大辟者無淫刑比及進職郎中詳審慎密凡大獄訟宥辟罔中者人或難之侯從容剖折如鑑照形妍姪罔遁用法則明察公斷不啻權衡稱物錙銖靡有爽者可謂允矣蒞郡以來平易近民謙和待士恭謹事上恂恂顙顙有兩漢循吏之風予嘗論其寬和如黃次公醇厚如朱仲卿崇好儒雅如秦伯平清行出俗如孟伯周簡除煩苛如劉祖榮名實相孚展不誣矣茲當述職之期遂事掄材之舉收功於薦士而盡節於爲臣庶乎兼得之矣矧際天子求賢當治舉道化於四代之隆良二千石相與共理此其時也

茲隆焉崇而公卿尊而宰輔寧不並美諸賢樹休烈於萬邦垂聲光於末世哉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請以是爲侯祝

贈少守瞻溪林君致政序

吾郡少郡守林君國璋古岡人也起鄉進士累遷至郡貳守階奉議大夫仕籍多之蒞郡踰二稔廉靜簡約恭勤慈惠民士甚宜權釐於虔有弗苛之頌市材於閩有弗擾之譽上獲下孚可謂賢矣往歲陳情母老辭去當道弗允既而陳守入覲視郡篆首以寬大仁愛撫育元元刑辟惟輕贖罰無濫無貨無米刮滌

梅園前集

卷之三

五

往垢一郡疲瘵幾困而甦茲歲春天官卿以侯求去勇決遂允所請侯聞之即具牒求解去中丞王公臬副侯公報不可侯再具牒以五宜去力辭焉二公復報不可侯乃三具牒懇求去不候報束裝邁明日行郡推謝子攀留弗得吾鄉大夫士攀留弗得吾郡邑民無老稚遮道攀留弗得謝子乃出餞于郊設祖舉轍執爵以獻命工奏歌歌白駒之首章曰繫之維之以求今朝于焉逍遙侯謝不能既而歌白駒之二章曰繫之維之以求今夕于焉嘉客侯謝不能既而歌白駒之三章侯起而酢于謝子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予往矣曷克以將此哉謝子乃洗爵酬曰生爲一京其人如王公固不可留矣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惟公重念哉遂再拜侯亦再拜拜已乃登車而南

贈千兵鄭侯旌獎賢能序

內臺侍御史陳君邦進巡察江右旌獎賢能以勵庶官文職如千人武職亦如千人舉憲典也吾南安戎所千兵鄭侯德威與焉藩閫下檄郡邑腆儀繁樂張禮于德威之堂君子以爲盛事蓋百餘年始一見也予忝倚王之雅集諸姻婭製綺綬言爲贈惟人君統御天下文以綏治武以戡亂並用斯善夫人臣之用

梅園前集

卷之三

十六

世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秉長斯顯矣是故舉憲典者端好惡公舉刺旌別淑慝揚激廉污賢能者上庸陋者下有功者勸有過者懲文職固在所急武職亦不可緩焉者也蓋承平之世文謨武烈庶官咸舉乃爲盛治而百僚師師文經武緯庶事孔修乃爲全才斯不易之常道也德威以世胄之裔爲世祿之官讀書習事綽有令名握訓練則號令嚴明旌旗生色典巡禦則法禁修舉行伍整肅僉佐兵政則統馭周慎綜理勤勞是以聲生譽張推選視象上下翕然與之無異辭也可謂賢矣廼者巡察侍御申舉憲度褒美

而揜揚之曰才識可觀弓馬尤習允哉稱其情矣夫才識文之資也弓馬武之器也才識可觀則文事達矣弓馬能習則武事修矣用是公檄四播薦剡上騰寧非武臣翹楚戎垣出類者平時方勤遠修戎式關疆土以隆萬世太平膺推轂之重權樹來庭之偉績光先世而開後人茲舉也固其發軔哉予耄矣猶能操觚染翰爲不世奇勛頌

贈郡守東川許侯壽序

孝宗皇帝御極十有三年春正月元夕後二日晉安有奇瑞見吾郡守東川許侯寔誕生焉鄉人異之以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三

十七

爲世有賢人之兆

皇上紹統改元嘉靖之秋八

月閩藩大比取士侯齡二十有三舉首薦明年春二月試南宮得捷二月進對 大廷列上第侯齡始

二十有四儁才茂德赫然一日名動京師旣而拜地官主事累遷爲員外郎郎中典司錢穀惟慎惟當出而督運漕儲入而經理國計練達周詳大司徒而下咸見推重時台守報乏天官卿以大郡慎其選舉於衆疏侯以代侯齡始三十有三老成嚴重天下固以公輔望侯矣往歲秋七月侯自台移守吾郡台民咨不可留吾郡民士則以來蘇爲慰也今年春正月丙

戌乃維公誕祥初度之期寮佐往壽焉諸邑吏往壽焉諸博士弟子往壽焉大庾邑凌尹士顏再拜徵言爲侯壽其惟曲禮人生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此古者論人年齒之常道也公八閩之英也生稟異資幼志大學負非常之望於奇俊中夙矣尊考伯兄世舉鄉薦文藝爲多士魁登甲科進士歷官郎曹郡邑忠勤簡慎綽有聲譽晉安鄉評攸歸焉公濟美而興承武芳躅二十而仕矣三十而服官政矣深仁美政下洽民士茂勛隆望上聞 君相亦旣素矣推元紀運逮今四十其齡正

梅園前集

卷之十三

十六

仲尼不惑孟子與不動心之時涵養樹立內德外業迴出常輩天下有定論矣奚容贅哉惟年壽益增名位益尊益重由郡守而進爲藩臬爲臺省爲宰輔公孤爲國家元老大耋豐功偉烈眉壽遐福稱熾稱昌則自今其始也其不佞老且衰矣何能言哉凌尹再拜請辭以祝乃爲之賦詩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凌尹曰美矣復再拜請又賦詩曰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凌尹曰善矣復再拜請又賦詩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

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耄昂艾萬有千歲眉壽無
有害凌尹喜曰至矣善頌善禱夫子之謂也請馳入
爲公壽

慶賀彭大尹推封盛典序

茲歲春正月元日天官司封部走使者將 天子
勅命授北流大尹彭廷用氏蓋錫封厥父母也厥父
之 制若曰子能任父教之忠肆國家緣子貴父
匪直顯之寔重副之爾彭宗華乃廣西梧州府歸
北流縣知縣彭輔之修德睦宗篤行好義鄉稱長者
人無間言厥所積培發祥令子茲增爲文林郎北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三

十九

流縣知縣於赫寵靈永慰幽壤厥母之

制若曰

人子之才雖曰父訓而亦資於母德恒多故追崇之
命母與父均爾廣西北流縣知縣彭輔母朱氏克秉
異德夙著母儀訓子有成爲時良吏茲特贈爲孺人
九泉有知尚其歆服大哉 王言如絲如綸詞林

代草中翰登書符卿奏璽寵光倫矣

天子乃廷

頒于司封部乃檄畀于使者乃傳授于廷用廷用乃
具朝衣朝冠再拜稽首恪受於家卜夏四月己酉吉
日令晨告祀於乃考妣主易於寢黃焚於墓禮也諸
大夫士往爲之賀榮之也昔予承乏四川督學僉事

三年入考以推封請司封部泥恒格難之予乃三疏
陳情詞意懇切荷 武宗皇帝俞旨錫命於先考

爲奉議大夫先妣爲太宜人丕顯哉丕休哉嗣是天
下蕃臬郡邑考績者咸獲請封如制人子孝親之心
感逾覆載可謂幸矣廷用以太學儲英發輟邑長三
事聿脩庶政具舉撫綏夷撞保靖邊陲厥功茂矣用
是隆譽上聞疏剡交薦三載考最錫典推封固其所
也傳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可謂孝哉乃惟廷用曾
祖考昔爲眉牧進淮陽守深培厚積啓裕耒裔是故
一發於子爲丘邑少尹再發於曾孫爲北流大尹四
世之間前作後承存輝沒耀可謂盛矣詩曰世德作
求永言孝思廷用以之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彭
氏之後人念哉

慶封君西峯蔡翁壽序

晉安西峯蔡翁乃少司馬兼御史中丞半洲公嚴父
也 皇上御極十有八年秋七月我生明維翁誕
祥之期上距 憲宗改元成化六年庚寅孟秋之
朔爲壽七十始翁年幾五十半洲公舉進士年六十
半洲公由縣令徵入諫垣考績 皇上推恩封翁
承事郎禮科給事中比半洲公自內臺簡擢撫巡兩

廣總理戎務

皇上覃恩加封通議大夫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年則六十有九矣茲
歲年躋七十壽富康寧尊榮顯貴矣哉翁當初度
之晨半洲公開鎮蒼梧東望閩山遙致其祝兩廣藩
臬諸大夫咸遣使稱辭登祝于翁之堂禮也左江余
忝將恩予內弟走使者徵辭爲之代祝亦禮也予惟
山之英也鍾靈毓秀稟有完質晦德斂才隱居
以古逸民高士自處展矣銖鉅見塵金玉芥功
不顧人之膏梁文綵者矣顧乃發於令子爲時
一尊位厚祿豐勛茂烈爲 天子倚毗丞弼方

海國集

卷之三

主

日邁於無疆翁之休澤耿光崇封壽錫年彌高德彌
邵福彌盛而寵褒彌增彌重雖微辭嘉草連篇累牘
曷足以罄頌禱祝頌之私其予不伎無能爲役竊効
詩人賦而興又比之義作詩之一三三授使者馳往
歌詠於翁之堂以將恩之祝詩曰閩之山截彼
越王嵩羅環列望京在傍壽之靈耀葱蒼維翁
誕降儲精孕祥壽翁祝祝與山無疆閩之山九仙崔
嵬千秋金粟青牛石龜靈若古洞高臺深池維翁挺
生僊老之次壽翁祝祝與山無期閩之山烏石嶢岵
鄰霄向陽般若萃嚴呈奇獻秀對峙西南維翁大

蘇赫具瞻壽翁祝翁與山爲參

贈邑令李侯進牧北勝序

庾邑令順齋李侯鄭人也登楚藩鄉薦授北勝序
進略陽令丁艱改吾庾來三載再進北勝序新令
尹梅侯至乃代李侯告曰庾淳邑也民朴而厚士秀
而文商賈萃而法德化可也禮治可也刑罰威迫不
可也是故予令于茲簡約而靜馭之倉稟實矣福藏
充矣囹圄空矣閭閻豐矣雖有旱乾水溢不以數告
晏如也可謂休矣梅侯曰君何政以致之李侯孫而
不答通諸老者趨於庭再拜言曰寬恕慈惠民用教
寧李侯吾父母也茲往矣吾儕何以留之乃諸彥者
進於庭再拜言曰廉靜謹恪良士倚庇李侯吾師帥
也茲往矣吾儕何以留之乃諸縉紳大夫造於庭再
拜言曰溫恭有禮謙虛不伐優老而尊賢李侯誠循
吏也茲往矣吾士民何以留之哉李侯再拜謝曰
吾政何能及公言敢辱茲貺梅侯曰富哉老者之言
可以觀治矣彥者之言可以觀禮矣縉紳大夫之言
可以觀政矣李侯賢哉有而不居歆然若虛可以觀
德矣乃告於諸大夫諸彥者老者曰樂只君子天子
命之侯不可留矣諸君子何以頌頌諸大夫乃歌曰

海國集

卷之三

主

志有遠大可以休息我有賢侯沃我以德我心孔
焉其有極諸君者乃歌曰江之永矣其流沕沕侯
之賢矣其政有禮其政有禮德音不已諸老者乃歌
曰崇律南山有雲英英我侯撫我惺弟循良眷言往
矣嗟弗能忘梅侯漢曰有是哉上感下應桴鼓影響
可以觀化矣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眊又曰有匪君
子終不可諼兮

贈大尹龍山凌君撫臺旌獎序

茲歲夏四月江藩大夫檄下吾郡旌勸吾邑大尹龍
山凌君蓋將撫臺御史中丞胡公舉憲度激揚之典

梅閣前集

卷三十三

二十三

也吾郡大夫將藩檄下于邑邑佐幕奉行惟謹微言
於詞苑張之顧予穡事方勤釣綸未釋辭乃復介予
門人李博士來申其請予讀漢史有取於明帝郎官
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誠三代以
下識治體之確論也予昔久溫藩臬歷觀爲令才否
以考其民之安替桴鼓不爽既叨中臺臬否群吏衡
平鑑空毋私好惡以外懲勸而於縣令尤加之意執
憲典也茲惟龍山高產也敏學達政少登廣藩鄉薦
鄉人士恒稱之發軔典教澄江英才萃盛之地任重
儒師誨迪無倦模模孔範賢俊歸心遷而令永淳

遷而令太和三遷爲吾庾令吾庾當夷夏孔道水浮
陸走交馳絡繹財出無經民甚苦之龍山上體賢守
節愛之心革省之法儉約自持而冗濫之費力爲裁
縮橫征重斂苛政嚴刑日切警畏不忍加於如傷之
民監昔者嶺峻暴酷而更張之群黎百姓如疾而甦
如仆而起如飢餓而乳哺焚溺而拯濯也輿情歸之
清論興之聲譽日著而上孚矣用是郡大夫藩臬大
夫者以上考撫臺中丞集衆議而旌勸之典斯下矣
昔者冉求言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爲之三年可使
足民孔子許其千室之邑可使爲宰而居政事之科
與仲由並稱吾庾視幸室而小也矧茲疲困尤甚足
民之宰能無望哉龍山學優而仕教成而政抱希賢
之志素矣政成譽張崇躋要帳名實加於上下聲光
垂於來世由此其權輿也哉予不佞日爲龍山望之
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梅閣前集

卷三十三

二十四

贈少郡伯小山先生陳君壽序

崧高之詩美申伯封謝也先之曰崧高惟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蒸民之詩美山甫城齊也先之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是故自古稱美祝頌賢人君子功德之盛必以天監嶽降為言推其本也至於後世公卿大夫壽誕之晨舉嘉

禮以為慶者不曰崧高則曰蒸民蓋於祝頌之中致稱美之意有由然哉茲歲春正月二十有六日是維吾郡少郡伯小山先生陳君壽誕之晨修儀為賀用致其祝禮也公起閩藩進士典教仁化道德文學迴出群類朝議以臺諫徵適丁內艱旋授汝寧別駕廉介恭勤上獲下孚遠器儔才優於政事治行昭著薦剡交騰乃有吾郡之擢皆異數也茲值誕降之期將何辭以為慶哉無亦述崧高蒸民以稱美而致祝焉可也詩曰柔惠且直柔嘉維則言德也小山之德寬裕溫恭忠謹誠恪得於天性厚矣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學也小山之學敏求深造尊聞行知得於家傳傳矣詩曰標此萬邦聞於四國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言事功也小山造士振民行道致治一邑一方乃其小試爾自今以始聲生譽張寵新眷渥志得而善兼位崇而秩顯勛烈昭於當時垂於後世申甫不得專美有周矣况壽躋耄耄齒臻期頤續乃祖考又非申甫可及天監之命嶽降之神不亦俞有徵哉鳴鳩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南山有臺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請再頌之以繼崧高蒸民之什

賀南岩蔡大尹壽序

南塾龍塘吳慕旦氏南巖王定夫氏不遠百里造予
齋制之堂再拜懇曰有台蔡大尹次續氏茲歲四月
下幹維其誕生之晨春秋蓋七十有一矣周也治也
偕諸姻戚朋舊將於懸弧之旦冠冠服服巾巾裾裾
帶帶履履升彼延賓之堂載祝載頌爲壽敢請公言
聞之人壽一也有聖人之壽有賢人之壽有衆人之
壽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賢人者齒可尊德可欽行
誼可爲鄉邦重者皆可謂賢人之壽也南岩南塾世
族也乃考經郡公經史起家嚴厲訓教是故南岩離

梅園前集

卷之三

二十七

經辨志植學績文掄于郡庠育于太學發軔于廣藩
之理擢令於邕管之邑謙虛畏慎和平坦易獲上孚
下善始令終謝事家居處衆以恭接人以禮無矜容
無吝色進也舒舒退也于于出也恂恂人也晏晏鄉
邦之人無衆寡無小大無長幼卑尊親之厚之愛之
敬之無間然者斯庶幾賢人之壽哉諸君子不以衆
人之壽壽之宜矣昔者曹國詩人賦鵲鳩美賢者曰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又曰淑人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萬年祝之也諸
君子歸而再登南岩之堂請歌此詩爲南岩壽

贈令尹碧峰陳侯考績序

崇義令碧峰陳侯六載考績預達於郡郡請於撫臺
督府巡院暨藩臬守方巡道督糧備兵諸使佐撫臺
報曰庶政修百姓安矣許之督府報曰群盜息四境
寧矣許之巡院報曰六事舉一邑治矣許之藩臬諸
使佐咸報曰勤有稽慎守無議如三公許許之君
既得請乃郡之朱北泉攝其事胥會邑之堂有篆也
授之曰篆在是有藏也藏有籍有便也更有簿咸有
鑰授之曰籍也簿也鑰也具在是胥史之案牘庶人
在官者之執役咸告之曰某在是某在是乃束其琴

梅園前集

卷之三

二十八

一書篋一衣笥一秣馬一匹駕車一乘忻然就道邑
之民老者壯者少者咸奔走遍於野攀其車驚其馬
留截其鞭鐙者蔽於途歌者頌者招阻而呼號者塞
於道戒之不止麾之不去君乃下車召其民之老者
前曰吾奉天子命來典爾邑六載于茲果能扶
良抑強乎果能興利除害乎果能親賢遠奸乎果能
輕徭薄賦乎果能辨獄止訟乎果能雍寇獮盜乎心
雖不欺政或未之逮也爾群黎百姓何懇懇若是乎
諸老者咸首觸地涕泣曰我侯愛我民猶赤子我民
戴我侯猶父母恩深澤溥赤子安忍舍父母去哉頌

仙三稔以惠我也群擁如故邑博士率諸第
超而言曰邑令六載考績制也銓曹最六載之績陟
其賢能典也陳侯茲行臺院藩臬署之上考銓曹將
以臺諫微矣雖欲久惠爾民不可得爾民欲久專侯
惠亦不可得爾民釋哉行且圖之樹碑以思可也樹
碑以祀亦可也母尼侯行民始釋去侯乃升車以行
士暨諸弟子述其事告於迂史迂史嘆曰賢哉令
民也諸君子碑祠之樹良是哉吾為作去思謚
之以揚厥休他日傳循吏者或有取焉謚曰陳侯
來來何莫保我民如安堵陳侯去去何速舍我民不
可復不可復尚可思思悠悠侯能來

梅園前集

卷之三

五九

潮陽陳氏族譜序

自古受姓命氏皆有爵者為之鼻祖而子孫相傳父
遠昌大則其世德作求以繼紹之故愈久愈昌愈遠
愈大無有窮已辟之木根本大則枝葉繁辟之水源
泉深則流派遠而培根達枝濬源疏流前作後述理
勢所必然也夫陳之為姓虞舜之後胡公苗裔也散
之四方數十有郡邑歷之世代千百襮子孫賢賢相
嗣德德相承無疆維休遐哉邈矣其在潮陽不獨千
億繩繩久遠昌大云也起家登第通朝籍而載仕版

自宰相公卿大夫暨百司庶府咸有功可述有德
稱有行誼可重舉望可尊或父子相繼或祖孫相承
或伯叔兄弟相紹續載之國史紀之郡志著之家乘
者濟濟而盛雖世移代易而赫望昭昭在天下不可
勝述於戲若是者古今可多得哉夫杞夏之後宋殷
之後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可謂盛矣文獻不足孔子
歎之况於杞宋者乎此故家大族為人後者當有所
立以為歷世傳遠之道而不敢侈然以自恃也昔范
宣子為保族受氏歷虞夏商周之遠可謂不朽魯叔
孫穆子又謂所不朽者在於立德立功立言此三立
者誠後人嗣承先世以為文獻足徵之地固在是哉
吾崇義學諭陳子繼英以先世遺譜屬予為序不腆
之辭惡足厠諸簡端為者族重哉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請以是為陳之後人告

賀王濟溪壽序

南塾王仁夫濟溪慈歲五月八日誕生初度之晨
生呈林請言為賀予辭呈林懇且至再乃諾是日之
夕予登擬星之臺命童子掃榻卧恍見二老人過訪
予扣之一老人進曰黃期翁也再扣之一老人進曰
白願翁也予曰二翁來何咸曰論道予曰道則吾不

分也二翁謂何乃黃期翁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吾道也白頤翁曰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吾道也敢問先生之道予曰道則吾不知也饑而食渴而飲不必膏粱也寒而裘煖而葛不必錦綺也朝而作暮而息動而靜而止不神役不形勞不忘所有事也吾道如是爾忽偉丈夫至揖曰至哉先生之道與二老人異予曰何哉女所謂異者丈夫曰由黃期之道斯期也矣由白頤之道斯頤也矣由先生之道則壽可無筭矣不亦異乎二老人乃歌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復與之言不復見矣予起歎曰

梅國前集

卷之三

三

夢也夫明日呈林進言遂爲之壽

高安坦湖謝氏族譜序

氏族有譜尚矣晉唐以來士大夫崇閥閱故人以族爲貴而族以譜爲重不敢輕也至宋歐陽永叔氏蘇明允氏各譜其族後人宗之謂其紀載有體勸戒之道寓焉不徒譜其世胄以矜誇於人也坦湖在筠之高安謝氏之族則始於疊山先生仲子定之傳十三世至伯暉創修其譜譜法從歐蘇二氏兼之者也立凡例叙家敎世系流派祖高曾孫曾玄昭昭穆穆續相承善善惡惡不爽其實於敦睦之中存齊一之

義可以爲維持世道之端矣徒作云哉伯暉不遠千里詣予請序其首予諱閱之有感焉夫譜族者譜一氏之族也族而譜之君子謂之家乘家乘云者一家之史也紀載備鑒戒昭視一國之史無異斯可也吾觀於謝氏之譜其世次相傳猶夫歐陽氏蘇氏之譜也至於立凡示敎則推廣二氏之意而發其未發可謂譜矣是故君子觀於斯譜而數善兼焉可以見親睦之厚可以見倫叙之明可以見孚合之誠可以見接遇之周可以見區別之嚴尊尊親親老老長長幼幼秩如也藹如也禮以防之義以裁之仁以統之知以察之信以成之而天下之善庶幾備矣或曰既善矣又何加焉君子曰立宗

梅國前集

卷之三

三

丹符世家後序

國家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開科鄉試明年乙丑禮部會試高皇帝臨軒策問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蓋代網羅賢俊第一科也吾庾譚先生翼以郡學生員業太學錄甲子應天鄉試乙丑錄會試登進士第蓋吾邑賢俊登薦第一舉人物也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於戲休哉授官之任錫以丹符藏于家後有年爲成化甲辰郡守張公汝弼隸丹符世家系以詩昇

世孫震距今又四十一年矣震字亨夫卒武緣教諭其故弟晉汝進之子大綱爲學官弟子持此卷索題其後某也不佞謬舉弘治乙丑進士去先生百二十年亨夫暨汝進皆吾友也不繼見者今亦二十年餘矣仰先達悲故舊哀思當何如敬書以志感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四

序

贈大司寇石塘聞公序

十二年夏五月少司寇石塘聞公九載奏績

天子命公進大司寇于留都君子曰異典也始公論

秀于鄉升于司馬爲司寇上士折微明果用辟公恕

君子曰敏爲大宰中大夫知人迪哲進賢簡慎君子

曰共爲右納言疏理詳決物無留焉君子曰達爲京

兆尹上德旣宣澤亦下究莊莊簡馭不嚴而集

君子曰惠爲奉常大卿宴寧和平相于祀事君子曰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一

恪爲少司馬治兵居守大閱以武休養以輯政是用

釐君子曰肅比爲少司寇刑中而允而簡而孚勿辟

勿宥邦憲則焉君子曰端是故德懋弗矜才宏弗伐

其心休休其容于其進與與其止委紆帝心

簡在維是有司寇之命位旣崇矣望益隆矣元宰孤

卿維公是需君子曰休哉顯忠勸賢敦政隆治公之

進也有風天下之幾四焉迺若秉道舉官樹庸格

君則公之自致者也是故守正不阿不激而理道之

秉也素位而立不隱其賢官之舉也措刑協恭代工

熙載庸之樹也蹇蹇匪懈亮于一人君之

是故秉道樹庸之本也舉官格君之基也道秉者充
官舉者能庸樹者康 君格者裕公則有而不居
處之若虛大臣執公與是故謨明俊登忠斯顯矣功
尚勞崇賢斯勸矣忠顯而率政斯敦矣賢勸而尊治
斯隆矣政敦治隆以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化是故
公之進也優優乎有風天下之幾故曰異典異典云
者言休也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又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光

贈鳳陽劉太守序

安成劉子時命拜守濠州奉常符子典職在位鄂守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

王子起制在銓某也承乏就列二三子者同劉子而
賓興於鄉者也翊世長民志行道孚爲劉子喜比往
餞焉劉子需言贈之迺謂符子言符子辭謂王子言
王子辭二子咸謂某也言某也固辭弗釋迺言夫劉
子者儔才懋德達政習事昔也爲令良于令者也今
也爲秋官大夫良于秋官大夫者也是故其事上也
莊其澤民也惠其折獄也威其憲刑也察蓋有君子
之道四焉而非苟於其位者也夫事上莊者恭也澤
民惠者愛也折獄威者剛也憲刑察者明也是故恭
者禮之著也愛者仁之施也剛者義之發也明者知

之用也是故愛而不傷民斯慕矣恭而無失上斯獲
矣剛而不撓獄斯允矣明而弗苛刑斯中矣忠主之
介以守之謙以居之勇以持之斯令終而未有譽於
天下矣是故良于令者優於令者也良于秋官大夫
者優於秋官大夫者也用是聲生聞張而進位于濠
優優乎人浮於食矣夫濠也者今之豐鎬也其俗朴
而趨於漓矣其民勁而流於悍矣其壤饒而荒於歲
矣其令繁其敝滋其吏暴而肆矣是故守者郡之帥
也下民之表也體仁則感秉知則從好禮則詭行義
則服固其幾也惟幾故動惟動故化驅其吏御其民
變其俗歲登而壤復其故矣維濠翼翼四方之極良
于守者自劉子始由此其往良于方岳良于臺省舉
而措之已矣劉子勗哉二子迺相謂曰穆哉言乎可
謂善贈劉子也夫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贈萬都帥序

浙閩都帥萬民望氏進領留都兵營操務君子曰重
選也重選何留都重地也兵營重寄也操務重責也
故曰重選重其選也始民望總浙漕也恭以事上嚴
以御衆廉以自律敏以率作漕政舉焉旣視閭象恭
而有禮嚴而有容廉而不激敏而不疏閭政舉焉

病在... 屬予昔與浙藩亟薦于臺史曰將才也藩景諸大夫咸薦于臺史亦曰將才也病且瘳矣臺史曰願聞其詳予曰沉毅而文匪專武也諸大夫曰恭嚴廉敏且有謀焉可以將矣臺史曰吾將薦之疏入大司馬曰是嘗舉漕政者乎小司馬曰然大司馬曰然則吾將用之未幾領留都兵營操務乏小司馬請曰萬表可大司馬曰可迺疏名請 天子曰表可民望時方入 賀謁大司馬大司馬曰勗抗重選慎毋負也謁小司馬小司馬曰慎哉重選行且將也懋哉民望悚聞焉迺 陛辭反浙告厥母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四

以行藩臬諸大夫錢之郊諸閫帥餞之郊之外咸告之曰茲行重選也崇階茂烈自今以始詩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吾子其圖之哉民望謝曰聞命矣迺伏鉞以往

序三石

三石何石三也石三何水中之石三馮子考墓在焉若為之儲也馮子識之終身焉故曰三石三石云者慕也君子曰虞官賢哉明物察理考梓審慮竭誠秉志弗近名弗徼福弗徇外弗膠我慶焉弗渝以永厥譽可謂孝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春序

玄虛公者不知何許人也隱處南山之下以草為衣以木為食以禽為友以石為鄰泊然無所與也時維玄冥司權滕六呈瑞萬植殞落百川膠冰天為瑤宮地為珙原群靈皛皛公迺鶴其衣結皓其冠素裳白鳥回翔廣漠之野白石山人御玄鶴駕黃雲排風而至扣玄虛公曰翁何為居北也玄虛公曰人暄吾寒人豔吾寂吾樂吾慶尔也山人曰翁何樂也玄虛公曰瑤華吐於鐵幹素葢綴於朽株灼灼之英韡韡之萼未嘗萌也栗烈之中有融和焉肅殺之餘有培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五

息焉天地生物之心莫茲先矣是故樂之樂之者樂其生也山人曰夫生物者春也今也玄冬之期天地閉塞元和歸藏翁曰樂其生焉何也玄虛公曰固哉女之論也不觀斯梅乎瑤華吐於鐵幹素葢綴於朽株胡為者哉而若是其繁也灼灼之英韡韡之萼為之殿矣是故人知青陽為春而不知玄冥為春之先也時有春所子者整巾振衣委佩躡屨趨進於玄虛公曰夫雪者天之氣也梅者地之物也四時者造化之迹也吾翁何取於斯而謂之春耶玄虛公曰難言也白石山人曰翁固喻之矣靜者動之根也闔者闢

之機也貞者元之本也人知青陽為春而不知玄冥為春之先也於是春所子再拜謝曰命鉞矣請翁之春以識吾所

鎮蜀全功詩後序

右諸體詩若干篇賦安蜀之功歸美于大鎮某公作也始公來鎮全蜀時蜀盜久蔓弗難公與諸用事大臣定計以安輯全勝為主諸遺害生變者罪必及罔貸凡即縮餉制遣士卒據險守要戰勝攻取之方悉有成算用是渠魁殄滅醜孽就俘倪旄獲免鋒鏑者不可勝計蓋公揮廉靜寡欲之心秉愛君憂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國之義才識老成政體練達諸邊鄙互構宿釁之患宜以朝廷大威福折之首長部落咸讐服如故比今兩川平定四境晏然上不負聖天子明命下不失蜀人太平之思公之功豐矣偉矣我藩臬我聞諸長貳際茲恬熙和洽之盛形諸聲詩以歌詠之衰集成帙肅衣冠登公堂以獻于公公讓弗受迺揖于藩諸君曰是維布德宣惠饋餉不乏之功也迺揖于臬諸君曰是維丕揚憲度紀律行於師旅之功也迺揖戎聞諸君而進之曰是維將兵戮力久勞瘁于戈甲行伍之功也僉謝曰吾輩雖罔敢遐效尺寸

於所有藉而受成於公是吾輩區區之功公之功也公曰曩者群盜愈熾詎老而息申國法以賞

用命不用命而威克厥愛以濟是維中丞馬公之功也僉謝曰馬公于公同功一體者也公不自居公之功大矣公曰明明廟謨赴赴雄斷主上神武萬世之功也北首稽首曰休哉僉亦北面稽首曰休哉某無似辱從諸君後遂執筆書于末簡

贈參伯何先生入覲序

石湖何子以廣右藩臬知大夫入覲藩諸大夫方洲彭子省吾林子定齋陳子暨吾臬諸大夫淡山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七

錢子西橋陳子往餞于郊則謂梅國劉子曰子知何子乎劉子曰知夫何子者廉慎人也某也昔者試冬官政何子時為都水郎政繁而集事雜而整正公嚴毅剔蠹去奸冬官卿大夫咸舉之比某承乏夏官何子進屯田大夫政集事整猶其為郎也才益顯矣未幾進求平守服闕守零陵郡求平通畿內零陵隸楚咸稱難治何子廣冬官之政治二郡二郡咸宜之迺進參知參知藩貳也位益高事權益重何子居之幾二稔恤殘民振武備足饋餉殄兇賊恤殘民愛也振武備威也足饋餉惠也殄兇賊勇也愛則民親威則

人畏之惠則懷勇則服是故廣右之政溥於二郡二郡溥於冬官其澤則冬官著矣二郡粵矣廣右博矣庶幾我施諸四國四國弗洽以周者未之有也天子臨御之初聿新庶政眇眇大明何子首以歲事入辟龍光觀於燕譽福祿降於申錫四國之政澤益溥益洽以周矣念三有是哉可謂知矣迺賦皇華以贈

贈都憲張公巡理湖湘序

粵西藩左方伯東吳張公受 天子簡命進都御

史撫巡全楚兼理戎務重任也使者馳 璽書授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八

公速公往粵西之藩臬諸大夫謀贈于公謂文學大夫劉子文以鳴之劉子曰夫張公者豈不為今之賢公卿哉昔者起家進士三仕為禮部和敬清直進藩叅簡亮協恭秩如也逆宦擅政左遷牧支郡群議攻之尋授以臺中御史出按西陲風度肅肅復進楚臬副治荆襄廉慎剛果民用以奠既而終貴臬益嚴益威憲紀丕振迺進為蜀藩方伯二稔取材迎佛加以師旅澤溥而周惠章而明赫如也言官請為撫蜀都御史不果以憂去服闋天官復請為撫鄖都御史又不果遂有粵西之命公治粵如治蜀深思曲慮過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九

明主用綏輯于萬邦其在茲行哉其在茲行哉

壽林母方孺人序

粵右叅知蕭林子母氏方孺人出大行人柳東先生後柳東道學倡蕭者也茲歲秋八月二日壽七袞將致詞遣其子萬殊代祝粵藩臬大夫闔將軍咸為林子走使頌焉僉謂劉子曰子善為辭劉子曰諾昔者林子家食封君公教之庭傳教之塾母氏教之闔內林子性敏好學尤嚴諸母氏之教學成發解于鄉選拜其母曰兒榮是林子曰弗敢也舉于南宮入第于天子之廷使于四方還拜其母曰兒榮是林子曰

敢也茲仕廷尉 天子覃恩命母為孺人既而林

子忤權逆諫潮陽丞尋落職還拜其母曰兒辱是林

子曰弗敢也權逆伏誅起宜春郡丞母教之曰兒母

變其初林子再拜曰敢不如教未幾進守四明郡母

遣价告之曰兒慎毋忘吾言我子奔封君槐庭公

計歸母曰先王制禮弗可過也服闋母遣云

國恩未報母以我念為也林子弗敢彊復守括蒼郡

政成名籍甚擢然知迺取道省母于家囊無長物母

喜曰吾兒信無負吾言矣夫林子者今賢大夫也茂

德雋材純行貞志母德之徵也天以眉壽畀母昌母

之福也天以眉壽昌母之福報母也是故林子聲生

譽張位日崇焉皆昌母也何也位崇則祿豐祿豐則

養備養備則孝隆孝隆則德廣而子道盡矣子以母

成母以子徵故曰皆昌母也僉曰子可謂知林子可

謂知林子之母矣蓋不映其辭為母氏頌劉子迺歌

曰維莆有山兮八壺龍從先與天始兮後天與終母

也眉壽兮萬福攸同維莆有海兮東極蒼茫坤厚以

載兮百川納藏母也眉壽兮萬福攸降

羅氏世慶圖序

茲維羅氏世慶圖也圖何圖羅氏世慶也有何盤麓

清隱也盤麓遠易隱居教授築室源泗山麓自稱曰

盤麓耕讀終身焉曰清隱言其迹也次何太平宦蹟

也盤麓之子西畦起太學授太平郡倅端謹脩潔治

行不愧循吏夷民懷之曰宦蹟言其政也次何竹坡

講道也竹坡西畦伯子維藩力學苦行鄉後進執經

問難無虛歲屢試鄉闈不錄卒學官弟子君子惜焉

曰講道言其蘊也次十何著東川歷履也東川西畦

仲子維升博學宏詞敦行脩義薦鄉舉南宮對策

大廷出宰新會入為廷尉評通朝籍 武宗初御

逆豎毒禍縉紳臺諫禁諱上封事論時政切直謫

還今 上紹統起守台入覲銓司上最 詔褒

異進東粵參藩懇乞謝事乃老曰鹿鳴佳宴言其進

也曰瓊林醉歸言其寵也曰花縣鳴琴言其軼也曰

棘寺評獄言其施也曰金門待漏言其儀也曰九重

抗疏言其節也曰黃堂敷政言其澤也曰龍顏面覲

曰天語褒旌言其譽也曰方岳旬宣言其化也進以

章之寵以羅之軼以發之施以考之儀象節暴澤流

譽張化溥可謂備矣弗謝事焉已茲我君子曰厚哉

羅氏慶與盤麓基之也西畦發而弗耀培爾矣竹坡

未見也殞矣東川其崇哉岡如阜如陵如山如巍而

聿矣厚哉羅氏慶與博矣遠矣孰與之京哉是故圖之圖之者昭永久也

哀輓詩序

哀輓詩何哀藩大夫李子母也李子哀母人爲李子哀其母哀其母者哀其賢也母賢何舅姑養也織紉躬也飲食精也賓祭腆也夫子順也胤嗣成也嫺族睦也皆母之行也是故養舅姑孝也躬織紉儉也精飲食勤也腆賓祭敬也順夫子和也成胤嗣慈也嫺嫺族惠也孝而不怠儉而無嗇勤而終敬而飭和而正慈而則惠而博婦道也母也備焉母賢也是故人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贈進士朱邦憲令南漳序

進士朱邦憲廣漢人也予視學西蜀舉鄉薦登嘉靖丙戌第授楚之南漳令適予起制客京師諸門士進曰邦憲服夫子教素矣往扶南漳惟夫子終教哉予曰昔也邦憲爲諸生予試之論道知其學也論政知其才也業許之矣再試之學也博而粹矣才也充而

達矣進之試于鄉薦則哀然爲有司者錄矣子喜曰不負哉予知也予旣去蜀入滇再入粵邦憲三試禮部不第子惑焉是歲春則衷然取禮部上第矣子聞之復喜曰不負哉予知也夫南漳楚僻邑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有政事焉邦憲舉其學也才也措之何有哉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門人問曰樂正子強乎有志慮乎多聞識乎皆曰否許之曰其爲人也好善邦憲之蘊予旣已知之矣往茲南漳布德施惠集事去奸剔蠹思日孜孜而弛弛戒焉將不惟好善圖哉忘已下士撝謙恥盈則獲上乎下聲生譽張南漳猶反手矣由茲進焉達之天下御輕車康衢王良造父爲之後先也何有哉故曰好善優於天下諸士咸曰約哉言乎終身誦之獨邦憲已哉予曰諸子友邦憲者也責善之道能無言乎諸士則曰庶哉曰慎哉曰方哉曰剛哉曰勤無倦哉予曰備矣庶而不激慎而禮方而正剛而能柔勤不倦而終誠以主之遜以出之庶幾哉令也已矣諸士咸再拜謝以告邦憲邦憲惕然趨再拜曰屏也劣惟惠言弗率是懼敢請益予曰子勉之哉他日俾予復喜曰不負哉予知也斯可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賀少司寇淨峰張公序

茲秋九月總督巡撫兩廣少司馬兼中丞淨峰先生

張公拜 天子命入為憲部少司寇廣右藩臬間

諸長貳欣喜相告走使徵言為賀謂予小子辱公厚

知公為深也惟公閩傑也始發解鄉薦第一舉禮部

進士敷歷中外三十年矣始也授大行人皇華咨諏

舉能其職進春官郎典治邦禮和秩有倫既而廣右

督學臬僉乏銓部以公請 帝曰是嘗宣德達情

不辱朕命者乎可既而東廣廉郡守乏銓部以公請

帝曰是嘗文學才行著名儀部者乎可既而進兩浙

視學臬副乃蒞藩左丞乏銓部以公請 帝曰是

嘗清介慎勤著節司者乎可既而征討交南制師

大臣以東廣藩憲專治交務請 帝曰是嘗循謹

慈祥著名珠郡者乎可既而交南告靖銓部以荆鄆

撫治中丞請 帝曰是嘗督兵瓊海征黎有功者

乎可鄖西蒞止河陝諸地鴻鴈方集銓部以撫巡江

右中丞請 帝曰是嘗三督學政文教大振者乎

可江右民衆政繁荒歉相繼公方經置就緒而總督

兩廣大司馬蔡公丁艱請代輿論非公不可冢宰從

諸公臺諫疏公進大中丞以請 帝曰屢試獨

賢簡在朕心徃哉可公乃授節穆章建旗度嶺開鎮

蒼梧節制諸司儲餉提兵運籌授略初征嶺西之封

川再征右江之柳州諸寨群醜所向無敵捷

聞拜少司馬兼中丞金綺大齊權益專威望益重矣

比者秋官少司寇乏銓部復以公請 帝曰方紓

南顧之憂嘉以內召之命可哉公才德勛望東征西

伐吏畏民懷兵威冠殄崇遷屢拜縉紳大夫交相慶

幸廣右諸君子久在節制之下禮賀焉可容後顧予

小子不佞其何為辭詩曰樂只君子敷天子之邦言

有功也然則謂公為敷天子之邦非邪 帝曰才茂

學優政達天下古今治亂事機常變人物否罔不

洞識提綱挈領舉而酬應辟諸為員而規為方而矩

空鑑平衡以待妍媸輕重無爽也是故奉使則達典

禮則莊視學則端長民則惠征蠻則威用兵則肅撫

綏則靖督鎮則嚴名實加於上下固如是也今也位

日尊望日崇 聖明眷寵日隆以渥行將進為司

馬則邦政以平進為冢宰則邦治以休三公論道三

孤弘化安社稷綏華夷昭旂常而垂史策之功大矣

天子之邦非公沒之而誰哉敬歌采菽為公頌

贈郡丞陳君臺院交旌序

吾郡少守小山陳君攝郡守事志端才達守慎政勤
茂著賢聲允孚公議 督府中丞秋山顧公擢貳
司冠下徵旌舉未幾巡察侍御見湖陶公按應得代
申建 爲記君首列爲郡學博士率諸弟子
於 士第子暨胥吏庶人在官者咸以序展
告於子散文爲贈子嘗讀班孟堅范蔚宗作史循
傳 歎曰何古人治行不多得也夫孟堅紀西漢
文翁而下五人而已蔚宗紀東漢衛颯而下十有一
梅園前集 卷之十四 六

人而已豈彼皆不足取與蓋漢高承秦苛政凡事簡
易禁網疏濶務爲寬厚光武解莽之繁密務用安靜
廣求民瘼故內外匪鮮百姓寬息觀其所錄仁愛好
教化如翁明察內敏持法平如霸躬率儉約慰安牧
養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禁止奢靡吏民親愛如遂
信臣至於衛子產理卹民事居官如家秦伯平以禮
訓人不任刑罰崇尚儒雅 劉祖榮簡除煩苛禁察
非法徇不夜吠民不見吏王稚子秉清修之節盡心
奉公務在惠民夫諸循吏者初無皦皦之行赫赫之
譽而班班所紀不過如此蓋其不事矯激平易之

治行昭著表表然也我小山陳君閩閩士也奮跡賢
科起家文學性敏行醇政平化舉率乃祖教授公之
遺訓承乃考憲副公之嚴範涵養粹懿持守堅定是
以所至有謠隨試輒效教仁化以臺諫徵判汝寧以
臺院薦擢丞吾郡廉靜寡欲上獲下孚辟之駕輕車
就熟道一日千里也 漢於循吏召爲廷尉正徵
爲京兆尹擢爲太尉都尉賜爵關內侯遷至御史大
夫代丞相皆起於治郡然也小山蒞治甫期騰行卓
越秋山見湖二公舉典旌賢特爲之兆云爾他日徵
召遷拜崇階峻秩寧可涯乎傳曰罔俾阿衡專美有
梅園前集 卷之十四 十七

賀邑令四山莫侯旌賢序

商子亦曰罔俾諸賢專美有漢
朝廷之公論出太學郡邑之公論出學校幾之所在
勢所必重者也朝廷之公論在太學如宋中葉宰相
進退政事得夫太學諸生揚言之天子從之公論所
在幾也亦勢也乃若郡邑之公論在學校雖非朝廷
太學之比而郡邑守令之賢政事之善學校之士得
預聞焉聞而得以言焉譽不過情稱不溢美亦幾也
勢也公論不可掩焉者也吾庾邑令四山莫侯蒞事
一期于茲政事之善治行之美民多知之學校之士

亦多稱之公論所在不容掩也茲歲春正月督府
丞秋山顧公拜留都少司寇撫屬邑令賢者舉憲典
下檄旌薦之為諸吏勸郡學懷二塗諸弟子詣予微
言為賀予曰不佞老矣何能言無所聞公論出自
學校諸君知之矣至我道之諸士歷階而進
曰莫侯侯也視民如子治官如家凡公移所舉有
利於民者侯欣然行之良法美意朝發夕至也稍不
便於民則憂形諸色委曲詳盡辯白改行之萬一不
合則請至於再至于三必從乃已如官庾糴儲間有
逋負當道曰可免罪而增粟也侯曰罪可免也粟不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八

可增也令遂止民乃安饒之陶器上供有常數也典
役者告乏當道欲加徵賦稅補之侯曰徵出於賦賦
取於民民貧甚矣莫若取於官帑之羨事易集而民
無怨咨也當道從之庾與南之保昌接壤貧民食其
利小忿則爭爭則隙成隙成則攘奪毆戮不已也吾
吏素弱彼昌則強悍日逞有司復黨庇之侯知吾民
無控也極力扶救貧弱者始得帖席至於健訟攘臂
搖舌駕誣良善侯皆情折法懲之民共稱民枉得
白馭下刑雖嚴而情則恕無宿憾也里民費力為
減損若濫侈以過於奉承不為也凡此善政更僕不

能盡請公裁之迂史嘆曰嗟夫為政之難難在下也
知人之難難在上也莫侯治行之賢秋山旌薦之公
庶幾兩得之矣諸俊傑能知之真言之詳則於公論
所重信有在矣他日登于臺諫忠言直氣扶植公論
於天下固所望也養于太學連章累疏振揚公論於
朝廷如宋劉陳諸賢此其兆哉詩曰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諸英俊之謂哉

南康陽氏族譜序

南康陽氏族譜譜南康陽氏之族也按譜陽之傳自
上世邈矣周景王封少子陽樊以陽為氏周末適燕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家比平傳之唐諫議城居晉後為道州刺史遂家柳
傳至模辟地吉之鷲村傳至坤銀青光祿大夫虔州
節度使又傳至閔徙南康家焉仍比平者不敢忘本
也陽譜之修自宋國子學錄孝本始入我皇明
宣德間教諭順修之未克成弘治初族人興厚輩十
有三人重修之今六十年矣比者邑學弟子曜舒吏
部需選官美從其族之尊者賢尚賢鏡德器德通德
濟德助德懋德懋長者茂實茂實齊而幼者茂程茂
聰茂嘉茂祿茂蕃茂盛繼緡繼轍合議以為譜系雖
明未獲名世公卿親為之序以增光前聞也廼臆幣

竭誠詣子請序其端予辭不能則懇言曰吾邑郭陽
賴王諸譜公嘗序之今也吾族仰慕於公素矣惟公
文重一代今之韓柳也韓退之諫臣有論柳子厚遺
愛有碣公不念小子獨不念先諫議哉予惟自古受
性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其傳之久遠則繫乎世德
相承以昌大之辟之木本固則末茂辟之水源深則
流長而培壅之功不可無也昔者列國皆有世譜漢
去古未遠也燕自召公至惠侯九世已失其傳次名
氏太史公作燕世家因而錄之無加焉范文子謂其
受姓命氏自虞夏商周以來益久且大可謂不朽魯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
叔孫穆子謂之世祿所謂不朽者乃在立德立功立
言然則此三立者保族傳遠之本也燕國九世失傳
非不此之務而或隳之哉茲爾陽氏累世之傳著於
序例詳且備矣諫議啓於前學錄振於中教諭承於
後如松栢生於高岡大十圍長千尺歷千百歲猶存
長江大河之流逾千萬里東極於海渤滄溟無際也
愈父愈大愈遠愈盛不亦昭昭矣哉是故世家大族
子孫衆多固以修譜為重而維持之意又以保族為
先能保其族傳之不朽則千百世可徵也是故予所
望於陽氏之裔培木之本濬水之源立三不朽以求

其傳紹教諭之芳躅踵學錄之遺軌追諫議之遐休
庶無負於前聞而於今日諸族之意為不虛也念之
哉念之哉

太保王文端公奏疏序

昌抑菴先生王公登

文皇帝首科進士授翰林編修累遷至吏部尚書少
太子太師

英皇帝復辟得請謝政歸三年卒 詔加特進榮

祿大夫贈太保賜諡文端壽八十有四可謂完節令

終也矣公平生著述文詩類編為集傳世久矣惟奏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疏散逸寡存有遺悼焉玄孫南寧通判于寅克篤前

烈作令全撤時極力訪求錄其乞休者十有五通辭

謝者五通陳邊務者二通求而弗得蓋尚多矣哀萃

成帙壽諸文梓屬其序之其鄉里後進與公曾孫編

修思同舉於鄉亡子魯嗣與于寅鄉舉同焉二世交

契景慕尤勤鄙劣無文其何敢辭惟公一代名臣也

歷事

四聖侍從五十餘年得君之專婉休伊傳居位之

久並羨姬召漢唐逮宋公卿以賢稱者不多讓也當

其登太宰兼三孤正

肅帝比巡景王在位多事之秋中外倚庇顧乃連黃
屢牘懇切敷布引疾辭焉進秩辭焉加祿辭焉疏至
二三十上不止請留陳焉迎復陳焉亦至三五上不
止謙遜退避可質神明誠懇惻但可貫金石非虛文
干譽託詞要君者比也是故君子觀於是錄可以見
進退之節可以見辭受之義可以見愛國之忠可以
見處事之智可以見敢言之勇蓋公資性純粹涵養
精熟抱負宏博謀猷深遠是以道隆德盛迴出人表
而文辭溫雅論議嚴正足以上感

皇心下孚衆志前追聖模後啓賢軌有裨於世經國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二

維士風名教不淺淺也噫虞謨周誥典刑如見卷雅
必頌法戒具存豈人誦家傳已哉其不佞敢敷揚其
大者爲天下後世告

賀中丞秋山顧公拜留都少司寇序

比者留都刑侍位虛擇代冢宰合諸九卿大臣廷推
督府中丞秋山顧公以請 帝曰可使者馳傳以

告公聞 命拜稽首謝時集臺龍江吳大夫分巡

兼備兵事省進爲公賀再拜致詞而退則移書于予
徵言以贈予昔叨則北曹無能有爲茲復何言爲公

贈哉惟今刑侍古士師也周典秋官司寇掌邦禁以

任王刑邦國漢置侍郎隋唐以下置亞秋官貳刑讞
佐平邦憲位尊而責任重矣是故在虞則有若皋陶
明允在周則有若蘇公敬微至唐則有若劉琬之選
議王播之詳決至宋則有若彭汝礪之執法張九成
之平反可攷也今也公之位士師司寇之位也公之
任貳刑讞佐平邦憲之任也公德隆望重才優政練
歷試往昔居刑曹則平恕居郡守則廉慎居藩臬長
貳則公明正大仁厚寬平聲譽赫赫在人耳目往歲
節鎮慶臺撫巡四藩九郡布德宣猷務持大體食以
不歛而足兵以不試而威刑以不肅而嚴詳吏奉法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諸將用命黎民樂於田野戎卒勇於行伍寇盜遁跡
於深山窮谷不敢犯一矢之遺邊陲咸賴焉人有恒
言陽明之靖寇秋山之安集其功一也何也在陽明
則寇賊肆侮在所當征在公則寇賊感化在勸息是
故陽明當公之時則必偃戈以寧謐公當陽明之時
則必整兵以殄滅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况茲留都重
地 皇上寵命方新天下繫望於公方以冢宰司
馬爲受大之地將如有揆之宅三公之輔不但皋蘇
而已彼唐宋諸賢又可同日語哉詩曰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

贈大中丞秋崖朱公撫督浙閩序

茲年夏六月諫史以浙閩多故請設風力臺臣撫巡其地督兵鎮定之事下廷議擇才德兼長威望素著大臣以往疏聞報曰可天官卿合推吾虔督府

中丞秋崖朱公請

璽書節鉞從事蓋重任也公

既得代吾郡陳守其戴公頌不吝已徵予言為贈惟今元宰夏公昔任都諫首建斯議時予叨長浙藩為繁劇錢穀貢賦出納稽察甚不可缺閩海連亘東南寇盜叢發鎮定尤不可緩者也元宰倡議舉行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上下攸賴今復繼申其請誠治體者固如此維公負望天下久矣昔為州牧稱惠稱義為郎署稱敏稱達為藩使稱毅稱介為臬使稱嚴稱果比者拜中丞開府於虔東制閩西制楚南制粵中制吾土首以端方廉正振率百僚去貪墨禁饋斂群吏惴惴悚懼不敢犯麾馭戎伍號令整肅冠賊小聚一鼓擒之草野清謐不數月風聲聞望赫然震動於四方矣今茲之任匪公孰宜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公之謂也今之輿論謂公才全德備體具用周謨謀器識深沉弘遠茲往也兩浙政務修舉黎庶

阜安宿弊盤結掃而清之閩海諸寇釜魚圍獸其戎

所向如草斯薙不遺餘力矣昔周宣王承文武之業

天生賢佐以為之輔若吉甫文武為憲方叔顯允壯

猷申伯揚光為邦山甫四方爰發召虎式闢南海姬

業用廣我皇上嗣統神功聖化赫然中興同

符周宣而公之勛伐才望視諸佐燦燁焉頌公以傳

當與周雅並矣予不佞何足以奉揚公休詩曰樂只

君子

天子命之

清瘦軒集序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清瘦軒在郴學講堂後大宗伯兩洲先生王公作也公安成人遂學碩德清才偉望正德丁卯發解江西鄉試明年戊辰會試授郴學博士至則創作斯軒講學論道育才造士於此乎寓植竹數本根培枝達修竿勁節有衛淇澳之盛名其軒曰清瘦蓋有取於蘇長公語也歲甲戌公登進士上第羽儀朝著著矣是軒巍然尚存兵憲滕君某懸以華扁少宰燕泉何公記之流風餘馥興起後進歲乙巳郴牧朱某氏增而新之公之門人朱廷舉者復為之記茲歲丁未仲秋望郴判王應祥氏肖公像于軒儀度赫赫一方具瞻

愈茂軒愈崇清瘦之風愈遠矣賴別駕喻正中氏亦公門人通輯軒記授之梓人屬予爲序予忝鄉里下邑人也受知于公素笑不腆之辭何足以揚公休燕泉何公文章巨擘也其記清瘦謂稱竹似賢稱君子比德於竹公端凝簡重清介嚴毅負公輔之望於天下允如燕泉所評矣公年彌高德彌邵位愈尊崇勛愈盛大矣節操堅定馨馥騰播其涵養於清瘦而克實光輝愈昌愈久豈直抑人頌之天下之人頌之矣予復何言昔衛人美武公以莒竹起興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稱其學也曰瑟兮僖兮赫兮喧兮稱其容也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稱其服也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稱其德也然則柳之清瘦頤衛之猗猗青青者哉予不佞請賦淇澳以弁斯集之首詩不云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噫衛人之思其先得於柳人之思柳人之心其同然於衛人之心與

序別

序別何序黃子之別也黃子告別諸君子設祖賦詩飲之歌之迂史序之夫黃子鳳厓字首卿吾郡猶邑人先世以戎伍寓籍應天傳至黃子美質雋才茂學飭行掄選京兆學官弟子嘉靖癸卯秋試舉京闈進

梅園前集

卷之十四

七

士聞者幸之比歸猶求展丘墓水木本源不忘其思郡邑大夫人士欣樂黃子奮起科第爲鄉邦光郡太守請于督臺封綽楔表厥里宅事竣反江東卒業太學異日捷南宮對大廷列侍從臺諫名位通顯斯爲大歸之圖茲別非恒別也惟吾郡居西江上游山川美勝人才顯盛傳自昔有宋中葉瀛洛大儒授受伊始道源之院風月之臺聲教百世不泯入我皇明先達疊起有若郡守劉公克修以風節稱有若憲副蔣公性存以才望稱有若憲僉蔡公九節以文學稱有若少參張公天衢以德業稱皆表表也黃子鍾靈毓秀遠有所宗年富力強氣充志銳駸駸上達愛莫助之夫士品有三道德上也功名次也竊望于黃子者仰師先賢尚友鄉士夫豈他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贈都憲右丞淨峯先生張公恭拜 新命序

嘉靖戊申某月右司馬右中丞張公拜左司馬入掌邦

政以平蠻大功奉 皇上新命寵擢都憲右丞時

公方受 璽書節鉞仍兼中丞總制湖南川貴三

鎮征伐苗寇師中錫命威令一新西廣藩臬閩垣戴

公蕩平鎮定之休弗能忘也藩使倡率遣書徵言爲

梅園前集

卷之十四

七

之惟我

皇王聖文神武

上追高宗宣王中興商周一時名世大臣輔佐

樂征伐大典大權不可勝紀內而九廟

四郊明堂禘祫儀文器度昭哉盛矣外則命將

制師東夷納款西戎效順北虜薄伐獻俘諸邊鎮戢

戈翰矢沙塞肅清而南蠻兩粵三秦膚功捷音宣引

於大廷之上武功告成丕哉隆哉無疆維休哉

惟我張公鍾稟海鎮完氣出唐曲江文獻之裔學貴

天人才兼文武誠今之傳說吉甫也久歷崇階巡督

嶺南巨鎮運籌制勝掃穴焚巢除暴安民上行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朝廷南顧之憂下垂邊境太平之福是故都憲右丞

之擢白金文綺之錫異典殊恩出自宸眷邦家

之光縉紳之慶大矣遠矣匪直公之休聲碩望表著

一時實佐我皇上玄德格天神威震世耿光大

烈昭垂萬代者也矧予小子寡陋無文掇拾鄙俚道

諸君子戴公之忱公贈云爾乃若揚厲崇勳鋪張傳

烈上擬采芑之雅殷武之頌鳴我皇明駕軼商

周之盛惟文章鉅公在予思乎敢

贈崇義令尹碧峰陳侯考績序

崇義邑學俞博士致書於迂史曰令尹碧峰陳侯治

邑六載乃以其三載之績入考諸弟子喜其奏最以

去而慮其喬擢不復也將攀留尼之止乎將祖餞張

其行乎敢請公言以決諸迂史曰留之私也情也送

之公也禮也情不勝禮私不勝公無亦送之而與其

復來則情禮交盡公私不相悖矣於是率其弟子請

予言為陳侯贈予嘗慨夫崇義之難治也蓋崇義開

設為邑甫三十年爾城池雖築民居鮮聚學校雖建

士子鮮集坊里雖設服役鮮齊是故為之令者令必

寬守必廉政必平心必恕刑罰必省征歛必輕訟獄

必公則民心悅服而聲譽上聞矣反是怨叢訕興疾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視而心非巷議者衆矣夫令民之父母也令以子視

民則民以父母視令不然讐敵相視不可一朝居矣

是以義邑之為令者不數人而以完名去位者鮮矣

惟高令者廉慎公平寬大和緩孚下獲上銓部以臺

諫微去之日民之攀援載道歌頌盈耳誠如赤

子之於慈母奪其乳而莫之舍也比聞碧峰之為令

也寬而有制廉而不激平而得中怒而合節刑賦無

暴斷訟無私不近名不要譽不矯矯以飭偽不汲汲

以求進外若和而內則剛貌若溫而中則確乎不撓

是誠難能也是故崇義之民戴之誠如父母而不忍

釋也夫士之於民類也民愛之士未有不愛者也民思之士未有不思者也士之父兄宗族皆民也家處之論議耳目之聞見士與民一也今也考績以往攀援而留者民也歌詠而送者士也士猶民也民猶士也各盡其情而已矣予書復之母尼侯行

鄧臺旌獎序

督府中丞狄臺朱公擢拜撫巡兩浙兼制八閩海寇得代申舉憲典獎薦江廣閩浙四藩文武群職蓋拔其才能表著者以爲諸屬厲志之勸亦以懲戒不職俾知勉圖後效也臺臣舉措有關政體固如此予南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安所武職與茲舉者四人若徐千戶宗韓其一也宗韓上世以來襲授南安守禦所副千戶父鳴陽與予爲友婿其母於予內子周宜人贈淑人女弟也幼失怙恃予待之如已子提撕訓迪靡不加意異其振奮有爲光乃父母恒惓惓也臺檄旣下三族姻黨咸爲之喜予外甥國子生蕭汝德內姪周國英輩咸請予言以爲之賀予昔副中臺撫巡東魯南畿督漕六藩十二總運文則藩臬郡縣武則闔垣衛所諸職旌薦糾覈以爲勸懲文姑弗論于武取其謀勇素著才幹有爲廉謹自持惠養無霄上可以悅帥次可以備偏

裨統馭操縱奉公守法者皆在所取昭憲度申王章也秋崖中丞獎薦茲舉豈亦慎重其事而無敢私自徇哉乃若宗韓獲與獎薦之榮在衆人以為賀在予則加勉焉爾詩曰無念爾祖蓋勉戒後人之意也宗韓曾祖以德將軍知詩書開武備識時達禮大爲郡守東海張公所稱許至今戎所思慕之宗韓以優給出幼承襲世職謹畏勤勵凡予教言奉持無失先領操備今考屯政皆武職重務也非廉靜無以服軍士之心非振揚無以作軍士之氣非嚴肅無以起軍士之畏悼而奔走號令也宗韓勛哉年富力強志純氣銳有功則陞有勞則賞聲譽日著祿秩日增進進未易量也偏裨將帥之任可期而至豈直今日一獎薦之榮哉宗韓字漢傑皆予所命顧名思義存乎加之意爾宗韓勛哉汝德輩聞予言欣欣相告曰重哉言乎敢不再拜爲漢傑謝

杉溪詩序

杉溪在閩之泰寧泰寧邵陽屬邑也溪出邑北茶花嶺經大杉嶺東注匯爲何潭閩之山川以邵陽爲勝邵陽以泰寧爲勝泰寧以杉嶺杉溪爲勝吾郡學博士蕭子元鎮世居茲溪迺稱於人曰杉溪人稱之亦

梅園前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曰杉溪詞工墨客善蕭子者感為之賦杉溪聞諸孔
子曰智者樂水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蕭子以
杉溪自命殆智者之樂觀瀾而有得者與君子謂蕭
子取杉溪以悟道杉溪因蕭子以闡秘地靈人傑兩
得之者非邪不佞竊比風人作杉溪之篇維彼杉溪
其流湯湯君子居之其樂陽陽其樂陽陽德音不忘
維彼杉溪其流滔滔君子有之其樂陶陶其樂陶陶
德音孔膠維彼杉溪其流瀾瀾君子宜之以燕以喜
以燕以喜德音不已

督府姓能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三

予嘗讀范蔚宗東漢史卓子康為密令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
魯仲康令中牟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爭田
仲康為平理曲宜退而相讓乃撫卷嘆曰是何令之
良也夫令之為邑也民與事而已治事而事集治民
而民安令則善矣夫卓魯者自東都以至今不啻千
萬年矣而稱頌不衰不違道以干譽不矯情以近名
要之德化為先民安事集是以譽播當時名垂後世
古今稱賢令者未能或之先也吾邑四山莫侯起家
賢俊發軔師儒美質茂才優學練政作令吾庾敏

於治事惠於愛民儉財節用省刑薄罰寧簡於奉上
而不忍於剝下寧拙於催科而不巧於誅求禮不可
廢為之不辭曲意承順迎合遷就不為也是以令行
化洽聲生譽張郡邑知之藩臬薦之臺院稱之無異
辭也日者督府中丞秋山顧公拜少司寇舉憲典旌
為諸邑勸可謂明於知人而先於薦賢也矣徵諸
蔚宗所書二子之賢不亦近似也哉然則稱侯為今
之卓魯庶幾哉而吾庾得為密與中牟也不其幸與
禮行之先邑佐賢薄軒請予請言為贈予正有感於
今之循吏不獲多見而深冀長民者振古道以澤民
也爰書其美而致日望之私云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四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五

序

傅子別

閩丁戌山人者傅子木虛也。參秘悟玄葆貞抱一上
窺往古下俟來世人也。紆紆山也于于行也。侗侗止
也。晏晏若類若辱若拙若訥扣之若無探之若虛日
乃北走燕趙西浮荆楚東躡尼岱克如也。歲強圉協
洽朱明之月不遠塞嶺踰英韶下南海蒼梧而反。涵
虛廢偕二三子造焉。容如瑩華色如孺子論極無始
事窮有象聞聞得得退已二三子謂涵虛廢曰傅子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一

何如人也。廢曰人也。與二三子曰言哉。與與廢曰言
不言不言言言也。異已二三子曰示哉。異與廢曰示
不示不示示也。異已二三子曰求之古孰與廢曰
求之古其鴻蒙被衣之徒與二三子明日往遇傅子
於野前曰山人其古鴻蒙被衣之徒與傅子不答二
三子告廢曰昔者往遇傅子於野問之曰山人其古
鴻蒙被衣之徒與傅子不答廢曰予將問之又曰廢
過傅子曰二三子問古鴻蒙被衣之徒山人不答何
也。傅子亦不答廢咄曰不答答已二三子再詣廢問
曰傅子何答廢亦不答二三子始契曰先生答矣先

生答矣。傅子卜之西昌涵虛廢偕二三子往為別。無
然無可無問無答。相視昧昧然也。傅子行廢與二三
子顧曰人也異。

慶督府中丞晴江喻公壽誕序

成周嘉禮之制慶居其一。中古以後於人之尊者賢
者壽誕而致其祝頌之辭舉是禮也。禮以和邦國親
萬民上下通行豈細故哉。茲歲春正月壬辰維我督
府中丞晴江先生喻公誕生之晨。兵臬近沙方君舉
禮展慶於虔鎮之臺。率其文武群屬序進而稱慶焉。
嘉禮興行重臣修舉四方觀望則效焉不徒然也。預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二

致書於某徵辭為慶敢固讓哉。惟公姑孰人也。鍾靈
毓秀於高皇首善之地。養材育德於孝皇
純德之時。發科登第於武皇御極之日。建功立
業於今上任賢之朝。發軔冬官繼擢郡守繼擢
臬使藩伯駁歷三十餘年德盛才優位尊功懋受知
朝廷推重縉紳素矣。邇自方伯之長寵命中臺
節鎮四藩撫民督兵宣威布德文吏奉法武將用命
綏輯真安之功隆矣。盛矣。顧當節鉞甫臨之日。值茲
狐矢載縣之期。時維孟春和氣充溢。彙發育萬民
歡欣乃公建牙擁節燕坐督府之堂。兵臬顯顯修慶

為禮何如其致辭哉夫其降於天者也其於人者也命出於君者也功立於已者也我公剛柔正直德既盛矣文武昭宣功亦崇矣公孤宰輔天子命之耄耋期上天佑之丕執顯執稱頌祝願寧有涯哉幽人頌公劉曰萬壽無疆魯人頌僖公曰萬有千歲其不佞請以幽魯人之頌為公壽

慶陳母邵太安人壽序

吾郡侯梧岡陳公舉進士授冬官郎推恩贈乃

考留耕翁為承德郎工部主事封迺母邵為太安人褒辭錫典榮矣茲歲太安人壽幾七十公方馳書屬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乃嗣代致其祝比正月望使者捧部檄傳

天子簡命擢公長蘆都運使公受之喜逾毛義蓋得

過門稱太安人壽莫大之慶在茲舉矣始公歲丁未

有吾郡之命自京師南造通川里第終堂拜太

安稱壽太安人喜慰殊甚公日侍太安人膳孟飯孟

羹殺魚殺笋怡怡如也乃一日太安人坐堂上呼公

來前曰兒養具矣盍治裝以行上有君命下有

民責父於家非我意也公乃跪白曰兒不敢言太安

人言何曰兒祿雖薄可以備饗養也板輿奉養兒敢

辭勞請大人進止太安人曰吾見固執我有仲子

家政季子舉京闈第其母邵太安人壽也

車跋涉吾老力不勝矣吾兒行哉公不敢強乃留王

闈宋安人率乃子代養携二僕告行太安人喜曰兒

奉吾教守慎政勤才猷資望著矣再守南安不逾時

顯擢矣兒姑行吾計日待也公勉就道比至郡往來

音問奔走絡繹無旬日間太安人安公亦安茲擢都

使道出維揚過通川車馬旌旛趨入里門稱慶于太

安人前錦衣繡裳瑤漿玉饌鐘鼓管籥歌詩奏曲歡

慶華筵一堂至樂所謂王天下不與存信哉南康胡

尹希顏公屬吏也仰公戴公徵言於予為公祝為太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五

四

安人壽傳有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

之終也是故為人子者固以養親為先尤以樂親為

大固以壽親為樂尤以顯親為孝古之人壽其親者

有道也于其名不獨于其年蓋年有限而名無疆也

孟子大賢也程子大儒也歐陽子大臣也所謂立身

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三子皆然也是故以孟子

為千萬世之下知有孟母以程子為千世之下知

有程母以歐陽子為百世之下知有歐陽母夫使

百千萬世之下知有孟程歐陽之母則三母之壽

止七十其耄八十其耄九十百歲其期願哉我公

手德尊道隆位崇名盛師孟希程尚友歐陽而太安人封錫褒嘉光榮顯耀於一時者至矣將見百千萬世之下知有陳母與孟程歐陽三母並稱焉太安人之事寧有期哉故曰壽親者于其名不于其年

慶壽篇

周禮月令行夏之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和同陰陽交泰 天子布德和令

行慶施惠政令禮樂一歲所更始也茲歲春正月望之明日吾郡侯梧岡先生陳公壽誕之晨長庚啓祥卿雲兆瑞一郡士民奔走趨踰咸造大府之堂為公

梅國前集

卷之十五

五

慶也某也劣謀諸武昌郡守鶴菴王公舉禮為慶茲方伯王池劉公適遣使至屬致辭焉惟天地間一氣而已孟春發育氣融和純粹人物得之先億萬中一二而已以言乎人五惟備萬善足道則為聖為賢名位尊則為公為孤以言乎物各得偏毛得之為麟羽得之為鳳麟得之為龍草得之芝木得之為椿雖並生並育而含靈毓粹迥乎其不同也我公之生也惟歲之春惟時之孟惟日之升惟月之恒惟山之秀惟海之靈卓乎億兆之中不可以尋常稱也是故聰明睿質之異也文武昭宣才之全

充遂宏博學之優也包涵容納器之大也是故為士而育於校也稱類稱彥舉於鄉也稱俊稱傑登仕而列於朝也稱材稱能守於郡也稱父稱惠古

人四十始仕五十始服官政公春秋鼎盛三十舉進士四十為大夫道明德立已非衆人所及天錫眉壽福祿自今以始輔弼疑丞耄耋期頤名位並臻蓋有不勝其稱揚者矣辟諸麟之為祥鳳之為瑞龍之為靈秀芝大椿之為奇為異品物億億萬萬出乎其類豈可多得者哉茲當壽誕初度之期協天地之和粹應時令之豐亨吏走民趨士歡人悅禮儀秩秩歌

梅國前集

卷之十五

六

頌洋洋匪謏匪謏不容已也某也以齒則少於鶴菴以義則友於王池當為之役乃述不腆之辭致其祝云維士希賢維賢希聖天錫純嘏道隆德盛論道為公弘化為孤公介眉壽名位相符麟兮振振鳳兮翺翺龍兮在天雲從以類神芝五色古椿千齡壽公祝公閱世長生

贈郡侯梧岡陳公榮擢都運序

聖天子御極二十八年禮樂政教紀綱法度燦然昭明惟祖宗成憲是遵是守至於進用人才圖新治化尤倦倦焉內而部院寺監府局外而藩臬司苑

郡縣九品官人三途並用選以進士為重階以三品為崇是以俊傑在位才能在職出入均勞節茹彙征而世道隆矣惟我郡侯梧岡先生陳公起嘉靖改元京闈秋薦登皇上龍飛五舉進士內則四歷冬官外而兩膺名郡才猷聲望雅重一時茲者天官推擢滄蘆都轉運使使階三品藩叅臬長部佐臺丞位異秩同尊矣重矣吾郡治邑莫令倅胡令希顏樊令廷舉陳令俊被公政教之澤欣喜相告徵言于予為贈仰惟 皇祖開天帝制更新 列聖相承王章由舊設官分職品秩推遷匪輕而濫 皇上登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七

極法祖中興急於求賢慎於用人而百司庶府濟濟在列秉銓衡者惟公惟慎舉賢能先易所謂不遺遺朋亡斯其時也我公德盛才優養純造遂休休之量穆穆之容有大臣明相之風今茲之擢宰臣推薦天子簡命蓋受大任重之端為崇勛茂伐之地辟之莫邪淬而鋒刃愈利大車重載御康莊千里日致也詩不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自今伊始位茲尊推益專澤益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可預占矣是故予於公之茲擢大有所望而瑣瑣瑣足贅也乃若公之政澤浹洽吾郡循吏有傳遺愛有碑民有歌謠士有賦

徵狀

贈郡守竹溪林侯考績序

茲歲春二月贛郡太守竹溪先生林侯考三載績于天官部天官卿將以其績之最獻于天子崇褒而顯陟之制也贛郡邑諸博士預遣其弟子徐鑑陳用馳狀徵言為贈顧予何言侯德政在鄉大夫者瑣溪廷尉能言之在郡僚佐者兩湖春官能言之在贛邑吏者東郭司成能言之予何言哉無已則舉侯道化在學校者言之為侯頌云爾惟侯閩之漳南閩人也氣粹質純才克政練志端行篤剛明介慎聰敏果毅令聞雅望迥乎出類者也蚤舉鄉薦登進士高第授東莞令擢留都戶部主政歷進正郎大司徒而下咸推重焉時贛郡守乏天官卿疏名以請天子曰可侯乃旌馬旂蓋紆朱佩金蒞止度州學校之士欣喜如山斗星鳳快其瞻觀依歸也侯至舉先務持大體興廢振墜教令大施首謁先聖先師較閱示以規範抑其過引其不及雅者崇之浮者黜之士知趨向文復於古侯之訓迪行矣乃月朔望

春秋仲行謁奠禮

殿唐弼葺禮樂

疾在躬亟圖新之講會之堂息游之齋師之解宇弟
子之肄舍次第作之秩秩如也乃廩餼恒賦之外稼
田為需無有也於是節縮浮冗儲積羨餘捐以薪俸
市腴田若干歲計其入充養士具比之白鹿紫陽諸
院之產可相伯仲諸藩列郡鮮能及矣教養兼備典
禮尊崇侯有功學校豈曰小補之哉伏自三代以還
興學重教在魯則有若僖公既作頽宮匪怒伊教在
鄭則有若子產教民子弟鄉校與歌在西漢則有若
文翁修起學官士好文雅在東漢則有若衛颯修教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五

九

庠序邦俗從化秦彭以禮訓人崇好儒雅之數子者
為侯為相為守播之詩紀之傳班班可攷豈非後世
法程執林侯豪傑之士才大如志而明體達用守經
行權敷政巨邦六事修舉首興學校茂績大成與古
賢侯循吏並豈近世簿書期會者比哉茲行也三載
成績獻於天官考覈稱最上動宸眷中協臺評
下孚輿論擢以藩臬拜以卿佐任以公孤寵眷
日隆勛業日盛將與伊尹甫虎並稱邁數子不居矣
易曰康侯用錫馬繁庶晝日三接侯之謂哉是
博士諸諸弟子徵言為贈固將播美揚休為天下道

而不敢為父專留借遂一郡之私也予不佞
而敬陳之乃若東人九戩之歌南人甘棠之賦茲未
暇及云

奉賀郡侯陳公擢長蘆都運使序

晉周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撓夷狄時則有若文武
南萬邦為憲輔佐勵精之治以成赫赫明明之保
文武成康之耿光大烈於蒼姬八百之靈長也惟我
祖宗列聖創業守成神功峻德上與文武成康匹休
至我皇上秉堯舜之資布湯武之威制禮作樂
文德布昭北伐南征武功大振周宣中興之功曷足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

多哉茲歲春二月我郡侯松岡先生陳公拜
天子簡命擢滄海運使部使者捧檄秉傳至自京師
吾南安所指揮千戶楊世臣輩戎服刀麾其士卒
鳴鉦伐鼓布列旗旆郊迎入賀而請予請言為贈
懇曰陳公守郡功庇我武大矣高城深池以時修之
俾我士卒得以固守無虞公之功也堅甲利兵以時
訓之俾我士卒得以練習戰陣公之功也時糧足餉
以時給之俾我士卒得以奮揚威勇公之功也至於
禁奸懲惡休疲養銳使武人知有君臣上下之分號
令嚴肅凜不敢犯皆公之功在我武人者也敢乞

公賀予曰即女所言城池以守兵甲以戰饋餉以養可謂知公功矣傳有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女知公收築城池為功而不知保障封疆之功也女知公結三空為功而不知作新士習之功也女知充給饋餉為功而不知安養農事之功也矧公文學優贍才德充周訓典精明制作醇雅好古尚則而非禮不道非義不行雍雍乎三代人物可侔也今日都使之擢位尊秩崇資隆望重一命而藩臬長貳矣再命而部院丞佐矣三命而六卿三公矣蕃宣邦國屏翰王室輔弼 聖皇外攘內修振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一代之中興之盛公之功在社稷者益悠久矣豈特最爾之功哉世臣輩咸再拜謝曰武人乃知公為今之吉甫也請書以為公贈

贈郡侯陳公榮擢都運序

吾郡侯梧岡先生陳公文人也歲丁未秋八月望蒞郡以興學作人為先務月朔望行謁 聖禮于殿庭進登明倫之堂列師生堂下講學較藝四時之季文試諸生躬自較閱品第激勸士知奮勵賢者愈造未賢者勉弗自棄樂育日烝烝焉學宮自 殿廡祠院亭齋解舍悉加修飾明倫一堂撤而新之廣大

高明備麗壯美諸郡學莫之先也往歲冬十二月銓部疏請 簡命擢公為滄廬都運使增階進秩為

公崇顯之也今歲春三月朔使者馳部檄至郡僚佐諸邑治吏咸趨走為公賀郡學諸訓職率諸弟子從而拜稽首堂下展禮稱慶退則諸弟子惘然有不能釋者造於迂史問計曰吾侯陳公吾學校宗師也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茲擢矣舍吾去矣吾何釋公哉吾老長有父也也孰為吾安之吾幼穉卑弱有子弟也孰為吾撫育之吾鄉黨鄰里飢孰食之寒孰為吾衣之勞瘁疾苦顛連無告者孰生之逸之匪直吾庶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士曷瞻曷依而庶民皇皇孰能釋公哉迂史曰感公戴公不獨諸賢俊也則將如之何諸弟子曰請留之如合浦之於孟嘗也何如迂史曰不可也諸弟子曰請當道借之如河內之於寇恂也何如迂史曰不可也諸弟子曰請肖公像祠于郡學宮稅櫓焉何如迂史曰是則可為也往者公之德政在台深矣去台台人留之不能建祠祀矣公今去吾郡之滄矣肖公像祠于學宮朝夕瞻依頌德祝禧宜矣盍圖之哉昔宋至道紹興淳熙間祝深李之管銳知南安軍事祝則慈祥愷悌立教化俗李則寬嚴得中待士以禮管

則勤政愛民增修學舍皆立祠學宮祀之官民之
名曰頌禧可考也今公之德政與三子並即諸賢俊
思公報公之心不異宋人建祠肖像祀焉允哉宜哉
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贈竹溪林侯三載考績序

嘗閱西漢書傳循吏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奸教化蜀
學比鄒魯焉黃霸為潁川太守習文法力行教化百
姓興於行誼朱邑遷北海太守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龔遂為渤海太守躬率儉約勸
民農桑使賣刀劍買牛犢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召信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臣超南陽太守勤力有方略為民興利禁止奢靡其
化大行夫漢二百餘年郡守甚衆司馬子長所書止
五人者何寥寥若是哉予不佞庾人也疆域輿輶接
壤賢守政蹟恒相聞焉竹溪先生林侯起進士作令
東莞徵為留都地官大夫簡命為潁郡守潁江
藩大郡也侯才大夫也文學政事迥出流輩為人剛
正嚴毅明敏果決廉潔自守非其義一介不苟如其
義衆人非之不顧百毀譽不能加損寧矯毋徇寧抗
毋隨寧絕物自立毋和光同塵以遷就也視郡餘三
稔茲春滿考北上僑拜顯擢有地矣興國盧尹守寧

都劉尹潔龍南施尹廷美會昌徐尹麟信豐鄧尹承
寵奉侯治教分嚴義篤如弟子服師也嘉禮有贈走
書狀請予為序鄙予不文謹述侯治行異等之詳為
侯贈惟侯古之循吏今之賢守也潁為郡督府中丞
統制戎務開鎮于茲四藩十二郡所綱紀備兵臬副
巡嶺北者建臺焉上下相維體統與諸郡異撫臺巡
院藩臬長佐視他郡加重作守于茲艱哉下而十其
邑一其衛二其所兵民交制疆域險遠盜賊盤錯黎
庶貧者困富者豪縱狡偽強獄訟繁興不可易易
治也竹溪秩二千石紆朱佩金任專城之寄上獲下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四

李遠畏邇懷不動聲色而群務畢集有廢具舉才優
政練禁止令如行駕輕車馳騁熟道王良造父為之後
先也故今觀之好教化如文翁習文法如黃次公公
正不私如朱仲卿屏息盜賊如龔少卿為民興利如
召翁卿而且兼其所長不襲其所短舉其所難能其
所不能及者多矣在漢循吏召為廷尉正徵為京兆
尹擢為水衡都尉賜爵關內侯遷至御史大夫代丞
相班班可考林侯守潁廩廩有治理效迺三年報政
于天官卿聞于聖皇聖皇器之天官卿薦而用
焉長佐藩臬進而九卿三公馴致也政異勛崇綽綽

可紀他日作史如遷傳循吏名臣焉者其將有考於斯

贈郡守兩城靳侯考績序

吉郡太守兩城靳侯三載報政焉謹臣度也典也藩臬長貳交議將請止焉重政務也職也撫臺巡院許以入考需遷焉申王章也制也夫吉江藩大郡也疆域廣遠人民衆多衣冠文物蹇然為天下先政務繁冗訟獄盤錯案牘山積可以理服誠感德化心悅譽歸不約而同自古然矣侯濟寧世家德行文學政事才識素重海內舉東省鄉薦第一登禮部制科進士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名望迥拔流輩縉紳識不識咸知有靳兩城且稱服焉日者吉守之天官卿自兩都臺諫部寺推擇屬侯疏名以請天子曰可命既下輿論翕然以為得人侯至自雲間郡丞布德愛重教化慎法令察幽隱勵廉潔節財用省刑罰薄征賦興利益革奸弊靜重簡宜剛毅果決吉郡十邑顯然向風賢守之名遂藉藉起茲歲春三月侯書其治理之詳厚原秩秩以報成于上謹臣度焉龍泉陳令繼英奉侯治教規守矩循欲形諸詞以播侯休禮雖敬上分則不敢賣也馳啓于予請代之言為侯贈夫贈者增也侯政

善矣美矣予何足以為侯增哉夫侯德愛布者仁也教化重者禮也法令慎者敬也幽隱察者明也廉潔厲者介也財用節者儉也刑罰省者恕也征賦薄者寬也益興者惠也奸弊革者肅也靜重以定躁簡直以御煩剛毅以振柔果決以祛偽德望足以孚人誠心足以感物雅量足以鎮俗是以幾動如風物服如鑑吏信如著民懷如乳而吉之稱治如文翁守蜀吳公守河南治行為天下第一不亦信哉是故吉為天下名郡侯治行為天下賢守三載考績藩臬欲留而不能止臺院交許而薦剡騰天官最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六

天子器焉擢為藩臬長貳拜為部臺卿佐皆有日矣如漢循吏召為廷尉正徵為京兆尹遷至御史大夫代丞相夫豈尋常一藩考者比哉予言不文不能增侯所致望於侯能無言乎作誦之心哉吉甫贈中伯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請以是詩為侯贈云

賀大中丞龔公壽序

戊申年作

維歲首雍涪灘月在終玄丁酉始旦督撫大中丞笑齋先生龔公誕降之辰賴南二郡在公臺鎮之下欣際盛舉率先展賀禮也賴郡林守功懋南郡陳守堯偕其僚佐將儀致敬雍雍翼翼以慶以祝竭其誠焉

預徵某言為贈某聞之箕子術洪範次九五福之
其先曰壽次二則曰敬用五事次六則曰又用三德
說者以為享福致壽之本也夫五事者貌言視聽思
三德者正直剛柔者也五事其體三德其用體用備
焉斯福所由亨壽所由致也天人感召之機徵矣哉
惟我公會稽傑士也道醇德懿學瞻才優夙負重名
登 皇上龍飛首科進士聲聞動縉紳間言規行
矩禮循義執溫潤如玉精純如金貴重華美如瑚璉
在清廟人士望之起敬生愛虞書所稱俊明亮采周
雅所稱豈弟顯允公之謂也 天子初命冬官大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七

夫當四郊九廟營作之工公周旋其間竭智畢勞大
功告成 恩眷隆渥簡權督學監司振文教於豐
鎬故都譽望益重既而參藩兵臬進為方伯楚粵
澤天下大任日屬望於公矣拜御史中丞督撫四
藩開鎮慶臺地重權專位尊任大布德宣威文熙武
肅上紆 九重南顧之懷公之功庸矣懋矣茲當
崧嶽降祥之期二郡大吏慶祝而徵不腆之辭某也
劣何能為後謹稽範疇以擬於公庶得其萬一哉惟
公恭肅聰明謀哲肅又誠身有道美平康彊燮沉潛
高明治民有則美是以福享其盛壽臻其極而輔成

皇極數言之訓以垂國家長治久安之休然則受公
祝公不獨一人之壽而天下之壽咸在茲矣 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請賦南山以
為公獻

贈大中丞笑齋龔公總漕

新命序

我 國家重漕政總督大臣自兩京卿佐諸藩鎮
撫督中丞乃請 皇上簡命授璽書符節從事大
任也適者總漕都憲入佐司徒冢宰合廷議疏請提
督軍務巡撫江廣閩湖都御史龔公代焉使者馳傳
捧 天子新命授公以往吾南安陳宇堯率其佐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八

趨進慶臺再拜稱賀比行屬某言為贈某昔備負浙
藩久辱公知承乏東撫濫領漕事芻蕘之獻義不容
辭惟國儲之設自洪武首建漕運使求樂間專命武
臣總理景泰初更命都御史同蒞總督兩畿五省十
二總運悉歸節制而鳳廬淮揚四府淞徐和三州兼
撫巡之權既專責任匪輕矣督撫大臣則尚書右都
御史左右副僉都御史或一至或再至登卿宰進保
傅表表相望百餘年法制詳備民輸其粟軍輸其力
彼此相賴勞逸相成京儲充足晏然無虞督撫得人
之明效也我公以鎮海精英碩德宏才清操

博政練而籌計經緯變通操縱無乎不宜內歷清曹
勞猷著簡督閩西學政道德之司治掌藩司
集兩粵全楚頌功不衰 聖眷優隆時論推服負

重望而當大任有餘裕矣比者提督戎務撫巡民庶
鎮于度四藩列郡文吏奉法武將畏威境土莫安
之我屏息肅功備烈未易殫述往茲漕撫一轉移運
而法令行於臺階而風行雷動於數千里之外通
下而為平體趨邇而為惠均夷險達經權而為貞
為哲我 祖宗列聖重儲足國之計悉舉無遺與

前諸公齊休並譽稱求末無數矣由茲進焉公卿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五 十九

保傳德化溥而勛業崇上追山甫於旂常鍾鼎萬世
仰焉可勝書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贈中丞傅公 寵擢撫西陲序

巡撫江右中丞印臺傅公拜 天子寵命擢副都

御史往撫全陝重任也臬副近沙方君恭聞使者馳

捧璽書節鉞至亟趨展賀馳書徵言為贈某辱知公

欣喜而仰歎曰前休哉今天下賢俊登仕屢推屢奏

詔從事屢登三司任未有如我印臺公隆且久也

盛哉夫公之產也舉進士授上蔡尹才優政練聲生

譽張撫臺巡院薦剡交騰姓名達于 宸聰乃以

臺諫徵擢為內臺御史風裁茂著未幾 詔命清

戎江右勤謹精詳舉職臻效既而 命巡兩浙憲

度修明肅僚貞度栢御史之稱乃擢閩臬之副相機

靖寇海道肅清復任隴右整飭邊務控制有功西陲

賴焉乃擢山東藩參總理征賦夙夜盡心糧儲足用

三歷重任皆奉 詔諭而稱委任者也既而甘肅

重鎮難於得人廷議推公上 請簡命受敕而行

勞心殫慮輸忠竭誠夷虜驚服地方寧謐既而江右

地方廣闊伏盜蔽奸民煩訟擾 聖明知眷特命

巡撫之任 璽書節鉞付以重權公持命益虔才

猷大發上制藩鎮中御群吏下輯民庶運用操縱不

肅而嚴教寧鎮定之功大慰群情而西楚東閩南粵

北畿四接之地久安長治誠足以仰副委任之隆而

舒 聖明南顧之懷矣是故公試令尹微擢臺

史副臬參藩震疊西鎮撫綏江右七命皆肅將

帝制奉以周旋故今賢俊駭歷恩眷始終與公並

歌功頌德在在然矣由今觀之陝古雍州咸陽漢隋

唐所都山川雄勝甲天下所謂四塞之地也邊鎮有

三巡道有六民夷番虜交錯盤據巡撫之任天下難

難我公雄才大略長策許謨先聲久振茲奉

聖書諄切節鉞嚴重分閫專權宣威布德輕車熟路
之而已求之姑孰為前軌周漢遠矣宋有韓范經
馬秦許功昭旂鼎皆可咨詢茲行也位益尊功益懋
舉耳肅泚岷之故輒而申飭之恩惠徧於黎庶威令
行於士卒文吏奉法武將用命番夷戎虜帖服而不
敢犯崇勛偉烈與前諸子並駕焉內寧外靖不獨閔
陝安天下皆安矣 聖心簡注寵眷益隆卿相之
任晝日三接西陲能久專哉某不佞謹書篋于方君
為公贈庶備對菲芻蕘之獻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二

恩光世紀後語

恩光世紀中丞印臺傅公傳家錄也某莊誦終篇竊
有頌焉夫 王言紀者彰 君寵也其詩所謂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者哉榮
祝紀者揚親壽也其詩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壽
考維祺以介景福者哉哀逝 君恤子情也其詩所
謂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我 君與子同歸者哉立
政紀者表臣績也其詩所謂 命上丞往撫西
北萬邦聞于四國者哉公茲拜 王言之紀不
封誥游褒 聖書載錫 王言之紀不

不勝書矣非所謂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者乎位崇望
重功懋澤溥立政之紀不勝書矣非所謂天子是若
明命使賦者乎推而言之 王言者肇立政者也
先乎臣也立政者報 王言者也終乎君也有是
君有是臣使以禮事以忠矣詩又曰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公之生有所自出有所為
王言立政皆天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賀許氏大宗祠成序

吾邑城西許氏巨族也本支繁衍資產殷富其傳也
十餘世歷閱也二三百年于茲矣自昔稱族大者以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二
譜牒為先祠祭為重夫堂徒哉許氏之族宗系傳流
吾邑先達徵江太守蔣公嘗修之祠堂祀事則未建
也豈非乏人為之侶哉典禮湮微風俗頹下一旦修
舉萃聚以復振古之休殆亦難矣比歲以來達識之
士勃然而興若自新美夫若棟國柱若雲卿子相若
雲翔子志協謀倡議徧告其族之老長群眾翕然從
之各出其貲金帛穀粟籍筮而藏貯之購基市材伐
石陶甓踴躍從事爭先恐後經始於嘉靖某年某月
某日逮某年某月某日則告成矣梁棟榱題門廡堂
室侖然奐然足以萃祖宗之精神修子孫之祭享邑

人相傳以為盛事致仕大尹彭東岡少尹王穀山許氏館甥也喜茲曠典足為郡邑之勸集諸姻姻修儀為賀徵予言致其辭予子魯納室宜諾之女存日嘗為作大書于堂今且感焉然研容已也惟古者國君下至命士皆有祖廟凡營居室宗廟為先自秦壞先王典禮廟遂廢矣漢世公卿或作祠於墓晉以後稍復廟制唐公卿皆作家廟五季廟復廢宋慶祐初詔文武之臣作家廟時士大夫弱於習俗安於簡陋作者甚鮮大儒朱文公以廟非賜不得立遂定祠堂之制禮以義起重水木本源之念伸追遠報本之誠可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以萬世通行而不廢者也祠之說不亦重哉許氏當人心渙散禮衰俗薄之弊乃能惇仁尚禮協謀重義創此無前之舉可謂才識拔出血輩者矣予何言哉夫祠必有祭祭必有燕合一族之人群萃祠堂之中所重者立宗法也宗法立而後祭有主祭有主而後燕有序敦睦之風油然而興矣敦睦之風興則老長長賢賢貴貴尊尊親親富不得以欺貧衆不得以重寡強不得以凌弱卑不得以抗尊少不得以犯上而一家仁且讓矣斯無負於作祠之意而振今復古上可追成周之隆厚而漢唐以下不居矣推而一

鄉一鄉效之推而一邑一邑化之推而一郡一郡興起感發之豈止許氏一族之光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贈臬使白坪高公擢叅浙藩序

粵惟 皇上御極統治登賢器能有僚濟濟階遷秩進尊顯而褒錫之是用位崇功懋中外稱盛垂三十禩盛矣惟我西臺備兵隸白坪高公以天官卿疏請為浙藩叅知君子曰 天子重於官人冢宰急於薦賢茲舉備哉吾郡陳守敬甫偕其僚佐趨謁度臺為賀啓行之吉贈以言焉謂某于公夙知授簡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屬某無似昔試南宮厠公世父三峰司徒後比視蜀學于高氏諸賢俊獲與知焉敢以劣辭惟公人傑也性敏質粹學博才優年甫踰弱舉鄉選登禮部進士負器識於英茂馳聲望於才賢發軔地曹羽儀朝著食臬于梁叅藩于秦進不隱賢動而有獲展弘猷挺奇節副重任於受大投艱之地稱毅稱裕稱果稱達天下之譽歸之矣日者進秩吾臬之使飭戎于虔奉璽書符節從事執憲振摧布威肅政二稔吏奉其法將用其命民悅其惠卒懷其恩武熙文恬一方稱治撫臺巡院薦剡交騰為諸道使稱首浙居天下大藩

參知重任不于公屬其誰宜哉夫君子者異位而同
績異地而同功何也德者體也才者用也體具用周
心道合一位雖異而闔闢同其機地雖異而通變同
其術政教兼施禮刑迭措是故藩可也臬可也進而
中丞內臺撫綏征伐可也進而六卿職和政阜皆可
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咸宜也孔子稱君子
不器公之謂哉昔者吉甫美申伯曰猗此萬邦聞于
四國美山甫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宣王中興二臣
與能焉某請誦松高丞民之雅致美於公上輔中興
之盛於今日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五

上猶令鳳閣侯子某某邑管人予督學門人也登粵
西藩鄉薦屢試南宮不錄卒業成均投牒銓曹授吾
郡上猶邑令清才美質達政習事蒞猶四稔寬弘惠
愛平恕易直無嚴刑苛法加於民禮賢下士驕矜簡
傲未嘗一毫形辭色至於事上恭謹處事周詳撫臺
督府巡院藩臬長貳郡守佐咸優禮獎勸之得以殫
智効勤展布施為於士民之上聲生譽張徵召遷擢
可日計矣往歲之冬邑有巨奸肆逞不法侯子治之
峻厲蓋嫉惡之嚴持正秉公不可以私撓也顧乃反

噬嫁禍撫拾虛誕之辭聽者不察為其所中如對工
部人不可避也侯子見幾不與之辨竟受其誣而糾
按印拂袖長往矣吁冤哉庾康猶義諸令佐郡邑庠
校諸博士戎所請冑幕與天交游之士咸為侯子抱
憾而惜別之情不容已也設祖以輟出餞南郭之郵
繪圖賦詩題曰梅閣別意請予書之上方予嘗讀易
有感焉伏羲畫內乾外坎之卦文王名之曰訟孔子
彖曰上剛下險蓋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訟
之道也初六象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九二象曰自
下訟上患至掇也至於九五中正斯元吉矣三聖人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者名卦繫辭著象示占其詳如此可為萬世戒矣侯
子治獄刑人還於雷電正易上剛制下之謂也奸
惡懷鳩下險伺上訟能免哉使其有孚惕中利見大
人中正元吉之占應矣奈之何有言莫辯邑戶三百
不能有青矣室且厲矣淪安貞而已矣是以訟雖未
終小言不辯耳為隱忍飄然長往矣夫古之聖賢處
變而不失其常者有道也孔子退以義不得曰有命
孟子謂止或尼之不遇魯侯天也侯子今日之行可
謂變矣安於義命而委諸天也已矣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

贈中丞克齋李公拜 命留臺序

茲歲春三月南臺撫江都御史乏天官集廷臣疏請
呈上簡擢山東布政使李公往蓋重任也時言官建
議謂 祖宗肇建丕基南北並列邊鄙在北江防

在南二者兼重勢若持衡提督重寄不可輕授是以
天官廷議公推慎舉咸謂得人寧非負重望握重權
當一時重任者哉某也劣鄉誼素稔乃獲瞻候旌蓋
如錫百朋然有不容已者請以言贈惟昔 稿中興傳
說為之佐宣王復文武之業尹吉甫方叔召虎實輔
成焉赫赫厥功巍巍不可尚矣三漢餘四百年諸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為孔明高卧隆中三顧而出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大
展王佐之才上振高光之休唐則陸敬輿身處禁林
小心精潔尊仁義為治平之梁肉黜功利為害身之
膏肓至宋歐陽永叔高才策冠絕譽重德令名
進參機要以通經學 濟時行道為賢范希文
曾傑豁達才氣老成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大厲名節 命世全才而有聞於
永世者也李公克齋 人天敏夙負端毅蚤成文
學政事兼長德才器 敏敷歷中外屢有成績忌
石排沮終莫能抑而宏聲茂譽愈揚愈光如金百鍊

而剛莫邪干將愈淬礪而鋒刃銳利不可折也是
登進士以俊又稱授行人以宣達稱主文衡以公明
稱擢刑曹以明允稱更儀部以寅直稱典郡以循良
稱副臬以貞肅稱參藩以旬宣稱總憲東粵以剛方
廉正稱是故東藩右伯之 命甫下南臺中丞之

擢即繼詩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其公之謂哉今也往膺重任才猷籌略鎮定京師
威風號令震動江左奠安 祖宗根本之地而畿
甸藩省東南壤接者寧輯靖謐天下賴磐石之固廣
矣大矣膚功偉烈上副 宸衷峻秩崇階公知召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用而倚毗焉我 皇上知人之哲任賢之公中興
復古之治將與高宣並休說甫諸賢不得專美商周
矣乃若武侯宣公文忠文正巨擘稱三代之下者庶
幾伯仲於公也哉某也東粵好德敢以衰廢自外而
作誦為贈能忘愛莫助之之心小明之亂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京福

贈北泉朱郡照政仕序

郡照北泉朱君元佐在吾郡九載將滿考矣往歲以
親老乞歸授 院侍御伊公未許也茲歲復以親
老有疾懇乞歸侍授牒撫臺中丞傅公督府中丞龍

公巡院侍御胡公咸未遽下議于兵泉方君郡守
陳君察其志決退勇也復三三公許之遂以養親致
其事去北泉未老而休可謂難哉庚康猶義諸邑令
佐郡邑諸庠校博士四邑縣戎所諸幕史咸喜北泉
志遂而歸也詣予請言為贈予惟古之人未嘗不欲
仕也行止進退有幾焉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當進則
進當退則退知行而不知止知進而不知退君子不
與也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也流水之行遇坎而
止地道也天地且然況於人乎北泉之去庶幾知行
止進退而不昧其幾者矣不亦難哉始也北泉贊理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賀郡幕吳東亭壽序

歲暮月某日欽幕賓吳東亭誕晨壽則七十有五
矣其友吳龍塘王南巖倡為之賀走書于雪老吟窩
請言雪老答曰耄已何言再書來速雪老答曰荒已
何言三書來速雪老答曰農事方作動已何言二友
復致書曰精力未衰匪耄也手不釋卷未荒也于耕
舉趾主伯亞旅終事已未之勤也請公毋辭雪老乃
述舊聞以覆昔者南榮越問衛生之經於李伯陽伯
陽曰能抱一乎能無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
止乎能已乎能全諸人而取諸已乎能修然乎能侗
然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是衛生之經已晏平仲問養生之經於管夷吾夷吾曰
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恣耳之欲聞者音聲而去其闕
聰恣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去其闕明恣鼻之所欲
向者椒蘭而去其闕顛恣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去
其闕智與夫體所欲安去其闕適意所欲為去其闕
性熙熙然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可以久生
矣東亭謝事家居優游拓境內也抱一而不失外也
恣欲而去闕守衛生之經得養生之要道年齒踰七
望八庶幾中壽也已以引以翼不騫不崩百歲上壽
殆倏然而至哉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雙槐歲抄後序

宋左馬鈔東諸家雜說為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
史百氏為說和類書紀載其備矣今予觀於黃公
雙槐歲抄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夫長樂黃
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
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
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撰日積
月累始 景帝嗣位七載逮 孝皇御極八禩

歲抄乃成

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

祥青書焉經史異同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闡繫殊非裂道德乖
倫彛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為
卷十為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
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
誠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為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
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數奇字
如揚雄索異事如樊豐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
兼其長亦何必訂古語為鈐契究諺談為稗官搜神
恠為鬼董狐資謹浪調笑為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
談圃為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雙槐歲抄四十
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儒者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
於人遠矣哉我 朝宣正以至弘德館閣臺省宗
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為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尚
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殆與黃
公斯抄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
無似幸不棄於泰泉廩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綴
俚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不遺竊冀
望於博雅君子

筠州獨城陳氏重修族譜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二

獨城陳氏筠州巨姓也族譜修於宋元尚矣逮我
皇明修之者再皆未卒業茲歲履端之旦族人合謁
宗祠具燕讀譜禮行既畢族之尊者倡曰宗以祠萃
族以譜傳吾族之譜弗修久矣時不可失殆當舉
者以下咸應曰諾於是命族之文學者曰若等其修
輯諸乃賢僕輩十有四人咸應曰諾命族之廉能者
曰若等其經費諸乃賢僕輩十有四人咸應曰諾僉
乃推遜於尊且賢者主修之則偉績賢任賢仕國興
康治鵬爵八人焉而司其成者則責諸應雷也譜成
應雷將其尊者長者賢者之命詣庾以序請予惟族

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作史者有表有志有書有傳有論贊詳體裁不一義有攸當如司馬子長之史記班孟堅范蔚宗之兩漢書陳承祚之三國志沈休文之宋書歐陽永叔之唐書五代史皆是也夫陳矯姓出舜後周三恪之國封於陳主虞舜祀後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傳武陽山陽潁川長城諸派分衍至於江州為盛而筠州之派自江州始蓋延賞知筠留居陳湖至邦顯析居獨城比今系圖列派以邦顯為一世二世三世至十七世修譜者詳書而備錄之叔之為譜述訂之為譜法約之為譜系衍之為譜圖紀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之為譜傳廣之為譜附而世規終焉統同合異繁庶盛大視遷固曄壽諸史雖不能盡為比擬而古今名家世族如太原之王彭城之劉陳留之謝殆相伯仲矣是故考之譜中所書肇基如延賞登名甲科致位通顯孝友如芳忠謹如服中興如仲微疏忤奸逆累除不拜涵飲經史道重文溪文學如應寶氣節如元亮極諫南奔托賊貞女如石月以文斃鈴羅織勉受典教如豫如寅至若叔德之死難仕譙之破賊皆貞行之表表者也嗚呼胡虜僭逼萬古大耻奮激勇敢堅守弗變終元之世不食其祿此劉靜修之風烈也

許平仲吳幼清汚辱何地哉予序陳譜特揭而書以示天下萬世華夷之分以為陳氏百世宗族之光也孔子修春秋荆書州蔡侯書獻舞嚴矣哉

贈郡伯石溪先生公入覲序

聖天子承天休命入紹大統改元嘉靖今三十年在天則景星見甘露降在地則醴泉出黃河清在動物則蒼鹿遊白兔走在植物則嘉禾生瑞麥秀其在臣庶則文儒頌德武將奏功白叟歌黃稚衢謠在蠻貊則南黎獻捷北虜效順東夷納款西戎來庭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而兩漢唐宋之小康近治不足言矣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明年春正月寔維天下臣工入覲之期 皇上坐明堂而朝群辟十舉于茲我郡伯石溪虞公以十月之朔率治吏篆章江會于豫章合吾藩十三郡守修典禮于京師貳守小山陳公詣予徵言為贈別駕韓漢塘視篆于雩節推黃少泉監權于虔速戒而歸同舉祖餞以申石溪公覲 君之慶禮也予惟虞書有曰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古諸侯來朝之常典也我 皇上居堯舜之位興堯舜之治於天下久矣久則徵徵則修遠博厚高明天地萬物呈祥薦瑞華夏蠻貊來辟來王所謂朝萬方

之王帛合九有而會同此其時也我公大舜苗裔
祗敬六德共為帝臣三典晉邦兩司憲部憂民如后
稷之急淑問如皋陶之明自發軔以至為守蓋九遷
矣蒞我南土甫踰時月夙夜在公政績凝最爾遐
邦風動德化敏矣茲修唐虞朝覲之典於堯舜
之君進其為治之說感悅帝心裨益盛治明試
之功車服之庸隆矣渥矣何俟贅哉予不謹敷張君
臣交予之盛以鳴唐虞之典於今日

入覲 王庭序

嘉靖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元旦天下臣庶入覲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五

期京尹藩方伯郡守州牧各率其屬隨地之遠近
期集于京師載見于天子之庭禮也亦制也

冬十月我郡侯石溪先生虞公諏日啓行郡學諸
訓率諸弟子拜送章江之許預請予為序以贈予
唐虞之時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其制遠矣夏因

於虞殷因于夏至周禮制大備諸侯朝于天子

有蓼蕭之燕天子答於諸侯有采芣之歌上下和洽

禮意克周至於瞻洛褰裳采芣之詩交相酬獻

天保假樂卷阿繼續賡歌而來朝燕會而君臣一德

勢分兩忘所以成是驚既醉之太平而衍蒼姬八百

之歷數有由然也我皇上紹天御極統有萬邦

道文化成功深澤溥天下臣工趨踰於朝覲會同之

禮三十年矣我公奉天子命來守吾郡視篆之

初百度具舉興利除害孜孜如不及然有古循吏賢

守之風作興學校樂育人才漢文翁可伯仲也茲者

入覲虞廷聿修周典殊休渥寵可易言哉是故誦正

雅之詠歌揚我公之譽處詩曰既見君子我心焉兮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即公之始至也詩曰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即公之受錫也詩曰

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彼交匪紆萬福來求即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六

皇上致美於公者也詩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保右

命之自天申之即公之仰祝於皇上者也身登

皇明嘉靖之朝廷目覩文武成康之禮樂戲不顯哉

不休哉諸學訓偕諸弟子再拜稽首曰愚何幸躬逢

盛 贈郡侯石溪虞公入覲序

明年春正月朔天下郡守入覲于

玉制也我邦憲虞公自南都刑部正郎拜命來

守吾郡視事甫五越月乃孟冬上泮預期而行遵典

執敬以尊君為大者也賢哉吾吏邑衣冠之士沐公

治教感且慕焉修餞于祖徵言為贈始也造鶴菴太守鶴菴曰營室以居未告成也請辭乃造玉池方伯玉池曰先祠創建方經始焉請辭乃詣不佞不佞復曰九月築塲圃十月納禾稼農功亟矣可容辭乎僉曰不可孟子曰行者必以賁老子曰仁者贈人以言吾邦君修禮而行以言為贈二君辭已君尚容辭哉予惟君朝臣覲古今大典也二帝三王儀文制度歷歷可考在虞則群后四朝乃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在周則天子巡狩覲諸侯有功德者加也進律諸侯述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七

于天子大明黜陟式序在位我

朝創制立法參

虞周之典並用之百九十年雍熙泰和復見於千載之上休哉惟我

皇上嗣統登極鑒于成憲十舉

朝覲之禮天下臣工恪修乃職于紀綱法度之中誠哉庶政惟和萬邦無斁也矣我公分符出守職重位尊與古諸侯並治行素優才績茂著德洽士庶化行惠流在今海內郡守鮮出其右茲者入覲清約簡慎纖芥無取與昔之名臣一物不持形諸歌詠者同風用是銓曹優最言官推薦與虞周陟明進律匹休焉不旋踵間叅藩副臬如取如夢至於譽望日隆崇遷

繼擢撫督重權兵刑大任皆公清德雅操所必至也吾郡能久且專哉僉乃謝曰有言如此可以農功廢哉乃書

撫臺旌獎序

巡撫江右都御史印臺傅公拜

命擢副都御史

往撫閩陝下微藩臬守巡旌獎撫屬文武諸職以為賢能勸修舉憲度振肅臺綱重典也吾南安郡守虞大夫郡丞陳大夫南安我視篆指揮僉事穆將軍世臣皆與焉舉之者出於公得之者以為榮不亦重哉世臣予予舉人曾之婿授職三年乃委視篆今復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八

獲都臺旌獎之榮人咸為之喜幸予弟耆老彥夫暨諸子姪姻婭舉禮為賀請予序之予外姻爵齒皆尊者也不以頌而以規夫世臣承襲乃祖載陽乃父廷瑞正千戶之職引奏於

天子闕廷命為我所正

官即古千戶侯也今制則為武德將軍銀青列佩熊羆刺錦握兵掌武禦寇保邦責任視萬戶侯等矣大司馬見其矜力方剛器用加授指揮僉事使之奮志圖功蓋忠狗國上以朝廷錄歷武臣之恩下以繼祖父操握統兵之權斯無忝於世官世祿者也世臣年齒方壯歷任未深即有此舉使能勇於

有為堅於自守聲譽日彰輿論咸服他日偏裨統督
握百萬之兵南征北伐効勞獲功所就寧可涯哉世
臣勉之詩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南富王氏重修宗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太原裔也唐季之該自太原避地居
廬陵何山子餘徙安成連嶺宋之宸始徙泰和南富
生師儒師儒生明道美道樂道今所譜者美道派也
族之大傳世之遠入我 皇明解公二序詳矣太

保文端王公少保芳洲陳公禮侍文安王公殿撰延
年曾公序益詳矣嘉靖辛丑十五世孫封主事訪懷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三九

賓婺源學諭典用行時重修之十六世孫主事之子南
寧太守如晦貞吉海陽令尹如性貞善將授梓氏以
傳太守與予官籍相通令尹則與予子魯同舉鄉試
猥以譜序見屬陋予不文何敢附諸明公後考之隋
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
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代有圖譜局置即令史掌之
用傳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乃近古之制使尊有常
尊賤有等威者也是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
書五季以來其書散佚其學不傳至宋中葉歐蘇二
氏譜作而後譜學以興譜法以傳然歐石有徵蘇亭

不形譜謀之修於家裡世道不獨繫於官之選舉家
之婚姻也然其撰譜者安得不博通古今之儒而
圖譜之局安得不置即史以掌之哉茲予觀于王氏
之譜首以明遠為一世之祖始南富也三世之祖美
道則今重修之大宗也至有棗園樓下池上石灘柳
下塘六族之異然皆南富之裔也辟之水千流萬派
其源則一辟之木千柯萬葉其本則同也是故南富
之族自美道而下十五傳矣子孫曾玄繁庶千億學
者肩摩仕者踵接衣冠文物仁讓禮義不獨稱重泰
和而吉安一郡江右一藩名盛族者未能或之先也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五

四十

是故廬陵歐陽之族表之者文忠公也眉山蘇氏之
族表之者老泉子也今南富王氏之族傳之久遠重
修而再振之則封君懷賓學踰時行也然則謂懷賓
時行為王氏之承叔明允可也而如晦如性則又軼
轍發裴之媲美者也張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圖乎
則曰不有君子其能家乎是故南富之家益昌以大
而王氏之譜之傳益悠遠而無疆矣猗盛矣哉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五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六

頌

出師頌

皇帝登極十有四年席右守臣以用師平古洛諸邑
蠻寇 聞事下集 廷議大司馬若曰廣右兵

試且敢第鮮之患請定符檄徵他藩戍卒及諸土著
之勇悍者餘十萬迺事大司徒若曰厥藩以歲歉
告儲峙且素乏罔備請出醴權金十萬給之太宰若
曰廣重鎮也視師者中臺右丞必才賢譽望出中外
諸優異右迺宜往迺歸諸南臺中丞蕭公曰是嘗撫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六

畿甸撫貴陽撫河陝諸重鎮者茲人其可哉僉曰可
哉迺疏名請于 上制曰可迺授使者以

璽書節鉞馳詣留都公以往公拜受 命迺發

傳取道于江黃入楚趨衡湘直抵桂郡歲將改問兵
卒曰未集也問餉曰未足也公慨然曰是誠在我
迺檄偏將領其事迺遣武弁持節徵兵于田蘭諸部
落曰不用命者戮迺給醴權若干金糴于湖曰迺糴
者有罰迺馳檄于東廣諸郡邑令轉輸粟石五萬供
餉約以金若干償其值曰不給者有罰令下奉持而
奔走繹絡于道明年三月徵兵者來告曰兵集矣罔

後繼者輸者咸來告曰餉足矣罔敢後公迺按地
易險分兵爲五道以入某也由某道入攻某寨某也
由某道入破某穴某也入自某道戮某寨某也入自
某道擒某元惡某也取道自某入伐某地盡合于某
地俘馘而禽獲之迺止某也以戎閫爲統帥某也藩
某也臬監某帥師某也率某部伍兵某也率某衛戍
兵某也率某土著兵某也率某道募兵某也率某郡
邑民兵某也爲正兵某爲奇兵某爲翼兵某爲疑兵
某爲援兵某爲犄角兵某也餉隨其兵給之某也餉
儲某地需某兵給之用命者賞否者罰甚者戮罔貸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六

聞者股栗咸殫智竭力效死以從事未幾某以斬首
若干級告某以俘獲入若干畜若干器械若干告某
以擒某渠魁告某以戮某群 告某以平某寨掃某
穴告偏將迺類以其成功 告某曰可矣迺振旅弓
者曰繫已矢者曰服已干彥者曰戢已旌旆曰反而
藏已迺奏凱而入農懼于野工懼于市商者賈者懼
於途老者 少者趨壯者推牛酹酒爭持以獻于道
咸舉手加額曰 我生我 我生我 我生我 我生我
育我我公之德冒我哭者濟兵歌謠之聲擁馬而進
公顧曰有是哉師旣入始而藩而臬繼而偏將而聞

衛郡邑諸屬吏咸稽首于公之庭曰廣右蠻夷爲寇甚如飲食矧茲古洛肆侮者三十年矣盤踞數邑延毒未已我公誅之若艾管然不勞餘力公之功豐矣偉矣庇佑我有衆者大矣敢不拜稽首爲公賀公荅曰有是哉諸賢之力也僉復再拜曰安黎庶奠邦土靖蠻夷以輯綏諸夏公之功百世之功也敢不拜稽首爲公祝公讓曰我皇上神武威加于海內日者厯西顧授予以節鉞專制師事予恪共罔敢懈迺克有濟予敢居成功哉迺北面稽首曰明明廟謨赴赴雄斷皇上之功也休哉僉亦北面稽首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曰休哉先是公遣諸裨將將兵以行公親視師于郊鉦鼓旗旆不令而肅前者導後者掖左者翼右者擁堂堂之陣落膽群兇而奪之氣師還公復整其勞諸將以入士躍馬騰完矢整甲視出師之期精銳若倍焉宜哉民之迎士之歡群吏之相慶咸以爲廣右數十年太平復見于今日矣時有畫史執筆爲圖貌公出師之容之盛以獻于公公謂節曰是惟如何節再拜曰似矣請述其事爲我公頌之頌曰我皇聖神蠻夷來賓悉主悉臣孰莫而壘孰執而田既順迺宣爰有南苗世爲僮徭族類悍驕盤居阻脩生

靈是讐堯仁弗柔肆其冥頑盜戈竊干桂象暴殘守臣弗寧䟽于大廷勤我甲兵帝命煌煌我公肅

將經營四方駸駸載馳秉鉞而西赫而德威我兵我戎如羅如熊徂征旣同千旗萬旗戈矛公受奄其長驅彼悖而狂昔爲豺狼鋒鏑斧鑿今也虺蛇兔躅于且汚我莫鄒掃其穴巢斲彼梟驚川丹原膏險阻既除結茅爲廬一炬而墟干戈指麾旌旆翻飛公曰還歸山川廓清天開日明蠻方以平有驪伍伍一矢不遺師完而嘻此武功旣隆旣豐惟公始終告成于皇厥績用彰邦家之光有崇者燕可磨可鑄公功萬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年

應會堂頌

堂應會何示異也示異何物有機焉會逢其適應會名堂以示異也何爲乎應會名堂以示異也堂廷尉大夫一溪簡子作也初簡子起進士試令尹卜居清江寧厥翁也陟望于岡降觀其趾有京一區弗僻而隅弗隘而紆負陵帶闌左邑右廩天爲之儲地爲之虛鬼神爲之梭除龜從筮從迺迺闢迺構迺樹堂焉于斯若符而授若券而受是故曰機其機曰慶旣而簡子績成內召逆翁以居維翁七斯維誕

科堂焉其啓賓賢走起烈烈用胥獻享以壽是故曰
機其機曰樂既而簡子被 命命爲柱史時維

天子隆孝兩宮勉恩邇臣維翁拜嘉鐵冠我我繡衣
燦煌堂焉是僕堂焉是偃是故曰機其機曰榮維是
三者獲也弗必至也弗兼咸有機焉維堂應之故曰
應會應會也者應其會也是故名堂以示異也示異
以昭則也予小子節獲登斯堂棘如翼如閭如秩如
大人攸芋退而嘆曰美哉堂乎樹德迓休錫類遺教
徵我備已今也簡子載被 寵命爲廷尉大夫廷
尉天下之平也勿宥勿辟協中以治進焉而卿股肱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六

五

耳目進焉而相喉舌心齊維茲堂有光哉是維曰慶
慶斯大矣是維曰樂樂斯盛矣是維曰榮榮斯至矣
維茲堂永有譽天下哉節也謨陋請爲大夫頌之
清江之濱萃靈秘神聿崇厥堂爰謨既託爰築以居
迺居迺康司寇上卿應會肇名鴻庥丕揚厥會維何
厥應孔那榮樂維慶叶維昌其期維隆其基其機靡
常寵褒有赫 天子是錫德音皇皇自天祐之純
嘏攸宜俾熾而昌以續以嗣祖禰孫子終焉允臧大
猷是經是訓是程於昭烈光君子令儀載誦以詩以
式萬邦

特恩堂頌

堂以特恩名何昭特 恩也何昭乎特恩也高吾

陳公起制長滇臬 天子紹大統首召爲齊東藩

長斯特恩乎曰固矣未也公聞 命以病告臺臣

請曰公才賢也速之不可需其愈而召之可也僉曰

如外制何天官卿曰外制常也視內殊常也需其愈

而召之視內焉可也聞于 天子制曰可茲其爲

特恩也是故昭之昭之也者示不忘也公茲復爲江

藩長矣又進爲御史中丞拊循乎江之全域矣皆特

恩也弗及之何成于昔也節也陋爲公頌之頌何頌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六

六

特恩也來者咸弗及何埃也埃吾邦之人頌也埃天
下後世之人頌也頌曰 鹿溪之陽高吾之岡使
臣是堂使臣叩叩時維俊良肅清炎荒神堯紹唐保
釐東方使臣是將使臣飛章驅馳弗遑臣軀羸羸明
明 聖王俞予贊襄庸需其康凡超越常
恩庥滋汪賁于南邦使臣悚惶服茲 寵光曷其
敢忘儀圖孔彰追金琢璜斯堂永藏高吾煌煌鹿溪
湯湯赫赫厥祥使臣踰踰王休對揚萬壽無疆

賢守頌

南安郡守滄江陳侯閩人也起春官進士授司寇大

夫擢郡守二稔內臺柱史陳公巡察江藩肅政貞度
得代舉憲典旌侯才賢爲庶僚勸檄下諸屬吏徵言
焉侯頌曰 我我閩山太武巖巖東安具瞻靈
秀融結篤生賢哲我公挺出奮跡群英登歌鹿鳴策
名 帝庭乃職司寇勿辟勿宥下有法守乃典南
邦五馬彭彭旌幡央央南邦咸喜我侯來止保我赤
子士有典刑大猷是經是訓是行兆民偕樂田耕井
鑿載歌載嘏群吏畏威庶僚象儀賢聲四馳憲臣謬
謬執憲有恪清揚激濁 九重飛章推賢薦良侯
休載揚 天子有詔侯徵侯召進止廊廟我侯休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六 七
休敷政優優願侯我留侯留我德久我膏澤永世無
極

德壽頌

維歲屠維大淵獻月在修陬既生魄又一日是維吾
東川許侯誕祥之辰上推始生弘治十有三祀上章
涓灘之歲爲壽四十初度矣上猶谷令同預請予言
爲賀維昔宋文潞公年四十三入相王沂公年四十
五登庸皆以功業名位聞于當時侯春秋鼎盛與二
公並而福德譽望將不與二公匹邪作德壽頌曰
維閩有山巖我東南嶽鎮並叅維山降靈鍾氣粹精

賢人誕生賢人伊誰許侯挺奇東川之涯洵美許侯
德懋政優世德作求甲科俊髦發軔地曹國計勤勞
出守東台殫慮竭才謳謠震雷耿茲南邦民疲歲荒
假公阜康公乃竭來起廢振頹庶民休哉維歲上章
涓灘首陽寔公降祥維天錫公福祉茂隆名位益崇
純嘏自茲以養以期福祿攸宜壽公祝公羣吏率從
以雅以頌叶以頌以歌矢詩不多受福不那載歌洋
洋邦家之光萬壽無疆

旌賢頌

別駕南渠張君壽春人登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六 八

皇王三舉進士拜石首令擢吾郡別駕聰敏明恕上
下賢之茲歲春正月藩臬大夫狀上督府屬以監醴
擁于虔州三月報成中丞王公舉旌賢典檄下郡大
夫恪行之大庾梅令致頌焉問辭於農頌曰維
皇建極統御萬方布列庶位登崇又良內總憲憲振
度挈綱簡賢黜慝濁激清揚肆維南渠挺生壽陽才
追屈宋文類班揚策名 天府委質嚴廊惟
皇圖治軫念南荒授以荆楚應宿之即簡佐南郡翼
翼翼皇皇良馬五之別駕彭彭監權虔潯造舟爲梁筭
及醴征峙乃糗糧公曰寬只法則低昂商旅歡悅惠

及舳舫中丞番番憲度修明旌以公檄薦以免
案交慶禮公堂奔走群吏頌聲洋洋何以祝之入
宰廟堂何以贈之朱綬煌煌何以紀之伐石崇岡何
以昭之葵辭袞章於萬斯年休有烈光

入覲

清元頌

維歲嘉靖辛丑春正月寔維三載述職之期天下藩
集郡邑長貳職當入覲者以其地之遠邇爲先後咸
於茲歲之秋冬預期以往制也吾郡侯西洲林
公乃以冬十月朔率屬以行比行四邑之民老者扶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六

九

幼者携攀車擁轍若有不能釋者公慰之諭之麾而
遣之衆皆俯首跼足有歌功頌德之請予不佞明農
于野目擊其事爲公頌之頌曰洵美林侯有藹其德
簡重寬洪溫恭朝夕匪令其德亦令其儀赫兮喧兮
望而畏之昔也舊庸王庭委質夙夜靖共不難
不戢出宰民社入教成均政令秩秩訓迪循循
天子曰賢師朕貴戚不驕不矜舉能其職
天子曰賢典朕秩宗惟寅惟直時乃有功
天子曰賢南邦汝守百姓群黎豈弟父母
天子曰賢往哉欽哉三載考績歲事聿來公旣蒞止

廣書思止庶民勞止亦旣康止茲惟朝宗
天下之宮近于清光福祿攸同福祿伊何車馬袞而
五服五章天子所予天子予之耳目股肱有章
有慶邦家之光洵美我侯有匪君子德音孔昭令聞
不已

賢侯頌

郡中西洲林侯以茲歲冬十月上泮修覲于
天子之庭卜吉屆期士民趨送章江之濱耆老某等
素與鄉飲讀法於學宮深衣大帶扶杖拜稽首於綰
紳大夫後稱頌祝頌咸致其辭效古人歌謠遺意踞
獻于公雪臺迂史樂聞之爲之萃而成章爲賢侯頌
頌曰賢哉我侯兮豈弟溫恭蒞止南邦兮慈惠寬
政治敷宣兮有執有容黎民咸化兮以訓以從德
修覲兮萬邦會同匍匐往送兮東郊之東願公
兮爲我帡幪保我赤子兮賢侯之功賢哉我侯兮
文允武恭儉愛民兮不奪不侮專城拜命兮
天子之所旌旆悠悠兮蒞我南土我民孔勞兮政
於虎公來自天兮以育以撫公今棄我兮如奪我
望公歸來兮大旱霖雨賢哉我侯兮政令嚴明顯
令德兮公恕寬平令行禁止兮弊革利興賑饑發粟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六

十

方園窮莫寧三載述職兮親于 帝庭有章有
兮錫寵褒榮優哉游哉兮左右從行懷公速來兮黃
耆惇惇贊我侯兮優老有禮宴飲讀法兮頽水之
溪庶民咸化兮風淳俗美公德淪膚兮亦洽我髓公
車彭彭兮朝于 天子爲龍爲光兮燕譽咸喜侯
封相拜兮霸侯比擬歌公頌公兮德音不已

雲日頌

成化改元十有八載歲在玄默攝提格極如月吉南
越之肅旭日始旦五色雲郁紛紛見日下大人占
之曰賢人生壽平格佐 聖人宰制群動福民社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徵在茲也越二十有二日闕下林氏之裔果生異人
焉莆陽老長交相賀曰雲日之占兆若人哉是維吾
郡守西洲林侯誕降之祥侯生乃有異質遂舉舉鄉
薦登甲科進士宰名邑爲賢令尹進春官主事師戚
晚典儀制主賓客爲賢大夫擢吾南安郡太守乃維
嘉靖二十有一載復爲玄默攝提格之歲春二月癸
酉維公初度之期群治吏趨進爲壽公辭崇義邑令
陳俊氏造于迂史曰公壽將壽公公辭敢請迂史曰
公壽壽公禮也將之儀也壽公以儀孰若壽公以詞
陳令再拜請迂史曰昔者莆卿雲見日下大人占曰

賢人生公兆焉無已則爲雲日之頌壽公公將無辭
頌曰卿雲鬱葱瑞日瞳矐升于大空休禎潛通我公
應徵生于海東西河之裔闕下之宗千人之俊萬夫
之雄位以德尊道與功崇吁令名兮無窮瑞日煌煌
卿雲英英騰于東方濔發其祥我公挺生閩越之陽
縉紳之榮邦家之光福祿既康既熾而昌既富而臧
如陵如岡猗眉壽兮無疆

大臣頌

大臣頌頌大臣也頌者容也容者美盛德之形容也
仰惟御史中丞臺南李公鎮撫虔臺三年于茲邊陲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二

告靖四藩用休天官卿疏請于 上擢留都大廷
尉江藩上郡陞西之楚東之閩南之粵群治吏近者
躬趨禮賀遠者托諸辭章遙致其頌禮也東廣之連
山令王槐密者虔人也公守虔時郡學弟子今宰山
邑以治則屬吏也以教則門人也用是致狀于雪臺
迂史乞言爲賀迂史不敏爲作大臣頌以獻不腆之
辭惟公鑒諸頌曰惟 皇作君天之宗子宗子家
相大臣是以唐虞之際耳 目股肱夏商相繼師保阿
衡維周命官三公爲首周公在前召公在後漢立丞
相共致太平蕭曹創制丙魏馳聲惟唐房杜繼以姚

宋相業炳炳後先伯仲宋相多賢韓范富歐齊賢司
馬青史匹休維相有才維相有德輔弼疑丞安邦定
國維我 皇明鼎建二京大臣分職三公九卿內
臺秉權中丞外撫典握重兵兼資文武久勞重鎮屢
奏膚功 皇眷簡在寵命攸崇或佐卿曹或長廷
尉並列廟堂大臣之位冢宰司寇司馬司徒由茲大
拜柱國公孤明明我公東甌英傑魏奮賢科久馳宦
轍守令異績潘臬懋勛殿中御史風裁著聞拜
命中臺提師授鉞經營四藩有謀有烈有經有緯有
德有威威以振肅德以撫綏三年于茲百度咸舉群
黎懷恩群醜畏武群將用命群吏用情閩楚吳粵四
方底平銓曹推賢擢請三疏 聖心允懷尚爾南
顧留都棘正既遷宰卿虛位俟公需次以升司馬司
寇皆公之地冢宰上卿簡命蒞至鑾坡玉階正笏垂
紳邦國元老 朝廷大臣簡重寬洪大臣之德左
右贊襄大臣之職夙夜匪懈大臣之忠措安磐石大
臣之功竹帛旂常光垂末世子孫黎民尚亦有利耿
予小子作頌頌公矢言不多昭于無窮

南極祥輝頌

歲壬寅夏六月丁未御史中丞大廷尉臺南先生

甌李公誕瑞初度之期也先是閩楚吳粵之交觀天
文者走相告曰維天之離有大星見朝夕輝煌出地
上三十六度何祥也大人占之曰南極老人星也見
則海宇治平爲大臣壽昌之兆未幾使者將

天子命拜公南都大廷尉聞者欣然相告曰南極
見天下治平徵在茲哉比公初度之期月維季夏時
則孟秋暑退火流桑蓬懸慶聞者復欣欣然相告曰
南極見大臣壽昌徵在茲哉維時群治吏近遠先後
咸拜稽首于公之堂壽公展禮致辭爲祝吾南安郡
林守介率厥佐屬將趨進爲公壽問辭於雪臺迂史

梅國爵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代致其祝迂史不佞請以南極祥輝爲頌以祝公頌
曰穆穆我公令儀令德威儀棣棣德音秩秩校雠東
甌觀光上國媚于 天子朝堂通籍明明我公有
謀有猷作令閩邑德敷政修進擢臺史鍊冠佩冰激
揚振厲百度用休翼翼我公有丕厥績兩守名邦賢
聲洋溢憲度明明藩政職職綱紀旬宣庶邦咸武憲
憲我公 天子是揆乃貳中臺乃握南師撫綏節
制四邦是維邊圉用靖文恬武熙維茲玄默歲攝提
格夏秋之交開此壽域吉象告辰瑞占告夕厥告維
何仰瞻南極瞻彼南極騰輝啓祥輝聯奎壁祥徹角

亢至人上壽景福懷應此禎兆有赫其光人亦有
言大德必壽彌壽彌臧永綏遐祐休命自天熾昌悠
久眷顧益隆益隆益茂人亦有言位與德躋天壽平
格德位咸宜大臣元老邦家耆龜如彼尚父有周維
師我公碩膚帝心簡在留都召還典司廷尉晉麗三
接公孤衡宰欽哉良哉熙

帝之載壽公祝公千百其齡南極祥輝斯兆斯徵元
臣壽昌 皇國治平以祝以頌丕揚厥聲

南埜嘉政頌

惟南埜古邑也地大民庶政紊訟繁素稱難治比者
梅園前集 卷之十六 十五

令乏督府巡臺檄下吾郡貳守尊江張君代視邑篆
君甫及三月均田賦折疑獄退奸後息囂訟擒巨寇
恤窮民六事孔修百廢具舉愛養人才崇重道化增
補祭器備釋奠之儀廣建肆舍飭截修之所創奎星
閣於學門東隅通衢橫達翼以綽楔葺縣治之堂以
臨民葺麗譙之樓以望遠葺城隍之廟以禮神葺醫
藥之舍以廣惠建肅政之坊於巡臺之西以振揚風
紀樹章江古治之坊於邑門之南以康阜斯民工役
之費物值之需或捐以俸或取於贖民不與知焉用
是聲聞四達衢謹野頌白歌黃舞舉無間然撫臺汪

公督府李公交檄旌薦嘉辭褒美可謂見賢而舉
而能先也矣南康邑學莫諭遺賢罕門人也受事之
初目擊盛舉詣予請言爲嘉政頌頌曰猗與南埜厥
邑自古章北虔南東吳西楚厥地廣衍厥民困疲厥
政苛虐厥風澆漓我侯尊江惟郡貳守邑令旣乏我
矢父母於厥委賴惟公治之理繁緝亂惟公宜之薄
賦省刑禁奸去寇勅公正訟民俗歸厚興學造士仰
聖崇師遵豆增飭釋奠受登綽楔審我于臺于校
邑之門有裨政教廟貌整肅惟神之棲醫藥濟惠惟
民之依百工旣興百廢具舉金不告罄教不請吏
歌以頌矢詩不多衛有淇澳曾有泮水惟公嗣休
俾享美

眉壽頌

眉壽頌何頌 督府中丞東涯虞公壽也公以茲

歲秋八月五日當誕祥之晨江廣閩湖諸郡邑吏
期來祝進以先後序尊卑也列以東西序文武也
行之際衣冠者恭介胃者肅秩秩如也公坐堂上袍
緋帶金虎符豸繡容舒色愉貌莊儀端堂下之人均

而生畏瞻而起敬
若者蒼庵者庵寬而有容威而不猛於斯時也晨曦
啓輝晴雲騰彩祥煙瑞霧縈旌旗旆旌鉦鼓嗶嘰音樂
習矣合詞誼祝聲震
叶奏歌舞雜進歡樂之極不可勝述吾郡陳守祥麟
躬逢盛事積誠豫恭禮遣詣予徵言爲祝乃序其事
而獻之頌頌曰猗與不哉天生哲英含靈秉秀金葵
儲精穎質適群奇姿出類英物擬倫麟祥鳳瑞樂育
膠序三物賓興秋試掄拔來歌鹿鳴進捷南宮漢廷
對制晁董洋洋策名高第劇邑作宰愷悌慈祥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七

美恭茂治行循良臺史拜

徵振揚風紀畿甸

理輪閩越攬轡

簡命廷尉刑辟惟中民以不冤

于張之風乃擢中丞乃撫南服綏輯春融殺伐秋肅

江廣南北閩湖西東民庶樂業寇孽潛蹤藩臬郡邑

祇承憲度無德不宣無威不布將裨卒伍悚畏兵權

守則戍固戰則摧堅凡此四陲淪恩沛澤仰公戴公

歌功詠德仲秋吉旦 督府宏開來賀來祝謹呼

如雷惟我郡侯徵詞致祝禮弗為僭恭弗為賈祝公

如山不騫不崩不震不騰東南泰衡祝公如川長為

江漢巨爲溟渤靡有畔岸福與壽增祿與壽

耄耄不以期頤位以壽崇公孤臺省劬以壽豐旂常
鍾鼎桓榮彥傳暨有汾陽三壽作朋彌顯彌昌我作
頌詩芻蕘斯後播美揚休用備金石

督撫新

恩頌上猶知縣侯嘉祐請

茲歲春二月督撫兩廣兵部尚書蔡公疏請終制

皇上命巡撫江西都御史張公加秩往代徵衆志出

特恩也蓋公文學政事德器才望一代稱傑嘗爲巡

督西廣學校按察僉事又嘗以征撫交南機宜簡調

廣東藩司參政交南既平監督偏裨征克瓊黎兩廣

將吏兵民聞風聲被德澤稔矣比者蔡公丁艱天下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八

縉紳以爲代者非公不可至於公卿臺諫會議屬公

銓曹廷推疏名上請 皇上特賜俞允輿論翕然

以爲得入所謂徵衆志出特恩者蓋如此嘉祐昔忝

門人今叨治吏躬逢盛事莫罄掄揚敢藉名言用爲

公頌頌曰仰惟 皇王統馭萬邦倚毗大臣內外

贊襄六官九卿均勞舉職既殫厥心亦宣厥力惟昔

山甫王命是將總領百辟經營四方惟昔召虎召公

是似江漢既平疆理南海輔佐宣王赫然中興雅詩

載歌百世儀刑維我

皇明歷逾周祚

神祖開基謨文烈武我

皇作辟紹統帝堯股肱

耳目濟濟在朝布列閭藩下國是御軍命大臣往督
往撫維茲百粵東西相維兵賴民飽民藉兵後我
皇聖明軫愛南顧節鉞臨茲威宣德布張公翼贊允
武允文挺出闕越遠紹前聞惟唐英韶惟宋已蜀名
公世家以似以續顯令之德卓越之才純如金錫美
如瓊瑰昔位監司視學邕桂倡道傳經作新士類繼
參東廣監統戎兵交夷終狀瓊黎底平內臺中丞
帝心簡擢鄧楚撫綏江藩經略南粵重鎮督撫大權
德望才譽惟公獨賢 天子曰咨欽哉女往勅告
成用女作相公拜稽首維蕭維虔踰嶺而南風聲赫
赫國前集 卷之五十六 十九

督學頌

維我 高皇開天御極用夏變夷首敷文教
詔天下有司創立儒學設校職爲師掄閭里俊秀爲
弟子負以府州縣長吏提調之諸臺院藩臬部歷至
者稽勤惰法令善矣比後效鮮弊滋學政弗振

皇紹統從大臣議始設文學德政優崇九賢
之懼弗貞也擇任臬佐以憲度從事綱範貞失懼弗
重也授 璽書申飭法制責任重矣懼弗專也
論以進退人才悉從裁斷他職無相侵越一代成規
稽矣景泰初革去 英皇復辟百度維新載設提
學制格悉如故比今幾百年不變也歲嘉靖甲午仲
秋東藩督學憲佐乏 天官會宗伯大臣選推以吾南
安郡守莆雲厓陳公祥麟擢臬副請得
簡允蓋公文學素優德純行謹士望久屬咸有得人
之慶逮今使者捧 璽書部檄馳傳至郡公郊迎
梅國前集 卷之五十六 二十

以入拜稽首前請 令佐學博士率諸弟子再拜爲
賀以爲崇選 郡書未有也翌日造于迂史
告曰雲厓陳公純正簡重 天子簡命進秩崇階蓋天下
吏受成供職茲膺 天子簡命進秩崇階蓋天下
選也執事 學政請以言贈物公休也所
告新令尹也 曰有是哉公以郡守擢臬
與也貳憲而督學尤 與也督學而貳臬也京
藩齊魯舊邦姬姜之政孔孟之化夫况也以公之德
之才之學蘊積深厚養之宏博三任專貞乃度
張聖賢之遺響舉 帝王之盛治收設學之功育

之故以播今傳後豈曰小補之哉昔者魯侯作泮
魯人頌焉公今總督齊衛不獨魯也予不佞請爲公
頌之頌曰仰惟 聖皇登崇俊良興道致治媲美虞
紀唐建學立師振育多士郡守邑令以教以治陶鎔
鼓鑄變化作興賢才濟濟拔茹彙征典教專官分導
列職歲試月程有造有德視成率作董以監司式張
憲度綱紀維持維彼東藩齊魯疆域孔孟道源姜姬
政澤觀以瀛海登以岱宗俊英豪傑風虎雲龍

皇化彌深聖澤彌遠視學監司慎難其選明明我公
秀挺八閩德性天授學業日新鄉闈早登南宮繼起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六

二十一

策對大廷臚傳上第文譽道望器識謀猷老成持重
度越名流劄發花封絃歌之化學道易使言游傳亞
辭居教鐸道以文鳴蘇湖授受明復齊名進秩秋曹
留都重地維允維明不解于位邦侯載權授節分符
責我南土旌馬馳驅寬以愛人嚴以馭吏惠以保民
恭以下士聽訟折獄果決剛明催科賦稅薄歛緩征
啓迪俊髦循循勉學匪重詞章惟道之覺文翁西蜀
黃霸潁川我公治行孰爲後先 帝命皇皇丹符
王璽寵降自天庶邦咸喜才旄旆旆四牡彭彭駕
邁邁于彼東方老稚徬徨道途奔走載拜載瞻瞻

之維公有德有學有文作人造士如植而培惟
既貞既專既重士習與風斯動變齊變魯執其
化機登三越五道寔在茲作此頌詩其詩孔碩歌以
贈公蒸民是則

御書頌

我

成祖文皇帝潛邸奉祀何君源閬中人也胡元末隱
處不仕入 國初我 高皇帝首建大學

詔天下郡縣選士充弟子員儲養需用時四川閬中
舉君賢入國子與天下士相淬礪聲聞日起洪武九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六

二十二

年 文皇出封于燕天官掄選國子諸生學成有
才望者爲藩屬乃授君奉祀所奉祀從 駕之國君
儀觀英偉禮典循飭出諸臣右

文皇帝嘉之特書忠恕二大字以賜曰中心爲忠如
心爲恕聖功王道徹上下貫古今者爾其勉之君稽
首謝共事益謹未幾以疾辭手捧 御書還蜀建

樓襲虔遺訓其子孫曰此 國主所賜霄筆也實

藏于家吾後人能厲志問學奮庸振業者仰遵

聖謨佩服不忘斯無忝于我矣念之哉正德乙亥子
承之視蜀學至閬君曾孫其高列諸生試優等計曰

此子殆得家訓者乎明年丙子秋登選乃知爲記
後益奇之既而舉進士授南都冬官主事予謝刊待
南歸道維揚工部監權貢州再相觀喜其器識才能
符予昔者之許未幾以舉望推選爲監察御史表重
朝著予聞之又大喜今乃濯吉安太守吉吾江右大
郡治行益著可謂不負忠恕遺教矣吉之公卿大夫
恭親 文皇寶翰咸爲序跋贊銘以揚奉祀裕後
之慶以彰太守紹先之賢予不佞與聞其事感今追
昔欣樂世家濟美之休爲之頌云頌曰仰惟

文皇聖質天成聰睿神武剛毅英明分封于燕受命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皇祖匡輔王室統馭邦宇好賢禮士延攬豪雄待人
以恕教人以忠能自得師緝熙 聖學藩國臣庶

臧否洞若寒潭奉祀禮肅儀端雍容匡敕正笏正冠
文皇曰咨爾典予祀祀典孔殷恪慎從事社稷祈報

宗廟烝嘗爾敬爾恪不愆不忘予心爾嘉予書爾錫
忠恕二言聖王遺則源拜稽首惶悚弗寧

聖謨洋洋臣曷敢承薰沐奉持服膺彌篤勉以靖共
厲以恭肅年齒既邁疾病乃攻乞身請老天寬地容

乃辭于燕乃反于蜀關陝以西雲棧紆曲昭回雲漢
燦爛日星奉有 睿賜頌于

王庭乃構崇樓寶藏珍度 聖筆大書臣庶範軌

蓬閣之墟龍光迥開畫則有耀夜則有輝垂于百年
傳于四世洵美曾孫上承遺志登賢拔儁載試春闈

對制陳策 王陸彤墀列職郎曹府事修穆權居
臺諫風紀振肅出守太邦赫赫明明才優政舉禁止

令行造士作人闡文育德大猷是經古訓是式追思
祖德仰遵 聖謨惟恕是推惟忠是據聲生譽張

下乎上獲位崇功懋忠恕之澤吁嗟澤兮源深流長
顯于祖考光于家邦我作頌詩頌詩孔碩於戲休哉

昭世無極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朝 天頌 嘉靖丁未春正月天下郡邑長貳各率其屬入
覲于 天子之庭制也吾郡太守裴岸劉公率南

康邑令庾猶義三邑幕先期以往職也此行郡學博
士率諸學官弟子恭肅拜送於祖道之次禮也惟公

西蜀漢川人其先則吉之安成世族源流遠矣公醇
德雅度碩學茂才起蜀藩鄉薦登禮部進士授大行

人使于四方宣達得體攬黃門給事當言路不避權
要忤謫華容簿怡然就道無介聲色尋進富平邑令

剛正強毅抑豪右甚力竟被嫁誣左遷信陽判公論

乃進真定別駕維揚貳守蹶而復起勤勉策厲
不少剴折擢知陝之鞏昌丁艱復起授吾南安郡守
甫視事百廢具舉首以振文教作人才為務初謁廟
學見其卑隘弗納奇秀意殊未愜周視南郭老氏之
宮燬為榛莽大稱諸士藏修之地乃謀改卜雖為歲
歉所沮而開既往之蒙啓將來之兆公之功大矣茲
以覲行諸博士弟子延頸公無遽遷復蒞吾土以成
此盛舉也展禮修儀陳詞致祝綴為朝

天之頌以獻頌曰惟 皇建極統馭萬邦旁求俊

乂登賢進良穆穆我公有儀有德威儀抑抑德音秩

秩鄉閭儒拔甲榜臚傳皇華受使下達上宣擢拜瑣

闥孤忠自許諫諍敷陳獻納 明主抗顏一疏觸

忤倖權羣排衆沮郡邑播遷擢守隴西直臣生氣

秩崇階援淹起滯再知南郡旌馬車來首新教化振

德育才蒞止學宮歎其卑隘老氏廢宮從我著蔡經

之營之庶幾成之有年是需尚其仍之公曰仍之仍

之其可說以使民節愛自我愛率左右駕言帝京三

載述職我曷敢寧多士主皇稽首江漢濟濟踰踰修

儀展禮拜公祝公入覲 皇王既見既覲為龍為

光拜公祝公朝宗 明聖既見既覲有章有慶拜

光拜公祝公朝宗

祝公式過其歸遷我學今我依拜公祝公於
我信宿匪怒伊教我訓我穀昔魯侯既作類宮嬈
美紹休實維我公小子瞻矇魯人弗逮以詠以歌頌
公干邁

郡守陳侯旌賢頌

郡守梧岡先生陳侯茲歲秋八月望拜

天子命來守南安境土震肅黎庶奠安四邑晏如也

冬十月朔督府中丞秋崖朱公奉

圖書往撫吳越兼督閩海戎務舉憲度優賢之典陳

侯則首旌焉禮盛儀豐聲張舉播一郡四邑奔走歡

忻朱公急於薦賢陳侯敏於獲上君子蓋兩賢之侯

且遜而不居智者卻贈者拒治屬諸吏肅肅惓惓誠

弗容已郡學師生詣予徵言頌焉公也亦禮也予不

獲辭乃頌頌曰粵惟 聖王振肅紀綱臺臣舉憲

乃激乃揚薦剡上騰旌徽下有翼有嚴有舉枉

中丞督撫赫赫明明如鑑斯空如衡斯平薦賢則公

知人則哲 帝命煌煌往撫閩浙式遵憲典首舉

賢能儀幣豐縶我侯是膺穆穆我侯虞公苗裔挺生

維揚英邁蓋世京闈拔儒大學馳聲登籍南宮獻策

大廷列秩冬曹舉能其職雅望清修端莊謹飭經

典籍左箴石銘詞章藻翰今古準繩維浙之東有台
其郡出守分符 帝命惟允我侯蒞止旌馬翩翩
龔遂渤海黃霸穎川政教禮刑古訓是式千里赤城
化行俗革計拜有漸遷我南邦我邦咸喜觀止龔黃
我侯有才通敏果決治劇繁風清弊絕我侯有德
正直剛柔屬恭儉敷政優優我侯有文後學山斗
織組追琢瑤璆締綉我侯有量休休其宏撓之不濁
澄之不清聿來我侯弦朔三越百度具張士歡民悅
人亦有言速於置郵如彼東台膏澤沛流旌典載揚
允乎輿議允憫臺評允彰帝制我侯不伐謙謙若虛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七

旌薦才賢頌

天子有詔

嘉靖二十六年春正月上諭
提督軍務巡撫江廣閩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山
顧公解度臺鎮往蒞南都刑部右侍郎申舉憲綱凡
撫屬郡佐才賢昭著者下檄旌薦之為群有司勸精
別慎重不易得也吾郡貳守小山陳侯袁然首列賢
也公也檄至侯遜若弗勝焉恭矣哉吏康猶義四邑

子咸奔走為君賀君辭之康猶義三邑學博士率諸
弟子咸奔走為君賀君辭之吏附郡治歲正月望十
月朔舉行鄉飲酒禮於郡學為介者為三賓者為衆
賓者皆吏之耆老也乃相率而謀曰郡丞陳公膺旌
薦才賢之典吾郡諸屬吏諸鄉士咸奔走為公賀吾
輩庶人也嘗荷養老尊賢之典雖曰禮不下庶人吾
輩既與鄉飲請法之禮規廢人殆異矣盍請言於雪
臺翁以行其禮正元之禮規廢人殆異矣盍請言於雪
以請迂史曰老者不以筋骨為禮仁者不以金玉為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七

伊食我民饑甦我民病我遊我嬉於惟我侯治行卓憲典茂揚銓衡顯擢於惟我侯德澤宏深淪我民骨洽我民心老民癯癯我匍我匍稱侯之功播侯之德老民約約我歌我謠思侯於野仰侯於朝頌侯祝侯言不盡意一世之麻百世之利

旌獎賢能頌

督府中丞秋山顧公拜留都少司寇得代舉憲典旌獎吾邑令四山莫侯賢能爲四藩十三郡諸邑令佐之勸蓋異數也莫侯捧檄惕然若不敢居者預告于衆母以儀爲賀謙虛欽避得昔人遠名遜譽之意可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謂知矣予與鶴菴太守首爲賀曰隱賢廢禮不可也侯謝焉旣而諸致仕徵言爲贈曰二公賀矣禮不敢廢也侯謝焉旣而諸太學士徵言爲贈曰二公賀矣禮不敢廢也侯謝焉旣而諸郡學弟子徵言爲贈曰諸先輩賀矣禮不敢廢也侯旣而諸鄉飲耆賓徵言爲贈曰諸賢達賀矣禮不敢廢也侯謝焉乃諸從事已任而歸休林壑者未任而需次銓曹者應例而授以冠服者則相與謀曰莫侯旌獎諸大夫士賀矣禮不敢廢也偕致恭徵予言爲賀予辭曰不穀賀言三矣三則瀆無乃不可乎咸再拜請益恭曰公言善

也昔人謂善言必再公無拒哉予曰學荒文陋予愧言弗善尔無已則爲頌乎誦者頌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強予作誦不能孔碩肆好穆如清風烏足爲侯頌哉咸再拜恭謝曰頌者容也美德之形容也昔之人以善頌爲賢請公頌諸乃爲之作頌頌曰

貴陽之都清平之墟實爲名區有峯峩峩四山拱羅孕秀孔那鍾爲豪英毓奇秉靈莫侯挺生翼翼莫侯才充學優德崇業修偉器妙齡文雄義精勃然奮興棘闈初開網羅茂才多士元魁計偕南宮名聞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六

三十

九重陟華登庸發軔儒師鎬京之西聲望四馳摧令長民上應列辰帝命維新我更有邦吳楚之疆民力瘁傷莫侯聿來德以撫綏民乃惠懷政澤旣敷化行令孚有此令譽督府堂堂內臺紀綱百司肅將持衡秉權薦拔才賢憲典是宣我皇懿恭明目達聰臺諫是從外試內徵治行有聲登于帝庭肆惟我侯嘉謀嘉猷獻納宸旒言從諫行茹彙征庶邦底寧治化盛隆唐虞再逢析侯之功皇風優游婉美商周仰侯之休

旌賢頌

茲歲夏六月甲子我 郡侯西洲林公選自入

觀庶民扶老携幼者接迹遷於野郡治吏接迹遷於
置諸武弁遷於途諸博士弟子遷於郵僚案遷於郊
縉紳大夫遷於郭歡忻喜悅樂公再至如河內之得
伯寇恂也先是巡察御史謝公舉郡守之賢能卓異
有為諸有司勸惟公首列焉郡邑奉行如儀大享於
郡治之堂拜稽顙頌贊黃祝頌各致其詞禮成而退
戎所諸武弁則指麾士卒戈矛甲戟鉦鼓旗旆陳列
前驅趨督於公之堂微不腆之辭為公頌禮也頌曰
維聞有山為石巖巖東南巨瞻維聞有海溟溟渤澥
東極無外山海之靈儲英萃精哲人挺生福履天錫
有文有德賢科奮跡發軔花封遷秩辟離振佩南宮
旌旆出守金章紫綬民之父母赤子困疲如渴如饑
乳之哺之保茲南土振我戎武則莫敢侮儲劬峙振
士馬壯強磐石封疆才猷奕奕聲光赫赫播流四國
臺臣飛章旌賢薦良登聞廟堂治行超卓
天子是若崇遷峻擢我武寡聞歌功頌勲不在茲文
載頌載祝眉壽遐福永綏百祿

平蠻頌

高皇開天百五十年四海阜康南粵之西群黎晏熙

歌虞頌唐蠡茲百蠻世肆背頑化為豺狼守臣乞師
載驅載馳武夫洗洗爾戈我及後旗前旗殺伐用張
執勸而功執豐孰崇簡書載揚憲臣明明百蠻震驚
帝命肅將渠魁既殲敵連連莫我敢當既順既寧
武功告成告成于 皇嗟嗟粵南懷柔以軍幅員

既長七郡肇封伏波之功德音不忘於皇 皇明

越彼西京奠我蠻方崇山差峩銘茲頌歌以式萬邦

金母蟠瓊頌書顧太淑人

粵惟瑤池祥光瑞氣閭風北向崑崙西峙翠水右環
金母之都龜臺九光是謂太虛爰有蟠瓊靈異神騁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青鳥遙下霞觴屢傳藹芳襲
縹袂高鶩錦幃翠簾獻以瓊寶甘醇如醴鸞刀剖蜜
厥惟花實歲閱三千屢見滄海為桑田經茲列僊
降真紫府祕殿承雲驂悅駐乃作僊樂金石洋洋
交梨火棗玉液瑤漿親姪星眸靈妃雲珮壽媼在上
冠珠霞帔玉顏金骨丹轂文軒乘駕白鹿千百歲年
彼蟠者堯以獻以壽太妙元君三祝三侑玉璫再奏
白雲載歌天地難老如長生何

寒翠圖頌有序

郡丞小山陳先生閩名士也德修操厲貞潔雅靖有

王子猷之興畫史蔡世新龍眠技敬為作寒翠圖
迂史拜瞻頌之 吁嗟郡丞嘉清貞兮彼翠者竹
展青菁兮如渭之川如淇與兮乃維歲寒挺蒼玉兮
含虛體貞象道儀天兮凌厲冰雪操彌堅兮勁直比
節始潔稱德兮瞻彼簞簞為則兮修條倚倚簞簞
叢柯兮朝焉容與夕委蛇兮伯夷其風衛武為像兮
大夫君子美不可尚兮

崇岡頌

崇岡頌何祝梧岡先生陳公也歲在屠維赤奮若一
月哉生魄公誕生通川里第鍾琅山之秀僊洞之靈
梅田前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也 皇上御極十有四載旃蒙協洽之歲公登進
士高第宏才碩學雅志清修朝士推先焉既而發軔
冬官安撫邦國分符台郡綏遠士民政聲文望上荷
宸眷中樞輿論下多美譽久矣茲當誕降之
期年齡日增德政日廣仁澤日廣進而位藩臬焉承
流宣化激濁揚清千里之民壽且福焉皆公之福壽
也進而公孤寅亮天工輔德弘化四海之民福且壽
焉皆公之福壽也祥休嘉祉戩穀釐宜愈隆愈盛爾
遠彌昌寧有既哉大庾莫令侔率其士民序進大府
之堂稽首再拜以慶以祝先期問辭予曰公大德得

事何假於言然禮不可以虛拘言之無文不可也無
已則効周久焉曰天保定爾如山如阜無已則効魯
人焉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乃作崇岡之頌為公壽
祝祝曰人亦有言祝人以福如山如阜天降戩穀人
亦有言壽以祝稱天錫純嘏如岡如陵如岡如陵不
騫不崩爾彌爾性三壽作朋如山如阜曰自天祐永
言保之遐不眉壽維公有功殿此南邦奠安民社邦
家之光維公有德表我南國金錫圭璋其嚴不忒梧
桐生矣于彼高岡公德盛矣高岡峯持鳳凰鳴矣崇
岡之上公德隆矣如岡之象我之懷矣節彼琅山公
福公壽嶺山為我之懷矣有德其洞公壽則多有
福是總勉勉莫令戴公仰公壽公頌公如岡之崇彼
崇者岡與天為久頌公祝公如岡之壽

祝壽頌

督府中丞晴江喻公奉 天子簡命開鎮慶臺茲
歲上章闕茂屬陬之月萱飄六莢寔維壽誕之晨南
安郡廣守文謂先期入覲攝郡事陳同守銳率其僚
屬徵言為頌以稱祝於公之堂禮也仰惟我
皇上天生聖人也獲位御極今三十年萬有千歲蓋
無疆矣稽諸唐虞商周帝王子國或一百年或九十

年或七十年或五十年而其天篤之壽則皆有年之上堯舜授受時則有若皋契夔龍在湯王時則有若伊尹萊朱在中宗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高宗時則有若傅說耳盤在武王時則有若君奭呂望在宣王時則有若方叔召虎咸為輔佐賢聖之君垂無疆之休盛哉惟我喻公以德則大賢之德以位則大臣之位以功則輔翊太平之功而壽則耄耋期頤之壽也是故山嶽降瑞台垣啓祥督府崇臺宏開雲日之表走四藩十餘郡之吏稽首稽慶詞繁篇綴不可勝紀某謹述其辭以為祝壽之頌 頌曰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稽古唐堯百年在位虞舜受禪百有十歲成湯肇殷享國百年武王造周九十餘焉中宗嗣位多歷年所高宗紹統緬其祖武周宣中興續彼成康享國五十于文有光仰惟我 皇春秋鼎盛同符四代上齊七聖大臣元老濟濟雍雍君明臣良道合志同穆穆喻公挺生姑孰 聖祖興邦景命斯屬維公奮庸如登唐虞如降商周賢俊為徒綏勅工虞如垂如益受斯熊羆同熙帝緒載命邦伯載命藩侯蕃翰屏衛宣化承流山甫城齊召伯營謝公功懋揚二臣之亞乃撫南國乃佐中臺璽書節鉞虔鎮乃開蠻荆來威

如彼方叔疆理南海如彼召穆庸功備績簡在

帝心宰輔疑丞汝諧汝欽如商阿衡如周尚父典學如盤格帝如扈勤德篤棐姬公召公山甫補闕至父修我聖輔賢佐功在萬世我公匡休我 聖帝聖帝萬壽公壽百齡顯顯翼善赫赫明明維茲晨奔走群吏載祝載頌謹騰如沸祝之維何山南岡陵頌之維何祿位壽名頌以美德祝以稱慶愈崇愈昌彌隆彌盛小子執役敢致下私以頌以祝不腆之辭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六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六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七

述

徵壽述

為豐城楊思軒大尹作

揚州之域彭蠡之濱五峰崔巍列於廬阜名曰五老巒嶂蟠擁巖谷奇秀神人僊侶恒居焉而五峰之靈氣降形幻岩相為賓主者人殆莫之辨也維十有五載夏孟之旦日升霞明天清氣和琤樹瑤草雜馥交馨有五老人者乘蒼雲駕白鹿龐眉皓首鶴袍鳩杖遨遊五峰之下乃二彥來自鹿洞造五老人請曰五翁何人也五老人曰匡廬山人也二彥曰姓名為何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一

敢請四老人拱中一老人曰主靜若虛翁吾四人者左右伯仲氏也二彥曰五翁曷從至哉五老人曰壽異人至也二彥曰五翁眉壽維何敢請五老人曰天開於子吾始也地闢於丑吾初也吾不知壽幾何也迺童子六七人草衣芒屨趨而告曰疇昔之夕紫氣騰於劍江赤光貫南極出地上何祥也五老人曰壽徵也童子曰壽徵何也五老人曰五紀之前歲在強圉大淵獻舉月之望長庚燦爛降于吳楚之墟弘農之府乃生異人焉奇資上質復出凡品胸羅壑壁氣吞角亢上帝赫寧以昭世瑞者也父師養之

天子命之典教俊乂俊乂維則典牧民庶民庶維寧殆將應泰階之平迓上台之衡爾乃解組西邕光入少微之紀抱真悟玄增益遐筭比今柔兆涸灘年則耆矣朱夏之仲日在實沈月彌望是維誕瑞之期紀吾瑤籙吾五人者將往為壽紫氣騰於劍江非厥址邪赤光貫南極出地上固其徵也二彥曰五翁亦多事和五老人曰吾壽非人預也人壽吾能頌之祝之引之翼之謂多事可哉童子盍將命先往二彥曰聞命矣遂辭去五老人御風排雲度豫章入豐水造思軒壽翁之堂翁迓焉五老人曰太上天壽其次人壽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二

天壽壽德人壽壽年維翁屆壽珠履滿堂梨棗交獻山人請祝思翁謝曰饗飧裘葛不知老之將至何敢云壽五老人曰上德不德求年不年天符人符翁壽徵矣乃命童子陳麟脯進霞觴奏鈞天之樂歌曰煉日之精兮采月之華木石同居兮草野為家翁壽作朋兮樂無涯載歌曰渴飲沆瀣兮饑服霞丹滄桑代變兮烏兔旋環翁壽為隣兮樂交懽又歌曰維翁齒兮七袞而耆引遐齡兮耄耄期頤何以獻翁兮玉液瓊卮何以祝翁兮羨門安期翁壽翁樂兮吾同歸思翁謝曰五老人非神人仙侶邪何貌非凡狀辭非常

譏也五老人笑曰翁殆忘我哉昔者翁過鹿洞招吾五人於風泉雲壑之外逍遙而徜徉者非翁也邪乃挾童子跨玄鶴拱手遙祝曰多壽多壽而去

筮述

允文子治行上京師從者告曰古者行必諏吉乃祖敢以卜筮請允文子曰吾其筮哉從者曰筮可乃召太史氏筮太史氏曰筮何允文子曰子善筮乎吾將命彼乘車載馳驅遊于天子之都孰遠孰從孰避孰趨子其為吾筮諸太史氏拂策端執以筮初筮遇觀䷓之否䷋再筮遇乾䷀之同人䷌太史氏釋策曰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三

著告矣君其行哉允文子曰著告維何太史氏曰觀之否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是故觀國之光觀之大也用賓于王利用賓也有是哉可以行矣允文子曰再筮維何太史氏曰乾之同人繇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是故龍見在田龍德中也大人利見往有功也有是哉可以行矣允文子曰復有說乎太史氏曰有哉昔者魯季孫子無筮觀之否周王召之為周卿士周人頌之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鄭公孫伯虛筮乾之同人乃相周王為周司徒周人頌之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允文子曰展也若茲吾往矣乃命僕

耆祖祖微乃行

攀駕述

郡守東川許公治吾郡運思竭智展才厲節翼翼如也禮士重教惠下愛民興利布公省刑薄賦政既通矣逆母太恭人就養大府第問寢視膳愉色婉容出告反面吉而慶壽而祝敬而匪懈踰四月太恭人懷其閨闈安適姻娣和樂命公治行公結印綬將請于當道奉太恭人以歸終其養貳守侯君別駕許君節推謝君知之咸往留焉公謝弗從即具牒躬詣虔臺陳于中丞王公侍御景公副憲俞公誠惻切至以必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四

得為請時則郡學諸弟子聞之趨于虔請留公不可大吏諸父老聞之趨于虔請留公不可既而南康學諸弟子邑諸父老庶民奔而至矣既而猶義二學諸弟子諸父老庶民奔而至矣乃群聚類從述公美政奔告于撫臺懇留焉王公曰賢守得民如是哉奔告於巡院懇留焉景公曰士民愛守如是哉奔告于兵臬懇留焉俞公則達于二公曰一郡士民奔走者幾千人不戒而爭可以留矣二公曰養母私情也治官公義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家事先王事矧諸士民依戀迺爾允哉其留諸俞公遂申二公之意檄郡佐暨

諸治吏往致其留以安諸士民之心公西白于太恭
人上不行矣於戲獲上治民信友悅親公誠賢於人
矣予嘗讀漢史傳郡太守被徵去攀轅卧轍以留至
於夷道不能進夜遁去民心固若是其堅且切也吾
東川公治行固漢循吏也吾郡之民獨非臨淮合浦
之民哉顧彼留而弗得執與吾郡民攀援號突竟遂
其留哉予不佞詳述其事并紀諸留者頌歌于後以
俟史氏傳焉士之頌若曰嗟泮有芹兮公教維新兮
碩公無餘輪兮以丕作我人兮農之頌若曰往歲旱
禾稼枯今歲雨田野蘇公德澤甘雨俱公如舍我攀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公車商旅之頌若曰昔有惠公東海今有澤公東川
利我益我塗平平留公一日如三年諸父老率其童
子歌於途曰逆公來心大悅留公去心孔切爾攀轅
我卧轍又歌曰公來何莫赤子乳哺公去何速黃耆
枵腹公無駕車擁輶攀轅止公尼公慰我心曲

偕壽述

為周隱君作

天台有二老人者遨遊四明之三十六峰披瑞雲拂
紫霧過太白天童玉几同谷反憩大梅之巔頃則一
道士自白石山跨鶴而至二老人問曰子何來道士
曰迂翁也二老人曰勤矣哉道士曰翁處天台久矣

不遠百里降茲何為二老人曰壽壽也道士曰壽
何也二老人曰以天壽壽人也道士曰何謂天壽二
老人曰太上壽名其次壽齒壽名天壽也壽齒人壽
也道士曰壽名壽齒異乎哉二老人曰壽名養德壽
齒養身是故天壽養德者也德大名斯壽矣人壽養
身者也身安齒斯壽矣道士曰何為其然也二老人
曰人壽者調榮攝衛煉形服氣得深根固柢長生久
視之道者也天壽者上德不德至仁不仁為谿為谷
為腹不為目是故超神越聖闢乾闥坤休聲永垂出
羣臺期頤之表者也故曰太上壽名壽名者天壽也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六

道士曰敢問以天壽壽人何謂也二老人曰壽雙橋
翁也翁蓋養德兼養其身者也故今以齒壽而以
名壽壽於將來也厥媼媼德媼德借壽之徵也吾二
人者往為之壽匪直人壽壽之也以天壽壽之也道
士曰聞命矣二翁先往吾從焉可乎二老人下梅麓
飄然造雙橋翁之堂道士從之為雙橋翁壽雙橋翁
曰疇昔之夕赤光紫氣照我室二翁何來二三客
不速至哉二老人曰天台野老雅有宿緣進為公壽
雙橋翁孫焉二老人曰公無以恭為也乃觴玉液為
公壽歌曰遠自赤霞兮登公之堂卿雲縹緲兮

其祥天相公休兮 帝錫之光華祿公介兮純嘏
公常天壽壽公兮人壽無疆既而道士舞衣翩躚為
翁壽歌曰持我瑤錄兮將我梨棗從我二翁兮祝公
壽考公有良配兮與公偕老又歌曰酌我霞觴兮引
我龜鶴從我二翁兮公獻公酢公有令子兮天王是
若褒公華袞兮公壽公樂雙橋翁方喜且謝顧二老
人挾道士御風而去

旌勞述

茲歲冬十有二月哉生明督府中丞臺南李公舉憲
典旌大吏令陳君擒寇之勞從郡太守西洲林君論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七

薦之公也檄下郡學諸博士盛冠服舉禮如格比往
諸父老冠衣帶履列於途諸英彥巾裾帶履趨於庭
諸鄉大夫諸學官弟子烏冠緋袍紆綉佩金顙顙於
前絲冠錦服銀青佩綬于於次禮冠制服裳帶履
烏濟濟肅肅於後咸為陳令賀諸博士既至各為禮
陳君冠服拱而迓于門揖讓以入序升階再序升堂
咸再拜陳令亦再拜拜已諸鄉大夫倡言曰賢令哉
恭以事上敬以持已義以使民公以集事劇寇就擒
一事之勞也茲與殆為之兆也與哉請為賀陳君遜
而謝諸博士繼言曰允矣賢令哉年富才優通達治

體以文學飾吏事聲生譽張固其所也薦剡上聞徵
拜可日計矣請為賀陳君遜而謝諸士諸學官弟子
繼言曰允矣賢令哉早奮賢科優於文學典較藝以
得士稱試茲邑如發硃然躋華要駿駿有地矣臺評
夙重憲檄首旌請為賀陳君遜而謝諸父老諸英彥
咸舉手連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吾侯之謂也侯
始至勤政敏事省費節力折訟剖爭忠信明決愛我
民如赤子我民困於征歛竭于供役日愬而日蘇也
擒寇之功除暴禁亂凡以安我民也第今賢名著聞
徵召速至必矣孰能為我民留我侯哉請再拜為祝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八

陳君慰謝咸若不居諸博士再拜於迂史曰請公述
以彰陳侯休迂史曰有諸賢在僉固遜迺述

祝壽述

郡太守西洲先生閩莆林公以茲歲春二月癸酉為
誕祥之晨郡學師五人弟子百三十人將群趨大府
之堂再拜為公祝先期走告于雪臺迂史請致詞迂
史辭曰諸文學教人者也諸俊彥教於人者也教人
者優於學教於人者敏於學優於學者其詞工敏於
學者其詞達合而為祝乎何有奚假於耄固詩之言
曰昔者魯侯在泮魯人為之賦泮水曰永錫難老祝

之也諸君子嘗從公于邁矣嘗聞公德音昭昭色笑而敬矣難老之祝在泮且爾劄壽哉壽公祝公舍難老矣以哉咸遜謝曰敢不効愚請詳示焉迂史曰魯人不云敬明其德敬慎威儀又曰允文允武此魯侯穆穆自求伊祐者也我公溫恭儼恪德儀盛矣綏和振厲文武全矣壽公祝公舍壽矣致詞哉咸遜謝曰不腆之詞願學焉古訓是式可乎迂史曰可哉乃肅而言曰平康正直柔嘉維則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請以頌之我公之德迂史曰美哉萬壽無疆徵諸茲矣既而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瑟兮僖兮赫兮咺兮請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九

以頌之我公之儀迂史曰美哉萬福攸同徵在茲矣既而曰有匪君子秉國之均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請以頌之我公之文迂史曰美哉式是百辟徵在茲矣既而曰有嚴有翼無雷無悔剛亦不吐不畏強禦請以頌之我公之武迂史曰美哉萬邦為憲徵在茲矣乃合而為祝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齊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迂史曰美哉風風乎壽人不當如是哉善頌善禱諸君子之謂矣吉日令辰肅將于大府之堂拜稽首載歌載頌為公祝

賀旌賢述

撫臺中丞東峰汪公下檄吾郡旌薦貳守葦江張侯之賢重屯政舉憲典也南安戎所諸武弁咸欣喜相告曰吾所屯田開設久矣因革相仍利害紛舛姦計百出莫為所比者屬吾貳守張侯親為查理人以田授田以人均多者奪之強豪不得兼并少者給之貧弱賴以存立稽察周詳徵輸無擾誠有功於屯政大矣都臺旌勸百司慶幸將儀展敬吾輩當先舉也乃釋甲冑肅衣冠鳴鈺鼓張旗旆布列行伍群造大府之堂踴躍稱賀先是督府中丞臺南李公拜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命為南都廷尉旌薦賢能張侯有舉焉郡邑官僚咸趨為賀諸武弁欣喜具儀致禮鈺鼓喧闐旌旆飛揚行伍森嚴整肅再造大府之堂踴躍稱賀雪臺迂史聞之喜曰張公才賢臺檄交薦誠盛舉也諸武弁稱賀可謂知禮矣為之致詞曰憲典旌賢臺章疊至輝生郡邑歡合士民美矣盛矣薦剡上聞龍書遂下功在士卒終不可諉鉞等躬逢敵不再拜為賀張侯喜曰賢輩禮意厚哉動矣屯法既立惟慎守之訓練禦侮共靖是邦尤所願也諸武弁再拜謝曰謹如教

天壽祝述 為玉城張壽齋作

碧霞洞天蒼石翁居之不食百穀煉石為餐采芝
服吸風嚼露納日精飲月華心如淵泉肌膚若冰雪
獨坐洞天之室凡夫庸士莫之與識也青城二道者
御風乘雲躡虛扣洞天之府蒼石翁問曰來何二道
者折身俯首拱而言曰謁師也翁曰吾何師吾何師
二道者曰言之不言不言之言妙之妙者也翁曰何
可不可何然不然二道者曰何可不可不可可也何
然不然不然然也何言不言不言言也師何拒翁不
答二道者再折身俯首曰敢問師壽翁曰吾何壽人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去吾止人失吾得已矣吾何壽二道者曰上德不德
上壽不壽不壽之壽天壽也師壽哉師壽哉敢問師
致是何也翁曰修德而壽賢人也全德而壽聖人也
悟真而壽異人也葆真而壽至人也二道者曰願聞
其詳翁曰目見無見耳聞無聞氣後不役神馳不馳
吾止吾得吾不知吾何壽也二道者曰師壽非人壽
也師壽壽也乃祝曰混沌弗鑿玄之又玄法天法
道道法自然始兮先天終兮後天師壽天壽天壽不
年不年三彌永彌堅蒼石翁拂衣起二道者大書
丹霞洞天之門曰天壽辭而去

榮行餞祝述

歲旃蒙大荒落月在極且郡侯雲崖先生陳公拜
天子命命為東臬文學大夫授
制諭從事公乃釋郡篆兼僕以往左右請期公曰詩
云爾卜爾筮又曰卜筮偕止皆來疑也吾奉
帝制貳臬臺總文學必敬必恭不可忽也茲往也吾
將筮諸乃召太史氏筮太史氏端策以請公曰維
皇有命佐彼東臬文學重任敢不惟慄儼爾恭筮執
策以揲爰有所疑願明告之太史氏筮乾下艮上卦
曰大畜三再筮貞坤悔兌得卦曰萃三太史氏積策
復曰筮告矣公曰繇何太史氏曰大畜利貞不家食
吉以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公曰再筮繇何太
史氏曰萃亨利見大人聚以正也利有攸往順天命
也公行矣尚何疑哉公曰微哉筮既告已吾其行諸
始也公拜受 命一郡咸喜貳守朴山林君節推
槐堂幸君致詞為公賀曰階登九棘位列三台既而
諸邑令佐致詞為公頌曰英詩孔碩蒸民是則既而
諸學博士率諸學官弟子致詞為公贈問言于迂史
迂史以詩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比行出祖于郊飲餞於郵肆巡授凡厥後

核實從畢集尊者賢者貴者冠冠帶服履履倡
者前從者後紆紆于于禮行以序乃諸士暨諸太學
恭肅以進執爵獻醕乃賦詩為公祝歌曰維庾有山
于天峻極兮赫赫具瞻仰公之德兮維章有水其流
不息兮廣矣膏潤洽公之澤兮再歌曰庾山南峙崔
巍矗矗兮公德既崇臻公之祿兮章水東注淵洄波
復兮公澤既遠增公之福兮又歌曰我我庾山峰巒
萬皴兮公祿康矣求公之壽兮泔泔章水與天悠久
兮公福臧矣昌公之後兮公謝曰富哉言乎不穀何
足以承之哉祖者微公乃如筮而往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三

祖餞榮遷述

郡貳守朴山先生林君擢留都秋官大夫 命下
太守蓼岸先生劉公往為賀朴山謝司理槐堂袁君
往為賀朴山謝不佞某往為賀則言云厓先生甫
擢東藩督學臬副咸以為喜而先生有留都秋曹
之擢何吾郡大夫之多賢也朴山謝曰復吾故物聊
辭簿書之勞爾不佞曰君為恭哉聲生譽張位遷秩
進藩臬部院由此其選也第吾士民莫之依歸不
識繼此能再至撫綏之邪比行設祖于郊送者踵至
蓼岸諸公禮餞既徹乃攝庾朱郡照往為之較既而

南康彭令上猶侯令崇義陳令各率其丞簿以序進
展厥儀焉禮方舉不佞某復追至洗爵進醕載獻載
酢前驅啓行攀援止之朱郡照乃進曰林公清德嚴
重贐遺不敢將矣李聃氏曰仁者贈人以言嘉謨敢
請不佞曰朴山漳人也昔者舉禮部進士入京師遇
予于淮陰偉儀觀飾容止數語即合予已知為公輔
之器矣今也何言鳴鳩詩人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請以是為君贈繼而彭令進曰
公閱人多矣知林公于始識所謂傾蓋如故非邪贈
言于公漢也敢請不佞曰朴山發硯司徒子濫漕撫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四

政體相涉聞朴山會計之當出納之慎表出曹署稿
以為公輔鑒別不爽也今也何言小明詩人曰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請以是為君贈
繼而侯尹再拜曰嘉祐公門人也一言九鼎維吾師
惠諸不佞曰昔予自漕臺進貳秋卿與朴山再見京
師握手話舊時朴山德日進聲望日起朝著稱才賢
者歸焉予益喜朴山公輔有地矣今也何言南山詩
人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請以
是為君贈繼而陳尹則申懇曰林公吾閩望也俊忝
後進於公尤倚重焉請公贈言終惠哉不佞曰予自

往杜門謝客久矣日者乃有朝士入粵來告予曰
公知地官林朴山乎予曰知朝士曰邇者戚晚陳乞
踰分法典不可朴山力裁抑之致忤權貴外補魯之
奉安矣直道不行正人無所恃而為善謂之何哉予
竊嘆息而莫為之助也今也朴山蒞止吾郡持正執
法不為少貶而寬恕公平之心豈弟慈祥之政淪洽
吾民者期月而已如赤子方乳而奪其母也茲擢忌
者去矣崇位顯秩自今以始公輔之望寧不在茲哉
系叔詩人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
之請以是為君贈朴山曰知我者雪臺也敢不敬共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壽山祝述

維歲丙午春王正月六日甲子是維督府中丞秋山
先生顧公誕祥之晨江廣湖廣四藩南贛漳汀惠潮
韶桂邠九郡庾康猶義暨凡六十六邑五備二十八
兵衛戎所各率其屬遠邇咸集明發序進臺下稽首
為公壽嘉禮然也維公於越人也會稽秦望龍泉羅
壁諸山鍾靈降神篤生賢哲為我 聖皇中興之
佐是故公起甲科進士拜秋官郎擢郡守藩臬大夫
比乃崇拜內臺中丞 爾書節鉞開鎮虔臺督撫

諸道文武方岳閫鎮受節制從事位尊任重權專德
溥威振蓋今之大臣樹勛民社繫望海宇者也生有
所自出有所為公之謂邪值茲誕降初度之期稱慶
致祝極崇極盛群心共仰萬口一詞有不約而同者
矣吾南安劉守希簡率其佐屬夙戒趙公之堂展禮
為壽預告於予修辭代將其忱是固用下敬上以卑
事尊有不容已於愛戴之情顧予不文僻處林谷荷
公幘幪亦有不容已於播揚休美者也謹効風人之
義述壽山祝以獻于公為萬壽無期之徵詩不云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祝曰維越會稽揚州之鎮東南具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六

瞻崔巍高峻寶林泰望拱列峰巒秘圖羅壁鳳矯龍
蟠屹屹姚丘戢戢舜歷亦有靈緒危不可即千崑萬
壑競秀爭奇玄元作矣神靈司之氣粹精醇篤生豪
傑器負英厚識秉明哲維公挺生稱名秋山崧嶽申
甫伯仲之間步聖趨賢經文緯武德備才優退今進
古昔育庠序鄉闈奮登入穀南宮進對 大廷制
策敷陳皇功帝德晃董蹈揚王宋披瀝乃典司寇乃
職邦刑勿辟勿宥維允維明乃守名邦良二千石愛
養元元下其膏澤乃擢臬臺振肅紀綱風清弊絕肆
其激揚乃擢薇垣承流宣化敷政優優召伯儔亞中

丞督撫節制書宰臣疏請 天子簡俞寵命

臨公拜稽首輶車煌煌蒞止江右東閩南粵西楚之疆域以郡邑衛以戎行爰宣乃威爰布乃德威畏德懷莫此四國諸將用命群吏用情宿衣裘魄黔首樂生柔兆之陽敦牂之歲月在室辰辰瑞弧矢在戶鼓鐘在堂文冠武弁濟濟蹕蹕載拜載瞻載祈載祝祝以眉壽祈以遐福載懽載忭載頌載歌歌曲既和頌詩孔那有南郡侯禮恭儀肅假我芻蕘將彼芹曝眇予荒陋作此謏詞如山之壽無疆無期

賀誕祥述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七

茲歲冬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是維雄郡太守鄭侯誕祥之晨詎知生弘治十有三年季冬小除之旦曆數春秋四其十矣重闔具慶伯仲怡怡天倫至樂享用福疇在嘉禮固有胥慶之儀屬邑始興何令享祥率其佐幕暨邑學諸博士諸學官弟子諸父老肅衣冠巾履趨造于郡堂稽首再拜為賀何令首進致辭曰古之人四十而仕五十始服官政公年二十有七登仕籍乃今四十為大夫矣齒彌高位彌崇為藩臬為臺首為九卿三公遐福眉壽自今以始請再拜為祝侯辭何令偕諸博士率諸弟子再致辭曰昔者

人頌僖公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公富於春秋守我南土令德憲憲穆穆宜民人宜大夫庶士既作泮宮匪怒伊教信哉永錫難老順長道而屈群醜矣請再拜為祝侯辭何令再率其佐幕進諸父老跪而致辭曰華丘人祝齊桓公曰多富多壽多男子我公班爵諸侯祿二千石富矣維公未歷年所由強而艾而耆而老而耄耄期頤受百祿介景福如日之升川之方至多壽矣哉惟公未昌厥後本宗支庶百斯男千斯孫以嗣以續繩繩蟄蟄如螽斯之羽多男子矣哉田野老農願効華丘之詞再偕首為祝侯乃答曰哉言乎可謂善頌禱矣不穀顧何以承之哉何令乃率諸博士學官諸弟子諸父老咸再拜稽首禮成而退

祝壽述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八

維 皇二十有二年癸卯春二月十有三日武昌郡守鶴菴先生王公壽誕之晨詎生 憲皇九年二月甲戌春秋七十有一壽矣哉郡之諸大夫士諸耆逸諸鄉國學髦俊冠者帶者服者巾裾者弁衣裳者履而舄者錦章繡文紆朱珮金咸往為壽至則厥弟進而壽矣厥諸子率諸孫曾進而壽矣厥諸猶子

諸內外堂族長幼卑尊進而壽矣長者先少者次前
者讓後者趨扶如也翼如也乃使者告公逆于門速
而入及階揖遜而升階及堂揖遜而升堂賓西主東
咸再拜公亦再拜拜已諸大夫咸執爵為壽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公德盛矣壽隆
矣請誦是詩為公壽公唯唯謝諸士咸執爵進為壽
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公德邵
矣壽高矣請誦是詩為公壽公唯唯謝諸耆英俊彥
執爵咸進為壽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十九

艾爾後公壽既昌矣福亦臧矣請誦是詩為公壽公
唯唯謝雪臺迂史後諸賓之後執爵為公壽曰華封
人祝堯曰多富多壽多男子此萬古祝辭之始也予
不穀請以華封人之祝為公祝夫公位諸侯祿二千
石豐儲盈聚多富矣六子十孫五曾孫振振蟄蟄未
可計也多男子矣箕子五福之嘯一曰壽壽五福之
也維公壽考維祺以引以翼耄耄期頤哉萬有千
歲哉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萬福
攸同百祿是總緝熙純嘏終有辭於永世哉公執爵
謝美哉諸君子之祝

稱觴述

西蜀怡齋李公逸士也子伯瑞舉蜀藩鄉薦登禮部
進士授職方主事封翁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伯瑞
選為監察御史出按八閩翁年七十將取道歸蜀稱
觴奉壽走使者告予徵辭為祝昔予承乏西蜀學政
伯瑞時為諸生有一日雅不文其惡乎辭乃述稱觴
之慶而系之以詩詩曰梁州之域蜀國肇初廣漢造
郡庸益啓都武擔作鎮華陽界區威鳳龍華奠峙方
隅天作之疆神護其居有街西土翼翼 皇圖厥
產匪夷儲精毓靈龍西之族蓬萊挺生秀資完質穎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

清風成道道有德宣迪昭明續言游藝宏博粹精六
書之苑大振厥聲驕驕汗血一口千里胡肆騁馳而
馳街轡微恙薄嬰造物潛忘黃髮縮輝避名外世迺
有佳嗣神駒奇驥展足夷莊紹終遐志抱貞守素別
稱曰怡承家殷豫際時雍熙佳嗣善述賢趨聖規南
宮奏名司馬秉麾 皇眷斯隆錫以綸絲天語赫
奕寵服褒辭上章困敦維仲之秋遐筭七奏星霜載
周耄耄攸介繁祉是道洵美佳嗣鐵冠休休舞衣豸
錦聿來 帝州陳辭獻祝燕樂優游怡老之堂歡
欣雷動絲竹洋洋旌旌容容稱壽奉觴仙侶賓後載

琴載歌以雅以頌俾熾而昌帝天
祿是總

菊東述

章江之涯橫浦之曲有逸士卜居焉築圃構軒於小
堂之東植佳菊數十本歲秋九月自朔至望花次第
開黃者淺黃者深黃者白者瑩白者淡白者紫者淺
紫者白而淡紅者色香態度呈可獻異標致雅淡不
為妖冶嫵媚逸士樂之恒招邀詞人墨客隱翁道流
徜徉其間觴詠竟日陶陶如也乃不速之客綵髮絳
袍自稱太虛子過之方造門二老人御風至神貌冲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和逸士延入忽紫衣道者趨進曰奇會哉奇人曾哉
老人曰何來道者曰聞翁來而求也遂偕詣逸士之
軒興意甚劇逸士命童子舉酒為樂太虛子起舞紫
衣道者亦起舞二老人舉袂翩跹並作舞狀盡歡而
罷日既晡矣月漸生照入牕櫺逸士酣息軒下見四
人者造菊所衣黃衣者白衣者紫衣者淺紅衣者揖
逸士曰君主也吾輩客也客至主何以為樂乎逸士
曰素昧平生何賓主相洽也四人者曰君肥遯高潔
樂此軒圃久矣朝而嘻嘻夕而怡怡者孰與君乎逸
士曰不知也四人者曰旦晝之間君與二老人宴樂

乎逸士曰有之曰君與太虛子紫衣道者宴樂而
舞乎曰有之曰君與諸客宴樂而舞舞而歌乎曰未
也四人者曰請歌以足之可乎黃衣者乃歌曰勝金
兮疊金棟橐兮展予心與君交兮歲月深君肥遯兮
予與君乎同襟白衣者歌曰玉盤兮玉毬銀臺兮為
予壽與君交兮秋復秋君高潔兮予與君乎綢繆紫
衣紅衣者並歌曰夏萬鈴兮秋萬鈴佛頂順聖兮予
通靈與君交兮爾汝忘形君無棄予兮予相君以遐
齡歌已逸士方請姓氏四人者去不顧矣逸士起明
月在天花影匝地問童子曰四子焉往童子告曰主
人自憇爾無人乎主人側也逸士乃憮然曰真邪
邪神邪妖邪噫花之僊邪彼四客者皆其幻也童子
識之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朝會述

郡貳守尊江張君預期入覲乃於秋八月朔命太史
氏筮太史氏執策請曰筮以蓍從則龜從矣筮何敢
請公曰來歲之春正月元日予當述職以覲于
王預期而往禮也亦制也易前民用者也故筮太史
氏迺筮筮已釋策復曰筮告矣公曰筮何太史氏曰
貞坤也晦巽也柔自坎來名卦曰觀君曰繇何太史

氏三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夫觀國之光臣近君也
用賓于王作王賓也觀象玩占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不占有孚矣公曰有是哉予其行乎比行郡諸大夫
士肅衣冠出餞橫浦之濱君曰入覲常職也諸君出
餞不亦勞乎諸大夫士進而曰虞典五年一朝周制
三年計群吏之治君茲行也正述職之期式序在位
之舉也臣莫大於近君禮莫重於入覲敢不奉餞與
惟君治吾郡二稔有五善焉律已慎用法恕馭吏肅
待士恭長民惠夫慎介之執也恕寬之施也肅嚴之
形也恭敬之措也惠愛之洽也介則守不渝矣寬則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刑不濫矣嚴則無敢犯矣敬則無敢慢矣愛則澤不
壅矣威而不猛和不流不激不隨無侮無害五善
具六美彰矣普天之下藩臬郡邑百僚濟濟賢如君
者可多得哉茲往萬邸會同四海永辟時雍世泰
聖主徵求大臣諭薦在虞則陟在周則慶此其幾也
矧初筮告兆茲爾一郡能留君哉君謝乃往

巡院旌賢述

郡侯梧岡先生陳公維揚人登 皇上五舉進士
授冬官郎進冬官大夫擢守台郡績成將進藩臬之
佐吾南安守乏銓部疏公以 請公乃南視事未

一稔巡院侍御山泉伊公申飭臺綱首旌陳侯才賢
為大用地檄至儀豐樂盛奔走群屬於大府之堂大
吏莫令作南康胡令希顏崇義陳令俊上猶則攝篆
簿周錦奉將嘉典展禮致辭預徵予言為煩益恪遵
朝廷憲度臺臣風紀振大體也予惟當天下之任存
乎德濟天下之事存乎才德固體也才固用也子產
之才不勝其德管仲之德不勝其才三代而下才德
並優鮮矣以予觀於陳公德優而才周其用才優而
德具其體可謂全材也哉予昔承乏漕撫周知淮揚
諸甸之賢時公登薦京闈升紫南雖清修雅飭厚蘊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澤培如良玉在璞精金在冶瑚璉瑾璋之器莫邪干
將之刃輝光芒彩已自不可遏矣既而謝歸踰年公
則哀然舉南宮入對 大廷才德備望赫赫勁縉
紳間予益欣喜天下大任有所屬望矣既而筮仕冬
官功裨漕政再進郎署營建 聖宮 帝苑
禮殿 檉壇百績懋成 聖心簡在乃有台郡
之擢總以長民才以集事寬洪簡重溫裕有容通敏
果達強毅有執中外方以 內召延頸而移守吾
郡之 命下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
之君子有之才全德備殆公之謂哉吾郡當江藩上

將中原要衝百粵朝宗島夷貢獻率由海道非偏隅
僻壤北也公至自京師顯翼齊齊休德盛不
矜才宏不伐持之以介守之以慎禮賢下士約已裕
民御吏端嚴折獄明決毋隨毋諂毋傲毋讐育我黎
庶不啻父母於赤子也古之循吏鮮克方駕賢哉良
哉大慰宿昔傾慕之心重為世道慶也我

國家隆運百八十年承平熙洽可謂盛矣顧時異勢
殊事窮而變民困於東南兵屈於西北 宗藩之

費百倍於前鹽羨之利十損六七正有望於才德兼
優之君子受大任重守經行權幹旋運用庶乎其有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濟也乃今梧岡陳公見重巡院旌典舉焉聲生譽張
行且為藩為臬為公為卿舉未盡之才德而竟其施
轉移世道更張治化匪直一郡慶賴而天下倚毗萬
邦用休君子之光寧有涯哉祇民詩人曰仲山甫之
德柔嘉維則又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予不文請
舉是為莫今復

華構告成述

皇王登極紀元嘉靖二十有六年丁未春正月甲寅
武昌郡守鶴菴王公謝歸里第十有五年矣始事作
室乃謀於心曰夫作室也者上嗣祖禰下燕孫曾不

可苟也古人稽疑卜筮偕止予先卜乎乃命卜人吾
相吾土郡壩之東昔建其居其居弗容章河之南
其基其基如維龜正之卜一人灼焉惟南其食二人
灼焉三人灼焉亦惟南其食獻圖以俟乃擇其筮
人曰假爾泰筮有常吾將作室諏日從事維爾有神
尚明告之筮人乃揲以著揲已釋策進曰吉日辰良
孟秋甲子肇厥工也季冬丁卯樹厥棟也舉厥梁也
來歲季春戊子立綽楔也工亦可告成矣公喜曰有
是哉龜從著從是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矣
經之營之寃之度之乃命工師揆于南基由南而北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為筵者五為几者七為尋者九為軌者十有三由東
而西孰倍於尋尋倍於几几倍於筵弘矣廣矣遽
矣可以居矣乃召攻木之工匠氏梓氏至矣乃召攻
石之工厲氏鍛氏乃召設色之工畫氏績氏至矣乃
召搏埴之工陶氏旄氏咸至而圻者鎔者亦至矣乃
伐于木巨者合圖長者數仞梁可矣棟可矣數尋其
丈數丈其尺者莫以數計楹柱榱桷高深廣闊長短
方圓不可勝用矣乃伐其石豐礎堅礪不可勝用矣
乃取其陶隆甃厚甌不可勝用矣乃至孟秋甲子旭
日始旦梓人省事焉持引執杖群工從之左揮右顧

運其斧斤刀者削鋸者斷巧力兼盡矣石工饒
工采繪搏埴之工巧饒日供乃役各竭其智奏其能
矣乃至季冬丁卯定之方中平在朔易僞工鳩焉有
隆其棟則樹矣有穹其梁梁則舉矣極其棟則
秩秩矣門則門矣厥門將將堂則堂矣厥堂枚枚樓
則樓矣樓巍巍寢則寢矣厥寢翼翼宗祊室與倉庾
庖庫殫殖噦噦而群工百役行行閑閑矣乃至逾歲
戊申季春戊子日之方中陽和熙暢樹乃綽楔表厥
宅里山節藻枕命哉奐哉而居室大成矣公乃欣喜
執事烹羔獻醪酌醴薦于祖考享祀妥侑燕之樂之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爰笑爰語綬以福祉昌于胤嗣無疆之休可謂美矣
是舉也創業垂統裕後光前公之功大矣諸子房山
丞應瑞廣州倅應文郡學生應時咸與肯構之休諸
孫郡學生恂慎惟咸承貽謀之慶乃若牝角禴禴之
幼子孫曾嗣祉錫祚者尚振振也吁盛矣內黨劉國
子汝厚率諸姻婭稱賀請予言申其忱予乃詳述乃
構而賦詩頌之詩曰于時慶慶于時廬旅于時言言
于時語語又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
好矣又曰乃寢乃興乃占我夢維能維罷男子之祥

郡推少泉黃先生旌賢述

我 國朝建制內設都察院司風紀頒以憲綱振
肅百僚外而藩臬郡邑則都御史巡撫賢者或兼軍
務舉而薦之視內尤嚴比者虔臺督撫都憲秋崖朱
公拜 命往撫浙閩得代舉憲綱行旌薦才賢之
典下檄吾郡郡侯梧岡先生稟然居先郡丞小山先
生郡推少泉先生咸與焉一郡三公並舉蓋一時盛
事素所未有者也郡學師生展賀之禮詣予請述以
播揚少泉之休惟少泉六人也質敏才優達政習事
茲歲二月蒞郡視事發軔之初才美銳見不旬日督
府朱公舉以監推虔許醴務知少泉賢能可用也既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而虔城傾復選擇修築屬以董厥工焉既而虛誕之
訟重大之獄皆以屬于少泉諸責叢委他人政體未
諳人情未習者鮮不難之少泉處之迎刃而解監權
醴務則嚴以馭下恕以待商宿弊巨蠹祛殄殆盡貿
貨流通兵餉充足至於訟之難決者獄之難斷者折
之鞠之明足以得其情公足以服其心罪無枉縱法
無出入要之廉慎厲勤屏絕私謁虛心酬應不事苛
尅是以諸務繁劇井井就緒辟之駕輕車馳騁執道
王良造父為之後先也然則秋崖旌典蓋深知灼見
有所試而然矣聲生譽張位隆功顯將不自茲始哉

嘗考之今之郡推即宋參軍司理之秩也在宋
祐王式用之為南安司理參軍清謹自守發奸摘伏
人稱明允李渾公初繼之夙有時望司馬文正薦為
秘書省郎以予觀於少泉蓋伯仲王李而秋崖旌典
寧不與溫公齊名來世哉因述旌賢而申以所望於
少泉者如此

賀旌賢述

日者庾令四山莫侯承督府中丞秋山顧公旌薦才
賢之檄諸鄉大夫士冠服裁裁咸往為賀曰節用愛
人省刑薄賦侯賢也賢則當道知之薦之乃有斯檄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憲典之大者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侯之謂也
敢以禮賀侯遜不居既而諸太學士諸學官弟子巾
裾頤頤咸往為賀曰禮賢勸士厚下子民侯賢也賢
則聲譽下乎上獲乃有斯檄為政之難者也詩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侯之謂也敢以禮賀侯遜弗居乃
諸耆老校發雍容來告於靈臺迂史曰我四山莫侯
承督府顧公旌薦之檄諸鄉大夫士往為賀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基諸太學諸鄉學英俊往為賀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侯之謂也敢以禮賀侯遜弗居乃
其辭哉迂史曰南山之詩不云樂只君子民之

母諸老者欣欣然喜曰是足以為侯賀矣遂辭而往
迂史止之曰未也諸老知民之父母之道乎夫民以
父母視侯侯則以子視民矣是故子於父母飢則啼
父母寧不食之乎子於父母寒則號父母寧不衣之
乎子於父母勞苦疾病則呻吟悲哀父母寧不安逸
甦救之乎子之望於父母甚切父母之待於子甚厚
情相關也吾庾之民固嘗以父母視侯侯亦嘗以子
視吾民矣是故吾民無飢無寒無勞苦疾病則已有
飢則啼啼則侯能食之有寒則號號則侯能衣之有
勞苦疾病則呻吟悲哀呻吟悲哀侯則能安逸甦救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

之民之父母侯始稱情也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侯誠有得於是哉諸
耆老謝曰聞命矣聞命矣乃深衣緇巾帶履儼肅往
拜於侯之堂屈禮為賀致其辭曰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侯喜答之曰民之父母予分也亦予責也詩曰無
言不讎予何以為耆耄雖哉謹書座隅曰如保赤子

龍塘述

南楚逸士吳宣貫氏將作室龍塘為隱處計謀乃心
謀及宗友謀及鄉士謀及筮乃揲著焉內乾外震得
卦大壯筮人曰古人作室取諸大壯筮從矣作室可

其子曰著短龜長小事筮大事卜謀及卜乃灼龜
湖湖南龍塘西惟龍塘食人乃獻卜龜從著從宗
友從鄉士從是謂大同龍塘乃鳩工集材蠲日從事
經之營之有門翼翼有堂噲噲有屋渠渠徑折而迂
爰慶爰居身其康強樂且豫矣乃宗友來賀曰美哉
龍塘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乃鄉士來賀曰美哉
龍塘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涵虛道人聞而過之
嘆曰逸哉龍塘良於作室也哉夫龍塘南楚之勝也
有山焉可樵也有田焉可耕也有原焉可牧也有溪
焉可漁也釣也艇也皆可也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求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日龍塘可終老矣未幾有司者奉 詔授以宗藩
司膳告身冠義服鮮諸宗友諸鄉士復來賀榮矣樂
矣薰諶之賦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龍塘哉龍塘哉
少壑山人述

少壑山人何南楚蔡德明也德明名世新少壑其別
稱云夫德明始也稱朝溪君子曰朝溪一鄉之名也
為士一鄉矣乎孰若蓉溪遂稱蓉溪君子曰蓉溪一
邑之名也為士一邑矣局圖大之德明久乃喟然歎
曰吾父雲壑翁也純德美行鄉邑之人稱焉予小子
不肖尚友古人未之能也反而求師吾先君以一

乃名庶幾哉乃易稱曰少壑山人少遜辭也山人
者之通稱也取以自命輕外重內不失已也君子曰
可哉或問於雪臺翁曰少壑之義何居翁曰此蔡子
之志也予何足以知之或曰翁為恭也顧聞蔡子之
志翁曰蔡子志在遯世樂於曠遠不為瑣瑣者拘也
通古今知書史好吟五七言詩善與人交與之合則
王公不知其貴軒冕不知其榮金玉不知其富樵翁
釣叟不知其貧耕夫牧豎不知其賤採置說劍之徒
不知其勇武狂蕩也不然張目一顧掉臂長往矣興
意豪宕耽癖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上窺顧陸遠法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閩吳旁采閔李范趙之長陳圖著像命色賦形各臻
其妙視彼淺隘規謏溺意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
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木石之幽者不侔也矣
一時帝都藩國賢貴公卿湖海林丘名流逸客無衆
寡無小大還往接踵可謂不凡之士矣是故二溪之
稱不自蒲也少壑山人之稱不自矜而侈也惟其志
而已矣或乃謝曰有是哉翁其善述蔡子之志也矣
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翁之謂也又曰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蔡子之謂與

至壽述

有為日者司馬季主之言者走白于郡守何公曰時
日之夕必微入南極光芒亘天漢三十六度公曰何
祥也日者對曰粵當天南南極老人象也少微處士
象也意者南海上隱君子壽考哉公曰吾翁誕晨伊
邇殆徵是邪日者稽首曰信哉隱翁上壽徵也敢不
再拜為公賀公喜將遣使致辭命其震子代為翁壽
諸邑吏聞之走而祝焉公止之曰吾壽吾親母厘爾
令佐為也諸學宮士聞之走而祝焉公止之曰吾壽
吾親母厘爾博士弟子為也郡別駕諸君鄉諸縉紳
戎武諸將軍禮進請為翁壽迺執觴祝曰少微之精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手主

貫乎南極翁壽維其有培其德福履孔綏斯萬斯億
再祝曰南極有輝微彼少微君子大隱南海之涯維
壽之富維德之茲三祝曰燦兮燦兮繁星麗天禎祥
之兆有開必先至貴不爵君子有焉何以頌之千百
斯年公再拜曰吾翁破 天子休命為地官郎服
中大夫服榮矣年躋八袞優游第祿饗養藁之餘
一無所繫康且吉矣吾祈諸天惟多壽已矣日者之
言徵邪吾親壽矣吾何幸吾何幸諸君子惠言敢不
拜嘉為吾親壽

贈黃公之肝述

今年春二月朔使者捧節檄來授于吾郡監州黃公
拜肝少郡伯是日當閱武諸將軍從公于戎咸致詞
為公賀公卻之諸將軍曰公才著矣公功在吾部伍
懋矣武夫其何敢忘昔孽寇竄伏草野狼噬虎啗烽
警告急當道者徵兵禽獮之干戈甫輯逆藩變起金
革之士困鋒鏑者衆矣公至訓士馬嚴斥堠飭器服
信號令謹譏察周防曲慎用戒不虞奸宄屏迹反側
乃安民得樂土居之吾輩執父矛負弓矢者始可帖
席皆公賜也公閱武指麾士卒擊刺進退鉦鼓靜動
旗旄前後奇正布列孫吳避武公才著矣公功在吾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七

手主

部伍懋矣公茲舍此而肝何以報公哉何以報公哉
公顧謂曰諸君世祿世官荷 恩厚矣英資武勇
膂力方剛策功戎事綽有餘地予書生也運籌弭盜
典職之常諸君毋以子報為也請益自奮勵樹奇勲
偉列報 天子求世德續先服報有功祖禰足矣
奚以予報念哉諸將軍釋戎服再拜曰公勸忠廣德
厲我武勇公功在武夫益深矣諸銘諸佩刀以示不
忘

朝 覲述

郡侯石溪虞公將修入

覲之典大吏莫令

進曰古之人有為則筮重其事也公將觀于

天二之筮以筮得乾之同人釋策復于公曰

矣公曰繇何太史氏曰乾之九二見龍在田

人元龍在田德施普也利見大人萬物覩也觀象

上言三言筮莫令趨進賀曰泰筮明告元吉大亨利

公行哉公曰陸行以車治車何如南康

令希顏進曰四牡八鸞候于登陸之途公至則以車

祛祛入于帝都矣請公行哉公曰川行以舟

何如上猶樊令廷舉進曰檣楫松舟候于章江之滸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七

公至則乘徒楫之汎汎中流公曰導行

以旌衛行以卒衛後何如

子旗施旂旂旂我于次三

通請公行哉公乃諏曰以行矣

以教醴人酌醴危人治兵伶人奏樂

之旦郡丞小山別駕漢塘節推少泉諸公從公于祖

酬交錯禮行既徹四邑令咸再拜公答拜四邑諸

佐幕偕倉吏傳置諸吏再拜堂下公麾之四邑之胥

吏庶人在官者謁頓堂下公麾之既而四邑之民扶

老幼乃幼謁頓堂下首觸地曰公我民父母也飢食

寒衣我勞苦逸我茲舍我去攀轅卧轍不敢為公留
矣惟公言敷疏奏悉我民飢寒勞苦萬狀于我
聖天子明見萬里無加賦重役於我窮民請公還歸
慰我民皇皇之思公麾之使退乃行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七

三六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七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八

答

海籌答壽榕軒先生

南海老翁坐海屋上右一壺貯籌數十莖手執籌數莖餘百數十莖置左方羅浮道人過之問焉斯籌何籌也翁曰滄海桑田更相為變一變吾貯籌一莖于壺籌是以設也道人曰籌貯幾莖矣翁曰數十莖矣道人曰然則翁何以執斯籌也翁曰吾俟其變貯之也往者或三千年一變或千五百年一變或五百年一變吾見其將變執是俟之也道人曰變久近何異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八

一

也翁曰上古聖人在上天天地各奠其位故久而不變也中古聖人者出天得其清地得其寧海自田復田自海復是以變若近也道人曰變如是久近異也翁何以俟之或久焉而亦俟之邪翁殆我欺也翁曰吾欺乎哉吾見聖人出矣山不崩川不竭海不揚波三年矣海變而田田變而海者茲當復矣變變也復亦變也吾執吾籌俟其變而復也吾欺乎哉道人曰然則翁壽矣乎翁曰吾不知也吾坐海上嘗聞龍馬負圖出於河矣迺復神龜負書自洛而出時吾年視今已過半矣壽則吾不知也道人再拜謝曰翁壽

矣哉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者翁其人也翁壽哉敢以姓氏請翁輟然曰吾榕軒翁也姓何氏子往為我告于人人曰聖人在上天下壽矣

呆人答

或問曰呆人何許人也涵虛子答曰哲人也或曰哲人哲也謂之呆何也答曰哲人為赤子憂觸忤時諱言危氣動惟患不較眾人謂之呆也或曰呆哲之反也哲則匪呆呆則匪哲以哲為呆殆黑之謂白也奚可哉答曰眾人呆也哲人匪呆也眾人以哲人為呆亦猶夫哲人以眾為呆也求其實已矣或曰哲人匪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八

二

呆也直受為呆不辭何也答曰斯其為哲人也是故眾人曰許君子曰直眾人曰激君子曰忠眾人曰迂君子曰正眾人曰愚君子曰知眾人曰昧君子曰明眾人曰沽焉君子曰守道眾人以為呆君子以為哲眾人者取哲於君子已矣眾人弗恤也屈原曰眾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呆人也者殆將反之曰眾人皆哲我獨呆然戲天下多事人患不呆爾眾人皆呆天下其庶幾哉或者避席曰今而後迺知呆人之呆非呆人之呆也敢問呆人為誰答曰君其問諸解呆人者

竹岡答為憲副徐士元題

或曰竹岡何人也靜庵子答曰伯益之苗裔南臺直史南郡循吏與臬賢大夫也或曰竹岡何取於竹而以岡稱為也子曰夫竹植物君子也竹岡比德焉是故取之或曰松栢後凋君子節也芙蓉不汚君子容也竹也類是乎哉子曰霜凌雪號萬木槁折青青如簣與松栢存非竹也和叢植挺出上薄霄漢勁直自持弗承以侮竹也孰遜哉或曰淇水潔也渭川廣也岡也何謂子曰夫岡高丘也水下矣川卑矣崇斯可也是故竹而岡焉君子而在高位者也乃歌曰維茂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八 三

有竹兮維崇有岡君子比德兮君子之光維崇有岡

巨川答

客問李子巨川之說于劉子劉子曰川者水也舟楫者器也濟之者人也是故巨川匪舟楫弗濟天下匪道曷濟哉傳曰子欲手援天下乎蓋言道也道者濟天下之舟楫也李子之道吾嘗見其濟豫章矣既而大濟于晉之河忌者沮之遂濟沔乃復自西昌濟厥彭蠡世有功矣是故李子之道博矣粵西有三江會于蒼梧弗利涉進李子于越海之涯濟之乃濟天下

望濟于李子不啻倍晉徒粵李子志在天下久矣行且濟之哉客曰富哉言乎請以諗于李子考焉

沙岡答為桂林徐州守作

客問涵虛子曰沙岡何人也涵虛子答曰沙岡之人也客曰何謂也答曰靜江之墟有沙岡焉溪曲泉冽崖懸谷虛野曠土沃可樵可漁可耕可牧可居可遊沙岡有之故曰沙岡之人也客曰孰不可有也奚其有沙岡也答曰君子於物可以有不可以不有者非其有也可以有不可以不有而終其有者茲其為有也沙岡之有可以不可以不有而終其有焉者也沙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八 四

岡堂為令尹矣曰吾令尹而已矣堂為博士矣曰吾博士而已矣堂為州牧矣曰吾州牧而已矣今也優于仕矣倦矣老矣畢其志于沙岡之上矣考槃在澗白駒在谷孰非其有也沙岡之人有其沙岡而已矣是非爾所知也客曰聞命矣迺歌曰嗟彼沙岡兮霄崇壤卑瞻彼美人兮載棲載遲吾安適從兮匪沙岡疇依涵虛子和之曰嗟彼沙岡兮蒼梧之陽瞻彼美人兮于焉徜徉我歌且謠兮與子翱翔嗟彼沙岡兮湘灘之陰瞻彼美人兮實勞我心我歌且謠兮遺我好音

老人答

太白老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居青城山服草餐木石紀纂於世日乃御風南入蒼梧羅浮東陵泰岱跨北海歷嵩華過吳之天平息焉東溟浪僊紫峰雲推造之老人問曰二子來何莫也浪僊對曰慕師素矣昔者煉鼎海上蒼髯青衣一人赤髯朱衣一人黃衣小童二人來問鼎與之語是以莫也雲樵對曰慕師夙矣昔者采藥天台中婉靚二姬携數髮來迓叩導引法飯胡麻乃返是以莫也老人曰有是哉可與論道矣頃則天方翁至老人問曰候翁久矣何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外耶浪僊雲樵咸曰翁來亦何莫也天方翁曰癯予值縣弧之晨東方子持蟠桃來獻獻已李太君駕青牛來為壽是以莫也老人歎曰有是哉翁壽幾何天方翁曰癯予齒長矣李太君為柱下史出函谷隱去時癯予謝簪組及吳門矣東方子方在強裸迺今三見蟠桃熟矣翁復問太白老人曰老人壽幾何老人曰視翁固伯仲爾浪僊雲樵請曰師何修而壽老人曰三全守一云爾浪僊曰何謂三全老人曰去五色以全目也去五聲以全耳也去五味以全口也雲樵曰何謂守一老人曰抱真以守神也天方翁曰有要

乎老人曰有哉辟穀浪僊雲樵作曰天方翁縣弧之晨李太君不遠千里來壽東方子且獻桃矣師容已哉老人曰吾意也乃挾浪僊雲樵御風往至則天方翁候諸門矣迺延于閭風之苑玄圃之墟登天帝之宮入神人之館坐焉交梨維核饜脯維穀玉液維觴擊雲磬奏鼙鼓吹瓊笙合以鈞天之樂鳳凰來鳴龜龍鸞鶴翔舞騰伏童子走告曰卿雲見日下醴泉出天方之池異甚老人輒然曰有是哉奇哉會也曷歌以壽翁哉雲樵歌曰飛爾鳥兮奔爾兔兮八萬一千維翁度兮浪僊歌曰倏而海兮忽而田兮八萬一千維翁年兮老人乃歌曰天始而始兮地終而終兮先始後終維吾與翁兮天方翁謝老人挾浪僊雲樵御風而去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六

鳳村答

蒼玉山人造亦霞老翁之宮問曰吾聞中國有鳳村焉願從老翁觀之敢問鳳村何也老翁答曰鳳神鳥也鳳村鳳所出也山人曰鳳常有乎老翁曰否鳳不常有者也山人曰不常有也而曰鳳村何也老翁曰夫鳳鍾天地之和應

聖王之瑞而生者也即其地而稱焉故曰鳳村鳳所

出也山人曰鳳不常有也翁嘗見之乎老翁曰吾
見之矣始也見其巢于阿閣矣既而見其儀于虞廷
既而見其鳴于岐山之陽矣卷之二十八阿之上歌之
者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是而見者鮮
矣山人曰然則鳳村之鳳翁子老翁曰吾嘗見
之矣五文九苞戴仁抱義昂然肇生于

聖人之都者其老鳳也猶夫岐山之鳴者也翔于千
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雖唯喈喈為陽之鳴者其鳳
雛之長也猶夫虞廷之儀者也文采燦爛棲于梧桐
之岡而聯飛翩翩者其鳳雛之群出者也猶夫阿閣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八 七

之巢卷之二十八阿之集者也古者 聖人在上麒麟鳳凰
咸在如是故鳳村鳳所出也召 天地之和昭

聖王之瑞復唐虞成周之休風其在今日哉山人曰
吁有是哉吾聞鳳鳥所居積石千里天生璆琳琅玕
以為食卷之二十八子鄰人無知願從老翁往觀其處

賢者

此吾郡士民識也公也匪一二人私言也某奔走于
外不與焉使某而在無異也何也不可異也無已則
問諸王武昌劉刑部乎當不異也不異者公也匪私
也不可私也可私則不必議矣故答

至

碧虛洞天五老人聚玉臺玄圃誦詩定祕經一老人
曰四翁知壽乎四老人曰吾輩皆老矣翁何壽問老
人曰老壽也不老壽而壽也壽而壽者至壽也四老
人曰異哉至壽敢問其說老人曰天常動也地常靜
也天地至壽者也吾人也動而不動動而靜也靜而
不靜靜而動也一動一靜之間參天地而為壽者也
參天地而為壽至壽至壽者也頃則天台二士御風
排雲造五老人側扣曰五翁談何五老人曰談壽也
二士曰五翁龐眉白髮黃耆台背皆壽人也尚何談
梅園前集卷之二十八 八

壽五老人張目搖指曰是非爾所知也二士異之迺
再拜請曰太上悟玄至人守默玄玄默與道為極
發幽闡秘翁其啓我哉五老人哂曰可與言壽矣乃
道故二士再拜謝曰吾聞世有無上公者其五翁乎
五老人不答二士復再拜請敢問壽而壽者何謂也
五老人曰難言也姑與子論壽子欲目壽乎曰然子
欲耳壽乎曰然子欲心壽乎曰然五老人曰五音聾
耳去五音耳斯壽矣五色盲目遠五色目斯壽矣七
情盡心和七情心斯壽矣二士曰如斯已乎五老人
曰動而不動靜而不靜玄哉默哉至妙至妙者也此
之謂至壽五老人忽不見二士乃慨然而去

秋龍答

西昌羅子中一志於道擇攸觀焉筮得坎羅子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道也吾得坎焉坎水也吾將求諸水乎則之泉歎曰源泉混混盈科後進道之序也吾何敢忽既之川歎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道之則也吾何敢怠既之瀧歎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道之會也吾何敢易迺止諸瀧觀焉斯夕斯寒斯有斯春斯秋斯弗去也有客還自海上問羅子曰汝觀諸瀧足乎孰與吾觀諸海也羅子答曰觀諸海者難為水吾固待觀諸海也客曰觀汝瀧孰得羅子曰秋哉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九

少嶽山人答

或問曰嶽何迂史曰衡嶽也或曰少嶽何曰少嶽也天下之嶽五東曰泰西曰華南曰衡北曰恒中曰嵩是故少嶽云者少於衡者也猶夫少華少嵩也嵩而高於群山也或曰山人何曰少嶽之山也也荆楚以南多山山高峻山人居高山之下故

少嶽稱也或曰識其居乎曰匪直也居識其道也山人志於道者也或曰志道可以嶽言乎曰嶽言其至也傳曰泰山不讓抔土故能成其高高則至矣平地一簣進吾往也此至嶽之基也或曰山人為誰曰子共問諸南洲散吏散吏知少嶽者也

小狂山人答

虛無子問於蒼石老人曰小狂山人何人也蒼石老人答曰狂者也虛無子曰狂以小稱何也老人曰孫也虛無子曰狂者言大顧以孫為何也老人曰狂其志孫其德也狂而不孫則蕩矣虛無子曰何孫也老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

人曰孫若翁也虛無子曰若翁為誰老人曰子不知清狂道人乎虛無子曰清狂道人我知之矣其願軒冕極意詞藝以自放者乎曰然其徜徉豫章夢子雲卿玩弄肆傲者乎曰然其浮吳楚燕輕公侯絕閹寺敝屣功名落落掉臂者乎曰然其投袂五門則遊說退則寢謀竟出其畧窅而冥飛高舉者乎曰然虛無子曰藝苑自放晦其才也玩弄肆傲恣其志也燕吳掉臂狎其才也王門高舉貞其節也小狂孰與乃翁老人曰小狂肖子也是故薄翰燭燦肖翁也也跌宕不羈肖翁豪也掃迹公府肖翁介也匪人常

比肖翁潔也今甫壯爾使其厚蘊而深造也為宏為博為粹為純寧異乃翁哉虛無子曰若是乎其狂也允哉孫乃翁哉老人曰子以父孫其諸異乎人之孫也舍是則蕩蕩非狂矣吾子寧許之乎虛無子曰嗟狂若人非夫人之狂也哉

鑑塘答

南宮若虛問於吾丘太上公曰鑑塘何謂也公答曰郡學博士黃子之居之稱也若虛曰居則以鑑塘稱何也公曰紀其志也若虛曰紀其志何也公曰志於道而學以造之也若虛曰志於道而學以造之取於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鑑塘何也公曰仲尼不亟稱於水乎川上之歎為造道者訓也若虛曰塘非川也亦可以訓乎公曰水一也川其流也塘其止也不止不流是故進道者知止而後造其極也若虛曰黃子閩產也閩不有海乎胡不曰海而塘云何也公曰海水之極也夫水盈科而進放乎四海者也是故塘止也川流也海則會而極矣語有之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是故不止不流不盈不行不至於海不止也若虛謝曰聞公之言如見孟

輿

芹杏答

或問涵虛翁曰芹何產也涵虛翁答曰芹類產也或曰杏何產也翁曰產於林也或曰何取於芹杏也翁曰芹以采言杏以植言者也或曰若是其不同何也翁曰芹以采言我采之也杏以植言人植之也或曰采植異也乃以並稱何也翁曰采芹從事孔氏者也植杏則游藝軒黃牧功倉扁者也或曰何以觀之翁曰于芹觀其志也于杏觀其才也其志廣者其才富其志專者其才達其志精者其才充其志銳者其才敏是故志其本也才其用也合而觀之可也或曰益諸維何翁曰昂哉已矣不輟不奪不矜不盈恒其德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書諸紳

松泉答

余玄道人問於紫虛翁曰松泉何翁曰君子之美稱也道人曰美稱以松泉何翁曰子未遊蜀乎道人曰涪渝巴劍嘗三至矣願聞其詳翁曰蜀有君子會稽之族徵舒之裔豪傑之才瑚璉之器涪固其鍾靈降神之地爰有黑潭松生其巔栽之培之自古在昔章林森茂盤蔽雲日柯幹蒼勁凌厲冰雪君子說之神授意馳不知其為吾誰也道人曰敢問泉翁曰涪西

不山麓有泉崦嵫之竅厥沸而出人莫之知也玄
默執徐之歲君子過之卜築治基厥泉始流疏之導
之清冽其寒可汲可食可溉可澤君子樂之手舞足
蹈不自知其辟於好樂也道人曰松黑潭矣泉西山
矣乃並稱何翁曰泉固不可以黑潭矣松獨不可以
西山乎樹松於泉覆泉以松堂斯室斯遊斯息斯並
稱哉如之何其弗宜道人曰物物我我君子亦有所
取乎翁曰有哉松取其貞取其潔貞以況節潔以比
德匪徒玩好而志為物役者也是故不暄而榮不寒
而凋萬木隕落挺然獨存高以尋計大以圖度清廟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明堂為棟為梁求木者小梗梓榆材者卑徂徠矣松
乎松乎其君子之出類者乎客曰泉則奈何翁曰乃
若其泉出而混混流而洋洋靜澈澄湛抗之不濁盈
科而進不盈晝夜潤彼萬物放乎四海觀瀾者不知
其源望洋者莫知其際矣泉哉泉哉其君子之有本
者哉客曰富哉言乎可謂知松泉矣詩曰維彼聖人
瞻言百里紫虛翁乃歌曰松邪泉邪居而有之者碩
人大賢邪泉邪松邪並而稱之者元卿鉅公邪道人
從而和之曰泉上有松鬱蒼摩空淑人君子維德
崇維道斯隆福祿攸同松下有泉其流涓涓淑人君

三之如淵沛之如川於萬斯年

時思答

客問於靜虛翁曰時思何翁答曰時其思也客曰時
其思何翁曰時其思者無時而不思也客曰何哉其
所思者翁曰思其親也思其親而不可見則無時而
不思思不忘也客曰誰與思者翁曰南楚之區潯江
之上有一處士焉厥氏陽榮其名重華其字也生四齡
父母奄棄鞠于大父母既成立恂謹愿恪一舉足不
敢忘其親恒以幼穉棄養哀感悲悼如不能生讀詩
至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輒
號慟墮絕時讀而時悲焉無時而不悲則無時而不
思也時人哀之為之賦時思客曰人孰無親不幸而
喪厥考妣者多矣人孰忍忘其親而不思時思獨重
華哉好事者為之也翁曰不然子言過矣天下之人
喪其親者弗艾則彊弗弱則壯屬毛離婁夫孰而不
悲夫孰而不思也迺若重華孩提襁褓繼喪其親目
不能識父母之容色耳不能識父母之聲音居處飲
食不能識父母之心志嗜欲天覆地載踽踽獨悲
哀痛憾百倍於人而不容自己也吾聞重華恒呼天
號泣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非無父母也思父母而不

能見哀之切慟之深也嗚呼民莫不穀我何害悲哉重華之思也悲哉重華之時其思也客曰吾聞諸南楚之人咸謂孝哉逸夫茲殆其人邪翁曰逸夫固重華別稱也客謝曰聞命矣吾將造重華而稱其孝

發輝答

維歲重光赤奮若月在終病厥有發星輝光徹南斗之墟金精山人問於長春翁曰疇昔之夕發輝燭於南斗何徵也長春翁答曰祥徵也山人曰祥徵何也翁曰發女星也發星有輝女士之慶也發輝徹於南斗南斗吾寧星次也其應當在吾寧大家右族賢姬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八

合卷之二十八

十五

淑媛非常之祥占也答未已白茹甘泉二道士御風至問曰二老談何金精山人道故二道士曰發輝徵於吾寧信有之乎長春翁答曰有哉極余之朔董媪誕晨縣悅之祥仙侶咸集適有青鳥先至西池王母引諸靚姬奉蟠桃來獻斟玉液薦慶脯歌金縷舞彩衣奏長生不老之樂卿雲燦爛絳霞紛披祥星列宿光芒旋繞於麗躔分野之次此發輝徵於南斗我固豫為之占矣金精山人暨二道士問曰翁知其祥何以處之長春翁曰祝之祝何曰祝以歌歌曰維發有輝兮南斗其墟厥祥攸萃兮華筵渠渠歡樂陶陶兮

壽德之符山人從而和曰南斗之墟兮發星有輝玉娥金母兮降于瑤池蟠桃獻祝兮媼壽仙齊二道士從而和曰仰觀南斗兮發輝煌煌徵在吾寧兮母誕之祥仙侶咸祝兮賢壽無疆

崖松答

赤霞道人問於蒼岩翁曰二儀間孰為最壽蒼岩翁答曰最壽者石之崖並壽者崖之松也道人曰石崖何壽也翁曰崢嶸峭截巖崖壁立於群峰之表不驚不崩與嶽鎮並久石崖之壽者也道人曰崖松何壽也翁曰根蟠枝虬幹古葉蒼薄霄漢蔽日月凌霜雪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八

合卷之二十八

十六

挺立石崖之上不朽不折與崖石並久崖松之壽者也道人曰信有徵乎翁曰有哉乃命童子招二玄鶴與道人並乘其翼排雲取風入於無何有之御懸崖絕壁如鑿如削上有孤松高大不可丈尋計不知其歷年所由始也道人駭曰崖松果若是壽哉翁笑曰子創見爾予壯時見此崖色赤白相間今至十數次崖則丹而黃矣時松植未久拱把爾今則高不可仰大不可圍予亦不知老之將至矣道人謝曰匪翁吾不知崖松之壽匪崖松吾不知翁壽也乃歌曰巍巍乎崖巒巒乎松皤皤乎翁之壽並隆吁嗟乎翁之壽

並隆而無終窮翁歌以答之曰莫壽匪崖莫壽匪松
子則老矣聊以壽從吁嗟乎崖松先吾與始後吾與
終

雙溪答

雙溪鄧子文江人美質茂才志於學語人曰學如為
山孔子曰平地一簣何如或對曰然非與又語人曰
學如掘井孟子曰九仞及泉何如或對曰然非與鄧
子曰然則吾焉求哉吾將觀之水乎始之川中之灩
終之海乎君子曰甚矣鄧子之好學也為山而顛高
矣掘井而泉深矣學在是矣奚他求哉或者請益君

海園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七

子曰觀諸水盡之矣川其汚然者乎瀾其沛然者乎
海其浩然者乎是故觀瀾不啻夜可以悟道矣觀
諸瀾湍急有本可以見道矣觀諸海萬水歸之止而
不盈可以會道之全矣故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海者
之語河伯庶幾也甚矣鄧子之好學也極其高致其
深會其全也鄧子慨然曰吾居雙溪之上嘗濬其源
見其出也汨汨流也混混止也淵淵合二水而溪焉
溪不已而川矣川不息而瀾矣瀾不竭而海矣夫水
之為物也盈科而行放諸海者本其源也源濬則吾
溪也吾何求哉吾歸而觀諸吾溪君子曰噫鄧子之

敏於學也小子識之吾將從鄧子於雙溪以觀諸海

白坡答

或問於太素子曰今之人有稱白坡云何太素子答
曰白其坡也或曰何哉白其坡也曰彼有取爾也或
曰仲尼不云天玄而地黃坡固地也白云白云奈何
曰固哉汝之論坡也夫玄黃天地正色也曰蒼穹曰
黑壤何也坡之謂白坡固有取爾也或曰何謂也太
素子曰白坡云者匪謂坡也白其人也或曰頭聞其
詳太素子曰記云白受采素以為絢者也繪畫之事
粉地為質而加文飭斯之謂受也易曰白賁賁極反

海園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九

本者也文勝而趨之儕欹巧於矯華於朴淡然後
於無色斯之謂白賁也或曰白坡之白其受采白與
白賁白與曰皆白也其始也貞潔自守清輝瑩澈受
采之白既而出也操約履素涅而不淄白賁之白也
或曰始而受采終而白賁何以異謂曰始而受采固
進德之功也五采施於素地成天下之至文赫兮
方有斐君子白固能受之也乃若白賁斯成德之驗
也天下之趨文日盛質日漓其流之弊不可抵極是
故敦本振頹去浮漓以歸朴厚賁極而反之無文也
此君子之白有功天下匪直自潔其身徒退然為

白中黑計也或乃躍然曰白哉白哉匪坡也人也
命矣聞命矣蒙將造白坡而學焉孰為先驅太素子
曰蠶叢之郡蓬閣之墟望太白而為居昔與進士為
郎曹為柱史為參軍爾乃遷自司徒為廬山郡大夫
也女其從諸

會稽老人答

越會稽山南接天台東距溟海崇秀深密古隱流僊
侶多托跡棲老焉疇昔之夕雪臺迂史神遊其間見
一老人髯眉如雪顏如渥丹衣紫衣芒鞋竹杖逍遙
蒼壁之巔二道者跨玄鶴一自天台一自溟海胥會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九

雲喬同造于老人問道老人答曰道可道非常道吾
不知也道者問曰道可聞乎老人答曰不可聞也道
者問曰道可見乎老人答曰不可見也道者問曰道
可言乎老人答曰不可言也二道者悟拜于前曰師
至至矣不聞之聞至聞也不見之見至見也不言之
言至言也不知之知至知也師至至矣敢問師壽老
人答曰壽則吾不知也昔者造函谷關遇李太白青
牛駕車問之握手而去比今莫計為何時矣二道者
謝曰可以年計人壽也不可以年計天壽也上壽不
壽師之謂也老人笑曰二子誤矣拂衣而起二道者

跨鶴從之歌洞仙之歌曰草衣兮施施竹冠兮披披
霞食兮嬉嬉露飲兮如飴聊以玩世兮亦以樂飢又
歌曰日出兮為朝月生兮為夕夫高兮為纂地卑兮
為席吾啓吾息兮與天地日月而同極

耕漁答

西野癖人遨遊巖谷之間遇山中老人問曰誰與翁
者老人答曰耕者也癖人曰何哉不仕而耕為也老
人曰不能仕也癖人曰奚為不能老人曰不能與人
同也能則仕矣癖人曰夫人皆能爾獨不能奚不舍
爾所不能以能人之能老人曰子其問諸水濱耨而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

不耨癖人笑曰已不能而人尤哉乃遊諸水濱見一
叟於江上問曰何哉公叟答曰漁者也癖人曰何不
舍爾漁而出哉叟曰癯子病膏為抱閔矣廢棄而綸
竿也癖人曰迂哉叟胡不由捷徑以復爾抱閔也叟
曰捷徑吾耻為也如其可為何獨一抱閔哉子其出
矣胡為乎不耕不漁若是棲棲也癖人默然乃放歌
曰嗟爾耕嗟爾耕耕而食吾何曾吾將辟穀兮長生
嗟爾漁嗟爾漁漁而隱吾不如吾將神遊兮太虛

論

朝廷正而天下治

聖人成天下之治正天下之本者也正天下之本化天下者也夫天下之大一以制萬其機之所在固有體統歸宿之地而不容於不一者朝廷天下之治所從以出者也是故聖人不以治天下為難而以正朝廷為不其運用之大轉移之速固有不必於聖人所自為者聖人立教以化天下之人則朝廷之上得人以正之而天下之大罔有不治者矣是必有體統合一之勢始足以語此是必有維持保固之道始足以語此是必有變化神妙之功始足以語此由今言之天之所履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皆人也而主之聖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人焉以治之聖人固有治天下之責者也聖人任天下之責居天下之人之上不必於一天下之動而必於一天下之情不必於天下之政皆出於我而必於我之教有以化天下之人而為之也是何也天下之人凡得於天者理同而氣不同於是乎有為剛者有為柔者有為剛善者有為剛惡者有為柔善者有為柔惡者而聖人之教亦於是乎立矣教也者聖人之所以師於天下者也天下之大望治於聖人而朝廷之尊必聖人正之聖人顧先於師天下焉豈非師道之立有大於朝廷之正天下之治者哉且朝廷者四

方之極天下之本也天下有禮也禮本於朝廷而後天下之民以由有樂也樂本於朝廷而後天下之民以和有政刑也政刑必本於朝廷而後天下之民以肅其紀綱維統之權有六察於治敵而離者勢也聖人獨不於是數者置之而顧以師道之立為大亦異矣夫聖人立極以導天下之人者勉為教也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而天下之人以修覺覺於先覺凡其性之所蘊無不求入於善剛者無疆梁柔者無懦弱而剛柔之惡者善矣剛者之嚴毅柔者之慈順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而剛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二

柔之善者益善矣是之謂變化神妙之功由朝廷達之天下凡一制作一禁令之出於君而致之民者善人皆得而為之彌綸於創制立法之始而較責於酬事宰物之間典司乎大綱萬言之繁而敷布於四海九州之大儉夫壬人邪說左道皆不得為惑惑之計是之謂維持保固之道夫然後朝廷之上凡治之所出者得正大尊嚴之體而全其整齊嚴肅之規自禮樂刑政之大權以至於人才之用舍財賦之出納兵戎之操縱紀綱法度之所在無不一出於正而碩危變幻之習奸回邪佞之蔽聰明而亂國者皆

之推也朝廷既正於上則天下之大轉移有其道鼓舞者有其術弛張而闔闢者有其機自國都之近以及於海隅蒼生之遠無不風行氣感潛孚默化而生養遂倫理明爭亂息禮出於朝廷者正則尊卑之分定而莫敢以或僭樂出於朝廷者正則和平之風宣而莫敢以或淫政出於朝廷者正則公平正大之體立而天下之政無敢有或亂者矣刑出於朝廷者正則一成不變之具嚴而天下之刑無敢有或濫者矣風化所及聲教所被罔不視朝廷為準則而無有

海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出於範圍之外是之謂體統合一之勢夫以聖人有天下之大以圖天下之治以正天下之本必如是而後治天下之責始塞功始成也不然則智力而已矣權術而已矣法禁而已矣秦皇漢武至今以為厲階而謂聖人為之聖人立師道以化天下而致朝廷之正天下之治者治本於道道出於天雖聖人亦不能加之也子思子謂中者天下之大本立本而致其中天地且位矣而況於朝廷乎況於天下乎此天之所以生聖人也此聖人之所以立師道也此師道之所以為天下善也嗟乎虞夏殷周之盛治不見於天下

久矣西漢云古六遠而正論日微為君者不知王道之六為之臣者一切以權謀功利為急董仲舒乃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而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此二帝三王之遺言惜乎肅主忽之不能用也宋興百牟治若近古至於神宗繼統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變法征利之議成而君子小人不免竝進以妨國是朝廷所出合於正者亦鮮矣天下之治安望其小康如諸祐之間哉然則周子是言雖以師道明性善之說以發太極之義其於世道亦有所感慨也已矣噫善人多以正朝廷而回天下之大治請以驗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今日之盛

君子先慎乎德代作

有用天下之術者足天下者也足天下者末也有本者為之先焉而後用天下之術行夫君子以天下為度孰不有足天下之心恒欲其無用天下之術有天下之術則天下是矣然矩者用天下之術者也君子有絜矩之道以平治天下理財用而不專其利是固為足天下計也而非君子之所先也君子之所先者德也德與財視之若不相涉也然未有有德而患財用不足者也惟財之足而德或遺焉則財非其財天

下將有不足之患矣故曰君子先慎乎德慎德者又
絜矩之本也且君子何為而先慎其德也君子有天
下之責者也天下之大百責攸萃孰非其所當慎者
君子獨於慎德先之先之者則必有後之者矣足財
用其後之者與嘗聞之易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也者聚人守位天下之
不可無焉者而君子後之是必有內外輕重緩急之
辨確乎其不可易者哉夫君子之所慎者何也德也
即所謂明德也君子身有之以為新民之本者是也
有天下者內本外末而先慎之財用雖天下不可無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者自不必先為之慮矣不能慎德而顧以財先之始
也為足財之計而財莫之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
何貴於絜矩以平天下為哉唐虞之時堯舜之所者
克明峻德允執厥中也至於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以
足天下之用大禹治水之餘事爾豈堯舜之所先哉
成周以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其經制之義至
詳且備則周公理財之法也而非文武之所先也文
武之所先者勤用明德而已此古昔帝王治天下之
大經也君子有絜矩之道以理天下之財若其所先
務者而寔非所先也天下之本莫先於德君子亦不

容於後之也使治天下者可以先於財而後於德古
之帝王當先為之矣故君子之治天下也先於格天
下之物而先致其知先誠其意先正其心先脩其身
以慎吾之德焉至於天下之財用豐匱盈縮不為之
計固非不知天下之大不可無財用也循其本而治
之不以財用為先爾自其在天下者觀之君子以天
下之財供天下之用鮮能無不足之患君子不患焉
君子之所患者無以為得衆得國之地爾故有德則
有人天下之衆皆貢賦之民矣有人則有土天下之
國皆成賦之邦矣由是而制其財用則天下之財自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足以周天下之用而無不足之患矣是蓋君子慎德
以為絜矩之本以運其用天下之術而天下之足以
至此也不然則雖聚斂之計百出亦不能以足天下
矣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立而末從之者蓋有
之矣未有舍其本圖其末而可為治於天下者也孟
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者絜矩之謂也不能
絜矩則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財用於是乎
不足矣况於無德以為之本而規規於財用之足則
上下交征而不奪不饜之患或未之免矣故曰外本
內末爭民施奪此之謂也嗟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

之上下者也不務德而惟財之計不免於專利矣
利則削矣何可專也傳大學者深患乎專利之害不
可止也乃於絜矩之義反復言之而推本於先慎其
德德之一言誠萬世理財之標準也至引獻子之
言而釋之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義者德之
一端對利而言尤深切而著明者也此又萬世興利
之大戒也意漢武多欲之君也用桑弘羊之計以竭
天下之財而國用卒不可足幾於蹈亡秦之覆轍豈
非來世之鑒哉君天下者能以慎德為先而明乎義
利之辨則絜矩之道得而天下平矣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七

人主務聰明之實

為治之道有名有實君天下者盡其實而不事其名
則所務者大矣蓋人主以聰明為大而聰明則有名
實之不同焉信任大臣以圖天下之治者聰明之實
也偏聽左右以事苛察之小人聽之之名也名與實相
去若不甚相遠也而人君之於國家之治亂社稷
之安危係焉然則人主將務其名乎抑亦務其實乎
務其名則聰明壅蔽而慘夫壬人日獻諛佞國事且
日非矣惟夫人主深知乎此而所務者大焉密邇大
臣信之專任之重日與講論以圖天下之治以窮天

下之務以盡天下之情然後人主之御天下也耳
所獲自無所蔽不下堂階而聰無不聞不出戶庭而
明無不見而治天下之道至矣先儒所謂人主務聰
明之實意蓋如此請言之天下之大也兩貴不能
以相事兩賤不能以相使而紛紛卒無所定天
之意能超然乎故於億兆之上必立君以主之焉是
所謂人主也而人主之治天下非一手足可以盡理
天下之事一耳目可以徧通天下之情也又必有臣
以為之輔佐焉然臣有大小有邪正而君德之脩君
治之成罔不係於此者然則人主果將何所務哉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八

嘗觀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聰明乃人主法天立
道以治天下之大務也且聰明一也而名實異焉厥
名惟何偏聽左右之類也厥實惟何信任大臣之類
也名實之間非特內外之辨實主之分也上而天命
之附下而人心之歸前而祖宗之光後而孫子之繼
內而華夏之尊親外而蠻夷之率服近而治化之清
明遠而基業之鞏固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福者皆
聰明之實所貽也否則虛名之累耳人主於此可不
知所慎哉是故大臣者國家之柱石也朝廷之梁棟
也天子之心膂股肱也而亦天付之人主以共理天

下者也人主之聰以大臣之聰為聰人主之明以大臣之明為明使其信任不專諏詢不至隆之於始而慢之於終厚之於外而厭之於內則政治之隆污紀綱之興替賢否之進退生靈之休戚漠然不知而諂諂面諛之人至矣是則自塞其聰自蔽其明而何以通天下於一身哉人主深知乎此慎於論相急於求賢或夢或卜必良弼也或徵或聘必真材也取其正已而不取其適已取其可畏而不取其可愛作大旱之霖雨也作濟川之舟楫也作和羹之鹽梅醇酒之麴蘖也擇之專矣求之渥矣由是或置之左右之論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二十九

思或置之朝夕之侍從密邇臺閣燕見無時又覆辨論以圖治理平心下氣聽其啓沃也和顏霽色賴其講畫也政治必淑其隆污紀綱必詢其興替賢否必求其進退之由生靈必察其休戚之狀以至天下之大禹機之繁無不研窮精到以求一定之說而後已後宮嬖色不得以間之讒人佞舌不得以惑之土木神僊不得以移之征伐功利不得以奪之是惟不用用則必隆是惟不親親則必久人主之信任大臣一至於此由是大臣之所引推而為人主之所聞大臣之所見推而為人君之所見禮樂之制必明備也刑

政之立必清舉也賞必當功而罰必當罪也進必君子而退必小人也舉必民好而錯必民惡也操縱之權不下移而社稷蒙福天下畏威也是則人主不用其聰而大臣之聰即人主之聰矣雖曰黠繻塞耳何所不聞乎人主不用其明而大臣之明即人主之明矣雖曰覓旒蔽目何所不見乎苟或偏聽左右以讒訐為聰苛察為明而大臣之信任為其所間則辯言亂乎舊政邪謀累乎盛德壬人進而賢人退矣諛色適而正色遠矣讒言行而正言止矣人主雖有聰之名也天下之事日壅於下聰之實何在耶人主雖有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

明之名小人之計日蔽於上明之實何在耶名實一殊而治功之異大不相侔有如此然則人主之治天下也可不知所務哉可不知所務之大哉抑堯稽之古之聖帝明王矣若堯舜禹臯都俞吁咈於廟堂之上而明目達聰於天下之大聰明之實萬世莫及迨至三代禹相乎益成湯相乎伊尹高宗相乎傅說武王相乎周召信任交至同心一德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皆非左右群小得以離間於其間而三王之駿德成功與唐虞匹休者固宜矣後世若孝宣勵精圖治而偏聽獨斷光武克復舊物而不任三公玄宗之

宋林甫和宗之專任安石之數君者所用非

所任非其人有聰明之名而不能務聰明之實安

其能盡治功之隆哉方今 聖君御極賢相迓衡

紫閣論思講求成化之理聖帷啓沃圖惟治道之功

則千載之功業之隆可以追休於唐虞三代之盛而

漢唐諸君於下風者不亦有由然哉然則人主務

聰明之實愚請於 今天子驗之

聖人仁之至代作

天下無不愛者聖人之仁也克其愛者心也聖人

心視天下為一身者也身無不愛則天下無不愛也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天下無不愛則其愛天下猶一身矣夫人之愛其身

者心也有是身而心不知愛焉不仁者也仁人心也

豈有仁而不愛者哉是故聖人之仁舉天下無不愛

證是心而已矣且天下之大孰非聖人之所當愛而

亦不容不望于聖人之愛也天下之老者少者貴者

賤者貧者富者孤獨者皆聖人之所當愛也天下

之邪者走者蹇者植者天者喬者榮而瘁者知覺而

運動者皆聖人之所當愛也天下之人也物也如

彼其象也於聖人之身若不同涉而以爲聖人之所

當愛者何也聖人視天下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

萬形皆聖人之四肢百體也夫人豈有視其四肢百

體而不愛者哉視其四肢百體而不愛者非仁也手

足而痿痺焉耳目膚髮聾瞶而毀折焉 與知

手足耳目膚髮在我而心不與知焉 仁聖

人之心則知四肢百體而愛之者也知四肢百體而

愛之則仁矣是故聖人之心視天下之饑者吾身之

饑也寒者吾身之寒也疾痛者吾身之疾痛也搞者

折者殘者殘者殍者相噬而相蹂者吾手足耳目膚

髮之毀傷也聖人知吾身之饑也寒也疾痛也手足

耳目膚髮之毀傷也而有弗愛焉者無是也愛吾身

梅國前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二

之饑則食之矣愛吾身之寒則衣之矣愛吾身之疾

痛則安之矣愛吾手足耳目膚髮之毀傷則全之矣

聖人之愛一身如此其至也而於天下之人與物也

皆吾之四肢百體者也愛之有弗至哉愛天下之饑

者則凡可以為之食者無不至矣愛天下之寒者則

凡可以為之衣者無不至矣愛天下之疾痛者則凡

可以安之者無不至矣愛天下之搞者折者殘者殘

者殍者相噬而相蹂者凡可以全之者無不至矣

夫聖人之仁愛天下如四肢百體而無不至者豈有

求於外而為是煦煦者於天下也仁之道本大貫天

地萬物而無間焉者也聖人知仁道之大故不以天地視天地而以吾身視天地萬物視萬物而以吾身之四肢百骸視萬物無不愛者亦惟自盡吾仁自愛吾身而已而不知天地萬物之非我也以愛如是其至也故夫人之不能克其愛於天地萬物而謂之不仁者私以蔽其心而小之也仁道至大而顧可以小之哉聖人之心無私故大大故天地萬物無不愛天地萬物無不愛而後聖人之仁始盡天地萬物無一而不得其所而後聖人之身始安也雖然此博施濟衆之道也子貢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人仁之至也故博施濟衆為仁道之大而聖人能之也而又曰克舜其猶病諸此固聖人之心也克舜仁之至者也而猶病焉則其心之大故也體是心而充之仁斯至矣故求仁者以克舜為法焉可也然未可遽至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之體固如此而入之則自能近取譬始故曰仁之方也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八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九

表

擬宋以歐陽脩知

制誥謝表 慶曆三年

慶曆三年某月某日伏蒙

聖恩以臣歐陽脩知

制誥者臣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上言伏以

天葩潤麗布

赫赫之鴻音

聖制宣揚播

明明之峻德典謨是繼誓諾莫倫必選縉紳之卓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材乃堪

朝廷之重寄豈容濫授用玷清班伏念臣脩章句

腐儒衣冠末學濟時行道詎謂自賢敢諫犯顏

偶同群臣習文章小技播光聲未擬蘇洵

老異端崇正道欲追韓愈一麾出守自其投筆

於外係數載超遷豈料荐臻於內閣捫心益愧

揣分奚堪膺

命自天報恩無地茲蓋伏遇

○○○○文心翼翼堯德安安繼體守文紹

祖宗之正統執中建極妙帝王之真傳治道益隆

仁恩廣被保萬年之基業安四海之黎元

擴彼有容所其無逸求賢如渴沃心之望有加

納諫如流逆耳之言無諱用人如用藥不遺焉

牛溲取士若取材肯慕竹頭木屑以茲猥瑣亦

在

甄收臣敢不益勵丹衷勉慮素蘊景前修之可仰

圖來效於未成代

綸綍以贊

皇猷紀話言而成信史當冀隨時進諫用裨海嶽之

高深因事納忠少罄涓埃之萬一伏願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

恩沾九有德奉三無

聖壽延長配天地於悠久

皇風清穆奠邦國於太和臣無任瞻

天仰

聖教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宋知諫院范鎮請置禁中章奏籍表

伏以好察邇言智莫大於虞舜望道未見心莫

勤於周文高帝鑒秦禁謗誹而受言太宗懲隋

過遠蔽而納諫漢興唐起實在於斯自昔有聞

於今為盛欲有所見仰徹

聖聰一得之愚萬分罔裨誠以群臣章奏皆出四方

見聞少中事情亦宜采擇官規有闕布於彈劾

之言

朝政不綱形諸激切之語事關利害機伏隱微或

先見而不忍含容或有知而不容避諱賈生痛

哭言驥不辭劉向精忠疏煩荷忌仁義雖非陸

贄咸指事而條陳嫵媚不若魏徵舉因時而規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

諷有狂有直固彰

聖德之能容不佞不欺亦使愚衷之少効此臣等所

共覩而竊幸於

明時者也然六歲之言雖入罔聞丹扆之披屢世之

諫未行徒設屏風之造不免一覽而棄豈能三

復不遺世道自昔而未張人心至今而未愜因

循苟簡不能轉乎庸君振作勵揚實有待於

明主茲蓋伏遇

○○○○舜智堯仁湯寬禹儉紹

祖宗之大統受命而興得帝王之真傳應期而出從

諫則聖應無愧於前覽付師者王誠有光於
哲有君如此寧忍負之某廁職

臣聞備員諫院受歐陽脩之責實罪未逃承
光之推虛名何補但期竭力不敢賣忠祗恐
心亦為活宜仰

心之容受故愚悃而有言請以群臣之奏章每於
禁中而置籍言底可績或竟錄其全篇事有可
行或備撮其要語條分類析不以踈驟見遺月
益歲添庶使先後可考紀其出入言者勸而行
者有徵賜以編摩可者從而否者無罪匪宜群

臣之幸實為四海之休

聖德優容允開一代之言路

君恩浩大式張萬古之治綱

國步無虞

皇風有裨臣下情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擬

歷代臣鑒謝表 宣德元年

具官臣某等伏蒙

聖恩賜歷代臣鑒者

臣等伏以宸翰仰雲漢之昭回汗簡青編煥日星之照耀

九重頒賜百辟恭承中外騰懽紳交慶臣等誠忻
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褒善貶惡聖人垂萬
世之規興事省成

天子建四方之極勸懲揚遏訓典攸稽翼贊彌綸法
程具在道期追於往昔鑒迺示於來今考世史
之遺言錄先臣之故蹟始于列國終逮胡元人
以類而相從事因文而紀實嘉言善行炳炳無
遺逆黨奸謀昭昭莫掩歲規嚴於臣職職朝未
有之書筆削斷於

聖心寔百世不刊之典世家列傳偶因一事而頒鑒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古觀文未及群臣之誠世忠錫傳陋宋主之不
弘馬燧賜銘里唐宗於太侈歷觀往籍莫並

新編制出

明時功高曠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章日表

玉質龍姿

富有傳基紹帝王之鴻烈

盈成撫運承

祖宗之燕謀

英哲夙成

元良久屬

神謨授受知創業守成之難

聖訓傳宣信元首股肱之重

圖惟治理

總握化機式古訓以闡

皇猷率舊章而

敷新政求賢納諫薄賦省刑雍熙泰和治已隆而

化益洽

憂勤惕厲身若逸而心則勞惟唐虞三代之君得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太一

宰輔群臣之助協恭熙載康濟成功世降泰和

時非古昔臣有純而有駁治有隆而有汚生不

並於當時感獨增於異代姓名不泯法戒斯有

每因紀傳之觀益切

明良之望爰加輯錄特

賜編摩兼收史氏之長用作臣工之鑒

天葩燦爛堯文親製於篇端錦帙輝煌武誥同敷於

海內

文明昭一代之盛

制作垂千載之休臣等忝列清班同霑

殊渥捧

宸章而忻躍瞻

法駕以颺言敢不深創往愆勉圖來效奮愚解之

志取善為師懷內省之慚以惡為鑑庶幾為貽

之力仰酬

造化之私伏願

德奉三無

恩霑九有

君臣胥慶廟堂揚喜起之歌禮樂聿興總庶勸中

和之化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七一

延本支於百世天命用休

隆社稷於萬年人心永戴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宋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群臣賀

表嘉祐八年

嘉祐八年十二月某日恭遇

皇上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者

御閣深嚴今古萃圖書之府

講筵肇重臣工叨法從之班慶

帷幄於初開幸章縫之首被

治恢洪運

道協大猷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帝命維新四海際亨嘉之會

皇風丕闡萬年當快覩之期式宣朗乎人文在懋勤

於

聖學竊惟邇英閣創自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九

先朝無逸書屏傳于

今日經載道史載事典冊攸存

治為君教為師儀刑斯具惟

右文而稽古迺

樂道以親賢啓

一代之宏模監累朝之故轍學士兼資講讀職肇

開元儒臣入侍

經筵制承景祐授戈講藝漢世祖虛意典章設館

弘文唐太宗何心史籍六朝紛擾儒彥弗親五

季侵尋詩書閣事睠茲

盛典有待

明時吾道藉以輝光

聖躬從而保壽臣民胥慶海宇騰懽茲蓋伏遇

○○○○

至性天成

睿資神授

寬仁莊儉

敬簡英明

聖啓宗藩瑞昌符於龍日

德儲宮禁兆允合於天人宗正固辭名嘉遜避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九

青宮勉就望屬謙恭

統出親承陋漢宣之紹嗣

位傳揖讓光虞舜之重華

登極以來未遑政務

保和之後益重儀文法象

祖宗憲章賢聖道德性命之奧求端緒于六經理亂

興衰之詳鑒法程於群史

終始典學邁恭默之賢宗

緝熙單心匹光明之令主簡編

肆力隻日何分道化

留神隆冬違恤仁祖惟大冀獻納于禮經孝友為

先庶

采觀乎虞史

春秋鼎盛作聖功罔不在初宇宙更新敷

王化自今以始臣等庸材末品寡學無聞榮冒崇

階食浮豐祿趨踰堂陛載瞻

藝祖宏規廁列衣冠重觀

仁皇盛節泰交感激晉接遭逢敢不勉效前修慊為

霖於濟早戒荒舊業期覆篲以為山恭在責難

耻惟廢道戰兢逾切奔走何辭伏願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十

聖德日隆

天休時迓

圖開一統同萬國以紀元

命式九圍合兩儀而並壽臣等下情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策

問漢武用人何如

君子易疎而小人難遠正道難行而邪說易合

在人主一心之明以進退之耳人主之心明則

邪正辨而用舍當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矣人主

之心不明則邪正混而用舍偏君子在外小

人在內矣內君子而外小人此易之所以為泰也

外君子而內小人此易之所以為否也然則人

主可不先明其心以為進退人才之本哉仰承

明問而敬陳之董仲舒漢之醇儒也當武帝之

時應賢良之詔而對策大廷觀其正心一言足

為端本之論更化數語誠為善治之方使其大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行於時則必為漢廷之梁棟可為丞相豈溢美

哉奈何武帝好誇詐而仲舒以正大應江都作

相帝實遠之汲黯漢之直臣也當武帝之時起

太守之召而拜主爵都尉觀其內多慾而外施

仁義深中武帝之病刀筆吏不可為公卿面詰

張湯之慘使其大用於君則必為漢廷之柱石

可為御史大夫豈過許哉奈何武帝好殘刻而

汲黯以忠厚應淮陽作守帝實疎之然當是時

為丞相者乃曲學阿世之公孫弘也使武帝以

待公孫弘之位而待仲舒則以正易邪始猶權

世不耳顧諟詐之心帝終不易而仲舒之正
大亦不屑為公孫弘之詭隨其能免江都之行
乎為御史大夫者乃用刑深刻之張湯也使武
帝以處張湯之職而處汲黯則以賢易暴殆猶
參蒙振落耳顧殘刻之心帝終不移而汲黯之
忠厚亦不忍為張湯之慘刻其能止淮陽之出
乎嘗觀武帝之心非不知董仲舒之賢於公孫
弘也但其既答復問求為徇已三策稱善強為
面從況於公孫弘之詐有以中帝心之詐董仲
舒之不為丞相也無恠然矣亦非不知汲黯之

忠於張湯也但其社稷之臣面許而已不冠不
見文具何為況於張湯之慘有以授帝心之慘
汲黯之不為御史大夫也尚何尤哉大學曰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此帝之所以待董
也先正曰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取其適
而不取其正已此帝之所以處弘湯也本而言
之多愆一言又為武帝膏肓之病也踵亡秦之
轍而幾覆漢室雖有輪臺之悔蓋亦晚矣愚生
以管窺天不見其大以蠡測海不知其深尚論
古人豈能盡其萬一乎直以被朝廷之作卷荷

執事之甄陶明問所及冒罪以對惟矜進
志而不以踈淺棄幸甚

問治道復古同異何如

治法之出於古者固可行於今治法之施於今
者亦可復於古但時有不同勢有不同而人心
世道亦不能以強同也識治體者得其意而不
必合其制收其效而不以同其法則為治之道
尚何間於古今哉請條陳之古之為國者四封
建并田肉刑學校是已古之為學者四取士論
政曰弦與誦是已此東坡蘇氏著於南安軍之

學記也然為國雖有四也封建廢而郡縣矣并
田廢而賦稅矣肉刑廢而笞杖矣所存者有學
焉耳為學雖有四也明賓興之典缺而學校
無取士之階受成禮樂之事缺而泮水無論
之舉春秋禮樂之廢歟而黃帝無弦歌之聲
存者有誦焉耳夫八者有二自宋為然迨至於
今猶未盡復今之學非古之學也而教育多士
儲國家之英材雖不必如三代庠序學校之制
而收養士之成功則大矣茲欲復乎三者之政
或者有言焉方今分封藩王雜置郡縣無尾大

不掉之患封建之制不必復古可矣但賦稅之入有常制而井田或可以復置以民之流移者衆也五辟之設有常禁而肉刑或可以復舉以民之輕犯者多也此其先後緩急難易之序若可信歟愚則以為觀時勢云耳蓋封建既善不必復矣而井田肉刑既能得古人薄賦省刑之意則制度沿革不必盡復亦可也何必拘拘於古今為哉今之誦非古之誦也而格物窮理為進學之先務雖不必冬夏詩書之教而得為學之成功亦善矣茲欲復三者之事或者有說焉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十四

方今文教誕敷武事寧謐無執訊獲醜之告論政之制不必復古可矣但士之發身於科目而侯明賓興或可行於未試之時以造就之端在此也士之篤志於講習而春秋禮樂或可舉於閑暇之日以涵養之方在此也此其先後緩急難易之序若可從歟愚亦以為觀時勢云耳蓋論政既無不必復矣而取士習絃誠能得古人興賢學道之方則名實同異不必盡復亦可也何必汲汲於今昔為哉雖然為治在法行法在人任治者能師古之意而不泥古之迹守今之

法而不廢今之實則雖今亦古矣尚何為國學之不同耶愚也雖切從政入官之願慚無通今博古之功執事不以寸朽而棄則樗櫟微材或可以備榱桷矣

問用人理財得失何如

用天下之人在乎謹其所入理天下之財在乎謹其所出用人而謹其所入則登仕版者無多途而選法疏通何賢鄙同滯之足憂理財而謹其所出則司國計者無濫廢而軍需充足何公私困乏之足患哉執事春闈試策首舉用人理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十五

財為問蓋先天下之憂而為言者也愚也抱慮久矣茲幸與諸生之列敢不悉心以對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始百度一新載諸司職掌者官有定員其法之善也上追乎盛周賦有定額其法之正也近鑒乎前代當時人才之用各稱其職軍國之需隨取各足致盛治於無前而重鴻休於有永也有由然哉至於今日時移法玩乃有變其初者矣以用人言之上自朝著之官下至州縣之職以一事而添設數員以數員而共理一事倍增於舊也不可勝紀然而一歲之

不足以事一歲之人是則人才病其或多而思以損之矣聞之國人之論自古人才以盛為美損之乎所宜也獨無變通之術乎吾意夫人之才入仕也科貢為正途而胥吏以供群職薦舉為公論而任子以報世功此外愚不敢以為皆善矣欲免淹滯之歎得乎必也杜奔競之門塞佞倖之途拜恩私室者不得濫與請謁權家者不得濫進至於資格之弊考選之私行苞苴以固寵托勢要以干位者則又有以處之所謂不損之損夫如是而清理選籍以復官有定員之制何難哉以理財言之山澤關市之課州縣帑藏之積取之盡錙銖積之如丘山富加於昔也不可勝算然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費是財用或病於過少而常思以益之矣聞諸路人之言自古財用以儉為貴益之非所宜也獨無更張之方乎夫財用之費出也上供服御而下養臣庶者不可闕內錫功勳而外賜夷狄者不可無此外愚亦不敢以為皆善矣欲免墮乏之虞得乎必也禁無益之費罷不急之務土木之興於佛寺者可以停止賜予之過於戚里者

可以節制至於官軍冗食闔寺僭奢賞賚不功者或多侈糜於無度者不足則又有以抑之所謂不益之益矣如是而量度國計以復賦有定額之制何難哉今也清儉以輔治者有大臣寡欲以出治者有聖君而治道日舉矣愚生承問而盡以平居鬱鬱於懷者吐露無隱惟不以疎狂見鄙而有取焉尚有可欲言者當為他日陳之問智膽得失何如料天下之事在智決天下之事在膽智不明則未免於疑惑無以料事之成敗而為之裁矣膽不壯則未免於恐懼無以決事之可否而為之斷矣不能料事於未成不能決事於將成而何以施諸天下哉請廣執事之意而言之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是言也孔子告子路行三軍之言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是言也孟子告公孫丑當大任之言也謀也知言也明其心以為料事之本也懼也養氣也大其勇以為決事之本也此聖賢之所得而非後世之所及也有為用智之言者

大小之事皆須用智蓋料天下之事者矣要生身之自行殆亦智之小者成天下之事幾何則其為是言也特因其性之所偏而何能知言以立有成之謀哉有為用膽之言者曰成大事者在膽蓋決天下之事者矣要其身之自得殆亦膽之粗者濟天下之事幾何則其為是言也特因其性之所長而何能養氣以定臨事之懼哉觀諸陳平之相國固足以見其智然平之智非有深謀以料事者不過施計術於應酬之間耳若晁錯者雖曰號為智囊而不免於刑名之慘則其智也祇足以為亡身之具而況於料天下之事乎趙雲之却敵固足以見其膽然雲之膽非有直氣決事者不過圖倖倖於倉卒間耳若姜維雖曰膽大如斗而不免於器識之卑則是膽也適足以為亡國之具而況於決天下之事乎夫以用智莫善於明其心心有不明則智之所用為權謀為術數而不至於憤駕之馬者幾希矣膽莫善於大其勇勇有不大則其膽之所為強梁為豪悍而不至於觸藩之羊者幾希矣愚生智雖欲周膽雖欲大然於孔孟之言竊

有志焉而亦未敢居然以為他日受大任重之地

問廉吏

成天下之治存乎道變天下之俗存乎機得其道以運其機則天下之治成於上而天下之俗變於下其風行氣感有不俟法禁之煩而自化者廉耻足以養人之心清介足以厲人之志是以上下維持治隆俗美而有裨於世教者不淺矣執事發策以廉吏為問蓋推古驗今默寓夫經世之大術且將以試承學素養而期其操履完固於有位之日也敢不敬陳以對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為之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有道矣當時所謂吏者即三德六德之人也克宅克俊之人也義德容德之人也而廉吏之名未聞何也天下皆廉吏不可得而名也君不可得而舉之相不可得而薦之民不可得而稱之雖所謂吏者亦不自知其為廉也天下之治熙皞而已天下之俗淳厚而已若不知廉吏之為功而廉吏亦不自知其為功者此唐虞三代之盛豈後世所能

及哉自周以後天下有無廉之吏而後知有廉
之吏天下有無廉之弊而後知有廉吏之功廉
吏之盛世道之衰也以漢言之若以廉恕廉平
稱者若以懸鰓擯聞者若致人望風解印酌水
喻清者廉吏之名盛矣然而天下之大不皆文
翁之在蜀朱邑之在桐鄉也不皆羊續時苗之
礪行也不皆范滂趙軌之矯時激俗也雖有如
宣秉無儋石之儲楊震辭故人之餽祇見清風
日薄不勝污者之多漢之為治可知矣以唐言
之有無宅一區滿受百紙者有止駕柴車不携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

妻子者有固辭遺不納餉錢者廉吏之名亦盛
矣然而天下之大不皆揚綰之為相杜暹之為
叅軍也不皆德秀元淑之苦節也不皆陽城陸
贄之甘貧却贍也雖有如賈敦頤之羸馬自隨
段秀實之完封贈遺祇見正氣日微莫救貪夫
之靡唐之為治又可知矣以宋言之携鸛馬騎
扑范仲淹廉矣天下持方物者能必無乎辭私
覲拒珎異曹彬沈倫廉矣天下納苞苴者能必
無乎聽事無重門四海無居第李沆畢士安廉
矣天下之黷貨市產者能必無乎他如包拯之

一硯不持劉忠之一衣不受劉溫叟時晉卿之
金王禹偁却繼遷之馬雖亦清介相聞終不足
以止貪墨之風宋之為治安望其盡淳也哉我
祖宗列聖繼作於上治化益隆風俗益厚熙然回唐
虞三代之盛廟堂臺省之上百司庶府之間廉
吏濟濟不可得而名也方今

聖明在上重廉耻之節崇清介之風公卿大臣臺諫
方岳固有邁前修以輔我

隆平之治者愚生寸軀之下固難備述以繁揚之
也幸進而惠教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問兵荒

禦戎之策不在於有戎而在於夷狄賓服之日
救荒之策不在於有荒而在於豐稔屢見之年
夫戎荒之患固盛世不能無救禦之策雖聖君
不容忽此理勢所必然者君子有世道之責豈
可以為迂遠而不預為之計哉且四夷以盛衰
為向背也久矣雖堂堂天朝恩威並用或不能
無侵擾之患故中國不必於無戎貴有以禦之
耳說者乃謂禦戎無上策是果然邪然趙克國
李德裕能使單于引去南詔東服則禦之之策

似得之矣不知李牧之守鴈門王忠嗣之鎮朔方范仲淹之在鄜延亦可謂得上策否乎庶徵以得失為休咎也審矣雖穰穰豐年家給人足或不能無水旱之虞故盛世不必於無荒貴有以救之耳說者乃謂救荒無上策是果然邪然富弼韓琦能使流民全活饑羸獲濟則救之之策似得之矣不知趙抃之守越州陳堯佐之漕兩浙蔡齊之活齊東亦可謂得上策否乎以禦戎之策言之晁錯謂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步卒十不當一弓弩之地短兵百不

梅國南集

卷之十九

二十二

當一矛鉞之地長戟一不當一李靖謂谿谷阻難則用步平原廣遠則用車追奔逐北則用騎故步兵為殘心車戰為羽翼騎兵為耳目二論於時事雖切然皆征戰之具耳聖王選將之道練兵之法儲運屯田之方皆未之及也無已則何承天論安邊曰移遠就近曰浚復城隍曰纂偶車牛曰計丁課仗是誠邊事之要也為將帥者試舉而行之安知不為邊鄙之一助邪以救荒之策言之李愷立平糴法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耿壽昌祖其

意穀賤穀貴增減價以為民養之利魯鞏陳救菑議請賜以錢五十萬貫貸以粟一百萬石使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供其食農得脩其畝工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二法於世道若宜然皆賑恤之典耳先王寬恤之恩節制之道用三積三之計皆未之及也無已則朱子論救荒曰感召和氣以致豐穰曰儲蓄之備通變之宜是誠荒政至論也司民社者試舉而行之其將不為生民之大幸邪惟我

梅國南集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太祖高皇帝應天御極汎掃胡元統有萬方功高千古蠻夷盡納款之誠海宇獻豐穰之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治化之盛中外晏然我聖天子嗣位孜孜圖治威德遠涵和氣融液夷狄水旱誠不足為患者然安不忘危孔子繫苞桑之戒有備無患傳說推憲天之功不可不預為之計也聞之道路比者西北二虜侵擾邊陲河陝諸州繼漕凶歉戰餘之地十室而九空饑餘之民張口以待命固當軫念而矜恤之者不知何以處之雖然苗民逆命無損於大舜之治功饑

維祥鑠適以啓宣王中興之盛而誕敷文德之
化側身修行之功亦不為之廢也先儒謂御夷
之道其本在德業其備在朝廷其具在紀綱又
謂積三十稔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為
萬世良法禦戎救荒之上策宜無出此者敢以
為終篇獻

問名臣言行

有一代之君天必生一代之臣以為之輔以弼
成其一代之功然必有紀而述之者賴其言行
之善粹而為書以昭一代之盛斯不足為百世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之盛哉昔者朱子錄有宋名臣言行之迹集而
為編自開國以至熙寧元祐之際凡其公碩輔
參之精而紀之備有不殫述者茲舉其一二
言之趙鼎字元鎮太祖論收藩鎮之權曰唐宋以
來節制一惟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李
文靖字文正位日取水旱盜賊奏之其言曰
人主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聲色犬馬土木
甲兵禱祠之事作矣王文正當仁宗時瑞應沓
臻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
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可免夫輿論韓忠獻為相

嘗曰為人臣者盡力以助其君死生以之

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范文正為參政
仁宗以太平責之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
專文辭革磨勘例選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
除濫官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富文忠之為相守極法行故事而
付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有官任職歐陽文忠
為參政權知貢舉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
以險隘知名者黜去殆盡文章變而復古司馬
文正辨理財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

梅國前集

卷之十九

二十五

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者其害乃甚於加賦神
宗論變法對曰何獨一三代之君常守禹
湯文武之法雖至今一也呂正獻事仁宗語
及西陲曰惟當脩一來則一之若臨遣大
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守奇功皆非國家至
計蘇文忠為待讀進講至治亂興衰邪正之際
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感悟會上元市浙
燈密疏曰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
罷凡此者皆所謂位秩尊崇事功顯著而關繫
國家裨益時政者也彼陳述古樞密直學者判

尚書祠部遇貴人奏乞寺觀名額及度僧人道
士堅執不為行劉道原秘書丞也王介甫引修
條例三司固辭因言天子屬以政事宜恢張堯
舜之道佐明主不可不以用為先此其言行可
取不以職之去而遺之也陳圖南隱者也其
言曰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堯舜土階三尺
節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能以清淨為治即今
之堯舜也魏仲先處士也居東郊時仁宗祠汾
陰召之辭疾不至而以詩感悟王文正辭政柄
此其言行可取不以人之隱逸而遺之也至若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杜正獻之政事可書而執帽不濡之異則幼時
之微役也文忠列之相業可書而灌樹出毬之
智則童時之戲習也王文正之薦賢容物相度
若弘矣受美珠之賜而不能力爭天書之詐議
者少之呂文靖之輔政勸學相業似美矣以計
黜宋庠而惡韓富范使不得居其位君子病之
若此者則又巨細兼收瑕瑜莫掩者也然則議
者所謂不獨紀諸臣之言行當時盛衰之故隱
然備見不亦信哉厥後李幼武嗣而為之紀中
興南渡以後之臣及累朝道學之儒意亦善矣

於虛浮恠誕之議要之采擇之精紀載之備終
有愧於朱子之作也迨我

皇明

神祖開基

列聖紹統公卿輔和左右後先足以仰匹伊傅周召
之休三代之隆矣

國初以來百有餘年諸臣之賢未有紀述彭惠安

尹文和始為名臣錄贊而楊禮侍繼之悉取朱
子所編之法輯而為錄以補其所未備誠足以

昭我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明朝一代之盛於無窮哉其間所書自洪武以至成
化元勲碩德名相鉅卿班班可述武臣以武寧
王為首文臣以誠意伯為冠勲業之隆道德之
盛文章之懿氣節之美忠貞之操清介之風視
宋諸臣賢或過之而諸公所錄質諸朱子可謂
無媿也已竊嘗聞諸縉紳之言曰我
朝輔相之盛過前代名臣之錄意者有未盡乎始
亦有待於續而為之者乎秩崇而功著取之當
矣無亦有如朱子所書之位卑而迹隱者尚有

遠乎言之細不見取於清議者略之可矣其
或出於叢談雜說如朱子所取亦有采而未備
者乎此皆

廟堂之議而非微賤者所敢知也執事以為何如

問守成之道

守成之君能以創業之心為心斯善於守成者
矣夫創業之心憂天下之心也其憂天下者固
嘗憂其得之之難而於既得之後則又憂其守
之之難也業既創矣則以守成望於後人矣守
成之君當豐亨豫大之世而或不知祖宗締造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之艱難是以憂勤惕厲之心微而樂樂怠教作
矣惡得謂之善守成哉愚嘗誦我

皇祖之訓曰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若守

成之君常存敬畏

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於戲

聖謨洋洋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為

聖子神孫開萬世之太平者不在茲哉三代之隆若

憂之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宣王皆能以

天下為憂而為守成賢君也厥後漢文帝宋仁

宗殆庶幾者矣其諸以天下為樂而不能守祖

宗之成業者不可勝紀然則為祖宗者創業垂
統其憂何如子孫獨以樂承之哉蓋嘗聞之創
業者憂守成者樂守成之樂固創業者之憂貽
之也然在守成者可憂乎哉能憂而後能樂
未有不先於憂而後其樂者也我

皇祖之訓蓋以創業之憂自任而以守成之樂貽
子孫于萬世其微意固自有在然

神謨淵秘心法精妙非愚賤者所敢知亦非愚賤者
所敢言管窺蠡測之餘意者

聖祖以敬畏為仰承之責而屬望之重則固曰憂天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下而已矣蓋人君之有天下上焉天命屬之下
焉民心歸之而君之所當敬者天也所當畏者
民也天難諶斯民罔常懷此天下之所以可憂
也知敬畏則不至於怠緩矣知天下之可憂則
可以享天下之樂矣是故在啓則敬在中宗則
寅畏在高宗則不改康寧在成王則無逸在康
王則敬恭在宣王則懼災憂民側身脩行是皆
所謂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者也是以
天與之民歸之有光於禹湯文武之業而常享
其樂哉漢文帝恭儉玄默海內富庶而漢道用

登宋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而社稷攸賴
乎不知敬畏之謂而憂天下之心或有所歎是
以德化雖務治效未臻而實謂有痛哭流涕長
太息之疏謂缺失而謂上怒嘆夷狄肆禍司
馬光有三德三道五規之創也至若漢武帝好
大喜功窮奢極欲致海內之虛耗唐玄宗宴安
驕侈委政群邪開元之治轉為天寶之播遷宋
神宗聽言太廣用人太銳變亂祖宗之法而熙
寧元豐之政釀成靖康之禍是皆不知敬畏不
能以祖宗之憂為心而好神僊嬖女寵貪貨利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

以天下為樂而自貽其憂也之三君者在當時
以為賢其所致乃爾况元成敬懿徽欽以荒縱
逸樂自處而欲永厥世難矣守成之君顧宜如
是哉我

皇上起自宗藩入繼大統

登極之初恭懷以天下為憂

聖德明睿上契

皇祖貽謀之遠

聖心敬畏又深得

皇祖精妙之傳是以天眷于上民懷于下盛大悠久

之福雍熙泰和之治並有而並臻其極萬世之
樂可以永享矣生也愚賤鼓篋無能之餘何以
為斧鑒之獻哉伊尹告太甲曰至乃祖攸行傳
說告高宗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
成王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自古人臣致望其
守成之君未有外於法祖者也是以一得之愚
裨涓埃於海嶽亦惟仰我

皇上式克欽承我

皇祖之訓而已寡欲以養心遜志以典學執信以行
法親君子遠小人以弘治道始終此憂始終此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敬畏則功光

祖宗業垂後世無疆惟休矣謹對

問大儒奏議

自古人君之於聖賢大者行其道次者行其言
通行其言行道亦行也聖賢憂世之志豈徒
欲行其言哉惟欲其道之大行而身親見之也
萬一不得位以行其道猶幸用其言使其言行
而道因以試焉可也願有聞其言而悅之者矣
悅而不行猶不悅也甚者言之諄諄聽之藐藐
悅且不可望矣况行乎古之聖賢何幸而親

其道之行何不幸而遇其言之不見用也其志誠可悲矣君人者幸使聖賢樂見其道之行而無悲其言之不見用哉臯益之謨伊之訓周召之誥不可及矣堯舜湯武使之得行其道以成雍熙恭和之治非獨臯益伊尹周召之幸也唐虞商周之幸也時至春秋孔子生焉周流四方無堯舜湯武為之君而不得位以行其道猶冀其言之見用也哀公問政則告之政問禮則告之禮其言也即堯舜湯武之道也哀公用之唐虞商周之治可復矣柰之何其弗能也孔子而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後孟子生焉周流列國猶孔子之在春秋也梁惠利國之問則告之曰仁義顧安承教則告之曰率獸食人惡在為民父母齊宣問桓文則曰保民而王問好樂則曰與百姓同之至於雪宮之問則曰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凡此者臯益伊周之謨誥何異哉惜哉齊梁之君魯哀流耳戰國之不能唐虞商周無旣然矣孟子而後千四百年宋程子者出當神宗之初召為御史掌勸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至其進上殿劄子則曰君道之大在於稽古正學明善惡

之歸辨忠邪之分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其論取士則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道德仁義教養之行實才學升進之去其一切無義禮之弊其論養賢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今欲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其論十事則曰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至為治大原牧民要道前聖後聖同條而共貫也乃舉無古今之異者十事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可謂詳切著明者矣惜乎神宗所信用者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王安石之新法程子之道不得一試也程子之後朱子者出當孝宗之朝每經召對首以平生所學唯正心誠意四字至論人則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其應詔封事有曰聖躬雖未有失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也有曰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而已其投匭而進者則曰天下大

本者人主之心今日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事是已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一己之私意難除其擬而未上者則曰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未嘗自足有大變革則驚動於心焉至舉警動自新之十目為獻則愛君憂國不容自己者矣顧孝宗為道學之禁所誤而不能用可憾也夫二君者視魯哀梁惠齊宣若反不及而程朱二子之道不行則猶夫孔孟也其何以挽熙寧乾道之治

梅國朝集

卷之十九

三十四

於唐虞商周哉嗟夫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程朱子大儒也遭際非時道不見用匪直孔孟程朱之不幸固春秋戰國有宋之不幸也然亦豈魯哀梁惠齊宣神孝二宗之幸哉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而不聽王通之言後之人君幸毋為漢武隋文所笑則儒者之言見用而世道治矣方今
聖人
在上急於用儒以成唐虞商周之化廟堂之上固有如皋伊周召者行道以濟時矣使孔孟程

朱而有

今日之遇其幸當何如今其言固在也願舉而獻之于

上萬一采擇行焉吾儒幸甚天下幸甚

問錄明允衡論與今政治相合何如

天下之事常變者時也輕重者勢也一定而不可易者道也勢不同而時同則惟時之趨時不同而勢同則惟勢低昂而道為之衡焉舍道則權謀智巧終於術而已矣愚嘗執衡論以求蘇明允之說大抵皆術也而非道也天下可以術治哉且其所論宋事耳愚也寡陋非明允比請以

梅國朝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五

今日之事並言之明允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尊其位厚其祿重其權可以議天下之機處天下之變是之謂遠慮我

聖祖創制立法革中書省以六卿分治其事

文皇設內閣命文學之臣入典機密心腹之寄專矣列聖相承倚毗益重相與彌綸機務調燮元化以成萬世之功此遠慮之道也誠哉禹於益湯武於

伊呂相待一體者矣其論御將曰人君御臣相
易而將難而御才將猶難結以重恩示以赤心
而折之以威若漢高處信布知大計我

朝大將多爲於勲戚世臣或掌督府或典營兵有
事則佩印出師無事則解兵歸第爲將臣者位
尊而不敢驕權重功高進退出入惟

上新命不餒智術以頃折之而保勲圖報不暇御將
之術善矣特在慎於擇之耳其論任相曰任相
之道與任將不同湯武之德而猶有伊尹太公
者爲師友焉以明有尊也我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皇上登極優禮師傅大臣崇報之典拳拳不忘

召起耆舊心腹無間視宣德天順間任用諸元老
恩禮尤厚夫復何言惟心莫遠乎六爲群小所
間而終始如一足望耳其論重遠曰遠方之民
常多怨而易動南廣川陝牧宰勿俾輕授賊吏
冗流勿措其間吁以是爲重遠特其一端耳然
在於

今萬方一統遐遺陋忽勢或不能免者銓衡之地
將不有轉移之機乎不以貧故及註謫左遷之
流置諸遠方郡邑易動之民日見其安矣其

論廣士曰古之取士於盜賊夷狄今胥吏獨

不錄乃欲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則奇
才絕智出矣噫耕釣卜筮何人非才何才非用
顧專於胥吏求之明允何見而以是爲廣士也
今也胥吏之流辟用有途品資有格不患其棄
遺第冗濫之患耳嚴沙汰而疏通之在所先哉
論養才曰古之養奇傑也責之以措天下之務
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今奇傑之士宜哀其才
指其已成之功以贖其過委以難治之事責其
成績夫尊賢使能國有常制彼所謂才何才也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七

而乃以過使之哉今也賢才之盛濟濟在位然
而山林之間能保無不賓之士求賢盛典請如
古人玄纁束帛安居蒲輪間一行之庶乎野無
遺賢哉其曰甲法先王任吏不任法其法簡今
則任法不任吏其法繁舉天下皆知而未嘗
者有五吏胥毆法以爲奸由五者始其曰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今欲
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而能使不
啓奸不失實其莫若重贖明允斯言固中當時
之弊然重贖之說或過矣

法而卑簡陋之一第也不得已行於勢之令

卷之四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一

志書叙贊

志輿地圖

志首圖何圖輿地也周官輿地有圖以知險阻士訓掌之詔地事者圖也是故志首圖焉匪直示觀覽也分野之規省方之政於是乎存或曰圖固也府總於前縣分於後何吾子之不憚煩曰上下綱維勢也亦法也總於前分於後體統一也一故治

志世歷紀

紀何紀世歷也紀世歷何紀者記也天開地闢歷至于今邈哉世矣書契攸始紀其所可知也司馬子子長作史首之本紀本其事而記之也志固史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者備矣本其事而記之可也作世歷紀

志沿革表

夫輿圖古今一也始岨而康始蒙而荒惟天則風氣日開惟地則幅員日闢惟人則疆理夷廓域萃而立渙之勢也是故古今以沿革表之矣作沿革表

志秩官表

天爲民立君主之君爲民命官治之教之秩殊崇卑

責任均矣是故服有厥位敷政脩教以不厭君民戴之去民思之祀之聲名與郡邑並求休哉若弗治則繆弗教則曠欽哉母繆母曠民尚有利哉作秩官表

志選舉表

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賓興之後世選舉所由始也漢唐邈矣宋有進士茂材諸科我明登禮部曰進士錄鄉選曰舉人廩於學以年序進曰歲貢皆

制令也求賢取士之途廣矣士由此進濟濟盛哉作選舉表

天文志

天文何天之文也天有列宿其分野次舍占驗凌雜米鹽不可盡合然推測之法有定位有成筭固可致而知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是故志首天文凡候附之附以類也

地理志

志地理何天覆之下剛柔成質皆地也山載而峙水振而流其六也泉石池井在其中矣區分則曰疆域表著則曰形勝故先之而立墓後焉成民之事陵為之終人享氣於天而體魄藏於地也是故皆地也易

又曰俯以察乎地理作地理志

志禮樂

禮樂與政通者也王國有王國之禮樂郡邑有郡邑之禮樂下至鄉黨士庶罔不皆然故禮先樂後儀文度數不可廢也禮樂廢則風俗頹風俗頹則政事乖亂而王道不興矣禮樂攸繫大矣哉作禮樂志

志秩祀

秩祀何廟祠也壇壝也首先聖先師諸賢祠次之重道也示民敬也名宦報功也城隍以衛民也而龍君諸廟捍民災弭大患也壇社稷重養也風雨山川奠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三

志職制

志職制何志官也官有六事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在郡邑長總之佐協之幕贊之胥史分典其事者也學司教也群吏則司倉庾司禁獄司關市司置傳司陰陽司醫藥司湔黃曰僧道在戎伍則曰所典武事也皆制也是故表表其人志則志其職也作職制志

志榮遇

榮遇曷志也勸士也夫士端履飭行垂裕席休逢時際會而名顯志耀皆榮遇也是故其目有五曰褒賚封錫之恩出於制命存膺沒賁榮莫大矣曰薦辟漢制賢良遺法也曰蔭叙周官世祿遺典也曰制貢以限年進曰例貢以貲選進皆唐宋用人之途也

曰榮也遇也作榮遇志

志建置

志建置何也定名分正體統崇化本隆治基咸於是乎考也是故定名分者存乎禮正體統者存乎法崇化本者存乎教隆治基者存乎政政脩教明法章禮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

四

達郡邑其庶幾矣作建置志

志經畧

經畧曷志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是故築城鑿池爲守計也教場以演武兵防以飭戎爲戰計也關鎮隘堡爲保障計也皆設險以守國謹侯度而戒不虞者也朝有定制郡有恒典典守者安不忘危先事而圖之免矣哉作經畧志

志食貨

志食貨何夫食貨王政之首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是故戶口先之人也田賦次之土也貢賦又次之財也庸調又次之用也而物產終焉財用之資也夫財用取諸民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足國者必先足民也足民之政舍食貨奚以圖哉作食貨志

志利澤

志利澤何也民以食為天溝洫以備旱澇倉庾以備賑恤先事而慮足食之源也川病於涉也梁以通之舟以濟之病斯免矣民生有養死有葬王道也不幸而有鰥寡孤獨病廢貧弱者孰養其生又不幸而死

梅國典集

卷五

五

無殯葬者孰為之掩其骼此養濟漏澤仁者所不廢也作利澤志

志崇表

崇表何志也志一方之巨觀也首曰宮室時觀游節勞佚以昭化也次曰綽楔衣厥宅里以昭賢也衢巷禁布規制寓乎其中矣乃若地有勝槩而鑒美揚休彰往視來君子固有徵哉作崇表志

志藝文

志藝文何也紀載以示訓也備考也文藝之論不與焉匪畧也是故首之

取製經史諸類附焉紀其

以示訓也文以記事詩以詠物各從其類不者缺焉不可也紀其詳以備考也雜志志遺也籍藝文以考者也而志則終矣

輿地圖論

論曰南安輿地在江西都會上游極西南境也東南鄰韶雄而近西北接郴桂而邇大庾附郭也南原在東之北上猶在北稍西崇義則北之西也山多峻拔延亘環峙諸水出其下大者流小者合原棲谷藏畝耕林植食地利者靡有遺力蓋西南樂土也故曰南安南之安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苞桑之戒惟吾

梅國典集

卷五

六

有位君子念之吾士民生斯土者念之

世歷論

論曰觀於世歷郡邑之事盡之矣建邦啓土自唐虞始揚有州矣罷國置郡自秦始橫浦有關嶺有戍矣割地分封自漢始南楚有縣庾有城矣元鼎間受惑犯南斗天道始變於上矣元和間塞嶺通道路始開於下矣祥則芝草嘉禾異則水旱螟蝗而事感召存乎其中矣世殊代異廢興治亂如寒暑晝夜往來交錯由一郡而下可知矣是故志也者有以道焉而豈徒哉而豈徒哉

沿革論

論曰韜一郡爾洪荒之際山谷草莽不可攷矣畫地分野始曰揚征併曰吳曰越曰楚分割曰九江曰淮南析曰豫章曰廬陵曰虔州曰南安而庾康猶義愈析愈置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有官守焉禮樂刑政聲名文物與上郡齒罔不備矣由今而往地改而闕民改而聚里其鄉乎鄉其邑乎邑其郡乎郡其都會乎吾不知其攸止矣不然商周幅員可計也迺有千八百國何庶哉

秩官論

梅園前集

卷三十一

七

論曰表秩官自宋始宋知軍州事暨通判軍事詳矣司戶司理二三人已爾知縣事南康詳矣庾猶數人也丞尉而下益寡矣元踰縣皆不甚詳華風染夷典籍廢墜略也固宜 皇明建極天開地闢宇宙一新比今百六十年仕籍班班可紀乃若闕逸遺漏猶不能免焉何也議者謂語時則遠者易忘語人則庸者易忽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選舉論

論曰節也讀選舉表竊有感且惡焉夫選舉隋唐五季無攷宋始有鄴人才彙進濟濟盛哉我 明道

化隆洽文治豐敷豪傑之士勃然興起勲業名位度越有宋論世君子固有感於斯也節下里人也三世叨列無能効竭犬馬而濫濟美之休慙孰甚哉詩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敢不三復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竊以是為後人勗

吏將軍論

論曰此華夏大界限也一城之小千萬世稱之勝功名不見擊粵乃以城故使其姓配嶺為江南名山偉哉

周訪論

梅園前集

卷三十一

八

論曰訪可謂有功諸郡矣杜弢攻陷湖湘訪擊於豫章圍於廬陵追於南康太守擊破之奔於臨賀乃已厥功大哉惜乎太守史逸其名使後人莫為之傳也

張九齡論

論曰曲江開鑿庾嶺為夷夏孔道啓萬世之利厥功盛矣祠廟比今享祀無數宜哉

王仲舒論

論曰仲舒觀察江南罷權酷官債減燕樂錢以代民供稅毀佛老舍葺公宇卒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

享於田廬謳於道途吾郡時雖為邑固其統馭之內
矣三年之澤孰不利其利哉

韋舟論

論曰舟可謂無忤循吏者矣夫去害興利若嗜欲使八
州無逆便舟之心勤矣哉韓子銘其墓曰慊慊為人
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允哉銘

岳飛論

論曰宋南渡以後盜賊群起連結數郡肝腦塗地者
可勝計哉不有武穆誰其滅之安宗社奠生靈使室
家完固無復流離死喪之患武穆之功在吾人者大
矣噫以穆功在宋室尤大也蓋使中原竟死冤獄萬
世遺恨以為殺武穆者也全牌十二槍豈獨專哉
高宗不欲還二帝武穆死二帝不還矣然則殺武穆
者高宗也於穆乎何誅

沈作賓論

論曰南安即今上猶也南漢龍泉接壤也迫近溪峒
比今猶然為令尉者擇才加賞以治之策孰上哉噫
廬扁良劑活人其方具在醫國者試而行之民病瘳
矣

江萬里論

論曰周元公道統之傳上繼孔孟三程夫子身親授
受自南安始論者謂南安為西江鄒魯名言茲後石
年乃有設祠以祀者書院之建則自萬里倡之尊崇
名教開千萬世道學之源江公之功於是為大舊志
稱其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其此類也夫

張鎬論

論曰鎬刺洪使八州句化安寧無恙民歸德焉宜矣
百世之下能無永思乎哉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周燁論

論曰燁之風烈矣哉夫去汚吏剪劇賊民庶其真枕矣

梅國典集

卷之十

十一

噫赤子何辜力為魚肉盜固不足誅矣長民者獨何
心哉

張齊賢論

論曰除民之害為政首務也齊賢罷義軍而言者遂
息吾江南之民如病而甦困而起何其幸哉

程大昌論

論曰民賦職也歲歉請于上蠲之正也出錢代輸不
得已之計不可為訓者也雖然不猶愈於槌膚剝膚
以取盈者乎吾於大昌歸功焉而尤有感於賜租之
漢文也

趙希憚論

論曰希憚以計平賊廷佐勢孤而降不遺一矢不費斗粟境土晏然活者衆矣不然流血丹川遺骸白野有既哉

張署論

論曰南安故隸虔州也刺虔者賢而有功焉昔固被其澤矣署以禮爲教觀者從化至謂治迫嶺下不識蚕桑以免征綿歲租則吾邑受賜溥矣千百世之下敢忘哉

李渤論

梅田前集 卷之二十

十三

論曰唐初以租庸調任民其法甚善中葉以後法少變民斯病矣漚之還移稅免賦米廢冗役俱以千萬計澤吾土也博矣哉

李夷庚論

論曰南安爲軍始自淳化至至道南六七年爾太祖有宋亦三十年餘民遭五季之亂如坐塗炭風俗染於淫祀亦既久矣夷庚起自從事一遷而丞再遷而守施措行罷百度一新舊志稱其雪冤獄毀淫祠舉大者言之耳提綱振目不可悉考要之夷庚其仁而勇者與康侯薦之宜哉

祝深論

論曰道甫立教條五而百姓宜之誠然乎哉修學化俗其有也哉吏受其大之責公首困節用下士可次第舉矣卒曰歲豐時和徵也非教也豈行此四教而致豐和之應哉舊志誤矣

嚴肅論

論曰夫爲政者有本有末才其用也氣其主也肅有正直之氣而後通敏之才可以有爲否則恃才妄作鮮不憤矣惜乎志泯其實徒以勸善懲惡數言蔽之

蔡挺論

梅田前集 卷之二十

十三

論曰挺之政有功於郡多矣舊志惟以課民種松一事紀之是舉其細而遺其大也

都潔論

論曰潔遠於經所蘊富矣志稱宣上德澤寧非戒屯膏之吝而重申命行事者乎況乎事先紀綱則凡厚下安宅勞民勸相損上益下見於政令者備矣吁

李聞之論

論曰聞之知軍復廟學之舊傳于末世有功名教太矣立祠于學以報其德宜哉

范振論

言曰宋朝新法害治僱役其一也振上書論其十事
高宗納之意者懲安石之覆轍而更張之手惜弗觀
其措施之實徒付諸慨慕也

管銳論

論曰教化爲政首務信矣銳勤政愛民措施必有大
過人者民固祠之學宮以頌其禧豈徒然哉簿書期
會斯末矣

方崧卿論

論曰崧卿文學政事並優者也廉勤得民固其一端
耳修輯郡志以表一方文獻尤吾人之幸也惜乎典

梅園前集

卷三十

十三

籍不存使今日俚俚然莫之攷憾矣哉

李大正論

論曰賦稅不辨者法不行也法不行者豪猾梗之也
是故梗治者去法斯行矣法行則賦自足矣大正爲
治得體固而此

陳畏論

論曰畏出火患於試院可謂異矣比知吾軍政事雖
不甚見溫志謂其持身廉慈勤遵禮法則在郡作爲
舉措視祝都管范諸公無愧色矣

吳革郭廷堅論

論曰吳郭二守政事固多可稱要之表章周程書院
之功爲尤著也是以珥犀簿書而崇文教小一時之
事功而大千古之道化

趙孟適論

論曰孟適籍無考意者宋宗室與廉勤爲政孝弟教
民興學之功視管無媿而頌禧之堂胡不並祀以報
之哉

程珣論

論曰伯溫本與國丞來攝郡事而遣二子受學豈偶
然哉開斯道千萬世不傳之緒非人之所能爲也天
也謂吾土爲夷南沅沅嶺可以僻郡小之哉

周惇頤論

論曰元公道繼往聖而開來學不俟贅矣唯圖授二
程以發千古不傳之秘自南安始理宗賜額道源信
乎斯道之源以人則在元公以地則在吾郡也吁遠
矣哉

王式李渾論

論曰有宋用人以進士爲司理進士重選也筮仕之
初主典刑微豈非慎理官重民命之意與乃若黃由
以進士第一爲南安僉判其任賢之典不亦重哉

黃謙八縣令論

論曰宋有天下三百年令茲三邑無慮數百人舊志紀宦績者八人而已何其寡也豈才難未得其人與或責實太嚴不輕與人以善與抑亦志籍屢燬而循良之吏浪沒不傳也或曰史闕文古之道也君子惡求其全

李申異論

論曰申異倡義堅節與城存亡可謂得其死矣宋社既墟復何爲而喪元哉視文文山無愧矣惜乎胡虜犬羊不能追表其忠以風天下後世至今有遺憾焉

梅園前集

卷三十

十五

秦濟亭趙明論

論曰胡元邑令有茲二人焉寡亦甚矣君子謂賢者辟世知者高蹈爲之臣者不過庸人祿仕爾夫秦趙二人政蹟頗著殆亦盡職者也可盡少之哉

蘇元浩論

論曰元浩稱剛果有爲莫之詳攷但謂其奏併縣學以省冗費恐未盡然彼知冗費可省獨不知賢才當興乎使得人焉以利澤天下有益於冗費多矣惜哉元浩不足語此

趙希哲論

論曰周程祠祀創建者見義書院倡議者希哲申明三先生之道以教人者鹿卿皆軍學教授有功可謂無忝厥職者矣夢莘嗜學博文寓目成誦其亦錢中之錚錚者矣

天文贊

贊曰人亦有言天道遠而苟求其故邇遠在茲燦彼列星于天垂象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修德修政修教而禳一言退舍轉妖爲祥天人之際有氣有理何以應之求我而已

地理贊

梅園前集

卷三十

十六

贊曰茫茫禹方限以疆域此疆爾界爲邦爲國厥有形勝堪輿肇名表而出之闡幽赫靈維山維川大者斯紀丘墓特書顯者而已厚哉坤道萬物載焉因地之政於惟勉旃

禮樂贊

贊曰大哉禮樂治道攸徵循治失亂待人而行脗人制作達于上下有本有末無今無古無體無聲先民有言惟序惟和率由罔愆禮樂聿興風俗斯美作之倡之淑人君子

秩祀贊

巨國之大事惟祀為先矧祭有法而孰敢愆神
人樓禮由義起咸秩無文有舉焉廢凡此秩祀有與
有章廟祠壇壇鬼神洋洋崇之報之勿調勿禘昭格
禮咸膺百福

職制贊

贊曰建官命吏有卑有崇維位維職夙夜在公崇而
卑卑而關拆敬則匪解慎則有恪凡我黎庶僕僕
趨力焉是役賦焉是輸君子野人勢則相有念哉
念哉民之父母

祭遇贊

梅園集 卷之十
贊曰肅肅王命為龍為光世濟厥美篤慶以將迺以
薦辟迺以制例時有後黜有同異在國在野皆曰王
臣有才者展有志者伸報主以忠致身以義顯顯今
名丕昭來世

建置贊

贊曰瞻彼崇堂君子攸躋布德宣化下惠黔黎載瞻
類宮成賢之地鄉學養蒙書院造士群屬奔走各有
攸司居以解舍爰止爰宜凡此室廬民財民力念之
恤之無俾太棘

經畧贊

贊曰君子為政大猷是經綢繆牖戶繫于苞桑思患
預防古訓是式社稷金湯封疆磐石顧茲郡邑西江
上游曰安曰康南國之陬我思古人鐸哉保障懷我
小民樂土是望

食貨贊

贊曰古人為國食貨是急宸政之有容可緩而先民
有言非衆固守庶幾之歎於衛是取在粟力役用之
靡窮物產富矣節用適豐奢則示儉儉則示禮足食
教民王道之始

利澤贊

梅園集 卷之十
贊曰治孰為大保民為大國以民天吾仁吾愛患則
備之病則起之養生喪死九以利之天下運掌不忍
之政庶哉群黎依以為命碩鼠致嘆鴻鴈悲鳴嗟爾
君子詩可以興

崇表贊

贊曰一方壯觀先民有作高堂崇臺雄樓傑閣美哉
綽楔樹揭鄉閭通衢建表著邑名都擅秀為標標可
紀勝哲匠宗工以賦以詠紀于郡乘崇表表分於萬
斯禎休光永垂

藝文贊

贊曰不顯藝文始自書契曰方曰策典籍爰繼聖王
制作地緯天經四部群冊江河日星維文維詩言精
義粹合璧連珠允羅群彙吁嗟文哉維儀式刑來者
俟之百世斯徵

宦蹟贊

贊曰赫赫中丞乃督乃撫懋德懋功允文允武惠我
黎庶奠我封疆於惟顯哉百世不忘

右撫臺

贊曰臺臣昂昂

天子是若貞度肅僚清揚激濁

繡斧炳耀

冠戎戎永世之澤如江如河

右巡院

贊曰矯矯方岳鎮奠大邦承流宣化勅法明刑維藩

維垣之

今卷之三十

十九

維垣之紀昭哉今名高山仰止

右藩臬

贊曰於賢大夫循良矩矱前修後方邵杜庾山

翠嶺章水汪洋諸賢之風山高水長

右守佐

贊曰諸宰之政正大公平庶者不激能者不矜群黎

百姓去有遺愛我思古人茂恭其配

右縣令

贊曰師道之重通于古今言教者淺德教者深偉哉

諸賢無忝厥職百世令名名教之澤

右師儒

流寓贊

贊曰顯允君子勁節孤忠播棄遷謫踈遠困窮身屈
道亨迹危心泰時哉命邪孰願乎外

人物贊

贊曰賢者用世樂則行之有經有濟有謀有爲
之譽憲憲之績允矣後生是矜是式

右才學

贊曰洵美哲人有文有德德以經世文以華國
救累金錫珪璋烜赫哉邦家之光

右文學

贊曰昔人有言武以威敵備險難文將焉責于戈
甲胃遑恤我躬奮哉勇武奏膚功

右武勳

贊曰可出斯出可處斯處不事王侯時哉我蠱考槃
寐寤衡門棲遲慨然而起彼何人斯

右隱逸

贊曰死難爲忠濟難爲義推有指樞孰難孰易仁人

梅園前集

今卷之三十

二十

君子自盡者心高風令節百世所欽

右忠義

贊曰父子兄弟天屬不倫維友迺序維孝迺親懿哉

諸賢贊美行爲教子知史敦風振俗

右孝友

贊曰栢舟自誓閨閨夷齊之節序之爲貞矣

諸姬珠完玉粹稱未亡人

右貞節

雜傳評

評曰異端小道攻者可觀素隱行怪後世述焉我圖
若人彼德彼道方外之流從其所好

族譜表論

爲南康郭氏脩譜作

譜叙表曰郭氏源流遠矣南康城西之郭自盧陵

汾陽爲首廬陵次之同江又次之南康又次之城西
又次之自流遡源質諸近以徵諸遠也語有之信以
傳信疑以傳疑其斯之謂與

又曰郭自西漢以來表表名世或稱軹或稱南陽或
稱茂陵或稱界休至唐莫盛汾陽猶稱西華未有顯
於吳楚者也廬陵居吳楚之交郭氏始居焉雖曰傳
自中唐而實顯於有宋繼而同江而南康而至城四
至今爲盛皆自宋始者也予表郭氏首汾陽次之廬
陵重其所由始也是故君子慎乎其始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

王

又曰考之有周后稷肇卻公劉居豳大王遷岐又王
遷豐武王遷鎬鎬即豐也豐即岐也岐即豳也豳即
卻也一而已矣郭肇氏雖遠居江南則自廬陵始同
江自廬陵而徙者也辟也廬陵其源同江其委平
又曰南康之郭徙自同江者也廬陵之表凡八世而
同江一初也同江之表凡十二世而南康則又一初
也如高帝起於西漢一初也傳十世而光武起於東
漢又一初也傳十二世而昭烈起於後漢則又一初
也是故表郭氏以南康爲一初也猶夫同江廬陵者
也

又曰詩曰綿綿瓜瓞言始小終大也予觀郭氏城西
之祖自貴和始一傳而仲榮一人焉再傳而原從昆
季三人焉三傳而次立昆季八人焉四傳而秉中昆
季八人焉五傳而彥啟諸昆季二十有二人焉六傳
而順正容鑑諸從昆季五十有一人焉七傳而嘉才
祥慶諸從昆季八十有二人焉八傳而曰清居敬諸
從昆季百六十有七人焉九傳而慶相世傑諸從昆
季百六十有九人焉而傳之希傳諸曾玄而傳之民
止諸雲仍繩繩蟄蟄不可勝紀信乎瓜瓞綿綿昌大
而無疆哉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

王

列傳論

貴和傳論

論曰漢室自微王莽篡位士之裂冠毀冕相携持而
去者不可勝數然則其去者何慕時然也宋祚漸
衰胡虜僭逼衣冠之禍甚於新室知者避名賢者遜
世匪曰疵物激憤實則潔身去亂詩曰其何能淑載
胥及溺君子於時用重有感焉

仲榮傳論

論曰黃老有言乘虛入宜藏身遠遜若仲榮者非其
人邪况胡虜禽獸人可與之同處登山絕跡神不

其証人不覩其驗斯其時矣

原佐傳論

論曰匏有苦葉潛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賢者出處進退之機如此然則生胡元之世不仕可乎莊生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或一道也是故論者於平仲幼清矜其志而為之辭吾於迂臣何尤

原燃傳論

論曰穎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饑耻食周粟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迂勅晦避高樓脫汚迹垢山深林密有我而已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

三

汝立傳論

論曰君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寧退處元季如王在匱一際盛朝翻然而起不暇為恤况典民牧之幕化宣澤究不亦可哉是故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邦有道貧且賤焉不也

汝齡傳論

論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何為者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彼非果哉之儔與決於長往者偏於隘者也雖然不有溺焉不止者為人所笑哉是故與其溺也寧隘

秉中傳論

論曰以年為壽出於天也以名為壽出於我也出於天者非人所能移出於我者非天所能奪若秉中者年踰三十子孫繁盛名垂百世壽孰加哉壽孰加哉

衡中傳論

論曰光武側席幽人逢蒞聘而不至王霸至而不屈夫甘心畎畝之中親魚鳥樂泉石心自足者果何為也衡中值文皇隆熙之世應薦而出謝仕而反非聞萌霸之風而興起者乎

允中傳論

論曰不仕無義古之人隱顯以時行藏以道不膠膠於退處良有以也是故有司薦迫托疾自廢在任求馮信處公孫述可矣允中非李紫比也而乃執泥若此不亦過乎過者過於潔者也割股為孝沉淵為忠其此類也夫

時中傳論

論曰昔人有言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此高蹈之士身可隱名不可隱者類是也時中叔履自帶蒲輪不能徵玄纁不能屈處避其名名卒歸之求之古人其戴絮為法高卿之流與

用中傳論

論曰致壽之道二以德自全上也以術自養次也傷
於熱豫不伐不戕而眉壽無害其二者之間與用中
百齡上壽固其稟賦完厚而非溺於辟穀吐納之為
者要亦靜存寡欲之功不可誣也傳謂太古之民多
壽豈盡然哉

彥啓傳論

論曰天道果足信乎以秉中為父彥啓彥誠為子世
清純篤宜為天所祐多獲年所胡為父子兄弟齒不
及強甫踰壯弱皆賁志以卒天果不足信也比今孫
裔似續既庶既繁福祉延蔓與眉壽婉休焉天於是
乎可信矣是故君子不可不知天

彥溥傳論

論曰志意得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彥溥蘊才
抱器施為有具顧乃卷而懷之浮雲軒冕散誕動代
真有感於犧牛而唾不顧邪抑亦托以自完於蟬蛻
之表也蠱之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彥溥以之

彥彬傳論

論曰讓美德也卜式讓產於其弟張堪讓父遺財於
其兄之子謙遜之光可尚哉吾觀彥彬讓父產於

弟於其猶子皆避不受美哉式得行於其弟堪
於其兄之子彥彬之讓德視式堪何異乃尼其不
行焉夫非秉彛好德人心所同自與讓於一家哉
曰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載錫之光

彥質傳論

論曰壤父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
井而飲帝何德於我哉吁嗟乎壤父不知帝德者
其德也是故知其德者淺忘其德者深也彥質皞皞
於聖明之世宮居粒食忘帝德而不知其壤父
之儔與

梅國前集

卷三下

二十六

彥淮傳論

論曰甚矣人之才之用不同也行則用於天下居則
用於一家能用於一家則居於天下不難矣吾觀彥
淮之才弼贊家政可以攷其規畫任勞國計可
以攷其綜理使其樂而行之長民社則澤究惠均寧
貢賦則儲豐費裕運之掌而已矣惜其用止於家而
不達於天下也噫

彥祥傳論

論曰老子云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信
斯言也胡為乎彥祥面折人過人服其介鮮或危殆

老子之說母乃欺乎哉不然也夷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吾謂彥祥攻人之過能改而止夫非孤竹忠恕待物者乎

彥琛傳論

論曰卜式助邊至於封侯武帝好大喜功輕爵濫賞之過也議者比今少之乃若卜式之志則可矣彥琛輸粟公家受階賞義其志固式也其爵賞非式也此我列聖治隆漢武嘉謀良策足為萬世法程與

彥昭傳論

論曰驕矜者盈浮誇者蕩侈肆者不孫躁誕者無實梅園前集 卷三十 二十七

皆德之棄也彥昭重厚不伐木訥謹愿恂恂抑抑初終不渝固其氣質之美拔乎流俗要之薰陶涵育於父兄之訓不可少也

彥綱傳論

論曰溟海之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彥綱安常履順馳達休逸不為聲勢勢欲所動以入於名銜利綬之中允哉脫籠樊而謝斧斤者與

彥經傳論

論曰昔人有言嵩岱之松栢華嶺之檀桐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斤斧之患所居

然也若彥經者含貞葆和隱處令終殆松栢檀桐產於嵩岱華嶺者乎吁美哉

彥紳傳論

論曰許劭論鄉黨人物每月朔更其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公藻鑑也彥紳言信行篤見服閭里使當劭時其月朔品藻寧不增重鄉評乎

彥輔傳論

論曰彥輔彥弼兄弟也離毛屬裏同出也幼孤並處咸底于成意其學同方而陶鑄無異也顧乃性行殊致輔也淳厚弼也勁直如囿於南北方之風氣者然皆見重鄉黨不為輿論所短豈非柔不懦怯剛無猛悞矯其偏以約乎中者乎

彥華傳論

論曰子張問善人孔子告之曰不踐迹浩生不害問善人孟子告之曰可欲之謂善是故不踐迹者質之美也可欲者性之美也故皆謂之善人也彥華質實無偽不越恒軌而鄉人好之謂之善人非邪

彥奇傳論

論曰記不云九十曰耄有歲曰期頤皆名曰壽夫七十曰耆八十曰耄耄夫人壽而耄罕矣况曰耄壽而耄

罕矣矧曰耄矧曰期頤哉夫壽而耄而期頤一鄉一國一人焉罕矣矧父子相繼而耄而期頤哉是故以用中爲父以彥奇爲子耄耄期頤前作後嗣一家而二人焉豈不爲尤罕哉

知縣敷正傳論

論曰卓茂宰密魯恭宰中牟東都稱爲循吏果以其異政乎夫爲令者必以異政爲循良遠道矯情飾名干譽是率天下而爲僞矣敷正令漢陽心則愛民攻則宜民若無赫赫之譽去而民思之不忘漢明帝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若敷正者殆民受其惠者與

梅園前集

卷之三

二十九

嘉言傳論

論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珠玉也有至壽而非年齡也尊德敬身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是故知斯三者可以語道矣嘉言守正不屈無求於人充然自足於詩書禮教之中視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漠然無所動於內殆知貴富壽而自致者與噫安得斯人之徒而與之論道

嘉文傳論

論曰漢蔡中郎稱李玄文休曰處約不戚聞寵不欣

榮不能華威不能震求之今人嘉文其庶乎矧讀書攻詞老不釋卷則綜七經精群經殆亦窺其藩籬矣

嘉恩傳論

論曰古人有不重千金而重一諾者其言相孚故也是故嘉恩長者也片言單辭聞者敬服解紛息爭排難釋怨使強者折辯者屈佼者讐構隙起侮傾危變幻者束手而卷舌非知識明決行誼忠信者能之乎

世用傳論

論曰梗梓可爲梁棟而朽於絕谷不遇者時也璞玉可爲瑚璉而毀於礪石不遇者人也世用篤志力學

梅園前集

卷之三

三十

可以致位通顯濟民澤物揚名顯親而主司弗錄年壽弗求辟之材朽弗薦於明堂王毀弗登於清廟時邪人邪天邪命邪孰任其咎哉

斷事曰翹傳論

論曰君子有志當世立身行道使勲名炳炳赫赫書竹帛銘旂常固其宜也然或蘊而未用而未竟者何多哉賈誼治安斃梁傳仲舒天人老膠西馬遷博洽下韞室劉向精忠厄踈遠揚雄守玄困投閣班固懷文陷大戮蔡邕經術徙幽裔七子者馳騁兩都賢俊絕塵蘊矣未用用矣未竟徒耿耿也曰翹茲仕承

德斷理閭垣才可施矣規摹舊章修政宜夷志可行
矣顧乃瘡癘毒之群小侮之沉璧而沒與敗君子浩
歎九原可勝憾哉

女德內傳賢淑論

論曰予讀三母傳有感之王虔其五子與夫兄之三子無異等葉虔其二子與前庶之三子無異等何其心公而惠溥也乃若張之買田共祭以畢其夫之志其心公惠溥則又廣矣雖然妻道坤道也坤以承乾功不得而專也是故妻道無成刑于寡妻者夫也考三母之賢者要當知所自哉

貞節論

論曰郭氏何能孀之多也言三三三世乃有六人焉米
梁璧茹金堅玉完發居之時生有長少或有子而矢
志以寡孤或無子而苦節以終老均之爲貞節無忝
婦道可謂賢矣求諸古之烈婦女何愧哉惜乎旌典
未下而澆風漓俗莫爲之警勸也噫

女德外傳賢淑貞節論

論曰甚矣婦道母道之難盡寡乏節之難全也能
勤儉者始足以相夫不妬忌者始足以育媵妾之
子有貞者始足以立孤忘燥堅者始能以無子而

立不變子觀人傑之妻內助以豐其家斐聞之妻慈惠以鞠其子純清之娶勞瘁以成其孤潤澤之娶無子而終身不變其節行同惠異志一事殊皆可謂有德不愧爲人婦者矣或者謂爲人傑之妻道易爲斐聞之妻道難爲純清之節婦易爲潤澤之節婦難然乎哉君子曰順逆者時也安危者勢也處之得道者心也孟子曰易地皆然予於此亦云

樹石前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

傳

管敬仲傳補通志春秋列傳

管敬仲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弑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

梅園詩集

卷之三十一

二

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語具鮑叔傳比至三黜三浴之桓公親逆于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僖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濕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

甯戚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

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濕朋甯戚城父甯胥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及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梅園詩集

卷之三十一

二

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鄆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為管仲城松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公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文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二年桓公盟諸侯

于甯毋管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
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
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
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
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
討於鄭未捷公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
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恣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姦之位君盟替矣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
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三十五
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
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
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爲君不
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管仲能立爲仲
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
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
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
禮而還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
十一年管仲卒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
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
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
公不用其言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
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
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
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
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

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為載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及昨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束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五

世

劉太守傳

劉太守者大庾人也諱求字克脩郡學官弟子治胡氏春秋兼左氏公穀舉永樂十五年丁酉江右鄉薦明年錄禮部甲榜第四義文魁天下入廷對

二甲 賜進士出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再進

郎中才名著甚奉 敕巡撫萬全政望赫然邊圉

用肅正統間以大學士楊文敏公薦再奉

敕知湖廣荊州府事荆地大物繁戎伍雜錯

親藩分封其地驕倨不法諸邑騷然比至廉介自勵

勸農興學均賦簡訟斥狡偽禁強暴吏胥宿弊爬洗

殆盡一郡凜凜化服士卒芻餉月給弗爽期刻貧弱

孤寡食惠焉歷任既久廉知 親藩淫縱酷虐事

甚悉乃疏聞于 朝自就桎梏待罪疏入使者械

繫至京師下 詔獄幾中害會諸大臣廷鞠事皆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六

實請 宸斷釋還仍治郡事奪 親藩爵削籍

世為庶人荊州之民迺安未幾丁艱去郡民暨戎卒

老稚婦媪徒步走京師幾千人乞奪情起復

朝廷從之力辭不獲迺勉強墨衰就道既至郡民始

帖席當道屢擬為都御史巡撫大藩不果竟以疾卒

于郡民哀痛如喪父母立祠肖像祀南洲之市伏臘

叅謁享獻如存有訟告祠下乃往愬比今百年餘不

衰節鄉後生也承乏蜀臬視學道江陵禮謁遺祠感

焉大書賢守劉公祠縣于門而去曾孫太學生慎世

公家謂節為公作傳紀家乘迺傳論曰予讀史至循

吏未嘗不掩卷歎良二千石之難也公於循吏中尤稱難者疏親藩于法削其籍於戲疏難難在公從公疏難難在天子宰相也此西漢而下所罕有者不圖今日見之於戲公其無愧賢守也夫

桑公傳

敬皇十有七年春三月桑公卒公始為襄郡理官慎刑罰節力役攝均馴擾悖繼理素郡辟奸宄攝吉反疑獄九載考績疏謝迺老君子曰仁執公與夫慎刑罰敬也節力役愛也馴擾悖威也辟奸宄嚴也反疑獄哲也是故敬者仁之聚也愛者仁之澤也威者仁之斷也嚴者仁之毅也哲者仁之察也是故刑罰之慎也生斯不傷力役之節也勞斯不困擾悖之馴也禁斯不隱奸宄之辟也殺斯不怨疑獄之反也法斯平平斯服是故生而不傷者懷勞而不困者慕禁而不隱者變殺而不怨法平而無不服者化懷者久慕者深變者大化者遠是故襲均之民感以思哀吉之民忘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此之謂也

南洲散吏傳

散吏者散逸吏也居南沙之洲自稱曰散吏稱於人亦曰散吏放也散吏生有異質穎敏絕人讀經史旁

經諸子百氏過目輒成記不忘養於郡校文譽籍籍起七舉鄉解不錄藩大夫貢于春官進試

天子之廷乃天官授以博士教英韶卽地僻陋士習稍變未幾郡邑長執逋寇競功構飛語嫁禍遂謝歸南洲舊隱日與鄉黨耆彥燕飲雅歌投壺興盡乃罷性樂易平坦人爭親之戶外屢恒滿委曲酬接不倦乞詩于文則隨扣而應罔有難色是故人益敬慕靡間愚哲胞次洒落輕世故不繫念慮事順適喜津津見顏面少拂意咄咄以古豪傑自喻頃已即欣快如故行年六十有三鬚髮始斑白神力精健無壯強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一

八

異書豈蓋未艾也稱散吏者既謝事乃遜其姓名以散逸傲世云贊曰靖節自傳有取黔婁之言不感於貧賤不及汲於富貴蓋曠達士也吾於散吏見之矣蒙人狂生洸洋自恣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王使使迎為相笑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子亟去毋污我嘗自謂添園傲吏南洲子其斯人之儔與其斯人之儔與

黎橫洲傳

橫洲名楫字仁濟姓黎氏橫洲其號也五雲之桂山人始生六歲喪父九歲喪母鞠于大父義方前志卓

立不類群穉入家塾讀書中肄詩植學奮為成人既冠家事叢委力任其勞乃棄厥恒業日以幹蠱為事族大齒繁稱雄鄉遂邑大夫掄為里賦長力役貢稅共正公家舉艱重無遺責會大父大父而下諸伯仲父伯仲兄弟總功祖免敦情洽義周愛崇教吉則慶贈凶則吊賻咸克盡厚或喪在淺土卜地營域塋以吉兆于大父則尤矢乃心也育教諸孤竭力以成立之家事甫就緒乃携篋授徒隣邑裒其賢濟諸不給自處泊如也弘治丙辰至予邑予始何方介而見焉如夙知者乃師予里塾教嚴毅小子咸造既六年予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九

遣子魯授童蒙小學是秋予謫錄鄉選比舉禮部進士奉使取道迎先淑人就養友里第橫洲即塾無恙諸弟子幼者以長者冠教範益嚴先是從其仲父敬廣從兄仁美諸宗族良者作先堂以祀其昭穆祖禰時予親造為之記重黎氏禮舉崇先王之教橫洲與有力焉者也橫洲大都性剛介取予不苟周恤貧寡孤弱恒為罄囊橐不顧復先世遺塚為人侵奪者凡幾丘倡宗族儲祀享餘積增祭田修祠墓羨則為族人戎戌者需紀綱計畫贊決於宗黨若多處人善善固長惡惡亦不甚短人有過面折之無所避忌改而

則教之不衰取龍氏泰和井溪世族也有內行年

四十有八先卒橫洲義不再偶生子寅教之事書札善作楷字邑辟為掾弗應從其諸從父遊虔州溺死遂不嗣乃以從弟某之子某為後橫洲行誼為宗族鄉黨所稱服無間言宗人仁昭篤行君子也謹厚於人少許可恒語人曰能與人為死友者吾仁濟也可謂篤信矣比曾舉鄉薦橫洲尚主予家百凡維持不倦師友之學美哉予謝事歸橫洲逆予水滸白首相見歡逾平生茲束裝辭予去以家譜屬序蓋二十年前所嘗也書以畀之作橫洲傳論曰予嘗讀范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

夏孝子傳

孝子夏氏字某活人也生數月父卒母陳春秋甫十有九矢節育孝子以立比母卒壽八十有三孝子亦六十有五歲矣哀毀哭泣不以老廢既塋孝子結廬墓次携二僕以居朝夕奠奠哀慕甚三載一日無轍

乃莫哀哭辭墓而反夫廬墓非古也
之也匪中道也過也過於孝者也性也嗟乎執親
之喪食稻衣錦安乎與馬宮室者衆矣聞孝子之風
可以惕矣衛人稱考叔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孝
子之功也君子與之孝子之子國孝子門人也舉進
士尹邑牧支郡進地官大夫

天子制命孝子今為地官大夫予昔典蜀風教為孝
子楊焉以風蜀人抑以風天下也作孝子傳

論曰母節婦也婦矣子孝子也子矣婦天其夫子天
其母有是母有是子矣是故以堯為君共工為之臣
以瞽叟之婦為母舜為之子以禹為子鯀其父周公
為弟管叔兄焉又何也世俗以孝子為母節之報淺
哉其論孝子矣

郭母節壽傳

節壽何郭母奚孺人也郭南楚著族孺人歸郭處士
嘉祿年甫三十處士不祿孺人育其孤曰環五齡
筑在襁褓孺人親治處士喪既塋矢節終身步不踰
閭閻飭不珠翠服不綺錦不外接言語家人非童稚
老媪不許通起居曰環幼弱多疾撫摩保鞠至十二
齡疾幾弗起家人有通其意于老媪者曰孺人育

以立孤弗能立奈何曷若鬻產為自全計孺人泣曰

天乎吾兒死吾即死矣更復何念吾忍鬻亡人產為
他圖迺朝夕露禱閨闥曰惟天惟吾夫雲願兒愈延
郭氏宗祀如是者日既七曰環卧病忽夢與僧至其
室告曰吾醫汝吾醫汝既覺迺一客扣門家人通于
老媪母令人延入視曰環疾曰無恙無恙服胡黃連
愈矣迺服胡黃連果愈舉族以為母禱之應曰環既
室母猶教之曰兒孤不及見汝父矣兒其奮志閉學
卓然成士為汝父增光地下乎曰環涕謝曰兒不肖
敢不自立乃日益厲志治經史為學官弟子屢黽然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以遠大自期母迺喜家雖未裕日紡績力儉素為教
無幾微悔沮意曰環志業日造屢試鄉薦弗第毋無
慍色比以郡士上春官試

天子之廷養太學母壽踰七矣猶康強自理家事
不倦恒以曰環未育子為慮命其婦賴氏往事曰環
婦謝曰姑在堂婦何敢往母迺遣臧獲導其側室燭
之曰汝往事吾兒吾老矣惟孫子是圖汝能如吾願
幸矣曰環奉母命弗敢違茲將畢其業通籍銓部歸
為母歡日將有祿為母養有官秩為母榮曰環可謂
服母教矣曰環昔授予業子知母之賢為悉迺為母

節壽傳以章母之德以勸天下後世之為人母者
論曰母節人也母壽匪人也天也天何也壽母以報
母節也報母豈直是哉由今昌曰環之胤以永母之
譽無窮焉斯為其報母也夫斯為其為壽母也吁徵
哉

劉將仕傳

劉將仕者江西大庾人也諱宇字彥弘別稱梅仙辟
將仕佐郎南安府陰陽學正術高祖諱某曾祖諱某
祖諱某世不仕父諱某仕至宜興邑少尹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封安人蔣氏番禺少尹一寧之女廣西副憲性存其
祖也將仕生有穎質幼讀書日能計千言不忘長善
真章書能詩畫初以墨池子自命既不樂仕進恣意
泉石習古人隱逸之風庾有梅梅多生礪谷幽貞雅
靖與隱士類將仕興意高遠樂與梅伍子因稱之曰
梅仙將仕再拜曰喻我矣由是與將仕善者皆稱曰
梅仙梅仙之名遂顯刑部公初為西廣照藩西廣都
會隸桂郡湘離交會山羣列皆石石下多岩洞巧攢
奇聳不可名狀將仕省視暇時眺覽之宋曠有得逮
侍養宜興宜興晉陵屬邑與吳越建康接壤將仕往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大義交友能忠信以禮有善則誘掖如弗及或小過
則責以從善大故則絕匿怨面諛耻也鄉黨有聞可
行諷以義悍而惡輒閉戶避曰吾能與若輩取勝
平居守禮循義和易平坦事非法背道不敢為薄
輕勢利一介不妄取于人入取之雖小非義亦不
貴甚富處之井井有緒御僮僕如馭輿皂理而法
如也初仲父汝華為正術物故部使者檄宦族賢有
行辟補之郡大夫以將仕應初甚難強之乃從比投
牒天官彥亮授工部同日得
令縉紳榮之至郡領正術篆絕口不言巫事亦不

日者堪輿家諸技惟舉歲曆授人時耳郡大夫知其才間以劇政見屬義當為竭力承之不讓如以利則委曲謝從迺已人亦以是重之刑部公將營居室謀請將仕將仕對曰子職也敢勞大人即市材鳩工殫智巧肯堂構室既成將落將仕忽得奇疾疾少愈猶躬視石工畢役不懈疾甚迺告刑部公及母安人曰兒不孝不能終大人養願以疾先悖遺大人哀謂其友陳必大氏曰幸他日語吾弟善自愛吾不及見其大用已矣已矣吾兒在襁褓吾弟善待之教之有成立吾目瞑矣遂卒時正德十二年丁丑正月廿一日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五

距其生成化六年庚寅六月廿九日年四十有八娶何氏生女一歸鄧學弟子何景輝側室陳氏生子一名自新女一尚幼子與將仕善復與彥亮同業哀將仕不壽以食不德不大用以施其才竟止於斯莫之咎也迺述其行誼為傳俾考德者有所徵云

外史氏曰甚哉劉氏之盛也以封君為父以將仕為伯子主政為仲子昔人謂元方季方難為兄弟予於劉氏則曰封君難為子將仕主政難為父要之有封君為父則將仕主政為子而將仕主政殆亦難為兄弟者哉噫將仕始而學中而隱終而小試焉竟抱其

志以卒使天假之年基德樹功吾不知其所止矣

鄧虛舟前傳

虛舟名紹字克承姓鄧氏大庾世族也少隸書史志卓立期育鄉校以功名自見甫冠乃為岐黃氏所奪以醫世其家曾祖某起薦辟為溧水邑簿號金淵長者有治行祖璵號梅峰讀儒書專治神農家言修德勵行以隱逸紀郡志父彥彰號澹菴世梅峰紫謹愚明哲辭汝島夷漂出弱患士林稱美克承續乃祖考益光大之郡大夫薦于京師授以醫學正科地官大夫潮陽劉文夫氏賢其為人為之別稱曰虛舟此今人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士於交際咸稱曰虛舟虛舟云虛舟性穎敏謹言慎行謙恭篤雅能敬人好賢樂善處已修潔整肅不苟二因循應接周悉勿遽中未嘗輕失禮於投報治家事練達有緒豐約適宜交游於達人鉅公甚久且衆愛而禮之無殊也攻義農書悟造其妙洞識藥性參考倉公盧扁華佗下逮思邈仲景東垣河間丹溪叔和諸家察脈製方鍼砭灸灼之法視人疾病隨投輒効有起死回生之功太宰泰和羅公稱其溫雅周慎多讀書思慮精審知常知變御史中丞進賢文公稱其幼從儒學涉獵子史尤精書法得楷體與良劑

出人意表往往起斃還蘇侍御應城楊公稱其以賢而隱於醫欽志陳術以無我濟人爲事皆極加褒譽得其情實乃若督府中丞陽明王公竹澗潘公白川周公南川陶公王泉王公禮致而優待之至於汪右撫臺巡院藩臬長貳吾郡邑守令咸重其爲人有疾恙專使延請乃往否則不輕見也四方賢士大夫道嶺下求醫問藥無虛日鄰封如南之蒼梧曲江南海保昌北之武昌廬陵高安虔州暨諸屬邑如吾郡之南楚猶川不遠千百里禮請療治以得至爲幸或舟輿扶載造廬舍就藥餌無不獲愈而去感德謝功者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七

無筭可謂醫中之翹楚者矣虛舟好文事樂聞善言如嗜飲食每謁公卿大夫詞工墨客首以虛舟制作隆禮請求而公卿大夫詞工墨客亦樂爲之述作爲序爲賦爲記爲說爲議爲箴爲答爲五七言詩富盈簡帙若司馬甘泉湛公學士泰泉黃公尤著者也予嘗効顰爲虛舟序其略曰上德不德至仁不仁太虛不虛虛不虛也不虛虛也不有以待其有不盈以逆其盈有則不有矣不有是以有也盈則不盈矣不盈是以盈也虛則不虛矣不虛是以虛也虛以舟言言能載也能載斯能受矣能受斯能容矣虛舟處有不有

六盈志趣高遠... 一富貴賤貴王奎榮辱漠然無所動於... 之近似與鶴菴太守序虛舟則曰天地虛故... 氣旺人虛故能受人天地聖人之虛無欲故也虛... 岐黃素問藥枯陰陽表裏虛實之微參以揚李... 諸書而備載之其視人疾必察其聲言顏色... 情嗜好天時氣息地理陰陽老少肥瘠貴賤... 憂喜勞逸能順其宜遠其所不宜寒暑溫涼按... 的視遠近貧富親疎厚薄如一得良相之道王... 伯序虛舟則曰舟非舟也自有濟而言謂之舟非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八

虛也自無我而言謂之虛無... 無物則物物而不物於物... 明明則通...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吾儒之能事... 而通於醫醫仁術也予見其濟人與夫人之... 甚衆而虛自若也蓋儒而隱於醫者也... 能發虛舟之蘊豈予所能及哉予先都... 入善澹菴過從尤厚予幼孤執輿還自合... 三楊仙劉彥弘氏震果陳必大氏虛舟仲爲南江克... 氏交尤吳逆三子者不可作矣予與虛舟今皆年

踰七寒林丘還往久敬不衰何其幸哉顧予學荒文鄙義不容已乃述虛舟平生之美作前傳以播之今詔之後庶紀高士者采焉

維菴居士傳

居士姓許字宜諾名三金別稱維菴出大庾鉅宗先翁瑛甫隱士也富而好禮讀書能文詞朴外方內鄉黨無擇言行人以長者目之居士世翁家天資美而好學幼習舉子業既通其義迺歎曰此利祿媒耳棄之遂以不仕性坦率不事邊幅處人和易於不可則確乎不拔賢人達士交久而敬平居言若不出口評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古今理亂臧否人物究極義理事變疊疊不倦嘗勸士人行朱子家禮其自履圓規方矩弗越也善吟詩得李杜大家其疏暢則近陸放翁輩作為文章不一一求古則下筆屢自異於費繩削而合者製歌曲流麗典雅趨淮海輩而上之重進止足不履公府賢守令非折節待之不見東海張公汝弼在郡時居士以詩文見愛南海鄧公子榮嘗親過其廬見之贈以古籍數十卷廬別谿希哲吳西坡希瞻諸大夫皆接以隆禮居郡城藹然有山林之趣郡西廓舊有湖清可辨髮諸峰結秀于前稱為小西湖居士結廬讀書其

上間終耕於舉林山屋幅巾杖屨吟嘯自如惟不喜酒一二酌則醺然頽然式歌且舞人莫窺其際自號維菴居士人稱維菴先生云論曰居士其賢矣乎儒而通隱而不固若居士者吾求之今人鮮矣昔者許由不事堯而去之欽德避名人無得而稱焉然千百載上下俾人知隱者自由也始若居士其由也之苗裔與噫得已守道廉頑激懦不賢而能若是乎然則謂居士為肥遯信矣

循吏傳

郡守陳公名堯字敬甫揚之通川人世仁厚髫髻掄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

育郡庠質敏好學穎出倫類治毛氏詩旁覩六經諸子百氏才學優贍聲振畿甸甫冠舉嘉靖改元京闕秋薦名望益著升南都太學友天下士大司成試義奇博深遂極稱賞養德脩行醇雅敦厚南都諸元老縉紳咸知名登 皇上五舉進士高第才學道行大服時望觀工部屯田政敏達慎厲負文學名授都水主事分治淮賑督造水運舳舻工堅費省事集弊革漕政攸賴三年滿考馳 恩贈乃考留耕為承德郎工部主事封母邵為太安人配朱為安人褒辭錫典稱榮焉陞虞衡員外郎督建

大工勤學績文日有造詣陞營繕郎中才克政練
粹養純大司空而下咸推重天官疏請陞浙江台州
知府治行甚著詳具台政錄茲不載歲丁未入覲資
望深重擬進藩叅忌者計得改吾南安安居西江
上游三代屬揚州泰設閩漢以兵戍唐曲江張公關
為大道通百粵諸夷宋立為軍民俗近厚素稱易治
公以是秋八月望始視事發政施令寬嚴有體舉措
行罷惟理法是視日坐廳事檢判案牘精覈剖決如
流胥吏畏歛不敢近左右輿皂執役奔走聽命呵斥
聲不聞于外訟獄兩造具備片言折之立感服無逞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二

偽爭辯者居三月一郡翕然稱治督府中丞朱公首
旌薦上下敬服踰歲戊申政令大通百廢具舉首興
學校修葺 先聖殿廡煥然一新創建明倫堂撤
其卑隘易棟更礎廣大高明倍踰往昔橋驛延燬于
火舉工重作伐石取材計日成之民不告勞官帑亦
無濫費甚稱便巡按侍御伊公下檄旌為稱臺評焉
凡有興建甚愛民力可已者雖廢不舉有闕名教重
務者乃一改作如陽明司馬之報功祠前守東海諸
公之表賢祠咸為之修飭餘不輕舉也城池傾復即
為築濬倉庾儲積以時葺之好察民隱為之興利除

使勞困者 息梅嶺之夫役均其力爭閭射利者治
之以法不至徃歲持挺相加死道路也重風教振頽
俗如崇義生 吳勝楚父病割股旌其門為孝子致仕
典史鍾憲孝 事祖母旌為順孫娶婦老完節者表其
行候旌典良 善循禮法者優待之為勸惡逆干紀屢
犯不悛則書姓名於殫惡之榜示警戒公為人寬大
平恕接人有禮任用則信之不疑推赤心置人腹毀
譽不為加損待僚案恭敬謙和有善則讓有患則恤
如劉君志美 滕君鶴齡二判相繼卒宦舍甚哀慟出
已薪俸為殯殮費歸其櫬俾獲首丘父母妻子厚恤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二

無失所者朱 照磨嘉謨親老告休禮送之至贈以言
猶邑令侯嘉祐為奸惡誣害力為辯雪去則助以輿
馬奸惡不能加橫逆處心忠厚類此郡學諸生待如
子弟賢者加禮優待不能者矜而教之月朔望訓講
于堂歲時之季考藝文親較閱激勸循循勉勉有喪
者賙而賙之商旅往來絕不相預橫征和貿剖剋誅
求則禁止革除之御諸邑長佐儀莖色溫詞不疾厲
事可否拱手奉命而退心感誠服無敢稽慢者諸倉
庾傳置巡邏征稅陰醫科術僧道綱紀之屬奔走命
令不怒而威自處廉潔一介不取錢穀歛散出如其

入無增餘積美盈縮也將以滿考請諸當道
毋安人之計乃茲歲春正月望滄蘆都運之

命下矣公視事始丁未秋八月望比今已酉季春之
朔然三稔部檄至上而諸當道為公喜下則僚佐治
吏士民喜且欲留而不能釋歌功頌德者不約而同
至為肖像立碑循其履以去公政澤在民心深矣西
江公賢矣昔者吾吏隱士鄧德溫嘗輯正統景泰
天順間郡守賢者圖像著傳藏于家作志采史者藉
以考見其子明達繼圖成化間賢守政蹟續之今其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孫正科紹復自弘治正德嘉靖諸賢守畫像集
事狀後可謂續乃祖考矣陳公德政在吾郡今
擢而去感公懷公獨紹一人哉紹乃畫公像留于家
謂予知公請代為傳與前諸公並之予何容辭乃
傳列公像後迂史曰司馬選始與相與矣三
國相也班范作漢書循吏傳乃與相與矣三
國下諸史因之我國家重循吏者金匱
石室秘不可知要之廉靜寡欲寬厚長者為最吾陳
公德政孫叔敖公儀休不足多而王成許荆未可同
語也傳成錄藏鄧氏俟他日志史采之公齒尚未艾

傳名壽不可勝紀傳名臣者惟太史氏

吳孝子傳

吳生勝楚字以德大庾人崇義縣舉子祖名求慶字
元吉父名楷字汝正皆為府學生元吉與予同時督
學憲俞歲考告歸侍養汝正後二十年繼于學遂改
從事歷滿入京受冠帶歸省忽得羸疾志氣漸
衰醫術百補弗效時倉使莆人林某素與吳楚
治父病倉使脉之曰危矣不可治矣時吳楚曰
生吾父吾當以死報也倉使曰病勢至此無
可奈何吳楚去勝楚至暮不稟於母不謀於妻不問於兄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乃手執利刃趨出後苑焚香告天曰吾父病勢危吾
當割股烹以飲吾父惟天祐吾父生哉遂割股肉
刃執股肉烹湯以進血淋漓不顧父飲之竟不起
遂奄奄卒勝楚號泣匍匐伏地殮殮余棺俱兄弟繼
戚治具襄事勝楚執杖不能起左足骨削不能行立
樂亦卧苦塊間三年喪畢乃稍復事聞郡邑饋以米
帛學校具申撫臺督府巡院藩臬長佐咸孝之俟聞
奏旌其間視學蔡憲俞重德衍廉其實優以廩穀勝
楚皆勉受不敢辭予昔叨督學長藩撫齊魯歲餘
聞風敬茲目擊勝楚力學篤行於吾道世俗大有

也為之傳論曰父子大倫也孝天性也子孝於父有常有變盡其性則一也勝楚為父割股變也人所難也勝楚能人所難也斯無愧於學校作養矣或者乃曰古之人以割股廬墓為非孝懼其不可訓也夫孝至割股廬墓盡矣謂之不可為訓似矣視食稻衣錦病不嘗藥喪不治塋者何如是故以割股廬墓為非孝殆亦不可訓也或又曰割股為孝固矣然有割股傷其生者股割矣父飲之而生猶之可也父飲之而不可生則奈何吁天下事固有幸不幸也子為父割股不傷其生父卧病飲之而生幸也然或子割股傷其生而父生焉亦幸也至於子傷其生父竟不可生則不幸也幸也不幸也皆天也君子論其常不計其變取必於人而不敢取必於天

李務實小傳

李務實者名大本字汝立南康城東人工部郎中琦從孫也生九歲父詢振早卒鞠于母王氏比長治生甚勤儉有成立昏弟大邦女姊妹嫁于賴邦泰蔡正廉儀禮皆備不勞嫠母費心力不徒能養且知孝矣幼與群兒嬉異常態百工技術見即能之悟其精巧匪資戲玩也讀儒書尤專治岐黃家察脉理辨藥生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得其肯綮人疾病求治投劑無不效者伏以好謙不責其報郡丞蕭君元安邑令蕭君源嘗服其藥出入一私語尤見器重先成化丙午某月一道人過之取紙書丹符懸其家告曰爾無恙遂去不二月邑大疫務實獨無恙染疫者求治飲藥罔不起鄉人以為積善好施予之報晚年倡族人大魁大敷葦建祀先祠貲費倍出不怯祠成歲時祭享月朔望集子姓衣冠行禮以厚宗黨敦風俗縣令周君怡趙君栞禮請為鄉飲大賓邑人賢之行誼修飭言語忠信姻族鄰里有訟闢不白於官得一言即帖服去生平能周恤人貧窘他人所不能為者樂為之不辭可謂鄉邑之淑人良士也已厥內姪王增治定夫嘗稱于予曰今安得如李務實者哉具其行誼陳于予予曰有是誠信可傳已乃傳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一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二

引

鷗鄉八景詩引

鷗鄉度人雷世惠氏別業也景物以勝著其大而可名者有八七星劉雲本記之詳矣縉紳君子復分題賦詩徵予言引諸卷三惟鷗鄉之景在度州未之前聞也雷氏為度右族高人逸士世有之若鷗鄉亦未之前聞也聞之自世惠始予嘗過世惠遊遨鷗鄉間近覽遐眺奇秀領悉竊以為天下之景靡闕靡蓄必得人而顯不誣也盤谷得李愿而著愚溪非柳子厚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二

昌稱園以司馬公播獨樂之名於來世自古在昔奇勝泯泯不傳者何限如數君子發山川之靈秘又不知幾何也然則謂鷗鄉非幸而遇世惠得乎且世惠一人爾之八者物也一以待八匪中有所得應之雖勝何異世惠胞次悠然平諸景象於招徠接予之間實主物我各得其所邵子所謂不以物觀物以心觀物世惠殆庶幾耶嘗聞謝康樂好山澤之遊人以為癖李平泉耽于花木山之玩人以為愚此則窮幽挾勝好奇貪得流而不返者非所以語世惠矣世惠秀而文服古道而耻為不善通書史太義詩畫之二

又其餘事也其主于鷗鄉必知所進取矣書是言歸之

贈伍思弘詩引

方伯伍公命其中子含思弘至余崇正堂拜曰家君遣舍受先生教余方圖為辭覆再拜拜已出幣為儀余方語為卻覆再拜曰家君命嚴先生弗納舍不敢以覆余重違公命勉受之明日寅長西橋何公海山王公崇南戴公石崖郭公踵至思弘禮見退諸公奇之飲食筆札日饋几案公躬造于堂命侍者出懷刺親致于諸公曰舍子受教辱惠愛于執事敢速駕于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二

我室以謝以辱終教諸公如期往余亦濫與至則筵几既具尊俎羅列載獻載酬禮備情洽何公倡為詩諸公繼和成章期思弘以遠大以答公貺越旬月予出視郡邑學比返思弘承公命告歸受室諸公申前意復各為詩贈之何公謂予宜序惟伍氏安成著族自元宋以前世多聞人建官袍笏相繼入國朝族益大子姪益蕃衍詩書之澤益盛益振洪武四年初設科取進士先世祖諱洪烈然登上第安成賢俊奮科目自茲始繼而御史先方伯僉憲節推暨今方伯諸公父子兄弟叔姪五人接武舉進士正德以來

正郎御史州守縣尹三世四人舉三科進士百五十
年後先承繼于今為盛經學政事才德行業赫顯一
世宗族子弟通經史文行卓立養于家塾者脩于郡
邑學者舉于鄉薦者卒業於青監者頴敏該博秀異
奇特如王在璞珠在淵麟鳳在郊數在御林之梗楠
杞梓世皆寶愛而需之為用伍氏之盛一至是哉予
與正郎同鄉薦道義氣節爭相激磨用是厚愛于方
伯公獨深且久幸從事于西蜀後進止輕重獲為依
歸思弘以筆硯相親於世講之誼有不啻已者顧予
學植荒落四十無聞何足以報公之托讀書以為學

梅園集

卷之三十二

三

續言以為文思弘且優為之上而師于公次而師于
正郎遍友于宗族長幼疏戚一言一模一行一範焉
性非進修地哉思弘資稟絕人志專氣銳期待高遠
不藉夫人之助尚駸駸日造詣于久大之域而復有
是師資之益其成可涯淡邪必子賤以一國多賢成
君子伍氏固多賢之家安成又多賢之邑麗澤之功
誠哉不可誣也余鄙陋無能為言所望于思弘者尚
不欲以子賤為極至思弘最諸

贈王省元東歸詩引

蜀之山水險峻聞天下然足以發人奇思造其所未

至司馬子子長略叩笮還文子子美居
門詩律愈精細妙絕得諸蜀豈少邪東崖子王氏
全楚靈秀早負逸才奇氣讀古人書不下萬卷嘗登
衡岳歷九疑雲夢浮湘漢縱觀于洞庭襟宇摩盪莫
洩其際今年志遊蜀泝巴東而入盤折紆緣水浮陸
走西極成都危棧絕壁砒崖瀑流周覽窮二子足跡
外作為藝文筆鋒詞源與良莠爭高三峽之洪濤怒
波爭壯客有多其遊者請止之曰未也予將扁舟而
東窺廬阜探雲谷北涉洙泗躡泰山之巔左視滄溟
右顧河洛盡天下大觀然後搜奇抉勝包羅組列萃

梅園集

卷之三十一

四

皇王帝伯之迹成萬言書伏一刺獻于 明天子
如置我于先朝孝先地勢高而目張膽虜所懷陳說
于 明堂清廟之上客曰大夫哉丈夫哉東崖名
相之堯卿美字繼迺考為 元松茲人

贈何子東歸詩引

往歲春予入蜀訪于憲長何公公長子本和迺
于門眉宇清醇動止恭謹予歎曰何
氏有子矣既至蜀得諸親友後歎曰公何是宜有是
子矣比今本和來省予以儀見迺脩涇蓋大異往昔
未幾本和奉母夫人東歸予適請公賦詩以贈

昔蘇子瞻銘王氏三槐之堂謂仁者必有後信斯言也宜莫如何公公先大夫敬齋翁尹睢寧有異政九載謝事不食其報乃大發於公懋年魁湖省鄉薦進上上第德優才博譽望隆重進為名公卿佐理下勤庸炳炳日可見之殆所謂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者與本和英俊志問學益求於道德之興眈箕裘世澤似續衍承以科第起家文竟鳴世事業期古人名天下可指計也天厚於睢寧復在是與

東江送別詩引

監察侍御屠公巡按廣右事竣還

朝復

天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一

五

子金鑰守太監儔公天序總兵都督張公天祐出餞于灘江之澣傳公始執爵獻于屠公酌已則言曰惟公賢有德哉執天子明明法歷茲土百度惟貞五刑簡孚衰者斥敬者飭墨者息以四方惟公之則惟公賢有德哉公且大拜矣其弘厥謨猷以康我宗社惟公懋之張公通執爵獻于屠公酌已則言曰惟公大人哉入則以直言動乘輿出則風紀憲度振肅群臣安厥兆民兆民懷之群臣罔不咸賓不僭辟不濫令禁不忒正已而物格公之謂矣廟堂宰勿天子虛以待公公疾其驅順麗大明唐不

我四海惟公其國之屠公曰二公惠于睢寧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迺洗爵酢于傳公曰公中臣也式廉靜以保我黎庶以靖固我邊鄙邇邇之人咸曰宜否則予其比哉惟公其夙夜永終斯譽迺洗爵酢于張公曰公也武臣式厲威作士以遏戮夷寇復疆土武功告成兆庶乃奠否則予其比哉惟公廣德心以克有終吉二公再拜曰敢不惟公之惠言是遵遂再拜屠公答拜拜已乃別

僊程曉發詩引

郡倅龍岡王子起卿進士拜

天子命授南海郡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一

六

別駕自京師道出吾庾治尊翁武昌公子家踰二月卜吉度嶺而南郡侯侯先生賦詩為贈郡丞小山先生和焉郡推少泉先生和焉予亦強和于次萃書于卷題曰僊程曉發紀其行也龍岡志銳才優性敏政達發軔大郡之佐施為展布綽有餘裕聲譽張荆薦臺召可計矣諸公贈言之意允在茲哉諸門人仰慕而嗣和者咸錄于後予僭為之引攀留歌頌引郡守梧岡先生陳公擢長蘆都運使吾郡士攀留不能止情激於中鳴焉為述為頌為詩為歌為曲各系

其公懷公之誠公之德政在吾君一而足
於諸作見之可以觀可以興矣公治裝行
惟圖書數卷輕舟東下民留愛於麗慈之
表賢之祠樹碑於郡門之西之亭與諸歌
我戲賢哉吾郡自宋以來賢守祠祀志傳
金公伯玉張公汝弼治行固優詞翰尤著
不忘梧岡先生兼二公之美並傳焉第不
公之去有如是歌頌攀留否也庸書於首
以俟徵云

釋哀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二 七
猶川吳子君重登嘉靖癸卯鄉薦志大才
粹人咸以遠到期之茲秋九月赴南宮試
言曰小子不幸有永悲焉敢告于執事者予
君重泣曰吾祖祖矣吾父抱王東之哀小子
族鄉黨不忍見之慰之有端終不能釋茲
悲吾父之哀益深也請公教諸子曰父死而
之心也而父為而祖而哀予何能為吾子
哀君重泣下不止懇請益切予曰而父為
吾子為而父悲且哀焉皆孝也孝者性也
性出於天性出於天性添園所謂不可解
於心者也

哀哀其父之死也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
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吾嘗嘆其不知性
不知學矣蓼莪可終廢哉蓼莪可廢哀之
心不可解也而父之心哀之心也而父之
哀也哀之心不可解也而父之哀不可解
可解而而父之哀可釋哉無已則有一焉
子茲往矣
南宮對 大廷登列倫魁拜文學侍從之臣
夜匪解位致崇顯 天子貽恩錫命而祖
賄則而祖欣服榮寵慰遺憾於九原而父
少釋吾子為而父之悲亦庶其少舒矣哉
君重再拜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二

八

謝曰小子不佞

椿萱並茂詩引

此詩為南楚王國子汝治卷其父母作也汝治父竹
坡母商偕年五十精力強盛富逸康吉汝治兄弟六
人孝養備至燕豐志豫愉色婉容天下之樂莫加於
此詞人墨客善汝治者為之賦詩彰之曰椿萱並茂
云夫椿以况父也萱以况母也父母之年方艾而樂
無疆焉故曰並茂彰其盛也賦詩者可謂知矣予
為春去維以祝令辰兮萱兮萱兮可以佩而護兮

大椿其八千兮維以祝嘏年兮汝治再拜謝曰陽春白雪和者彌寡公之謂哉

庾山樵者詩引

庾山樵者何陳翁自托之名也自托以樵者何翁隱者也以樵自托晦其迹也托樵以晦迹何翁吾庾人也生際

國初隆盛之時飭躬修德隱居自肥非樵而樵其稱卑其志崇其跡取類若汚其操行不可說矣宗工詞客與之處者知其自托也咸為之賦 太子贊善

泊菴梁公序其端曰假樵者之名以自匿若古大賢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二

豪傑自放於漁獵屠販之間至於乘時而出功業被生民澤萬物人不可以淺窺也公一代馬班也名重慎許人可厥序若此可謂知翁矣可謂善言翁之自托矣今去翁百二十年賦詠之辭散逸無存不可攷見翁曾孫太學生驚應瑞檢故帙獲公遺序如拱壁然手錄藏以詔來裔可謂賢矣太學之子元予門人見館甥也間謂予言於戲予何言哉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翁托隱於樵固未乘時以出措功業於民物也太學作之諸子述之振奮修為繼登仕籍日可見之行矣昔晦今顯昔今耀夫寧不大有光於翁哉

世德作求太學無忝爾矣昭茲來許繩其祖武陳氏之後人念哉

贈行聯句小引 四川作

海山王公進楚臬總憲命下諸公各具尊俎以饒首舉於憲長何公憲僉戴公繼之郭公又繼之憲僉白公都帥韓公咸在既而受部符復設燕於臬之一正堂時膳部副郎祝公以禮使在蜀方伯胡公伍公大參華公少參盧公暨何戴諸公復咸集而藩臬諸公以政務行部者不與焉每飲必聯句賦詩分唐人詩為韻凡二十有八章其間名鑾著祝公鳴和名宗道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二

者胡公守正名符者伍公朝信名杲者華公文光名綸者盧公朝言名珊者何公廷珮名書者戴公天錫名東山者郭公魯瞻名杲者白公光字名恩者韓公天錫也諸公模寫聯續情景兼至而頌美期望之意於詩見之海山見重僚友一至是哉某視學諸郡比反何公命諸生錄示屬以小引方耻不與而獲附名焉幸也遂僭書如右

跋

贈大行呂君奉使還朝詩跋

大行人廷陵呂君調陽奉 上命侍我少師揚公

太夫人保公喪至蜀復請公如 詔還朝重興

濟行蜀諸大夫賦詩贈之方伯伍孚齋序其前矣某辱公南宮所舉士命言末簡義弗容辭惟我公內閣元相經綸于機密之地康濟海宇奠安宗社

皇上寔倚毗焉執親之喪以禮自裁請終制至再至三始獲 俞旨且不忍公遠違特遣使秉傳侍行

期公事襄即還以公體國元老天下方多事不容於一日虛其位 綸音諄切責以移孝為忠大義遣使侍行 殊恩異典凡以重公也奉使茲舉者其

亦知所重邪呂君負氣個儻不群筮仕大行蓋以使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二

十二

為職也我 國家王臣奉使必儀禮之大有關於紀綱彞倫者乃以大行人行使職信哉重矣君文采燦繹風度恂雅得使體況是行為百年曠典上以將聖皇優禮大臣之義下以翊贊帝輔竭盡人子之孝昭布彞則示隆于天下後世視他使事不尤重邪夫具可重之才存慎重之心以仰稱明朝崇重之典所謂知輕重大丈夫者君誠其人哉

總兵韓公年譜後跋

總兵東魯韓公平生履歷詳具是編論者謂為韓氏之書然邪讀公家規族規事略誠韓氏之書也

務運餉請兵諸疏及巡捕法諭屬榜耕守議非獨韓

氏書矣而韓氏後裔世守焉以為法斯謂之韓氏之書可矣公自授世職奮起至大將屢握兵為一方重

鎮才猷展布權益專智謀益竭勲望赫赫在人耳目故今邊陲之黎庶咸曰去外患安我者韓公也戎衛

之士卒世胄咸曰善統馭不辱殺我者韓公也番夷羗楚之酋長都落咸曰威令若神不可犯犯必死我

者韓公也公平居喜讀陸宣公及趙沂國公韓宋名臣奏議宣公沂國唐末賢相公有得於是其所養可

知矣昔人謂絳灌無文公其文者邪宋太宗賜王樞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二

十二

密軍戒三篇免於西墻公所讀止於軍戒已邪君子論世于公其亦知公所養也夫且公任將帥四十餘年英聲茂績推重於當道甚著在成化弘治間授兵柄者凡五振拔遭逢之盛可謂難矣顧以末年一舉偃蹇以終若有遺憾者殆公銳於安邊以畢初志他不暇恤也不然留侯傳未深究邪於戲意見不合遂成忌沮張魏公尚不能容岳武穆他何異哉此區區得不足為公深惜而知遇之隆既專且久樹立卓卓如是編所紀誠足以見公奇偉不群也矣

白軒詩後跋

白軒者山陰尹孫侯維瑤別號也侯嘗與人少遊漢
虞桑子氏憚門桑子文士之口侯嘗時為學官
弟子往受業拜之侯曰子之語輒解悟
桑子悅居侯于侯曰子之語輒解悟
若字皆玉類玉也白軒與侯志合遂以白軒自稱
稱侯者亦曰白軒白軒云侯起鄉進士拜山陰尹侯
敏才偽政避聲生與張三載考績忌者嫁謗謝事歸
結屋南郭之南虛白瑩潔猶夫往昔榜曰白軒仍舊
也可謂終志矣或曰商尚白白者質也商人以質故
尚白侯稱曰白非商人之遺意邪劉子曰然天下之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二 十三
道二文質已矣質勝濟之以文文勝救之以質然質
先也文後也質而文質趨于文也文而質文反於質
也是故有質而後有文禮曰白受采質而文者也文
不可以徒文也必反於質否則靡矣易曰白賁文而
救之以質之謂也賁極而文文之過者也白賁則反
本矣故曰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侯之白也其
本也受采者也比今白其賁矣賁而白焉賁之成者
也侯學而後仕敦朴崇素浮黜墨削措諸天下其賁
成之休哉今老矣質也弗渝文也闇可謂終志矣詩
曰有匪君子如圭如璧

兩沙跋

吾庾水有二沙焉源出樓寨之麓環曲如帶名曰小
沙源出龍關之瀧澄澈如練名曰大沙小沙之溪入
于大沙合流于章江之浦可漁可漁可玩可居達者
樂焉大學劉子本元營墅二沙之間司寇大夫玉池
劉子名曰兩沙某也問于大夫曰兩沙何居大夫曰
劉子志學固有取於水也夫兩沙水之源也注之為
川會之為江匯之為湖納之為海皆其流也是故君
子之志於道也成章後達辟諸水也盈科而進泉源
混混故乎四海某曰有是哉在川之歎觀瀾之術如
斯已矣劉子懋哉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梅國前集卷之三十二 十四
宋相文正范公書跋
札二宋相文正范公書也後裔襲藏五百年于茲矣
君子觀之可以見澤物之公可以見惇族之則可以
見下人之恭可以見慮事之哲可以見孚交之誠夫
孚交之誠信也慮事之哲知也下人之恭禮也惇族
之則義也澤物之公仁也是故五性具而天下之理
得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書玉池諸作跋

玉池司寇大夫與雲巢陳子善日書其所賦遺之也

動厚之德交際之恭道義之至志之堅久與之誠於是乎在迺若詩曰：『采芣苢，采芣苢。』和風乎有風人之義可以觀矣。詩曰：『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書袁慈遊白鹿洞卷後夢庵姓萬名章字晦之湖州人今住黃州

凡所經歷皆遊也而君子之遊不與衆人同衆人非遊乎遊則同所以為遊則相什百倍蓰焉比而同之可乎君子曷遊也夢庵先生白鹿洞之遊是也白鹿洞在廬阜下廬阜之奇秀甲天下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宋無極翁過之紫陽夫子主之尤顯者也則斯洞為君子之所遊也固宜矧今我宗主二泉先生邵公丕振厥地舉昔人之道之教之學益以闡明

梅國前集

卷之三上

十五

人之遊之者又當何如或疑先生遊迹半天下何斯地未嘗一至也某也嘗聞之更閱久而真見定世故熟而至理明天下之事則然矣遊不類是乎先生之遊自吾庾往我郡伯別溪廬公有言以為導而後得邵公為之依歸盟約夙訂相與踰陟論議進退今古諸不在吾儒之懿斯道之宗者微而黜之斬然為前人壽脉後人起痼是亦見定理明而更閱世故之久而熟非衆人辭流時行樂歲月比者是遊也然則謂先生為君子之遊亦非謬也

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方而不休言以識諸末

名公詞翰跋

右名公詞翰一卷圖一幅東一帖詞一闕詩二章題語一通隸書八言大書二言蓋宰相丘瓊臺高士陳白沙憲副邵二泉史撰徐東憲郡守張東海并其子給諫諸公遺於海峰澹菴與夫克承者也梅峰克承大父素厚瓊臺公觀諸東語詞意曲折稱頌可見其為人矣畫史郭仁弘貌圖補之殆得其大意與澹菴嗣梅峰甫屬愛於東海者最久故以白沙寄詩畀之

梅國前集

卷之三下

十六

而更作凡近高明之書皆以廣厥志也給諫寄詩之意悉諸跋語固不待贅所謂愛視之愛者其然邪徐太史知險之云乃感夫慰生利海之風而澹菴獨能謝往夷國特書不靳以示後之公題則當視學至南安時索秀民詩以贈之公豈與溪以克承進因閱詩卷洒然一掃而空乎至公豈與人者哉克承有感乎是并集成卷謁言紀其實戲鄧氏之有是也三世之美具矣何言哉况群公位隆望重當一時者片言短札人爭寶之不異也又後重予言予特述詞翰所由集之故為後人告

卷者熟玩而深思之慕之企之勉之繼之勿替引之庶得予引而不發之意不然孔孟之言至今猶有棄而不習者而況於此乎

跋哀菊卷後

吾友李孟玉氏示予以先君判府公哀菊之冊嗚呼讀此而不哀者謂之人得乎而況謂之子猶判府公因其母太安人之愛菊而哀之者孝子之心也誠也古之人因物而思其親因親之故而悲及於物者多矣有不出於中心之誠乎哉然則判府其賢乎固不待人之稱譽而美自不可掩矣吾獨於孟玉嘉焉長梅園前集卷之十二十七

跋永哀卷後

於戲世惠其可以為人子也夫凡為人子者生事盡力死事盡思古之道也世惠生事其親凡可以竭力者無所不用其極今也親之沒遠矣哀慕終身焉不忘則可謂盡思於死事者也由今之人而能行古之

道謂其可以為人子信哉於戲世惠其賢矣哉

劉氏族譜跋

大吏之劉居城內外河之南北無不有餘家然多不族雖籍同里要衝木子義賢忠巨孝子義士烈婦女尚不可考况族子譜牒散逸人民之還集無幾劉最庶尚爾他可知已然而不族者前無徵出於傳聞比附或不實勢趨利結籍聲華權貴無相親睦之意禮族而義則不族面族而心則不族始雖依依終則途人弗如與其族之匪良孰若不強族之愈也故皆不族風俗之正先王之遺澤不泯士君子振作表勵之功不可誣也吾福京氏係出城內之族幼以家事居南都生理饒裕今老矣往歲迭携二子鉞欽還祭其先拜其丘隴尊禮其同族之人老老長長幼幼不失倫且錄其譜牒以歸示其子若孫俾無忘其族是又水木本源之意可尚也已因述吾邑人不族之故告之庶知所慎而不以強族人也

雲樹餘情跋

憶離菴詩凡三十韻某也不自鄙成之暮雲春樹杜工部憶李翰林古今名言某也竊附其意題曰雲樹

人情以寄離菴離菴先翁某甫與先君子未仕時為
道義交垂三十年離菴從游為諸生獨秀穎知所
學得先君子之教益多矣之切雅侍執事宦每語及
故人弟子必稱之其言必實諾某也識之既而
先君子及某之合浦年十五六時未知
所親而離菴之蓋以倍以世契重為先君門人
友誼復敦無異往昔弘治乙卯某也生震子魯離菴
得允女亦以是年尋有議昏之約通其言者企齋陳
必大為離菴內子母弟亦某也醫年友由是二姓之
好合矣某也濫登進士為司馬部主事居京師離去
梅國前集卷之十二 十九

書趙我急律條判義後

此古判體也古人作判不專主法律而斷案義例則
嚴謹精到不事苟作今之判以律命題其意遠矣紫
是者或不加意牽引剽竊寥寥數語法家擬議大較
輕之重之意見參錯詞說倒置不知於律意何裨也
而古制日遠矣是編出趙懷寧我泉昔教利津諸士
之作長篇大章句數十而止悉主理道互發以經傳

史且善証斷錯銖不夾直足追古作而上之其月
心將不有在邪不然何鍊確精暢不類今作家若
亦可以見其為人矣同年西蜀王明瑞序之授梓
以傳天下士得之不欣起竊慕一變而淳古未之有
也其艤舟同安接我泉於始識意氣頗覺相合叙論
間出利津不責以言某也不佞重違我泉而大有所
感也贅是語歸之櫟括歷履掄揚之意有諸作者在
名公詞翰後跋

方伯方齋黃先生昔官南都見知于都憲今司空林
公見意於王儀曹今文學憲副欽佩陳文士今

梅國前集卷之十二

二十一

太史公作史記今方伯宗君朝用過從甚
篤於禮復先生感而藏之次為手帖時晚為
子日可以觀友矣辭以達義義以昌志志以考信
以崇道可以觀友矣是故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書黃太史才伯名公詞翰後跋

右述襄章十二何少師揚公作也留別章二書情
二何司寇林公作也賜骸志章一何宗伯毛公作
也散夕僧文章三何司寇與之辛河公太史黃公
也卷集何太史使楚少師司寇繼去宗伯去不標

遷南都少司空使返輯焉志感也君子曰可以
詩矣圖任觀政體國觀忠愛君觀二師僚觀德退義
觀節故曰可以觀詩矣

書遊通天巖詩後

憲使二山林公治戎于虔二總管招某遊通天巖曰
巖度勝也子辭山盍治履從茲哉未果是歲夏四
月望某北上還虔拜公公曰通天達子久矣請卜日
往越三日公命駕某也後比至午暑甚始步入忘歸
巖巖口風可坐迺坐命進酒公曰白戰可乎某曰謹
如命迺倡公續之公復倡某續焉南楚蔡生世新持
海國前集卷之十
卷之十
侍親為國圖成迺返巖巖列浮屠居居通巖巖
巧即露臺几席執事者進酒公再倡某亦倡公再
續頃雨蓋有張蓋酒仍進又各再倡再續雨止
雜陳鼓吹交作復再倡續焉從者報補出
高峰宮玄武登焉至半復再倡續雨又作遂止
歸明日執事者持讀焉詩凡十章公嘆曰是足以謝
山靈哉請公書圖後交昇為紀游券何如某曰不肖
志也迺書夕宴四章望日飲公三畏堂詩也附錄如
左於戲公詩造盛唐堂與某也淺陋何足為哉君子
或取其紀游焉庶乎可哉

官蹟跋

長沙府志

師範述

傅顯弘治善化教諭操嚴而性易不以貧害廉士自
遠而從之者頗衆

湖廣通志

名宦紀武岡州

傅顯福建候補官縣舉人弘治間知州事六事修舉時
與士辨疑解惑有古循良風後以朝覲卒於京
此坦齋先生宦蹟也坦齋舉闈試為名士諭善化為
賢師牧武岡為循良吏載諸志班班可考若譜誌載
先生性至孝母怒必冠帶跪伏怒解乃已兄早世為
嫁其四女貲送悉出從厚卒之後郡人少谷鄭子私
謚為匡惠先生之木虛子稱丁戌山人者先生嗣也
才高邃學棄絕仕進遨遊燕魯荆楚吳越間甚適茲
秋過南海旅食嶺下慰予平生追錄志蹟遂書如左
按謚法貞心大度曰匡柔質慈民曰惠先生稱情少
谷非謚美已

讀東征詩

予讀史周太尉亞夫擊吳楚攻守三月乃平嘗掩卷
歎曰何其久也卒之吳王亡走購千金越人斬以告
吁又何疎邪今讀巨川李子平寧之什計預而整

妙而速呼吸間執罪人殄殘孽不遺餘力偉哉兵平
宜其刑諸聲詩淪淪乎淮西雅不足多矣夫巨川令
一邑率擾鋤夫討逆賊權重且專不若太尉卒伍戈
甲不若榮陽衆也而成功若此亞夫可作將不俯首
拜下風也邪

偶書

嘉靖改元五月十一日予試士至全十二日大雨十
三日又雨十四日又雨十五日雨至于十八日十九
日迺霽予十二日試士于堂食冷病十四日少瘥十
六日中濕食傷又病十九日迺愈州吏進曰全大水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民皆告異君子則謂兆多士秋試得雋然哉予曰其
然哉予因憶弘治庚申五月中予郡大水衆人異之
問予予不能對則賦詩曰禹門先作滔天浪神鯉明
年定化龍明年辛酉予謬首舉論者以為識吁其然
哉全多士秋試伊邇勉之哉固有當予言者書用識
之

書朴菴卷

或問朴劉子曰朴善或曰曷善也劉子曰夫朴者質
也質者本也天下之道無本不立無質不可以為文
也是故君子善朴

三至軒跋

是維江右院行臺東退食軒也軒曰三至中丞陳
公命之公人也始以藩參知至再以藩左轄至又
再以巡撫大中丞至故曰三至至云者至會府也吾
江西之士則請曰三蒙焉公始至也逆濠稔禍凌轢
蘇臬荼毒生靈公時與中丞孫公藩伯張公結謀抗
之惡少歛民獲稍安公再至逆濠作亂伏誅矣民周
瘼若餓息奄奄張口待哺公調劑飲食之俾就衽席
公今至位益崇權益專且重紀綱大振法令整肅宿
弊爬剔殆盡吏貪墨望風解去狡獪觸禁網草刈之

梅國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四

不少貸是故大江以西繁茲黎庶初則蒙公以存繼
則蒙公以蘇今而後則蒙公以休矣故曰三蒙公弗
許榜以三至自公言也昔者張忠定公三入蜀蜀之
民三被其澤思慕而尸祝之不忘公三至吾邦吾邦
之民三蒙其恩私焉謂公為今之忠定非邪感公德
民殆有涿於蜀者歌頌祀享報公視蜀人於忠
定同一永永也夫某不佞無能為役請紀斯語三至
軒側以俟知言君子

書晚節園詩後

晚節詩何志晚節也志說如何九峰先生孫公再起

為大言徒築民曹故宇為國為城詩志之累
老君子曰易退哉可謂完矣其鄙人也釋語識公
堂擁簪執鞭曷能為父今也學植落矣仰思弗忘用
詩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亭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淮陰夢

梅園前集

卷之二十二

五

一虛子晝寢思濟之堂夢至一洲滄溟浩渺環碧峯
翠嶺盤其上珍禽靈獸奇葩瑤草錯雜乎其間重
樓疊閣華宮麗宇聳出霄漢心異焉寢之丈夫修容
仁貌鵬冠羽衣傾頤然超然前涵虛子揖曰茲何夫
曰蓬瀛也涵虛子曰若為誰丈夫曰草木食傳也
涵虛子曰昔者盧生求僊海上若殆其人哉丈夫笑
而不答迺南江卸子至自庾門者通刺涵虛子覺遠
而入南江子曰走也久矣汎汎一舟揚章江下彭蠡
北江漢入于維揚得五湖繁淮陰之河睡昔之夕

公於大京

帝闕九重望天表宮中

望都邑之觀公迺紆朱佩玉擁雙劍從頤頤于自

公退食走再拜公亦再拜慰勞方勤而寐也時笑今

與公遇崇臺殿與公笑然夢也異哉涵虛子

亦道夢曰夫感者氣也交者神也此者夢也子得之

夜吾得之晝何其同也童子左笑而進曰客夢夢

耶主人夢夢耶主人夢真耶抑亦客與主

人夢而非夢真而非真耶涵虛子曰小子言曷易哉

女非吾焉知吾夢非真女非客又焉知客之真非夢

也南江子曰慧哉童子知夢之非真而未知真之為

梅國前集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夢也涵虛子曰童子何知知夢之真者聖知真之夢

者神居無何南江子治裝去復夢翁持珠一來

獻圖徑寸其光燦室曰聞君行奉此為壽南江子曰

手昧平生翁曰東海龍居士也君昔在南海吾遊岸

門洪濤中有奇迹焉君忘之乎君為我白涵虛公曰

歲大旱予得請於帝鑒公德一兩千里矣明日

南江子告涵虛子涵虛子曰有是哉又明日果大雨

南江子遂行涵虛子餞之曰始也吾與子遇夢也今

也子別吾去焉知非夢耶天下之故存耶亡耶得耶

喪耶通耶塞耶豐耶約耶萃耶散耶行耶止耶

者皆夢也子歸雲巢主人王池大夫暨吾梅莊弟邀訪請與之坐而道夢

萬松莊夢

涵虛翁構莊於萬松麓前為門門西為亭亭之北因

阜為臺種梅數十本移竹百餘個涵虛翁日與之處

陶陶也乃玄冬之夕雪大降翁憇棲霞之軒卧雲之

榻恍然三叟鬚眉脩偉衣袂冉冉從空而下造于亭

坐焉歌詠有若復登于臺呼風風至招月月皎皎出

東海三叟嘆曰今夕何夕乃有此樂也涵虛翁揖曰

三叟何許人何從至也右者曰中坐者蒼虬公也左

者瓊玉道人也予則青節居士也吾三人者同處茲

地與君相忘久矣何昧昧問予何人何從至哉涵虛

翁笑曰相忘而不相識何也三叟欲道故東方白矣

涵虛翁欠伸而起始悟曰真邪夢邪三叟其莊中三

友邪童子識之

文 上梁文

伏以時當冬季律轉春初丁卯干支木火協交輝之

象坎離坐向陰陽全配合之祥肇開世業以昌祺創

建華居而協吉欣逢盛節同獻熾詞恭惟 太原

華商大庾名家早發秋闈繼登春榜花封作令四民

傳卓魯聲華 楓陛承恩千里受龔黃祿秩虞官

水部數歷郎曹漢殿秦綰營 帝闕大工建而大

賡頻頒盛典成而盛名益著漕渠執正會府馳能抗

疏論藩國侵民封章擊詔璫蠹政拂衣歸養鄉邦誇

畫錦之榮鮮印枚閔林壑遂天游之樂多富多壽多

男子慶協封辭如山如阜如岡陵福同周雅茲者新

居鼎建勝地初開筮卜大同經營伊始占星揆日伐

掄材得良工於梓人運勞心之巧思門于前樓于後

賓堂宏敞居中倉其東庫其西祠寢深嚴在北山梁

藻枕日耀雲連畫棟雕簷翬飛鳥革辰之良日之吉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二 二十九

百堵皆興軋維清坤維寧萬年永鎮虹梁高舉齊瞻

偉歌 梁之東東山旭日曉瞳瞳為報金烏來送

喜主翁眉壽與山同 梁之西西峯峯律彩雲齊

來科折桂蟾宮客應知此作上天梯 梁之南南

山高聳與天參峯巒秀麗開屏障偏宜侯府對潭潭

梁之北北瞻天柱高天戶九重金闕望神京心

比衆星遙拱極 梁之上瑞日卿雲新氣象即看

臘盡斗杓回光景無邊春浩蕩 梁之下朱簾綉

戶祥光射世科世祿擅英豪聲名洋溢聞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千祥畢集萬福攸同具慶遐齡享人

間之全福豐亨豫樂觀天下之太平子又子孫又孫
以似以續賢益賢貴益貴彌盛彌昌永言保之固所
頌也

疏

重建文峰塔疏

伏以 天開形勝委靈秀於山川地獻精英萃神

奇於宇宙故人文興天文並觀其盛迺氣化于道化

脗合而昌應若鼓桴同如符節嘗謂南安為洪都上

郡大庾寔舊藩邦風氣冲和峯巒環結南天馬上挿

雲霄北大龍下吞湖海東山望旭西華倚空萬古巨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二 三十

瞻一方雄鎮顧以巽峰少銳堪輿家致有異言必須

文筆增巍經學士取為吉兆肇基自昔隆緒至今建

石塔龍華院之東挽回文運拔毛錐於興賢坊之左

啓應休徵茲非獨力能為要在衆心相勸富家巨室

誰不愛子弟早掇巍科上士大賢素所願姓名首登

妙選重興這一場好事便是良緣勝造那七級浮圖

見成功果秋闈春榜文名盛高列元魁 內制中

書職位崇榮居宰輔金輝玉映壁耀奎聯千人萬人

挾席珥而待聘前輩後輩拔茅始以彙征允莫丕基

聿追往蹟假募緣以齊衆志管城子莫吝一揮總會

計而成大功孔方兄宜加數倍始則好終則好信
者禮青是哉與不傷惠取不傷廉公無私固如
此也百爾君子幸惟鑒之

重修寶積寺題疏

伏以迴龍勝地寶積名宮宇崔嵬傳千萬年香火
道場廣大聚百十衆比仁壽念光經祝延 聖壽
市廛弗戒致回祿以成災 相連俾沙門而被燬
經典歸焚燬之唐金碧成瓦礫之墟衣鉢一空僧徒
各散聞之喪魄見者寒心輒擬重修式圖改觀集衆
思而建議藉群力以成功爰具疏因告十方之檀越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迺求布施發一念之善心寶刹重興金身再現長
廣殿復南郡之叢林精舍祇園紹西方之淨土祝無
他願福有所歸

募修嘉祐寺塔疏

伏以天開地闢有寶刹作鎮江山世遠年深奈浮
漸淪瓦礫墜瓦剝落金石傾頽 城豈可付
慨嘆這高鴈塔宜重見興修 共成功
大家力衆輕易 年成一諾難辭願得長者發心
便請工師起手預期吉光普化信緣千縑于囊出
錄而集事如山如阜撮簣以成功德七級於招提

衆生歡喜聚十方之檀越百福隆昌日月延長龍天
擁護如是如是念哉念哉

重修玄妙觀題疏

伏以南安道觀上古僊宮以玄妙而垂名實清虛而
闡秘前瞻廣嶺羅重峦疊嶂之奇後繞章江引極浦
長川之秀重樓廣殿創建於先代高賢靈境福區傳
流為叢林故事輝煌金碧上耀雲霄繪畫丹青晚連
宮闕祝延 聖壽歲時習大禮之儀祈禱天和永
早獲有年之應其來久矣厥功大哉夫何變出非常
災延不測市廛弗戒致燬燬於祝融法衆乍驚共號

梅園前集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恩於黑帝前堂後殿千百年盡化飛灰紺典珠經頃
刻間總歸一炬聞之太息見者增悲茲欲重興必須
大作棟梁榱桷并一木能成礪鍛磨陶集百工乃備
徬徨歲月雖極力其何能浩大工程合群心乃有濟
或布帛或穀粟多寡從施若泉貨若金銀重輕隨與
務使瑤宮瑤翠翠寶殿雕為華蓋飛壯觀一方之勝龍
蟠虎踞昭回萬古之靈光徹紫微垣星壇迴倚祥開
玉虛府雲閣重增廣庇萬間觀星拱宸居之重爭來
庶姓表嵩呼華祝之同脩復前功應昭靈觀世世享
康平之福國泰民安年年登豐稔之休風調雨順道

仁壽

棟宇參差難禁旁風上雨臺基

茲擬重修幸云叶卜掄材伐石

小果之因布施寔大檀之力共成

不柱榱題一一添新換舊布泉金粟

勿求壯觀一方直使垂功百世如是

詞曰 古刹東山真福地檀

峰秀水佛堂深詞人多賦詠豪客喜

室聞壯麗于今風雨凌侵增修因果

卷三十一

三十三

拾檀越種功陰

右調臨江僊

建貞武靈應殿化緣疏詞

追觀清虛大振玄風祖師行殿肅高宮

呂一朝空○勸募四方賢達士發心

可共成功神靈昭感應福壽永豐

右調臨江僊

梅國集四十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劉節撰節有春秋列傳已著錄是集凡詩十二
 卷附以詩餘襍文二十九卷節所輯廣文選採摭
 浩博而門目瑣碎體例冗襍頗有貪多務得之失
 其所自作亦惟取明白條暢盡所欲言往往下筆
 不能自休故不免稍傷於蔓衍



ZW 21101000575069